禁書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27/05

三・經部・易類

太易鉤玄三卷　〔元〕鮑恂撰……一

周易訂疑十五卷首一卷　題〔元〕董養性撰……一五

太易鉤玄序

蘭田書院藏

建陽城之表渚測景擬乎圭圭之法定方隅則必正乎指南之規是知造化以假物而易之為書又必曰人而明焉按神農重卦說云羲皇得河圖始畫八卦後人因而重之是為六十四卦王嗣輔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乾鑿度云重皇策者 用蓍在六爻之後是羲皇明矣羲皇乾坤下立天地之位也歸藏先坤後乾必重卦矣書契取諸夬是羲皇之時已有夬卦其重尊萬物之母也連山乾始于子坤始于午以明先天之道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其間鉤深索隱之理精微之奥湫 而無問焉讀易者 可得而明矣然易之精者獨鮑氏得其所傳之妙 而勿行於世先生崇德人姓鮑名恂字仲孚元乙亥進士也深得太易之旨乃作是書以宣太易之道名曰學易舉隅而授之連山陳先生亮亮授之建安趙先生志道志道授之黃州程先生伯昌先生名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生而英爽超卓頴悟且奇貫通三氏之學深得太易之旨而合乎神明之德出於人也大不凡矣可謂奇士也于是重加訂正以明聖人作易之心 十年間屢欲刋行而事不果 非造化之秘而不然乎噫鮑氏之書非先生不足以發其蘊今先生之傳非予不足以光先生之旨傳于方輿繼于萬世使先生之德與是書同其耿光于無窮焉其有功於易也大矣惜乎易之學者不能造其閫域得其傳者莫過經學之大 儒者之門庭耳入室之言未聞一語此朴子所謂在紗幌之外不能窺軒房之內者也徒揣淵玅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今觀是書則造其閫域有是望矣乃命壽諸梓以示後學更其名曰太易鉤玄

時歲旃蒙單閼月在修玄翔有二日涵虛子臞仙書

太易鉤玄　卷上

崇德　鮑恂仲孚撰
黃州　程蕃伯昌枝正

作易之由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諸先儒皆相傳伏羲受河圖以作易若求伏羲作易所以取則於河圖之法則元明說可考朱子言河圖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离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是特因夫子之說而言之耳然太極儀象之說始自吾夫子在伏羲之告未聞其說亦不知伏羲則河圖以作易果如是否按大傳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之論則知伏羲作易之由不過就陰陽奇偶上起數以畫卦而非獨取則於河圖也僎湖先生曰河圖雖授伏羲以畫八卦籀意伏羲見是圖奇偶之數卦便可畫初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卦畫既成隱然自與圖之位數合此說為當詳見後看伏羲始畫卦法昔吾夫子言易有太極是又推上一重說學者不可不知也

一義學者不可不察

伏羲易

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今八卦圖與六十四卦圖是也但有卦畫无文字若夫經文乾以下六十四卦其卦雖本伏羲所畫而卦序則文王所更定已非伏羲之舊況在伏羲肯止謂之卦未謂之易至文王周公繫卦文之辭以釋伏羲所畫之卦始通謂之易

文王易

文王取伏羲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逐卦下繫之以

辭如乾卦言乾元亨利貞坤卦言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其辭名之曰彖辭彖者斷也所以斷一卦之吉凶也大傳有之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則彖辭之名夫子時已有而左傳又名之曰繇辭

周公易

周公觀三百八十四爻各有一爻之義又於逐爻下係之以辭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是也其辭名之曰爻辭所以明一爻之吉凶也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易初无明文馬融王肅姚信謂周公作爻辭孔穎達正義引說者云爻辭中有說文王處如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之類武王克商之後始追號為文王若爻辭並是文王作不應自說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驗此說以為周公作爻辭明矣

孔子易

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係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所謂十翼之辭是也按十翼之說有數家今依朱子本義所說為定

古易十二篇

伏羲六十四卦文王卦下之辭周公爻下之辭自合為上下二篇通稱曰經孔子所作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係五下係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則自分為十篇通稱曰傳合上下經二篇十翼傳十篇是為古易十二篇

古易之變

前漢費直以彖象係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解說上下經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然而將彖傳大小象傳逐卦自聚成一類統置於上下經之後東漢鄭康成傳費直易又以彖象文言本解易卦文宜相附近始以附入其初猶若今乾卦彖象文言統附卦末至三國魏王弼又傳鄭學以彖與大象之辭附卦辭下分爻小象之辭各附當爻辭下加彖曰象曰以別之朱子曰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分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古今始變亂於鄭氏卒大亂於王弼原其初二家但欲學者尋省易了曰趨於簡便自是以來古易十二篇遂正不復可見於後世而後之讀易者但如有王弼本猝莫別其何者為文王

周公之易何者為孔子之易散亂千有餘年而莫能復可勝惜哉

古易之復

宋呂微仲始為復古之倡凡經二篇彖象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各一篇總十有二篇晁氏繼之但省去四篇總八篇東萊呂氏復曰晁氏書祭義則固東萊所定本占大旨至此學者始得見此為文王周公之易此為孔子之易而不相亂而一洗二家之陋何其幸哉今當以文公本義所從者為定凡編次古易有數家

太易鉤玄卷上

崇德鮑恂仲孚撰
黃州程蕃伯昌枝正

看河圖洛書法

河圖洛書當作四節看第一節當看河圖洛書本原如易大傳所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及孔安國劉歆皆以河圖授羲洛書授禹之說是也第二節以河圖洛書分看要見河圖洛書之數本來各如此河圖之數如易大傳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洛書之數如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是也第三節以河圖洛書交看要見河圖洛書之數所以不同如朱子易啟蒙言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不同以下凡六節是也第四節然後看聖人則河圖洛書以作易範學者當由是以求之則庶乎其不紊矣

看伏羲四圖法

按伏羲四圖謂其說皆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殊不知吾夫子作係辭大傳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及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便是八卦次序圖與六十四卦次序圖也作說卦傳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数往者順知来者逆即便是八卦方位圖與六十四卦方位圖也想伏羲四圖當吾夫子時尚存迨秦漢間或為方士所秘藏至陳希夷先生始得之耳今觀四圖當作五節看要見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八卦圓圖與六十四卦圓圖作一節看要見大易與天地造化者合六十四卦圓圖作一節看要見文王之初意果如何耳祇恐愈遠而愈失其真也學者但當以邵子朱子之說為主而衆以諸儒之論斯元惑矣

看伏羲始畫卦法

伏羲始則河圖以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然在學者要看得伏羲如何畫卦起蓋伏羲非獨則河圖以畫卦夫盈天地之間莫非陰陽之妙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数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此即畫卦之所由起也看得畫卦本原分曉了又要見得卦畫裏便自有吉凶有不待辭而著者方得伏羲畫卦示人之初意蓋上古聖人極是心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以下此方圖之從中起也蓋本之邵子圖皆從中起之說最為切當此三節看得分曉了然後以二圓圖與二横圖又作一節看要見圓圖即横所列之卦既而圖之耳又以方圖與大横圖更作一節看要見方圖卦位不過以大横圖分為八節自下疊上而成耳若乃圖之精奥則當於易啓蒙求之

看文王八卦圖法

按文王八卦方位一圖以文王所作坤卦辭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及吾夫子作說卦傳言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則其圖信乎文王所自作當吾夫子昔亦尚存雖不明言其所傳授之来然至邵子因義圖而始發明之則其說可據今觀此圖要見文王所以改易義圖之意邵子朱子其說殆无餘蘊若盤澗董先生王齋胡氏雙湖先生亦各有說可見大易之道无往不通由人是取但未知文王之初意果如何耳祇恐愈遠而愈失其真也學者但當以邵子朱子之說為主而衆以諸儒之論斯元惑矣

細觀一物便可盡卦觀卦盡便自起義便自知吉凶後之人既係之以辭而求之又未得其理

看文王係卦辭法

文王以伏羲易但有卦畫元文辭其於義理卒不可曉遂於逐卦之下作為卦辭然所係之辭有以占言者如乾元亨利貞大有元亨太壯利貞之類是也有兼以象言者如坤牝馬之貞履虎尾不咥人亨離畜牝牛吉之類是也大抵卦皆因占以寓教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觀乾坤二卦利貞安貞之訓則可以見文王之心矣

看周公係爻辭法

周公以文王卦辭止發明得一卦大義或占得爻象有不可曉故又於逐爻之下作為爻辭亦專以象占為主有以占言者如訟九五元吉大壯九二貞吉之類是也有以象言者如坤初六履霜堅氷至大畜九二輿說輻之類是也有兼象占言者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六五黃裳元吉之類是也專言象者占在象內專言占者象在占中要不可以一定論也他皆倣此然蔡氏有曰三百八十四爻之義有取之於本爻者如乾之初曰潛龍勿用也之初曰利建侯是也有取之於下近爻者如姤之二曰包有魚大過之五曰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是也有取於上近爻者如大過之五曰枯楊生花老婦得其士夫小過之四曰弗過遇之是也有取之於應爻者如解之四曰解而拇梅孚之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是也有取之應位者如乾之二五曰利見大人豐之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於一卦之主爻者如姤之五曰以杞包瓜含章之初曰終來有他吉是也有取之於往來爻者如賁之三曰賁其須掾之上曰得臣无家是也有取之於上下二近爻者如賁之三曰賁如濡如如屯之三曰惟入于林中是也有取之於五爻之中者如復之四曰中行獨復益之三曰有孚良之三曰良其限是也有取之於六爻之中者如益之三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四曰中行告公從也有取之於本爻極者如坤之上曰龍戰于野否之上曰傾否是也又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也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為寇於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奉命以是推之則周公係爻辭之法尤可得而見矣

看孔子作十翼法

孔子十翼之作所以羽翼三聖人之易也愚謂非特羽翼三聖人之易如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所以釋文王卦辭是也孔子雖是釋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己意如言卦德卦象卦變卦才卦體此皆文王卦辭所未發者孔子皆於彖傳釋之故卦之名義至孔子彖傳為始倫此彖傳所以有功於文王之易也象上傳

第三象下傳第四其大象傳所以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也象皆孔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文之辭絶不相關卦文有吉有凶而大象元有不吉且其間看一以字所以示萬世用易之法又或言君子或言后或言大人或言先王或言上可見易為君子設而非小人所得窺取而用之也明矣此大象傳所以有功於伏羲文之易也其小象傳乃逐文辭周公三百八十四文之辭也漢上朱曰仲尼係三百八十四文之象文皆中律是謂少而法多而類世罕知者故程沙隨謂小象叶韻朱子本義語録中亦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然周公於需上六不速之客来吉凶未可知而小象傳釋之曰敬之終吉周公於需九三致寇至而小象傳釋之曰敬慎不敗則又是教人變化轉移之道蓋出於周公文辭之外者此小象所以有功於周公之易也係辭上傳第五係辭下傳第六係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係于卦文之下者若係辭上下傳則是統論一經之卦文大體凡例以元經可附故自分為上下傳若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一章與夫卦文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捜抉无隱此係辭傳非特有功於三聖之易而又有以擴三聖之所未發者也文言傳第七朱子謂此篇申彖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説因可以例推然學者當知發明義理為至精説卦傳第八首論聖人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然學者當知推廣易為甚倫序卦傳第九所以論文王序次六十四卦之義是言易道之常也雜卦傳第十所以雜論六十四卦之義是言易道之變也至是三聖人之易孔子發明之可謂无餘蘊矣雙湖先生曰易之有十翼猶天之有日月人之有耳目輕重之有權衡長短之有尺度誠易之門庭象數之機括也觀此詎不信然

看易總法

凡看一卦先看卦上下兩體次看卦名義如屯卦震下坎上如何名為屯卦考究得此卦名義分晓了然後看卦辭如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必須乾卦上考求得句句都有着落方可又要識得卦之

大意如需卦只要需待不輕進訟卦只要不成訟比宜先不宜後同人貴廣不貴狹是也然後逐一文看先看何文是成卦之主如屯初九蒙九二又如小畜六四比九五是也又有文辭與卦辭取義同者有文辭與卦辭取義不同者要不可彊合也考求得六文辭然義分曉了然後看彖傳小象傳本是釋卦辭有釋卦外自發明一義理来者如乾元亨利貞其卦辭止是大通而利於正彖傳則推說出四德来如咸卦釋卦辭外又推出天地聖人之感来是也小象傳釋文辭其取義多是本文辭上說或有因以為戒辭者如需九三言敬愼不敗是也若大象傳乃是釋伏羲卦其辭有吉元亡又與彖傳小象傳全然不同如此看上下經傳分曉了然後可看係辭傳說卦傳之類則意思自相浹洽若四聖人易各自做聖人易看

太易鉤玄　卷下

崇德鮑恂仲孚撰

黃州程蕃伯昌校正

卦爻訓義

蔡氏曰卦者事物之贊也原事物之始要事物之終以為贊也爻者效也效事物之當而動也

卦畫何以自下起

蔡氏曰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然陽從下升故取生物之義也

卦名始於何人

或問六十四卦名不知伏羲名之耶抑文王立之耶皆不可考愚按伏羲始畫八卦所謂乾坤坎离震巽艮兌則此皆已有此八卦之名矣但六十四卦名為伏羲之文則以伏羲有卦畫无文辭卒難考証耳姑闕之可也

卦何以止六畫

朱子曰氣自下而上只有六層陽氣到地而上當下面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極了无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去些箇當下面便生此箇了那便是陰故聖人畫卦以六畫象之蔡氏曰成六十四

卦名在兩象然取義不一如蒙卦以坎遇艮先儒已說之矣茲不贅讀易最要於象上看蓋伏羲觀陰陽之象以畫卦文王觀卦象以係卦辭周公觀文象以係爻辭後之人看易如何不去象上玩索如坤卦辭言牝馬蓋凡物之牝者皆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則莫若牝馬故取以象坤之貞不然文王何緣係其辭曰牝馬之貞坤初六曰履霜至蓋履象初霜象六堅冰象陰盛故取履霜象初六而堅冰至則象上六也不然周公何緣係其辭曰履霜堅冰至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朱子釋之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若人於象上玩索得來潛其味無窮而又知文王周公當初繫卦爻之辭非是虛無有憑據說在這裏

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蒙之意也故名為蒙是蒙有二義如訟卦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上剛下險剛險相接不能无訟又人內險而外健所以成訟故名為訟是訟有三義大抵有慾取卦德卦象者有專取卦象者有專取卦德者有慾取卦體與卦變者有取文畫之形與卦象卦德者亦有難曉者大凡卦之名義先當求之彖傳求不得當求之大象傳其大要皆不越乎此矣

卦德

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是也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自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然見於諸傳巽止言巽不言入坎止言險不言陷離止言文明或言麗此又不可不考也

卦象

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是也此八

象實本於先天八卦方位故孔子作大象傳及彖傳皆不外乎八象特坎或言雨或言雲或言泉凾或言電或言日巽或言木有此不同耳

卦體

卦體者以兩體及六爻之義言之也如屯言剛柔始交而難生大過言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兩體言如師言剛中而應小畜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以六爻之義言

卦變

卦變者聖人即伏羲已成之卦見得有此象故於彖傳發之于以見易道之變无有終窮要不可以一定拘也若論伏羲當初畫卦六十四卦一皆俱了此卦固非自彼卦變來彼卦亦非自此卦變去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如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只一體變如訟元妄言剛來剛自外來之語則不通朱子專以近爻升降言卦變是以一卦有自數卦來者然至渙卦柔得位上同之語則有礙通於此者或滯於彼知其一者或昧於二其於卦變終未有能使人曉然者今以卦考之各摭其說其三陰三陽則從程子兩體往來之說其二陽四陰二陰四陽之卦則從朱子近爻升降之說如是則諸卦言剛柔往來上下之變粲然可睹矣

卦才

卦才如屯初九有陽剛之才足以濟屯蒙九二有剛明之才足以治蒙泰九二有治泰之才盡九二有幹盡之才是也

上下經卦多寡不同

易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其多寡不齊何也朱子以為文王周公所係之辭簡泰重大故分為上下十三篇信斯言也則諸卦自可平分為二曷為多寡之不齊乎孔氏諸卦分上下以彖陰陽上經三十以彖陽下經三十四以彖陰先儒又謂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而其說皆未當卦有反對其在上經者不變卦凡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以下反之則為十二以六而合十二共十八卦其在下經者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後三十二卦反之則為十六以二而合十六亦十八卦是卦之數未嘗不齊也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在上經者宜陽多於陰今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而陰之多於陽者八在下經宜陰多於陽今陰爻九十八陽爻百有六而陽之多

於陰者亦八是文之數亦未嘗不均也上經以不易四卦為主謂乾坤坎离反復之只是一卦不易之卦取其分所以立陰陽對待之體下經以反易四卦為主謂震巽反之則為只兌艮兌反之亦然反易之卦取其交所以著陰陽流行之用觀此則上下經分卦之義可識矣

上下經始終之義

上經始乾坤終坎离下經始咸恒終既濟未濟何也程子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离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始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离之合既濟坎离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李子思曰乾坤坎离分而立體者也咸恒既濟未濟則既兌震巽坎离合而致用者也自太極既分使八卦常分而不合則造化之功何由得見故分之以示定體於先而合之以示致用於後此序易者之深意也李西溪曰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乾坤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坎离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咸恒夫婦男女之交也故以既濟未濟水火之交終焉蓬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為損益卦見天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下經終坎离既未濟又見乾坤中爻之交而中男中女之交不交程子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深矣觀此數說則上下經始終之義可見

爻分六位

初二三四五上此位之陰陽一定而不易者也然初上兩爻陽爻不曰九一而曰初九上九而曰上九陰爻不曰六一而曰初六不曰六六而曰上六蓋初者有始之謂上者有終之謂言一為初則知六為末言六為上則知一為下中四爻言二三四五則知下為一上為六三者皆互見也

爻稱九六

九六者此爻之陰陽變動而不居者也潛室陳氏曰太陽之位一而其數九少陰之位二而其數八少陽之位三而其數七太陰之位四而其數六易主數故用其數而不用其位數主變故用其老而不用其少老變而少不變此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爻分奇偶

凡陽必奇凡陰必偶畫一而夜二即奇偶之謂也陽

一而實故陽畫一陰二而虛故陰畫二先儒謂陽得其全陰得其半信然

爻分三才

三畫卦下爻為地中爻為人上爻為天六畫卦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也

爻分中正

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正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為不正二五為上下兩體之中三四為一卦全體之中然彖傳言剛中柔中則多以二五言也又或言中正或言正中理只一般不過要叶韻耳

爻分君臣

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以其正應也然自五君外三四亦有稱臣者四為大臣以其近君也如豫九四由豫大有得是也謂三為臣位以其在下卦之上也如坤六三或從王事是也初上无位故皆不取臣位而初多取民上多取外象

爻分承乘應之別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凡六爻初與四為應位二與五為應位此爻分承乘之別也但以陰承陽陽承陰為順陽乘陰陰乘陽為逆如否六二爻言包承小人吉是知陰承乎陽則吉而不言陽承陰者語其常也如震六二小象傳言震來厲乘剛也是知柔乘剛則厲而不言剛乘柔者語其變也此爻言承乘之得失也上下體雖相應其實陽爻與陰爻應陰爻與陽爻應者若皆陰皆陽雖居相應之位則亦不應矣然有以應而吉者有以應而吉者有以无應而吉者有以无應而凶者此爻言有應元應之得失也夫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六爻皆不應者亦八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二爻以剛中應五元妄萃五以剛中而上下五陰應之小畜五爻應之者如比五以剛中而上下五陰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而上下五剛亦應之是也此又不可以六爻之應例論也

爻言吉凶悔吝无咎厲之異

得則吉失則凶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无咎則本有咎以善過故无咎厲者危之辭也然爻言吉類或言无吉貞吉大吉艱則吉有他吉言凶

類或言貞凶或言悔吝或言悔類或言小有悔无悔悔亡言各類或言小吝貞吝有他吝言无咎類或言何咎匪咎元夫咎言厲元咎言吝終吉悔厲吉皆錯舉而互言之是各隨文義以為言要不可以一定論之也

六爻取象例

六爻取象不一而足有取之於本爻者如乾初九潛龍是也有取之於下近爻者如姤九二包有魚是也有取之於上近爻者如大過九三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是也有取之於應爻者如中孚九二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九五言有孚攣如是也有隨各爻取象者如坤初爻霜堅氷二直方大三含章四括囊五黃裳上龍戰于野是也有統六爻取象者如井初泥二谷三渫四甃五泉上收是也有取自遠而近以為象者需于郊于沙于泥以去坎而為言也有取自近而遠以為象者同人于門于宗于郊以同人之道貴乎有以一身之次序以為象者咸艮是也有以一物之次序以為象者乾漸是也又有取爻體互體伏體如此者難以縣舉雙湖先生毒為卦爻象圖而係之以說後又分天文地理人物等為類首作為象類圖

論易中无字

无字即是天字先儒謂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黃老之學言无極者即是這无字

織悉畢倫其發明聖人作易取象之意蓋无復以有加矣學者當深玩焉

太易鉤玄　卷下終

聚珍倣宋版印

周易訂疑

〔元〕董養性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清正誼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六毫米寬二四二毫米

董邁公先生輯著

周易訂疑

正誼堂授梓

東華門文醫院大醫圖書館印記

庫題要目録　十五卷

易訂疑　十五卷　是書用力三十餘年而成其書說皆以朱子為宗不著時代考元史董養性字邁公梁陵人至正當考官脁化令攝劍州事入明不仕終以於家所

董養性撰　不

容一字之出入蓋亦胡一桂陳櫟之末派也

周易訂疑目録

卷首

統論述古

古今本辯

大全凡例

易說綱領

四明洪常初刻本義序

易學四同

汪氏占例

周易圖說

訂疑釋例

卷一　乾

卷二　坤屯蒙需訟師

卷三　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

卷四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卷五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六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卷七
睽　蹇　解　損　益
卷八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卷九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卷十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十一
繫辭上傳　自一章至七章
卷十二
繫辭上傳　自八章至十二章
卷十三
繫辭下傳
卷十四
說卦傳
卷十五
序卦傳　雜卦傳

統論述古

王弼畧例

推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業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偶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變卦、變卦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

訂疑梁山來易、正祀此病、此漢儒附會之習也、

孔頴達正義論

論重卦之人○○○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証、然後畫卦、○訂疑此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節之註解也、

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傳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重之、又在其中矣、是也、

重爻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爲未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制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上繫論用蓍曰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

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云云、至六爻而成章、既言聖人之道四云云、此之四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辭、不得云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尚象、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云云、既象夬卦而作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

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龍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又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止繫辭已哉何以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

伏羲之時道尚素樸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象不足以爲教故繫辭以明之

訂疑辯重卦爲伏羲事確矣未云伏羲止有卦後代始繫辭不儒未必見及此想亦相承以爻亦文王之辭爾孔子尚未論及況諸

然也蓋周以前易各有辭但自商以前之易今不及見爾如無辭何以前民用而斷疑以濟民行乎

論卦爻辭誰作○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爻辭並文王所作知者按繫辭傳曰易之興也云云至紂之時邪又乾鑿度曰垂皇象者義道衍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說驗爻辭是文王以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

況諸儒乎愚謂卦辭亦周公作有說在繫辭下傳第十一章

論誰加經字○子夏傳雖分上下兩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按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首經字雖起于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前故禮記經解云潔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按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

訂疑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易之名經久矣

易說綱領

程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蓍木亦可見數、○看易且要知時、九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由孟子可以觀易、○易須是默識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

朱子曰、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揩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揩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方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九例、无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寃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嘗理矣、至于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于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遖然、而无所關于義理之本源、下无所資于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

極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文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无所與于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繇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

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設假設而遽忘之也、○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其當作易象說象、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

以上論象

來矣鮮名知德曰、易者象也、乃事理之彷彿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事也、若以事論全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全在于此、如禹謨惠廸吉從逆凶惟影响、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則无此事无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則大小精粗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无象則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物畢照、若舍其象、是无鏡而索照矣、

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剥言牀言廬言宅、因五陰在下列于

兩旁、一陽覆于上、如牀如廬如宅、此亦卦之形立象也、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于文言之類、却又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

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連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固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易只是與人卜筮寡亦如三龜并卜而難必其襲吉也

以上論占

訂疑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此古者擇建立卜筮人必有三人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並是吉即此可見三人占者乃連山歸藏周易三易各一人掌之卜筮之時三易并占以驗其吉凶之多寡亦如三龜并卜而難必其襲吉也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卜筮以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者遂遠于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孔子之易非文王

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矣、○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包含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滯于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无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妄意增減、便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易

大槩欲人忘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象象繫辭來解、又曰、易文辭如錢辭、○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欲執己見、讀他書亦然、○問讀易未能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无窮无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個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又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湊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只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傳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如今所解者能如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

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如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嚴整領耳、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說得某說、則曉得義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雖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

以上論讀易之法

孫元凱宇若士易文序曰學者于文字收之不可以不廣看之不可以不詳思之不可以不深守之不可以不約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呂晉伯聞伊川讀書只將要緊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非收之不可不廣乎朱子嘗言某讀書只此一書便截頭截尾劄定脚跟理會這箇又言學者只有白紙无字處莫看有一字便與他看一個如此讀書三年必有長進又言看道理只管進只看細如一物相似剥一重又有一重剥得都盡方見真實非看之不可不詳乎歐陽公言作文有三般好思量枕上馬上側上今人只打

開册子時思量册子不在心便不在濟得甚事康節學于李挺之每有叩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非思之不可不深乎朱子因説舉業笑曰某年少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解登第又言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就諸説上推尋意脉各見着落然後斷其是非非守之不可不約乎

張溥字天如易註疏大全序曰便舉業者必陋務明經者必深夫註傳之學盛于漢疏義之學盛于唐南宋以來道學盛興註疏始屈蓋不讀註疏无以知經學之淵源不讀大全（以疏正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

古今本辯

魏高貴鄉公髦正元二年、帝幸大學、與諸生論易、問博士淳于俊曰、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玄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玄合之于學誠便、孔子何不合之、以了學者乎、俊對曰、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鄭玄何獨不謙、

訂疑合經與傳、真是斷亂、高貴鄉公駁之、是也、孔子爲經作傳、如今人之講意爾、何嘗自合于經乎、鄭玄奈何以經傳相並乎、喜又止加一彖曰象曰而去其傳字、遂使後學以傳爲彖象乎、

大全凡例

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爲卷、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謂傳也、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爲今易、程子所爲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易、朱子本義從之、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

訂疑永樂十三年、命諸儒臣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儒不能審定、易經大全、仍依今易、大抵考文盛意、至于科場命題、一以大全本爲據、而多以傳連經命題、甚至易經四題、皆出于傳、而無一經題、何其失尊經之旨乎、

四明洪常初刻本義序

周易次序、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于傳而一之、謂大全也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于世、讀者便之、今成君致政還姑蘇、板隨以行、學者不易得、寧波郡庠胡生儁、與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聖朝頒降大全、捐已資以刻諸梓、其嘉惠學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屬予識其始末、如此云、成化己丑冬十二月既望、四明後學洪常識、

訂疑成君既尚刻朱子本義、即當依古易次第、而仍依程傳次

第、何也、曰、遵功令也、故愚有更定朱子原本本義、爲上經一卷、下經二卷、象傳上三卷、象傳下四卷、象傳上五卷、象傳下六卷、繫辭上傳七卷、繫辭下傳八卷、文言九卷、說卦傳十卷、序卦傳十一卷、雜卦傳十二卷、

易學四同二條

明浙東季本著

論文言、○文言者、所以申言孔子爲爻傳之意、而其辭文者也、其言合于聖人者多、不合于聖人者少、亦猶歐陽氏謂繫辭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蓋講師所傳亦有得其精者、而不能無附會于其間爾、其有加于曰者、亦與繫辭同、故歐陽氏又曰、文言若孔子自作、不應自謂子曰、乃講師自爲問答之言、其說是已、諸卦之雜于繫辭傳、如中孚九二等爻者、乃其散逸者也、至有并其文而亡之、如桓寬鹽鐵論所引易辭得非明夷上九之文言邪、至于上繫載亢龍有悔云云二十九字、本乾上九爻義、則重出而所

當刪者也、熊氏朋來曰、自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諸卦文言散逸、今見于繫辭傳者無幾、而乾上九文言在焉、足知傳中釋爻辭者、即諸卦之文言也、故其爲書、書以繫辭中孚九二等爻所釋辭義、摘爲諸卦文言、除乾上九重出者刪去、悉宜附之文言傳、文言傳自鄭康成以後、皆敘于繫辭傳後、至魏王輔嗣始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而上加文言曰以別之、邵康節、胡安定、晁景迂、程沙隨、則置繫辭傳前、謂文言傳爲重釋卦爻未盡之義、而繫辭則泛論易理也、

論占有五戒、○險事不占、謂心本不正、足以致危、而欲僥幸求福、

是也、○昏德不占、謂不能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汙身不占、謂筮者不預告筮師以明潔其身也、○穢地不占、謂筮者當擇靜室、埽地焚香、使肅清不雜也、○瀆言不占、謂所占一事、鬼神已告言凶、而復以言瀆問、是謂再三瀆也、若一事更端、雖至于三、古亦有之、書所謂乃卜三龜是也、○右五戒者、人謀不精、神亦不告、蓋聖人之設卜筮、所以通志定業斷疑、疑者心德不明、而事幾有碍、欲以卜筮開之、所以明心昧以占險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而後能與鬼神合其吉凶、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至誠感應之理也、誠有不至、安可忽蓍龜之不靈哉、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一　正誼堂

汪氏占例自序

昔者聖人用易明民、托之卜筮、然所得之辭、或有睽隔者、如問婚姻而得田獵、問祭祀而得涉川、問此答彼、豈有遷就迂誕而用之者哉、傳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今占筮所得之辭、乃不應合、而在遷就用之、奈何哉、嘗思古人之卜筮蓋少、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其見于書者、虞有傳禪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從逆之間、人謀先之、卜筮次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二　正誼堂

焉、誠以事有兩可之疑、而後托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誠敬專一、以達于神明、故神明應之、亦正告以利害趨向、而不浪漫也、且易之初以六十四卦示人、占例亦已廣矣、求君父之道于乾、求臣子之道于坤、婚姻于咸恒、漸歸妹、待于需、訟、聚于萃、散于渙、以至退于遯、守于困、安于泰鼎、厄于夷蹇、盈于豐大有、壞于損益、案人之在塗、既未濟大小過大小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各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斷、況又三百八十四爻、示之以變、千夫人誠有大疑、謀及卜筮、必積其誠意、備其禮儀、齋戒專一、以

占之、大傳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占筮必得應合之辭、而不漫浪以告也、倘不誠敬專一、則問此而答彼、實鬼神之所不告也、又何受命如嚮之云、昌不即卦辭考之、文王于蒙、嘗筮其占筮之教矣、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夫占而揲蓍、積十有八變而成卦、卦必有卦辭、爻必有爻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品、曰田獲三狐、曰即鹿無虞、曰田无禽、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意不誠、二三之瀆、所謂不告也、夫誠意不至、則神告亦爽、得不合之卦爻辭、猶曰神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遷就曲推、以定吉凶、以至狂妄僥幸之念、皆自此生者、古有之矣、惑之甚也、況世之占者、忽褻瀆裂、褻瀆瑣細不敬、猶甚、乃欲求神之指其所之、至于不驗、又妄以爲卜筮之理不可信、彼豈知告不告之道哉、余有見于此、乃取卦爻辭以人事分門別例、編爲一書、俾世之占者、以類求之、必本于誠敬專一、而知占之不妄、以告人也、

訂疑嘗見浙東季本云、按朱子答呂東萊書曰、易中如利用祭

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推之于事、此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也、○語錄又云、易本爲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啟行也、○又吳必大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朱子答之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占相契、若爻辭與占意相契、即用爻辭斷如也、利建侯、晉文公嘗占得此卦也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亦須卦爻上別

討義、○今觀汪氏之言、本朱子意也、但卦爻之辭、取象于祭祀侵伐之類、本爲卦爻有利不利而發、辭有盡而意無窮、豈以人事有祭祀侵伐等事而設此辭以待占哉、占者精誠足以感格、則神應所占之事而告之、固有此理、雖事與辭不相應、而以理推斷、亦無不可知、亦不害其爲告也、其人靈竅不通、不能遂知來物、然後爲不告爾、汪氏此例、亦執象之見也、

愚按朱子答吳必大、又云須卦爻上別討義、乃變通之術、易中原有此例、季本以爲汪氏此例、亦執象之見也、竊意不然、

占例

君道

邵陽汪深所性甫著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天下之道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比道及田獵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處豐之道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立君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立君

豫利建侯行師立君用兵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即位

萃亨王假有廟用大牲吉

渙亨王假有廟以上享廟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享先妣

萃升二孚乃利用禴及祀

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吉祭天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以上祭山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以上朝享

師貞丈人吉无咎命將出師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全上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全上

雖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上征伐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論功行賞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去小人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立后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嫁公主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遯九三畜臣妾吉以上納嬪妃宮人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發號施惠

訂疑君道不止此可以類推臣道倣此

臣道

坤六二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以上從王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朝覲

益六三中行告公用圭　入告遷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入告遷國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當困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大臣不勝任

訟卦益六爻

訟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噬嗑卦並六爻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
周易訂疑　卷首　六　正誼堂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
困九五劓刖　補
訂疑他有可類推者、

兵師

蒙上九利禦寇　補
師卦並六爻
泰上六勿用師自邑告命
同人三四五爻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豫利行師
復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三年不克征
雜上九王用出征云云
晉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解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夬告自邑不利即戎
九二惕號暮夜有戎勿恤
漸九三夫征不復利禦寇
周易訂疑　卷首　七　正誼堂

田獵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
恒九四田无禽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補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補
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補
巽六四田獲三品
家宅
賁六五賁于丘園
剝上九小人剝廬
大過棟橈

九三棟橈凶
九四棟隆吉
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
上九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家人原並入家宅愚剔出之補入者多
蒙九二納婦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
大過二五見前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困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鼎顚趾得妾以其子无咎
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漸女歸吉利貞
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九五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婚媾
屯六二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蒙九二納婦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
大過二五見前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九尚德載婦貞厲
泰六四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觀六二窺觀利女貞
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周易訂疑　卷首　十　正誼堂
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三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吉

家人九五見前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上九睽孤睚冦婚媾往遇雨則吉
始女壯勿用取女
震上六婚媾有言
漸女歸吉利貞
九五見前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一　正誼堂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見前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師友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求我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
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比六三比之匪人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同人于野亨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三歲不興
九四升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豫九四勿疑朋盍簪
隨初九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上九拘繫之乃從維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蹇九五大蹇朋來
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姤九二包有魚不利賓
見賁

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
訟利見大人　此指訟獄言
蹇利見大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
巽小亨利見大人
　　仕進
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觀六三觀我生進退
蠱上九不仕王侯高尚其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大畜不家食吉
九三良馬逐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
六三衆允悔亡

萃六二引吉无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九三升虛邑
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鼎耳革其行塞方雨虧悔終
節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輿說輻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六五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睽六五厥宗噬膚往何咎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初六往蹇來譽
九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上六往蹇來碩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訂疑仕進不止此餘可以意推
出行並方向
坤君子有攸往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屯勿用有攸往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說輻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酌損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利有攸往
夬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三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四其行次且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
萃亨利有攸往
初六勿恤往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升元亨南征吉
困上六動悔有悔征吉
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

上六征凶居貞吉

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

震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漸九三夫征不復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跛能履貞吉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巽小亨利有攸往

車行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古无騎馬者凡云乘馬皆駕車也

六四上六乘馬班如

師六三師或輿尸

六五弟子輿尸

小畜九三輿脫輻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剝上九君子得輿

大畜九二輿說輹

九三良馬逐日閑輿衛

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

睽初六喪馬勿逐自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困六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

旅上九喪牛于易凶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

既濟初九曳其輪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

舟行

需利涉大川

訟不利涉大川

泰九二用馮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謙初六用涉大川
蠱元亨利涉大川
大畜利涉大川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
上九利涉大川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益利涉大川
渙利涉大川

周易訂疑　卷首　三十　正誼堂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未濟六三利涉大川疑

客旅

旅卦並六爻

酒食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剝上九碩果不食
大畜不家食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
上九由頤厲吉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家人六二在中饋貞吉

周易訂疑　卷首　三十一　正誼堂

始九二包有魚不利賓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井初六井泥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九五井冽寒泉食
鼎元亨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漸九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
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疾病醫藥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凶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愚借爲藥石之石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誼堂

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遯九三繫遯有疾厲
損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姤九三　同上
鼎九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豐六二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祭祀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損二簋可用亨
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吉
萃升六二孚乃利用禴
萃王假有廟用大牲吉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誼堂

困九二利用亨祀
九三利用祭祀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渙王假有廟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雨澤
屯九五屯其膏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上九既雨既處
睽上九往遇雨則吉
夬九三獨行遇雨若濡
鼎九三方雨虧悔
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盜賊

蒙上九不利爲寇利禦寇
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戎弗克攻
无妄九三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夬不利即戎
九二莫夜有戎勿恤
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漸九三利禦寇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畜牧

坤利牝馬之貞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九五豶豕之牙吉
離畜牝牛吉
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藩決不羸
六五喪羊于易

睽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上九見豕負塗
夬九四牽羊悔亡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

訂疑以上汪氏之占例中間多無次敘又頗遺漏愚爲之按經序而訂之而間補其所未備云易爲卜筮而作所以開物成務者卦爻之辭皆日用之事也有一辭而專言一事者有一辭而統言庶事者如元亨利貞之類此統言之也如利建侯行師之

類、此專言之也、近世習舉業者、强合數事爲一事、又務就王道君臣仕進之事言之、取其便于應制作文、遂令聖人制爲卜筮以教人之精意、置不復講、朱子作爲本義、一就原文解之、分其某爲象、某爲占、極有功于先聖、近世腐儒教人、又一切抹去象占等語、誰恐有兇焉、嘗見芮錫蕃先生諱廷璵有云、秦焚書、則易亡、而存于卜筮、後世明經取士、則易存、而亡于制舉業、制舉義之言易也、以出處治亂盡之、不知孰爲象、孰爲占矣、晦庵細爲分別、大有功于四聖人、不然、只一直說下、易僅有辭而已、夫子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以辭占象變實之、不幾多事乎、每

見塾師教經、于註中象占二字、盡爲抹去、以便讀、非徒便讀也、將以便于制舉義、易不亡于焚書而亡于制舉、安得大有力者申飭功令、而一詳其義乎、此論甚確、

周易圖說訂疑

序易之爲書云云

訂疑此程正叔周易序、朱子所稱宋朝有四篇大文字、此其一也、今坊本以冠朱子本義之首、非也、○程正叔于易有兩序、此序周易者也、易變易也、一篇乃其序易傳者也、

河圖洛書

訂疑此皆後人以意爲之、詳繫辭傳、

伏羲八卦次序

訂疑此圖及六十四卦次序、正說卦傳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者、卻于曰圖從中起是也、詳說卦傳、

伏羲八卦方位

朱子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

訂疑並詳說卦傳、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訂疑此袁侍郎所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者也、朱子云、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愚謂前八卦次序、四象既作二畫、八卦既作三畫矣、何至此忽作黑白相間之圖乎、且朱

子既用邵子卦圖而爲故蒙一書、則本義圖說、自宜從啓蒙爲正、且與八卦次序圖相蒙爲一類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

訂疑圓圖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陽生于子中、陰生于午中、此本孔子從卦象傳至日閉闢之文而推之、以十二卦配十二月、然亦漢人之說也、方圖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正邵子圖從中起之意、說卦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節于此觀之、意尤明白、詳說卦訂疑、

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二圖

文王八卦次序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本義從之、訂疑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本義從之、愚謂睽革象傳、皆取二女之說、如六十四卦果伏羲所名、則後天之次序、不始于文王矣、

卦變圖

訂疑朱子謂彖傳或以卦變爲說、故作此圖以明之、而以卦變爲孔子之易、愚按彖傳于隨蠱无妄升、本義于賁、皆以卦變釋卦名義、則是卦變之說、亦非起于孔子矣、

筮儀

訂疑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註云、通揲

一之策不五則九、愚謂掛一之策、與分二象兩之策、合之以象三才者也、第二第三揲、既合兩手象兩之策、何不並合掛一象三之策、而爲四營乎、如此則再揲三揲所餘之策、皆不四則八、如第一揲矣、何其整齊无參差多寡也、詳故蒙訂疑○三變既畢條註中有重折單交之名、其說見儀禮賈公彥儀禮註云、以三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八也、訂疑朱子本義卷首有圖說筮儀、今坊本止有圖說、而闕其五贊、又添入卦象卦變歌六十四卦歌、八卦歌、夫卦變

卦歌、猶未說于正至卦象則飛伏世應遊魂歸魂之說也、至其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次、尤鄙俚可笑、故愚于朱子原本本義圖說中皆刪之、而增入五贊焉、

訂疑釋例　以下自訂

卦辭有連卦名爲文者○當先講完名卦之義然後合卦名與辭講之○如履否同人艮中孚五卦是也

卦辭有就卦名而別取義者○亦當講完名卦之義然後別講卦辭之義○如小畜大畜卦名元取止義、卦辭象傳大象皆取蓄積蓄養之義、損益原取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象傳釋卦名義同、卦辭則借爲減省增益之義也、

卦爻辭有於卦爻似無所取者○如屯三即鹿、比五三驅、泰五歸妹、隨上亨西山、蠱先甲後甲恒四田无禽、損益二五十朋之龜、萃二

升二用禴、升四亨岐山、震二喪貝躋九陵、七日得、巽二史巫、五先庚後庚、中孚四馬匹亡、小過五弋穴、既濟二婦喪茀七日得、三伐鬼方、五東鄰殺牛西鄰禴祭之類、不可屈指數、凡指其事而言者、疑古者大筮人之官、凡人有所占卜、必以其事應注之本卦本爻之下、後周公之繫辭也、即以其有驗者繫之、故本義于泰五云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倣此、愚因以此意推之、如建侯行師、婚媾田獵、涉川、攸往之類、必其前人占之有驗者也、但其人卑微、而不必著其姓名、且善者良而惡惡短、亦有不必著其人者、即如論語或問或曰之類也

爻辭有借卦名而別取義者○如華初黃牛之華是也、

又有與卦似同○而實別取義者○如比卦辭取人來比我、爻辭殊五與卦同、餘皆取我往比人、大畜卦名取止義、辭取蓄義、爻辭取卦名、而與卦辭不同也、大畜亦然、履卦辭就踐履言、爻辭殊三四與卦同、餘皆就行事素履言、豫卦辭取衆樂之義、爻辭殊四與卦同、餘皆爲獨樂之義、隨卦取物隨爲義、臨卦取俯臨爲義、爻辭殊初二與卦同、五取臨涖之義、餘取臨與之義、觀卦取觀示之義、爻取觀瞻爲義、解以解散爲義、爻取解使去己之義、兌卦取和悅之義、爻殊初二與卦同、餘皆取相悅之義、是也、

五爻有不取君位者、如同人剝大過咸恒遯大壯明夷睽困震艮歸妹旅是也、

爻象與傳○有美惡不嫌同辭者○如无咎言補過也、解節六三言无攸歸荅、坤四爲謹密、大過九五爲可醜也、與脫輻大畜取能自止之義、小畜則爲有繫畜而不能進、履眇能視跛能履爲志剛、歸妹初二爲尚可有爲也、扶茅連茹、泰初爲君子否爲小人也、不富以其鄰、泰四爲失實、謙五則以爲在上能謙、順六二頤顧拂經以求養于下而得凶、四亦頤顧、則爲賴其養以施于下、六五亦拂經、賴上九之養、則爲順從而得吉、巽在牀下、二爲不厥其巫而无咎、上

則過于巽而窮、月幾望、小畜上九爲陰盛而亢陽、中孚六四則爲近君、歸妹六五爲女德之盛无以加、濡其尾、既濟初九爲謹愼、未濟象辭及初六、則爲未能濟、此爻辭美惡之不嫌同辭者也、至于象傳、剛上而柔下、盛爲君驕臣諂、在恒則爲常道矣、與時行也、在遯爲隱避、在小過爲有爲矣、天行也、盛復皆吉、剝則爲凶矣、此象傳美惡不嫌同辭者也、至于象傳未光也、噬嗑九四爲敬愼、震四爲不能自振、兌上爲諂諛矣、志在外也、泰初渙三爲急君、咸初則爲外馳矣、位不當也、十有七、皆不美之辭也、萃豐小過之四、皆得乎中、位正當也、凡四、否中爻五皆吉、履兌之五爲傷于所恃矣、何或先贊而後極言之、或先極言之而後贊、皆必有以實著其繇而

可長也、凡四、屯豫中孚上六皆凶、否上則爲吉矣、固有之也、无妄九四爲不可有爲、益六三則爲固其所守、自外來也、益二爲吉、上九則爲凶、時舍也、乾二爲待用、井初爲終棄矣、上窮也、隨爲誠意之極、巽則爲終凶矣、尚往也、小畜象傳未詳、大壯九四則爲利往矣、又誰咎也、有三、同人初九爲寡過、解節之三則爲无所歸咎矣、前所疑也、小畜上九爲不可行、既濟六四爲知戒備矣、此象傳之美惡不嫌同辭者也、

象傳有缺卦名者當補之○有四卦○噬嗑明夷升井是也、蓋緣七易、別之或後人所加、亦未可知也、若如鄭玄既以彖傳文言分附各卦之下、則可不用卦名、而不慮其無別矣、若依朱子所定本義、則象傳各自分上下二篇、則每卦彖傳之首、既不用彖曰字、必加各卦之名而後有別也、

彖傳有缺文○而可以例補其意者○如豫彖傳之末、先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云云、而後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隨臨坎睽解姤萃兌八卦皆然、皆孔子于卦辭外別以己見另起一義以贊之、所謂贊周易者此也、如履謙觀賁離咸恒大壯家人益鼎艮歸妹巽節或先贊而後極言之、或先極言之而後贊、皆必有以實著其繇而

後加以贊歎之辭焉、即或不加贊歎之辭、然義繇已盡、亦可已矣、如大過遯蹇旅、上无極言之文、而遽以其之時義大矣哉贊之、舉無上文、而遽贊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復無上下文、突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皆上下有缺文、特錄其贊辭者也、

讀易者當以他卦之例補其義也、

彖傳有缺彖辭而釋其義爲省文者○如屯之勿用有攸往、義即在利貞內、蒙之利貞、義在蒙以養正內、師之丈人、即在剛中而應二句內、坎之有孚、義在水流而不盈上句內、離之利貞、義在重明以麗乎正柔麗乎中正內、家人之利女貞、義在女正位乎內四句內、

井之无得喪、義在不改内困之无咎、義即在貞大人吉内、故可以不復出省文也、

有脱一二字一兩句者○乃傳中偶有脱遺也○如坤之主利、始之女壯、萃卦名之亨字、困之无咎、鼎之吉、豐兌之亨、渙之利貞是也、○又有當作衍文、本義已訂正之、而未盡者、如比吉也、當衍也字、而有當作衍文○而本義未訂正者、如旅之小亨、巽之以申命是也、有吉字非衍也、以下文不復釋吉字不可衍、象傳二字當衍其一、而本義失其去存者、如萃卦各之亨不可衍、象傳偶遺之爾、利見大人下之亨當衍、本義乃以傳有亨字、不衍大人

之亨、而衍各下之亨、亦失繫辭之例矣、又六十四卦之名下言亨者、統言之也、指一事而云亨者專言之也、則萃卦下之亨、固不可衍、大人之亨、亦不必衍矣、如包蒙吉、納婦吉、各指言一事之吉也、象傳卦德有漸○○○

體用之分也、
有兩德平重者○如蒙之險止、訟之險健、小畜之健巽、同人之明健、大有之健明、隨之動說、蠱之巽止、臨之說順、觀之順巽、噬嗑之動明、賁之文明以止、此句串說亦通无妄之動健、大過之巽說、咸之止說、恒之巽動、大壯之剛動、明夷之明順、益之動巽、夬之健說、萃之順說、升之巽順、革之文明以說、鼎之巽而聰明、漸之止巽、豐之明動、中孚之說巽、此二德平重者也、
有重一德串說者○如屯重動、需重剛健、師重順、履重說、豫重順、隨重說、剝重止、復重順、大畜重止、蹇重止、解重動、夬重說、困歸妹亦

然、此皆單重一德串說者也、
有就一人言者○屯之動乎險、蒙之險而止、需之健而不險、師之行險而順、小畜之健而巽、泰之內健外順、豫之順以動、觀之順以巽、噬嗑之動而明、賁之文明以止、復之動而順行、无妄之動而健、大過之巽而健行、恒之動而巽、大壯之剛以動、晉之順而麗明、睽之說而麗明、明夷之內明外順、蹇之見險而止、解之險以動、動而免乎險、益之動而巽、夬之健而說、升之巽而順、困之險以說、革之文明以說、鼎之巽而聰明、漸之止而巽、歸妹之說以動、豐之明以動、旅之止而麗明節之說以行險、此皆就一人言也、

有就二人言者○訟之上剛下險、險而健、履之說而應乾、隨之動而說、蠱之巽而止、大畜之止健、咸之止而說、中孚之說而巽、此皆就兩人言者也、
象傳有發明卦辭外意者、如乾坤之分四德、履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云云、睽之天地睽云云、始之天地相遇云云、歸妹天地之大義云云、巽之重巽以申命是也、
象傳大象○乃孔子于彖辭之外別起一義○乃孔子之易○當與卦辭並觀、與象傳小象釋卦爻辭者不同也○
大象有一義單行者○乾坤也需訟小畜否豫隨觀賁剝大畜離咸三事平重○如蒙比履同人大有蠱臨噬嗑无妄大過坎家人解損益困井革鼎漸渙節小過是也、有兩頭一腳○或一頭兩腳者泰大有豫復是也、有似兩事而可上下相貫者○師履困震巽是也、噬嗑革鼎則平分爲是○

小象有發明爻辭外意者○如屯四明也、需三敬慎不敗也、小畜五不獨富也、觀五觀民也、睽初以避咎也、夬五中未光也、豐初過旬災也、既濟三憊也、皆爻辭外意也、

繫辭傳說卦傳序雜卦傳字義異同凡例

乾坤四條

有以造化言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呈象效法之乾坤、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闔户之謂乾、闢户之謂坤、皆以造化言也、

有尋以人言者○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此專以人言也、

有指卦名言者○乾坤定矣、乾之策、坤之策、蓋取諸乾坤、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二句、及說卦序卦雜卦所言乾坤、皆卦名也、

有以奇耦之畫言者乾坤其易之縕云云、乾坤易之門云云、皆以奇耦之畫言也、

剛柔五條

有以造化言者○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

有以人事言者○知柔知剛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迭用柔剛是也、

有以畫之奇耦言者剛柔相摩、剛柔斷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有體、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剛柔者立本者也、其柔危、其剛勝邪、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以畫言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猶有少陰少陽、不兼二老也、

陰陽四條

有以造化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是也、

有以畫之奇耦言者○陰陽合德、陰陽之義配日月、多陰多陽、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分陰分陽是也、

有以卦言者○陽卦奇、陰卦耦、是也、

變化七條

有以造化言者○變化之成象成形者、遊魂爲變、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闔一闢之謂變、變通莫大乎四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以造化言也、

有以人事言者○通變之謂事、擬議以成其變化、變通以盡利、化而裁之謂變、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化云爲、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變化見矣、剛柔相有以著策卦爻老陽化少陰老陰變少陽言者○變化見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動則觀其變、以動者尚其變、變在其中矣、變通者趣時者也、功業見乎變、是也、

有如象傳本義以卦變言者○變通不居、周流六虛、是也、

有以揲蓍之次數言者○十有八變而成卦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
有以爻之動而言者○爻也者言乎變者也、是也、
有以數法言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是也、

象六條

有以造化言者○在天成象、呈象之謂乾、見乃謂之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垂象、是也、
有以事理形似言者○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是也、
有以卦之形似言者○聖人設卦觀象、君子居則觀其象、象者言乎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是也、
有以老少之畫言者○以定天下之象、易有四象、是也、又按此亦卦之形似也、
有以想像言者○象其物宜、象事知器、是也、
有以相配合言者○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是也、

辭

有兼卦爻辭而言者○繫辭焉而明吉凶、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不言卦者、省文也、言爻而卦在其中、觀其象而玩其辭、辭有險易、辭

言凶者存乎辭、以言者尚其辭、繫辭焉所以告也、繫辭焉而命之、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辭文、初率其辭、其辭危、是也、
有專以爻辭言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指爻辭言也、

占

有以卜筮言者○極數知來之謂占、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事知來、是也、
有以卦爻占決之辭而言者○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

易

有以造化言者○天地設位、而易立乎其中矣、生生之謂易、是也、
有以聖人心易言者○神無方而易无體、是也、
有以易書言者○易之序、易與天地準、夫易廣矣大矣、易其至矣乎、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作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易何爲者也、易有大極、易有四象、其易之縕邪、易立乎其中矣、易者象也、
乾坤易之門、夫易彰往而察來、易之興也、易之爲書也、書者聖人之作易也、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成章、故易逆數也、皆指易書也、
有以變易言者○易以貢、剛柔相易、是也、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

周易訂疑卷之一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經

訂疑古易經分上下二篇○殊於十翼○本義從古○故於周易本義○卷之一下○著周易上經○卷之二下○著周易下經○以別於孔子之傳今所行本○乃明成化間○奉化縣教諭成矩依永樂間諸儒所定大全本而刻之○以循一時之功令爾中間乾卦依費直本○坤卦以後依鄭玄王弼本雜以彖傳象傳文言則不得復云上經下經矣○

乾卦

本義周代名也○云云○故謂之易○蒙引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蓍策上看交易如天地定位天上地下相對也○則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山澤水火雷風莫不皆然○不得水澤不得土不能生物○相交之理亦昭然也○風雷則相益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下無一物不然○凡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剛柔文武以至物之雌雄牝牡凡二者之對立而其理相類者皆謂之交易也○朱子曰變易是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此是占筮之法

訂疑蒙引交易一段○舉君臣父子之類○正如八純卦之外五十

六卦○該象事物之類也○
本義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沙隨程氏曰周者著
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訂疑按卦辭亦周公所繫非文王也○先儒亦嘗云然○余有辯在
下繫○
本義以其簡衷重大○云云至末○○大全凡例上下經二篇○孔子
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傳也釋經○附於其後○今
乾卦起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也加一傳字附于卦後坤
以下倣此繫費直舊本○
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

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今乾卦文言曰以
後至坤以下諸卦繫鄭王所定本○訂疑今易乾卦仍依費直
舊本小象傳○尚可以韻叶○坤以下○皆依鄭王所定本○小象傳○始
不可以韻叶矣○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
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衞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卦
爻一彖二彖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
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東萊呂氏
曰繫辭曰二篇之策則易經之分上下○必始于文王定周易之
時○衞氏乃合為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考之不詳歟○

傳十卷○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因之○上經一下經二彖傳上一彖
傳下二象傳上三象傳下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
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所序古周易即此藍田
呂大防已嘗訂定與呂本同但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然程傳
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天台董氏集程朱說擬
王弼本分為高下字作以別四聖二賢之易而不能盡行于繫
辭諸篇今所刊本已變其例建安張氏又擬董本獨刊本義郡
陽董氏傳義會通既不盡從今易又別為經傳新例大畧如費
本且移大象冝于彖傳之前雲峯胡氏本義通既輒變古易且
于今易又不免離析先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
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
程傳既缺○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
訂疑上下經二也○彖傳象傳文言皆傳也○與上下經並行平書○
無經傳之別矣○蓋當時集大全之諸儒○不能遠復古本而誤從
今易之過也○成矩既專刊朱子本義行世○自宜依古文易本而
以本義歸其元處○乃從程傳次序者○束於功令爾○考文之
主自能大復古矣○

訂疑此伏羲之易也○卦下乾下乾上四字○不知何人所注○其先下而後上者以畫卦者自下而上也故曰易逆數也○○何○等○明○類○○○

或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文王重之邪抑伏羲已自畫之邪看先天圖則是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是伏羲已有六畫矣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

訂疑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以知吉凶○如无文字○何以明失得之報乎今按春秋左傳所載占筮之○文○氏○用○弗○數○乃○來○于○定○之○○見○之易辭也但古易失傳无可考爾○○益○見○原○爻○辭○所○謂○有○占○无○辭其非周易者即夏商以前

乾元亨利貞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或問擬程子傳說是聖人始畫八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為六畫與邵子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不同朱子曰程子之意只是三畫上疊成六畫

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邵子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道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本義一者奇也○陽之數也○朱子曰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天便是一○地便是二○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故乾一而實地雖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故

坤二而虛○

蒙引一讀為單非也○單是少陽○謂重也縱不專指太陽○陽亦須兼得太陽方是○當考筮儀四象之異處○筮儀老陽畫為口重也○少陰畫為一折也○少陽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乂交也○至今凡占卜者皆用之○不知始於何人○

一既不可讀為單則一亦不可讀為拆矣不如讀一為奇音一為偶音較無病也○

訂疑口乂一一之畫乃揲蓍者創為此畫以為陰陽老少之別耳○其初聖人作易止畫一一一一以象奇耦不似後人過為分

別也故六畫之卦不過一一之畫无所為口與人也詳用九本義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中溪張氏曰下者洪範曰貞是也上者洪範曰悔是也

訂疑先言下後言上者此說卦逆數之義也

本義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或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之類又如何朱子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季本曰三三此伏羲所重六畫之乾所謂象也諸卦皆然既有六畫無名何以命之先儒謂有畫無文似亦有不通焉故近世儒者亦疑卦下不

可无卦名如賁直于乾初九爻上加乾字則或象下之文而誤移于此與不然則文王因伏羲之卦名而遂繫之辭不必重加卦名于上耶但履虎尾同人于野習坎民其皆與辭連屬成文異于他卦之特舉卦名者訂疑中孚豚魚亦然則似文王之文而與伏羲之卦無所辨也然坎列于正八卦必不待文王而始名雖加習字固亦伏羲之意耳豈可謂文王時始有卦名哉

訂疑伏羲之易世遠文湮至周時其文不可考矣觀唐虞夏商歷數千年止傳書數篇其他典禮皆不傳況伏羲之易乎且五帝三王禮樂制度各有因革夏商之易已不用于周況伏羲之易乎先天之卦序至周全異敢謂周易之卦名盡因伏羲而不革乎即繫辭下傳第二章言制器尚象之事云其事蓋取諸某卦然玩蓋之一字乃臆度之疑辭亦未敢質言也朱子擬此而畫定為伏羲之名愚未敢信其必然也若夫八卦之名與卦德卦象則五帝三王之因而不革者爾

本義伏羲仰觀俯察云云至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蒙引天地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數不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天陽也何以見其奇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一而實者也故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蓋地之為地能容載

陰縣以山分也湖廣有漢陽漢陰以水分也訂疑水北為陽水南為陰與山之陰陽又不同子嘗疑之近乃知凡水受日光其影常映于北故凡草木之在水北岸者常早生冰之在南岸者常晚解此南陰北陽之說也又在人在物莫不有之如男陽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一乾坤也人身之血氣其界限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脉法左手寸関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左寸部輕按診心重按診小腸左関輕按是肝重按是胆无往而无陰陽之別誰一草一木之微其形氣性味亦莫不分陰分陽故官桂味本辛熱然用枝則氣薄而開表用肉則生溫而補腎若紫蘇主下氣開胃然煮汁飲之則除蠱毒其子則又安喘嗽為用不同此其味性自有別也此皆是一分為二之理也可見無物無對不是陰便是陽陽便變陰陰便變陽豈非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邪以上皆以交易者言對待之陰陽也今更以變易者言之如氣序之流行甲年為陽乙年為陰也在一年中春夏又為陽秋冬又為陰也餘皆以此類推之雖一箇時辰亦分上下四刻誰一息之微亦分一呼一吸凡此類非只是苟且分析各有配偶而已其理数之微各以類分至微至妙有不容以麤鬱謬亂者故聖人謹而辨之如象之胆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猫之目睛則隨十二時而變其理数之微妙有不可盡窮詰者

本義見陽之性健云云至擬之于天也或問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恐當于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朱子曰繇說此卦便有此象故于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無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本義元亨利貞以下云云至未朱子曰古人淳質遇一事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

于正如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此便是開物成務底道理又曰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他卦同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也

訂疑元亨利貞統言凡事占得此卦者如其有純陽至健之德當得大亨但利在正固耳凡占辭不指定一事者皆倣此聖人繫辭包義廣大無所不該故孔子彖傳既以天道言又以聖人言文言又以人性言又以君子言何嘗專言君道哉今人說書

作文皆以君道言不過取便于應制爾餘倣此
本義乾道大通而至正○蒙引天地間凡柔者皆訂疑皆如作
如便活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莫之阻況乾
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大通也凡萬物之到者必必字宜
除下同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本義筮得此卦云云至保其終也○雲峯胡氏曰按啟蒙則不
唯六爻不變者占此乾三爻變訂疑以前十卦主占者言或他
卦三爻變之乾者謂變在後十卦主悔者亦無以此占大通而
至正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

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況
他卦乎故易六十四卦象辭言貞者三十四卦然則不貞者固
不可以占也蒙引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
此正固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
謂須善為之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元亨而必利貞也易雖
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無
不效昔晉何晏聞管輅明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請作一卦
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集鼻端輅曰元凱輔弼周公
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

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永福之道頗君侯襄多益寡非禮弗履則
三公可至青繩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夷按輅以易數名而
其言如此是知以道義配禍福者矣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
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
者或能凶其吉故稱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户也貞之一字
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
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

恭義乾之為卦大矣而占辭之畧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大也諸
卦有曰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利貞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乾獨曰元亨
則无往而不大亨也諸卦有曰利其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
矣有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于正也
本義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
蒙引專指文王繫辭言不兼伏羲文勢如此理亦如此要之文
王之辭亦以發伏羲之蘊也乾卦三辭只要人如乾坤卦三
辭只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
之義有隨時而制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訂疑
十翼皆然六經皆然
或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只是使天下
之人觀其象而已如象則吉凶應遴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

通至正之象占者必如其大通至正則善矣曰民不可使知之○如上所云要是聖賢分上事○先儒此說恐猶欠平實也○

初九潛龍勿用

疏第一位言初○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云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訂疑繫辭傳曰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五文相通○義或然也○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其餘卦六爻各因象明義隨義而發○不必皆論聖人○陽

爻數九陰爻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朱元愷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訂疑此朱子乾坤初爻與用九用六○及繫辭乾坤之策三百六十本義之所取也○

程傳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訂疑程傳不言占筮之事○只就道理說○故只以象傳成語○說龍德變化○程子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非本指也○如筮得乾之初爻○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餘皆倣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象傳象傳文言節○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无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无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伊川說得都犯手○當初聖人作易只縣空說○被人說得事多失了他潔靜精微之意○易只說過象○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易

是箇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推吉凶以示人○无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程子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民有民用无所不通○

訂疑以程子此言觀之○見程子看易原活○其作傳或指一人一事說○舉例以示人爾○

本義初九者云云至故謂下爻為初○蒙引畫卦自下而上○不止作易聖人然也○凡占卦者之畫卦皆然其自下而上所以象

氣之消息及物之生ㄙ也天地之間只有氣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可見氣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看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而泰以至于乾陰自姤而遯而否以至于坤此象之至著者也訂疑此亦說卦傳逆數之義

本義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蒙引主蓍策言然其數之所起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凡數之始只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二而起所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本義老變而少不變蒙引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開到透時便須謝落人到老便有死期矣自造化言之寒到極處變為暑暑到極處變為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也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訂疑蠢老變蛾草腐化螢鷹化為鳩田鼠為鴽蜣蜋化蟬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鼈為蛇為雉之類皆老而變也易占其變故謂陽爻為九不為七七也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為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為老陰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耦各百九十二爻其畫相類无以別有僅取一二節者景多又有一爻為衆爻之主者則兼及

本義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

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于周公是也蒙引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為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所以必其為周公也與訂疑如乾九有能乾ㄙ惕厲之榮引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本卦之時或取爻位如乾九二出潛離隱之類又或取象之類或取爻位如蒙六五之類或與本爻時位如屯初九之類又或兼取應爻如屯六二取乘承之爻如比六三之類有兼取乘應與時位者如屯六二之類有僅取一二節者景多又有一爻為衆爻之主者則兼及

衆爻如比六五同人六二之類大槩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言爻才而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于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則兼得才字但若會得本義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按繫辭傳象者材也程子言卦才本此本義亦云象統論一卦之材則兼得卦德卦象卦變皆在其中專言卦德則雖兼其餘又爻之德亦本卦德如屯初九又居動體而上應蒙引本義立象占二字盡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筮卦者易之體著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安于程傳之未為本義矣本義字字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諸以聖人出處言者乃偶辭也　訂疑此九字最重乃統言之也

傳之成說也程子于象數上畧只據胷中所得之義理來說朱子服其理到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為之註名曰本義見程傳之未為本義矣本義字字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諸以聖人出處言者乃偶辭也　訂疑此九字最重乃統言之也　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潛龍只是箇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來都使得孔子作龍德而隱云云是就事上指殺說然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也死了須知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邪事包含是說影象在此无所不包乾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施用之占耳若着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若會得本義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蒙引潛龍勿用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宜謹密也

杜光本曰凡筮得此爻者必時是乾初占若時不是乾初九而筮得此爻則當反之以勿用為用然後本義觀此象而玩其占是要人知此二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　訂疑此註本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而言繫辭三才之說亦然　德施周普居中不偏　此亦本文言正中之意但文言以位記註以德言則大異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疏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龍見在田之時猶聖人之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之也

程傳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訂疑此九二之占法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此九五之占法○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此本義正旨○○程子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在下者○朱子曰六爻不當限定說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庶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得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卻如此說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蒙引以體言○則剛也兼用而

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也○中則正矣○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中正之德言○即文言所謂龍德也○出潛離隱以時言○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中正與文言正中不同○訂疑可見本義句之有所本○而蒙引善看本義○真朱子之功臣也○

本義澤及于物之所利見○蒙引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既及物之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亦有雲雨之被于物者矣

本義九二雖未得位○云至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蒙引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見龍在田還是伊傅之儔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于物為所利見乎其曰未得位者言未得在上位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天下文明而非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孟卒老于行安得天下文明而為見龍也朱子語類文言九二條曰九二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寔居百僚之上而攝天子之事正為危地而當惕厲時也似與九二伊傅之說自不相妨益一則

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居危疑之地言○訂疑大人有三○一飛龍在天之大人○堯舜湯武是也○一正已物正之大人○伊傅周召是也○一居仁由義之大人○孔子孟子是也○若見龍在田之大人○乃居仁由義之大人也○未見之先未為時用由學問寬仁以成龍德既見之後則德普文明澤及于物矣○文言所謂時舍者本其在田之見之後而言也本義于此既曰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矣于文言第四節天下文明又曰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則是必為天子乃為在上位而伊傅周召雖位極人臣澤加一世尚未

免時舍之歎矣將孟子所謂舉而加之上位者必避朕位也然則孔子顏子必為天子乃為用行乎蓋伊傳乃既見之孔孟故修身見于世孔孟之終于舍藏者正時舍之謂也陸賡成曰避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也此說確當本義蒙引皆未有卓見○○利見大人可無君民德施文明被其化者亦然此大人且以在下之人言既見之後或為伊傅或為舜禹皆未可知舉業家專就大臣言欠活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十　正誼堂

王弼畧例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註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无咎若防失其道則有過咎也

程傳在下之人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惧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曾祖道因論易傳問九三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人有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

事物莫不皆然○若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舜禹用得大抵此爻才剛位危故須乾乾惕厲方可无咎○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窮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嘗有此心○訂疑此問極得聖學主敬之旨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但當着此爻便用乾乾戒惕此占法乃爻辭本旨○馮厚齋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專言聖人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若專以聖人言之則天下之望絕矣○東萊呂氏曰讀程傳者多謂聖人无待于戒只為戒衆人故說教若如此說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

作兩段大失傳意

本義重剛不中○云云至末○案引重剛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上則有重任在身所謂赫師尹民具爾瞻不可以不慎者也訂疑重任在身專就大臣說便非人人可用了○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曰乃危地也危地或專指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看來亦未成其為危也重剛之上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既當懷乾乾惕厲之心且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義以戒占者云○則所以

行之于身措之于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无咎也○厲无咎○既无咎則不厲矣○重剛不中以取危者此九三也○性體剛健○能乾乾惕厲者亦此九三也如晉周處膂力絶人○不修細行嘗問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並子為三害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斬蛟自厲志好學為善卒為晉名臣此可見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惕厲亦此人也

朱子曰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

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蒙引本義惕厲之厲與艾辭厲字死活不同故語錄云厲无咎是一句

括蒼龔氏曰君子九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夕亦三象日之終也訂疑離九三日昃之離亦然但易不可如此一一取合如屯六三君子幾○亦○九○象乎○既濟六四終日戒○亦○三○象乎○

雲峯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四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訂疑謙初九曰謙謙君子蹇六二曰蹇蹇豈亦下終而上繼之乎說經不可效雕蟲小技○如此穿鑿○

六爻雜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也○雙湖胡氏云初二為地○者龍之下位三四人位○非龍之所據云云○蒙引中言无咎者何限○豈皆以人位取耶又不可謂唯乾卦分天地人位也○人位非龍可據故稱君子此不通之論也○九四亦人位而曰或躍在淵○非龍而何○二五曰利見大人○亦非人位也聖人下筆如化工○因物付形○如初可象龍之潛二可象龍之見至三之惕于龍有難取象者則就人事直說至四五上有可取象者則象以躍飛亢何妨○如蒙六爻皆言蒙至六三則不拘剝則不拘又如坤純陰而云龍戰豈可為典要哉

彦陵張氏曰自古伊周訂疑不如曰聖賢○事業○元不從心上做起○故此爻特發出乾惕工夫○正是自強不息處○常人戒惧大抵形見勢動○畢竟有實事可按○便有起倒○君子常自惺惺不昧○此念若无一刻可放○故曰夕惕若○此以乾惕就平日說○雖非爻辭本義而與文言合○自古聖賢學問○皆以主敬為先○克欽弈恭○湯日躋○文敬止○武敬勝○皆此道也○故程朱言大學之道○皆首言主敬工夫○而文言○進德修業工夫○皆由于乾惕○然後推之于效○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憂○至于處危之道○難不之及○然在其中矣○蓋○危○地○不○一○在○上○有○之○在○下○亦○有○之○既能乾乾夕惕則主敬之

心造次顛沛元一時之離方且在上不驕為下不憂天下更何危地不可處之而无咎哉此而无咎則在下不倍有道足典无道足容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蒙引此句最難看或就緊辭聖人言非也四或之也文言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不是九四自或訂疑或者萬一之辭也筆變之事非可常有非得已者故聖人雖許其進而不敢質以許之姑疑其辭曰或

本義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蒙引龍在

淵一躍即升天

本義九陽四陰云云至未定之時也○雲峯胡氏曰或者審于進在淵者安于退○蒙引進退未定或字都有了在字宜輕看即是或躍于淵耳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

訂疑象傳進无咎也文言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皆許其進可无咎也乃文辭正意文言又曰或之者疑之也乃餘意耳今本義與時說皆以餘意作正意未免葛藤此文重躍不重疑也

建安丘氏曰九陽動故言躍四陰靜故象淵或之者疑之也進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訂疑此以仕進說非正義又以或躍作一句在淵作一句大謬○此文象傳文言皆就革命言丘氏就出處言沈去疑又賡之曰天下事莫不有改革之際愚謂乾為諸卦之首又純陽至健之德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孔子以聖人之德位時明之亦周公繫辭之正旨也朱子雖欲以占筮言而迄指天下之事之人然于二三爻亦不得不以聖人言之矣○大全所引朱子語録其于初二三爻程傳之說皆嫌其死煞者欲以明卜筮之例也于六四程傳不復駁之者蓋于前三爻已發明其例則其餘可推故不復贅耳

潛室陳氏曰易之為易變易不拘也在聖人即作聖人用之在凡人即作凡人用之若乾卦只作聖人之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用有窮矣豈所謂易乎

訂疑程傳皆是舉大以見小欲人以例推之如孔子作傳皆就大底說而其為說又前後不一如乾九二象傳既云德施普文言又曰時舍也既曰時舍又曰天下文明後又就學問上說程子答或問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云云而其自作傳又却指定一人一事亦此意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訂疑此本義筮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此正旨朱子曰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解利見大人是天下利見大德之君也今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

本義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訂疑當云居天子之位以文言位乎天德故云然也龍飛在天便霖雨蒼生聖人在上便德澤及世故利見之

本義占法與九二同云朱子曰二五兩爻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梁山來氏曰如堯之見舜高宗之見傅說是也下如沛公之見張良昭烈之見孔明亦近之

訂疑九為天子者皆當親賢如必有九五之德則上无堯舜下有大德之人皆无用矣且使庸主无下賢之心而泰交元日矣孔孟周流天下九齊衛趙勝之君皆見之亦不必大德之君也但非大德之君則不過虛見之而不能受其利故朱子云然諸者須善體會之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又與占者相為賓主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為利見陛下也此說最好所以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于二五皆曰剛健中正九五以天德居天位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謂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訂疑八純卦乾全于九五坤全于六二震全于初九巽全于六四坎全于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二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又與占者相為賓主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為利見陛下也此說最好所以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陽極于上動必有悔訂疑本義動字悔也動字來繫辭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不動何悔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凶咎悔吝皆宜靜不宜動也

朱子曰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須慮其亢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于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如當堯之時須交付于舜否則堯之

後天下事未可知○白雲郭氏曰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蒙引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日而歸相印其庶幾乎非苟知之者○訂疑以上數條教人處亢之道皆吃緊為人處然君臣之說亦舉大者以例其餘也○

蕭陽張氏曰天地之道以六陽通相往來生成萬物而无窮也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而推之苟不能窮上返下以知變是之為亢非久而不窮之道也○訂疑此就卦氣上說○

梁山來氏曰龍之為物始而潛繼而見中而躍終而飛至秋分又蟄而潛于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若復過于此則亢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訂疑坤雅云龍秋而降則蟄寢于淵愚謂此乃以一歲之時論龍之大出入耳其實龍之為物見躍飛之時甚少潛淵之日最多自秋分至春分固是常潛自春分至秋分時飛時潛變化不測則潛見躍飛元等象皆在春分以至秋分時取之不必如坤雅必秋而蟄始為潛也○精確之至前人未○貴見及○

通論雲峯胡氏曰乾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與占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旡咎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訂疑以終日與夕作占中之象余已駁之于爻辭下○雙湖胡氏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為父為玉為金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紛紜之多端也

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技術○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訂疑景純死于逆數正所謂得正而斃不以為凶者也文中子亦目以亂常大非確論○程氏引之何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程傳元為首則吉也○訂疑猶吉不為魁此占法也另一義即本義解牽羊悔亡之意又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此言剛尚不妨但以為物先則凶也○語錄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訂疑似陳嬰母告陳嬰之意以之釋无首全不合○或

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朱子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其解易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如羣龍然龍之剔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只是要剔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然若說為天下先便是人主方用得以下便用不得恐不如此訂疑程子謂為天下先者非指人君說猶云君子之于天下也其天下字原活被朱子解得死了程傳多意圓而語滯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小象天德不可為首言太剔不可為物先无以大剔爭勝凌人耳如程子之言既欠分曉

而朱子又解得欠圓首出庶物何以云乎

程子曰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

云云至即此占之○歐陽氏曰乾坤之本義言凡筮得陽爻者用九六何也曰乾又七九坤又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朱子答扈士朋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為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窃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就此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見其一隅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本義剛而能柔吉之道也○蒙引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末述其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遠好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于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非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此說與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為陽之類亦有相發明者

故並錄之

洪大法曰君道貴剛又不可純任剛不剛則隳惰姦萌見謂柔道而遇敝俗宜也骫奸純任剛則慘礉操切見謂苛政而制悍民宜也激亂剛以柔用粹乎不見其剛如見羣龍无首者則善

用其剛而不過矣故吉見凶是學人見之

訂疑揲蓍者陰陽老少畫爲口一一又以別之不知始于何人此必後人所爲也觀用九用六之文則知聖人畫卦止一奇一耦揲蓍之際遇老陽則止書一九字遇少陰則止書一八字遇少陽則止書一七字遇老陰則止書一六字而已无口一又之別也且此四者之畫全无義謂而人皆因之非也

象曰

本義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倣此

程傳卦下之辭爲彖孔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梁山來氏曰乾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彖之傳也故亦以彖曰起之

訂疑程傳來氏皆不見古本易經故云彖曰二字王弼所加乃今易非古易也朱子依古易作本義其卷之三下低一字立彖傳上三字又一行低一字釋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此段傳字方有所指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蒙引曰專者乾成形之大者訂疑所該尚廣當以說卦傳廣八卦之象者推之如君父金玉之類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

朱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之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知之端訂疑此偏言也若无惻隱便无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謝上蔡言讀史能成誦程子曰是死物喪志謝面赤程子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正此意也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此專言則包四者也又曰若能知得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便是偏言則一事者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蒙引曰專者乾成形之大者訂疑所該尚廣當以說卦傳廣八卦之象者推之如君父金玉之類

本義元大也始也蒙引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无始字

意也此以有萬物資始句故兼言之乾元之大亦于萬物資始處見之

本義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蒙引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云也萬物之生長收藏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往云于物上見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萬物從何處資之以始耶曰天之四德默運于冥漠之中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雖其机之所動耳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机之

所伏也故其机發動之時一段滋潤之氣是得于乾之元至其露生之時則得于乾之亨既而得其利而向于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也而天亦莫之為也蘭氏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如人之有元氣人之生由于地不知天以乾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

本義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訂疑朱子語錄于程傳詳之蒙引物云各具一太極自其資始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渾淪全具而所以亨利貞者悉已該載于其中而无遺矣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此即四德之循環无間者也

梁山來氏曰資始者无物不有也統天者无時不然也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此乾元之所為大也

飛航講意乾天也元亨利貞其德也天德始于一元大哉乾元乎其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者乎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則其生之始也生理一動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生氣一動萬物之始其形者資之然豈但始乎物已哉自動至靜自通至復皆一元之流通貫徹其乃統天德之全乎莫衆于萬物而元始之莫大乎天德而元統之元之大也何如

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氣中

○洪大法曰、始亦氣之始○不過生意萌動耳○若畧涉于形便是坤之資生了亦不可分理氣○天地間止一團元氣運流○有氣則理便具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蒙引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嘆起下文之辭○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以萬物資始例看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于中流形者呈露于外○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程傳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語錄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或問程易是說聖人明之耶、抑乾道明之耶、朱子曰、此處說得髣髴○但遺書一段明說人能明天道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以此語証之○可見大明者人能明之也○

雲峯胡氏曰、一爻有一爻之位○各有一爻之時○六位時成○泛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畫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故孔子首于乾彖發之○吳臨川曰、時之為時莫備于易○夫子于六十四卦彖傳○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替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終于未濟之既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時之百千萬无窮○而吾之時其時者一而已○梁山來氏曰、大明者、默契也、終謂上爻始謂初爻、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觀下句六位二字可見矣、六位者六爻也、訂疑不如胡氏云泛指六虛○六虛指初二三四五上言○六爻則指九與六言矣○時者、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之時也、爻有定位、故曰六位、繫辭傳兼爻與位言○此彖傳專指虛位言○原

不同來氏見未徹○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六十四卦皆然○解者當將此二句且泛就六十四卦先說一番說完○然後渡入乾卦云、如在乾卦則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乾卦六位各以時成在初時則成潛位在二時則成見位也知其如此○却時乘六陽以行乾道也○本義即元也終謂貞也○云、全不用可也○

東萊呂氏曰、乾之六位自古至今○隨在各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不見耳○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之物之中六位歷之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訂疑此以六位時成就人事

上說不就卦爻上說蒙引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流宇宙之間足供人用而不窮只此乾之六龍亦无日不周流于天下天下之人隨其分位用之皆无欠缺者也

程傳卦之初終乃天道始終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程子曰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當天事前疑傳時乘六龍句未分曉雲峯胡氏曰大明是知御天是行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朱子曰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非始則不能成終此如循環之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又曰六爻之位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上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蒙引時乘六龍豈必潛而後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六者之時出爾或有終身潛而不見者或見而居潛之先者或有終身惕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先者豈得拘四德之流行哉

訂疑本義雖不如程傳然猶渾淪至于語錄初九二之半謂元之說則割裂牽強甚矣此必一時未定之見

蒙引此是說有位聖人事聖人雖在聖人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密處此便是時潛而潛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于兢惕葉曰思患豫防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而發因時而動者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禹之時與凡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便是御天則是聖人身常御乎乾之六龍六龍常出沒于聖人之一身矣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无轍迹也乘龍御天只是時中

本義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蒙引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底若到利貞之時天下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是聖人之功業結果成就處故為聖人之利貞也洪大法曰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不過一時之運而因見六位即此一時之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諸南面聽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彼資始流形之化皆在我矣此聖人以天道生萬物者生萬民而開萬國咸寧

之基者豈不足配天之元亨

蒙引一說聖人得天位行天道則是達而大行者故以為元亨此說似更明白然非正意訂疑此是正意與本義聖人得天位行天道之說相合蒙引前亦云然茲復謂非正意何也又曰小註朱子當天運之說他當御天二字是也而與本義不合訂疑程傳曰當天運程子語錄又曰當天事本義曰行天道三者一意皆解御天二字何云不合乎恐蒙引誤以當天運為得天位故曰不合也窃謂本義云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蓋六龍（本義細心處）中有飛龍故以得天位貼乘六龍行天道貼御天致太平貼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二句申明乾元資始之義變謂後来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改謂之為化程傳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付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訂疑用疏意變化字且只大朱子曰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彦陵張氏曰變化四時俱有是也○演緊恁地說用程傳意○

乾道變化就天道本體默運元亨利貞推遷代謝上緊說不可以變化二字作變為元亨化為利貞也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本文言以美利言天下不言于利来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蒙引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物猶乾道之變化也亦將以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亦將以萬國咸寧為聖人之貞而不為慾利乎愚意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定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大和乎訂疑保合時候最長自流形以至結窠之後无非保合時也（脫落可後種而生矣俱在內）蓋資始无多時所謂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也流形與保合相為後先時候俱長久但流形後保合而保合視流形又久也且本義云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

蒙引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殊不知各正性命是成性時節若資始流形猶是總善境界訂疑資始流形相去无多時才資始便流形才資始流形便已各正性命了非資始流形時尚混淪未分到正秋時方分別各正也如蒙引云流形時尚屬繼善則流形猶未着于物矣奚可也蓋繼善成性與資始流形各正保合之說原不相妨在繫辭傳繼善屬資始則不言流形而已無亨字在內矣成性屬各正則不言保合而利貞已在內矣不似世儒區區立定春夏秋冬以為元亨利貞之界限而牽聖人之言割裂以殉其說也若必

分配四時四德試觀萬物之生固多在春而流形亦不必在夏也遂與成又皆在七八月間且有當夏時而已成者矣其必至冬而成者有幾哉聖人說理只是畧言大槩必截然分明須如程傳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又如本義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寔貞則寔之成也方為分明而聖人作為彖傳與文言所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云云至不言所利大矣哉又何嘗拘拘然也蒙引通書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只言各正性命則該了保合大和矣朱子註云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寔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亦只見得是得于有生之初何也蓋通書本文是就天與人物一賦一受之交接處說也訂疑虛齋知此又何疑各正是資始時事之說哉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殽迨至生意各足无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大和也說得好或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是謂向日得于有生之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全于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大和之後耶此說足自正前說之誤

本義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蒙引此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所謂一物元来有

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訂疑卻于詩以人言此借来指植物說

訂疑本義元所不利朱子之意取以釋利貞之利至釋文言不言所利却又曰不言所利者貞也前後自相矛盾不知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云乃贊乾元之大爾非復釋卦辭矣窃（案文功臣）謂此處本義元所不利四字刪之更好杜光本曰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四時俱有與他處變化字不同也至精无弊非疏傳可及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傳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訂疑此亨字乃借為韻脚以叶上下宗從寧三字爾非以為元亨之亨也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本義聖人在上云云至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蒙引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繫亦非輕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以及人矣故云猶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權虛位而已哉

梁山來氏曰乘龍御天乃聖人王道之始為天下開太平至此則雖端拱萬民之上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而萬國咸寧亦如物之各正保合也乘龍御天至此成其功矣此聖人之利貞也訂疑上曰乘龍御天似有為也此云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蓋本繫辭傳蓋取諸乾坤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言也可見聖人乘龍御天无時不然乾道變化亦无時不然但行其无事則乘龍御天與首出庶物一也○洪大法曰首出庶物引起下句當乘龍御天時張弛卷舒為民生計者已无不周此不過垂綃端冕以聽天下之自治而萬國各遂生復性一萬物之各正保合也訂疑首出庶物即在乘龍御天時猶乾道變化即在乾元資始時也

朱子曰首出庶物須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訂疑此以首出句無德位言另一意也○蒙引首出庶物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二字內中庸註曰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聖人主德明矣

朱子曰這卦大槩是說聖人得位底訂疑正肯若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亦不妨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若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垂教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此說欠平寬不必然也

本義其以聖人而言云云至並行而不悖也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釋卦辭而取其大者以例其餘也○又曰凡象辭象皆押韻訂疑古本易經彖傳象傳韻皆可叶朱子所依以作本義者也

象曰

疏十翼之中第三翼○

訂疑象曰二字王弼所加朱子本義原本削之○低一字立象傳上三字其本義又作一行低一字書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訂疑本義此條須如蒙引總作一句讀若稍頓作數句讀則周公所繫之辭句竟似以象傳為周公所作矣

蒙引卦之上下兩象為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為小象言今人多解不通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乾下乾上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易蓁以贊卦象故曰大象以贊爻象故曰小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一　正誼堂

疏此大象也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故謂之象象在象後者象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在象而不在象訂疑疏所謂象象皆傳也繫辭傳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此疏之所本矣蓋謂孟子集註人能亦可稱自強不息矣○飛航講意人得天之理以成性亦未始不健凡人私勝志情則失其健矣君子克其情欲之私勝其妄安之氣則合動靜貫終始其純亦不已亦如天行之健矣○洪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二　正誼堂

大法曰天行不已天之所以為健也君子乃聖人之通稱克己勝私工夫已在前此是養成地位安可看以字為着力本義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乃是勉

然、訂疑然當作人不可用出、此自正說但朱子補此一句乃是他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吃緊為人處

訂疑以天之高且遠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而天行一日一周且不知其幾歷元會運世而長；如此人生其間百年之內情勝志惰一日之近一事之細且或作或輟不能要其終一室之內四境之中且此疆彼界不能周其謀軌曰成位其中而仰焉不愧哉獨堯之兢；舜之業；禹之孜；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武之孰競孔子之憤樂忘老顏子之語曷不惰為能无愧于天爾大象傳總是言六十四卦之理造化有之人事有之所謂盡前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原有易也如乾、在造化則為天行在人事則為自強不息如坤、在造化則為地勢在人事則為厚德載物餘卦倣此總見易道之乾也而與天相當矣諸卦倣此自強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以下謂厚德載物等又是人事中六十四卦象也

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皆夫子所自作發前聖所未發仁山金氏所謂辭簡義精體明用切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者也故余謂當與伏羲之卦象爻之辭並列為三不當與象傳小象傳同例而觀矣蒙引云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胷中義理无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君子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之象也

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又夬大象蒙引云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強不息是以在人之乾言坤之厚德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

大象之例有二有順而相準者自強制者作事謀始儉德辟難振民育德嚴用晦而明同而異反身修德懲忿窒欲永終知敝享帝立廟是也

諸大象傳中以字朱子訓法諸儒訓用其實只是閒字君子見成已如此而後來學易之君子其當如何取法取用意自在其

中矣或曰乾九三本義君子指占者言此大象君子何不可就學易者言乎曰大象中有言先王者豈亦指後學言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訂疑潛當作初觀上句陽謂九可見雙湖胡氏曰小象于乾初曰陽在下也于坤初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蓋以六十四卦之初爻為諸卦之通例訂疑下之一字以下爻為初也下字從上九上字生出陰始凝也始之一字明下爻為始也而上爻之為終可舉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周易訂疑

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所謂大人者以德非以位也

訂疑或曰龍見便有雲雨之施聖人見便有德澤之施愚謂在田者擬今日而言也既見則有不終于田之勢矣德施普與天下文明皆以既見之後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之後德辟難爾小象有逐句釋之者需初九小象是也有單舉上句而寔兼下句釋之者此及下文終日乾乾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蒙引孔子何為獨許其進周公何為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周則孔子失于迫促矣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于狐疑矣大抵進无咎是承或躍在淵非決其疑也訂疑以文言觀之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其決之者凡三或之者疑之也其疑之者惟一可見決之者本意也疑之者釋或字之義餘意也本義不必進也句特以足文辭或字之意爾其寔不用此句更好又嘗觀鴟鴞之詩曰或敢侮予或者疑辭孔子曰誰敢侮之亦決辭也大抵聖賢讀書前人所疑者可以

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程子曰往来皆由于道也○進齋徐氏曰反復往来必由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訂疑以上諸說看反復字道字皆重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訂疑復作覆音父此看反復字稍活與程傳及諸說不同○洪大法曰或曰道即德業反復即惓惓進修初无他意此解似无害○演曰道本无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片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今乾而又乾无一息停止反復是道而畢其无涯之量耳道上不肯虧欠所以履危无咎此會通文言數節而言極好

理決之如必彼疑亦疑若蒙引云何貴乎謀斷兼資乎
杜光庭本曰本義以可以進釋進无咎而又曰不必進也固以足
爻辭或字之意蓋亦恐後世以小象進无咎也句藉口而維持
風教杜漸防微耳○可以進而不必進文王是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訂疑造祖早反為也此鄭玄之說
本義造猶作也訂疑以文言聖人作之作解造字確而有據
小象以大人釋龍字以造釋飛字可見爻辭大人即指九五而
程傳所謂利見在下大德之人不可為正意矣

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訂疑徐氏與胡雲峯皆
以陰陽消長之理記另一意也以盈釋亢字以不可久釋悔字
此正意人知其不可久而防于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亦
陰陽消長之意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訂疑爻辭程傳云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遺書云天德不可
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
敢為天下先總言剛而不為物先或為物先而不以剛皆无妨

但既剛矣又為物先則不可也愚謂陽先陰後天下之正理古
今之通義也何云剛不可為物先乎剛不可為物先則必以柔
為物先矣于坤之先迷後得又不合矣此程說之難通處至此
節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全不可
解

東萊呂氏曰乾為萬物之首非有心首萬物也雖為首而寔未
嘗為首也老子竊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所以
致其先跡雖不為首而心寔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之辨
訂疑此重看為字未免穿鑿其言老氏之私則是而解不可為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訂疑上句全用程
傳之意下句以己意補之

訂疑天地人三才莫不貴陽而賤陰公序卦皆以乾為首何云陽剛不可為物先天下之人之事又
豈陰柔者所能統理而倡始者哉窃意非陽剛不可為物先但
慮大剛則折當以柔克之使之善用其剛也九為老陽老陽當
變為少陰少陰為八何不即曰用八曰雖曰老陽變為少陰不
過探蓍者別畫少陰之畫以為之卦而本卦老陽故自在未嘗

遂忽降爻也繫辭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指本卦之老陽老陰見在者而言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指之卦之老變為少者而言也本義當云太剛不可為首不宜仍程傳陽剛不可為物先也朱子曰六陽皆變有羣龍无首之象君子法之當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訂疑此亦陽剛不可為物先之說又明與象傳相左

訂疑朱子本程子之意總是說不可出頭做事恐孔子未必全教人避事如老氏後其身而身先之意也○朱子又說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按朱子此意

于見羣龍无首本義用之然象傳却又不用而用程傳何也豈為其與不可為首四字語氣有不順乎○後儒因此而有天德无首之說姚承庵曰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中間却自有時乘之妙蘊紫溪曰天德本无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也愚按二說本之張子厚子厚正蒙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然張子此段是說乾元統天之意而張子之說又本之老子老子未見孔子之傳其言別是一端張子姑取其偶合于乾元統天終始之意而引用之耳非正釋用九之義也姚氏襲氏因象傳有天德不可為首之語遂推為如環无端之說乍看似勝程朱然細思之只宜于象傳用之爾如象傳果是此意孔子何不以天德不可為首句用之象傳而用之乎

陽剛不可為物先○○○○○○○○○九也

文言曰

疏此是夫子第七翼也訂疑至魏王弼始增入乾坤卦而加曰字○

本義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訂疑本義原本卷之九下別一行低一字書文言二字无曰字又別一行低一字釋曰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云云○玩本義原本則文言二字乃是統稱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之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為文言也若加曰字于文言之下元者善之長也之上則文言是專謂此節而初九曰以下至坤天玄而地黃也之上○○○○○○○○○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程傳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于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訂疑末二句未圓○舊疏皆以此四句為天道○程傳始以人性發明之○而本義因焉○蒙引元亨利貞○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文言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見乾之四德元不在訂疑彖傳本義云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今按四德之說○文言始然○彖傳中何嘗分為四德哉○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七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乾道所包者廣○有在天之元亨利貞○有聖人之元亨利貞○有在人所具之元亨利貞○此則就人所具言之○訂疑以此節為就人所具言○本體說○與來說同○

蒙引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四段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為善之長云云必連天地之德俱說者非唯可見天人一理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通遂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物之理皆然也○訂疑朱子解釋經傳多從原頭上說來如中庸章句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用此例章句解天命之謂性修道以仁誠者天之道也益于

章句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用此例○
蒙引春夏秋冬○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他○其所以當不得元亨利貞者蓋蓋六合之間無時無處無此四段○大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年一成皆分此四段若拘于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无利貞矣
蒙引程傳云：分明以元亨利貞就人說可見本義前段之言訂疑指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等四句全是推究大理原頭之辭○不可以元亨利貞四字屬之天也四箇者也字聲氣自相喚應○豈容說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云云不成文理矣○元者善之長也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看觀中庸及孟子章句所引元者善之長也可見○

訂疑若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則利者義之和也不應云義者義之和也○愚按只宜如本義將元亨利貞四字懸空放在上面任舉一時一物莫不有此四段則元亨利貞依舊還是易辭隨聖人移來說在何處○天道也說得聖人也說得萬物也說得人性也說得君子也說得故于時為春特取象傳所及者而言爾若推之于月則為上弦以前于日則為子丑

寅亦可也○于四方則為東于五行則為木亦可也○于人則為仁（晉本義○細○楷）加一則字見此節呀重在人○○○

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洪大法曰品節所由著儀文所由秩。

訂疑亨于時為夏○萬物至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分明是就發見顯著者說如何云只在性體无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如何云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是說了三百三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蓋性之四德雖俱在內而禮義二者却須于發用上見得雖于發用上見而寔由性內流出○故文言一則曰嘉之會○會一則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皆就發見上說也一則曰義之和○一則曰利物足以和義○義之和利物皆就

制事上說也○試歷觀經傳中聖賢言禮義處○皆就發見上說○就性體元文上說者○即中庸言禮之德○亦只就齊莊中正上說○獨孟子以恭敬辭讓之心言禮○然一則就端緒之發見者說○一則就性之發于情者說○亦未嘗專言无文无體之禮也○蓋禮是有品節儀文底物事○若不把品節著見者來說○便无據了○但上節是縣空說箇理在此○引起下節君子體仁一段以見元亨利貞四德○不雜聖人有之即大賢以下之君子亦有之爾○

義之和也句

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或問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未親切○訂疑指程傳○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朱子曰義自然和不是分外又討箇和○

朱子曰義有箇分○如親長是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義當作分○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不謂之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利即宜也○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即所謂利○訂疑親長君臣父子等舉其例耳非謂義專在名分上○本義所謂得其分之和分字指

得寬一事一物莫不有分○演曰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和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推開便活○朱子亦未嘗指定君臣父子玩玉如二字可見○令人指定尊卑上下○泥矣○

蒙引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未為盡○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

訂疑嘉之會重會字義之和重和字○嘉之會會字如齊乎巽之齊字○

事之幹也句

梁山來氏曰貞有三義知也正也固也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者知此事理從兄正也弗去固也凡事或不能正或正而不固皆知不能及之是以不能擇而守之非是非確然不可移易者決不能貞固所以為知之事

朱子曰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知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應却无次序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本義以仁為體云云蒙引君子內而心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而心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出而我其仁之體以禮之條目至于三百三千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閑道理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

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長人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也

訂疑程子曰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君子體仁正程子所謂專言則兼四者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語立人達人本言愛之理也集註云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无間矣此言愛之理而及心之德也君子體仁本言心之德也本義云則足以長人兼言心之德而及愛之理也足以長人亦是義之和耳此只是

嘉會足以合禮

本義嘉其所會云云朱子曰嘉美也會是齊集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都輳到此故謂之嘉會訂疑此上節意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為便處三要好不特只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也又曰須是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乎禮也蒙引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閑道理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

以禮之條目至于三百三千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

利物足以和義

本義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訂疑利宜也朱子曰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如此則義在利之外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卑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焉至于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是義之和耳此只是

義中便有一个和
訂疑朱子駁穉氏之論甚是而其所自為說只是義中便有一
个和又似分義與和為兩層者乃禮之用和為貴之說也亦欠
渾融彦陵張氏曰利物利字即宜字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而
不相混亂即此便是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
得其安而无所乖戾之謂和
貞固是以幹事
東萊呂氏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錯
認朴拙為貞固爾不知疏通者雖取辦目前然未正不固終必

敗事故崔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本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云云梁山來氏曰事有
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貞固二字之義也訂疑
此處貞固字與他處不同以其要切智字故知也正也固也三
義缺一不可本義最確来氏前說固之矣至此乃遺却知之一
義何也
訂疑此節仁字會字物字貞字皆是見成字體字嘉字利字固
字却是着力字
杜光本曰知也正也固也貞字雖有此三義然却以正義作主

蓋知者知此正也固者固此正也故訂疑以貞
物字一例作見成字看以固字與體字嘉字利字一例作着力
字看
蒙引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知不鑿者乃能斷大事此
說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
演曰造化至冬時不將生理收斂凝固則春來發生不茂人心
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
或問四德一段朱子曰元者善之長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
四箇字極有力
雲峯胡氏曰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
和義由用以及理
訂疑四德在天道有之在人道有之在聖人有之在君子有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也元者善之長也人道也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也體仁足以長人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性之也君子
者或學知利行或困知勉行反之也故體仁節作用力看元妨

下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功一馬者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所謂及其知之成元亨利貞把乾字當君子

本義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

訂疑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

按文言所引止此八句四德者二句亦穆姜之言界限欠明又左傳以解隨今以解乾亦不同

本義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

建安丘氏曰古有是言非出于孔子明矣特孔子繫易之時訂疑繫當作贊見此四字所該甚廣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附于乾然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

訂疑此節皆性與天道之言周公而後非孔子无以及此特左氏引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辭爾而反謂孔子引穆姜之言誤矣歐陽永叔易童子問曾鞏及此而永叔謂左氏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雖甚愚者不為何其過信左氏耶○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其推為古語者何以穆姜淫亂之人見不及此也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訂疑繫辭上傳第七章本義云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第九章本義云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第十二章本義云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據子曰字皆後人所加之說則十翼為夫子自著矣據文言此章本義及繫辭九章本義則十翼本孔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者又按仁山金氏因繫辭之子曰或有或无或問或答或引或斷繫以繫辭為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于乾卦文言之各以子曰答問者則以為門人无所附會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是又以繫辭皆出于門人而乾卦文言有夫子之親筆與否不同也未知孰

是
杜光本曰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乃是文言之一篇故本義云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乃是篇中之一節故本義云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觀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二句是朱子竟誤以君子行此四德者二句亦為穆姜之言而傳者之意全揣摩不善矣

附陳　講語彖傳本義所謂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一

未盡之蘊也夫子恐後人觀彖傳但以乾之四德為天道之變化聖人之治平不曉此為性中之所有而自強不息之學或幾乎息矣故以人心所性君子盡性者言之元亨利貞一也在天道則為所性之始終自今觀之是元也乃人所得于天地生物之心未有衆善其理先具既有衆善其理无所不該（通一篇○兵○訂○疑○相○合）訂疑四句欠妥與乾之始物統天者一也是善之長也是亨也乃吾心自然之節文體之為齊莊中正而品節之由生出之為恭敬辭遜而儀文所由秩衆美由此總會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是嘉之會也是利也乃本吾心之裁制舉凡尊卑上下之間皆有其所各得其所而出于心之所安是利為義之和亦天道之所以利物也是貞也乃本吾心之虛靈知得道理透徹隨事紛至沓来把持得定是非利害攙惑不得凡事皆依之以立矣是貞為事之幹亦天道之所以成物也是四德也人皆有之而能行之者鮮矣唯君子知仁為善之長而以之滿腔皆是觸處即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非盡所性之元乎知禮為嘉之會而嘉其所會隨事以盡其美一時湊集經之曲之等之殺之則无一事不由于禮之中而足以合禮矣非盡所性之亨乎知利本義之和則以之利物物本有自然之利因其相安相協者為之區別使之各得其分則雖有區別實不相悖戾利為利原如此不足以和義乎是盡所性之利也知貞為事之幹則貞而固之寔見得是寔見得非唯一于正而執守不移无少偏倚无少摧撼萬事萬化皆依之以立矣不足以幹事乎是盡所性之貞也夫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則有以行元亨之德矣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有以行利貞之德矣在天之乾則元亨利貞為四德之行惟君子為能配天惟君子之行四德足以配天

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蒙引自不易乎世以下句〇皆是龍德之隱〇已也不成乎名凡一材一藝一欲出而成名于世初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〇訂疑不易乎世二句不可說韜晦斂德以乾卦非无道時也

雲峯胡氏曰樂行憂違即所謂用舍无與于己行藏安于所遇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十七　正誼堂

聖人事也〇訂疑蒙引從之

進齋徐氏曰樂行憂違最說出潛龍意思〇初九備聖人之德〇從容无礙〇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于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〇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于己陰之翕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〇訂疑就日用尋常間說極是如孔子之蔬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皆樂行也畏匡過宋微服而免即憂違也〇廬中庵亦如此說〇

本義乾卦六爻〇文言皆以聖人明之〇有隱顯而无淺深也〇朱子曰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也〇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謂自初九至上九漸次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位有不同耳德无淺深位有高下也

朱子答萬正淳曰易卦爻辭只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耳非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卦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惕躍飛亢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无淺深也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十八　正誼堂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庸信庸謹造次必于是也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〇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而閑其邪者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訂疑當以類推又曰閑邪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主敬敬只是主一也閑邪存誠如克己復禮作兩事是正義程子亦人閑邪之功有窒得力處皆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十九　正誼堂

本義常古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彦陵張氏曰庸字要
看德曰龍德則出神入變似別有神奇不測道理不知聖人所
致力者止修其庸言庸行而已○

本義无數亦保之意○蒙引在常人未免有厭數之時故有待
于保守之功文王敬常存雖未有厭數之時亦不忘乎保守焉
所謂做戒无虞之意訂疑不如云緝熙敬止程敬承曰閑邪存
其誠非謂待有邪而後閑也閑于无待閑存于无待存此至誠
无息境界

訂疑德博而化自程傳以来皆以正己而物正言之蒙引亦然
愚謂二時方見在田未遽得志澤加于民也正修身見于世爾
故下文曰時舍也其曰德施普曰天下文明乃既見以後事此
句對善世不伐當作大而化之之化說善者偏舉之一端德則
全體也博即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施普文明後日事德博而
化乃平日事當與庸言之信等句一例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傳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
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
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
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
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
地而无咎

訂疑程傳只要將進德修業分知行故
此費力蒙引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来又謂

道理須是寔見得又可見進德所重在知上蓋見得寔則胷中
自然有定力矣是虛齋亦以進德屬知上来知得是非端的是
朱子曰忠信只是寔其心之所發從知如此此心便寔吾心以為寔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
訂疑此似說大學誠意底事非此處正旨○蓋寔其心之所發○從
知上来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
程傳之說也○
本義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蒙引或問忠信恐只
是發已自盡循物无遠朱子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修

辭立其誠了愚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對心與事對故忠信全屬心信字只作以寔之謂此忠信把来對修辭立誠則全是內而主于心者

訂疑忠信雖云主于心寔兼內外該動靜至見于事者无不寔方專就事上說爾下文知至之而不但言知至已也倘專言知至之是進德之事然亦必兼言至之而无至之寔功德亦如何得進進德原兼知行知固是得于心者然必由于行而後其知益深故朱子他處解德字必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即孔子言崇德亦曰先事後得曰主忠信徙義皆不離行也董子

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見德業原是一貫事自其理明于心則曰德自其行成于身則曰業非德自德而業自業也蒙引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事俱着一箇心為之主唯心之所主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又曰須曉得德業是一貫事但有終始內外之辨即此見前者朱子之答或問為未定之見而蒙引德與業對云云為太泥矣○朱子亦覺本義有未盡者故下文又補之曰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是又以德業串說了

程明道曰忠信為基本修辭立其誠二句此乃乾道由此可至聖人也又曰修省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寔事朱子曰程傳內積忠信是寔心擇言篤志是寔事明道論修辭立其誠說得洞徹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誠便緩了

訂疑修辭立其誠明道作一事串說本義從之伊川作兩事平說按論語大學中忠信皆分解門人記夫子以忠信為四教之二是忠信當平說也則修辭立其誠平對亦可但串說較省事于理亦不妨然修辭立其誠與閑邪存其誠句法相類閑邪似克已存誠似復禮克已了還要復禮閑邪了還要存誠克已閑

邪是去其所本无復禮存誠是保其所原有則復禮存誠工夫又較容矣修辭是見于事立誠是涵于心則立誠工夫又較寔矣窃意忠信如持志是徹始終一事修辭立誠如養氣是隨時隨事用工夫忠信是有為已之寔心修辭立誠是有內省不疚之寔事

朱子曰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寔无寔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寔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空殼子放在裏面如何會發訂疑似以寔之謂信忠信所以為寔者如孝須寔孝孝之德方日進一日弟須寔弟弟之德方日進一日

不寔却无根了如何會進○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不同○專釋進字意○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又曰、忠信便是意誠○如惡ㇾ臭○如好ㇾ色○是事ㇾ物ㇾ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訂疑以上數條○皆是在見于事上說忠信○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不同○且如破釜甑○焚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

會進德○

訂疑將忠信二字如此說者○因下文有進德進字○故借勇銳之事相形○亦以項籍之破章邯○出于寔心○絶无計校利害之意也○學者進德○亦須如此○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正是如此○但无知至知終一段故不得為聖人○

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寔也○朱子曰、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脱空亂語○誠如何立○又曰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言之平易踈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意○

問立誠不在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訂疑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以異于陸也○外宜有制行一節○單言修辭不及○補出見于事者四字見修辭當兼○至于不誠言而立誠行可知矣○此之不寔也○朱子○子見得孔子言○制行似于修業之意未盡故○如繫辭傳○問焉而以言不及易○

問進德只是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朱子曰、修業居業○是一意、如逐日修作是修○常ㇾ如還他箇居字○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却須住居○修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只管日ㇾ恁地做○德、謂得之于心○業、謂見之于事○

本義知至ㇾ之進德之事○知終ㇾ之居業之事○朱子曰、忠信

修辭立誠工夫之條件也○知至ㇾ之四句工夫之功程也○忠信進德與知至ㇾ之可與幾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ㇾ之可與存義這幾句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ㇾ新居業是日ㇾ如此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子居業是據見成屋居之○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箇道理便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ㇾ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强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ㇾ之主在至上知終ㇾ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訂

疑○不字如ㇾ云改得精當○未到而要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到長安○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進當作幾○幾字貼着幾當作至○至字又貼着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當作終○終者只是這裏終○居當作存○存字貼着存當作終○終字又貼着居字○問至字終字其義相近如何曰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此句未明○至之是須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那到處兩箇知字却一般○遺書所謂知至ㇾ之主知也知終ㇾ之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未句有誤蒙也均一知也上却主

編第六卷

訂疑前乎朱子者○程傳曰君子之學如是云ㇾ○明道曰終日乾乾尺大小事只是忠信為宴下手處修辭立誠為宴修業處未

訂疑至之者未至于是求至于是也終之者既至于是即終于是而不遷也方有分別方與可與幾可與存義相切又與進字居字相應

朱子曰忠信修辭○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至知終○又詳其始終功夫之序○

訂疑本文所以進德所以居業○兩所以字○言其功夫之條件也○本義進德之事修業之事兩之事言其進修之功程也○

九四本義內卦以德學言○朱子答萬正淳曰乾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不是言先後修為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无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畧相近而不相似也○訂疑此因張子厚正蒙云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而云也○見經濟文衡前編第六卷

訂疑前乎朱子者○程傳曰君子之學如是云ㇾ○明道曰終日乾乾尺大小事只是忠信為宴下手處修辭立誠為宴修業處未

嘗以此主大臣言也後乎朱子者蒙引曰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卑也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雅進德修業者能之梁山來氏曰以之居上而不驕以之在下而不戚雖危无咎矣皆不指大臣說愚又按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君子終之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與此正同亦非指大臣言也今舉業家皆以大臣說非也蓋上位天子也下位匹夫也舉此二者中間包得許多等位今居下之上乃與時偕行中之一位爾何必定是大臣哉君子平日主敬之學无時而懈乾惕已自熟了即處危地在他人則以為危在君子則視為日用飲食之事直素位而行耳何咎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本義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訂疑本義此句當細看本文及時二字原指得寬兼傳曰六位時成見潛見惕躍飛亢无非時也文言曰時舍也與時偕行與時偕極見進退存亡得喪无非時也及時者可舍可行而不與之偕極也聖人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而時乘六龍以御天君子進德修業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或進或退皆可无咎在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者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文言曰時舍也與時偕行與文言微有不同文言欲及時指君子該得寬進特及時中之一端耳本義欲其及時而進指繫之聖人說及時單指進之一字矣本義加一其字有主賓之異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顏子當亂世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孟子曰同道皆及

時之謂也若云君子平日進德修業專為欲及時而躍則是王莽不足誅而杜太后所云吾兒素有大志果聖人之事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吳臨川曰同聲相應如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鷄鳴而衆雞皆鳴之類是也

訂疑同氣相求如牝牡雌雄各以其族相求之類

程傳人之與聖人類也況同德乎物人也訂疑聖人與民亦類

也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居高而俯民有不利見乎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曰動植之物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本義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仝　正誼堂

訂疑易之例以中四爻為有位初上二爻為无位故繫辭下于中四爻言同功異位初上但以初卒終始本末言之而本義于嗟嗑曰初上无位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未居君位愚謂世无聖人盡為天子之理若以未居君位為時舍則行者必為天子矣蓋雖見而猶在田則是時尚未遂得位爾非謂其終為時棄如井之初六也蘇東坡曰時之所舍故安于田從在田二字看舍字是也但其意又似終于田舍翁者故未為甚確爾程敬承曰既見而在田豈為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程敬承曰行事一隨其時○不息進修亦不息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仝　正誼堂

或躍在淵自試也

程傳隨時自用也訂疑亦及時之義以用字解試字○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訂疑與象傳本義同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程敬承曰歸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訂疑本義言未為時用今學者皆以為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疏乾字不可獨言故舉元德以配乾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訂疑元字原不重特帶言以足成四字句法耳疏謂以配乾字是也但云舉元德以配乾則意圓而語滯矣本義云蓋謂他卦亦有用九者卦中猶有陰爻不若乾之用九則陽之純而健中正純粹精也者自與他卦不同○本義亦不重元字蒙引與來氏重元字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訂疑見上○王臨卿曰上方云時舍此何以遽曰天下文明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二之德也德施普天下文明九二之業也夫子要始終盡德業而言以明九二之為大人故互相發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本義時當然也訂疑道不可須臾離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靜時乾惕也必慎獨非禮勿動乾乾惕也在此卦則潛見惕躍飛亢无時可忘戒懼而九三則時當惕而加惕也繫辭傳曰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也

臨川吳氏曰即行事之行亦進德修業意○張幼于曰无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際訂疑此卦上下皆乾此爻離下而上故曰乾道乃革○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革訂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在乾九四則為乾道乃革○

蒙引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于或躍之時亦為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訂疑本義未免辭費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此天德也非九五不足以當之潛見惕躍皆不足以位之今也飛而在天乃位乎天德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蒙引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言不著人也至于誠者不勉推本天則二字所由也○如

而中云：至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指聖人矣此云天之法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是天則于聖人見之矣剛而能柔天之法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无疆之上因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天之法也（登之曰見者于此可見之非聖人見之也

訂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杜光本曰天之法即天之道本義不曰道而曰法者以法字方貼則字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旨本義無）可見剛而能柔者以剛柔二字于聖人之體用為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疏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通諸物之始

程傳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蒙引方元亨時非元性情也）

但生意未足窒理未完故必至于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也

本義云：便知是以物言

問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發生時（此大槩言之耳說不得物）（都如此）屬如春時發生到夏時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收斂攝聚得意思但未堅窒受氣未足便種不出故須到冬方成（人到秋冬時）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剝碩果不食正是此意）于此見得生不窮之意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而已矣

訂疑朱子答問有兩意前半解文言正意後半是元之統四德（按萬物之成（大率在季秋之時）不必盡至冬也）四時言則當以春夏秋冬配之若就萬物言只當以生長遂成配之（時）（俱）（有）不必復拘春夏秋冬也

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朱子曰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時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个有一个性情

訂疑此兩條乃周子通書之義乃繫辭傳繼善成性之意（程）（未）非文言正旨（在）（天）觀彖傳云萬物資始品物流形曰萬物曰品物便見得一个是一个了豈有元亨時尚屬渾合至利貞時方分析之理（服）（定）（无）（下）

如春初種百穀發生出時黍稷自是菽粟方萌芽甲拆農夫已可辨之矣何云到利貞處方一个是一个蒙引辨之極是程子曰利貞便是乾之性情以物言虛齋曰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未必皆定說也信然

建安丘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亨利者乃其間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

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于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彖傳分而二之也元亨貫萬物之出机也生意發見于外利貞萬物之入机也生意斂藏于內○蒙引始而亨亨者固此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亦此乾始之所成就也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云大矣哉○孫質庵曰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四德屬乾不屬物曰始而亨曰性情聖人教人在物上認出四德來○姚承庵曰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即此一而字推之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起元曾何一息之間斷

訂疑始而亨之始字即彖傳萬物資始之始字性情即彖傳各正性命之性命字彖傳言萬物言各正此不言者省文也易性命言性情者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情者性之用有命則有性有性則有情錯舉之互文也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疏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

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止一事而已矣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寔此利為无所不利也

訂疑疏以乾始為一句能以美利天下為一句不言所利大矣哉為一句大矣哉似專承不言所利者末云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又是以利為一義貞為一義也例推之此始為元所不始亨亦无所不亨故統贊之曰大矣

哉又似大矣哉為通承一節者○此程傳本義所取裁也○以四德合為二件又推二件分為四○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元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訂疑此以乾始貫能以美利天下為一句勝疏意○杜光本曰程傳不似疏與本義以元亨利貞牽強分貼頗覺可從但大矣哉句不以為贊乾元之大而以為贊其利之大便與文言意旨不合○明道曰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訂疑不有其功此句解不言所利極好而又補長久不已句釋貞字則贊矣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訂疑本義參用疏與程傳之說而以不言所利為釋貞字亦贅雲峯胡氏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即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于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贊之只看開口獨說一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訂疑此特承彖傳首贊乾元之大而申其意耳乾始者乾元也萬物資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皆由于乾元而然是乾元能以美利天下也而却不言其利物之功故曰大矣哉即彖傳大哉乾元之意但彖傳先贊其大而後言其所為大則先述其利物之功而後贊其大耳美利者乾始之所有也利天下者乾始及物之用也不言所利者乾始之不有其功也此三利字皆非卦辭中利字乃繫辭傳中所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乘時以濟不通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自朞之利萬民以濟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諸利字爾諸公只因卦辭中有一利字遂輾轉支離如此聖人解經有詳有畧不必一一而釋之況上文已解全辭此節專贊乾元則亨利貞三字皆不必復贊矣且如坤卦辭繫彖傳既詳釋之至文言但參數語不盡釋也蒙引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斂却神功寂若无也便見貞意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也以此語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蒙引以斂却神功寂若无、解不言所利、欠確、又曰便見貞意、督矣。至乾始能以美利ㄩ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云ㄩ、尤○附會之无謂者

梁山來氏曰、元為生物之始、以美利ㄩ天下、其德業亦盛大矣、使造化可以言焉、則曰此其之美利也、今不言所利、人不得而測之、訂疑此說大意亦好、但其語意有似造化特不能言爾、使其能言○亦言所利矣○

說統能以美利ㄩ天下、而斂却神功寂若无、未嘗言其所利、乾始之功用如此、其大為何如、又曰不言所利、即當貞字、蓋歸根○復命、默而成之也、只取含藏之意、

訂疑此亦蒙引之說○按斂却神功寂若无、乃前賢咏冬時之句○今引此以証不言所利窈恐其意猶指不言為冬為貞也、李氏裏肯折之曰若以歸藏為不言、彼資始流形、天何言哉、折得倒矣、或問天原不言而以不言所利贊其大、不亦贅乎、曰、四體不言而喻、四體豈可以言哉、古人立言、只取大意、不以文辭害之可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疏此正論乾德○不兼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純陽

剛健○其性剛強○其行健勁○中、謂二五也○正、謂五與三也○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訂疑不失諸卦象傳以卦德卦體釋卦名之例○

趙汝祺曰、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雜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訂疑就卦體取○不以天道言○

本義剛以體言○云云至純粹之至極也○訂疑如他卦名之例○乃正肯也○節齋蔡氏曰、通指九五言○

本義或疑乾剛无柔云云至末、訂疑是以此節通上文就造化說、非也○愚謂此段剛之可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疏案畧例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形躒好靜○註歸妹九四是震體○是形躒也○悠期待時○是好靜也○質柔爱剛○註履六三兌體○是質柔也○志懷剛武○註履六三兌體○是志懷剛武為于大君○是爻剛也○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四句是畧例之辭、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發散旁通萬物之情也○又曰、乾彖六爻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此是疏畧例曰、陽之

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二句是畧例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俱陰俱陽為无應此其六爻之大畧其義具于繫辭此畧言之畧例不止此疏特舉其一二端也

訂疑大哉乾乎其解雖似專贊乾其實是贊聖人體具乾德也

訂疑說卦傳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繫辭傳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皆發揮旁通之意以此卦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發其例其寔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大哉乾乎節統言此析言之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中溪張氏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為乾之雲雨訂疑乾當作天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

雲峯胡氏曰曲盡其意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一爻而言也

訂疑按乘龍御天而致太平之盛非九五一爻不足以當之但文言明言時乘六龍則必兼六爻為是

蒙引六爻節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上文每條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六爻發揮可見只為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之六位時成也

訂疑大哉乾乎其解雖似專贊乾其實是贊聖人體具乾德也

六爻發揮節則形起聖人之用蓋乾元者三節以天道明乾之四德申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其發明卦辭已畢矣大哉乾乎三句則全用彖傳之文天下平也句申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二句申六位時成句時乘六龍三句申大明終始句六爻發揮二句申六位時成句時乘六龍三句也

當與彖傳一例看但彖傳則首言天道之元亨而後言聖人之元亨又說了天道之利貞而後言聖人之利貞天道聖人相間迭而言之此則說畢了天道之元亨利貞而配以聖人之元亨利貞其文法段落不同爾觀此三節以精情平三韻相叶為一段其為通言聖人可知○文言首節言君子行四德而終之以故曰乾元亨利貞以乾字當君子也此一節先贊之曰大哉乾乎云云而繼之以聖人之四德又以大哉乾乎乾字當聖人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問行而未成朱子曰只是事業未就

訂疑本義拘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意故為行而未成句周旋如此說不知聖人釋經无定例豪傳以天道聖人言乾之元亨利貞矣文言乃以人道君子言乾之四德文言第二節以聖人釋九二矣第六節乃以君子之學釋之在初九文言第二節以聖人言之第六節亦不妨以君子言之其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蓋正如顏子在陋巷時其于聖人猶未達一間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云云朱子曰學聚問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進齋徐氏曰德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衷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學聚問辨者

常見其與心為一矣仁者心之全德德至于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訂疑說仁字大了與聖何異生知安行者性之大人學知利行者反之大人文言此節明是由學而入者徐氏又泥本義聖人明之之說將仁字硬主張作聖字了

蒙引仁者當理而无私心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于理決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訂疑正疏說之誤

梁山來氏曰學聚問辨致知功夫寬居仁行力行工夫寬仁優游饜飫勿助勿忘俾所聚所辨理之蓄于我者融會貫通无強探力索凌節欲速之患也

訂疑文言第二節釋九二言其已成之君德也時舍言其尚未得位也天下文明言其既見以後之大業也此節言君子由此四者亦可以成大人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之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節齋蔡氏曰下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訂疑此易之通例

訂疑文辭乾惕本為危地而繫也象傳與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皆以主敬之學為君子之常事原非處危而然能如此則雖危而无咎矣至第六節文言始以爻辭正意言之謂爻繫乾惕者正為三處危地不得不然也又君子本義指占者言文言以成德之人言亦不同前此皆泛言此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方是以大臣言矣讀者宜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以孔子之說並不可以孔子之前說為孔子之後說也

蒙引重剛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剛不得其當不當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訂疑與小象本義同蒙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吾將仕矣之將且然而未定之辭只是解字云耳

訂疑爻辭重躍字或字意輕言占者當變革之際或不得已而進如龍之在淵而躍亦无咎也蓋變革之事非得已者故繫辭者加一或字疑之也周公之意也今文言云是九四自疑之非爻辭本義○繫辭傳說卦傳皆以三四爻為人位此又曰中不在人未詳象傳與文言前三節皆以爻辭本義解之此獨就或字發爻辭外意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疏莊氏云謂覆載也釋天地句○程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後于天而能順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則人

剛而剛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九四重剛而不中以人事言是用剛不得其當不當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訂疑與小象本義同○蒙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吾將仕矣之將且然而未定之辭只是解字云耳

訂疑爻辭重躍字或字意輕言占者當變革之際或不得已而進如龍之在淵而躍亦无咎也蓋變革之事非得已者故繫辭加一或字疑之也周公之意也今文言云是九四自疑之

與鬼神豈能違也○程子曰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吳臨川曰天地以理言○朱子曰天地以形言○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便只是以形而下者言○訂疑經傳中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者多矣而易傳中更多即以此卦彖傳文言言其合德者証之足矣○

疏謂照臨也○說統燭遐明微也○釋日月句○

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釋四時句○訂疑此太拘聖人之序原无一定之時

疏若福善禍淫也○說統禍福无爽之謂吉凶在貴善罰惡上

見釋鬼神句訂疑善不善必先知之知幾如神亦是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云云至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訂疑此一段言其合德之所以然亦如大象本義之意先天不違云云至奉而行之朱子曰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羅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此是本義意又曰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髮也此在感應上說非正旨
蒙引如設網罟制耒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而于理無悖者先天事也
況于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為下句況于鬼神乎說不去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同可見其非為利見之人設也
撓言大人之德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質之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无往而不合矣
本義曰紆謂郭子儀曰云云至未

訂疑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郭子儀免胄挺身往說回紇諸酋長大喜曰寧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按郭令公唐之純臣引之以証九五之大人恐非其倫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程傳至于元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元也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云云至以避害者也○朱子曰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閒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任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而易明彼以元致悔者往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无物原不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規避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數計知進退存亡不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聖人自是大網罟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

日月四時之神代鬼神之屈信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此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天下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只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總之中不著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

訂疑吳氏切〻說半日只說得一箇聽命絕不知處此還有許多當盡底道理在如文言說知進退存亡便說不失其正中庸說素位而行便說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如孟子說人待我以橫逆便說三自反說得之不得曰有命便說進以禮退以義曰天壽不貳便曰修身以俟之曰莫非命也便曰順受其正此聖賢學問異于老莊康節先生看得數明而程子終不肯問他也

棗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坤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引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違其于天下何行而不得訂疑循物不如循理故亦有大通之理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演曰人誠至順料他力量能為職分當做得事去為去做究竟可通達无礙

註馬在下而行者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案牝馬是至順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上下義反者上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西南坤是陰也今以陰詣陰為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貞吉

訂疑註疏以牝馬為至順則卦辭何不云牝牛不如程傳健順之說其西南東北之象傳而程氏所宗也

程傳牝馬柔順而健行訂疑本義宗之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句盧伊川只見象傳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云非也

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西南陰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訂疑註疏傳自先述後得以上主人事言是也主利以下言地道非也卦辭本義原主占者又曰乾元亨利貞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曰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利是虛字本无四德底意思彖傳中方有之又曰乾元亨利貞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曰利牝馬之貞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蒙引若牡馬則全是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

訂疑若曰守得柔順堅確終是一于柔順何又曰健蓋順而健本是兩義大抵陰柔之人順是易底但多委靡詭隨而全无主意所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故順矣而又要健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者是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述其論剛柔之義曰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不義詘孫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愚謂子道妻道莫不皆然本義釋文言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亦是此意何于此而云云乎蒙引牡馬牝牛之說足正註牝馬順之至也之誤要非順外有健云云則又同朱子柔順堅確之見不可從矣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無得陰故元亨不利陰半用故得于西南喪于東北先迷後得主利亦然訂疑此是反言陰陽之大分凡物之禹乎陰陽者莫不如此而人事在其中矣非謂此段指造化言也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大抵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蒙引先迷後得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言任己先物則致迷居

後從陽則不失○訂疑若占法則就一事之首未言亦可○
又曰但言主利便見不主義矣○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當
家是也○訂疑既以利對義言○如農工商賈等求利之事也如學
者祿仕亦是○胡氏及近儒皆以義為斷制利為順利說不去○
演曰後得有明誘之以為後者○謀不若人智○才不若人勇○不先
人而用于人焉○有潛處之以為後者○有智不敢自用○有勇不敢
自專人為功而吾為集焉○訂疑此力量職分之說○
盧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訂疑據
註是指坤位西南解卦本義利西南往得衆也謂九四入坤躰

亦從之則龍氏之說亦有理○蓋本後天卦位也
本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訂疑似指後天卦位○安順之為也○貞
健之守也○分言之○從彖傳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此卦辭正旨○
雲峯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
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
也○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也○坤但得
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安
貞分而言之○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
占例一卷○錄之卷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天亦至極○包籠于地○非但至極○又大于地○
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

心王室之諸臣○及宗周之諸國也○東北喪朋○謂三監淮奄諸叛
國也○君子指占者言○有攸往以下○謂占出行者○先則迷○後則
得○而其行也為謀利之事○又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也○
本義正如此○世儒將占卜事盡行抹殺○專言道理○遇此等處○便
支離附會來說○殊失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愚得汪氏所性
占例一卷錄之卷首

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曰資生、訂疑專說乾坤而不言元、夫首程傳亦然、○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訂疑如疏、○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要時間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訂疑二始字便切、元字蒙引云、生者形之始、始字細看、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代之、便不可、

梁山来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為也、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疏言无疆者、其義有二、一是廣博无疆、訂疑是橫說、正旨一是長久无疆也

程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无疆也、訂疑本義本此、

中溪張氏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无不載于坤者、厚為之也、訂疑亦橫說、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也、即乾之不息也、直說、皆本疏意、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蒙引坤有四德、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无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合于无疆者也、或于亨言亦可、或于元亨利貞言之、皆可也、如聖人之德、該仁義禮智、稱聖人者、或只于仁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于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為舉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然光大自含弘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訂疑此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乾元已然、蒙傳以元德統天、故釋利貞處、亦本統天之元而言也、○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如乾卦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行、正以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

唐凝庵曰、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訂疑此即大象本義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傳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訂疑傳與本義皆順蒙傳本文而釋

本義言利貞也至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
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自分明後面幾句无
理會
訂疑或問依卦辭本義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為
一節以釋利牝馬之貞之義自君子攸行以下先迷失道後順
得常當為一節以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不知彖傳何
以如此分截而程傳本義又如此解之竊謂當以君子攸行句
爲下解則與卦辭一例何如曰卷首朱子圖說曰有文王之易

有孔子之易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
文王之說也又乾卦彖傳本義云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若
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孔子作彖傳率用韻語相叶
今既以君子攸行句押韻則是孔子當日偶見得君子當法坤
道之柔順利貞而故作此解耳非卦辭本意學者即當如程傳
及本義所解而以君子攸行截屬上節讀不必復頗卦辭之說
也本義所行如是二句直當刪之耳
問君子攸行朱子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貞
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
慶矣訂疑此申卦辭本義之意
訂疑若依朱子卦辭本義截君子攸行句屬下文此處亦儘可
用但彖傳此處每二句為韻以君子攸行屬下文則上節少一
句下節多一句不成文體矣
彖引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
物意何也曰此柔順利貞即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又曰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
傳以利貞為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云云斷自先迷以下為
占

訂疑孔子作易傳不似後人講說定要前後一例如乾彖傳以
元亨分說至利貞則只籠統說了坤彖傳亦欲如乾彖傳通分
四德故于元亨處亦分說得明白但利牝馬之貞於地道生物
處有難說者故舍曰地道而姑言人道以君子攸行承之耳

訂疑此亦從疏說與卦辭同然就坤道生物之功上說則不成理解矣坤道生物豈有先後之得失西南東北之向背朋類之得喪乎又豈吉慶之可贊勸乎

平菴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

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訂疑就地道推開說○便有理矣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無陰陰不得無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訂疑此當于卦辭言之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朱子曰東北非陰位陰柔至此自立脚不得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于東北則必反之西南是終有慶也訂疑不知如何反之西南彖傳中本无此句而忽然補出蓋孔子既反經而朱子又反傳也不若程子各以本文消息為妥

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却健○故後得而有慶○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蒙引此非定說依本文牝馬是一物順而健是一意其柔順之行健故後得而有慶也訂疑蒙引的是要非順外有健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之意

牝之柔順故先迷而喪朋以非順故也非謂以

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朱子曰是如此○訂疑越常過分底事即陽剛也做不得故曰亢龍有悔

蒙引迷錯也道路也如陰陵失道之道先不正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朋俱是不利之義不只失理而已失路不必拘上在道路只迷錯便是失路直貼迷字猶乃與類行貼得朋字○訂疑此數句玩卦辭承君子有攸往來自宜就出行上說故本義西南得朋二句上各着一往字

說統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訂疑如卦辭本義安順之為貞健之守之意蒙引乃見天則段可參看

建安丘氏曰无疆天德也唯地為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蒙引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言其有合于地之德也

程敬承曰、坤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問坤、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訂疑物、指民言○杜光本曰、觀程子此說、便知不得以坤為臣道○○玩坤九象○為地勢坤○盈信乾○大象○當為天行乾○

本義地、坤之象○云○○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引本義高下相因之无窮○正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

周○周○品明日又一周者○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訂疑至順極厚○字○至○字極○字亦貼○重○意○

李氏天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飛航講意為民生計○則田里樹畜厚其養也○為民性計○則禮陶樂淑○厚其教也○道濟天下仁壽萬世與地之无不持載者一而已矣○○天○下○萬○世○純○盡○載○物○之○義○

初六履霜堅氷至

程傳陰始生于下○至微也○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氷矣○猶小人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

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蒙引陰數退○退則多而至于寡○故八少而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于多○故七少而九老○訂疑此乃定說○由來舊矣○非自蔡介始也○近陳伯玉謂陽者君道也○務于○長○故取盈數○而九為老陽○陰者臣道也○忌于○進○故取少數○而六為老陰○亦是此意○

本義夫陰陽者○造化之本○至其旨深矣○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陰之生○便如

陰陽消長之際陽為生為君子陰為殺為愿為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訂疑陰陽之淑愿生來時便已分了雲峯單指流行蒙引聚之最是

蒙引聖人于此所以贊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

訂疑陰陽消長不獨君子小人之進退人欲之勝天理臣之弑君子之弑父妻妾之殺夫宦寺之侵朝廷敵國之凌邦家皆以漸而然

本義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訂疑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唐陸德明釋文音義比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萃亨亨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本並无此字按繫辭傳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則易之有辭有占其常例也有占辭而无占如坤初六之類有占而无辭如訟九五恒九二之類者或脫去或變倒也其有辭无占者或占在象中如坤初六否六三之類即辭象而觀之吉凶可知矣如隨上六成初六上六則吉凶未定而夫子于象傳中斷之

疏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訂疑此乃費氏之易非古易也朱子謂孔氏未見古易指此○王弼于各爻小象傳加彖曰二字自坤卦始而乾卦獨无何也○乾卦依費直本小象傳與大象傳相連則大象傳之象曰二字可以貫小象傳故象曰二字乾之小象傳不更加也以自異甲退不敢于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以為彖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元凱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朱子曰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經文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云云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于費直而卒大亂于王弼惜哉

訂疑費氏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釋經不知作何制度以分別經傳將經傳平行並書乎經高一行傳低一行書之乎抑大書經而細書傳乎不然彖傳象傳文言何以與經別乎王輔嗣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蓋恐其相混不得已而然也至以彖傳附卦辭下小象分附逐爻下則王氏因費氏附近易了之意而使之益相附近也愚謂使經傳附近而義易尋省者費氏固功之首

而因之大亂古經者○費氏又罪之咎也○京山郝氏解易○悉仍王弼舊本翻謂博士家○不當承鄭朱之說○病分經合傳之非古○豈知今易作俑于費氏○遂致十二篇之易割裂淪亡其害之甚○不止于經傳之无別哉○

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訂疑必如此○則文理通暢而不複○

習靜劉氏曰、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氷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疑之霜、

馴致其道、則至堅氷矣、

訂疑劉氏得板本塞原○憂于方盛之旨○而語欠員○當云五月一陰始生○驗之井水已寒○但生而未凝○至白露霜降○向之生者今始凝矣○凝成也○霜凝不已○堅氷至矣○

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馴致其道○以至于窮也○經曰堅氷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氷原○其始也○○蒙引兩其道同○謂理勢然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六五便不同、欲學者且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朱子曰、坤卦唯這一爻最純粹○五雖君位○却是馴又破了體了○四重陰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說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德○不待習而无不利○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病○從頭到尾皆然○訂疑程子本註疏之說○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云云至末、○朱子曰、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无不利○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訂疑此語欠活失勉人之意○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為

不言也○下皆倣此○如此則自然看得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此是成德之事、或學者須時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時習至于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學者須習至于不習○聖人作易未有此意○訂疑不習无不利、朱子此答是正旨○

蒙引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孔子謂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唯九五足以當之○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坤一卦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

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析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唯六二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乾剛健中正之卦○九五剛健中正之爻○坤柔順中正之卦○六二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曰、知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則知坤之柔順中正矣、

又曰、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不可依、須說六三之柔順中正、在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又曰或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以占言、則所謂占者、有其德一句、是貼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是據本義而誤也○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七　正誼堂

訂疑直方大、辭也○不習无不利、占也○本義當云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象為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占為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方是諸卦爻本義之通例○朱子之答或問得之矣○今乃云、殊不可曉○蓋緣象傳以地道光也、安在不習无不利之下、似以不習无不利亦為地之道者○故因以不習无不利、亦為六二之德也○蒙引又從而附會之、非○象傳地道光也、猶承傳應地无疆、謂直方大地之道也○今六二得坤道之純○則于地道无不合矣、是有光也○故不習无不利、非謂地道不習无不利也○文言程傳推開就用无不周施无不利言、自是文辭正旨、朱子本義已取其說、不知此處本義如何又如此說○

蒙引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

又曰、語錄云、不可說坤有是道、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本義稍戾○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八　正誼堂

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得也○文王把坤當人○孔子承傳則把坤當地○

訂疑朱子本義分地道六二占者作三項只要意思未歷明白○解書之體當如此也○聖人作易來路有由頭○去路有歸落○如柔順正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是地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是又辭直方大之來頭也○占者有其德云、是又辭之落頭也○來頭是先說繫辭者取義之所以然也○落頭者是教占筮之人之所當然也○凡看易皆當如此○必作三項方明白○在易辭之所取義皆卦爻所具見成底在占者則皆人事趨避所

當然見成底无功夫當然底則有戒勉之意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云云
雙峯胡氏曰地之生物也藏于中者畢達于外而无所回曲此可以見其直訂疑與本義不合本義直以體言此以用言乃其動也直爾因象傳動字而誤也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此通書成之者性也朱子大註之成不可作貞者生物之成底成字若其大則地之无不載不待言而可見矣與訂疑不合
陰以六為變變則動矣即子說也杜光本曰動字作六爻之動底動字主揲蓍言不特一切障礙盡行掃除且與下不習无不利句相照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十　正誼堂

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宜待學習而後利乎補出爻辭本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意不習无不利能不揲蓍也道說
蒙引六二之所為其主于內者直而行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大不外是矣訂疑以所為二字解動字是以直為念之動方為事之動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蒼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辨見上
訂疑註疏程傳胡氏蒙引皆以六二之動作言動之動本義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訂疑合註疏程傳本義而兩存之本義為正○註疏程傳皆從文言本義獨主占法

蒙引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內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

訂疑　凡讀書固看文意、亦須看是何人說話、及因何人說話、方得他本意。如看易須看卦爻材質德性、方不涉夸大。蒙引此節于註疏程傳本義之外、窺見繫辭之由。

蒙引　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而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其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句反畧也。本文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句直以起下句。无成有終、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句以出言。各自為意。未光也、該匪孚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訂疑此類尚多當例推。

訂疑　爻辭含章可貞、以處言。或從王事二句、以出言。各自為意。或疑依文象傳以時發也、便擊動下二句相連說去為一意。或疑依文言程傳等說、既云无成矣、何又云有終乎、曰、无成者、當成功時則歸于君而不敢居其功也。又按无成不但善則歸君而已、昔然羲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雖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雖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訂疑程傳本文言文言乃申象傳象傳乃孔子之意、非爻辭正旨也。必如朱子本義乃正旨耶。

唐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志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漢之韓彭晉之鍾鄧○非无成功而有終之難○何哉雅不審此○以成功自居故爾書曰○汝惟不矜○莫與爭能○汝惟不伐○莫與爭功○此无成有終之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訂疑程傳就大臣言○本義括囊言結囊口○云云○朱子曰○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不止言大臣○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訂疑譽者過寔之名○本義未確○易中言有譽多矣○不必解為過寔之名也○只是名譽便是○

盛陵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深有功于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惟阿諛苟容○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小人之流也○豈易之旨哉○

蒙引一說重陰○是全无才○而其于退守者○以上爻六陰三陽○內含章美照看○見得不中是過也○有過于固守之意○故為括囊之象○

訂疑此說于本義有情○或疑象傳文言○皆无此意○曰○本義與象傳文言各不相悖○當元道之世○自審其才不能有為○則避世而去自是清矣之品○若大有為之才○如禹稷伊望○當不肯與草木同朽○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賢者避世○作者七人矣○豈作者便不肖乎○只不及孔子之龍德○能屈伸變化耳○原憲季次○其括囊之謂乎○

蒙引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專指隱遯一節言也○

程敬承曰○无譽非惜之○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名○亦不可有譽○漢程傳曰○有味乎其言之也○

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慎則不害矣○

訂疑象傳專以謹密言○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六五以陰居尊○云云至大善之吉也○

訂疑註疏皆就臣言○程傳同○而有羿莽女媧武氏之嫌○固非文辭本意○陰盛山李氏○以為皋夔之臣○繙雲馮氏○以為居攝之臣○二

說亦似元吉但與文言正位居體之義不合趙汝楳以為后亦非本義據文言正位二字而定為君位是矣愚以為亦是侯伯之君非天子也

蒙引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中順之德充諸中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元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黃裳之象不主臣道說黃裳亦不分說○黃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與內字同○此黃裳皆以見諸外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心也故象傳曰文在中而朱子本之以釋文辭○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己則盡己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為大善之占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于外也○蒙引黃裳是中順之見于外者故曰文在中也謂之文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也○訂疑中庸簡而文溫而理文理即在中之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本義陰盛之極云云○雲峯胡氏曰坤卦以後易之說皆針鋒相對始龍戰者著堅氷之至于其終也

蒙引龍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也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去且接下其血玄黃亦不來其血即龍之血也訂疑即臨川王氏說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蒙引陽統陰陰本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矣陰既敵陽陽雖不能制陰而亦不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俱傷陰果必勝乎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演曰此與初之馴致其道相應上六已窮之道即初馴致之道

用六利永貞

本義用六云云○朱子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體依舊在卦也

訂疑即朱子此言推之見乾雖變而為陰然乾體亦依舊在卦辭牝馬之貞云云用六利永貞與乾卦辭不類而本義云蓋即純坤之義云

豈特乾坤即餘卦六爻皆變筮法雖云用之卦彖辭然本卦之體亦依舊在不得盡用之卦彖辭占反置本卦彖辭不用也若用本卦不用而盡用之卦則卜筮之時太筮有神何不即予以之卦而必使其自本卦而變之卦乎

蒙引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耶況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乾之至健而繫之辭則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矣又何自知其不足于元亨此說可疑使當初不別立用六之卦參之以本卦為事之始以之卦為事之後應以本卦為已事之後應以之卦為敵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如坤卦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為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始為純坤終為純乾始之小陰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東北亦得矣

不兼元亨

訂疑乾之用九依舊是乾卦在即依舊是乾之元亨利貞但恐其太剛則當以柔濟之所謂高明柔克也坤之用六依舊是坤卦在即依舊是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但恐其太柔則當以剛濟之故戒之以利永貞所謂沉潛剛克也觀文言于乾之用九一則曰乾元再則曰乾元不離乾元而為言則坤之用六亦不離坤元可例推矣故象傳曰以大終也大陽也見其以陰始也陰不得兼陽故也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東北亦得矣

○洪範筮有貞悔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在己底悔是應人底貞是主悔是客如占得六爻俱變者以本卦為主而以之卦參之以本卦為事之始以之卦為事之後應以本卦為已事之後應以之卦為敵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如坤卦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為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始為純坤終為純乾始之小陰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東北亦得矣

蒙引疑之是執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而不知其有先後始終之別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峯胡氏曰提出陰陽二字于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于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朱子曰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底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

以說至柔而動也剛
訂疑動也剛就發生上說豈非元亨方謂生物有常為賦形有定才是釋利貞爾如此則先釋元亨後釋利貞故下遂接云後得主而有常文勢既不倒而理亦不漏本義云似不然臨川吳氏曰坤之為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為坤元之至似為有見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
訂疑此句前帶君子有攸往先迷下帶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有常即彖傳後順得常之字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
訂疑此句當合下節為一段通贊坤元之至也蓋前數句已申而使萬代遵依坤元亨利貞等句至此復統贊坤道之至猶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四句已申元亨利貞之義又以乾始能以美利天下數句申贊乾元之大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慘一出于天地但聽命焉方其煖然為春地亦與之為春及其慘然為秋地亦與之為秋也坤道其順乎亦唯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
訂疑此兼元亨利貞而言是也胡氏李氏乃謂乾主在元坤主在貞何也果爾則彖傳不應首贊之曰至哉坤元矣

或謂承天時行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中蒙引曰此說未安本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彖傳乃順承天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
訂疑彖傳順承天統四德則坤元之順承天亦統四德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世其大至于弒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氷之戒也霜而至于氷小惡而至于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云
訂疑順註與程傳皆作順習順長于本文積字由來者漸意皆

合此申象傳剝致意此本義不如傳註
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云云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胸中
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
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訂疑積善積惡俟跋之心乃是校本塞原
之論

蒙引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積不善亦然
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大意謂餘慶餘殃本于善不善善不善
皆由積而成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弑逆之事主君父當
慎微言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

訂疑程傳通作一串蒙引分作二段蒙引為長○積善積不善
蒙引就一人身上說不切之家二字愚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云云就一人言也積善之家云云合父子祖孫及一家之人而
言猶云世濟其美世濟其惡也

彦陵張氏曰不在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其弑
逆之禍豈可得哉弑逆之禍不常有聖人戒于初而歸本于善
惡之積其戒君父者深矣訂疑此言有関名教

胡氏傳春秋于隱公遇弑斷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
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
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将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
辨也此程傳及蒙引之說也胡氏于隱之観魚于棠斷之曰隱
公悞棄國政遠事逸遊僭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
之辭是縱欲而不能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于公之入
許斷之曰公即位十一年天王遣使来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
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来求賻罪二也禮
樂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興甲兵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
入枋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
赦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
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
強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此彦陵張氏之說也胡氏于狄之入
衛斷之曰嘗問河南劉奕曰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
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諸篇何以録
于國風而不削乎後以問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
時又嘗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于晉而成于朔

其禮先亡而國隨之此吾世濟其惡之說也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將祖父之善子孫可恃以縱惡乎祖父之不善遂及其子孫而不免于禍乎賞延于世罰弗及嗣非乎堯舜之聖无賢儁睯鯀之凶有令後又何也曰聖人道其常祖父果世濟其美子孫非大不肖必受其福祖父即不善子孫若能幹蠱何遂遺殃若夫積善而未獲福或其偶也不善即不獲殃天下自无可為之惡此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疏下云義以方外即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為敬也訂疑當云敬則能正

程傳直言其正也云主一無適之謂敬足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訂疑此二條是正意○又曰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此二條重直內是程子平日主敬之學然于方外太畧恐雜于禪也

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觀此條之答專務直內不務方外者足見上條所言有病

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于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訂疑自无病

問義形而外方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于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本義以學而言之也云云至末○訂疑文言不疑所行分明是解无不利本義移向不習上說恐非正旨○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決定不是處截然端云正○又曰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敬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于容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

敬字解直字以當作正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来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于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内、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監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内處為下一轉語即與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

案引直其正也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四句君子敬以直内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正義二字以見成之德言○訂疑愚謂是解說字義无功夫○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當理○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之惡之本體如鏡之空矣○是非未形也而是之非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泥于靜也、義謂裁制○善之惡之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媸也○是之非之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于義字亦未盡、二說其寔无病○正是无少邪曲義是无少差錯直方可分内外○不可分動靜、本體存乎内○裁制見乎外○太極圖說下、朱子曰、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可疑、杜光本曰、玩敬行焉○何間斷之有二語○朱子亦未嘗以敬專屬未發時矣○

程子動箴、曰誠之于思者○所以直乎其内也○曰守之于為者○所以方乎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為二、不如云敬義分而為内外○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致和者○則直方兼有○蓋自其一念之萌以至事為之著皆在所謹○其謹于一念之萌者○亦所謂誠之于思也○其謹于事為之著者亦所謂守之于為也○不如此說之分明整肅如對神明曲禮所謂儼若思也○然此等時最少○或有事于詩書六藝○則當主一无適○无身在這裏而心遊千里

之外○這便是敬以直內○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以致其中者○此也○及其有感而動○將向乎事為之際○此便是動時了○則將向時所為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推極知識者○省察此意○揆度此事○而以理裁之○使其不少差謬○這是義以方外○直內者○不偏不倚也○方外者○无過不及也○敬者、義之所由精義者、敬之所利用也○義有千百○敬只一箇○此即一貫之道也○蒙引不肯以敬以直內、專主靜時說者、泥于六二之動二字○說不去也○愚已有辨在象傳○

蒙引此以學而言之也○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文言重敬義上○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又曰、于乾而得進修之方○于坤而得敬義之訓○學聖人者由于進修○欲進修者先乎敬義○

訂疑本義後○錄程傳一條○蓋由大全以程傳與本義並行○成矩○單刊本義因本義有程傳備矣一句○故並錄之○非本義原本也○履大象夫九五小象所錄程傳倣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訂疑此文言本旨○

平庵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者非、訂疑文辭含章可貞○以處言○亦泛言也○或從王事○以出仕言○本義從之○象傳文言○以含章連從王事作一事讀○程傳從之○若依文辭本義則含之絕句為是○若依象傳文言與程傳則含之連下文為是○玩文言用以字代或字○是以含之連下句○

彥陵張氏曰、弗敢成三字○原所以含之二心也○當以含之連以從王事為句○

中溪張氏曰、弗敢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其分有所不敢也○凡蒙引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訂義愚謂訟六三之王事○與此爻王事不○必○是天○子之○事○如詩坤風○王事適我○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唐風○王事靡盬○不遑○藝稷黍○秦風○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是時也○周室東遷○王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安得復有從王事者哉○凡言王事皆泛言國事爾○如官家縣官古謂天子今相習為縣庭知縣之通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

疏通曉物理也○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
進齋徐氏曰通理文无不通
蒙引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
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言黃中必並以通理言
之通理亦在內也凡道理在中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
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一理渾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
禮足以有敬知足以有別所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

此但六五之黃中專以順德言耳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上則
如何在尊賢則如何于敬大臣則如何于柔遠人懷諸侯則如
何皆說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黃中通理是以
養成之德言如天性之妙則人同具矣
訂疑疏傳徐氏通理串言為一事蒙引分為二件而串言為是
（說塚本文一作証何等切蕃）
蓋文言黃中正位居體皆以二字為一義不應通理二字獨分
二義也
洪氏大法曰黃中中德蘊于心通理正形容中德之妙即所謂
美也非中德之外別有通理就其中而析之則隨事隨物又各
有條理而不亂也
正位居體
蒙引正字活看謂當尊也體乃禮體之體如人君之體大臣之
體為政之體之類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
洪氏大法曰承上文言中德之發越也
訂疑貴不期驕而驕富不期侈而侈正位居體則驕亢之心不
形于動靜侈泰之意不介于儀容即所謂暢于四支也○黃裳二
字本是一物分釋不得而文言乃分釋焉故本義渾之云中順
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按天玄而地黃衣員象天裳方象地

黃裳皆坤地之象也人君恭己南面垂裳而治所謂正位居體
也六五坤體故不曰衣而曰裳在上卦之中故曰黃黃地之色
亦中之色也正位居體言其居尊位有人君之體也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言其有是德而居是位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疏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中必通暢于外故云暢于四
支
蒙引黃裳分言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言則雖中故順又辭合為
一裳文言分為二又辭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寔一也、天下无形于外而不本于中者、此處孔子又是把順從中發出來底說、斷不得與爻辭同、

訂疑　美在其中即象傳文在中也即本義所云中順之德充諸內也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即爻辭黃裳之見于外也蓋黃裳見于外者也取象黃裳者因六五有中順之德也五為中六為順美在其中黃裳被乎四體故曰暢于四支正位居體為居尊內有中順之德故曰之天下之民矣故曰發于事業蓋文言本意黃中通理以德言正位居體則舉而措

解得零碎无理會了

正位居體以位言美在其中四句通言以釋元吉之意被諸家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疏陰盛為陽所疑、陽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云：

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

訂疑此爻辭本吉而非文言本義

平庵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何利哉

訂疑　陰疑于陽陰之罪也稱龍以戰陽不為之下而伐之陰恃其盛而敢與之抗故戰于野陽來伐陰至于陰之地也陰疑于陽則陽固龍陰亦龍矣故曰龍戰而无大小之差然陰雖疑于陽而猶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言陰亦傷而見血也杜先本曰故稱血焉底血字早指陰講與爻辭不同臨川王氏之說訂疑所以不取也

合言玄黃言陰陽俱傷也天子有征无戰言戰者諦

天子之敗也言龍戰則陽傷可知矣恐人以為傷獨在陽是助陰之燄矣故曰其血玄黃言陰亦傷而地黃只以玄黃分天地之色言其皆傷不必如世說重陰陽定分為尊陽抑陰也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云：

雲峯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雖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訂疑　唐李鼎祚取序卦冠之卦首故程傳各卦辭之前先以序

卦傳之義補之愚謂此當取附序卦傳耳○按程傳只本序卦釋屯卦繼乾坤之後未嘗以剛柔始交謂屯次乾坤之後也○胡氏之說非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訂疑不取卦體卦德卦象但以理勢言利建侯句說如蒙傳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時還稱元亨亦猶蠱

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

訂疑胡氏與程傳同論治亂循環之理○甚為有見○但否剝蹇睽○亦亂極當治○何不言元亨○分明是震以一陽動于下有夷險之才○故可元亨耳○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云云至末○或曰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利見大人同例○朱子曰然若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訂疑君侯亦有臣下攸戴而立者

雙湖胡氏曰初九以一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利貞謂震遇坎也○非不利有所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建侯者二○豫震上也震下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訂疑勿用有攸往蒙傳无文本義與胡氏皆以為申足利貞之意○愚謂利貞所該者廣謂占者當屯之時凡事皆利于貞固也○勿用有攸往者為占出行者言也○諸言利往不利往者皆放利建侯又另一事易為占卜以前民用一句自為一事不必上下相蒙扭作一事如他經傳之言也○

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宜立以為君也○訂疑須知建侯非立天子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云云○蒙引自蒙以下本義皆云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有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柔之以卦體不復拘于耳下條二體之德二體之象皆此意也

訂疑卦辭本義云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猶言陰陽本義故象傳本義云始交謂震說者乃擬胡氏之說謂此句承

屯次乾坤而言、不○思○序○卦○出○于○周○人名卦者不○知○的出何人○○○

利自建為侯者非也自建為侯古无此僭亂之事乃後世之亂賊耳

姚信震曰初九陽居動體本能濟屯但在屯之初動乎險中時勢未可嘗試故教占者以且須盤桓莫輕自試利居貞者惟居貞為利也此居貞之人衆共建為侯可收天下之望而成出險之功故利

訂疑磐桓者象也利居貞方是教占者本義明甚姚氏不辨象占之分利建侯謂利建此居貞之人為侯尤為强合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来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陰陽二字此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臣訂疑臣當作民尊陽之義益著矣

蒙引貴以德言若以位言則是已為君了何以說得利建侯来且成卦之主亦不是指以為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雖有五在上也把他做主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註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訂疑程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傳從之近亦有從之者

孔疏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即其餘人事亦當法此有如人逼近于强雖遠有外應未敢苟進被近者所凌經久之後乃得與正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于此非唯男女而已

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此字訓愛也

程傳婚媾正應也寇非禮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偪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

刪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何如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力解○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云云至末○朱子曰耿氏解女子貞不字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或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義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洪氏大法曰六二之難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此與孔疏○推開說程傳亦有此意漠南仗節飡毡而終歸漢室于十九年之後雲長之在許昌辭

金却印而終歸玄德于報效之餘此十年乃字之貞也○訂疑屯如邅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者言難進之意匪寇以下為占婚姻者言也偏指一事也○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蒙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程傳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

本義陰柔居下云云至末○立氏曰即鹿无虞者不量而進勞而无功也訂疑與傳不同○

訂疑按朱子他處引此亦作虞人○以下乃正言處屯之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云云至末○

訂疑程傳本義與呂氏皆以求賢濟屯為言○愚謂屯有幾般○有國運之屯九五是也○有天下之屯○卦辭彖傳大象傳初九是也○有一人一事之屯六二六三六四上六是也○即言濟屯○亦有大

小之分○不可混就世道上說○求婚媾程傳本義及呂氏作求賢濟屯言○兩胡氏及朱子小註以男女婚姻言皆通而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蓋以六二又辭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觀之則是男女婚姻之事若以六四之時之才觀之則大凡人當屯難之時進退維谷不能自存求婚媾親戚以相濟此情理之常也○且初陽男也四陰女也若以男先于女之義言之則四女不宜先○求初男也○故曰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

蒙引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今覺不安大抵爻辭非為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

自濟○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己○可取以自輔也○豈必拘二男倡女和哉○本義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求我也○語録謂程傳四往求初之婚媾為未然○亦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

訂疑阮曰乘馬班如矣○與六二上六之難一也○而云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何也○曰乘馬班如外事之占也○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內事之占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蒙引彼謂待求而往、請問六四專為婚媾之占乎○抑為處屯之通占乎○若專為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之意果相屬乎○若謂意不相屬○則本義然○字又无謂也○若為處屯之通占則六四居上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柱己以求濟之然後從而許之果何說也○恐程傳本義不可易○胡之說不可從也○

訂疑蒙引說是○然謂上下文意必相屬則亦不盡然也○蓋易為卜筮而設○或一爻通指一事○或一爻而言數事○或先泛言而後又特指一事○或先專指一事而後又泛言○不比他經傳一事說到底○只是一事上下文義必相承也○

梁山來氏曰、明兼知己知人二意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訂疑難說无損○雅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屯膏、是威權不在己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則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亡矣、按盤庚宣王○乃大有為者○程傳全襲講○朱子曰、

程傳也失契勘唐之僖昭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訂疑謂昭宗○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喑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謂僖宗○不知東漢時○若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何如○只是那時都无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云云○至為屯其膏之象、

訂疑程傳惜五之无輔○本義兼得初九之得民○皆為九五惜也○而非也○上有賢君則下有賢臣○武丁之時商道衰矣○而學于耳○盤形求傳說○委任賢相商遂中興○宣王之時周室亂矣○而周召

共政○吉甫山甫方叔樊侯輔之○周室復振○今九五誠賢君乎○初九賢侯方伯之職也○六二賢相忠順之佐也○何遽不可濟乎○又辭明曰屯其膏○象傳明曰施未光○皆罪其聚財斂怨而不肯公○利于下如紂之鹿臺鉅橋德宗之瓊林大盈以失人心至天命已去徒抱空名于上復何能為乎雲峯胡氏亦云○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訂疑專咎其平日之畜○膏澤不下于民也○若云初九得民于下○五有膏潤而不得施○將任民心之離散乎恐孔子當田恒六卿之時必无束手待亡之理○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六以陰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訂疑陸德明音釋乘馬馬融作繩證反○四馬曰乘○子夏音繩○程傳從子夏傳也○愚謂馬氏為長○窮屯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東萊呂氏同○

本義陰柔无應○屯之終○云云○訂疑亦與傳同○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東萊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亡○止有兩塗○更不容停待○

☶☵坎下
☶艮上

蒙享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註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能為初筮○其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

王氏畧例蒙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闇者求明○明者不咎于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之而後教之乎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蒙引物生之初物即序卦傳所謂萬物也非止謂人至卦辭方專指人本義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朱子曰蒙之意只是心裏闇突訂疑蒙之地在人則為習染之汙如五鄉之童子是也蒙引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以下只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可見訂疑蒙者所以得亨句不必泥愚謂此為

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云云耳蓋文王繫辭更无兩意比卦本義若欲比人云云亦可見○或曰匪我以下專主明者固是至于利貞亦偏指明者恐未安獨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便知養正哉蒙至知養正時便是先有以是發之者矣○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知能時獨不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曰發蒙者對前日之蒙而言○養蒙對後日之作聖而言

訂疑養即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不責以難能不求效于旦夕之義○蕘氏了心曰匪我二句不往教也○初筮三句不輕教也○訂疑即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利貞不苟教也○所教者皆當知當行而不雜于異端曲學之私○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雲峯胡氏曰卦象山下有險是一義卦德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訂疑卦象之義習染之汙也卦德之義氣質之偏也險而止險

謂所蹈難制止謂怠惰苟安胡氏已不能安不切險意○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程傳志應也五之志應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自尊大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發而後禁則捍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訂疑學當作教○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于內異端交鑠于外欲其純

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總是聖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云云至當其可也○厚齋馮氏曰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雲峯胡氏曰蒙豈元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五之志未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引以亨行時中也只說到瀆蒙也任○雲峯兼說到利貞非時中也訂疑卦辭既說養蒙之事則早諭教之意不消說了此胡氏所以為贅也○聖功從正字生来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蒙引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與本義不同○杜光本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玩上文語氣自當專指明者之養蒙說若兼指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便已不合而朱子語錄及專指蒙者之自養失之遠矣此本義之所以不從也○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言發蒙者不可自啓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認此意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宴與道卒不明要玩志應二字此得此綽暢之意○得此綽暢之意即有朋自遠方來又曰德不孤必有鄰人性皆善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此感之本也曰有教无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无誨焉聖人誨人不勌之意又諄然諄然見于辭色之間此感之情也故我不求童蒙童蒙自求我聖人之求之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註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蒙引語類說山下出泉之象只在泉上故本義云云不及山象朱子當作蒙齋銘又以果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考之語類朱子說書前後不同者亦多

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于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原之出者无窮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

之有本則其德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證用之謂也
訂疑按朱子曰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蔡季通云育德是民止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季通與蒙齋銘分言之真氏串言之分說是或曰德者行之體何不先言育德後言果行曰通觀大象傳凡取兩象之義者類先下卦而後上卦如蠱與臨是也本義必行釋果字有漸釋育字蒙引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也楊墨之行非不果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而非吾

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終于蒙乎聖人于蒙卦只管教人以開蒙之道亦是聖人之情見乎辭
訂疑卦辭就教者言大象傳就學者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聽引之而屢遠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書曰扑作教刑是也
訂疑楊氏引書本程傳下民之蒙也與本義異其引學記則與本義同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云云
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訂疑既蒙矣何知求人發他還是父兄發之或易子而教之耳
本義就發人之蒙說是正肯小註是占法
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義也故吝
訂疑敬敷在寬之道官之于民師之于弟皆然也
蒙引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如一箇愚暴頑質又出在僻陋所在尋常人家所以其蒙滋甚
訂疑此即蒙之意蒙之地之分
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生教子弟如小民无知遠道犯令之類須

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以往吝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敷教在寬之道矣
訂疑程傳作治民本義作教人而蒙引又兩從之愚謂發蒙之事治民教人固皆有之但在治民則刑人桎梏皆宴事所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制官刑具訓于蒙士是也在教人則二者是取象所謂戛楚之威亦是教刑但非桎梏爾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固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曰養正

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蒙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義自寓于法中矣

說統此只據蒙之初論簡教法該如此初字最重訂疑朱子亦曰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與此同另一說也與象本義合而與爻辭本義異爻辭即指發初六之蒙也師初六本義云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亦不論爻之材只就初字上立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云云至末○朱子曰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訂疑物所二字當衍安能包蒙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入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家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訂疑

胡氏此段精極蒙引猶執舉業家數比而同之何也

訂疑本義占者有其德○○○○謂有剛中之德○○○○當其事謂或當包蒙之事或當納婦之事也包蒙吉此爻之本事也納婦克家所及之餘事也易中此類甚多當例推之蓋易為卜筮而作聚辭時偶見卦爻中有此象具此義則並以此事繫之又或者見前人魯以某事占得此卦此爻後來獲某應至于繫辭時看得此卦此爻寔具此理故並及之亦未可知所謂知以藏往者此也不似今人作文字一段止言一事也今人必欲比而同之貫而屬之遂以所占之寔事並看作假借譬喻語如詩之比體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訂疑剛柔接不止子克家一事為然包蒙納婦孰非以其剛柔之接哉單舉子克家者省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云云至末○

隆山李氏曰此二爻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

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訂疑就震坎之性言亦巧然謂六三從九二為見金夫則不然○以上九未始非陽也○此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處○

劉向列女傳秋胡魯人取妻五日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下車謂曰吾行道遠頗託桑下下飡下齎休焉婦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力作採桑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

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鄉无有外意妾亦无遥逸之志收子之齋與私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呼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逸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河而死本義引秋胡特以解金夫二字非謂其妻亦見金夫不有躬者也○

又今以此又為蒙之不可教者不必然也○易之取義多端豈可拘發蒙一事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疏以女行不順故也○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本義愼當作慎云云訂疑順如字亦可○本義解順字多作慎不必然也○

蒙引系義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婦女有不正之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哉○訂疑推而言之云云既不戾本旨又可推廣餘事主客明白○本義无攸利專戒取女之人正旨也○兼戒女不必

六四困蒙吝

程傳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訂疑傳先以六四之本質言而後言其遠寔○陰山李氏曰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本義既遠于陽○又无正應○云云至末○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降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蒙引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此朱子開物成務之精意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註陽稱實也○疏六三近九二○二雖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訂疑平庵項氏同○

程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

訂疑六三雖不遠于陽○又與陽應○然自家先陰柔不中正○如朽木粪土○良工无所施其雕圬也○六四柔正○資質差勝于六三○然

又以遠于陽而困焉○見人之成德一在立身一在親師取友也○鄱陽正誼堂

本義實叶韻去聲○訂疑今本以隸小註細字分書非也○

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訂疑小過既濟二卦本義未言叶韻乃蒙六四艮六五未濟初六小象傳與雜卦傳本義言及之○茲謂本義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何也○

蒙引獨遠實○不與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侯○不取初九又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羣陰皆來比己意○

皆舉重而言○

訂疑以遠于陽為遠實○陰虛陽實○分于此矣○

六五童蒙吉

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雖童蒙乃吉○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此道也○訂疑湯高宗皆非童蒙○當云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屯所主在二○初卦曰利建侯○為爻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

爻于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

蒙引此童蒙與卦辭小不同○卦辭只說蒙昧○五童蒙則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再三之瀆○則德性已明矣○

飛航講意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未發則私欲之心未起○欲指底廣如聲色貨利遊宴征伐神仙土木等○吉就德業言○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如成王學于周公○冲人同未在位○學有緝熙于光明○訂疑未發指私欲言○固是○愚謂還有先入之言一節最壞事○初學者先入之言○如初生之兒頭一口乳○終身性情嗜好由

此而定又猶布帛一入染缸黑不復再不入他色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雙湖胡氏曰順以之柔言巽以志應言○蒙引即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訂疑當無可見○本義一未發以聽于人二句正起下二句也

蘇氏了心曰順柔順巽聽從之也○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明師亦无可成之理訂疑此重巽與前說不同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程傳九居蒙之終訂疑對初記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伐擊之為寇指蒙極之人言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又以為寇主擊蒙者言上下不蒙○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又以為寇主擊蒙者言上下不蒙○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云云至未○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件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却事之有用若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雲峯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于嚴亦為得宜故曰利禦寇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雖然頗其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擊之乃以害之也何利焉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擊之乃益用凶事也何不利○擊蒙即今之用鞭扑當作戞楚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于旦夕也禦寇是擊其好玩耍遊蕩以收其放心者也○凡事皆然不止為

誨人也此是餘意正意只是誨人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事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見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嗜利徇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敢于為寇者也擊之則不敢縱惡為寇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訂疑蒙與寇皆不必指三也○程傳初上皆指為治者言初主用刑上主用兵此治天下之蒙者也本義則以治寇者影說治蒙愚謂擊蒙本事也禦寇別及他事也亦如包蒙本事也納婦克家別及他事也

蒲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唯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訂疑包蒙便自寬嚴並用了如張氏之說則是凡一蒙者必須○用二與上兩箇人治之方可○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註合上下之頤故莫不順也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為寇利禦寇也訂疑此以用兵說程傳所從○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

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止而止之○下之順也○訂疑註上下皆指所治之人○本義胡氏上指治寇者○下指所治之人○

訂疑漸九三利禦寇象傳曰順相保也○與此○皆民體之上爻○言禦寇○取止之義也○寇者人之所同惡○我能禦之○故蒙曰上下順漸曰順相保○皆就實事言也○

三三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乾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本義需待也○云云○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需而有孚如何人之所需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寔然者○故貴有孚所以能有孚者以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光亨以心言○即坎之維心亨○有孚以心言貞以事言謂需得好也光亨亦是心光亨吉亦是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不正者○故兩言之○有孚光

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訂疑有孚矣○又曰貞○何也○曰需者○欲有所為而且待也○如迫于時勢而姑待之○不是心安意肯則不孚○外雖需○乃出于不得已○其寔心中有多少煩躁○如何得光亨○或需而有孚○則光亨矣○然所需之事或不正○豈有能吉之理哉○且如欲為盜賊去劫人○以時勢不可而且待之○且幷心待之○然其事不正○豈亦得吉○又舉業家○咸以君道說○乃彖傳位乎天位意卦辭蓋定論事理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傳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訂疑坎在前而能需者正以其剛健也程傳似聖人恐剛健不能需今幸其能需而云云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只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是乾去涉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訂疑往有功也彖傳似已推開說者不專以涉川言也○朱子答呂東萊曰方讀得上經其間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者

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占中之象）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筮中之事）則吉公用享于天子（筮者于易真未當要見也）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凡此之類不一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也由朱子此言思之則于前者蒙九二之納婦克家及上九之禦寇為別及一事之說有據矣屯之勿用有攸往豈非他事元亨而獨不利出行乎需之利涉大川豈非他事固光亨貞吉而涉川尤貴于能需者乎○需字當作衍文

蒙引利涉大川文王本意謂占得此卦者利于涉川而已其拘而先儒往往用己意立說謂凡利涉大川義則是以涉川為占中之象而非直指之辭矣如此則不通訂疑如訟云不利涉大川于濟難上說不通便又云類便不通訂疑如訟云不利涉大川于濟難上說不通又云不利駕虛誕之辭則于入于淵句又說不通了不遇難者得此占為无用矣且人之涉川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商賈行役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志已行矣又何拘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疏坎為險為雨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需待之義故不云險雨也不言天上有雲而云雲上于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意故云雲上于天是天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訂疑象傳原无取卦德之例故不云）

程傳君子觀雲上于天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東萊呂氏曰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奚後世不得志而麴蘗之託昏宴之逃者異矣

○朱子曰、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訂疑程傳呂氏、皆就學者說、飲食宴樂中、有涵養工夫、朱子此說、亦指學者言、而不說工夫、愚謂學者家修工夫、无有窮盡、以孔子之聖、猶憤樂終身、刪定之功、死而後已、那有无所復為之時、即曰以飲食宴樂為涵養、然亦末已、本義事之當需者云云、便該得廣無可疵議、

飛航講意、必在已所當為者、俱已停當、方可俟如成康際、文武周公之後、法度已立、紀綱已明、始不容更有所為、若一切不事事則非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氏畧例、避險尚遠、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云云、○蒙引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无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即孚貞是也、

訂疑犯者、自取之謂、患難人所時有、天作孽、猶可違也、犯者、自作孽、不可逭也、郊、沈卦中分別天人之際、勢也、天之為也、不犯難而用恒、衍在中而終吉、敬慎不敢、勿自致冤、順以聽而出穴、敬不速之客、而終吉、人之自盡、以善其需也、卦曰孚貞、蓋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蒙引則近于險矣、在人事則如與不善人為鄰、或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以地言、事與時亦有然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別于太史為輔氏、是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于虞之時、百里奚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是時之近乎險者也、

訂疑智果早自別為輔氏、此時事之分、亦不甚如此、林父寧殖之謀、假則自近閔出、孔子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至河而反、乃事之近乎險者也、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訂疑程傳本義同意、○蒙引衍寬意、只是剛字、是能寧耐者、訂疑德行、程子之意、明易有寬意、

訂疑按周禮註、下平曰衍、以地言、從沙字生出、衍是近水之沙、平坦不陷、江海之瀕、其洲渚之高出者、皆砂磧所壅也、今需于

沙雖近于險然九二以剛在下卦之中則如沙之平衍可以暫據尚不至遽溺也偶見及此漫録之然十翼中于此等處瑣碎字不屑着意必不特釋沙字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蒙引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已濱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于害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

洪氏燮明曰三居危亂之邦為需于泥使以剛中處之猶可不陷乃過剛不中祇自速其災者大抵諸爻去險遠近係乎位其

陷不陷則由乎德也初得意遠去二知幾固守三則自取禍敗飛航講意陳蕃當漢末宦官弄權欲去王甫曹節卒為所傷是也訂疑如黨錮諸人是也（紹興本相字下有是字洞字如字觀字蕃字猶字不甚加）

訂疑處危亂之邦是舉其大者言之爾凡事皆然不止此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四交坎體云云蒙引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天字疑衍健字疑衍詳字）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蒙引順以聽為出自穴一句說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則為寧耐就柔得正說則是能聽順然揔歸于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訂疑本義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與程傳同意朱子曰坎體中多說酒食想有此象今不可考

蒙引象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即九五之需于酒食安以待之者也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以貞吉

訂疑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即此爻之意

梁山來氏曰優游和平不多事以自擾无為而治者也洪氏

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唯柔正則能需而不進然非束手聽命其間必有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梁山來氏曰坎為血又為隱伏穴之象也

訂疑或謂二為王臣遇難者四為大臣惟國難者愚謂不如泛論人可用

大法曰、漢文躬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默以待化、是已、○蘇氏了心曰、其于天下事當爲者已无不爲○○○○至此惟端拱无爲○以俟太平之自至爾此人君處需之正道也○由是无爲而民自化○篤恭而天下平○何吉如之○訂疑補出當爲己爲意○好○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于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

梁山來氏曰、即彖傳正中○諆疑此○已○並○貞○吉○釋之○矣○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三陽○終欲上升○不待召喚而自來○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居險之極○極則變矣○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人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訂疑不○當○指三○客○爲剛○暴○

本義柔不能禦、而能順之、云云○蒙引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唯不能禦亦不當禦亦不頗禦也九三吾正應也初二吾正應之同類也亦必于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為以情而言上在險中不能自振得同類之来云何不喜而欲禦之耶且三人非惡客也終吉者、借三陽之力以出險也訂疑辨得痛快梁山來氏亦云○杜先本曰、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本義此語亦是誤信了程傳雖甚剛暴四字

蒙引六爻吉不同不全係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能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亦不得終吉三去險雖近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致寇

王弼畧例彖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若以上為陽位、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乎、曰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註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

本義以柔居上云：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三原王氏曰、雖不當位亦為未大失、況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訂疑王氏說近亦有從之者然困上六亦云未當也便說不去愚初以為此或夫子一時之偶誤然于困上六未當不宜又誤從程朱之說可也

訟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訂疑程傳與疏意同

陸膚戒曰、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猶吉也、終則凶矣、○張侗初曰、終凶者如恃其孚終極其訟求全勝便是不惕、則不止喪德且怨結禍深而凶、訂疑說到此處令理直者亦廢然思反真有德之言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蒙引上剛以制其下、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上又為其所脅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以一人言之、內險心既忍

于害物外健、力又足以遂奸、以二人言之、已險、能挾彼之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棠引釋中吉而兼引有孚窒惕猶同人釋利涉大川而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恒之釋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又曰剛來而得中易中卦變首此朱子啟棠考變占下註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而後方有此也伏羲作易六十四卦一齊都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又大全卦變圖下註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益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旨也

訂疑卦名亦有以卦變取者如隨賁升是也如名是伏羲所命則卦變亦是伏羲取矣若止為後天所取則伏羲名卦或別有所取而孔子彖卦或非卦名本意皆不可曉

棠引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豈君子之所樂哉謂之不可只據理言

或曰、尚中正尚字貼利見意是人尚他棠引曰、如此、則與九五象傳同、

訂疑彖傳象傳互相發明者多矣同亦何妨而駁之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訂疑本義從此○王龍溪曰、此即皐陶期无刑孔子使无訟之意非但慎交結明契券也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无爭知恥而能讓皆謀始之道○彥陵張氏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

棠引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兩端然能別是非不必言利害所以多訟看來聖賢只求一箇是已苟是矣自不必復爭況斯民之直道猶存乎若爭利害則人

多有爭小之利而後來所爭竟得不償失者論其致訟之始皆不能懲忿之過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起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胡氏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訂疑不用陰柔居下二義亦自成理

訂疑陰柔居下不能終訟程傳本義臨川吳氏同

飛航講意陰柔无主訟之才居下則无可訟之勢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倘其才勢足憑則亦永所事矣曷足貴乎此孔子所以于彖傳曰訟不可成于象傳曰訟不可長也以理言也其使民无訟之意深切著明不比諸儒之解又辭泥着初六二字單以才勢言也

蒙引其辨明正貼終吉意○需九二象傳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益見其同

訂疑明夷初九主人有言震上六婚媾有言皆謂言語之傷也何獨此又不同若果不同朱子何不別白解之如云此无咎與諸又異言无所歸咎也漸初六有言无咎

程傳既訟矣必有小災或謂是遭官榜者不知初因有小傷而訟其辨已明如何又遭官榜杜光本曰據朱子語錄則小有言自當作我被人傷如蒙引云始雖有小傷以及訟方是一說小有言是我言求白于人正申貼不來所事辨之善不臧初又蓋他事貴剛而謂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則九上豈不來所事下端終于象辭亦甚費解難通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張兩若曰全以理言非特屈于才勢之不足也訂疑此釋胡氏之說○杜光本曰程傳本義及楊氏吳氏謂陰柔居下不能又控初又无位為屢人之訟二三四上皆是定現者之訟也觀又辭可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公侯卿大夫有爵土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以惧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為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訂疑春秋凡以據邑者皆以叛書元恒歸晉固不免戮武仲據防雖不書叛罪其要君九二通而非據而所通者又三百户之小邑故无眚也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其本欲訟者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訂疑當作欲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雙湖胡氏曰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于先不克而後竄非本元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訂疑以食舊德為效非也

訟上之心也易于君臣之際嚴矣哉

訂疑九二正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者而爻辭云爾者蓋據其為險之主而言卦名之所由取者也

易因曰此亦有土者之所爭非比閭閭編户以細事相訐乃興大獄也

梁山來氏曰為險之主本欲訟者然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既知其理之不當訟而上應九五之尊又知其勢之不可訟故歸逋竄云云至未進齋徐氏曰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又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事未嘗全以勢言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三句御歸重在勢上了來氏以理勢平講于爻旨不合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平庵項氏曰上兩句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上六象傳句法蒙引此全以勢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註體夫柔弱以順乎上不為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訂疑以食舊德為效非也

程傳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本義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云云至未進齋徐氏曰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又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事始雖无成而後猶有終若訟六三則始終一无成也故本義

訂疑今皆從徐氏說非只如坤六二爻義而已但坤六三從王事无成而後有終

云不出則善

蒙引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貽食舊德不出貽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王利于才

蒙引食舊德有是德乃宜有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德為天位然

訂疑舊德者由其先世嘗有功德于國于民朝廷封以爵土使其子孫得世祿焉故曰食舊德班固西京賦士食先朝之舊德是也貞則不唯守舊且又要貞食舊德守前人之遺業而不爭

非分之獲也貞者守法奉公如史記所云自全以蕃衛天子篤于仁義奉上法是也如所云于孫驕溢忘其先涅雙身亡兢于當世之禁則貞之反也厲者或以柔道而不免為剛強所侮也是以侯伯公卿大夫之有爵祿者言故二曰邑三曰食舊德四曰即命上曰錫之鞶帶陸庸成曰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并非吾命鞶帶之錫何羨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云云

訂疑象傳從上明是指從王意與坤六三文言同本義解為隨人非又辭本義亦非象傳本義或謂泛言從人不指從王猶言不為甦也尤附會本義而失之遠者

蒙引食舊德是說訟或從王事无成卻別說訟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王利于才

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亦字俱不通了況以王事為訟事豈可乎

訂疑若以王事為訟事夫訟有何功之可成乎又王事王字不必是天子說見坤六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云云○雲峯胡氏曰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貴改過如此○蒙引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梁山來氏曰復即命者外而去其忿爭之事也渝安貞者內而變其忿爭之心也吉者雖不能謀始于作事之先亦能改圖于有訟之後也二之訟險之使然也其不克者勢也知勢不可敵故歸而逃遁曰歸者識時勢也○四之訟剛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違故復即于命曰復者識義理也九四之復即九二之歸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訂疑諸儒以命與貞分事與心言然本義曰命正理也與下貞字終无別意殊重複愚按命者朝廷之命數也爵命也鑿帶命服之飾即此命字蓋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列爵班祿各有等序不可僭越九二以上五爻除五居位餘四爻皆有爵土者之訟二曰邑人三百戶三曰舊德皆以祿言也四曰命以命數言也上曰鞶帶以服言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若以氣數之命言亦可詩曰實命不猶即命者以命自信也安貞者以義自安也猶愈于

正理之說復即命易瑩謂復還其舊就受上命完獲我心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本義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訂疑元吉王肅程傳以君言本義以占者言而本義意尤明白瀘川毛氏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于訟之大者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可見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之小者不必聽也訂疑此占法也○蒙引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訂疑卦辭利見大人彖傳尚中正也尚即利見之義取其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諸侯之訟獄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不

之紂而之文王正尚其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訂疑此不論其訟之曲直但因其終訟而即本義以剛居訟極云云至終朝三褫之云象

訂疑程傳本義及胡氏皆作假象非也初為庶人之訟自二以上除五君位餘皆有土之君及有爵之臣也其所爭或土田或爵命也古者世家世國或嫡庶長幼之間或朝覲會同班位次

序之際或北鄰壞地相接之界背可致訟如爭爵而訟勝者受服矣苟非其理終必見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或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是非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杜光本曰世亦有冤深警切不得不訟者聖人未必盡惱之吳說足以維挽惡俗故訂疑采之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訂疑弗從強驅似指本國之民不切占意

訂疑以尊嚴解丈人似孫武司馬穰苴韓信之徒可稱丈人矣陸庸成擬丈人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始當其實

朱子曰吉无咎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本義用師之道云云

好方得元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有咎事原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則臨事惧好謀而成祭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訂疑愚謂伐所當伐祭所當祭是元咎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帥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是當作好有甚咎亦程傳意非本義意

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本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

蒙引師貞所謂有咎之師丈人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言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為丈人自君稱之為長子○彖義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矣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程子曰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興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程敬承曰吉而有咎麗秦之滅六國是也无咎而不吉孔明之伐魏是也

訂疑程子之說本于王氏畧例朱子語録亦明程子之說本義

則以吉无咎相連說若忝義則吉无咎即在貞丈人字內亦本義之意

梁山來氏曰以事言有戰勝攻取之吉以理言无窮兵黷武之咎

胡炳文曰貞與丈人俱主王者出師命將說兩意並重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潘雪松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乃降若兩階千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得若說深謀長計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象傳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好生其用兵出于不得已丈人是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心說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獻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皆丈人之德也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二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說道也又曰逆取而順守之曰丈人曰小人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訂疑程傳不成文理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云云謂為將者能左右其衆而節制之為王者之師以釋師貞之義不唯與卦辭本義自相矛盾亦且顯悖經傳本文矣桓文之師何嘗无節制曹操呂蒙亦能為之遂可以王乎竊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三句直當刪之且訓以為能左右之亦穿鑿无謂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言簡而確足以解紛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言二也訂疑此句突然或專指剛中句耳而本義因之遂誤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此下已是人主事伊川未分得清楚遂不免棄混作為將之事矣

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

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為將之道也不剛則无威

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本義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云云至末訂疑卦辭統論人君命將出師之道也本義云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確矣程傳徐氏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而本義亦然何其誤也愚謂當云師衆也貞正也天下有不正者王者能用師往正之舜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是也師出有名而非貪忿之兵已可以王矣又卦體九二

剛中將之象也六五應之人君命將而得老成之大人也又卦德行險而順是伏至險于大順得行師之道也夫貞則既是仁義之師剛中而應又所用者是仁義之將行險而順又得行師之道雖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彼陷溺其民民之望我如大旱之望時雨我以此道而往征之則兵之所加有后來其蘇室家攸慶之喜矣民之從之如是吉又何咎矣（古文何咎矣通承貞人吉與卦辭合）辭本義有伏至險于大順之說彖傳本義又云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二義不同皆可用也程傳只言順動未明其義而民從之程傳以東征西怨釋之指鄰國之民也本義雖未嘗言

想亦如此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費財所謂毒天下也似指本國言非也觀天下字當指鄰國王者用兵如櫛髮耨苗所損者少所利者大也

杜光本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主人君言字在丈人之上便顯然无惑矣知卦辭即知彖傳矣故能以衆正二句是人君興師之得其正剛中而應是人君授師之得其將行險而順是人君行師之得其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乃統承上三者而言也程傳本義及近日講者于彖傳皆以為為將之道曷不取王與天下三字一思之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聚衆之象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訂疑畜訓聚救六反其義淺

本義水不外于地云云訂疑謂養民即以畜衆畜訓養許六反乃着力字

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元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訂疑程傳劉氏容畜元別本義串作一事愚謂容民以養言田里畜之類也畜衆以教言坐作擊刺之法親上死長之義也畜衆猶言足兵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訂疑註疏皆以否字為句臧凶為句程傳從之

程傳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亦凶道也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雲峯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舉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本有理）勝負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師而失律凶立見矣

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左右御以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為師也

蒙引不可依程傳兼興師興行師蓋興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為將者行師之法此爻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理如此

洪氏大法曰三軍之命縣于一將一將之權在于紀律故有制

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飛航講意威令不行而士卒驕節制不威而部伍亂安有不敗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註以剛居中而應乎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

訂疑在師句中句程傳用之

程傳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寵命于三也

訂疑此以錫命為中之後效

六五在上

既尊委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又以錫命為命將時事與上云不家不同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也

訂疑此以威克厥愛為中與程傳前段同後效與程傳異以錫命為中之

本義九二在下云以剛中之德在師中吉

訂疑此以在師中為句猶言在軍中也剛中二字安在

中之上貼九二字乃說之至當而不可易者
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
訂疑在師中為句即卦辭本義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也吉无咎為句以其有剛中之德故吉而无咎即卦辭之吉无咎也但卦辭合貞丈人而言命將者之事也此以九二而言將之事也王三錫命雖亦本應五而言但在師中之後效耳
蒙引在師中吉沈本又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又看出不可謂

王者見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梁山來氏曰錫命者或錫以褒嘉之溫語或錫以其物如宋太祖之解衆是也乃寵任其將非褒其成功也
訂疑又辭王三錫命乃申言吉无咎之事或奬以温語或錫以器物或褒其成功皆是也揔言无咎之義也故此句在吉无咎之後若說是王者專于委任之事何不先言王三錫命而後言吉无咎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訂疑又在師中句象也吉字爲无咎為句乃足其四字句法耳不言无咎省文也象傳多如此
程傳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雲峯胡氏曰又言王命象言天寵疑可見承天寵即王三錫命句乃吉字內意也
蒙引一說此二句又申又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
訂疑諸家紛紛爭錫命句或以為褒其成功或以為專其委任王專委任者為象傳懷萬邦之句也言王者重萬邦之命故不得不孚其寵命以結將帥之心也愚謂即以懷萬邦言之程傳

謂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未為不確而蒙引來氏必以王三錫命為專其委任過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傳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郤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訂疑程傳二楊之說只宜于六五爻用之否則六五爻辭為復矣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云云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便疑此說後來從卿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

訂疑按本義云云蓋此等人必不量力而生事以徼功不度勢而欺敵以召禍如趙括項梁宋義之徒豈少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陰柔不中云云

象曰在次无咎未失常也

訂疑本義云云取程傳語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洪氏大法曰司馬懿忍辱以拒亮蔚頗堅壁以存趙非見此乎

訂疑後世人主命將計必遥授事從中制將帥不得專其進退進无克敵之功退加逗留之罪獨何欤楚子囊與吳戰兵寒不敢

敢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為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為利也今誠利矣將軍何死若楚王者可謂知左次无咎之義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疏人之脩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可以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故執此言往問罪之辭本註說程傳從之

程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宇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蘇子瞻曰執之有辭矣訂疑亦程子說文氣不順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云云言語辭也訂疑謂語助蒙引執言執字從禽字來

訂疑執字從禽字來○謂搏執田中之禽也○執禽者豈必用辭說○以諭之如討罪者之用警辭撇文露布哉故朱子以言為語辭是也但於易辭无以言為語辭者○（辭多未見此○郭本之）郭作執之想當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訂疑中行程傳及建安丘氏指九二本義无文域說自六五言其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蒙引駁之曰本義柔順而中只言其不為兵端與長子帥師无與也愚謂蔡氏此說（當：細玩○之○象之義始明非徒務○巧○虛○齋也）駁得差了蓋經傳之緼其為本義所不及發者多矣且如屯利

建侯本義取初九而彖傳不取非本義之為蛇足也坎彖傳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釋有孚而本義又不取亦非本義之有缺漏也此又象傳使不當也句○將以五言乎以三四言乎如以五言則中行句非以五言而何且中行若指九二何不即云以剛中乎又以象傳考之泰六五應九二亦中以行頌也照六五應九二曰中行之謂也與六五應九二曰中以為實也皆指六五此又何獨不然且又辭原以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為一串言任將者之不專以起下貞凶之戒象傳雖以二句分釋其實俱主任將者說與又辭同蔡氏不玩又象本文而單信程傳及丘氏宜其說之難通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訂疑爵命從疏說開國封之為諸侯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謂用之共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朱子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他人不與焉○建安丘氏曰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

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之參預國政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訂疑程傳開國使為諸侯承家使為卿大夫非也承家謂世祿也若訟六三所謂食舊德是也卿大夫是王朝之官固非所以賞功且古王朝之卿大夫多外諸侯入為之（開國承家如何便說三代以後事）多用程傳及朱子小註之說亦非也古者天子六軍總師者大臣一人而已其領六軍佐元戎者不過五六人大夫也其餘將校各統于其軍之帥而總制于元戎其將校之（又辭繫自周公）

功皆上之其軍帥六軍之帥又各以其功上之元戎其班師而歸元戎受上賞六軍之帥次之此開國承家之差等也其將校或王朝之命官或鄉遂之士大夫亦以次受賞耳无開國承家之例也蓋古之將帥皆王朝之大臣多取于外諸侯之賢入為王官其先已有爵土今論功行賞其无封土者則開之國其已為諸侯者或益之地不過五六人而已其承家世祿者已是功之薄者矣豈若後世之將帥或取之布衣或拔之士卒其偏裨將校多市井元賴之人或亡命椎埋之徒一戰而勝至于叙功遂濫侯數十百人乎觀經文長于帥師弟子輿尸弟子參之尚

有輿尸之禍豈有用小人（戒小人）此周公所以有小人勿用之戒孔子所以有必亂邦之戒也（戒行賞之人）

按易爻辭其為小人之必不可用者除師上六大有九三外臨之六五離之上九革之九五此神明之祚天子之尊小人之所萬不敢僭擬者也如觀之六四益之六四或小人行役而遊乎王國或天子清問而詢于芻蕘是小人亦有用得此爻之時獨師之上六大有之九三則小人決不可用故特戒之

又按聖人作易與人為善未嘗輕絕人以小人故師之上六與大有之九三之上九遯之九四大壯之九三革之上六雖並

有小人之辭然皆令占者自審未嘗斥言其小人也又按本義然小人雖有功云云至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朱子似以為又辭正意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似為餘意愚以大有九三爻辭推之其曰公用亨于天子言公侯占得此爻宜用亨于天子也小人弗克言小人雖占得此爻用不得也則是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正意也玩公用小人勿用二用字可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訂疑　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周公繫爻正意也周公恐小人遇此爻妄有封侯之想而喜開邊釁如令漢武伏兵馬邑之旁

者遇大有九三遂生投獻之私以冀寵倖如明洪武朝有獻能詩女子而被誅者故特戒之蒙引以為朱子所補誤矣觀象傳（訂疑之確又是能據經傳本文為斷耳）曰必亂邦也則是本義所云戒行賞之人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乃孔子之說也而以為周公繫爻之本意非也

陰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帥奉辭伐罪論功行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于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卷之二終

東京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訂疑本義從之本義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云云至末或問此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也須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

一人為首也是為人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溧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訂疑近言與人相比之道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蒙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元咎則所比者之占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為比人之占分言之也元永貞為比于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訂疑蒙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云原筮者尋常事一筮可決從違至非常之事而筮之雖筮得吉亨之占猶不敢自信必再筮以自審故禹承舜禪舜志先定昆命元龜而吉而禹猶欲枚卜功臣明太祖之卜焚伽藍也至于再至于三而後決也蓋非常之事必當再三詳審不可一遇吉卜輒妄意事之幸成也南蒯將叛筮得黃裳元吉不知自審自信元吉而不免于敗

或問原訓再何也曰文王世子篇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月令禁原蠶漢惠帝作高祖原廟皆再之義也

蒙引有元而不永者如唐玄宗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欲以稔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黃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所遷惑則是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皆未免有咎也

訂疑君子成人之美春秋為賢者諱如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

下之賢君也○苟求之○則三代以下无全人○皆吾輩筆舌之過也○本義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從程傳意、是以不寧方來者○為後夫也○既悖彖傳亦于本文不順○當依彖傳為是○

彖曰比吉也

本義三字疑衍文、○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此字○訂疑比吉兩字不必衍○以彖傳不復舉吉字○朱子又謂也字羨○

王昭素謂多此也字○當亦以此也○

此輔也下順從也

棠引下順從、實兼上下衆陰○此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舉衆之辭○梁山來氏曰、輔者、比之義○下順從、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訂疑下順從、○也○是○據○彖○傳○本○文○為○斷○只申比輔之義、不必指卦體也○下文上下應也、方○是指卦體○杜光本曰、彖傳此兩節、當依朱子小註、不當依本義○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傳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訂疑兼正字是○彖傳不言正○省文○梁山來氏曰、剛中則私意无容留○所以為元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

註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零例少者○多之所責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上下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上下應五陰皆當應也○

訂疑上下應也、上、即上六也○胡氏又謂上下應不合、愚謂易不可為典要○如訟既以下險內險已險而成訟○則九二正險之主也、而中吉之辭○彖傳以剛來得中釋之○又指九二比卦以大一統之義言之○曰上下應、以民仰君之義言之○曰後夫、一爻而取數○言之○曰下順從○以上一爻獨外王化言之○曰後夫、以上一陰而言、與

義又何妨乎
疏其道窮此謂上六也
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
○梁山來氏曰理勢窮蹙无所歸也
疏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
謂割土而封建之也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
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云親也
本義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訂疑見彖辭本義若欲比
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是餘意是占法

歐陽公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
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
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
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梁山來氏曰建公侯伯子男之國上而巡狩下而述職聘朝往
來以親諸侯諸侯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則視天下猶一家視萬
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訂疑此串作一事說
易筏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脉絡通訂疑此分說與疏同

杜光本曰自秦以後罷封建為郡縣郡縣之弊至今極矣使天
下之人皆知有君而不知有他吉也
公視李斯之議更為正大然王者全恩防變則封建又不得不
行惟導廣制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則封建仍然郡
縣斯无弊也賈傳策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或郡縣與封建
並行然制不盡一且難使兩者相安非良法也蓋時勢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
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者也誠
信充實于内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

訂疑他吉者、意外之慶也、凡人之相比、必有一事相托、他吉者、本事无咎、不足言矣、而又有他吉也、
蒙引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日積之以至于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至于盈缶、則不但无咎、又有他吉也、終来有他吉、語録説将来似顕比云、不可曉、此卦六爻无渐進居尊之意、不可用、
訂疑以上諸説、俟況言比道、挙業家皆就臣道言、非也、泛言之、而臣道在其中矣、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訂疑此直挙爻辭耳、以爻意已明、不必更釋也、學者每就呵加一二間字、另生意見、殊為不必、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傳二處乎内、自内、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
訂疑説自内太着力、急迫无味、不如本義和緩從容、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程傳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
訂疑守已待求之説、與爻辭全不切比之自内、那有此話説、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訂疑不自失、釋貞字意、象傳引爻辭上句、而所釋乃在下句者、

六三比之匪人

註自四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
本義陰柔不中正云、○三山劉氏曰、乗承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張雨若曰、匪人何世无之、顧吾比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三自家、○蘇氏了心曰、以无徳之人、而入不善之黨、○梁山来氏曰、二之中正、而亦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

此類極多、學者不知此例、以不自失解比之自内、不亦謬乎、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演身心德業安賴哉○訂疑身以利害言○心以和正言○德謂得諸心者○業謂成于事者○四字盡之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疏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
訂疑以上下釋內外字、是也○但專以在外體為外比、則疎矣○蓋四固外體、而五又在四之外、故云外比○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正而吉也、訂疑此勉之：靜○
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

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云：訂疑全包傳意○程子刺：不休○
朱子以四語稽括之○

王氏湘卿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訂疑比之自內、內指二外比之、外指五○其句法原不同○王氏看作一例、非也○六二在下而比上、畎畝不忘君者○六四近君在朝之臣○夙夜在公者也○
彥陵張氏曰、自外卦而比于五、致身以比明主、更无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得比道之正矣、何吉如之、
訂疑此從外字立意○人多從之○然比之自內內字說不通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洪氏大法曰、賢以德言○上以位言○見四之比五○匪直賢：○亦以貴：○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誰不親比于上、若迺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訂疑于取象之義未明○傳凡一篇○而其間段落不相屬○愚槩以分之○否則難通之中○益難通矣○
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

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賸一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遐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恐○王○都○侯○國○不○可○曰○邑○于居邑、如是則吉也、朱子曰、此段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訂疑程子以爻辭取象○只王用三驅失前禽二句而止○邑人不誡句○又接顯比說也○易辭无此例○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

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于鄉黨親戚于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云云至末、

訂疑小註朱子有二說、一說私屬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一說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前一說、是私屬比已、後一說、是天下之人比已、後說不切邑人、只滿以本義為正、本義不合本義、

就田獵言○上下相蒙為一意○

進齋徐氏曰、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賸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賸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其雲峯胡氏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賸上意○或有罹恐失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訂疑王者順取而逆不追○如湯祝網○只可行于○諸侯基○程敬承曰、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前禽也、

後夫○訂疑功○

訂疑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率其妻子孫來朝○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誠曰○逆中密觀○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此私屬不賸上意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程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訂疑含逆取順失前禽也原指田獵言比道只影在外豈得夾雜其中

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蒙引觀顯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誡皆在其中矣故本義以為一象味亦兼上意不相警備字義見得亦是就田獵說雲峯之說亦然但其意專在比道上說也

梁山來氏曰人中正則不貪得邑人不誡者以王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不貪得由上有以使之也

訂疑四時之田以講武事習戰陳也獲禽者與得敵者同賞失禽者與縱敵者同罪紓（事得）武夫孰不以失禽為誡哉今云邑人不誡蓋顯比者治天下之中道也舍逆取順者田獵之中道也王者得中邑人亦喻上意不求必得而合田獵之中者由上使之也又按此爻只言王道不言征伐說者多就征伐上說非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註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道已成无所與終為時所棄宜其凶也

程傳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其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多矣訂疑本子夏傳見後訂疑傳以首作始因其終之凶追咎其始比之不善也泛言比人之道也此傳只合于彖傳中用之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云云

訂疑此以首作元首責其无君德也視程傳平正可從

厚齋馮氏曰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人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咸始艮卦既未濟之象可見訂疑看首字與本義同

雲峯胡氏曰王弼曰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唯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元首（即本義之說）上六德不足為人所比是无首也

彖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子夏傳无誠于附道窮而比幾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道有始則有終无始則无終矣

疏既不能為比之初首被人所棄故无能與之共終也

程傳相比有首猶或終遠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訂疑以上泛言比道

建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尊、為頭比之主、五陰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彖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于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于比者、故无首凶、

訂疑以比五言比道、丘氏以比君言、而皆以首作始于易之義例不合、蓋初六既作比始不宜又以上六為始也、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云云、雲峯胡氏曰、陰柔居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勢不能以有終、訂疑本義末句无首則无終矣似又用疏傳之說以首作始者、又按卦取人來比我、大象九五上六取君往比人、初三泛言比道二四以比君言、

䷧ 巽下乾上　小畜　彖容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傳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乾下巽上、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訂疑于大畜說不去矣為巽所畜、故為畜也、先釋畜字之義以止言、巽陰也、其體柔順、雖能以巽順柔以止剛健、非能以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以二體釋小畜之義

以止言、本義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以六四一陰畜衆陽、釋小畜之義以止言、亦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之意、與彖傳同、

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之事小、另一意、以陰故也、此畜聚之義、絕不成文理、彖傳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此一段宜釋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訂疑言畜得甚、小畜只是所畜者小、畜得不甚、

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必指定一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亦止之義、不論當畜與否、

或問有說此卦為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繫其畜止人術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云小畜、訂疑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即本義上巽下乾、以陰畜陽、故為小畜之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爻中亦无取此者、為因小之事畜止也得、

春不可泥定一事說○此即程子答或問之意而申解之○南軒張氏亦如此說○

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于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行事、小人得以擾繫之○大事之將成○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訂疑亦畜止之意○此說甚暁暢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訂疑此卦名正義也○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此彖傳外意○朱子

偶就卦體卦名中○看出此意○故並及之○以為陽猶有可亨之理○而非名卦之本旨也○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此本彖傳意○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者○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暁說小人吉○訂疑此亦本義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以見陽猶有可亨之理○○又按朱子此段首以小畜對大畜看○大畜之名○是取後天之易○艮為少男○故為陽卦○為

大畜似後天之易○在伏羲時已有了○詳序例○

程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程子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

訂疑陰陽倡和之說○論雲雨之常理耳○在此處全用不着○在他處則貴以陽倡陰和○正陽先陰後之分○在此卦則以雨不雨象

畜之極不極○即陽倡陰和○陰陽和而成雨○既處耳○乃叨二于此致辯○何哉○且畜聚之說○亦是畜極而成○既雨畜止為義如何○又雜以畜聚至當歸一○精一无二○豈聖人繫辭即為兩端之說○任後人之那移遷就哉○言畜止又言畜聚○必如彖傳大象傳各從所見起義○兩不相混○然後可也○

本義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

蒙引本義文王演易于羑里數句、須當輕看○若拘向文王說○則

文王是陰爻○畜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而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正小畜之時、蓋文王演易時方見囚繫未能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正小畜之時及其久也○畜極施行○則三分有二矣○蓋為夬之時也○訂疑以畜未極指陰施未行指我○

訂疑蒙引本沙隨程氏○及胡氏旦之說○而以畜未極為大難方來○未到畜極而通之時也○愚謂畜極有兩等○蓋小畜之極則為畜極而成陰德○積滿○既雨既處而君子不可以有行矣大畜之極則為畜極而通豁達元碍何天之衢○道大行矣今小畜之卦畜未極○故猶可不處而亨○施未行故不能何天之衢豁達无礙○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與小過六五兩言之○皆无雨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在取義則皆不能有為之象耳○占也

西郊既指岐周、乃曰陰方、是文王以陰物自為也、誠如蒙引所駁矣○愚謂國外三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凡國皆有四郊○禮記四郊多壘是也○自周而言○國仁在南郊方澤在北郊壽曰命畢公保釐東郊○既有南郊北郊東郊、其有西郊明矣○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周公在周言周也、如謂文王在羑里指岐周為西郊、按一統志○羑里在今彰德府湯陰縣○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相去凡二千餘里○文王在羑里○何以知其雲自我岐周來哉○卦辭為周公所繫而非文王○于此可見○余有辯詳下繫○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又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

訂疑、卦下程傳○卦辭下本義○皆無以異畜乾○象傳唯以六四一爻言○精確○

梁山來氏曰、得位者、八卦正位、異在四也、彥陵張氏曰、柔得位、不作得權用事看○以陰居陰為得位○柔巽○最能惑人○上下應者、為柔所惑而受其繫也○又曰、以一陰畜五陽○君子可謂衆矣○衆君子中豈无一人見幾明決○何以皆其心為之應○應之一字正罪衆君子之辭也○弘人氏曰、剛暴之小人○以勢焰相迫○絕之易○柔媚之小人○以情意相縈○絕之難○以六居四○得其本位○善用其媚○能使君子不悟其為小人而應之○如美疾入人不覺○雖剛明君子○不自知其入于籠絡之中○故曰應也○

程傳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華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蒙引內健則有不畜之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君子之勢○猶可以有為也○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當事任也○

洪氏大法曰、乃者、難辭○言有此數善○乃可以得亨○不然未必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註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為雨也、夫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訂疑其氣猶上進、氣謂陽氣○

程傳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材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訂疑此借畜止之畜○為畜聚之畜也○○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朱子曰、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些這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訂疑合程傳本義與朱子或問熟玩之○大象之義○明且備矣○

蒙引此君子不可目定為小畜之君子也夫子因小畜之象而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訂疑天下君子自是有幾樣有指聖人而言之君子如自強不息、是也有成德之君子如非禮弗履是也有通上下而言之君子（有位者）以經綸是也有一行一善之君子懿文德明庶政无敢折獄是也如蒙引所云天下底君子只是一樣六十四卦不過隨象而取其行矣非是卦不一象天地間自不是一樣人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訂疑程傳本義皆訓復為進、愚謂復者反也復卦以陽既往而復反故名復復无訓進者小畜三陽上為六四所畜故自止而不進復反于下耳諸儒皆訓進復、天下有小人得位而畜君子（所謂從上之未有行乎其內）君子能以正道進（大者進之外者正有見于此）而无咎者哉是君子與小人可同朝而仕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訂疑同初九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亦字疑衍）

訂疑初九剛正（中其德同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云云至未、

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于四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豈能畜之哉故其始之與比也溺于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于一時之忿進退胥失矣此君子不可失身于小人之黨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云云至末、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訂疑此又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象傳專言上合志者、同體也、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小人、何也、曰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若以上下相承說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止說得六十四件事透何以冒天下之道乎故上下各自取義不必相蒙易不可為典要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本義異體三爻同力畜乾云云至末、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程傳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
訂疑此處解富以其鄰似說得去至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如何說昔有小友與先生講孟子秋省斂而助不給謂秋之取民斂從其薄而又且助其不給先生笑曰如子說本自亦好但春省耕句如何講亦此類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傳大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之小故極而成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

訂疑詩谷風集註曰陰陽和而雨澤生夫婦和而家道成果如陰陽和而雨何遂不好睽上九不以遇雨釋羣疑乎哉九三不以方雨虧悔乎但行旹忌雨則泥濘而不可行矣故曰既雨既處不行也諺曰風送客雨留人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雨則畜極而成故曰既處君子征凶或曰尚德載誰尚之曰陽尚之陽何為乎尚之曰卦唯一陰少者多之所貴也又居得正位又其性巽入故諸陽喜其温柔惠秀而咸樂與之遊至于五陽皆應則日望其雨而不自覺矣即如明皇之于貴妃始之寵之无所不至豈料其後一日殺其三子以釀漁陽之變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訂疑積之一字有力言非一朝一夕之故由于馴致而然也

三三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以兌遇乾云云至末○朱子曰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
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為藉為踐訂疑本疏六三履九二之說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本彖傳說而應乎乾及三四爻辭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為切
蒙引大凡臣事剛君及僚友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即虎尾也○蔡義曰虎咥人者也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卑孫何往而不亨乎行乎強暴則強暴服行乎蠻貊則蠻貊化行乎患難則患難弭皆和說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說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彖曰剛中而柔外此其

道也○○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謐之无忘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註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疏卦以六三為主三以陰柔履踐九二之剛○履危者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但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蒙引若只曰以卦體釋卦名義亦未見得非指六三也六三一

爻亦說得卦體如剛中正履帝位只九五一爻當之卦體此見本義用字之密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便為履剛則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獨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

訂疑自朱子以後○皆謂兌為至柔按八卦之中坤卦三畫皆耦不尤為至柔乎且履與小畜為反對小畜彖傳柔得位指六四則履之柔非指六三而何又卦雖六三一陰則柔為六三明矣

註疏皆指六三○本義獨從程傳指兌三爻似非彖傳本意又於伏羲八卦圓圖兌在左方大陽之卦也震離一陽之卦兌二陽之卦乾三陽之卦如依本義所云是後天兌三索而得女故為少女故以兌為至柔則伏羲名卦已用後天之易矣必柔指六三一爻而言始无後天之嬗又通考一陰之卦不獨履小畜為然姤曰柔遇剛也柔指初六未嘗指兌也同人柔得位得中指六二大有柔得尊位大中指六五皆未有以為通指三畫之卦者何獨于履而不然又履剛本義以為有所躡而進之義愚謂躡固履也○只此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訂疑名卦繫辭各自取義卦自取一柔履五剛○辭自取兌說應乾剛不可相泥如夬彖傳既取剛決柔釋卦名又取卦德以贊之六十四卦多如此○

平菴項氏曰莊周曰虎嗌傷己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

而不啚人且有能亨之理○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亨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為主而衆爻應之○蒙引本義以卦德釋彖辭不曰卦辭而曰彖辭以經文履字兼當作連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解此只作彖辭者也○訂疑世本多作卦辭傳寫之訛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于

此專指九五一爻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

蒙引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李衷一曰此于上文无干不必拘之牽合

訂疑此以卦體而贊履道之大典姤彖傳同○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云云至末○程明道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明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各類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且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訂疑程傳大畧本明道之說而推及于德位之相稱是深一層意窮意象傳本意只是禮達而分定耳○象傳本義止程傳備矣一句其傳曰以下乃成矩附録者詳坤六二文言○

厚齋馮氏曰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同聲者皆通則履之為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蒙引辯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大夫而請繁纓者无有也以大夫而僭八佾者无有也以帝而僭稱公者无有也庶

人而帝服偪優而后飾者无有也

訂疑卦名卦辭之履取踐躡之義三四爻同餘爻取歷履之義○

大象借為禮制之義

初九素履往无咎

註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前輩以制行訂

程傳夫人不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爾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訂疑以士人出處言即達不變塞意近

皆從之蒙引亦然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云云訂疑玩以陽在下句是以士之安貧樂道者言本象傳獨行願也來

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蔑于居于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訂疑與本義同

訂疑象傳云獨行願也即不得志獨行其道之意晉之初六象傳亦云獨行正也本義吳氏之說蓋有據矣若以仕進說二進于初以无應而為幽人初之无應與九二同而位又在二下何

言已進之人乎愚又按初為履之始上為履之終此二爻當泛言制行之道出處常變皆在其中不宜以出處言也素履即中庸素位而行之意此道可該聖賢一生行事至上九則要其終而言之也象傳獨行願也窮恐是孔子之意耳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云云本義剛中在下云云至末

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貞外物不亂故吉

訂疑程傳本義徐氏皆看得坦字重了愚謂坦云猶言衍云衍和樂意坦云亦坦蕩云之意耳飛航講意云坦云是九二剛中无應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居易以俟命无入不自得者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訂疑中謂中心是蒙引以德言非

訂疑中不自亂與獨行願相似但獨行願則獨見得是一家沮之而不顧一國沮之而不顧天下沮之而不顧中不自亂則獨見得非一家強之而不為一國強之而不為天下強之而不為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王氏畧例凡爻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為兌之主以應于乾成卦之體在此一爻故爻取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止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吉也九五夬履云云履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三居陽則見咥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六三

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
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註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
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云云
蒙引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

此吉凶之所以異
飛航講意三四不中正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四剛而能柔則有知懼之心彼霍氏之禍萌于驟秉倏倏之釁開于取節失愬愬之義矣
壯光本曰王註以履虎尾愬愬為句終吉為句程傳本義以履
虎尾為句愬愬終吉為句傳義據象傳而理較長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
乃孔子之易也
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
剛足以斷勢足以崇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
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
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況剛明不足者乎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云云○蒙引剛
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又
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此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
于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安
訂疑蒙傳統論一卦之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贊履道之
大就好邊說乃是卦辭外意非本旨也九五一爻不足全體夫
履就不好邊說便不取剛中正履帝位之義矣說而應乎乾本
以釋履虎尾不咥人之意就卦之全體言九五下應九二則為
无應又取不得下以兌說應之義矣故象傳但曰位正當而
不取兌應之義程傳只云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云云不取中
正兌應之義是矣本義未免為蛇足世安有剛中正履帝位而
猶夬履者乎○鄭申甫曰五剛中正蒙曰不疚而爻屬之何也
訂疑曰孔子見爻辭如此未盡其蘊故于彖傳特發一義云云
乃孔子之易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傷于所恃○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註禍福之祥○生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程傳上處履之終○于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云云○雲峯胡氏曰、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訂疑太深○恐无全人○

蒙引只據履之終而言考者、稽卜未來也、祥字兼休咎意○

訂疑上九對初九又看○初為履之始○故示以制行之法○曰素履往无咎○上為履之終○故卒言要終之事○正省其平生之素履也

杜光本曰、註傳本義及雲峯虛齋俱以祥兼禍福言○

鄭申甫曰、本義以履終論、祥然則未終○不用考乎○考无時而可忽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

上當考而初未用考也○特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密○故得其旋○到終而後考○便自无及○

訂疑鄭氏之說○雖非文辭本義○然○教人自始至終○隨事省察○深有功于學者○

飛航講意視履、兼省之心術考之行事二義○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胡氏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

訂疑大有慶即是元吉○本義以元吉作人事盡善、大有慶作效驗、非○胡氏亦然○象傳重在上二字上之為言終也○言履之終○元吉可謂有始有終而大有慶也○

三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于外也○來、來居于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上○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于內○小人往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亨也○

隆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時陽來于內陰往于外○○○

大臣无輔相財成之責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朱子曰、裁成是截做
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侷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
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字○○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
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
贊補其不及○如天氣流行○籠統相續○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
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
訂疑四方不如九州○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
自然○高泰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
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傳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
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云云○至末、
彙引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也、
訂疑本義引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從程傳也○以拔茅茹為
一小讀至以其彙為一句○彙引以拔茅為讀、茹以其彙為讀、蓋
本象傳而云也○不知象傳本全舉爻辭故舉上下各兩字而包
其中之數字○如包荒得尚于中行亦舉首尾兩句而包其中數
句也○
梁山來氏曰、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也○
彙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時將泰、杜充本曰當作時方泰則群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
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訂疑上卦為外
○彙引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
哉所謂志在外也○

訂疑或曰、君子不願乎其外而泰之初九志在外何也曰大人○
之學明德新民○合下便如此○當家修之時則志尚仁義○當學優
之時則志在君民○皆吾分內事也○若俗儒之學○却是要干祿○其
起初念頭便差○故泰之初九○與咸之初六○志在外同○
而公私自別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
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
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可耐○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事元節、治之三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與華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忽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馮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險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

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尚、配也○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云：至末、○雲峯胡氏曰、若包荒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遐遺、而或自私于吾之黨與、則易至徇情、非輕重不倫之中也、雖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也、合乎中矣、本義而宇當細玩、

訂疑程傳分四事○各自有中○本義合二事以見中○胡氏從本義○蒙引從程傳○愚謂包荒馮河○一剛一柔○合而為中○猶可也○若不遐遺與朋亡○各自合乎中矣○非有偏倚之患也○豈必二者相濟而後得中乎○此蒙引之所以必從程傳也○

洪氏發明曰、尚中行者、尚二之中行也○包荒四句、俱無人與事、○演包荒者、待人恕○處事寬也○馮河者、罪必討○獘必革也○不遐遺者、舉必及側陋○圖必及隱微也○朋亡者、近幸必勿昵○便私必勿狃也○

訂疑上三句○無人與事則可○朋亡如何無事說○講書當隨本文意義○不可強作一例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梁山來氏曰、孔子小象多是如此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說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

胡氏、舟諸心則為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傳三、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

而必否、故于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戒之曰、无常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心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

本義將過于中云：至末○雲峯胡氏曰、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乎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常享矣

古為徐氏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

一誘之天運以為无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

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梁山來氏曰、无平不陂、以上卦地形險夷之理言无往不復、以下卦天氣往來之理言艱者、焦心勞思不敢慢易之意貞者、謹守法度不敢邪僻般樂之意勿恤其孚者、不憂此理之可信也

訂疑平陂往復分就天地說大象小象傳諸天地字皆從卦象生來

蒙引平陂往復、只泛言泰極否來之意○自見于言外耳

飛航講意以平陂之勢言平則必陂未有能強之使留者以往

復之氣言往則必復未有能却之不至者此理勢之必然而可憂也○蓋治亂之相仍者天也保其治而不至于亂者人也必也其艱乎、思患豫防夙夜勿敢康也、必也其貞乎、持盈守滿幾微无敢忽也、若然則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保邦于未危而危不作何咎之有平陂往復之乎可勿用恤而靈長泰寧之福抑可以長享詎非保泰至計哉訂疑解貞字與艱字无別不如來氏切○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

理也、○演本小往大來○形无往不復○梁山來氏曰、外卦地內卦天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六四之際也○訂疑此說極切當從○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氏曰、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訂疑古本无平不陂乃舉上句以包下句也○象傳此倒甚多○本義從古易為是○今本作无往不復是舉下句以包上句易象傳中最少○宋衷並舉二句與象傳天地字義雖全○然象傳釋爻辭○並舉二句者亦鮮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云、至未○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

蒙引依富家大吉則陰主富、此又云不富、何也、曰、陰主利○以陰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訂疑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蒙引非之、愚謂以象傳觀之則或說為是○又按翩翩為句不富屬下句○象傳斷句取義爾○

程傳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在上、是失實也、

訂疑爻辭本義云、三陰翩然而下復云、天曰、陰虛陽實、兌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此義甚明正○不知象傳本義何為忽從程傳必其未定之說○誤入本義也○蓋陰陽消長之際○以在內為得時○以在外為失勢故卦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今又以為陰本在下、在上為失實、是又一說○與卦辭背○愚謂皆字解翩上字失寔解不○富字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主也、復又有帝乙、多

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訂疑周姬姓故女稱王姬○本○不○從○程○傳○改○亦○以○此○商子姓不稱王姬也○又謂降二女于為汭使執婦道以事其夫○帝亮○已○然○不○可○云○帝乙○始○制○此禮也○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亦當占得此爻云：○理或然也○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訂疑本義因之○如帝乙之歸妹然、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

臨川吳氏曰、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要是後世好事者假託為之、或據時代先後為斷、而論之法也、乃因是遂指帝乙為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訂疑左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徵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以帝乙為紂之父、左氏近古、必可從也、

彖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傳有中德、故能任剛中之賢、而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進齋徐氏曰、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洪氏發明非有中德未免為諂邪所間、鮮有能行其願者、故爻慶得人、而象本一中見非賢无以保泰、非中无以下賢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子夏傳隍、城下池也、城之為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今不培扶城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為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訂疑此殊无謂、可見非子夏之傳、後人所託也、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傾圮、復反于隍也、君之將終失泰之道、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訂疑勿用師、作寇事訂、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云、訂疑通作象說、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描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不知此爻之義也、訂疑亦全以寇事訂、趙氏曰、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訂疑以命為政令之命、是

也○梁山來氏曰、命即可以寄百里之命、一字謂政令也○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亦人事之所致○惟其命亂所以復否○聖人于泰終而歸其咎于人事其戒深矣○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傳匪人、謂非人道也、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

本義否、閉塞也、云ㇾ訂疑因程傳○

吕伯恭曰、否天地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

訂疑否時之匪人○害君子之正道○泰六四本義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是也、與比之匪人皆匪類之人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訂疑泰言健順○否言柔剛○健順皆美德也○故内健外順泰之道○内柔外剛乃色厲而内荏○内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故内柔外剛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疏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避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

程傳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

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榮顯之位、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于外○施達泉曰、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其收斂不密人得而物色之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貫禍○甚有不易處者故君子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

明哲保身之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

本義三陰在下云ㇾ○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道長之卦○不利君子貞之時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未形○易于從善○聖人于此即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為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屬君子○而初六以貞訓小人○所以為小人

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也
洪氏發明天下有小人之尤者不可化誨天下有君子之純者不待勸勉初惡未形周公猶望其為君子故于二陰並進獨勉初以貞貞者不植黨害正也不唯善類獲全生靈受福而已亦得所覆庇豈不吉亨
訂疑貞者只是不植黨不害善不市權不引君于非便是有以蔽賢為貞者竊恐賢者恥之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蒙引玩志在君之辭知自古小人敢人國家者都是志不在君

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所患得失只在其身无豫其君也
訂疑泰初九志在外者以三陽在內為得勢故以外卦為天下蒼生而不為區區事君容悅之辭否初六志在君者以三陰在下而奉上故以志在君為貞而不責以天下一家饑溺由己之事蓋小人何知有天下但得其愛君一念足矣所謂有事君人者婦寺之忠也不可說得太好了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云云潛室陳氏曰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其否云云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為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為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蒙引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亨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小人之黨如嚴尤荀彧之徒道安得亨此亦如遯亨本義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又曰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又曰蔡邕之于董卓張浚初年之于汪黃亦為其所包承也

訂疑小人之善柔者雖內與大人相忤外常作好面目相待口蜜腹劍之人最不可測大人奉身畏退以常情言之見為身否其實則道亨而身名俱全亦身之亨也不然李斯父子求牽黃犬出上蔡門陸士衡思聽華亭鶴淚豈可得乎然在大人則見幾明決萬不至此
杜光本曰易中二爻惟乾與否稱大人則否二爻之大人雖對小人而言然不曰君子而曰大人明是上聖大賢非泛稱君子有淺深懸絕之可比也當否之時豈有受小人之包承不身否而道亨者周公言大人否亨乃舉其已然以勉占者非恐其不然以勉大人也嚴尤蔡邕荀彧之流不惟不可以稱大人并不

可以稱君子有學无識何道可亨只一于受小人之包承不能安守其否而已虛齋諸家引以為脅過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本義言不亂于小人之群訂疑與程傳同

六三包羞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云云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訂疑小註與本義稍異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云云進齋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

蒙引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无咎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又曰不極其剛此義少有能識之者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巫反新法直至傾役之法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也漢王允唐李德裕訂疑五王亦然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訂疑本義從之

胡雲峯曰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

衆義无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訂疑志驕于業泰體逸于時安病加于小愈官怠于宦成休否暫息其亂未盡傾也時加警懼若禍亂之无日則萬世不拔之業即其亡之一念基之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姚信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

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
訂疑門初六與顛趾利出否本義曰、與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與愚謂傾否即出否之義也○從前穢惡之積至此盡傾出之无遺矣○
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為也○訂疑休否亦然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下
☰乾上

程傳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訂疑此只宜于大象言之○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雖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于野、謂不以邇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于里之遠○生于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

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本義以離遇乾云：訂疑從程傳○
建安丘氏曰、利涉大川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訂疑此與本義背○是不得不同者勢也○非同心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也○曰、比者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為衆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

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
孫質庵曰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故同出于正則同以天下不為寡不然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
飛航講意同人之道貴公于野公也同人之道貴正利君子貞正也

訂疑或曰公與正何如曰如云當理而无私之謂仁世有公而不正者故誠意者必先致知亦有正而不公者故致知之後必要誠意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訂疑舊例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云詳比上下應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離在二不唯得八卦之正位而又得其中

同人曰
程傳此三字羨文訂疑郭京刪之本義與程傳同其以為申以同人曰又或以為故曰辭不作卦文者妄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獨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訂疑亦以利涉為濟變言
梁山來氏曰乾行指利涉一句
訂疑乾行多有言無釋于野亨者又程傳以行作去聲蒙引亦同愚謂行宇當作平聲釋利涉也本義曰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無釋于野亨者
可見矣其帶同人于野亨者猶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雖帶恒亨无咎而意釋利貞也大畜利涉大川象傳曰應乎天也亦乾行之意蓋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故尤利涉

川需亦取此義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傳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朱子曰此說甚善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自有蒙引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同此理以通天下之志皇極外篇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此通天下之志之說

也

訂疑人皆謂中正屬己、應屬人、非也九五剛健中正六二柔順中正各以中正相應何分人己乎

杜光本曰、同人曰應乎乾曰乾行而六十四卦无言應乎坤无言坤行者乾主感坤主應大川之屬非以健而行罕濟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註君子小人各得所同、○疏辯物、謂分別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訂疑註窄疏寬

程傳各以其類族、辯物之同異、訂疑類字不着力着力在辯字

以宇爲類族二字

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雜合、事理之異同、君子能明辯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如疏又似辯物居方

本義類族辯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訂疑如疏　○朱子曰、類族是就人說、如分姓氏、訂疑通辯物是就物說、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又曰、言類其族、辯其物、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底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是說无甚理會、馮去非、吳臨川、又以類族法天覆、辯訂疑朱子之說、○物法離照、殊拘殊鑒、近時又皆就辯名分上說、則全似疲大象之可謂片言居要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註居同人之始、訂疑當作初。為同人之首當作始。者也、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為咎、程傳本義從之。
雲峯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于私、隨必出門而後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无咎。
訂疑曰門曰宗曰莽曰壙曰郊皆自文位之遠近取之。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吝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

矣、
訂疑又曰于門○亦曰門以外皆所同之人也○象傳恐人不達此意故以出字明之恐其近暱于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疏係應在五、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不能弘闊、是鄙吝之道、故象曰吝道也、
程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云云、訂疑程傳本義皆從疏。

鄭玄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為吝、何也、吾以為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之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繫焉、訂疑離麗也、一陰麗乎二陽之間、未能即同于五、此所以吝也、此說本之蘇子瞻曰凡言宗者其同體也、

訂疑宗、宗族也、離三爻、同體者也、猶宗人之同姓也、二五正應、乃近同于上下兩陽、不能舍宗人而上同于五、以從正應、與隨六二同若睽之六五則能舍厥宗而下從九二、如噬膚之易矣、書曰、敦敘九族、九族克睦、而周道親、尤篤于宗族、同人于宗、乃吝者、何也、親者情相洽也、莫過家人、則取其交愛之意在同人、則取其尚友之規、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程傳卦雖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懼時升高陵以覘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與此爻

小人之情狀、

本義剛而不中云云、或問伏莽升高陵如何、朱子曰、三欲同于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莽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

訂疑程傳謂伏莽為不顯發、升高陵為畏懼、而本義與小註、則揔以此二句為懼九五之見攻而為此以敵之、蓋伏莽升高皆行兵之事未見伏莽是不敢顯發而升高為畏懼也伏莽者奇兵也升高陵者哨望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程傳所敵者剛、故畏懼伏藏也、

訂疑程傳以敵字作敵人之敵、謂敵剛句、專釋伏莽也、愚謂此通釋二句也不言升高陵者省文也小象傳例多如此

杜光本曰、伏戎于莽象傳已明言是敵剛而程傳謂不敢顯發則與象傳不合故云所敵者剛以敵指人也然終說不去矣

平庵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為攻二也

梁山來氏曰、以理言二非正應理不直以勢言五居尊位勢不

註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難乘墉而不克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亦與五為仇者也、訂疑不如註四在五下不切乘墉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本義剛不中正云云訂疑自反而不克攻從程傳勝註說

雲峯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于勢而不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屈于義而不敢攻也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于周公之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于夫子彖傳之義弗克之旨矣

義弗克之旨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云云雲峯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于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于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眾義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于訟于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徙誠人情之所難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程傳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
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
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
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
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五剛中正云：
訂疑程傳本義及繫辭傳並不言君臣今學者作君臣言、非也
君臣相應縱有讒間君心一轉移間即去之矣何用大師而後
相遇乎況文辭明曰同人何必強作君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憤切而然也
訂疑專釋先號咷中、以心言
本義直、謂理直
案引先字無後笑、訂疑按象傳多有此例而此却不然必中直
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
得而間之、
訂疑據坤文言直其正也則直即正也不言正而言直者以叶
下文克字韻也困九五同案引以直字無中正、而以中字無正
字、非也梁山來氏曰、中直即中正、極是、杜光本曰、按訂疑云中
以心言本義云直謂理直則中直者是心誠理正也

按克字本訓能字弗克攻克相遇同今程傳本義皆訓勝從象
傳也象傳看克字最有力乃孔子之意耳
又按同人于門同人于宗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于郊皆言
同人之事也三之伏莽乘陵四之乘墉弗克五之大師相遇自
是用兵之事猶蒙之言納婦取女也
又按卦唯一陰衆陽所爭又二當下卦之中是強大必爭之地
此如陳鄭在晉楚之間蔡居吳楚之間兩大相攻皆因爭此三
國而起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註郊者、外之極也、處同人之時、最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于內
爭、
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云：○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
又曰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
案引同人于郊、便是无可同者

訂疑无可同、揣心在我物莫與同、絶我在人无可同為是

按諸家解郊字註傳是一說本義是一說愚謂皆有病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郊（郊字平聲遂發出）如註傳之說以郊為外之極則郊之外更有牧野林坰不更遠乎本義（義）謂郊在野之內云云

小註又云荒寂无人之所、殊為未確蓋郊猶在野之內何遂荒寂无人乎需于郊本義云郊曠遠之地是郊與野无甚別也但命辭之意各有主爾假令繫辭者易郊于卦易野于爻焉知解者不云郊勝于野乎愚謂卦言于野固為曠遠而无私矣若上

九于郊則自對初九于門而言耳于門則門以外皆可同之人至于郊則始也我无可同而舉世皆所不屑與終也物莫與同皆以我為方外之流雖有同人亦幾何哉无悔者无世事之累也于宗者不能忘情于郊者不及于情得情之中正者非類族辨物之君子其誰又于宗者不論其可否而必不同之者也于郊者不論其可否而必欲同之者也皆非君子中正之道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蒙引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為善乎幾於于野矣

訂疑雖曰无悔然曰志未得可見沮溺之徒終非君子之道心終有未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云云

訂疑本義從程傳其云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則本象傳之意爾梁山來氏亦云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訂疑同人柔在下者止曰得中大有柔在上者而曰大中大中大字（卓）

從位上來五得尊位故曰大中猶觀卦九五在上曰大觀也（識）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蒙引此卦德與其德二字不同其德兼卦德卦體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訂疑如此則諸卦凡以卦德卦體卦象卦變言者皆一言以蔽之曰其德足矣本義何獨乎虛齋此說大不可從矣

又曰應天時行與君子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蓋天敘有典而我悖之以時也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

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而我刑之以時也○又曰象傳只曰應天時行而本義添居尊除時行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時行即應天也○訂疑中孚亦言應天不必居尊也遯亦言時行不必應天也○又諸家有以時剛而剛時明而明解應天者似是而實非也○論剛明為並用之德不分兩時且彖傳釋經卦德卦體等俱各說一件无上下串揷之例故講卦德處不可混入于卦體講卦體處不可混入于卦德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周易訂疑　卷三　大有　　正誼堂

本義火在天上○誠齋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辯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蒙引其于惡者小則鞭朴之大則刑窜之皆所以遏其惡也○訂疑時作止惡未形非其于善者小則奬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

又曰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是其所當然之理順天休命是其所以當然之故也○

天命有善而无惡此以天地之性言○訂疑命討章用正意也○反之于身餘意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云云○訂疑與程傳意同○

蒙引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未涉乎害何咎之有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及有咎矣故艱則无咎○

訂疑此又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用得然旬天子言則守成之道也堯禪舜舜禪禹皆戒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言湯初放桀

周易訂疑　卷三　大有　　正誼堂　七十

仲虺誥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慎厥終惟其始湯誥諸侯凡我造邦无從匪彝无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伊尹訓太甲以三風十愆又訓以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无輕民事惟難无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說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召公之訓旅獒周公進无逸陳豳風遺鴟鴞成王之顧命諄諄敕嗣王者无非艱之一字蓋人君當有四海莫不成于憂勤而敗于逸樂漢唐宋之人君可以鑒矣公于初九以艱之一字丁寧之蓋乘其清明之氣而動以知艱之心也

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雲峯胡氏曰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訂疑不獨大有六十四卦皆然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又曰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九卦雖困為處憂患之卦耳其餘皆安常處順也夫子以為皆處憂患之道又乾坤之至健至順恒易簡矣而亦以為知險阻以此推之何卦而非艱則无咎哉（君子所以終身之憂）
洪氏大法曰說一初字便有防微杜漸意唯初未涉于害久之有不期驕而驕不期奢而奢者非持盈戒滿可乎
訂疑象傳只取在初之義居下无應皆不取蓋初與上多論事之始終如師初比如同人之類是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當大有之時皆有富不期侈而侈之意唯其在初則驕奢淫逸之心猶未萌紛華靡麗之習猶未深故聖人豫為之戒以示守富之道如取居下則二以上說不去矣如取无應則二與五說不去矣且只說得在下位而始有之人而為君者與素富貴者說不盡矣故彖傳只在大有初九四字上生義可謂潔淨精微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云：○蒙引剛中在下故為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者矣所謂野渡无人舟自橫也故有所往而如是一句兼剛中得應

彖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壞猶九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吳臨川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于中而車行不敗

蒙引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義自見于言外如舍逆取順及以從禽也之例

或疑積中是中德否洪氏大法曰此不可作中德說中德在此前一步

訂疑本義剛中剛字最重士不弘毅不可任重致遠剛之謂也今以積中解作中德中德如何貼積字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京房傳享、獻也　訂疑本義從之註作享通之享。程傳從之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
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
其有、亢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故三當大有之時、
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
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
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
本義享、春秋傳作享云云○朱子曰、古文无享字享烹並通

用○如公用享于天子解作享字便不是○又曰享享二字據說文
本是一字○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
儒得其大者○多不晉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无限
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
雙湖胡氏曰、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
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
偃時已讀為享矣
訂疑左傳雖作享然是宴享之享本義引之特以明亨之作享
耳至解享字則自從朝獻之義乃書曰享多儀之享也

雲峯胡氏曰、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
堪包羞、不脩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訂疑此又固有剛正之德亦由其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也○有
其德○无其位亦用不得此又也本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
不如云○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位則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下當
加一句云而又无公侯之位方好若程傳本義與雲峯胡氏云
云則是无德之公侯遂可廢朝獻之禮矣○

崇引享于天子、周禮所謂時見曰會也○有禮
遇親接之意、故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之小人、
宜不得而拒之、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訂疑常朝有期自不用筮崇引以為時見○是矣○其以小人為公
侯中之小人則非○小人者、无德无位之稱也○公侯即无剛正之
德亦不得名為小人○即如晉文公譎而不正○三王之罪人也豈
得遂名為小人乎
又時說俱謂用亨為大臣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小人當大有
之時、徒倣豐享豫大之說以獻諛、故曰弗克、近皆從之、乃離經
畔道之說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處之以道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貌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本義六五柔中之君云云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賢智之人明辯

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本義晳明貌云云

訂疑晳從折從日詩陳風明星晳晳本音昔音叶音制字彙謂與(彙辨不知晳辨及此否)從白之晳同非也從白者亦音昔乃白色也非明貌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程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眾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云云

訂疑與程傳同

○彥陵氏曰本義大有之世四字不虛見得人主勢處其盛最易貪勢而不與下交然必實心虛己下賢方能激發天下之心而使之交于我又曰交孚固于上下相孚處見之然玩象傳信以發志也只重五之推誠下交說

訂疑爻辭象傳只就上下應之取无應二意

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

訂疑此不言六二之應亦不取爻之扣但虛說道理然又不如本義之切實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大有之主中虛有孚之象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強剛毅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保其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
禍亂皆起于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絕上下慢易則无畏備也
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懲講者也
訂疑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恭行儉嘿專務德化然罪所當加
法未嘗不行足以當此爻矣
杜光本曰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是上下者六五
之上下也六五爻象程傳以上作六五與彖傳殊本義以上下
作六五之上下與彖傳合或疑五乃人君焉得有所謂上不知

上者五之臣下者五之民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傳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
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訂疑獨思順之義未言何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云云訂疑本繫辭傳
蒙引履信以造行言思順以處心言尚賢以用人言自天祐之
云云憑空說出此兩句若无繫辭之言恐朱子亦未知所解方
知孔子之言不苟也
訂疑履信易解思順尚賢難解然皆從下應六五見出卦旨一

陰上下應之上亦應五陰順也在內而順
思順五賢在下而上降心以相從是尚賢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謙亨君子有終
訂疑謙按歸藏作兼艮下坤上○兼子夏作嗛○說苑作君子有終吉○徐錯云謙
猶嗛漢藝文志引易之嗛云即謙云也可見謙兼嗛歉慊古皆
通用而大學之謙慊聲義本通○
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也
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訂疑較疏深一層○
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
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此
疏說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此彖傳之說本義從之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
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又是疏說○杜光本同
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也非謙之
難而有終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訂疑此疏說

訂疑本義亦謙之意也句、雜曉寫意謙者爭之反也物不得其平則必爭地中有山平之象也君子治天下欲使之謙讓而不爭雖使之各得其平而已故裒多益寡則多寡得其平平則不爭不爭則生謙矣所謂裒多益寡又非予奠之執中許行之同價也蓋稱物平施有權衡焉若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是也且如建侯其功德大者封以百里次者封以七十里又其次者封以五十里其至小者封不能五十里而附庸焉悉得其平安有諸侯爭功掀創擊柱之事哉如分田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盡其井疆均齊方正无長短不齊之奠安有強弱兼併之爭哉

訂疑諺云臨河莫競渡此初之所利涉也又按君子二字象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二

如親：自三年而暮而大功而小功而緦而袒免而隆殺以辨也如尊賢大賢師之其次友之又次則使之等差以定也无往而不得其平又安往而有所爭哉凡如此者皆君子治天下使謙之道也本義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所以二字意似員而實贅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訂疑諸本多无吉字愚謂既言用涉便是吉矣无吉字是程傳以柔處卑下為自處謙又居卦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訂

本義以柔處下云：訂疑涉川本作彖亦作實事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

雙湖胡氏曰、涉川貴乎遲重不貴乎急速用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訂疑不作象說是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二

與九三爲下有終為句是指占者言初六只言君子而无下文則以君子連謙：為句只是爻辭不為占用涉大川然後是占矣

彖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

訂疑傳殊勝註而本義不從傳者因彖傳云中心得也不知彖

傳中心得也對上六志未得也而言耳若以九三勞謙例言之則從傳為是蓋勞與撝皆在乎己聲聞則存乎人矣且以鳴豫例之鳴謙鳴字亦斷從傳為是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云云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于中而著于外矣是為鳴謙非自鳴其謙也訂疑此程傳意

為之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

訂疑程傳似中心達于面目之意時皆從之非也中心得只對上六志未得而言耳

蒙引一說謂志行乎名譽著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為中心得訂疑此與上六志未得也相照看出又與交辭吉字相切確當可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民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

牧夔之如是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貧之心不忘則不能長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訂疑與卦辭程傳同

本義卦惟一陽云云訂疑與卦辭本義同

蒙引九三剛正所以能做功業以一陽居下之上上下所歸是當事任所以得做功業德者功業之本位者功業之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則亦无以自見于功業故本義兼位任言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言也萬民以五陰言

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曰澤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訂疑引舜之言是君服非萬民服只借其意耳

演謙本人道所好況勞而能謙舉賢懲責賤誰不服其為長者訂疑又辭勞謙為句與鳴謙撝謙為例君子有終為句與卦辭

同例○象傳乃借君子二字○足成四字句法○以初六爻辭為例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為、則是自上下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孫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不利于撝謙也、訂疑大意亦如註說但以无不利屬撝謙為句、則不同也○

本義柔而得正○云云

訂疑註傳亦好○而本義不從者○○○本○義齊○以○慶○註○傳○也○蓋六四雖近君而本質柔正○又居其下○原无僭偪之嫌○故不取○奉上之○說繇其位在九三之上○故獨取下之○義也○

崇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緊說撝謙則專以居九三功臣之上言○○本○逸○本

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在四自當如此○演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

訂疑若看文勢○當作撝謙无不利○始合諸爻之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註居于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所伐皆叛逆也、○孤凡人必將財物周賂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于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居謙履順○必不濫伐无罪○若有驕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杜光本曰、无不利必如本義推開○不沾侵伐終是○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本義以柔居尊云云○雲峯胡氏曰、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

訂疑泰六四爻本義云○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曰凡曰皆○正指謙六五也○此爻辭與泰四爻同○又皆陰爻不宜獨以不富為能謙○當以泰四爻例云五在上而能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而利以侵伐也○又按節彖傳本義以、能左右之也○小畜九五本義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則此爻利用侵伐○正蒙不富以其鄰而言也○蒙引云、不富

二字不可就以當謙裴山來氏曰上能謙則從之者衆矣故有不富以其鄰而利用侵伐之象是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中溪張氏曰六五謙柔之主而利用侵伐毋乃內謙而外好勝乎豈知惟辭作福作威其梗化不服者如之何勿征倘專用柔謙則流于姑息失之驕縱乃謙之過也非謙之益也

澳上朱氏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陸北沙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以謙順而侵伐所侵皆驕逆也

訂疑潛師掠境亦曰侵與謙六五不合故象傳言征不服也以明之而郛京以侵伐作征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或問謙之五上專言征伐何意朱子曰本義謙極有聞云云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坤者皆當如此而有不然者或是聖人見有訂疑如此則凡有坤者占侵伐行師者占得此爻而吉故繫辭時即取其事而繫之云云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云云

雲峯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于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无位故也

訂疑嘗由質柔无位之說通考之易上九三爻以二者平重（質柔之義勝于无位上六原本譌然）噬嗑无妄明夷蓋姤旅巽中孚既濟十二爻為不吉其餘蒙同人觀剝晉睽未濟七爻為半吉而履否大有蠱責大畜頤離遯家人損鼎漸艮渙十五爻皆純吉也上六三十二除師臨解井四爻為純吉需謙萃革震五爻為半吉其餘二十三爻皆大邑（案閻全祖校）

也上九言行師者二皆離體之爻離大吉而晉半吉上六言行師者四皆坤體之爻除師為大吉謙半吉復泰皆凶也則質柔之義勝于无位也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程傳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訂疑動而和順是復非豫也彖傳之例凡以卦德為言者皆由內而外也

本義九四一陽上下應之云云○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訂疑建侯者國家偶然之事非盡如先王開國之初大封諸侯也萬國二字不切○順以動胡氏曰順理說統曰順人心愚謂順理為長蓋順理則人心自順矣

章氏曰順以動順在動之先也

說統建侯取震長子行師取坤衆

演既樂以天下得天下心矣建侯而萬民推戴行師而三軍用命總是平日得了人和故這二大事且利況其他乎○以順動為致豫之由以豫為建侯行師之大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訂疑建侯者國家偶然之事非盡如先王開國之初大封諸侯也萬國二字不切○順以動胡氏曰順理說統曰順人心愚謂順理為長蓋順理則人心自順矣○章氏曰順以動順在動之先也○說統建侯取震長子行師取坤衆○演既樂以天下得天下心矣建侯而萬民推戴行師而三軍用命總是平日得了人和故這二大事且利況其他乎○以順動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順理而動○說統順字實動字虛

訂疑彖傳釋卦辭並无大臣之意○（義全不相似朱子只可作參考）言順以動迄言乃于卦體卦德取此二義以釋卦名耳下節釋卦辭則作君道言矣○

順以動先儒皆作順理而動串講與而通順動平講方是二體之德而與諸卦之例合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疏聖人和順而動訂疑和字似貼豫字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聖人而為之也為之二字欠妥難者既從易者可知從猶容易謂天地易謂建侯行師

如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

順動則衆從之○訂疑天地如之、如孟子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案引夫順以動○天地尚不之違○而況以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天地如之、如商高宗因雉雊而脩德○則天佑之○而商道復興○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熒惑為之退舍○又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之類○

訂疑應字與從字異○應在別事○從即在本事上○

梁山來氏曰、言天地亦不過如我之順動也、訂疑如、猶同也○

訂疑天地如之、疏與案引是一說○來氏是一說○疏案引為是○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疏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晷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

訂疑此以日月四時平對、為順動之效、刑罰清、為聖人順動之實、而民服、為刑罰清之效、不知天地聖人○原无不順而動之理○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固均為天地順動之效而刑罰清民服亦均○為聖人順動之效○程傳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訂疑此言聖人以順動、事皆可法、足為民表、則民興于善、不煩多刑而民已服、刑罰清而民服○通為一意○與日月四時平舉者不同○而刑罰清簡之說○亦不如疏說也○朱子曰、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訂疑此反言以申程傳之意○

訂疑聖人以順動所謂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也○刑罰清、言

其中也民服與刑罰清對舉之均為聖人順動之效而二者又各○有○推○廣言之○

得多不止服刑罰之中也凡敬服用情易使不怨得衆人任不倦人愛人敬人治之類皆是也○刑罰清、偶指一事而言其實官得其理政得其平民得其察賞當其功爵當其德禮得其敘樂得其和之類可以例推也○又按天地之順動即于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上見之而聖人之順動自有許多本身徵民底事而刑清民服却在聖人順動之後與天地句作一式說不得如觀卦彖傳四時不忒即天之所以為觀也○即天之神道而聖人以神道設教自是聖人之所以為觀而天下之服又自在後不

可比而同之也揆之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便有許多作為合下原自不同學者只見前聖說聖人與天地參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流便要事事着他一樣如何說得

又按天地如之以釋建侯行師之利也天地以順動云云又是極言以贊豫道之大也東坡乃以為申言天地如之意誤矣

蒙引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爾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也

訂疑此說極正大斬截所以正疏說紛云分別之誤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疏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以祖考配上帝訂疑此義自正大明白杜光本曰若泥本文為以配祖考則是及以上帝配祖考矣故必如朱子之體孔疏曰以配即配以倒字成文耳經妥

○配漢書作享亦通

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于薦上帝配祖考也訂疑平對說

蒙引薦上帝配祖考平說以當作而字看古字以而字多通用訂疑平對說

又曰配祖考猶樂以侑食之義以配訓侑

梁山來氏曰作樂乃朝廷邦國之常然各有所主其樂不同惟郊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訂疑以郊廟對言亦平說

洪氏發明曰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作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由是用以治心使躁心日息而慾心日泯這便是崇德若說樂以彰德恐于崇字說不去

訂疑崇德薦上帝配祖考三者皆作樂之用也崇德與論語繫辭傳所言崇德同皆言崇己之德也雖是創見實是正解或謂崇德就是作樂非樂之用為上帝配祖考之用蓋拘守舊說而温寬而栗剛而不虐簡而不傲子曰成于樂註引樂記可以

盥滌祊穊消融渣滓樂之可以崇德明矣

有虞氏祀上帝與祀祖考是兩事不以祖考配上帝也故虞書類于上帝不及祖考祖考來格不及上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武王周公制禮始則此云薦上帝以配祖考正指此事祭法虞郊夏郊鄭殷郊冥事多難決且不見于諸經証以中庸達孝章其屬漢儒附會愈益明白不足引以為據也

季秋祀上帝配以文王漢儒頂知在成王時則配以武王在康王時則配以成王

訂疑程傳本義同盧中庵曰鳴豫者或肆之言談以為炫燿皆是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豫雖主樂云
蒙引本義溺則反而憂矣故初有鳴豫之凶三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于豫之疾介于石專指不溺于豫言不終日泛說衆事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中正自守則自好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凡世

間一切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于中者其介如此故其思慮明審云安靜者淡然无欲而不躁動也堅確者守得堅固有終而不可移奪也
訂疑介于石須一點出以押學者于如古字通故本義云其介如石也本義安靜堅確四字本石字生出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訂疑註疏皆以盱為睢盱睢盱者喜悅之貌本義盱上視也云訂疑與程傳同
問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下溺之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以為榮者也
訂疑本義云盱上視也猶孟子小國師大國也一點作句
雲峯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柔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大有得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簪聚也取聚髮也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云訂疑因程傳朱子曰由豫猶由願
蒙引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乃不至有覆餗之虞自古雖以聖哲之資而居大臣之任者亦皆如此如舜舉八愷八元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衆

賢之益○
本義自初爻而觀九四○則為權臣○其豫者、逸豫也○自本爻觀之○則四為任政之賢臣○其豫者、和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吳氏曰、即彖傳剛應而志行也○
梁山來氏曰、剛應而无他○又以分其權○故曰志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眈惑柔弱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本義當豫之時○云云訂疑因程傳○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當豫之時、上下躭于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証也、春秋時、不惟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訂疑

雲峯胡氏曰、順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豫最易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蒙引柔則无堅介之操、居尊則有逸豫之資、必沉溺于豫矣、訂疑當豫之時、亦特亦得以逸豫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又以其勢言之、九四卦所由豫、剛而不遜、六五乘其上、猶龍

虎之未易馴擾也、且衆皆附之、我无附而處勢危、特寄居焉耳、是其疾益深、有貞疾之象也、然以其得中、猶有君人之道存焉、未有大失人心之事、而僅得保其位、如哀周之君、或下堂而見諸侯、或威令下同下同當作不行○六國弱則甚矣、然文武之緒猶存、綿延數十世而未絕、此所謂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見他尚能保其餘緒未至大失○是他中處須要切得中○无咎程傳及馮氏以位號未失為未失中也○位號之未失○先澤之猶存總由他能得中來若非得中並此亦難保此正恒不死之象也、又如李唐肅代以後諸帝、大槩皆然、○又曰、衆不附而處勢危、雖未

七而鄰于亡猶貞痾之疾雖未死而鄰于死訂疑中未亡程傳及馮氏專指位號言蒙引又指先王之遺澤言愚謂位號遺澤供當不得中中還是六五好處謂其中德未至盡喪也若桀紂之盡喪其中德雖使撫夏殷全盛之業亦須失了

說統五之貞疾雖本乘剛然本義必從沈溺于豫說來見得已唯躭于逸樂權臣所以因勢以竊其威靈爾訂疑此言人主當自反不可盡罪臣下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蒙引專指乘剛一節言不兼以柔居尊意象傳之例多如此訂疑象傳言乘剛者五除困之六三為坎體餘皆震體也看來震卦一陽始生于下其性動而好上故常有逼上之勢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註豫極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上六陰柔當豫之極乃躭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若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云云訂疑渝无咎但以理言蓋能變則无咎不必取動體也

雲峯胡氏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于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叅義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髡之一鳴而朝諸侯漢武帝晚年乃知巫蠱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蒙引漢武帝晚年言朕自即位以來所為多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因田千秋言凡方士皆斥遣之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也胡致堂曰武帝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咏嘆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善之法秦穆不得專美于前矣訂疑胡致堂論武帝善矣其以秦穆為處仁遷善之主則不然書雖載秦誓一篇亦取其有悔過之一念爾今考穆公自敗崤以後益亟于伐晉以逞其忿數世用兵不息何嘗改過不吝哉傳在上二字乃釋成字則註甚直截自然勝本義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當速渝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九四和豫也訂疑與卦同六五弗豫也合而言之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繫辭傳重門擊柝又取為豫備之豫
汝吉　訂疑未詳姓氏曰豪通全體以所樂上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又止一節以所樂上身私己之欲也故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卷之三終

周易訂疑卷之四
梁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隨元亨利貞无咎
程傳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蠱

訂疑凡言卦德皆先內卦後外卦此易例也程子不知此例有倒言卦德之病如豫言動而順理便是復隨言說而動便是歸妹之類
程傳隨之道可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訂疑隨得其道便是貞字則下利貞未免復程傳每有此等病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訂疑卦變乃後天之易、孔子之說也、以釋卦辭可也、以釋卦名則是伏羲名卦時已取後天之易矣、否則卦名亦後天周人之所命也。

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隨、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

訂疑此本程傳為衆所隨、與己隨于人皆隨也之意是卦辭已下隨之：句乃極言隨道之大之結語、而缺其上文推廣之辭也、故下文隨繼之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則此句之上明乎其有缺文矣、安得據此一句遂指此卦之為隨君哉。

本義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

訂疑若所隨不貞、焉得大通、本義云：欠平正、按卦體九五剛中正、六二柔中正相應、為隨而得正之義、本義不言者、以彖傳无其文也、夫彖傳偶于卦材所遺者多矣、如屯釋建侯、不取初九需釋有孚、不取坎體中實訟釋終凶、不取上九釋謙不取止內順外釋順不取卦體卦德之類、本義皆為補之、況此卦天下隨之：句乃極贊隨之結語也、焉知此上无以卦體釋卦辭之文而今缺之乎、利貞者、己之隨物、物之隨己、皆利于貞也、如占隨物已不貞、則為大賢所拒、人不正、則為比之匪人矣、如占為人所隨、己不正、則不足以當人之隨、人不正則失遠小人之義、揔之相隨于惡矣、

乾卦文言所引穆姜之言與本義此條所引春秋傳云：乃一事、

按此卦程傳本義皆泛言人已相隨之理、如同人咸卦之義、時人皆就臣民隨君言之、蓋緣彖傳有天下隨之：句也、愚謂天下隨之：句乃極言隨道之大之結語、而缺其上文推廣之辭也、故下文隨繼之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則此句之上明乎其有缺文矣、安得據此一句遂指此卦之為隨君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註震剛而兌柔也、○程傳以陽剛來下于陰柔、是以上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

訂疑震剛而兌柔、焉能朋江名過曰、震剛而兌柔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剛下于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訂疑皆不言卦變、

本義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訂疑隨、蠱之反對也、蠱彖傳剛上而柔下、本義以卦體為正解、而以卦變為或說而附錄之、又如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咸之柔上而剛下恒之剛上而柔下、皆以卦體為主而以卦變之說附其後、蓋曰但以卦體言之即不用卦變之義亦自可

成其理也于隨于貞何獨不然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疏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亹
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
本義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
從也訂疑蓋取疏說
蒙引夫正者、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
得其正而无咎則近者說遠者來天下之士皆說而頴立其朝
天下之民皆說而頴耕其野天下之商皆說而頴藏其市天下

之旅皆說而頴出其塗矣故曰天下隨之訂疑此以君道說物
來隨我之義其貞在我但隨得其正句難解若所隨不出于正
則始雖以利而合然利盡則交疎而身孤勢寡不免矣豈止于
咎而已哉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又曰孚有實慎所之也
○古之人最慎于所隨雖流離困厄而終不失身于匪人有佯
狂佯瘖而逃去者甚者或引頸以受刃終不枉道以徇人訂疑
此取我往隨人之義與擇交仕進言其貞在人○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此釋卦辭與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下視而化也一例重在貞字

訂疑累傳雖有天下隨之二句而無其上文其為極言其效无
疑矣蓋剛來下柔固不可如時說剛德之臣來下徵柔之君亦
不必如程傳以上下二之說看是何人用如君用之則剛來下
柔為君隨臣亦可諫行言聽是也謂君隨民亦可問咈民以從
己之欲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為臣民隨君矣若卿大夫用之
則剛來下柔如禹之一飯而十起周公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餔孟獻子之友五人晏平仲之久而敬之孔明之開誠心布
公道集衆思廣衆益皆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為上安而下從
之矣如士人用之則剛來下柔如舜在深山之中无異野人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又如孔子徧交當世之名卿大夫與列國之賢士及魯孟所云
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友鄉國天下之善士皆是也如是
則天下隨之為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有朋自遠
方來及天下歸仁家邦无怨家邦必達蠻貊之邦必行之類矣
又按大亨貞无咎之下必有訣文以釋利貞之義如中正而應
之類而今亡矣而天下隨之乃極言隨道之大之未句耳今既
未敢輒補則須如蒙引云云也

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度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程子曰自晝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訂疑即聖人亦有智慮所不及者○如水碓水磨水車之類○木牛流馬之類○火砲烏機之類○何時不可制只是聖人一時智慮不及不必為之諱也○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六　正誼堂

訂疑按隨時之義大矣哉○只宜依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大矣哉○蒙上文天下隨之而贊其隨道之大耳不必如程傳舍物我相隨之義而忽生別論也○

蒙引承上文而言所隨一得其正而舉天下皆隨之○可見隨之時義大矣哉明其不可不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義也○或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訂疑當作雷入澤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訂疑丹朱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紂為長夜之宮○為長夜之飲○使男女裸逐為戲○伊尹訓太甲酣歌于室恒舞于宮時謂巫風○皆違嚮晦宴息之義者也○近時輕浮子○倡優博塞○淫于酒色○俾晝作夜夜以繼日○惟日不足○既以伐德亦以殘生○皆違嚮晦宴息之道○或曰周公之夜以繼日孔子之終夜不寢非乎曰○道心勝則周孔以夜之有餘補晝之不足人心勝則丹朱受辛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七　正誼堂

以晝之苦長續夜之苦短亦頟理欲之分數何如耳且待旦不寢晢也若論其常雖做正經事聖人亦須愛養精神

杜光本曰彖傳以動言大象以息言○蓋息而能動動而能息則外若臧息內實生息而息為動根緜亦延亦矣豈不善法雷藏澤中乎

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聲發于春夏其動也收聲于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

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入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訂疏此說新奇可喜而不可從夫春夏發聲秋冬收聲者雷之大動靜也君子法之為大作用大收斂若夫春夏之時雷雖發聲亦數日而一出其餘皆藏澤中之時也此雷之小動靜也君子但于起居食息作止語默間法之如隨之嚮晦宴息願之慎言語節飲食是也

蒙引嚮晦入宴息即日入而息也不可說太深若動作底人則炎膏繼晷亦不可太過三才之理俱有動靜靜所以養動之根也如造化之氣冬來息得不疑固則來歲必是災沴穀菜不熟人窗不寧如冬雷則災矣醫書教人到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面色青黃日間所事自无精神矣乃知此節亦繫大理也

訂疑凡人若日有旦晝之梏亡夜為酒色之斲削豈唯夜氣不足以存軀命亦隨之而隕矣且不知養生更說甚人品

劉氏易鈔嚮晦宴息夜之隨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晝之隨也晝有為宵有得十二時中无非隨也是為通乎晝夜之道而隨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訂疑卦辭如同人隨與咸

兌中孚乃人已皆可通說者本卦卦辭本義云已能隨物物來隨（本義不悉然陽不服）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亦未嘗專以物隨為義也獨卦名之義與彖傳天下隨之句有似指物來隨已者耳若卦辭則是義物我而言也今本義云卦以物隨為義與卦辭不合與卦辭之本義亦不合

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彖傳釋卦名義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本義云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自未濟來者要此二變是卦之所以為隨者要初與五兩爻而言也初九本義不合獨以初九藏各隨之義必如註與程傳及熊朋江之說方可獨以初

九為隨之主耳又本義云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是隨之義在說字上取之也亦非以震為隨之主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雖得其正則吉

訂疑此段語意難曉既云又以隨物為義何云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乎將使人一无所隨而後為无所偏主乎愚謂卦既為隨當隨之時不是人來隨我就是我往隨人又既以隨物為義矣初為震主官之象也震體性動多渝變而无常為有渝之象夫交貴久恨其有初鮮終二三其德也幸陽剛得正則其渝也如出幽谷而遷喬木矣故曰貞吉則不至无恒且濫

交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貞者○協一之謂也○如孔子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在人○大賢志其大○小賢志其小○仲尼焉不學○學者領道在則然耳○見善則遷○聞義則徙○豈必終身守一師之說哉○貞之所在○渝而從之○官之有渝○何處不吉○故又曰○出門交有功○古者論交之心至公○取善之道至廣○有一人○則交一人○人有一善○則取一善○孔子謂子貢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而孔子在齊則交平仲○在衛則交伯玉○顏讎由公子荊在鄭則交子產○又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學琴師襄○又廣之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昔張橫渠講易京師○學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橫渠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夫見勝己者則疾之○人之情也○橫渠顧令從學者舍己而從之○己亦不難降心以從之○可謂盡此爻之義矣○彼陳相兄弟棄陳良而學許行○豈得為善變哉○

蒙引惟出門以交○則已之所取于人者不為限○而人之所以資于己者亦无窮○何事不可立○何業不可成○信乎其有功也○官有渝貞吉○則交不失之迹○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杜光本曰○學者多從此說○以出門交與貞對○以有功與吉對○為其與本義合○且便于舉業也○

訂疑出門交有功○蒙貞吉來○不可與上文判然作二義○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

蒙引不失○明其集衆善而无遺也○訂疑以无遺解不失○

飛航講意官有渝而得吉者何○蓋德隨于匪人○學成于善類○日與正人居○則薰陶漸染○未有不陰受其益矣○其吉宜也○出門交有功者何○蓋行哀于寡黨○救集于衆良○出門交則切磋琢磨○未有失于詭隨者○其有功宜也○（詭隨只行及貞字）

訂疑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過直述爻辭只以不失也通釋之○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居隨之時○體分柔弱○而以乘夫剛動○豈能秉志○違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初處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訂疑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捨正應而從不正其

各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云：訂疑本註傳但傳活而本義指定是凶

說統書曰、速者德、比頹童、正合此爻義、訂疑六二中正六三不中正而取象如此者繫辭傳所謂近相取而吉凶生者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訂疑初九曰出門交有功是交貴廣也今九五貴而在上大夫之賢者也初九剛正在下亦士之仁者也六二上應九五而下比初九何為不善而繫辭如此者初九陽剛有擇人之明有從善之力故可交遍天下之士而不失六二陰柔无其識力但因便就近苟得所隨則已矣故近比初九則遠舍正應之九五也杜光本曰、小子二字不過生自初爻無容說壞看訂疑以初陽二陰發出如許正義則係小子失丈夫貴全在二不在初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无應、亦欲于已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

訂疑程傳從註說本義與註傳大同小異、

縈引隨有求得、就名利上說、故本義曰四陽當任云：如蕭王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于求也、則所求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為得矣、

吳因之曰、三之質亦无以過于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

因為從違、實非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之賢者也初九剛正在下亦士之仁者也六二上應九五而下比初九何為不善而繫辭如此者初九陽剛有擇人之明有從善之力故可交遍天下之士而不失六二陰柔无其識力但因便就近苟得所隨則已矣故近比初九則遠舍正應之九五也杜光本曰、小子二字不過生自初爻無容說壞看訂疑以初陽二陰發出如許正義則係小子失丈夫貴全在二不在初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无應、亦欲于已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

訂疑程傳從註說本義與註傳大同小異、

縈引隨有求得、就名利上說、故本義曰四陽當任云：如蕭王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于求也、則所求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為得矣、

吳因之曰、三之質亦无以過于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訂疑言志者見三之取舍決于志不獨以其地位之相近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註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于臣地以擅其民失于臣道故曰貞凶程傳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無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

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訂疑本義既云同德何云勢陵于五蓋一卦除初上无位中四爻四五二陽當隨之時下之二陰皆隨于四是四居臣位以擅其民也即不皆隨于四是亦與五分民也五又剛君故曰貞凶言正乎凶也象曰其義凶也本義云雖正亦凶亦非也

建安丘氏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然則處豫隨九四之位者奈何曰唯有以自信而孚上下之心斯免矣

蒙引有孚在道而明如霍光專權其參乘也帝如芒刺在背此便是霍光之不能在道亦其誠孚之不至也張安世代之參乘則上甚安之安世固素以忠謹聞也如蕭何者最善處功名以消上心之疑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

有孚而在道也故強賊未平則慷慨流涕或單騎見虜以抒國難捽重奚在外又有百戰之功朝廷所以處之又屢失其宜而元纘介顧望意朝聞命夕就道其有孚在道為何如此真萬世人臣之法也又曰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故象專曰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善明哲之功也○

蒙引程傳蓋明哲之功也○似明哲更在孚道之先○此亦實理也○當從故功字分明若文辭則无推原之意只象傳如此說亦互相發而不悖也○漢之韓信蕭何皆受君之重任者也信恃其功能既求封齊復求王楚高祖雖所欲與之可見隨有獲也然高祖疑信之心固積之久矣所以及于禍也夫自人君言之則有功必賞固其正也然于人臣之義則挾功求賞能无凶乎蕭何烹知高帝之心而又得鮑生召平之徒以此意曉之故得

免于禍高帝在軍中數使人勞何何聽鮑生之言悉遣子弟從軍而帝大悅帝擊陳豨遣使拜何相國因封五千户又從召平之言而讓其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用而帝又大悅何之使帝不疑而勤于其職以保其身其于有孚在道以明亦庶幾乎訂疑全依本義○杜光本曰九四一爻隨有獲貞凶註與程傳確有孚在道以明程傳與本義確○學者全遵程傳可也○蒙引乃全遵本義恐不其然○

梁山來氏曰周公爻辭三者並言孔子彖傳○推原而歸功于明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云：

蒙引孚于嘉同德相信也○如舜之于五臣武王之于十亂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成康之于周召知之深任之專无毫髮之疑惑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蒙引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終疑唯九五之正中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

洪氏發明正中以德言爻言得人致治○為政在人也○象本純心任賢取人以身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

本義居隨之極云：訂疑從程傳

蒙引拘係之如監禁意思乃從維如繩紐意思此假借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男犯趙衰顛頡介子推之徒從晉文公出亡者十九年備嘗艱苦而未嘗跬步相離若齊士五百人從田橫于海島而无叛色荊州之士從劉備于江南而依之如雲皆是也

梁山來氏曰、詩縶之維之于馬、嘉客是也

訂疑監禁繩紐之解、此看字面而言也、擬人必于其倫、豈无他事可假借為象而必以此凶事擬焦事乎不如梁山來氏說為是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鄒泗山曰、上窮則非固結之訂疑拘係之、乃從維之、若如程傳本義之說、象傳不宜云上窮也、愚謂孔子蓋以為如坎之上六係用徽纆、困之上六困于葛藟、皆未有以為善者如乾无妄窮之災也、坤節其道窮也、姤上窮吝也、猶曰其文少之說、不為无據矣

異也至于巽與隨皆曰上窮也、豈可曰美惡不嫌同辭乎、蓋巽之上九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隨之上六拘係之過于隨者也、上六陰柔无應居隨之極、物莫與隨、雖拘係從維終不能得其必從也、總之中心所願則不戒以孚、志亂而號則一握為笑、隨之上六不得其隨、始之上九不得其遇、其為上窮一而已矣、或曰如拘係之乃從維之為不好、何又云王用亨于西山乎、曰易為卜筮而作、固有不利于彼而利于此者、如屯言元亨矣、却不利有攸往、而又利建侯、六四乘馬班如矣、却又利求婚媾、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矣、却利禦寇、且如晉六二晉如愁如矣、却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困九二利用享祀矣、却又利用祭祀、易之例固有不利外事而利內事者、亦有不利內事而利外事者、各有其占、不可強牽上下文紐作一事一意也、杜光本曰、易中卦爻之例、有不利于彼而利于此者、如訂疑所引、其大畧也、子朱子深明易例、而本義于隨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同衆講為一串、豈隨上九爻三句皆利、不比訂疑所引耶、然玩象傳上窮二字、則訂疑之說不為无據矣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疏序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于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訂疑鄭氏辛丁之義、本疏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用創制之令以治于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

語之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
訂疑漢世之甲令乙令猶今各衙門簿書以天地玄黃為號也
彼時未有千字文借天之十干為號故舍曰甲舍丙舍第曰甲
第帳曰甲帳觀曰甲觀明朝有十庫猶以甲乙丙丁為號亦不
止令書以甲乙為名也則甲庚二字未可便作令字解也又
令洽乃誅疏云既在有為之時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云意員
而語滯當云創制之令恐人未習故宣令之前後各三日殷勤
丁寧而告語之令既洽矣其人不從是故犯也乃加刑罰誅非
必殺也猶言蹴路馬努有誅齒路馬有誅言當罪之也愚謂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二十　正誼堂

先甲先庚云者所占事應之期爾未可盡以宣令解之也
程傳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則有後治之理自古
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
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
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
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
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
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
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而
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訂疑先甲後甲二句程傳不取申命之義亦不用辛丁之說而
理自明確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
訂疑彖傳釋卦名義只取壞極之義不取有事之義也即六爻
之辭云幹父母之蠱蠱字是前人已壞之緒也幹者飭治而振
起之方是有事之義何可便以蠱字義有事之義乎如卦辭必
有事而後能然疑之諸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二一　正誼堂

彖傳不无亡下豫支之病使利涉大川三句為重複矣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
之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朱子曰皿蟲為蠱言
器中積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積畜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
唐之衰弄底到那極弊大壞時
訂疑此是正解蠱字之義
本義其卦艮剛居上云云至皆所以為蠱也
蒙引艮剛居上其情不下接巽柔居下其情不上通上下不交
而相乖隔而天下之事日入于敝矣以卦德言下卑巽則逡巡

委靡而无敢為之志上苟止則因循怠惰而无必為之心其勢必至于廢事隳哉而百孔千瘡不可勝救矣

訂疑剛上柔下之義只取卦體其義已明又引或人卦變之說實无謂且有後天之嫌說詳序例

本義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案引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非專就天下說凡人家及廢事俱有亂而復治之理蓋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利涉大川得孔子往有事也之言然後知為治蠱之事也

訂疑易為卜筮設元亨自是說蠱極有當治之理利涉大川自是別為舟楫以濟不通之占豕傳以涉川合為治蠱之事方純作有事之象耳學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

本義甲日之始事之端也

訂疑取程傳而不用註疏先甲三日辛也云云取疏序所引鄭氏之說而附以己意不用程傳之說

案引先甲三日蠱之將然而豫治之後甲三日蠱之既治而維持之聖人治蠱不于方蠱之時而必于將蠱之先與其既治之後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偷安目前者之為矣此治蠱萬全之策又不拘于壞極而有事矣

訂疑甲本日之始今借為事之端之象日之始釋甲字義事之端釋甲字之意也當以事之端為主前事過中中非中正之中乃以時而言如泰否過中之中○案引不用辛丁之說只以大意言之其理已明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云云

訂疑愚說見前○朱子曰此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也又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案引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无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勢不交也巽而止主性情言縱使上下交下卑巽而上苟止亦足致蠱也○問剛上柔下陰陽之大義也何以致蠱曰此正猶乾上坤下而為否一般

恭義下巽則卑順而无矯正上止則止息而无動作此其所以不治也今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案引曰此說甚善蓋治蠱只要反前之為而已剛上柔下亦然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釋卦辭云
蒙引蠱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凡事之有之今却云天下治也
是就大處立議論蠱下即繼以元亨亦要其終始而言耳下
文方是治蠱之事本義治蠱至于元亨人皆疑治字及至于
字與前本義不同曰殊不知其本同也以為蠱壞之極亂當復
治者豈天送一箇治來耶蓋亂極思治其間人為未嘗无也
訂疑蠱元亨亦如屯元亨蒙亨渙亨皆以循環之理言之中間
還有人事在非目下便元亨也
程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二四　正誼堂
臨川吳氏曰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善
終于蠱而已豈能元亨哉　演義君臣
蒙引卲伯温系述曰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
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响應欤
洪氏發明亂之終即治之始循環之理固有然者君子宜修人
事以應之也
訂疑录傳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只以終始之義言之蓋辛壬
癸甲之後乙丙丁三日十日之始也孔子解之此庶如此釋之至于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如此解不去故直剔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云
訂疑山下有風物皆披靡壞亂之象只言物壞是矣何云有事
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訂
疑不言有事極簡確幹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
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
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二五　正誼堂
臨川吳氏曰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善
明德之事也　訂疑以上皆平易說
蒙引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變其舊
習也又必育己德者蓋自新者新民之本不然己昏昏安能使
人昭昭
訂疑自新為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大象
傳例凡君子下以兩象分貼者皆先內卦後外卦蒙果行象內
之泉也育德象外之山也臨教思无窮象內之澤也容保无疆
象外之地也旅慎刑象內之山不留獄象外之火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蠱未深而事易濟○云云訂疑以蠱初而言○不論父之材也○雲峯胡氏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材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尤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為蠱之初○蠱猶水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訂疑此本義所云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也○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訂疑有子考无咎○承幹父之蠱○只云有子則考无咎○天下世濟其惡者豈少哉○可見○不患无○子○正誼堂能幹蠱之子耳○

案引前人已壞之緒○不論生死○父沒而子能振其已墜之緒○則足以蓋前人之愆矣○寧不亦是考无咎耶○若盡以為亡者、則九二與以入之、說難通矣○杜光本曰、父在云考○朱子謂古人多通訓其離騷首章註○則又曰父死稱考○是朱子亦未嘗有定見也○故案引以生死並存之○

梁山來氏曰、有子者、即禮記之幸哉有子也○說統曰、子能幹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无子同○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註幹事之道、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

訂疑以蠱字作事字解○程傳從之○

鄭氏曰、子改父道○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訂疑雖極○杜光本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而夫子謂之孝○孟莊子之孝○夫子以其不改父臣與父政為難能○皆貴其無改也○然蠱事而亦無改○則不善之積成○而壞極末由治矣○豈可謂之孝○而且謂孝之難能○

哉○于蠱初六○故又責乎意承焉○元祐初○司馬君實改新法○乃以母改于○非以子改父之說止衆議○殊○昧○蠱初六之爻辭○象傳而○罷○從○彥○之數○之○非過矣○

中溪張氏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訂疑雖于本文不順而理則是○

飛航講意幹蠱、幹事也、承考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註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程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

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訂疑全作象夫子之于母當以柔順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元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此亦以蠱字作事字解○

朱子曰伊川說得是○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云云訂疑諸父本義皆不定然是子幹父母之蠱而君臣可通用○

厚齋馮氏曰世固有父喪而母任家事者故六五以陰柔為一

卦之主而取象于母蠱焉又家事之敗或由婦人亂政而其才子能飭之亦為幹母之蠱訂疑前以蠱訓事後以蠱訓壞極

於義子幹母蠱尤易流于專斷而失于順承○

蒙引以剛承柔而治其蠱則剛多有所拂戾而柔必有所不堪如此則將如蠱何訂疑此亦如本義子母君臣皆可說又曰幹母之蠱做實事說蓋諸爻皆有父母之象故也若論占法則凡以陰居尊性暗而難開者皆母蠱之意○

洪氏發明蠱不可不治不治亦不可急治不治者緩而失機訂疑指急治者驟而釀變指二三四○

演諄之集也妬之叢也衽席之厲階方隱而構也吾與之委蛇微漸防而弭之隙可乘也若惟是拘名牽義而固守其貞也其未可挽也又曰遜以出之漸以調之訂疑此是孝于驪姬劉琨之于蔡幹蠱之權者也如宜臼之于褒姒申生之于驪姬湘王之于武韋代宗之于張良娣此惟救死而恐不暇奚暇言幹蠱哉幹母蠱者謂夫魯莊公之于文姜秦始皇之于朱后漢惠帝之于呂后唐中宗之于武氏之類其權自我操可以制母之非義者也惜乎數君未講于幹母蠱之道也至于士庶家幹母之蠱求其經事知宜變事知權者鮮矣

訂疑事父母幾諫云：孔子于父母一也而幹母蠱獨云不可貞何也于觸父怒則斥辱之而已鞭撻之而已甚則逐出之而已于大分未甚垂也若母而持之太急婦人之性褊狹愚躁机不可回計无所之一有不測則子何以自容也○春秋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胡氏曰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乎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亦幹蠱之一義

象曰幹父之蠱得中道也

郭青螺曰、曰蠱則在所當幹矣曰中則能幹所當幹矣去疑无過不及曰中但二非懼其不及懼其過耳道、幹蠱的道得中道、即從不可貞看出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訂疑本義因程傳

雲峯胡氏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以幹蠱不然與其為六四之過于柔而吝不若九三過于剛而悔

蒙引自其過剛不中觀之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自其異體得正觀之則異可以制其剛正可以補其不中悔以心言咎以理言

王氏湘卿曰、以此為臣是諍臣也以此為子是諍子也有不順之名故不免于小悔不陷君父于不義故无大咎訂疑即專以子言亦可

訂疑父在而不能從容諷諭致有傷恩之事父沒而或更張太驟又未免親之訛皆是悔也讀蠱之一卦見聖人善處人父子之間

安一日之意

梁山來氏曰、九三之剛失之過失之不及故吝吝者漸趨于凶寧為悔悔者漸趨于吉六四之柔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下應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任剛賢

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訂疑程子于六爻盡字、皆作事字解、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云、

訂疑註云、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疏于象傳云、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此皆以六五之承先言也、程傳于象傳云、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本義因之云、九二承之以德云、又蘇軾為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无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輪臺之詔、痛悔其非是德也、霍光輔孝昭帝、悉罷其奬政、是承以德也、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有司奉行失當、幾于煩擾、不能宣布實惠之意、于是罷戶馬保馬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其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正誼堂

考无咎言、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疏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

程傳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訂疑依程傳本義、承以德、皆指九二、愚謂象傳釋六五之辭、不宜舍五而贊九二之德也、且稽易中原无此例、或曰、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曰、先人雖當壞亂之極、莫不有悔過反本之意、是即德也、後人能即一念之德、推廣而張大之、則後人之德、皆先人之德也、故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昔漢武帝輪臺之詔、痛悔其非是德也、霍光輔孝昭帝、悉罷其奬政、是承以德也、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有司奉行失當、幾于煩擾、不能宣布實惠之意、于是罷戶馬保馬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其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于是罷戶馬保馬又蘇軾為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无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項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夫軾貶于神宗之朝、哲宗朝召為學士、而推美曰、此先帝意也、其罷神宗之新法也、曰、其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此皆幹父用譽承以德之意也、○魏顆之父疾、遺命嫁其妾、病革又命殺其妾、以殉顆卒嫁之、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亦承以

陰柔非藉九二之陽剛不能幹父而用譽也然九二不極其剛而有剛中之德六五不極其柔則亦有柔中之德顓達故以中和許之也承以德句何必舍六五而指九二哉訂疑廣引曲喻以史証經註疏之勝傳義彰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云云

誠齋楊氏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此上九所以高尚其事也訂疑此說非也聖人雖處極治之世无一事可為之理天下自有做不盡之事也但患不當事任耳上九在卦之上為蠱之極而无位无應不當事任故爻辭云云孟子士何事曰尚志此之謂也乃或者以嚴于陵當之夫子陵者上有光武物色之誠獨不可相助為理乎子陵者蓋一味堅隱非蠱上九之倚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訂疑蠱之上九无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顏閔之徒也漸之上

九進極而退知足知止二疏之類也可亂使二爻為一味石隱之人則混沮溺之流孔子之所不取矣


坤上　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疏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也訂疑序卦云臨者大也故疏取大義于理亦說得去大五曰知臨是監臨也故疏又取監臨之義但二陽方在下于監臨說不去又曰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以八月為夏正七月

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以八月為夏正七月

程傳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蓁蘖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程子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訂疑謂周正八月節齋蔡氏曰臨與遯反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于月經八月訂疑雖用程子之說而語意不圓

本義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訂疑十二月之卦用疏建丑之說

訂疑本義解臨字不用臨大監臨之義而自取臨傾之義如事而懼如臨深淵之義蓋以欲取大義則泰卦皆可言大何獨此卦為然欲取監臨則二陽在下又非居上于監臨難取故取凌逼之義也

本義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訂疑此用程子及蔡氏之說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

問八月二說孰長朱子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訂疑文王未可遽言是文王未嘗言豈得改正朔乎若依前說則卦辭確非文王所繫矣又自商以前改正不更月故太甲即位後位皆以十有二月紀之商建丑為正月故也春王正月以建子為歲首自是周制但詩與禮皆周人所作皆用夏正窃恐易亦然而後說長也○杜光本曰本義以臨為十二月之卦是用夏正也八月本義以復卦一陽之

不得不用其凌逼時不但君子之于小人國家之于寇敵皆然聖人本心固欲小人之盡去而天下盡為君子也故君子亦有蒙引君子之道何以凌逼他人為蓋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況韓范富杜等皆在兩府歐陽脩蔡襄等在言路而范雍夏竦之徒自不得其位又如司馬光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徒亦自然消沮而不得挺是皆君子道長其勢有以逼使遠去之意以國家之寇敵言之如唐憲宗既平劉闢李錡便有次及河北淮西諸鎮之勢嬴秦既滅韓趙便有次及燕魏齊楚之勢如唐太宗既定帝業威突利而四裔君長莫不來王或遣子入侍亦其勢有以威之也宋仁宗只用韓范措置邊務而趙元昊知其非敵即納款事大亦其勢有以逼之也

彦暨、張氏曰、元亨以勢言○勢不可恃○故又設利貞之戒○貞者、以理自持而不恃壯妄為也○○又曰、據本義凌通解則主君子臨小人說○據程傳以上臨下解則主君臨說○但八月有凶于君臨民說不去○主君子說為正○然四陰亦稱至臨敦臨○又不可專主君子臨小人看○夫子之釋臨曰○臨者、大也○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訂疑　卦取凌通之義○爻辭除初二兩爻與卦同○三四上取臨與之義○五取君臨之義○大象亦君臨之義○各就本文消息可○不可比而同之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訂疑說而順二句本當連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合釋之曰以卦德釋卦辭言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而本義乃截為兩段而分釋之何也○天之道也○承上大亨以正字○

言天之所以照臨萬物亦以正而已如恒彖傳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亦承上利貞久于其道而言也吳因之曰、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之道也天道不外于正臨小人獨可不正乎○貞字于卦之德體无所取不過以理言之見其不可以不正耳如恒釋利貞之義亦不取卦之德體也

彖引言其挾剛長之勢而有和說柔順之德无時壯用罔之為吾一身而言剛中而應只以我對人而言○

郭青螺曰、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為當可之謂順○剛中、善用其剛者也○說非井說之說乃如夬之健而說決而和也○說而順、只就

而應、同德相助也○

蒙引或以剛浸而長、為有其時○說而順、為有其德○剛中而應、為有德又有位、此說恐非○依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善字初无位意、訂疑應字亦非虛字○蓋為過之善也○位字則欠切耳○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蒙引以此言之、凡星家論人之休咎○謂至某年月日當凶當吉○亦央有此理矣○但能前知而勉勵以承其吉○修省以避其凶○則是以人事輔氣數○亦斷有此理也○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正是

欲人預為之計而有以避其凶也
訂疑凶有避得底有避不得底故子夏曰死生有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子謂子路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亦緣他氣象帶得殺氣重所以如此慮他亦如世之相人術也向使子路審于擇主謹于治亂之際縱氣數應合不得其死亦何至死于衛輒之亂乎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傳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訂疑卻似凌逼之義

本義地臨于澤上也云云進齋徐氏曰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訂疑小巧无謂
紫引地臨于澤上臨下也此取卦名而義不同也
梁山來氏曰无窮者與兌澤同其淵深无疆者與坤地同其博大二者皆臨民之事又曰教思无窮勞來匡直之謂也容保无疆定厲養
杜光本曰教思无窮容保无疆則
初九咸臨貞吉
本義卦唯二陽偏臨四陰云云或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
朱子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偏與皆見得陽道廣大公普而後于命卦命爻之義皆得
訂疑註與程傳訓咸為感固不若本義訓偏為妥但本義于初爻未明臨之為凌逼也故胡氏又為廣大公普之說然此乃臨民之義爾二陽在下四陰在上于臨涖之義難說矣即以為臨與之義亦泛皆非本義意也今按九二本義云剛得中而勢上進則仍主卦名凌逼之義也況初二二陽正卦之所以為臨者

也故其取義與卦同
杜光本曰九一本義既主卦名凌逼之義則初九本義曰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其亦主凌逼之義不與
紫引初二爻本卦之所以為臨者初九之貞亦只是利貞之貞飛航講意咸臨以勢言貞兼心與事言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訂疑或曰欲行正道于天下所以必去小人或曰恐自治一疎群小得以肆害故不得不守正以臨之愚謂凡言貞吉利貞皆

以立身行己說○則守正之說為是○然看一志字○便非迫于不得已○吳因之曰、志行正、釋貞字○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云云○蘇氏了心曰、剛得中、則舉動合宜而義足以服之○勢上進、則權力又盛而威足以制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訂疑說者多謂小人不順天命、故二陽咸進而臨之、愚謂若徒去未字便是○蓋命天命也○天命即彖傳天道○原來只是一個正理○二之咸臨○正是順命處○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云云○訂疑此取程傳前一說○以臨民而言也○按卦又象傳與序卦雜卦臨之取義各不同○讀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如六三若就居下之上取臨民之義○則下二陽既于民之義无取○而三又非君位○四居三上○尚不取臨之義○況三乎○當取雜卦臨與之義○謂其陰柔不中正○又為說之主○為以便雙邪佞求媚于人之象耳○

朱子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下之人○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

長之意○亦未見確○蓋小人在位○苟見君子道長○自然立脚不住○求媚悅于君子○其如不受非道之悅何○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訂疑位不當、專謂陰柔不中正○

六四至臨无咎

程傳四居正位、而下應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訂疑取大臣親賢以臨民之義○程傳亦有理、然不如彖引平正○至臨亦是臨與之義○須看占者何心如程傳之說○若是大臣占之亦可○若平等士人占之○只是兩賢相與之意○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傳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

象曰知臨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矣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訂疑從註本義同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
蒙引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訂疑行中之謂也○案與大君之宜相呼應○不作二層勝傳
上六敦臨吉无咎
註處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為德訂疑取應二陽義久明
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與初二訂疑取應二
不可易三之與初二四之與初雖取臨之義不必說是以上臨下此語確
臨於九二之義○註疏程傳朱子小註蒙引來氏勞瑩皆謂內指二五之與二上之與二陽皆不取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蒙引內指二陽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名故初二皆曰咸臨○于四五則各取其與應爻相應○于三則曰甘臨即臨下之二陽也○以其下比二陽而上復无應○故如此取象也○上六象傳志在內也安得不取其臨下二陽哉○
訂疑蒙引謂臨有兩者相與之義○不可易○三之與初二四之與初知臨雖取臨於九二之義然非說臨上之與二上之與二陽皆不取

坤下兌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傳凡觀視于物則為觀○平聲為觀于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群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雅取觀見隨時為義也○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程傳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察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薦謂薦腥薦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恢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散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

訂疑傳以盥而不薦截屬為觀者而以有孚顒若句為民之至誠從化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錯以既灌而往不足觀來解了

本義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問此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朱子曰然

訂疑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四字有病夫祭必薦薦必先盥盥正為薦設也今曰不輕自用豈祭者只盥而不薦乎以盥而不薦為不輕自用則薦為輕自用矣如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豈動便是不敬言便是不信乎抑將終不動不言乎愚謂依本義當云觀者當臨民之時雖恭己无為其盛德積中端嚴若神如祭者方盥而未薦已孚信在中顒然可仰矣不薦者未薦也非終不薦也楊氏項氏胡氏之說皆確當可從杜光本曰觀卦辭總只是以不字作未字看便講得去以不字作不字看便講不去○大全小註儘有不遵程傳本義而重有裨于象爻十翼者如觀卦辭之類是也

龜山楊氏曰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神明者蓋有在矣○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平庵項氏曰盥者祭之初也方詣東榮盥手于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已无為爾非重盥而輕薦也

訂疑此二句重在有孚顒若上句不過跌起下句爾今本義反重上句而以下為足上句之辭非也如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一句原以起下句吾不欲觀之矣如去了吾不欲觀之矣只存上句成何文理如去了有孚顒若只存盥而不薦亦无理矣又

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若單講居其所○而有何義乎○可見當重下句而不可僅以下句為足上句也○本義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或問本義二說、孰長、朱子曰、從後說則合得彖傳下觀而化也之意○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訂疑本義後說○程傳之說○一說則止言為觀之理○而未及其效○于文義有弗完○不如後一○前說有理有效且于彖傳為合也○又朱子辭書凡兩說並存者以前說為主○而以後說附之○今曰當以彖傳為定○是朱子後來亦

謂前說之未盡矣○前說乃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意○後說乃中庸奏假无言時靡有爭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之說也○就觀民之道言之○後說為切而盡○雲峯胡氏曰、就觀示上聲盥而不薦之義、以俞二陽在上无為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乎信在中、顒然可仰、訂疑有孚就祭者言○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有孚又就旁觀者言○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與未占有孚畧同○

訂疑胡氏以觀字屬盥而不薦為句○蓋因彖傳下觀而化觀字○釋上觀盥觀字也○然有乎二字○先就祭者說○後又就觀者說○亦未免騎牆○愚謂依本義後一說○當云觀民者○至德所感○方其恭己无為時○下已信而仰之○如祭者○方盥而不薦觀之者○已信其仁孝○而顒然尊敬之矣○又本義前一說○自用二字○胡氏從後一說○病在則其二字○與下文義有弗完○不如後一○前說引不徒曰有以示人○而曰有以中正示人○蓋觀字義甚大○推其義則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詩之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訂疑當○刪萬邦作孚句○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當○刪正○是四國句○

以其○及于○效○也○大學所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正誼堂中庸所謂修身則道立○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張子所謂大中至正之矩○朱子所謂立人極也○蓋道理必極于中正○然後為盡善盡美○而无憾○乃可以為法于天下也○訂疑本義有以二字○當衍去有字○梁山來氏曰、言祭祀者○方潔孚○而未薦○人○皆○信○而○仰○之○矣○觀者必當如是○

訂疑來氏此語簡明確當○觀字內○指卦名○已備○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之○善矣○故○无為而民化○如此○也○所謂誠存于

令外○信著于言先也○杜光本曰先將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講入卦各內然後講到无為而民化○无為二字便至精无煞○雖聖人復起莫能易○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進齋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蒙引本義卦體謂大觀在上○及中正以觀天下○卦德謂順而巽○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以德言○中正以觀天下以所觀之道言○順而巽中正以制事言也○順而巽以本身言○中正天下之至中正○乃曰以觀天下○方是所以觀人者故順巽不曰以觀天下也○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中正天下之不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梁山來氏曰陽大陰小○故曰大觀在上○順者心于理无所乖○巽者事于理无所拂○中正即九五○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程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訂疑此本義後一說○以上句作象○下句作事實○

本義釋卦辭○進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仰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蒙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訂疑徐氏蒙引皆從本義前說○

朱子小註有孚顒若○便是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訂疑此本義後說從程傳○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或云順巽中正皆為觀之道○如是則○前本義何以只云觀者○

又曰內順以宅心言○外巽以制事言也○順而巽以本身言○中正以中天下之不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梁山來氏曰陽大陰小○故曰大觀在上○順者心于理无所乖○巽者事于理无所拂○中正即九五○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程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訂疑此本義後一說○以上句作象○下句作事實○

本義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仰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蒙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訂疑徐氏蒙引皆從本義前說○

朱子小註有孚顒若○便是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訂疑此本義後說從程傳○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註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

服也、訂疑此以四時不忒對天下服同作效言。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訂疑論理亦是、但不似本文口氣。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此如天何言哉集註意。天之神道。即在四時不忒上。四時句不作效。本義從之。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其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又以四時不忒、與天下服相對。同作效說。

正蒙天道篇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于此而動于彼神之道歟。訂疑此以四時行。對天下服。作效說。本義極言觀之道也云云、訂疑從程傳前說。
臨川吳氏曰人觀天道之神、莫知其然、而四時代謝、終古如一、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甚神、故所過即化、篤恭而天下平、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萬邦作孚。此其所以為神道歟、

文則字對則斷作而層說然後一理一效天地聖人一例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如春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訂疑本義遵程傳
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鄭申甫曰風行地上、何以為觀也、記曰風雨露雷莫非教也、風

亦天地貞觀之一也○風有聲而物被之以化焉○春夏之風生物長物仁之教也○秋冬之風肅物凝物義之教也○設教以為觀○所為樹之風聲者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畧例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又曰、趨時貴近、註遠為童觀近為觀國光、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穉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

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杜光本曰、此无咎吝字○與他處吝字不同○蓋責吝非過吝也○

本義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云云

蒙引君子小人以位言、或無德言、非也、

飛航講意君子小人以德言○世治无可行之道○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訂疑此君子小人○正無德言○程傳謂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本義謂初六陰柔在下○皆以位無德言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乃小人之分○郭青螺曰、見非君子所宜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于外云云○進齋徐氏曰、闚觀、門中視也○

蒙引士君子在天地間、須遠歷四方、廣其聞見、如禮記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司馬子長、嘗南浮長淮、泝大江、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見九嶷之遨縣、玉山之嵯峨、泛沅渡湘、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西使巴蜀、略邛、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有此聞見、方能就一部史記、卻尤夫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于是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又之歸洛、幾三十年、如此、然後能取捨宇宙間許多道理、而歸之一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亦指此、如上有堯舜而不慊於心、伊尹之在有莘、中有舜雖遠居深山之中、自非童觀之小人也、傳說之在版築、皆難謂之小人、若巢父許由雖不可謂无位无德之小人、然當堯之世、而箕潁終身、則小人之道而君子所羞矣、

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无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遂決然舍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云云、又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于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

訂疑趙季仁謂友曰、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又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亦榮引所述之類也、又禮男子生、即以桑弧蓬矢、縣之戶左、射天地四方、示其志也、○蔡氏所述司馬遷卻子

蘇子之說不切、觀大人之義、昔孔孟周遊、轍迹幾遍天下、庭說諸侯、庶幾一遇、正羞女貞爾、

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厲君子、二以女子厲丈夫、

訂疑本義一則曰陰柔在下、一則曰陰柔在內、皆本程傳而各其陰柔、愚謂三亦陰柔不中正、四亦陰柔不中而辭不少貶者、四最近五、三斷近五也、童觀觀雖無各其陰柔而在下在內之義較重、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可醜也、

平庵項氏曰、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為不失、男子而寡聞鮮見、則可醜矣、

梁山來氏曰、丈夫志在四方、宇宙內事、乃吾分內事、以大夫而為女子之觀、亦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訂疑疏傳本義皆解觀我生為觀我之所行、愚謂當云觀我平生之所行、

雲峯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中正多不吉、二中正多善、而觀以遠近取象、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唯

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際、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為而為進退、

泰義觀我之所生、如行之善而通也、雖進可也、未善而塞也、雖退可也、○洪氏發明通塞非指人之用不用、乃指己之能不能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義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
梁山來氏曰賓已仕者朝覲于王王賓禮之未仕者仕進于王
王賓興之也
訂疑國之光所該者廣如宮闕之制朝廷之體郊廟之美百官之富朝聘之儀燕享之盛車服禮樂之數一切聲明文物之典莫不燦然明備皆可觀者也程傳謂為天下之政化則海隅出日之區皆王者之政化所及不必親造京師而可觀德化之成矣又賓礼諸侯及士人說古者必諸侯而後有朝覲之禮不似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訂疑尚字即釋利用字也此畧述爻辭而不事訓釋者如歸妹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之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乃象傳之義
瓜山潘氏曰九五居尊處正為觀于下反觀諸己所為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矣
蒙引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耳訂疑因潘氏不分象占而云
洪氏發明居此位者當思萬民之觀瞻不可虛深宮晏閉則觀大庭廣衆則觀必執中秉正我生如五君子乎然後九重无失德天下有令儀而于君道斯光也
梁山來氏曰君子无咎對初爻小人无咎言
訂疑蓋論占法也占者未必盡是人君推而用之可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註居于尊位為觀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為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象曰觀民以察我道也
訂疑註疏程傳皆釋爻辭者愚以其皆用象傳之意故移來象于此
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著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矣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也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教未能免于咎也

傳之下○君子以民說○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云云杜光本曰本義下一又字○見得人君觀我生○一身○而外○須又用○觀民一○着功○分而○○○

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皆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訂疑推開○說○不專○以○治○天○下○去○強梗○說○極○好○

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云ㄚ

隆山李氏曰、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雲峯胡氏曰、電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蒙引推之人事如寇賊姦宄○間吾疆域者也○則合之以刑○如蠻貊○梗○化者也○則合之以兵○以至凡一事之不如意皆然○舉其大○如舜以三苗間○高宗以鬼方間○周以殷之頑民間○宣王以玁狁淮夷間○漢高祖唐太宗之變夷暴亂○皆以其梗吾治而噬以噬之也○語其次○如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申屠嘉之欲斬鄧通○魏相之白去副封○王曾之去丁謂○是也○訂疑班超攻救匈奴使者而鄯善服○斬于寘巫而西域服○韓琦去任越恩而兩宮合○亦是也○

蒙引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可見利用獄不屬亨也○訂疑蒙傳以卦名釋卦辭亨字非連用獄也○向來講家皆誤矣○

劉牧云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其有間也○莫親于父子○而伯奇見逐于吉甫○申生見殺于獻公○莫義于君臣○而樂羊被謗于中山○馬援被譖于薏苡○噬而嗑之○則物

不得而間之○有亨通矣○此聚民齊天下之事而言也○利用獄者○噬嗑中之一事也○

訂疑程傳以噬嗑之亨、全在用獄、非也○本義蓋之而噬則亨通以卦名釋亨也○又三陰三陽以下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釋利用獄也○

蒙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訂疑蒙曰下脱噬嗑二字○古本蒙傳自為上下卷○不附經文○各卦辭之後○故于各卦蒙傳之首○必表卦名○以別之○今本取蒙傳附卦辭之後○而各加蒙曰字○以別經文○間有脱去卦名者○當補

入之噬嗑明夷升井共四卦
東坡易傳所以為噬嗑噬者四也否則為賸矣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
註有物有間不合无由亨也
程傳有物間于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
云噬嗑而亨
建安丘氏曰噬去強梗无所間隔而自亨通也
雲峯胡氏曰噬嗑象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
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訂疑不如本義云噬之而合則亨通矣

訂疑先儒向因程傳以噬嗑為專言用獄之事而以治獄為所以亨之事故于依程傳特取此句別為一節以見其與下文各自釋訓不連用獄也○以卦名釋卦辭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傳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本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以卦名釋卦辭者釋卦辭之亨也以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者釋卦辭之利用獄也
或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頗難辨朱子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此言之何也曰偶于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蔡義卦名噬嗑取口噬物之象而凡折獄致刑者其分有剛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故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

而為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訂疑蔡義剛柔分燕治獄者與所治者說論理亦通但此一節卦體卦德卦象卦變皆指治獄者說不應剛柔分獨燕所治之人也節卦亦有剛柔分可例看其以噬嗑一卦為專言治獄之事蓋因六爻及大象傳與卦辭俱說治獄也不如噬嗑亨依本義泛言之餘就治獄言為妥
鄭汝諧曰剛者執治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其仁義並行而不悖也
雲峯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

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謝枋得云昔五侯僭逼罪狀顯明成帝得于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幕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此卦卦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成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

蒙引卦體之剛柔分卦變之柔得中而上行屬得中卦德之動而明二象之雷電合而章屬威與明雖不當位專承柔中而上行言柔得中而上行猶言柔上行而得中也○本義于雷電合而章解云二象不曰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

漢上朱氏曰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為人君止于仁不以剛斷稱也訂疑不如引舜命皋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禹謂舜四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曾子謂陽膚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為切用獄之義

蒙引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用獄者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端之善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于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傳象无倒置之者疑此互文也○本義雷電當作電雷○未子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訂疑蔡邕石經及李昂祚本皆作電雷程朱從之○

程傳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嗑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勑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臨川吳氏曰明者辯別精審之意勑者整勑嚴警之意明象電之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法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訂疑吳氏申說謂先王定為法律恐人不信守而借一時用刑之允當者以勑之以示行法之信必如商鞅變法恐人不信先立徙木之信刑太子之傅以示法之必行者然

訂疑蒙引依吳氏申說大象以字是閒字六十四卦一例不合此處特把以字作吃力字看又文氣太急迫假令先王時无犯刑之人亦必尋箇事端強取一箇人來示法不成且以明罰為用刑又非也

進齋徐氏曰此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胃罰而為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刑焉

蒙引先王以明罰勅法以立法言折獄致刑以用法言馮文所曰明之于先勅之于後之說而申之明之于先者先明其墨劓刖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也在舜典明勅分先後極是

潘雪松曰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勅法是平日

訂疑予因馮文所明之于先勅之于後之說而申之明之于先者先明其墨劓刖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也在舜典

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又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以國土棄教萬民以嘉石平罷民今之律書犯某事當某刑或罰某物若干之類皆明罰之事也漢鄭昌上疏曰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无所弄矣此明之于先之謂也勅之于後者如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法于邦國都鄙乃

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小司寇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鄉士遂士縣士掌糾戒州長于正月之吉黨正于四時孟月吉日族師于月吉閭胥于既比皆行讀法禮今日亦有講讀律令之法申明鄉約之典此皆勅法之事也

杜光本曰但從明罰象電光勅法象雷威着想明字勅字之義便不糢糊而亦知其當對講矣

閔九屨校戚趾无咎

註曰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必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必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戚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訂疑程傳本義從之程傳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屨謂著于其足如納屨然

訂疑屨校對上九何校屨何皆活字校桎梏也在足則掠絆之

屬○在項則枷杖之屬○所謂三木囊頭也○皆以拘累之○

象曰臀校滅趾不行也

註過止于此○

程傳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訂疑非○蓋取禁其行、使不進于惡也、○本義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程傳二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乘初剛、是用刑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則于事理不合、俚而可笑○

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訂疑程傳大意亦是但以為噬人之肌膚、深入至沒其鼻、則于事理不合俚而可笑○

涑水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

本義筮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脆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訂疑膚、凡肉之无骨者是也、不必腹下之肉也○

本義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噬而言膚腊肺乾肉者○取顧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為之象爾○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反不能无傷、然始雖有傷、終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訂疑胡氏解噬膚則是解滅鼻亦如本義則非也程傳本義得失各半○不如馮氏之說為確○

厚齋馮氏曰、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肺、囚也○又取噬為治獄之象○又取膚為獄囚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指治獄也○初之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

也○初上○因之始惡怙終者也○

說統舊說噬膚○謂六二德足以服人、是矣○至解滅鼻○乃謂二自滅其鼻甚贅解○予意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看○二有中正之德○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矣○然所乘者剛暴之人、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服其心、訂疑服其心不如懲其奸○故必至滅鼻乃得无咎○若徒務寬厚之名○反得縱惡養奸之咎○此更明暢○

訂疑噬膚○噬腊遇毒○噬乾肺○噬乾肉○皆取顧中有物之象也○義為一類○治獄之象也○屨校何校○皆獄中拘累罪人之具也○屨

校械在足○何校械在項○聽訟之後○未及致刑之先○其有罪者○則如此二者為一類○滅趾輕于則○漢法鈦左趾是也○滅鼻劓刑也○輕于刵重于滅趾○滅耳則刑也○軍法多用之○輕于劓○皆殘人肌膚之刑三者為一類○金矢黃金○皆訟獄所入以求決之物○猶相見之有贅也○金取其堅○欲聽者之執而不奪矣○取其直○欲聽者之正而不枉○黃取其中○欲聽者之公而不偏○此在入訟之後聽訟之先即入之○非贖錢也○二者為一類○然皆聽訟用刑之實事○非如噬膚等之取象矣○先儒不知以類相推○故其為說○得失各半也○

蒙引六二中正○中則既不失之暴○又不失之縱○正則考問以公○聽斷合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

飛航講意刑當其罪○非淫刑也○何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用刑于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

陸庸成曰○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程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逆之○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

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是可鄙吝然當噬嗑之時○大約噬間而合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吝而亦小○噬而合之○非有咎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云云

節初齋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註薄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腊○

蒙引陰柔則无剛斷之才○不中正○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

洪氏發明三與上應○治上之獄者也○剛強之人○罪大惡極而不

可辭者也○而三以不中正治之○治之无道○反為所傷○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似可羞矣○然時當噬嗑○在已雖无善治之術○在彼實為當治之人○雖小吝義當无咎○

訂疑提出上九來方與腊毒二字相切○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故為噬腊遇毒之象○諸家皆以二三之中正與不中正就聽訟用刑上說○固是○愚謂就素行上說更好○昔孔子稱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以字无宿諾○實之尹氏又引辭盟之事以証之○言其素行足孚也○記稱成人有兄死○而不為之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而遂為衰

子羔仕于衛嘗刖人及輒之亂子羔避難而行遇刖者為守門卒再三欲免之皆其素行足以服之也諸葛武侯治李平廖立之罪至于投荒及武侯死二人聞之或流涕或自殺孔子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无怨言明海忠介為南都察院御史為疏欲劾一道臣未及上而卒其道臣見其疏伏泣柩前而卒自上之此无他素行足以服之也如六三者雖其所治之盜亦其陰柔不中正无以大畏其志也不然二之所治亦罪至臧獲之人猶不聞反噬之事何哉

象曰過毋位不當也

陸庸成曰百揆非舜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少正卯未易誅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

說統明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也

訂疑有善治之術所謂聽訟吾猶人也素行足以取信大畏民志者也故西門豹之不敢欺子產之不能欺揔不如子羔之不忍欺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連骨者乾肉而薰骨至堅難噬者也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兼貞訂疑因爻之不足而戒之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雲峯胡氏曰肺肉之帶骨者骨因肉之連骨者乾肉而薰骨因肉之帶骨者骨因肉之連骨者乾肉而薰骨因肉之帶骨者骨因肉之連骨者乾肉而薰骨因

或疑鈞金束矢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立脚石砫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鳴者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困民矣訂疑此出周禮註不知所引何人

或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想是辭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在究枉者亦惧而不敢訴矣曰這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剸石之類蒙引剸字未可曉恐傳録者誤以肺石為剸石耶

蒙引古人聽訟必使入鈞金束矢者正以貴之也貴之者難之也金欲其實也矢欲其直也直而實者訟之所伸足以補其貴矣不實不直者則沒其金矢于官矣是教人不輕訟也訂疑周禮一則曰禁民訟兩禁字見是貴之所以難之也○獻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蕪治大小故得金與矢五君也罔攸蕪于庶獄理其大者爾故只得黄金○金有五六五所得為黄金四之得金非黄金也竊周禮註以鈞金為銅

訂疑金矢之義有兩説程傳本義在治獄者身上取義欲其剛能制強直能伸枉周禮註及蒙引在獄訟者身上取義欲其情之實而不蔑理之直而不曲兩説皆通而指聽訟者為是蓋民之入金矢欲聽訟者顧物而思其義也本義曰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又曰得聽訟之宜取九四剛直之義也又曰黄中色六五柔順而中故有此象取六五之中也○入鈞金束矢必兩皆欲聽其治者也若被訟之人罪至死者方亡命之不暇何敢入金矢以待聽乎

蒙引不可以噬乾肺得金矢為一事○腊肉是小物全乾者乾肺雖非全體骨視之腊為大矣故本義曰言所噬愈堅愈之

一字承腊字來也

杜光本曰揚用修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黄東發云周禮出莽之世未必皆周公之制也蓋恐後世聽訟者賄賂公行藉口周禮耳本義但云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可矣不當又宗漢儒而引周禮也

梁山來氏曰艱者凜乎然恐一毫之少忽以心言也貞者兢乎然恐一毫之不正以事言也

飛航講意獄者民之司命所繫匪輕誠惡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贖必艱難其思慮不敢或忽焉當重恐以失出當輕恐以失入必貞固其施為不敢或偏焉如是則肺石稱平而狡僞者服強梗者輸情不亦吉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

訂疑凡者指晉之上九道未光也○未光有二說一曰不能使民无訟志未光也兄上六未光也○未光也夬之九五中未光也萃九五一曰恐用刑者有慢易偏私之心故以艱貞戒之如此二說中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本義噬乾肉云云

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柔六五以柔噬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訂疑此說亦似好聽然六二六三亦以柔噬何也

說統天子以好生為德故貴柔而太柔則又流于姑息五正所謂柔得中而上行者以此用刑即難治之獄其情无不輸服故曰噬乾肉得黃金然獄成而獻之天子无更生之望矣故必特之以貞罪即與法相應而常若有未悉之情慄慄危懼合之以貞厲乃无咎貞所謂不狥左右不主先入不任喜怒是也

訂疑二之噬膚本義以為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三之噬腊遇毒本義以為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則四之噬乾胏五之噬乾肉其難于二者豈非以四亦不中正不得中正故乎但四以剛居柔五柔得中而上行又為用刑之主故爻辭以乾胏乾肉見其所噬之難與三畧同而一得金矢一得黃金視遇毒者則遠甚蓋先取其所長而後戒其所短故曰利艱貞吉曰貞厲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蒙引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說是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治獄得當而人服之也

沈蛟門曰象傳言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謂五本不當惟以貞厲自持亦得當矣

訂疑程傳于四之未光曰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愚于六五亦曰戒以貞厲亦其所不足也不正故也故象傳既嫌其不當位矣而象傳反曰得當者明其必戒之以貞故

爲乃得當爾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本義過極之陽云云○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初曰過小于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于惡初能改過是止惡于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于終故直曰凶矣○蒙引惡極自我作惡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自有別問若過極之陰能免惡極罪大乎曰過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過而極則是貪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于惡極罪大處訂疑此不必論其陰陽只是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

初在卦始故罪薄過小上在卦終故惡極罪大耳若以陰陽論復明夷大畜小過皆是過極之陰亦不免惡極罪大也○何校取在上之象疏何揩枷械是也非專為耳設也滅耳割耳則刑亦取在上之象所以罪其不聽也可見屨校何校與滅趾滅耳自是二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吳因之曰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元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進也訂疑以理言之不取卦中之義小利有攸往未見分曉不知小利于進謂人可小利于行乎抑文飾之道可小之加增乎○杜光本曰賁卦辭程傳以序卦傳為據本義以彖傳為據而更以己意補之然如程傳只切得賁字于賁卦无涉必如本義方切賁卦也○雲峯胡氏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道所以能亨訂疑是說亨即利有攸往然不過小利有攸往而已何者本為大文為小也賁為文故小利有攸往○此申明程傳之義亦未見分曉

蓋其意通亨與小利有攸往作一意言之言其所謂亨者亦不過小亨而已○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來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訂疑當有自節來者蕤之○此只以剛柔交錯言之而有二義以一人言則文質通用之謂也以兩人言則互相資益之謂也洪範人用三德亦蕤此二義況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一人言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以二人言也以二人言六二九三是也以一人言五上是也○蒙引又有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為柔來文剛如

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為剛上文柔之說、此似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又一義也○愚謂此只好于文明以止人文也處言之為切○

本義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

蒙引文明而各得其分、即所以為文明、則艮止即是離明矣○不可也○須是說君子之燦然有文處為文明○而又于中間君臣各止其所當止○乃為各得其分也○在人事如君與臣○燦然有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父子之類背然○文明合說也○各得其分分說也○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為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義○

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此說亦明白、但以文字通、蓋文與止二字、非本旨耳○如文明以健之類非一○唯彖傳人文也文字是兼文明以止言○固是文○各得其分亦文也○

本義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蒙引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者、蓋本身既卦辭取義亦自不同也○卦名本是合說為義○便有賓主之分矣○

本義前云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不云離明于內○艮止于外○此分明不同○不可牽合○賁之卦名卦辭皆取卦變卦德○但所取卦變之義同而所取卦德之義不同○所謂文明而各得其分者初不分內外○至下文離明于內○艮止于外○則分明不可比而同○且艮止于外豈所謂各得其分者乎○訂疑文明而各得其分與離明于內而艮止于外固不同○即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卦名與卦辭取義亦自不同也○卦名本是合說為義所謂剛柔交錯是也○卦辭則各自開說為義○便有賓主之分矣○

泰義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
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
有質者无不待于文也　訂疑此專以理言之全不用卦變柔來
文剛之說亦如程傳釋亨字之義然尚以質字故在本文之外
而以文字代賁字猶序卦所云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
者飾也致飾然後亨云爾猶未嘗如世人以剛柔分質文也
說統舊說專取剛柔交錯之義以剛柔分文質者剛之體一而
實柔之體二而虛也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卦變柔來文剛
則質為主而文濟之得其宜矣又雖明則達乎時宜故亨剛上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東坡易傳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
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　胡
仲虎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亦以剛為主也蓋一
陰下而為主則陰為陽之助而明于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
陰之主而止于外是皆質為主而豪傳以陰為小者此也易有
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訂疑指下繫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而
言也而其最著者賁之豪也

義以卦變釋卦辭

蒙引責之一字有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義○又有文明以止之義在內及彖傳孔子只以卦變釋卦辭了○訂疑彖傳有天文人文之說故彖辭本義以卦變卦德合言之以釋卦名也彖傳止以卦變釋卦辭而彖辭本義並以卦德釋卦辭此○朱子之易也○

天文也

註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傳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蒙引剛柔之交自然之文也○訂疑剛柔之交自然之象其文法如中庸章句誠者真實无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蒙引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自然是如此○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文明以止是人所成○況亦有不然者唯天文則无一息之或爽也○故論自然之文莫之能尚焉○

訂疑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文也○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以至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者朱子卦變圖之天文也易學啟蒙所演卦變圖自乾姤以至于坤自坤復以至于乾反覆對觀則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四千九十六卦者朱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文也朱子有見于此○而以兩言括之○蓋通指易卦而言○而貢之剛柔之交在其中矣○凡此等處不從源頭處款之說來而但勉強附會以就其說則得于此者必失于彼矣○如東坡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其想頭亦好

但又曰其最著者賁之彖也則出于勉强附會矣
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紫引柔來文剛兩句本是釋卦辭而因見有天文之象故言天文也一句初非釋卦辭也文明以上人文也尤難說是釋卦辭往意故又以卦德言之不可依前本義分解卦辭亨小利有攸往只是又以卦德言之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

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申釋卦辭耶○文明以止且謾說出人道至人文也句方發揮出人道之文明以止意為當
訂疑止謂各得其分此即大學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孟子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之類之意
紫引剛柔之交亦剛柔之交也故曰天文也文明以止卦德也而天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故曰人文也人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此兩句只按着卦變卦德說為是且方起得下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義極言賁道之大也
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以定四時之次以知日月之運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道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辯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訂疑此以天文人文就造化人事說非也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之類皆就造化人事之現成者說无功夫故觀其所感所聚之類亦只就造化人事上觀之以極言成通恒久之理也今觀乎天文人文以察時變以化成天下察與化成皆是法易做事故咸恒等自是觀造化人事此處自當作觀賁之卦變卦德也
紫引觀賁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賁之人文則用之以化

成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賁道之大也然在賁之剛柔交錯即在天之日月寒暑之交錯也在賁之文明以止即在人之君之臣父之子之類也故即目之曰天文人文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炤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于折獄也訂疑敢字用疏說近多從之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周易訂疑　卷四賁卦　卒　正誼堂

陳明卿曰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訂疑此亦有病若折獄則專用情實耳恃其明而加飾焉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獄之敝未有不起于文史稱蕭何為吏曰文无害曾子告陽膚曰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之間于治道思過半矣訂疑陳氏亦用程傳之說時以其新奇而多從之不如本義平正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云云○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民與離之在內外訂疑不如上下故其說相反

棠引明庶政无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火只取文明之象

周易訂疑　卷四賁卦　卒　正誼堂

明不及遠兩句俱為下二句設不為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火飛航講意庶政如錢穀賦役簿書爭鬬之類明者考稽出入簡稽均平聽治之謂也

訂疑本義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此二句當作衍文大象之例只取卦無无取卦德者杜光本曰本義言山下有火明不及遠而推原于內離明而外艮止蓋示明不及遠之義使學者易知耳與臨大象本義同然以其言象又言德有類乎一象兩義不合大象之例故訂疑衍之而郭青螺直刪之則東坡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註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于无位棄于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

程傳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守節處義君子之賁也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訂疑程傳以在下取趾之義以趾取行之義故

周易訂疑　卷四賁卦　九　正誼堂

曰飾其所行其實賁趾即徒步而行也飾其所行之說无咎
叅義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
无辱以為榮豈非舍車而徒之義歟
蒙引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
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于下也故象云下句申
上句均為象也
訂疑賁之時紛華靡麗之世也出見世俗而說入聞道德而說
賢者不免交戰初九乃能如此可謂尊德樂義得已而不自失
者矣

又按初九陽剛而居正六四柔順而居正陰陽正應何乃取象
如此蓋賁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為義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
二上而文三是二與三相賁也故二賁其須而三賁如濡如也
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是五與上相賁也故五束
帛戔戔而有喜上白賁无咎而得志也初與四雖陰陽正應于
卦變上无剛柔往來之義故獨不得其賁初則自賁其趾而四
猶皤如也
又按古字賁走之賁○賁飾之賁常通用故虎賁之賁賁軍之賁
皆作賁而孟賁之賁亦因奔故賁卦諸爻多取往來奔走之義

初之賁趾四之皤如五之賁于丘園皆往來之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訂疑言義見非徒隱者流
六二賁其須
註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云訂疑從註
輔氏曰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道與事立業則與人共功
去疑須古贅字毛在頤曰贅三居上有頤象二居下有贅象二
附三動有贅附頤而動之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程傳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訂疑
本義取之而解永貞不同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
與四相賁又下賁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賁之盛也永貞
取常義勝本義與象傳合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云○節齋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
坎象故曰濡如○雲峯胡氏曰五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
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于我

為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為陷溺之濡矣
童溪王氏曰剛柔相資相與潤色以成文此所以賁如濡如也
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資不失正道則
為吉矣訂疑以上供申本義
訂疑有以二四為奔走服役之人者固非有謂九三與二四為
文質相資者亦非
彖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訂疑意未明
註永保其貞物莫之陵訂疑此以陷溺解陵字與本義異
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
之陵侮而至于陷溺也訂疑此以陷溺解陵字與本義異

羅賓正曰陵生于徇三能永貞二陰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上陵
下卑陵尊相比而至于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
也訂疑此以終莫之陵解吉字以為永貞之效
訂疑註蔡氏羅氏皆以莫之陵解吉字愚以程傳難乎常之義
推之終莫之陵只解永貞二字之義也言三與二陰久處而相
敬不肯恃已之剛因二四之柔而相狎侮也書曰盛德不狎侮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侮小人剛以盡其力二四柔正之君
子也九三以剛正之君子與之相賁始終于敬不至相瀆所謂
終莫之陵而永貞也獻子之友德晏子之久敬庶幾近之近
有作陵遲之陵指文治言真瞽說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
相賁而皤如也未獲賁也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
故曰翰如訂疑以上本義從之匪為九三之寇所隔則婚媾遂
其相親矣
本義四與初相賁者云云訂疑翰如本義從程傳訓疾鄭玄
曰白也櫃子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杜光本曰本義人白則馬亦
白矣句世每傳以為笑今細繹之真不能為晦翁解也又言
白馬而鄭據櫃子訓翰為白有重複之病不如程朱訓疾為長

訂疑初四不得相賁之義愚說見初義而不復求四四必求初者何也初陽
得陽乃可自立陽之資陰常緩陰之資陽常急也乎屯之初四
及賁之初四與順此之初四見之蒙之二五亦然
彖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疏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于三故遲疑也
訂疑疏意儘好而語氣欠妥六四當位賢人也九三剛正亦賢

人也兩賢豈有相戾之理但三四地勢相比故三意四之與已而求之故與初相應為所碍爾疑之為言礙也易中疑字多訓礙字坤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小畜上九有所疑也升九三无所疑也兌初九行未疑也皆當訓礙字今亟既云礙于三又曰故遲疑也是一字作兩解矣且四往求初心如飛翰之疾何遲疑之有

程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可疑也訂疑當位與他卦他爻之當位不當位當字皆去聲今云所當之位可疑則不成義理矣本義從之何也雖九三冠仇所隔未得親于下无賁上九以在卦之上為賁極反本而二三六五仍用名卦之義而為辭故二之賁須指九三也九三之濡如指六二也五之丘園不指上九而誰指乎艮為山為果蓏有丘園之象又賁

媾婚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以无尤為得合亦未必聖人只論理即不得合亦于心无愧人何得尤之寒終无尤也之例云雖不得合亦无可尤論理之是非與心之安否耳非論利害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本義六五柔中云○朱子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丘園為農畝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得終吉○舊說

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訂疑疏曰諸儒以此爻為賁飾丘園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蓋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聘召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愚按孔疏已破舊說而朱子本義已取其意矣小註何又云云○

訂疑按二與三賁五與上賁此卦所取名之義又辭除初以在下无賁上九以在卦之上為賁極反本而二三六五仍用名卦之義而為辭故二之賁須指九三也九三之濡如指六二也五之丘園不指上九而誰指乎艮為山為果蓏有丘園之象又頤

六二本義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此何獨不指上九乎　杜光本曰程傳束帛戔戔之說朱子駁之極是以丘園指上九則當從蓋丘園山林鄙野之地對國都而言五比上九為賁于丘園之象東帛薄物其賁于丘園也但用束帛以將誠意而已正猶二簋之用享乎乃利用禴樽酒二簋納約自牖但取誠心不尚煩文如國都之中王公大人士大夫之尚華備物徒侈多儀也然當賁之時舉世皆尚華奢而獨崇儉朴誠有似于郊外之野人自世俗觀之疑為鄙吝然質誠相與猶大勝于虛拘而无實者世道人心終必賴之故曰終吉○又或問朱子曰賁三陰皆受

賁于陽不應此又恐與
云○王弼云幸哉東帛之類也所以將恭敬者凡與人交
際必先用幣帛以將之如婚禮之納幣卿士大夫之幣交士人
之執贄國君聘賢之繻帛賓客燕享之承筐郊勞迎送之贈賄
其用束帛之處指不勝屈五之束帛即丘園相賁時所用之物
也安在文際之間獨无敦本尚實之義昔吳札有縞帶之遺負
羈有盤飧之餽亦丘園束帛之風也
本義以賁于丘園為敦本尚實得賁之道之象以束帛戔戔為
陰性吝嗇之象夫丘園束帛本一事而本義誤分作二象既以

為得賁之道又以為陰性吝嗇蓋因下文吝與終吉之占故于
此豫分以為下文張本也○正誼堂
蒙引儉于自奉而豐于神人豐儉乃為適宜故賁于丘園儉于
自奉可矣束帛戔戔以儉施之吝也訂疑此論亦好但以上
句為自奉下句為待人則非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註處飾之終○飾極反素○
本義賁極反本○訂疑善補過者從繫辭傳无咎者善補過

也而言也○上賁極也而以剛居之能反本也○卦變上本柔也剛
自五上而文之皆補過之義也以一人言之似前後兩截人也
此本義之意也
蒙引此承文勝之敝而矯枉之道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
其問而有寧儉寧戚之說亦取自賁之義
訂疑若補過之說則與象傳得志也說不去得志者乃出于其
心之所願非先文勝而後能救之以質也若依蒙引矯枉之說
是見世之文勝而故獨說于賁以矯世之偏者又恐蹈棘子之
失與伯子之簡亦不能无咎也○又白賁者无賁也與皤如何

異而獨曰无咎象傳又曰上得志乎四之皤如以兩人相賁
而言也○上之白賁所謂幷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
也故又曰无咎象傳曰得志也○正誼堂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朱子曰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蒙引此非
定說也與本義不合本義已究為賁極反本復于无色矣如何
又謂之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耶○訂疑朱子此說似張子
厚所解素以為絢芳之意說得忒自然又不似本文語氣
蒙引白賁无咎乃上之得志也在他人則皆以賁飾乃得志耳

○蓋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素志也○前乎此者○唯皆以貴爲得志耳今乃以白賁爲得志○氣味迥遠矣○訂疑蒙引此二條是兩說○先一條是他人皆文○上獨質○後一條是本義補過之說○今乃能反本○後一條是前此尚從俗

訂疑愚謂卦三陽三陰○陽質陰文○初三以陽居陽○是○質○二四以陰居陰○是○文○勝○質也○五以陰居陽○是○文勝而救之以質也○上以陽居陰○是本質原好而後又加之以文采所謂井受和白受采也故曰得志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

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群陰消剝于陽○故爲剝也○衆小人消剝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云云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程傳柔長而剛變也○憂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云云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疏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在消之時○行消道也○在息之時○行息道也○在盈之時○行盈道也○在虛之時○行虛道也○若值消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直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春夏始生之時○天氣盛大○秋冬嚴殺之時○天氣消減○故云天行也○

程傳陰○小人之道○方長而消剝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建安丘氏曰○剝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之剛反○為君子長○可知矣○又曰○剝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所以戒小人之進○復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所以喜君子之來○

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于剝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之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于

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訂疑不止卦畫是象卦畫只說得卦體其卦德卦象卦變皆卦中所具之象皆當觀之六十四卦皆然不獨剝也繫辭傳曰聖人設卦觀象而繫辭焉此以作易之聖人言也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居則觀其象此平日之觀象也曰動則觀其變此占易時之觀象也皆以學易之君子言也在此卦則順而止之是剝卦德之象也君子觀之則不利有往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尚猶尚象之尚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謂也亦六十四卦皆然

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天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不利之時而不至于咨嗟憂戚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群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剝靡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訂疑此段有三義小人盛長之時弱者必咨嗟憂戚此徒自苦爾无益也君子樂天知命不為徒憂也或不能永貞而變其所守是亦小人之歸也君子國无道至死不變不為易守也孫者情忿以取禍君子則危行言遜或儉德避難國无道免于刑戮也至于待時之復猶是第二層

梁山來氏曰消息者盈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註安宅者物不失所也訂疑謂安下之宅程傳民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君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訂疑以附為傾圮○杜光本曰程傳以附為傾附蓋取剝義

訂疑依程傳山託于地君託于民今也剝地以為山山愈高則地愈虛故未幾而山傾附于地矣如剝民以奉上上益富則民益貧故未幾而民散君危矣知此者必厚下下厚則上安如地惟厚故能載山而不重也

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唯其地厚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所謂本固邦寧也訂疑以附為託補○杜光本曰朱子以附為託非取剝義

梁山來氏曰上者居民之上一陽在上之象也厚下者厚民之

生○省刑罰○薄稅斂之類也○宅者、上所居之位○因民體一陽覆燾于上○有宅舍之象○故以宅言之○上九亦以廬言○以有廬之象也○厚下安宅者、言厚下而不剝下○所以自安其宅也○

訂疑厚下者、取坤厚之象○申庸令夫地○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又山附于地○此此剝義无所取○特以起君託于民之義爾○援例精確

此如雷霆噬嗑○特以起明罰勅法之義○雷電皆至豐○特以起折獄致刑之義○與噬嗑豐之義○皆无所取也○又大象傳○有正而配之者○復是也○有反而治之者○剝是也○可以類推○魏文侯時、

租賦倍增于前○有賀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

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虐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毛无所傳○此言得厚下安宅之理○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剝自下起○云云

訂疑註傳本義、皆未明言凶是君子、是小人、獨六二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君子當之則凶、抑或小人亦自為凶、朱子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君子凶也○

蒙引今雖未至蔑貞○然其勢必至于蔑貞也○此凶字可以六四凶字炤看○一說是小人蔑貞而凶也、此○恐○至小人剝廬方發之

訂疑呵引一說○雲峯胡氏說也○

訂疑六四○象傳切○近○災也○知○是○凶○就君子○言○

蒙引牀有二○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坐客于下○李林甫一夕屢徙其牀○及帝應物詩○風雨對牀眠之類○則似是卧牀矣○如謝萬據胡牀管寧坐藤牀○楊素撫牀謂李靖曰○卿將當坐此牀之類○則只是坐牀也○今人不知古○往往只指卧牀為牀○不知剝牀之牀○謂之坐牀亦可也○牀便有足有辨○亦有貼其膚處○

訂疑古者、凡案亦謂之牀○故簠簋儀云○置牀于室中央○又有琴牀書牀○亦不止坐卧者名牀也○唯若此卦○則是坐牀○或卧牀爾○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梁山來氏曰、以滅下、則漸而上矣○見其端甚微○知其必有蔑貞之禍○

訂疑滅字解剝字下○字解足○字

六二剝牀以辯蔑貞凶

註辯者、足之上也○程傳辯、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本義辯、牀幹也進而上矣○

訂疑註云足之上、傳云分隔上下者、本義云牀幹也、愚謂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今以釋辯字則辯乃牀足之上立木○

俗名牀腿是也○傳云分陽上下者、則似牀之鋪條矣○愚謂鋪條者、牀之膚也○以坐牀言○分陽上下者亦牀面也○不如足之上解得分明○

楊誠齋曰、辯牀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辯未有與也

疏言无人助之也、○程傳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猶

楊止庵曰、剛柔相比應曰與、未有與者、未有君子與之、无以止柔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本義從之而異其辭曰、言未盛大、夫下有忌憚而不敢肆、

訂疑疏言无人與助之、○之五陰承柔比應○皆二之黨○何云无與助乎○二陰浸長○陽已當遯○何云未盛大乎○是疏與本義之說○非也○傳言君子若有與、則可以勝小人、遯四陽在上○五居上卦之中○而與二應、可謂有與矣○而不能制二陰之進○亦且奉身而遯焉○陰既得時用事○君子甚而不知所出○方且喔咿嚅唲以事婦人○向非陸生之謀○二人且不知死所矣○又產祿奴才也○故幸而免也○狄公之與張武共事女主○幸有武后諒其无他○然且幾不免于虎口矣○明朝正德間○劉瑾擅政○張綵以焦芳楊一清薦○瑾以為吏部尚書○綵勸瑾禁止天下諸司饋送禮物○剝削之禍○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公

左右用事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戚○諸宦者惟瑾疎同類○皆綵教之○寧夏之變○綵又薦楊一清討平之○後瑾伏誅○綵亦下獄死○仍暴其屍○家屬流嶺南○此豈非止庵所謂小人為害○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者耶○大抵君子之與小人○猶水炭之不可同器○焉有君子而入小人之黨者乎○愚謂未有與之與○乃韓信易與之與○言其勢益盛○莫之能制爾○

六三剝之无咎

註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于剝○可以无咎○訂疑本義從之○古本周易多无之字○陸德明釋文云○一本作剝之无

答非故註云雖處于剥可以无咎
程傳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于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訂疑程傳蓋從今本有之字故云
本義衆陰方剥陽云訂疑從王註依古本无之字
雲峯胡氏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復者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謂之可也剥者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牖過之門也
蒙引去其黨而從正是背去之非謂能除去之也只是不從其

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
平庵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為宮人之主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于王而獲寵愛之象

訂疑天子后一夫人二嬪九世婦二十七女御八十一其當夕也各有次序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按禮注云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人旅進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旅進當三夕嬪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尊當一夕皇后至尊專一夕凡十五日而徧

杜光本曰貫魚二字程傳及徐進齋取統率順序兩義本義及吳臨川只取統率一義不如兼兩義說為詳盡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羲后妃之道在于不妒忌而率嬪御以奉其君五以宮人受寵于君如魚貫之有序何不利之有

象旨終謂上九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當思治故衆心頗載于君子君子得輿也在卦亦群陰宗陽為共戴之象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一陽在上云：○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于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載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知自剝其廬也且看

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時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于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云：○

呂東萊云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李林甫得志便是吾子四海鴟沸林甫亦剖棺斲屍矣蔡京得志于天寶而京等亦家无處所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蒙引君子既得輿則衆陰不以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只據得輿說道理○梁山來氏曰載字從輿字上來

訂疑君子一陽在上之象坤為大輿下五陰民之象也小人衆

陰之象下五陰分開如屋壁一陽在上如棟宇有廬之象一陽在上五陰從下載之是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得此又是一奇又變為偶如剥其棟宇止留四壁无以蔽風雨故曰終不可用

東吳王氏文學館圖書記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傳為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復亨既復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訂疑初前五陰如震之大塗大壯之藩決升三

之并虛邑也故曰无疾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間見之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隨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

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云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又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朱子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陽生時逐旋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元發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又曰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又曰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于六層之中也○

疏序七日來復諸家並云七日當你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而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日今按輔嗣註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陽氣已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註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

疏觀註之意陽氣從剝盡之後至于復反凡經七日其註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註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于文畧省不復具言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

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訂疑四十二當作四百二十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轉嗣言凡七日也及復者則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

訂疑卦氣起中孚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之說于理既不可曉而餘卦二主一日七分之說亦附會不來蓋三百六十當朞之日不言五日四分日之一者舉成數也以其所餘之日甚少故

畧而不言但舉成數耳今以八十分日之七分當一日无此理也穆之緯書牽合附會東漢以後盛行故孔氏猶取鄭玄之說朱子甚病緯書之亂經故絕口不道至明朝永樂間命諸儒臣纂脩四書大全尤嚴屏緯書故予嘗謂此廓清之功與程朱等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剝之碩果不食曰剝未盡而能復生至此則曰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蓋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

訂疑胡氏論先天卦序則是其論後天卦序則附會之巧者耳

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一陽還反而生于下也杜光庭本曰冬至之後當作冬至之日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也

訂疑本義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合之大全朱子小註總謂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生于十月之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也朱子演邵子程子之說如此則陽不生于子之半而生于亥之半凡謂冬至一陽生者乃冬至一陽成也但物之微莫微于初生而又以安靜以養微陽解大象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時本義謂冬至一陽成而又以安靜以養微陽解大象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是陽之初生猶未為微而陽之始成乃為微矣陽之初生不必安靜以養之而陽之始成乃當安靜以養之矣且先冬至三日見史記天官書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以女功揆見唐雜錄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此常日增一線之功而小雪以迄冬至之前則炭不能偏重而日惟日短一日耳又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而用管候氣者灰飛不爽皆冬至陽生之明效大驗也況陰不極則陽不生以始至復作六畫分之從夬至五月中至冬至十一月中六畫之陰方全而陰極于上則小雪以迄冬至前一日一畫之陽猶未剝盡而陰

猶未極于上也陰未極于上陽何由復生于下朱子謂陽无驟生之理故以小雪為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愚按朱子以一月作三十分細分之謂積之漸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只可明陽不驟成耳若以此明陽不驟生則陽生于冬至為驟生于小雪亦為驟矣生于小雪為不驟生于冬至亦為不驟矣此朱子積之喻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之說不敢斷以為然而吳草廬所謂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大全采之梅鷟易瑩主之良是也蒙引出入无疾語意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但不可指定為在邦在家與繫辭傳利用出入之出入同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訂疑此本義之意破程傳之說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亦本義之意以破孔氏疏說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亦本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之說

杜光本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蔡節齋云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乃定辭也

系曰復亨剛反

程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

本義剛反則亨訂疑本義與程傳同○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字之意在其中訂疑吳說自正當

建安丘氏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訂疑其言剛長則是其言剛反謂剝之一剛窮上反下則非程子辯之詳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蒙引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咎四之不極其剛也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動而以順行則无咎朋來无咎則四之疇雖赴訂疑不如云元亨而天臨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利貞

所以貴于央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註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
疏天之陽氣絶滅之後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
杜光本曰註疏謂陽生于既絶一月之後固屬妄言朱子謂陽生于冬至一月之前亦非定論夫冬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六陰極于上一陽生于下總以冬至之日為準斯无差忒而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

夜半冬至為曆元○殊有見也○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朱子曰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道自然之運也
訂疑程傳本義通論陰陽循環之理朱子小註以復卦言專以陽復言○
利有攸往剛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本義以卦體而言云云○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至于乾○自不容禦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傳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程子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雖甚言動而見天地之心○訂疑程子破註疏之說若云靜見天地之心則見天地之心何不于坤卦言之而于復卦言之○
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雖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始可見端緒地訂疑說發露出亦非此時尚未發露出至三陽建寅之月草木萌動方是發露出又曰一陽來此說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机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人不已之心于此而可見矣○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止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處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

只一般
本義積陰之下至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朱子曰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又曰邵子之詩亦曰雲峯胡氏曰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户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學者有得于此詩則可以知康節之詩矣杜光本曰朱子此詩方不是小雪一陽生冬至一陽成矣故卦辭之本義有病此詩與邵子詩同无病

訂疑朱子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然其動之机其勢日長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云云合之邵子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意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二句是指冬至言者則于本義于時為春之說其早晚差卻一月半朱子又曰濂溪就利貞處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亦是以冬至為資始之元也

蒙引叅義曰玄酒為祭祀之明水愚按周禮秋官司烜取水于鑑以為明水取火于燧以為明火天原發微律吕聲音篇引玄酒味方淡而釋之云一陽萌于黃鍾如醞釀元酒訂疑宋避國諱易玄為元邵子詩之玄酒自是醞釀之元酒故云方淡方淡者不終于淡之義也若明水之玄酒則始終无

味不必云方淡矣
蒙引大音出老子同異篇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訂疑大如字俗音讀為泰非也
蒙引忝義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无聲音氣味之可見如祭祀之明水其氣味至淡薄如清廟之朱絃其音甚希疎愚按以玄酒為明水有據矣以大音為清廟朱絃之音不知何所本希字是鼓瑟希之希恐亦非疎意蓋前音方歇後音欲動而未動也
訂疑鼓瑟希者點鼓瑟碓甚已畢其曲已終方將舍瑟候赤言畢夫子問及而即答之非尚有後音之欲動也作前音方歇後音欲動未動之解似亦未是叩洪鍾碓甚者待其從容一音將盡然後再叩不似絲竹細音急管繁絃相嘈淮也則前音方歇象前歲功方成後音欲動未動象後歲：功欲起未起也
隆山李氏曰方一陰之生于時為午于節為夏至陰氣之所宜其為寒也而反熱一陽之生于時為子于節為冬至陽氣之所激宜其為熱也而反寒蓋一陰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陽氣而發見于外故熱一陽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于外故寒此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卦之六畫象之非聖人之私意也訂疑此段大全錄于乾卦本義下小註中今附錄于此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云云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于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或問如何又然朱子謂至日一陽之萌已成如何又然
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人身上說

訂疑朱子或問又引就人心上說其理更精
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閉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途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狩至冬至陽始生亦證而后于至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
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雙峯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
蒙引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則又不止至日也朱子引此以証大象所云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又云十一月令云云而今曆官于是月有无數宜婚姻之日殊失先王之意乃知後世之術多不出于經也經術豈不正大而周至哉（王陽瑩明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先法而誤用之于是月也）訂疑王志（見南史）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見梁書）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放囚俱同而近世例于冬至處決大可異矣

卷微陽要術當不止此三者饒氏推廣之甚善本義引月令已是示人以推廣之意矣正如夫子答顏淵問為邦舉四代良法（戒引他經以明易戒因易以明他經）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訂疑程傳云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

于悔也坎卦祇既平謂至既平也陸明德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群經音辨並見衣部朱子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別者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釋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音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提時支切陸云提安也九家本作多字音支字彙祇音岐地神又安也大也从示从氏或从氐又音支適也但也豫季昭曰音岐者神祇之祇又訓大玉篇引易曰无祇悔是也音支者廣韻訓適是也如詩云亦祇以異楊子曰茲苔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陸德明司馬溫公並音支今

杜詩韓詩或書作秖字、从禾、从氏、而俗讀曰質、非也、玉篇祇、音尸切、廣韻秖、丁尼切、皆註曰、穀始熟也、○此字或从示、或从礻、或从衣、或从禾、是左畔之異也、或从氏、或从氏、是右畔之異也、或音抵、或音支、或音質、或丁尼切、或作多、或作禔、是音聲假借之異也、或訓辭、或訓大、訓安、或訓適、訓只、訓但、或訓地神、按地祇之義、其字自應从示从氏也、辭適只但之義、于經文難解、且其義于衣禾无、○○○

曰獨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廣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厲）屢失故云厲无咎○

訂疑本義從程傳○

雲峯胡氏曰、巽以柔為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矣○復以剛為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矣○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何以能頻復哉○曰、與初同體○亦有親摩之益者也○頻復勝迷復遠矣○如子貢入聞夫子之道而說（悅）出學非論仕進也○本義此三句直當刪去○

見紛華靡麗而亦說（悅）○二者交戰于心故厲○戰勝而肥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演天下、安得盡不遠之復○義當恕待其頻復也○正所以許善補過耳○

訂疑此即中庸以人治人○張子以衆人望人之義○

六四中行獨復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故曰中行獨復也、

疏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歸○故

象云以從道也○

杜光本曰、註疏只明中獨○而傳義兼言吉凶○夫中行獨復則有吉无凶○雖凶亦吉○何用區區以吉凶○究竟哉○傳義不及註疏置吉凶不言○深得周公繫爻之旨○

訂疑本義從程傳

此爻正耻以厄民自待○而豪傑自期○故遠其黨○而獨能從善○孟子所謂陳良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者也○本義先入程傳之說○故云當此之時、陽氣已微、未足有為、然此卦諸爻論德（并下象傳見）○學非論仕進也○本義此三句直當刪去○

徂徠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

雲峯胡氏曰、泰二爻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雲峯胡氏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小象曰脩身○曰仁○曰道○唯初九當之○

訂疑以從道也○猶二言以下仁也○初九、有道○仁人也○論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六四之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故无悔○
訂疑本義從程傳○
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于復者也○可以无悔○
雲峯胡氏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訂疑成德之說○從小象得來○
訂疑蒙引紛紜○全无定解○愚謂中順是資質原好○雖比不得生安之聖○亦終是清醇分數居多底人○所謂學知利行者也○湯武

雖也是反之之聖○究竟是剛明一邊底○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漢之文帝○是敦復无悔者也○勉其始○五要其成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本義考成也○訂疑從程傳○
訂疑考、即春秋考仲子之宮之考○考不訓省察而訓成者○釋敦字之義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五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復、何時而可行也○
○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

訂疑災、天降之災也○眚、人加之罪也○春秋肆大眚○左氏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皆罪也○用行師之上○傳補一句无施而可不克征之下○傳補一句何時而可行○皆好○但以其國君凶、辭得不成文理○賴本義正之○
本義以、猶及也○問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朱子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猶是有箇限期、到十年便是无說了、
訂疑十年亦未遽便是不好○但有不克征三字便是終无指望了○今未舉不克征三字但以十年二字斷其吉凶○則未必然也○

凶○六二○十年○乃○字○是○十○年○後○却○好○也○

雲峯胡氏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移○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反○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復則合道、既迷于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訂疑先迂訂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蒙引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為尤著○為尤大也○

訂疑爻迷復凶有災眚○迂就衆人言○用行師以下○專就人君行師言○象傳迷復之凶○包到以其國君凶○專以君道言○又不止行師一事也○或訓眚為目疾、而以成公十六年、晉侯筮卦遇復、呂錡射共王中目作証、其義亦通○但涉拘泥○欠該括○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飛航講意君之道○在改過不吝○反君道者、為其迷復而迷過也○

程傳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又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失貞正則妄也○雖九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訂疑无妄即是○貞也○无妄則元亨矣○利貞、以成占者○其匪正以下、反言不正則妄○妄則不亨不利也○傳釋匪正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謂无妄者、內无私心、外又當理之謂也、謂无妄者、雖无私心、却不當理、則亦妄矣、愚謂卦名无妄○原○兼當理无私而言○傳自匪正以下、又分无妄為兩般、有當理无私之无妄、又有不當理而无私之无妄、失之遠矣、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此全无理會○蓋本象傳而言也○象傳无妄之往何之矣、蓋別自為說○非經文本義○或有缺文、亦未可知○豈可強取解經○故朱子卦辭本義○于彖傳无妄之往句○絕不沾及也○

或問程傳云、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賢知者過之、其心豈會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問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

元亨无妄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謂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于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于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朱子曰所論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是不動處便非正理矣訂疑此却是枯稿寂滅之學別是異端了此靜之不正也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此動之不正也恐不可專以

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

訂疑問底語氣少分曉有似專一主靜持敬一有事來便為所擾不得主靜以行吾敬者而朱子亦未駁及之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

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二字已兼得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得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于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示戒深矣

本義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朱子曰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了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兩字原不同豈可比而合之此非定說无妄望字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望字也據諸文取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卦名而義不同者多矣不止无妄諸爻之借為无望也如大畜

卦辭借止畜為積畜損卦辭借剝損為減省之損此卦辭之假借也履爻辭借履躡之履為蹈履臨爻辭借臨通之臨為臨與臨御觀爻辭借觀示為觀察解爻辭借解散為解去此爻辭之假借也他如借履為禮豫為備為怠盡為事臨為大為與噬嗑為市合解為懈緩之類此又如引詩者之斷章取義而不復顧本文之正解者也何獨于无妄而疑之无妄六爻自是周公借无妄為无望耳

又曰无妄一卦雖是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故曰无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眚即災也○訂疑此上二條皆无望之說○

本義為卦自訟而變○云二至末○朱子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便有災來、

蒙引利貞者、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匪正有眚者、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有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訂疑有眚迂言○不利有攸往○是出行之占○專言之也○如何便講作一意○

又云无妄占辭○只是一正一反○貞者所以為无妄○不正則妄矣○

貞則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矣、杜光本曰、蒙引此條匪正則有眚而不利下○當添有攸往二字○始免割裂遺漏之病○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辭為占者設○須用戒之○非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訂疑无妄者所存所發○純乎天理○不雜于人欲○即貞也○元亨者、誠能動物也○利貞以下、以戒占者○非无妄了○又有不正○如程傳及朱子小註云：也

蒙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訂疑程傳以首三句皆釋无妄之義○本義合名辭而通釋之○蓋卦辭本義既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釋卦名○而以動而健剛中而應釋元亨利貞○而彖傳本義乃又合而釋之者○見得卦之所以名无妄者○以此三者之善也○卦辭之所以為元亨者○亦以此三者之善也○而此三者又皆貞之義也○故又如此通釋之○愚謂程傳為是○而卦辭本義分釋為不必然也○彖傳本義尚欠分曉○似三者皆釋卦辭而不釋卦名者○

本義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語亦失次序○當云卦之善如此○皆无妄之義而大亨以正之道○乃天命之自然也○其在占者則為人道之當然○其匪正者或內主于柔而人心用事○或不能動或動而不健○或非剛中或剛中而无應○皆非无妄之義而不正即非天命之自然矣○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蒙引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剛在內也○剛德在內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本義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剛在內心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惟其實而已、○本義動而不妄者也、動字衹又為震

主一句、不妄字、屬九自二來而居于初一句、彖傳只用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便該得又為震主意、訂疑本義又為震主動而不妄二句、當刪之以動而健句在下不宜即于上句蘀說出動字不妄字使動而健句反似複也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固是但健字有不間斷之義大抵世上人激于義而動者多有初解終只因能動而不能健也本義解貞字必恭正而固言固、便是健底意思

剛中而應、必恭應言、何也曰、如人做官本身好固自持正奈家中无好妻子、訂疑不如說在右无好人與共事便自家做不成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奈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五應在下不宜就上司臨下說

飛航講意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所存言動而健、以所發言剛中而應、以所與言此舉卦之善以明无妄之意而起以正之端也

杜光本曰、彖傳本義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卦變動而健為卦德剛中而應為卦體而卦辭本義却以動而健剛中而應

皆為卦體與彖傳本義不相合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焉得起紫陽而問之

三原王氏曰、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若是无妄之往何不利訂疑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既明言无妄矣彖傳又曰窮之災也則是行有眚无攸利為天作孽也卦辭明言其匪正則是之有眚不利有攸往乃自作孽矣彖傳如何顯悖經文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其為傳記之誤也審矣故本義直以經文解之曰其有不正之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云云不特彖傳之義始明亦可見程傳所云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穿鑿无理會甚矣

无妄之往何之矣時說謂彼自以為无妄自以為可往而不知此无妄之往欲何之乎亦說得去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註與猶皆也

疏雷是威恐之聲今天下雷行、震動萬物、物皆驚肅、无敢虛妄、訂疑物指人言似本恐懼脩省之意而云亦有是理雷在天上君子以非禮弗履亦是此意雙湖胡氏從之而非正旨

程傳雷行天下于是鷩蟄蔵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

萬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訂疑此句可議、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本義從之、

本義天下雷行云云、或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訂疑人皆以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分屬秋冬時、愚謂各正性命、

在資始時、人多不信、觀此本義云、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之始、萬物已各正性命了、故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至、

訂疑此破疏與胡雙湖之說、又曰、對時育物、如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皆是、蓋生物者、天也、育萬物而使得遂其生者、聖人也、不然、或五穀不熟、或胎殰卵殈、而物不育矣、○本義因其所性、性即无妄之理也、物與无妄、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其所性而不為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對時育物者、因杜光本曰、大象物字、註疏專指人而遺物、蒙引專指物而遺人、終以程傳兼人物言為正、

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

訂疑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義、程敬承曰、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欝勃之意、其辭茂字皆非也、蒙引云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永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此本程傳可從、愚謂茂、訓大對、猶順也、陳明卿曰、對時育物、月令盡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云

蒙引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

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无不利功无不成矣何往不利
唐疑庵曰此與匪正之不利有攸往正相反
訂疑此又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卦之所以為无妄者故本義云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且以九居初不唯為主且得其正正與卦之利貞合與三與上之不正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陸德明釋文不耕穫黃郭反或依註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菑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餘馬曰田三歲也董云悉耜曰畬說文云二歲治田也字林戈怒反○字彙穫胡郭反黃八聲訂疑與釋文音同刈禾也菑音支畬音于與釋文爾雅音同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康成又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韻會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柔和也三歲曰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若二歲為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字彙毀釋文爾雅而取鄭康成之說是也
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訂疑此以二五相應有君臣之義而言即文言无成代終之意也疏同然槩觀卦爻之辭初无君臣之意且如註說是君反勞而臣反逸也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訂疑從釋文爾雅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解法亦如註但所指不同此陳氏所謂以耕菑為私意者游氏從之
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此又陳氏所謂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者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此說予于隨彖傳中辨之

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于耕時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訂疑此差勝程傳本義之說。但亦不似經文語意。朱子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爾、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則非循理也、程傳是行其所无事之意。象傳是不計私謀利之意。原自天地縣隔。朱子云云。是何其所好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于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惜此二說。于經文不通耳。使其說于經文无悖。雖增數十數百

字何妨、世豈有不增字而能講經者乎。當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无妄之福、如不虞之譽、不期富貴而富貴之類耳、若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脩天爵而人爵從、所謂為其事而後有其功者。但无智鑿謀利之私爾。德盛而化神、學至而君求、豈一无事乎。而大福天降、可謂之為无妄之福哉。且以農言、亦无不耕而得穫、不菑而得畬之理也。

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訂疑此申解程傳前段之意。朱子曰、易傳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訂疑此槩括程傳之意而為說也。終不離史記无望之義。但未肯盡依无妄之福之解、而取程傳柔順中正、順理應物之意、以著于前焉。此其勝小註无妄之時有无妄之福之說也。

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

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事上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訂疑聖人說話有理有數有功有效、亦如今人作文字一般。然後其言可法可戒、足以開物成務、而因可以濟民行、不合說得如此。令人把正經合當做底事、都无所事上、而徼幸于非意之獲也。

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訂疑程傳不是如此解、乃行其所无事之說耳。故易傳中頗費言語。

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則又似以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穫菑畬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无當作有、觀下文可見、當无妄之時、此句不必用當云占者、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穫、則于經文甚直无繚繞之碍、陳氏之說甚善、蓋農之耕以為穫也、菑以為畬也、皆計功謀利之心也、若君子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進德

梁山來氏曰、若程傳不首造其事、事本義无所為于前、把道理都講空了、乃禪學也、吾儒聖人之學、盡其理之當然、脩身俟命、此正所謂无妄也、豈一點道理不盡、空之寂之、謂之无妄哉、不耕穫、不菑畬、言雖為于前无所望于後、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訂疑本義從程傳之說、把柔順中正、因時順理八箇字、放在前頭、而足之以无私意期望之心、則于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已盡、矣、後復綴以无所為于前二句、蓋由其先入程傳之言已久、不忍割其舊聞、又惑于史記无望之說、而見夫世之庸人、多享福者、故為此解、以蓁總三意耳、要之此又當以正誼不謀利為正、行所无事之說、不必用无妄之福之說、不可用而无望之義即、在无妄之內、亦不須費力另講也、

杜光本曰、六二爻本義、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若將為字作去聲讀、如周子云、无所為而為之、中心安仁之義、則善矣、然本義之意、恐不然也、刪之或將上句无字改有字、庶幾无病、未審當否、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云云、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云云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正居震之極躁動于妄者也而繫辭以爲天作之孽未詳或是先曾有人占得此爻其事應如此也
彦陵張氏曰聖人恐人泥定无妄任吉之說稍不如意便生怨尤特發此爻以盡其意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蓋我有所以取之不可諉之于天我无所以取之唯當盡其在我洪氏發明古忠臣負謗孝子含冤仁人蒙詬義士遭訊者類如此

義林梁武帝納侯景魏人移檄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胡三省註云池仲魚人姓名因城門失火焚死仲尼貌似陽虎而被圍于匡直不疑與亡金郎同舍而被疑爲盜无妄之災自古記之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陽剛乾體云云進齋徐氏曰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利于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訂疑亦不正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耳妄動則有咎也

雲峯胡氏曰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利貞則專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貞則與僅可貞固守之其占不可有爲不如初之吉亦不至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其占不可有爲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凶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蒙引可貞則不可行矣坤六三可貞亦然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訂疑訟六三亦然時說可貞即卦之利貞者徐氏胡氏辯之矣

按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无卦中卦之所取利貞者也故初吉二利五有喜三四上皆不正卦之所取匪正者也故三災上眚无攸利四猶可貞无咎者以其體乾猶勝于三之陰居震極又居上卦之下勝上九居卦之極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有猶守也

易源云下无應與于人事如何見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爲孔明奈无一旅之衆故終于處士謝疊山亦欲爲宋程嬰然卒无所藉手而志于賣卜所謂固守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疏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

已所致○疾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訂疑无妄之疾、亦有假藥療而愈者○未必藥便不好也○此獨勿藥有喜者、蓋占療病之吉占也○

程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訂疑程傳勿以藥治、則有喜也、若戒其用藥者○乃象傳意○非爻辭義也○如本義則是爻辭之正旨○程傳云、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又明與爻辭相戾矣○

本義乾剛中正○云：雲峯胡氏曰、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妨慍○亦不須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遐○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訂疑此疏以病象喻人事之說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試、嘗用也、猶少嘗之也、訂疑此以病象喻人事也○其解試為嘗用少嘗、非也○試者、以性命輕試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云訂疑爻辭本義就爻本文釋之○象傳本義就本文釋之○傳是孔子發明爻辭外意○所以戒人之无故而妄藥者○如後世之以金石傷生○唐之憲宗明之世宗是也至如漢之成帝明之光宗又以淫藥自絕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疏位處窮極、動則致災、訂疑本象傳本義從之○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云：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于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訂疑三上二爻本義只就本文消息之○不言其所以致災眚之故○但歸之時命○李氏從上之處位不正上說○張氏以乾終妄行立說○而引卦辭以証之○實獲我心○夫爻云无妄本卦名而言○猶咸六五之咸其脢○脢何曾會感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訂疑象傳却是就爻辭本文消息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小畜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則巽在乾上、以其巽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正不可、故利貞也、亦用畜止之義。訂疑以上以畜為畜止之義。人能止健、非能止之、故為大畜也、訂疑已有大畜之資、當須養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乃吉也、豐則養賢、應乎天道、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此又借大畜為大畜積豐財之義。就人君說

訂疑凡假借卦名而別自立說、則當以全卦之辭通就己意說之、如損卦三名本取損失之義、而卦辭以減用為說、則通作減用之義可也、未有一卦之辭半就卦名正義說、又半就假借之義說者、故此卦卦辭不宜又就畜正說也、若夫豐則養賢彖傳中无此義、即序卦雜卦二傳亦无是說

程傳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訂疑假借畜止為畜積、此彖傳象傳之說、自是卦辭正義、但要傳之不當為岐說界限分明、不可謂聖人當初各卦便為岐說、以待繫辭者之那般假借也、程傳殊欠分曉、故其說跋前躓後、每為兩救之辭

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爾、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訂疑小畜大畜之分、講者皆謂巽為陰卦、此取後天艮為少男、陽卦多陰一君二民之義、艮為陽卦、初畫偶者俱為陰卦、故橫圖列之下方、圖列之右方、則艮乃太陰、艮之又為二陰之卦、如卦名果伏羲所命、則艮之又按畜之大小不是以巽為後天之陰故為大也、蓋巽為一陰始生之卦、陰力尚微、无陰又相助比、盡于上陰氣盛矣、又兩陰相比制乾有力、故為否也、反觀之、震一陽之卦、包坤為豫、兌二陽之卦、包坤為萃、乾三陽之卦、包坤為泰、亦可見矣、此以上卦陰陽故、所謂未有與也、故畜陽不住而為小畜、艮為二陰生于下、一陽之卦、陰又生于上、陰為大畜、坤為三陰、

陽之消長為畜之大小也杜光本曰以上卦乘陽之多寡為畜之大小然後小畜大畜卦名皆可以謂先天所命

程傳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訂疑如賢者志其大孟子之學是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中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

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象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確

本義大畜乾又畜之大者也訂疑此意欠明據朱子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視以異畜乾為畜之大之意當謂艮為後天之陽非以艮畜乾又畜之大也此含二義對小畜以異畜乾異為小而艮為大一義也小畜以陰畜陽畜不住為所畜者小之象大畜以陽畜陽其力大能畜得陽住故為大畜又一義也此名卦之本義也

本義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訂疑此取畜聚之義本孚傳為說而為卦辭而設非名卦

本義以卦變言云自泰○朱子曰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吉○利于涉大川訂疑似程傳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至于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

雲峯胡氏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訂疑利貞以學術言不家食吉以仕進言涉川另一事與上文不蒙

本義皆非大正不能○蒙引以卦變言則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下不戴之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尚賢苟非大正不能也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健者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不直未必便能止之亦非大正不能也利貞兼此三義○利貞如何曰進必以正也訂疑人君說不得進以正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害禁暴之類亦必以正也此乃說人君說同疏意愚謂本義從程傳就賢人說脉疏

我西郊本義云○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即予說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木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杜元凱本曰○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乃此節絶好註疏也○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蘊畜之大者○故象傳兼此三者言之○
訂疑卦名本取畜健○象傳借為畜德畜賢也○

說統剛健○以本體言○天德之剛○不屈于物欲是也○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庸德惴惴○閒然日章也○重在篤實○輝光即篤實內見○剛健為主○而踐履篤實內外夾持○胸中所得自然日新月異○成其蘊畜之大耳○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訂疑本義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此以變與體合而言之也○愚謂分言之乃是○卦變剛自五而上○是賢人進居上位也○卦體六五居上九之下○是尚賢也○卦德能止健○是賢人在上○能為天下畜武健之人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蓋剛而不正○則非賢不宜在上位也○且不正則非賢○不足當王公之尊養也○正已而後能正人○非大正亦不能止健也○（傳○義○賢○以○利○貞○為○賢○人○蓋○脫○語○案○何○獨○不○然○）又本義以利貞不家食吉為一占○以此決其利貞○為指賢人也○
一說剛上而尚賢○卦變卦體合為一義○故下文養賢也○亦自有剛上義○蓋非上之剛上○不見五之尚賢○而不家食吉○亦取尚賢之義也○夫尚賢之義○獨取六五尊而尚之可也○何必連卦變剛

不家食吉養賢也
程傳大畜之心○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彦陵張氏曰○卦言不家食止就君子身上說○訂疑不作人君言○
象傳推本養賢一義○見得國家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于家食○必无致用之才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傳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象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之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訂疑利貞不家食是一義可然就君道說是舉大者言耳其實涉川自是占行人水浮之事應乎天者涉川實乎得天時若風色不順或大洶湧便是天時不好了故同人之利涉大川另一義即不就賢人言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云云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中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山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訂疑繫辭傳本義云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以此言之天之氣亦行乎山之中也即以為天在山中可也非必如方士所云壺中洞裏之天也道聽塗說德之棄也則多識前言往行非以誇多而關靡也以畜其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之爻皆止之為義在他卦則初與四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云云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梁山來氏曰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以陰陽論若君子之受畜于小人也外卦能畜以止人為義以上下論若在位之禁強暴也易主于變易所以取義不窮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云云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于賓賛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亦疑此以上下之分言之不以君子小人言然非正義

蒙引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轑、凡三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　訂疑輻字說或是軸字釋文輹伏于軸上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為陰所止、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此與項氏之說畧同

平庵項氏曰、輻、車轑也、輹、車軸轄也、輻所以利轂之轉、无說理、必輪破輻裂而後可說、訂疑輻裂之輻當作轂若輹則有說時、訂疑轄、指伏兔之擫俗名鉤膺是也　○按大壯：于大輿之輹、是任重致遠者全在于輹輹亦車轑无疑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易亦然、豈可以字畫之異而生別論乎同一輿說輹小畜之九三為受制小人而不得進大畜之九二為蓄時度勢而不肯進如同一濡尾既濟之初則无咎、在履為不足與明行、在歸妹為尚可為同一拔茅在泰破罷在履為不足與明行、在歸妹為尚可為同一包羞在否為小人同一不富以其鄰在泰為小人合交以害正、在謙為從之者衆同一顛頤在六二為拂經、在六四為吉无咎同一巽在牀下在九二為吉在上九則凶此皆美惡不嫌同辭者也　杜光庭本曰、輿說輹、古作舉說輻可見輹與輻乃一字也　蘇子瞻易傳云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而未嘗分小畜為說輻、大畜為說輹、則輹輻元分、益信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說統美其能見幾而止也　○无尤而必本于中中則不躁而能相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云：

平庵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訂疑軫爲車上之物、與戈殳爲類、非也、又戈殳戟矛、器也、執器以衛輿者、人也、不得以人爲戈殳戟矛之類也

蒙引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矣、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利艱貞、日閑輿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

銳而審慮持重之意
說統良馬逐舊主三與上兩爻說不知良馬乾象非良象也
訂疑此說極是愚以此意推之初九為四陰所畜九二為五陰所畜九三與上九俱陽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則通故不相畜九三與下二陽畜極並進為良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故不相畜九三與下二陽畜極並進為良馬逐之象馬此如泰之彙征否之疇祉需之不速之客三人來以一爻而舉同體之三爻者也程傳本義皆謂上與三俱進夫上已居卦之上進无所之矣杜光本曰良馬逐不當指上與三說統謂良馬乾象非良象已足以証之矣而訂疑又以為上已居卦之上進无所之矣

居卦之上進无所之則其確然足証者非一端也蘇子瞻易傳曰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得其旨矣本義堅襲程傳竟置弗採何居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訂疑上居畜極而通不復相畜又皆陽爻故上亦望三之進為同德相引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程傳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四良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上止人君之邪心下止天下之惡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主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遠拂下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訂疑四止初九如何又取止君

本義止之于未角之時云：
蒙引初二乾體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乃能止之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者所宜深識也
訂疑此大畜時也之意當于初二爻言之

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發之前刑者禁于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訂疑程傳兼畜君民諸家專言畜民勝傳本義不言何人只云止之于初則所該者廣凡教子嬰孩教婦初來防微杜漸之類皆是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註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為畜之上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豈惟能固其位乃將有

慶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机會、聖人操得其要、則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机、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嚴刑峻法、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不嚴刑于彼、而脩政于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
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絶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于已壯之後、猶欲去豕之牙之害而豶之、此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云云

訂疑豶豕之牙、程傳謂專脩政教、夫四之畜初○如制童牛之易○已不免用牿矣○況二勢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而專欲止之以政教○似非時務○唯本義云○得其機會而可制之○此為得旨○又程傳專言制民○本義亦不指定是何人○○○該得全○
蒙引如魏已伐韓○齊師直走魏都○而韓師自解○得其要害也○項羽以范增為謀主○陳平為惡草具○以間之○增死而項勢益蹙○壞其腹心也○
訂疑凡形格勢禁者豶豕之牙之類也○如漢王欲定関中○子房○恐羽之來○乃以齊之反書達羽○羽遂不得舍齊而西矣○又羽與

漢王相持○數歲不決○則遣使說黥布彭越歸漢○又遣使焚羽積聚而羽遂滅矣○又如表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操遣步騎潛焚紹○為巢糧穀○而表紹敗矣○又如春秋時○楚與晉爭鄭○及晉率諸侯城鄭虎牢○而楚遂不能與之爭矣○不特此也○趙匡論魯文姜之事謂莊公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任乎亦一義也○又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優爭之不能得○呂后用子房之計○召四皓從太子遊○而高帝遂止○亦此義也○又如唐裴度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皆此類也○

梁山來氏曰、豶者牿也、騰也、乃走豕也、與童牛之牿一句相例、童字與豶字同、牿字與牙字同、牙者、埤雅云、以杙繫豕也、乃杙牙非齒牙也、杜詩晁雛入漿牙云、訂疑依來氏說、豶大之豕、非一杙繫之所能制也、豶豕既如童牛例、牙字還當指豕牙言、而如牿字義解之、制豕之牙、亦名為牙、如周禮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毛毛馬齊其色也、以毛色而別之也、亦即曰毛、而毛為用力之字、則牙為治豕之牙而即曰牙、亦如牿之義矣、牙豕者、必去其勢、但不可以豶豕為去勢、與諸家之解同耳、○去豕之牙、即名為牙、又如夏田為苗、除禽獸之害、即曰苗、治絲之亂、即曰亂、又如為國君削爪者去其脫華之處、即曰華之、為士削爪者去其甍、即曰甍之、防止水之隄也、止水者、即曰防川、燭炤物之具也、炤物者、即曰燭之、鑒照物之具也、取以自炤者、即曰鑒、舡舩也、而以航渡水、即曰航之、此類甚多、不勝舉也、又如齒路馬有誅、論馬之齒、即曰齒、步馬者習馬之步也、即曰步、○字彙豶、牿也、牿註、犍牛也、又畜之強健者皆曰牿、此正義也、又曰宮刑、或曰牿刑、此或因豶豕之說而附會之、○又按臞仙肘後經、騸馬宦牛、羯羊閹豬、皺雞善狗、淨豬害去其勢之名也、不見其以豶豕為去勢也、惟說文云、豶、劇也、豕去其勢也、又凡牛羊之以杙繫之、而不能制也、豶豕既如童牛、豶大也、豶豵解者曰、大豵也、則豶豕亦大豕爾、正與羸豕對大豕也、豶豵解者曰、大豵也、則豶豕亦大豕爾、正與羸豕對大此又正與童牛良馬對、陸德明釋文牿、古毒反、劉云牿之言角也、陸云牿當作角、愚謂牿以施于牛之角、或即訓角、或即云當作角、則制豕之牙即曰牙、又一証也、而以豶為去勢、牙非齒牙者、皆不足從矣、

杜光本曰、鴈茲丁公時、嘗以牿、董牛、牙豶豕之對、得與鄉試于棘圍將合之時、于今味之、誠為確對、

訂疑諸家皆謂喜在一身、慶在天下、非也、六四之爻止為一身、言乎愚謂五難而四易事之易者不大費力、只尋常看過了事難者用力大、未免驚天動地、底故事平之後更為可慶也、六四之元吉而止曰喜、如不經大病之苦、但享平安之福者也、六五之吉而曰慶、如危病新愈、便有更生之幸也、如救火者于火之未然也、但曲突徙薪、即无事矣、无事即是喜也、及火之既然而撲滅之、便置酒相慶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程傳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之小、故極而成、

大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壯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廣濶、无有阻礙也、訂疑釋文馬云、四達謂之衢。

蒙引四五民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却又不然。獨取畜極而通義。似上九亦為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上九只就為畜之終上取義。

訂疑晉雯光殿賦云、何天衢以元亨、何、音賀、訓負、程傳謂誤加何字、皆非也。必如本義作訝之意之。○辭方與畜極而通相切。

為百世不易之解。

大畜　艮下震上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程傳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父。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本義上下二陽云云。○朱子曰、觀頤、是觀其養德之正不正、自求口實、又是觀其養身之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又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于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建安江氏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

訂疑以上下分輔車、非輔、輔口勞也。車、牙車也。上、下皆曰牙車。

蒙引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于虛无、崇正學而不流于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于捷徑、達而不至于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訂疑如此言養身依然是養德了。○據本義觀頤二句作如此解若按彖傳之文則非養德養身對言也。程傳云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是觀頤、為觀其所養之人自求口實、為觀其所自養。以自字對人字似有眼目故雲峯胡氏引槃澗董氏所問朱子云本義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

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
今良久曰程傳似勝○杜光本曰朱子前此云未說到養人處乃
一時未定之說
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
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于上體則觀其所以養
人者于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耳○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也

頤、養也○貞、正也○所養得正則言也○其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
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文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
養身得正○故彖傳云慎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
養賢及自養之義也○
程傳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訂疑程傳固哉
訂疑此說極是○朱子亦曰、勝本義愚謂所養之人○如堯之養舜
舜之養二十有二人○及十六族○武王之養十亂○是所養者正也○
若紂紂之養牛飲三千○及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戰國四公子
之養客三千○下及雞鳴狗盜之人○是所養者不正也○養之之道○
如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及迎之致敬盡禮○行其道從其
言○交以道接以禮○是養之之道正也○如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
其言○禮貌又衰○或以衆人畜之○或食而弗愛○愛而弗敬○是養之
之道不正也○自求養身之道○如以其道則五齊三清八珍之奉
有列四樂之舉○四海之物四時之和○五味之調○是養身之正也○如丼
酒嗜音○樂酒无厭○從長夜之飲○向林糟丘○載號載呶○俾晝作夜○
食前方丈○暴殄天物○是養身之不正也○又如鄉黨篇記孔子飲
食之節○及孟子簞豆萬鍾之辯○是養身之正也○如紾臂奪食○飢
渴害正之類○是養身之不正也○
隆山李氏曰、古之觀人、每之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

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
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
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予似无大小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
所成就者亦異、訂疑引孟子來講此節于彖傳口氣殊欠妥○全
人以其便曉而多從之○○愚謂養人者如上三爻則正矣○自養
者如下三爻則不正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蒙引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聖人欲養萬民○以為非一身所能周

也則于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食天祿由是賢者為之布德敷惠承流宣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重在養民无正字義本是聖人與天地對為民與萬物對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為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而慎節也

程傳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故宜慎）

東坡易傳曰言語一出而不可復（故宜慎）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西山真氏曰詩南容三復白圭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貫禍可不節乎○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羙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棘薇不羙林肉

蒙引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德養身之事不止二者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註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疏以前己之明德也）羙我朶頤而躁求（前貪婪以求食也）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程傳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知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咶息不食靈龜脩其明智而可以不求

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无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謂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

本義初九陽剛在下云：○朱子曰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為龜唯虛故靈故曰靈龜

象肯云朶本花朶朶垂下動貌震反生下垂故有朶象○

訂疑傳陽居動體上應九四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兼動欲

從陰二義本義以上應六四之陰為動于欲孟陽主義陰主利
初應四而動為動于欲
中溪張氏曰頤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
得正而吉一累于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道而凶矣訂
疑張氏亦釋卦辭以其正合六爻之義故錄于此下三爻皆凶
者以其動于欲故也動于欲不止口體之欲而為口體而動欲
者尤世間最可賤之人故顧卦特蔡此爻以戒人孟子所言口
腹之人專戒此輩莫以為細行而忽之如左傳所載鄭靈公解
黿不賜子家子遂至染指宋華元羊羹不與羊斟懷恨作難此

一種最鄙賤之人也故象傳云不足貴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中溪張氏曰從欲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
養待養于人者也若反下求于初則為顛頤顛頤則拂違常經
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訂疑丘當作上則往必有凶丘在外外
當作上而高之物謂上九也
本義求養于初云訂疑從程傳以拂經屬顛頤為一義征凶
屬于丘頤為一義與象傳不合○雲峯胡氏曰艮為山上九在
外而高有丘象○雙湖胡氏曰二之顛頤與四同問拂經與五同
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
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訂
疑養道固宜靜不宜動亦看是養人自養下卦自養者也當
知止知足无求于人故論語曰君子食无求飽居无求安又曰
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賢哉回也在陋
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曰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又曰由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又曰不義而富
且貴于我如浮雲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
令聞廣譽施于身不願人之文繡又曰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萬
鍾于我何加焉又曰求在我者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外者求无益
于得也又曰附之以韓魏之家自視欿然皆足已无求之謂也
孔明曰淡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古人云人嘗咬得菜根
則百事可做頤之內三爻在下之士也當內重而見外之輕得
深而見誘之淺可也乃皆動于欲夫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口腹
飲食之人其拂頤取凶无足怪也若初九之剛正六二之柔順

中正天質至美可以上達足以自信自養不須乎外矣而亦皆動于欲則妄動之念累之也

鄭玄如曰六二之丘頤何以異于六五之從上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其品分矣

訂疑二顛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皆自養也又按六五求養于上為拂經則二之拂經當連于丘頤為句而以三之拂經連于丘為句故六二之拂經當連于丘頤為句謂違養道之正也

訂疑此云雖正亦凶是以貞字連凶字為句也

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謂拂頤之常理雖正且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

又辭本義如何又以征凶單頂于丘頤

訂疑爻辭程傳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此段與象傳本義同但當衍去則悖理三字蓋舉六二征凶則包全爻之辭小象之例多如此行字釋征字失類謂二陰類初上皆陽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程傳頤之道貴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于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頤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訂疑此以貞字連拂頤為句謂違養道之正也

本義陰柔云云訂疑此云雖正亦凶是以貞字連凶字為句也

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謂拂頤之常理雖正且凶

況不正乎其凶必矣

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為拂頤之正故凶本義謂既拂于順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頤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

訂疑拂頤與拂經亦无異胡氏就一字分異同不免鑿

蒙引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縱欲以傷生能无凶乎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

訂疑五之拂經既為求養于上二之拂經于丘頤三之拂頤皆為求養于上明甚矣但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其義公故吉二

與上既非所求而求故凶三與上九正應可以賴上九之養乃又陰柔不中正居動之極而縱欲敗度恣情傷生故凶之甚貞者三與上正應也杜光本曰貞字指三與上為正應講方有着落而本義雖正亦凶勝程傳亦以此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中溪張氏曰釋拂義也

養以自養也若只說陰柔則初九陽剛何以凶只說不中正六二中正矣何以亦凶總之為自養而求人其情私故不論其陽剛與陰柔中正與不中正一歸于凶而已其拂順者謂三賴上之養人則不可以不求訂疑為自養起見則求下固顛求上亦拂也為養人起見則顛頤固吉拂經亦吉也昔人稱禹之求賢也曰一饋七十起稱周公之求賢也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脯又曰朝讀書百篇暮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程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人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者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歟之咎故為吉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非其應類故為拂說統見為相者不必取其恩之自下出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說統見為相者不必取其恩之自下出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養德義者也訂疑養德義不如云養賢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云云董鼎曰音辯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是下而專矣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苟九家易民有虎象蒙引其欲逐逐亦是說虎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貫說義曰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以養人則不可以不求訂疑為自養起見則求下固顛求上亦拂也為養人起見則顛頤固吉拂經亦吉也昔人稱禹之求賢也曰一饋七十起稱周公之求賢也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脯又曰朝讀書百篇暮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遠拂于常經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以陰柔之才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險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訂疑卦惟上下二陽故中四爻非賴初之養則賴上之養求初則曰顛頤求上則曰拂頤曰拂經拯之能養人則為正求人則非顛即拂也上卦居養人之位故應初九者則求于初九比上九者則求于上九此一定之理勢也但五賴上九以養人四賴初九以養人不必如程傳云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多御養已一層也初九剛陽能養人以在下位而无其任恐不能養人亦當有以自養乃應四而動于欲故深惜而切儆之初九楊椎華歆之流也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云云

訂疑本義亦用程傳之義兼養己養人二意按上九本義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又似專就養人言者然觀上九象傳朱子小註云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是終不離養己養人二意而非正旨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己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訂疑與程傳篤于委信之說異而勝程傳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是好故上三爻皆吉

訂疑若拂經兼自養說是五亦不免于凶矣況五方求上以自養又何暇再以養人如春秋之末魯君待養于三家齊君待養于田氏晉君待養于六卿謂之寄食之君爾曾聞其賴以養民乎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訂疑程傳又兼養己象傳專言養天下象傳是

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訂疑張氏又說六五太好了居陰不正幸其處尊得中猶是中主爾因其能從上故居貞而吉以其居尊位藉人以養故不可涉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保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
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
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敬畏故得終吉
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于已身當天下大任宜謂其才力濟
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
任如此之重尚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云云
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

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彥陵張氏曰天下之養俱由一人便有已飢已溺之意故必厲
得吉所謂一夫失所時予之辜也
訂疑丘氏說得位高意張氏說得任重意杜光本曰丘氏之說
關係只在一身張氏之說關係方在天下當以張說為長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警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
有福慶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程傳小過陰過于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
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
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是以橈
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訂疑此二句元涉故利有攸
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樑
本義四陽居中過盛云云
蒙引棟直承而上宇而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

者又曰棟直而梁橫又曰棟屋脊樑也又曰屋穩也又曰棟植
于地而向乎上宇散于極而向乎下又曰卦之四陽皆棟也
宇橑屋穩屋極也
訂疑直承而上棟直而梁橫在中而直上此皆以棟為脊樑下
柱也然脊樑下之柱有植于梁上者有植于地而向上者其植
于梁上者形短而不用大材古人所云棟梁之材必大木也如
以棟為梁上短柱其義不合其植于地而向于上者則柱長而
梁短柱立于中而梁著于柱之兩旁亦于古棟梁之材不合愚
以上棟下宇之說推之詩曰八月在宇又古云上下四方曰宇

則宇者、乃屋下之空而可居者、故有上下四方也、則棟者、在屋之上、標之總名也、卦之四陽皆棟之說、確不可易矣、（杜光本曰、棟程傳云、今人謂之桴、天桴者、屋上横木、所以承椽而者也、而解者以為直木之柱、蓋拘豪傳本末二字耳、不知直木有本末、橫木未嘗无本末也、）

桡或從手、或從木、從手者乃交反、音鐃、抓也、搔也、撓亂也、又上聲、乃巧反、又乃教反、音鬧、柱也、推折也、除抓搔短擢之義、其餘音義无不同者、然從手者必假人力為之、從木者乃物之自桡也、當以從木者為正、

隆山李氏曰、四陽横而居中、有棟之象、上下二陰柔而无力、安得不桡、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弊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

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桡、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桡、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改可无大有為之材、而天下亦无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

彦陵張氏曰、攸往句承棟桡說來、宜往以救棟桡之敗、不可坐視其敗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

訂疑李氏、胡氏、張氏、皆據理勢而言、不取卦之材也、

紫引大過棟桡、是以成卦之象言之、利有攸往亨、是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訂疑本丘氏說、）

洪氏發明大過有聖主時者有聖主事者、看來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者、當與時與事說、時當大過、必有克壯之猷、乃濟、如以上下二陰當之、非唯无明作之功、且有覆敗之虞、為棟

桡幸卦體二五剛中、卦德內巽外說、過而不過之道、故利而亨、

訂疑小過大過、卦名宜專主時、卦辭宜專主事、○紫引發明二條、取卦材言之、如本義、

杜光本曰、大過之卦、名卦辭只須看彖傳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三句便極明白、蓋卦名是指世道說、桡棟、一正一反語、棟何以桡、以初上陰柔也、往何以亨、以剛中巽說也、舍此而紛紛聚訟、徒滋惑耳、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洪氏發明或疑四陽居中過盛、當指人言、訂疑是經傳君子盛

而小人衰之意看來此特借意言時事之大過乎常耳謂時值千百年未有之變而揭宇宙內所未為之事正是安危倚伏之機不可以常理拘○飛航解是時事之難為也○訂疑樂言時事之難為則可若說揭宇宙所未為之事便侵利有攸往句矣且時事之難為只好影在卦名義之外說○棟撓本末弱也

孟棟撓者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

訂疑以始終訓本末不妥本末弱愚謂如堯之時水火工虞之類事殊重大舜禹皐陶諸人未得共工驩兜不能勝任而愉快

也○

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云：

史氏詠曰巽下兌上四陽盛積于中二陰盡處于上下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訂疑易之為例初上二爻有以上下言者有以始終言者有以首尾言者有以內外言者本末二字唯于大過發之然其意似就木取義者承棟撓而為言也以木言之本末猶根梢也以棟言之則末有兩端小而中間大者只是中間堅實兩端柄敗必有摧折之患也所以上下始終字都用不得只以本末二字解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建安丘氏曰棟撓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中巽說○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

蒙引內巽言其心之巽○而善入乎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能不垂戾于物也○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行之以說也○若以人事論○體質本是剛毅○足以奮發有為而又用之以中○不過乎剛○德性本是巽順○足以深入乎義理而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所以利有攸往乃

亨○

訂疑加一行字叶韻耳說在外○故以行字屬之○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傳大過者陽過也過之大為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于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乎中乃求中之用也訂疑不宜以小過入大過並說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

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

訂疑此段原居卦下、後之于此、○○下同、

問伊川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是否、朱子曰、正是如此、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朱子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權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當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是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材、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訂疑本卦之材、亦只是平常、无大過人處、愚謂此句上有缺文、

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小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訂疑此三句難解、程子已說、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小、故謂之大過、何說不是事之過、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基于變齊魯矣、又无其事任、也做不得、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總之聖人无不可為之事、只是時不輳巧、權柄不在手爾、如陳恒弑君孔子年已七十有餘、尚欲討他、必自量其力、尚能制他、故請

之也而无奈哀公之欲告三子也如燕有子噲子之之亂豈不
可伐齊宣非伐之之人又不問孟子以伐之道後來只弄得
潛王走死七十餘城皆覆沒又如戰國之時民之憔悴已極豈
不是大過之時只因當時无大過人之君再做不出大過人之
事孟子儘做得又无人用他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于木云云○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
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
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蒙引獨立不懼不問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亦有由仕宦而遯
者如梅福挂冠而去不知所之是也
梁山來氏曰此必有大過人學問義理見得明有大過人操守
脚跟立得定方幹得此事
程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其植根固也
洪氏發明此亦自人視君子見得大過人在君子自視亦不過
本等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云云訂疑從程傳

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為白
蒙引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及白字意故本義闡之亦以補大傳耶
訂疑潔白之說本于疏○陸德明釋文藉在夜反馬云在下曰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傳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則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楊枯槁而復生梯陽過而未至于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在大過陽又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梯根也劉琨勸進表生繁華于枯萼訂疑萼同梯謂枯根也
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則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枯楊、陸德明釋文鄭音姑、謂无姑山榆、訂疑楊有四種○黃白青赤○陸佃云、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紋難長○按詩楊柳依依○柳亦楊屬○今之垂柳也○胡雲峯云、楊近澤之木○則是柳屬也○今按柳屬之楊○枯則竟枯○无復榮于下者○唯白楊之為物○每伐一株○則旁生數百株○枯槁之下○其根亦旁生多株○此枯楊○必白楊也○山榆之說无謂也

梯、陸德明釋文作稊、音徒禔反、楊之秀也、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字彙梯、杜兮切、音題、穢草也、郭景純曰、似稗

布地生、爾雅翼稊、有米而細、莊子稊米之在大倉、○梯、體平聲、木階也、又杜兮切、音題、木稚○易大過二爻枯楊生梯○後作稊、誤訂疑从禾者○必禾類也○枯楊所生之梯○木也○其从木○明矣○鄭氏云山榆之實无謂也○

雲峯胡氏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水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梯、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于陰○如枯楊雖過于老○梯榮于下○則復生于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參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

訂疑諸家皆以二五剛過為英氣害事、按二五取象○曰枯楊○老夫何言英氣哉○因象以求其義二五乃過時就衰之人○但二雖衰而未甚○得人以助之○尚可冀生育爾○五則其衰已甚○无復可望有為矣○

梁山來氏曰、女妻者、未嫁而幼者也○老婦者、已嫁而老者也○取諸物為枯楊生梯○取諸身為老夫得女妻○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三四二爻、云云、

雲峯胡氏曰、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

訂疑三之應上○猶五之比上○上為陰過之極○固不能有為○而三之過剛亦非上六之過柔所能助也○故象傳不咎其應之弱○直罪其不可輔○

說統卦言棟橈○太柔則廢○文言棟橈○太剛則折○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于剛強輔他不得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

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訂疑本義同
洪氏頤煊曰三言棟橈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飛航解即反有它意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下无應助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于五无所頼也以士夫而得老

婦雖无罪咎殊非美矣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杜光本曰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云似與枯楊合與士夫不合厚齋馮氏所以以上六為枯楊老婦九五為生華士夫不以九二例九五也愚謂枯楊以老為陽過之極士夫以少為陽過之極本義未嘗與士夫不合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註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疏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夷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

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後有何咎責
程傳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本義處過極之地云云雲峯胡氏曰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為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下
坎上

程傳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又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

孚、維其心誠一、故能孚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孚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訂疑解心孚、不如本義○

本義此卦上下皆坎云云

蒙引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无孚信而有徼幸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惱是徒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夐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甚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

意終始安于義命而无徼幸苟免之心也○本義為有孚心亨之象是釋卦辭之言不可就以有孚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云云矣而下則云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云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云云○朱子曰流而不盈是一坎滿便流出去行險而不失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而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盧中菴曰流而不盈常也擾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蓋足此通彼不至放溢水之常也雖越壩堅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介夫訂疑蔡虛齋字以行險即流不失信即不盈非也

訂疑常變之說確不可易水當平衍之地由兩岸之中行而不溢出于外其常也由地中行是中實固為孚不溢出于外

是外虛外虛亦為孚義也時而行瞿唐灩澦積石龍門呂梁孟津之險冲擊震盪恒委蛇崎嶇以就下而不失其常亦有孚之義也人之有孚亦然富貴貧賤常也素位而行者如是患難夷狄變也素位而行者亦復如是是行有常也亦為孚義○此以水喻人也杜光本曰水流不盈朱子謂是一坎滿便流出去訂疑謂是由地中行而不泛溢于外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義以剛在中云云○

梁山來氏曰剛在內則以理為主光明正大而无一毫行險僥

幸之私所以亨也心亨則洞達事机之變自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洪氏發明雅剛中則能寧耐此中曾无顧慮是以得喪不能撓禍福不能亂而心亨也
訂疑需之光亨固之亨皆以剛中之故也惟以理為主則能寧耐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蒙引域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兵革之利

此皆其用之所在也
梁山來氏曰天險无形之險也地險有形之險也設險置險也大而京師都會則披山帶河據其形勝以為險也小而一郡一邑則築城鑿池據其高深以為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洊再也陸氏釋文洊在薦反徐在悶反爾雅再也劉云仍也
蒙引君子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
說統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常即學不厭意習即誨不倦意仲尼所以有取于水如此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云云陸氏釋文窞徒坎反說文坎中更有坎王肅陵敢反坎底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體本陰而又居險中之陰故皆入于坎窞初又在下卦之下也
其占之凶固宜
訂疑坎之六爻初二三五皆以水喻人也故象傳有孚二字只就水說而不及人井以陽剛為泉陰柔為不泉則坎之陰皆水之小者也二五水之大者也水之大者難入險中終有盈平出險之日水之小者入于險中涸可立待耳此如大人遇難固處險如更而心亨矣且能濟險也若小人則窮而濫且戚上以死亡耳此二以剛處重險之中求小得五以剛中正而將出乎坎雖未盈而祇既平矣初三陰柔故皆入于坎窞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趙汝楳曰在重險之下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能出險反入于坎窞之中宜其凶蒙引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險極則曰上六失道蓋內實而行有常有孚而維心亨則得其道者也陰柔不剛且不中與內實者相反況居重險之下與居險極乎

洪氏發明爻言時之不利象傳各人事見險非能困人人自困于險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之中也

蔡義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雖有險而可以求小得

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之憫而不足為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註既屨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訂疑此以險且枕為復申上句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云云

陸德明釋文險且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害之貌九家作玷古文作沈直林反訂疑鄭玄既以險作檢云木在手曰檢則枕為木在首明矣蓋以徐邈爲反王肅針甚反鄭玄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凝險

○枕徐舒鴆反王肅針甚反鄭玄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凝險以檢枕乃杻杽之屬荀九家坎為桎梏于叢棘之象則此說似亦通如註與本義則于上句未免複矣

○古文枕作沈蓋浮沈之沈亦通而于下句又似複矣至于枕枝倚未安之義于辭未順且于字義亦不切

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

平庵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其勿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難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尪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訂疑註義甚善但納約二字不確而薦宗廟之意尤无取

程傳大臣當險難之時惟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悟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宴享之禮故以宴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惟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爻以尪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際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試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訂疑如伍舉之于楚王淳于髡之于齊王是也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分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

如趙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响非唯告君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

訂疑孟子之于梁惠王齊宣王徐辟亦如此

本義鬼氏云上至周旋而厥是也

訂疑陸氏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酒簋

絕句、貳用缶絕句、愚按象傳以簋貳絕句即損卦二簋可用享之二簋也而本義不然其說朱子之意蓋以古尚簡質不應損用二字而此用貳字又貳字在簋字下與損二簋文義數目雖合而文氣不同且上有樽字簋字不應下文又用缶字為不成文理不思古有以汙為樽者矣禮器汙樽而抔飲是也又有以土為簋者矣由余曰堯飯土簋是也汙可以為樽土可以為簋豈缶獨不可以為樽與簋乎用缶者承上言樽與簋皆用缶即全之庖庖碟盤盂之類是也蓋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薄矣而樽與簋又皆以庖為之取其質朴相稱也註與程傳確矣本義引據雖詳未免辭費況有象傳可據乎且如本義上以樽酒簋為句下以貳用缶為句樽酒是矣簋單以簋字屬之成何文理

杜光庭六四爻辭註疏程傳皆以樽酒為句簋貳為句蓋辭義當然且象傳足據也本義遵晁氏泥周禮以簋字截屬樽酒為句則不惟上悖象傳下悖註疏程傳而簋字截屬上文全无着落矣

問艱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艱者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義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无害故終无咎○訂疑本義始雖艱阻、終得无咎、又小註云艱難之時、不可直致、愚謂重險之時君之需臣最急自當言聽計從何嫌何疑而有艱阻乎蓋當患難時世間自有兩般人有從諫如流言聽計從如句踐漢高曹操唐太宗其人者有剛愎自用拒諫賊忠如魯昭公吳夫差袁紹其人者人臣當此有不可概以直自遂者故寧武子之于衛成公狄梁公之于武則天李鄴侯之于唐肅宗幕魏公之于兩宮皆以納牖之法行之者也程傳本義以此立

論亦是一義也

大凡解易須先將象辭說得明白有下落方好就象辭再討寓義理如樽酒簋貳用缶只是用薄禮以將誠意此易曉也如何却說納約自牖此句似是有實人于深室不容人與之通往來音問乃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又用瓦為樽簋相餚以將其誠而因自牖外與之結約也其意專為納約而來不在酒食也至于所納之事不過救患之謀耳此等事古今皆有之如南宮括散宜生出文王于羑里寧武子出衛成公于京師之類古之人有行之者也在近今其事更多易之為書冒天下之道何

得不以實事解之乎程朱以為淺近而不屑作此說因為深義以釋之以此全作象夫象則何所不寓君臣特其一耳

蒙引人之常情无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拘于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户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訂疑此以臣濟君之難言但以理言之忠難相共時即不拘于上下之儀牖以進乎豈由户入便為拘乎此可議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雜

又曰貳用缶或拘于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非至是始有誠心也訂疑本義即解貳為益亦當以誠心之意加之樽酒之前而以樽酒六字通作質樸之物以解之今以缶為誠是承有孚盈缶之義而誤也如以缶訓誠心則不鼓缶而歌底缶字如何解蓋有孚二字耳

正誼堂

說統此爻斷非君臣隔阻之說只是論大臣處險難之法四爻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陝時剛柔相際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故四不必于尚儀文拘格套但以誠心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艱可濟終得无咎要其終而言之形迹正不必避也訂疑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此句甚善○按曰自牖曰終无咎此處有不得已之意非故為脫畧而然也向使有户可由或可以由户必不約自牖也言終无咎見始之未必无咎也然則其樽酒云云豈得已哉古者純臣事主雖在顛沛流離之際不失君臣之禮若以不尚繁文拘格套釋之是教人臣以當變而可无禮于君前也故程傳本義並无此意○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當其常則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當其變則貴衒之虛飾異之豆豝麥飯亦表其忠當其常則拜下升堂進止不可失其尺寸當其變則違丑父可使公取飲樊噲可排闥直入至御榻前常守經而變又違權蓋有不得已者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象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杜光本曰樽酒簋貳象傳原至明至確無移動者晁氏據陸氏釋文本義遂從晁氏衍去貳字○陸德明釋文一本更有貳字夫釋文即是貳字且不足憑

正誼堂

況陸氏云一本更有貳字平
訂疑樽酒一樽之酒也如无貳字簋字如何解
又按蒙九二剛柔接也謂二與五以正應相交接也此云剛柔際也謂四與五以剛柔相比也際者相比之義泰九三天地際也亦以三四相連比也坎之六四柔正九五剛中正其相際遇如高祖視簫何為左右手如昭烈所云吾之有亮如魚之得水其相與者如此況又在險之時故樽酒納牖而終无咎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訂疑以水言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六　正誼堂

祇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于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云：朱子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得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是也

訂疑本義與程傳微不同程傳重不盈本義重將平程傳據象傳本義用象傳之意而不拘其文祇字音義見復初九爻

紫引盈則平而出矣不盈猶未平也然將平矣梁山來氏曰坎不盈者卑在之辭祇既平者逆料之辭言一時雖未平將來必平也九五猶在險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陽剛中正其上止有一陰計其時亦將出險矣故又有祇既平之象若未平未免有咎既平則无咎矣

訂疑初三如秋水時集入于重坎涸可立待以喻无才德之人一遭患難遂淪胥以亡也九二源泉之水出一坎旋入一坎未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七　正誼堂

得沛然放乎四海者以喻人之有才德者雖不至為患難所困亦未得遂其樂行之志也九五則江漢之水將出于徯唐澹澹之險而浩然沛然一瀉千里遂其性得其勢矣以喻大人之才德當將濟之時位沛然莫禦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訂疑中即九二未出中之中指水言尚在坎中未大也釋不盈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陸德明釋文纆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寘置也

張作置、
程傳以陰柔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棘、囚寘于叢棘之中、其不能出矣、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蕭陽張氏曰、坎為刑獄、荀九家易坎為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訂疑隆山李氏、臨川吳氏、皆指刑獄言、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訂疑諸家多指刑獄、本義不取只以象言如困于株木于莒幽于叢棘之類是也、古之刑獄无寘于叢棘之刑、即議于九棘之下亦非寘于叢棘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訂疑極則必反、理數之常、險極有將出之理、剛陽處之則必出矣、故否大畜渙之上九皆吉而屯坎困之上六皆凶、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傳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明之用、虛麗于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義、○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于得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也、
本義陰麗于陽云云、○朱子曰、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雙湖胡氏曰、文王之于坤取牝馬象、于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為馬、坤為牛、于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于彖曰、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于先聖、豈可以夫子之彖、為文王周公之象哉、
蒙引不言明義者、此卦之辭、只是麗意、不及明意也、陰麗于陽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于明、
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為體、薪无用、待火然後為用、以此言觀之、則體用之分了然矣、
或曰、按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為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今曰體陰而用陽、何也、曰、據此卦言、如薪燭發光之

根處皆暗是陰體也其騰上光燄用陽也據孟子則即此騰上之光燄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燄所射有以照耀乎物則是光者明之用也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託也如臣之委質于其君士之託交于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上各有所麗俱要得所處之正

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下句獨說畜牝牛者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元是要開物成務都是切于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舉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正誼堂

離卦　巽五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張氏衍義云或問天左旋日月右旋似與天不相附麗曰日月與天皆左旋但日月行稍遲曆家就近推算謂之右旋耳其實未嘗與天行相逆蓋日月二氣與天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易攷云草木之實能養人者皆謂之穀五穀舉其大者故此云百穀

本義釋卦名義訂疑重明程傳朱子丘氏蒙引來氏皆兼君臣麗乎正疏程傳丘氏蒙引來氏皆謂正道愚謂象傳兩君字指君臣者亦非重明為專主君明矣正字對天字土字其指位言明矣下文柔麗乎中正方是指正道言正釋利貞之義也正字在卦才之外中正在卦才之中卦辭外意與正釋卦辭倒原不同也若以此麗乎正為中正之正則以卦體言指六二也葉義隱曰重明主君德說不兼臣飛航解重明以君德言麗乎正以君位言蘇子心曰所謂明二在上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上也

正誼堂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蒙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唯中耳以中而該正也訂疑朱子曰中正說六二又最詳本義云柔麗乎中而按八卦正位離在二此卦唯六二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

其正則象傳柔麗乎中正為專指六二明矣（杜光本曰離麗也至化成天下本義云釋卦名義便知重明以麗乎正乃泛指君言矣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本義云以卦體釋卦辭便知柔麗乎中正乃專指二言矣且六二本義云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柔麗乎中正于五无涉甚明也蒙引謂兼指二五何不玩兩文本義乎

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說統賈以柔麗二字則順之義已包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疏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為照臨

程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

訂疑朱子蒙引從疏耿氏從程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註錯然者警慎之貌也

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足已動矣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

本義以剛居下云：訂疑從程傳

進齋徐氏曰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夫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于咎不敬反是

訂疑錯然凡四說註作警慎之貌于敬之為獲徐氏謂動履乖錯夫既乖錯矣雖敬之何益胡氏謂事物紛錯則諸卦皆可言

不必離初也故註不如徐徐不如胡胡不如傳傳又不如本義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焉蒙引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況以剛明之資終可令无進乎

中溪張氏曰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然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訂疑此同胡心

六二黃離元吉

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二又

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訂疑借中包正之說、不必用當以二五本義為正。

蒙引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自其存心之善曰中、自其處事之善曰正、梁山來氏曰、以人事言、乃順以存心而不邪側、順以處事而不偏倚、訂疑亦似蒙引、八卦正位離在二、故元吉、

訂疑文辭取黃、黃中色也、則以存心言、當是不偏不倚之中、即剛健中正底正字、以制事言、當是无過不及之中、即剛健中正底中字、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正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坎二五皆卦之中、五當位、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二五皆卦之中、五當位、二不當位、故二為勝、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註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之于人、養志无為、則至于耋老有嗟凶矣、訂疑借中包正之說、不必用當以二五本義為正。

蒙引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自其存心之善曰中、自其處事之善曰正、梁山來氏曰、以人事言、乃順以存心而不邪側、順以處事而不偏倚、訂疑亦似蒙引、八卦正位離在二、故元吉、

本義重離之間、云：訂疑一從程傳、

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案

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宜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此處生死之道也、訂疑大耋就目下言、不用至字勝註亂、

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藍田呂氏曰、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

庸齋趙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訂疑有人勝天之時、不可无維挽之力、有天勝人之時、不可无義命之安、徒憂无益也、

蒙引實說、則此又只當得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寬說此亦其一事、訂疑生死亦大事也、子路有知死之問、孔子有夕死之說、參辨

傳有原始反終之論孟子有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言聖賢看得生死極是大事但以理斷之于心固无庸愚貪生之說亦元老佛長生之妄耳易中冒天下之道豈可以此為衆而不實究其理乎至于所占之事或與不合則不妨別推事理耳又按大耋之嗟畏死也人之畏死有三一是恋生前榮樂舍不得此鄙陋之人不足論一是見子女未成立或當身有未了事此雖是從義理起念差勝前一種人亦義命二字看不透也昔孔顏臨死時有多少難了事胷何見其戚焉為一是聽輪回因果之說追念生前造作心上過不去畏受冥報而憂其无如何也

夫輪迴因果之說原屬虛誕无足憑但追念生平不自安亦有道以處之昔漢武帝即位以後所為與秦始皇如出一轍迫輪臺一詔痛悔前非胡致堂謂其既往之悠與化俱但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九三者獨不可為自新之善而徒為无益之戚乎

衆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曰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杜光本曰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二語意本註疏方不是毫无所為一味優游待斃但伊川此意不如之辭而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云云○朱子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訂疑此爻極似董卓

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為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逼五也郝斛云坎水下陷故下卦多凶離火上炎故上卦多凶

訂疑只以一日論之六二如日方升也九三如日之昃也六五

漢荀慈明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四為日入五為夜半

則日之晡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程傳上凌其君不順所系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註疏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己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為逆首憂傷至深衆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程傳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本義以陰居尊云云訂疑用程傳意

雲峯胡氏曰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若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蒙引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必保其位不及其小醜此皆據魯從周治之意而為解也愚謂所云醜者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亨　正誼堂

而吉矣六二亦迫于上下之二陽而得黃麗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

象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

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取其便文以叶韻也

紫引味王公之辭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亦足當五也

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

說統麗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本義剛明及遠云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訂疑獲匪其醜諸家之解皆欠明註謂除其非類以去民害既折首意複且不順程傳謂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匪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李西溪曰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為咎也蒙引云不以獲醜為尚也梁山來氏曰執獲不及其小醜此皆據脅從罔治之意而為解也愚謂所云醜者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亨　正誼堂

渠魁之黨也脅從者不得已之難民也二者元旬不同從古用之小雅出車之篇曰執訊獲醜註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大雅常武之篇曰仍執醜虜可見古之用兵未有不獲醜者也本文匪字非說則衍耳

杜光本曰本義威震而刑不濫威震切折首刑不濫切獲匪其醜蓋從程傳也有手獲匪其醜句謂獲匪其黨惡者則宥之而刑不濫其說雖圓便于舉業然獲匪其醜之下須補出宥之一層總與本義相合又不若程傳本義只就本文作解无事添補之為愈矣

彖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陸德明釋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中溪張氏曰、征之為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案引或說是正我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于此等處○皆有牧其末流之與意○明非窮兵黷武也○

東吳同文　圖書館藏

欒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莊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傳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咸、感也、凡君臣上下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義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者也、

蘇子瞻云、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恒○之○所○以○次○坎○離○也○○
本義兌柔在上○云：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

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彖引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于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特舉咸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感有必通之理

彖傳乃獨以屬之卦辭者所見非不同也命辭之際偶不同耳

故本義以通釋卦名卦辭而夫子亦皆无此解也而楊龜山、西溪李氏、雲峯胡氏、建安丘氏、節齋蔡氏倡為无心之說而王陽明、梁山來氏、彥陵張氏、程敬承等復決其泥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愚每見欲唔

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味一皆字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

來知德云天地萬物之本男女人倫之始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對待而分繫辭天地定位一條是也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流行而合繫辭剛柔相摩一條是也故山澤合為一卦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艮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為艮之主六為兌之主男女皆得其位所以事貞吉

彖曰咸感也

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咸感之名也

案引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此與泰卦乾坤交而二氣通同義蓋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今剛下而柔上乃所以為交感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而坤上乃所以為通泰

訂疑王輔嗣首以老莊釋易猶未為无心之說孔疏程傳本義亦皆无此解也而楊龜山、西溪李氏、雲峯胡氏、建安丘氏、節齋蔡氏倡為无心之說而王陽明、梁山來氏、彥陵張氏、程敬承等復決其泥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愚每見欲唔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疏艮剛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亨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為咸亨艮止而兌說能自靜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艮為少男而居于下兌為少女而處于上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後女應乎男所以取女得吉也訂疑以卦體卦德卦象分釋卦名亨利貞取女吉建安丘氏從之案引以支離駁之

建安丘氏曰、乘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為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為艮也、訂疑此如損卦損下卦初畫之陽益上卦初畫之陰之例、另一義、亦可備參、

案引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

訂疑二氣如專就造化言、更妥、丘氏以山澤言、大非、

程傳艮止于下篤誠相下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

案引正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

疏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感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

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訂疑有以天地萬物之情專承首句者、非、聖人感人心、疏教又曰至誠、傳至誠即寓設教之中、非有二也、天地感、程故承

胡氏旦、皆以天地相交感為義、愚以聖人感人心例之則天地感當是天地感萬物也、不必復如二氣感應以相與之義矣、

案引程傳觀其所感只承上二句、愚謂是先舉兩件大事說起、以槩其餘、

訂疑天地感萬物、而萬物化生、此氣化也、萬物各以類相感而萬物化生、此形生也、此又萬物之情可見矣、當以意推之、

案引感人心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正蒙曰、誠于此動于彼也、訂疑此泛言、不指王道、

又曰、聖人之德、有以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无有不歸順而或

乖戾者矣、故天下和平、訂疑此以王道言、

飛航講天地以陰陽之氣感萬物、凡物之同有是氣者、或氣化形生、莫不化生矣、聖人以同然之理感人心、而天下之同有是心者、无乖戾反側、莫不和平矣、即此感通之大、以觀天地、陽施陰受、情之所以合同而化者此也、訂疑陽施陰受、又似天地交感不是感萬物、以觀萬物、聲應氣求、情之所以相得有合者此也、上之兩儀、中之聖化、下之物類、皆不外夫感、感之道、亦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傳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主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訂疑或曰山體至實何云以虛而通曰山澤以氣通者也若山體不虛澤何能透出其上也建安丘氏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滯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蒙引不以私意自蔽所謂虛也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以接物言

也訂疑不以私欲自累亦是虛也廓然大公物來順受以虛受人哉

蒙引君子固當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虛以受之乎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于此亦可見感之必利貞處○彥陵張氏曰善惡從遠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虛受處訂疑此不以私意自蔽之說也

蒙引如心有所念牽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亦不以為喜矣心有所好樂放此故胸中須空洞无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于无為之先○王龍溪曰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訂疑此不以私欲自累之說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咸以人身取象云○雙湖胡氏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辭九四解而拇拇亦指初

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終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訂疑內卦即不屬艮亦未必吉(設使之在內最切之卦為之震在下三爻皆凶可見)

蒙引按感于最下謂咸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是為物感此說是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感人以言而定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蓋凡得遂其進者皆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取訂疑此于爻之言誤謂聖人交淺言深識者非之○其不言吉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于害也凡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擬或為福所倚擬或

為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馳馬高蓋其憂實大進未必皆吉也訂疑本義云欲進未能非也此卦主感不主進也易卦之初爻有以進取言者如屯需小畜泰否大畜大壯晉夬姤升漸師蒙艮兌是也

蒙引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此即以處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四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皆此義也此一関節最大咸之為道在靜以應動如初二三上二之言凶則初之咸拇亦凶之分數多矣

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于靜而不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訂疑此是正旨勝本義欲進未能之說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註曰屬外也○疏與四相應所感在外訂疑程傳來氏易從之張慎甫曰无念中忽生一念雖微志已向于外此正善惡之幾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訂疑此中庸首章之意

洪氏發明曰聖人甚不欲人役志于外以累吾心體故直捐之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于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繫于事物而不即于理即未感未應而亦在外也

訂疑爻言咸拇象傳即斷以志在外何也昔先大人邀一人飲其人飲酒間足數動先大人謂子曰此必決賭而負欲圖蚾復也未幾其人辭去明日詢其同輩果然蓋志之動氣恒見乎四體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云云○中溪張氏曰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也

蒙引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為吉也以不妄動而吉也

訂疑初感之尚淺二則感之深矣故初不言吉凶而二言之觀二之言凶則初之咸拇亦凶之分數多矣初以陰居陽不正其為不善是矣六二柔順中正上應陽剛中正如何凶曰以理言之咸六爻皆宜靜不宜動以二體言之艮為止而在下卦尤宜靜乃當咸之時二不能止而亦妄動故凶學者全要識時下三爻艮之體而當咸之時故不論其才之善否而皆凶○此卦三爻正應世時也故四戒

其憧憧、五又病其不能感上非惡其感也惡其感而无實耳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彦陵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来兔有惡動求靜之意、故提出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惟順其自然而不流于二氏之枯寂者幾希、杜光本曰張氏之説非也雖凶居吉者、謂反其所以凶順時而靜焉則无往而不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　正誼堂

本義股隨足而動云云

紫引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其隨此于文體无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三當股之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説過剛不中此如六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緊皆以位取○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者也、

訂疑　艮六二不拯其隨、指九三此又曰執其隨蓋艮為閽寺男之賤者也故遯之九三云臣妾損之上九云得臣旅之二三云童僕咸艮之六二九三云拯隨執隨隨者臣僕之事賤者之役也蓋與臺皂隸之職虎賁瞽御之屬也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艮六二本義既曰三為限則腓所隨矣是三者二所隨也此曰股隨足而動是三又隨乎初二而處不互相乎脊乎而之主又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云云

梁山來氏曰陰柔隨人不足怪矣今九三剛明宜乎卓然自立則所執主若乃高明自重之事、有何可羞今乃亦不處而志在義兼陽剛止極二義而來氏單講剛明不及本義之該括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一　正誼堂　杜光本曰九三宜靜本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傳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无所取、直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陽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貞者、虚中无我之謂也、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思所不及者、不能感

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繫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豈
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或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朱子曰廓然而
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周而不
比比而不周之意○
楊龜山曰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
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

心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
不應焉其繫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
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繫辭曰天下何
思何慮云云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
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節齋齊氏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于來也无迎于往也
无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
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或曰程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
也朱子曰其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

氏有无心之說齊氏有貞靜虛一无迎无將之說楊氏龜氏皆
以佛老莊子解易令學者遊心于玄虛寂滅之域全无捉摸下
手處程傳之說頗有潛心精微之義一語少救其失否則亦流
于異端矣蓋由于伊川初年亦嘗游心釋氏之學晚年始歸于
聖學之正故于此等處不覺復犯其病亦見猶未心喜也雖以
朱子之學集先儒之大成至解繫辭咸九四爻義尚恍忽莫知
適從故其本義不足盡以為據蓋人之應事接物全在一心但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所謂貞也故能泛應曲當所謂一以貫之
者此也諸儒習于其語取其皮毛遺其精理而相率流為邪說

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訂疑
雜甚○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一往一來皆感應
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
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朱子曰然○
訂疑又辭往來連憧憧讀陸氏釋文云行貌○王肅云往來
不絕貌則往來二字亦屬不好了○以接物言如小人之交并如
餡是也

又問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朱子曰往來固是感
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赤子入井時此

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訂
疑此又雜于繫辭傳之意以憧憧作計較感應之私心訂○即下
句思字也○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
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是无心而感其應我也是无心而應周
遍公普无所私繫如此是否朱子曰是○又問此以私而感恐
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有限量否朱子曰也是以私
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
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
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以上三

條亦是以感物說謂有心即是私謂不必深論其有心无心
只當論其感之正不正孔子論都江不謀不計之言須兼讀○
恐論治道也嘗說到教上如九經之教恭則不侮之類是也憧
憧往來只是小人之心偏而私以非禮相感其踪跡說祕約結
頻數也朋之相從是他一般樣小人方才投其邪謀同其好惡
而相從爾看來此爻本義只是如此精當元无許些雜論小註
訂疑程傳與朱子小註或就感物說當初說得元
无分曉必取其感物者錄之于此取其應事者錄之于繫辭傳

悔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蒙引未光大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申朋從爾思意訂疑不復能及遠矣本義此句元不確與物相感不論從者之廣狹只論感之正否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豈兼愛天下人皆從我之謂哉孔子歷聘列國所定交者不過蘧伯玉顏讎由公子荊晏平仲數人而已豈能感犂鉏梁丘據彌子瑕宋朝諸人從我乎王莽謙恭下士時天下稱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豈所從者狹乎得為光大乎如其正也舜之二十二人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孔子之七十子不為狹非其正也四公子之食客三千鉤黨之八厨晚唐之八關十六

九五咸其脢无悔

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疏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脊肉也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心神上為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

上六咸其輔頰舌

註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訂疑不必曰不能動人此等人最能感人故曰巧言亂德又曰惡佞恐其亂信也惡利口恐其亂義也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云：飛觴講意上六陰柔有邪媚之姿居說終則工媚說處咸極則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戒其感于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六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无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藴了心曰是離世絕物而于物一无所感者然雖不能感物亦无咸腓之凶執隨之吝矣无悔

訂疑此如仲子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

洪氏發明孔子恐人誤認无悔作好故直以志末鄒之

務入人是其感人也利口是榮寇言是飾而孚信不足為咸其輔頰舌之象以是持身則喪道德以是涉世則長浮偽矣又曰舌如電光辨如波濤乃諜二利口之士也佞不可長是以金人三緘古人志之白圭三復孔子稱之

杜光本曰九四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本義云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是九四感但宜正非不宜感矣九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謂不能感物是九五不能感孔子方鄙其志矣上六爻辭曰咸其輔頰舌本義云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凶咎可知是上六之凶咎在乎

感人之先其實而不在乎感人矣夫如是則本義于初六爻辭只當云下卦三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而乃云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不惟與上卦三爻經傳不合亦且與上卦三爻本義自相矛盾何居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訂疑合六爻而論之初二奔走服役之人也瞽御虎賁輿臺皂隸之屬也九三其屬之長也震為長子故屯豫曰侯隨曰官男之貴者也艮為少男為閽寺故咸艮曰誰遯損曰臣妾旅曰童僕男之賤者也九五當脢之處蓋貧擔之人荷篠之士也故曰志末也上六兌之主兌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諂為妾為羊為毀折為附決為剝為羊為毀折為附決為剝為羊為毀折為附決為剝

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
訂疑恒之為道所該者廣非專學問之體用也有一事之恒
有終身之恒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註剛尊柔卑得其序也疏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
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剛爻
上而柔爻下也訂疑此如損益之義亦取卦變而意不同震上
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震則風

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
兼山郭氏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
柔相應交感之常也
蒙引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
風也故為常理聖人認得真而以為常衆人不知而疑尋常之
風不必皆有雷也雲從龍之雲亦與尋常之雲不同蓋自是龍
身上蒸濕之氣所為也盛則亦成雨矣皆常理也巽順震動
為巽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千理固不可于
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訂疑說卦傳巽入也象傳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程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咎過但所恒宜得其正故曰久于其
道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本義恒固能亨云云

訂疑久于其道也釋利貞之義已畢矣天地之道二句以起下
文終則有始句重久不重貞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蓋
天地之道自无不正不待言也又已字與下文始字以韻相叶
當為一節如貞下起元之意
說統恒亨无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于其道不是貞外又
有道惟貞乃為久于其道蓋天下无正外之道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于其道云云
重溪王氏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

暑晝夜寒暑相為往來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蓋有恒而然也唯其有恒故有往而利如此也訂疑大意得之但語有滯處

訂疑愚謂本義承上文天地之道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夜之終則有晝之始寒之終則有暑之始動靜相生循環不已如川之流往過來續而不稍停恒言利貞又言利有攸往者終則有始天地之道也蓋卦辭本為人事言孔子偶于此處見得有道體无窮故將此二句利貞利往時解定將利有攸往移向天地之道上說不復顧卦辭本意矣蓋孔子與道為一全體不息故逐處說這箇（終則有始也二句終在人事學問上說矣）

道理千自己身上說一段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云云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于水上說一段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千乾卦說一段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于咸九四爻說一段曰日往則月來云云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于恒卦說一段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象傳以天道言則利有攸往為終則有始之義矣）如以人事言之則學者之體立而用行與學優而從仕凡人之息而有作靜而有出動皆是也

飛航講意天地之道不必道外又添貞字下節釋利往終則有始在造化上看貞者終也元者始也貞下起元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天地之運人之所以利于行可知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梁山來氏曰久于其道謂仁漸義摩也蒙引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不必依程傳以久成亦本于得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云是如此而已

朱子曰物各有个情有人在此決定有个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常云恁底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

訂疑天地之情已見上文萬物之情于上文亦見之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之類俱是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疏方猶道也

訂疑西溪李氏以舜之風雷弗迷解此愚謂雷風之恒在造化上看（與楊升菴引子人麗列風雷雨弗迷之說同）是實事在人是象當以譬事勢迫促禍患驟加之類立不易方

所謂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
飛航講意見真守定內而立心外而立身皆大中至正任毀譽
是非撦他不得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程傳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云云
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
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
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

蒙引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遼闊未可深有所求也
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无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
情不下接也況又隔于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
有異乎常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以上本義皆言其不可
深求以下則言其不知其不可而深求之也○夫初本不可深
求于四然唯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
居巽下為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為之主入之深者
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訂疑
還有求欲其得一節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其指四二句出禮記

坡曰若賈生者非文帝之不用生之不能用于文帝也夫絳
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乎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
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
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
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
遽為人痛哭哉○訂疑所引劉贊賈生事是以初與四作君臣說
愚謂不專指君臣凡夫婦朋友皆然但不可如梁山來氏專指
夫婦耳
訂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道也初六為巽之主其性務

人是求于人終无已也故象傳曰求深責其已甚也況在初則又交淺而即求之深乎

洪氏發明又就學者說理本淺而求深看一始字便是躐等驟進不唐流于異術而无補身心始求深循本末學者之病莫大于是訂疑本非正旨然易冒天下之道又象傳終則有始或亦就學者說故錄之以為推廣之一例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

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求之深豈常理哉訂疑即交深亦當度其人如何有不可以一槩深求者故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于此見本義有補經傳不及處

棠引本義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九二悔亡

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交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

訂疑以本文為處

以應為動不然

或問伊川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

訂疑程傳言應本義不言應者以象傳无應之義又程傳所言者以處對動為應非易之正例故不從

雲峯胡氏曰咸恒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不過悔亡而已咸九四曰貞吉悔亡九居四非正也故必貞然後悔亡恒九二亦非正也故必貞吉悔亡九居四非正也故必貞然後悔亡而已

訂疑此說非其中而不勉之也且如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爻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訂疑以本文為處

蒙引以陽居陰不必說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

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蓋悔理自內出者如所處所遺非其時位于吾何悔此亦精義之法如亞夫軍中夜驚先儒謂亦未是節制之兵此亦是失常理而有悔處然能靜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此亦久中悔亡之意

訂疑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明是有失九二中而不正因中得悔亡九三正而不中不能免吝可見中重于正悔是事之偶爾失常也

梁山來氏曰亡者失之于初而改之于終也

說統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善及

以為功故得亡其悔悔自內出專主變化氣質說訂疑此與蒙引不同彼以處事言此以氣質言然事之得失由于氣質也

就氣質言二與體又在下居陰是失之不及者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聖斷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人能恒久于中豈止悔亡孔子之言蓋就周公之爻辭而美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承之矣

本義位雖得正云云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厚齋馮氏曰巽為進退不果九二九三同也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不中其究為躁卦是以不恒其德也

訂疑程傳本義皆取志從于上為義按巽為進退不果有不恒

之象又九三居巽之極而過剛不中則不能守其剛正之德而失其常矣故為不恒其德耳不取志從于上亦可可恒能恒而不恒故或承之羞

案引以華歆等為說此亦是不恒其德之一事耳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凡事皆然不止出處去取也即如寡婦始初矢志守貞後乃不終而為淫奔之事豈不人之羞之又如巫醫今日為巫明日易業為醫為醫不成明日又易業為卜如此无恒之人終身不能成一事人自是賤惡他

飛艇講意初志可觀晚節頓改上見鄙于縉紳下取誚于清議

交絕于君子誘與于小人近而當年見棄遠而身後蒙詬
演識與守終是不定无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蓋將若之何
張慎甫曰三之不恒藉口圓融變通而失之者也訂疑此輩當發大汗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蒙引言无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无與立談者
飛航講意人之无德者人不得物色之反見容于世惟有德不恒則指視之衆安有見容之處訂疑所謂求為尋常无聞之人而不可得者演不特世无所容即清夜自照覺自己无所容于天地之間訂疑又就其蓋惡之心劇之甚于凶害

九四田无禽
註恒于非位雖勞无獲也
程傳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以陽居陰而曰悔亡者唯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訂疑六五如何說
蒙引此爻之象非專為田設也若只從田无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于无禽之地決不得禽也守株待兎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本義云占者田无所獲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田无所獲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說統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訂疑二四兩爻皆无恒意此沙隨程氏所云皆不著其所以然者故象傳補出兩个久字可見凡講爻辭必切卦名立義爻辭之必切卦名立義習舉業者亦不可不知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傳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云云訂疑本程傳

訂疑九二剛中六五柔中皆能恒者以其有剛柔之分故有悔
亡夫子凶之異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案引婦人之道不再醮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從婦
則牝雞司晨矣

訂疑從一而終以終身言則平日之以順為正在其中矣從婦
以平日言從婦尚凶況婦死不再取乎世有不再取而无後者
俗猶謂之義夫三綱之罪人也杜光本曰恒六五爻辭必如程
傳本義言應方有夫婦之義而象傳則以不言為是故案引訂
疑供畧之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來註謂夫子剛果獨斷以義

制事若從婦人順從之道委靡甚矣豈其所宜蓋本之程傳也
訂疑不取來註而取案引者以從一者從夫也從婦與從一對
婦以人言不以道言總免蛇足也

上六振恒凶

本義上六居恒之極云：訂疑本程傳

訂疑初之浚上之振皆以二卦之德取之本義居上非其所安
此句當刪蓋象傳在上二字對初六象傳始字言乃終字之義
也謂觀其在上而振恒則其平生可知故曰大无功也如履上

九云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乃要終之辭非尊位之義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訂疑象傳初出一始字上出在上字皆以卦之始終言之也
恒雖訓常然天下事有不可不常者如天經地義民行也有不
可拘常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也當常而不常朝三
暮四也不當常而常守株待兔也

遯亨小利貞

疏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
此之時若不隱遯避世即受其害須遯而後得通故曰遯亨

程傳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訂
疑身不遭害即身亦亨

本義為卦二陰浸長云：訂疑本義陽雖當遯云云至若稍可
以有為數句因程傳而誤也故未免辭費余有辯在象傳

或問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
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
子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訂疑小
往大來以小人言也如何云經文无此例

建安仁氏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于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凌迫乎君子雖已亦有不利也聖人為君子謀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若小人則麾之不去直至无所而後已

家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臨川吳氏曰卦辭遯亨為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何也五四陽之統得處遯之宜有致亨之道也

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遯辟以待天定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勢于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時曹節王甫得志于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遯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

訂疑遯而亨也者必遯而後得亨也言不可不遯也剛當位而應即本義可以有為之一節以位言諸家皆以德言非也當位而應言君子尚在高位而小人亦未與我搆釁在他人則必幸小人之不我難貪戀祿位而不肯去九五以剛健中正之人處此便能見幾而作呵謂嘉遯貞吉者也陽剛中正何嘗无德但德字在九五二字內當位自當以位言方與本義合○際身于未辱正志于未降故亨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之尚可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呵說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訂疑王敦董卓皆是叛逆之臣君方受制有當位大臣力可圖則圖之呵當鞫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若遯之小人則險邪之徒為君呵信品位雖卑而權勢日盛如弘恭石顯曹節王甫方得志之時其勢日盛一日此時也蕭望之陳蕃竇武何進諸人何嘗不在高位但時已去已矣如何說身任安危君亡與亡乎若說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可以去大臣便去不得遯之九五豈在下之人乎孔子攝相豈非大臣魯受女樂便去呢二陰浸長大臣何不可去之有穆生決去于設醴之時兩疏解組于方罷之

曰兄二陰浸長乎二千餘年來嘉遯者李鄴侯肥遯者郭有道兩人而已

遯之時義大矣哉

疏相時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故曰大矣哉

本義陰方浸長云云訂疑從疏

雲峯胡氏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訂疑時有順逆皆存乎天義用亦有順逆皆存乎我豫隨順解之義必兼律身素行言若只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之奸辭者固未易却也恐適足以取其侮惡亦不專惡聲厲色凡用心

拒絶如令門上莫稟或打稟門皂隸之類皆是嚴者以禮律身

本義天體无窮云云

崇引天下有山天雖无意于絶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或以為山遯天皆非君子遠小人不必說君子避小人嚴者君子自守之常非專為小人設也非法不道非理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則邪正不容並立彼小人自有不麄而去者矣程傳曰在乎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愚謂莊威嚴未足盡嚴之義必兼律身素行言若只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之奸辭者固未易却也恐適足以取其侮惡亦不專惡聲厲色凡用心拒絶如令門上莫稟或打稟門皂隸之類皆是嚴者以禮律身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註遯之為義避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為物最在後者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

疏為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為後也逃遯之世宜速往而居先乃為遯尾禍所及也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傳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于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訂疑處微謂无爵位、无聲名、非如來氏无德凡民之謂、

本義遯而在後、○朱子曰、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着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訂疑本義全用註疏程傳之說、時人都錯看了、

梁山來氏曰、往者、往而遯去也、初在下无位、又陰柔所居不正、无德无位、无德則无聲、不過凡民耳、與遯去之賢人君子不同、遯之何益、教占者勿用遯去、但晦處以俟時可也、

訂疑此本程傳微者易于晦藏之說也、但无德之說則不必用蓋既无位又无德即不遯亦何厲且无德者亦不知遯不消成他勿用有往也

按註疏程傳本義朱子小註來氏皆謂既不及早遯去危禍已及勿用再去了只宜在此靜俟而已蓋本象傳而誤也諸儒皆見東漢之初李業諸人而云然也公孫術據天水倣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術賜毒酒以劾之業曰古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藥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賜毒酒以劾之玄受毒藥欲死其子叩頭泣血千太守奉家錢千萬以贖父乃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謂嘉速裝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皓自殺以首授使者述誅皓家屬嘉聞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死犍為賢貽不肯仕遂漆身為癩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又董卓之亂蔡邕先避之江東卓欲誅其家屬不得已就之後卓誅邕亦為王允所誅愚謂死者避之厲也其免者即所謂晦處靜俟以免災者也

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其竊謂不然、遯而在後、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訂疑此與本義不同、愚謂遯尾厲、是一占為遯而在後者言也、不利有攸往、方是一占為占出行者言也、言當此時不宜出行也、飛航講意、上句就已往者言、下句就未往者言、作二人看更分明、

蒙引遯尾厲、危其遯之不早也、況可占所往乎、訂疑作一人看亦是一道、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晦處即今日儉德辟難、韜光全身也、訂疑此亦錯認本義、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葉山蘊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商山茹芝之叟、不蹈袒龍之阱、東門挂冠之士、不入禁

鋤之羅、彼其不往、亦何災乎、訂疑此亦程傳本義之說其所引諸人亦不同、四皓不往而晦處者也、若逢前正必遯以顯其迹者、如秦時邵平種瓜東門、亦晦處靜俟者、

訂疑遯卦上四爻以去陰遠豬為最善、相應者為不惡而嚴、比陰者為有所係、初二兩爻亦然、君子言與卦辭不同、又初與上、九不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以去之早晚分吉凶、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註居內處中、為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順之道以固之、則莫之勝解、

蹏二既處中居內、即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己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已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

程傳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訂疑註蹏程傳皆教六二善結賢人君子、不切遯卦之義、雲峯胡氏、梁山來氏、蘇子瞻、鄭申甫皆同、愚謂否六二云包承小人、吉矣、猶必戒君子以大人否亨始初六教小人以止戒小人以進而必戒君子以亂系、等猶獨不應遯卦方教君子之急去、又教小人以善留也、此又蓋教小人以中順自守、不肯為君子之害、其志之堅自始至終、元有變易、如執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解也、至于君子之去就則上下五爻言之詳矣、本義以中順自守云、杜光本曰、本義以六二就自己隱遯上說、乘旨去疑、諸時解皆從之、

訂疑始否剝之陰爻、未有以為君子者、何獨此卦二陰爻、皆以君子言之、初對上爻、以去之早晚言之、可也、二不應復就君子說說統或曰、二蓋包順之小人、慮其為邪黨所搆惑、故示以固之道、則莫之勝解、

守其志愚謂此說是也、

觀象云、執者執縛也、艮性止、執之象也、艮本坤卦、變上一畫成艮、坤為牛、二居中為黃牛、陰之勢浸長、故聖人教之以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不可解脫而去、所以沮其上征也、杜光本曰、不以六二為君子、未不以六二為善、番君子、觀象訂疑數家耳、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註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係于所在畜臣妾可也、施于大事、凶之道也、

程傳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繫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或問伊川云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問傳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朱子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

手頭若无以繫之則望之不如是也此小人（伊川已知）指臣妾然去矣訂疑程傳君子之待小人亦不用着繫戀之私恩也可見以係戀畜臣妾者亦是尋常小户人家則如此耳其曰吉者對疾厲而言非真有甚好處程傳此二句正大光明見君子治家之道

本義下比二陰云

進齋徐氏曰臣妾謂二陰○中溪張氏曰民為闇寺臣妾之象引臣妾僕妾也古亦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

○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之情于小人中只可用之于臣妾若真正奸雄小人遠之唯恐不遠去之唯恐不速況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乎

訂疑真正奸雄小人亦是指臣妾中人說謂大惡人足以害事者也○係遯有疾厲是一占本卦中事也遯字帶言之不能遯也畜臣妾吉另是一占旁及他事也不必相承說本義亦從程傳相承說不如小註另作一占也○小人有幾等有程之小人凡民也有小人對大人而言在小人中亦君子也有无位之小人无德之尤者也臣妾之小人不肖之通稱也穿窬之盜无德之小人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

小人无位之下者也臣妾雖亦小人然未盡是奸雄此尋常人家為買臣妾之吉占也若朝廷官府自古以來臣妾弄權亂天下者可勝道哉

彖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厚齋馮氏曰憊困也釋厲字言疾篤

梁山來氏曰出處去就乃丈夫之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

能以義處○脽于所好○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訂疑否音鄙○愚謂此句當刪却○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也○

訂疑傳以好為所愛好言○指私欲○如聲色臭味玩好之類○如順初九本義謂應四為動于欲也○

本義下應初六云上○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與初○有交好也

杜光本曰、好字、程傳作去聲愛好之好○本義作上聲交好之好○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四四　正誼堂

否字、程傳音鄙謂不善本義音缶謂不然本○義直截勝○程傳近世講家多從之○是矣○曰小人否者、示九四之為君子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本義剛陽中正云上○朱子曰、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蒙引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字活○

訂疑正志、解貞字

上九肥遯无不利

註最處外極○无應于內○超然絶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雖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云上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疏肥、饒裕也○四五雖在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別傳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四五　正誼堂

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故无所疑○獨歸上九○

程傳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杜光本曰、玩剛決无疑四字○象傳疑字○伊川亦是作疑辭之疑看○

訂疑坤之六二文言○于无不利○即以不疑其所行釋之○程傳作疑碍○本義作疑而不決○愚謂易中除巽初六象傳志疑也○為疑斷之疑○餘皆當作碍字看也○

大壯利貞

本義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蒙引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
張雨若曰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慶曆之壯疏元祐之壯激只自恃其壯便非貞
杜光本曰卦辭明訓利貞季氏逐昭公八年薨于乾侯不貞孰甚史墨乃妄引大壯為天道以証其事信乎其誣天而壞法亂紀矣左氏從而書之嫠湖何可不亟毀之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程傳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訂疑串說
說統本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訂疑遵程傳串說
蒙引剛以動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是挾能為之資而又有必為之志則何為不成何往不暢訂疑平對說剛義同程傳
梁山來氏曰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為之志卦體則勢壯卦德則理壯所以名壯訂疑亦平說剛義同說統訂疑剛字程傳蒙引來氏說統以德言並下文正字正從剛動生來則以德言為勝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或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訂疑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此說非也如朱子說則彖傳當云所以壯者以其正也今云大者正也則是戒君子使之正耳節初齋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訂疑愚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即是塞乎天地之間

蒙引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訂疑與朱子說同
飛航講意大人所存所發必光明俊偉是大者自无不正也訂疑諸家皆順本文口氣而釋之愚謂大者正也當補出利字○蓋大者正也原是釋利貞講者須要見得占者當正之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傳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

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雲峯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
蒙引雷在天上、烈之、其聲、赫之、其威、肅群聽而起衆蟄其勢壯甚、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為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
訂疑山上有雷、其聲小過、雷在天上、大壯可知、○履以行言、吳因之曰、直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更進一步、拔本塞原之論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註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訂疑

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征則其凶有孚、謂得凶可必也、
本義剛陽處下云、
繙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遲以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訂疑此以處事之始終訂不專言進取也、愚謂用壯之先、不雖始事不可、即成事時亦不可、事將成而以恃壯敗者、豈少哉、
雲峯胡氏曰、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于剛、況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訂疑此有孚與泰九三解六五皆訓必字、王氏卦畧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愚謂初三皆以陽居陽、故凶厲二四皆以陽處陰、故吉而悔亡、此卦大畧與夬相似、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訂疑勝本義、
本義以陽居陰云、訂疑雖用象傳然不切大壯之卦與恒九二同、與
蒙引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于進、而終无不遂進者、但擬九四爻下朱子小註曰、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為得遂其進、然愚以為此卦為大壯、大勢陽皆

須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應只自守而已○故序卦傳曰○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子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不致困而必遂其進矣○況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不極其剛○若正相類○奈何一進而一只自守哉○均之為貞吉也○九四之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即吉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為藩之決藩○既決○則有大輿壯進之象矣○故更着此二句○今乃以其有此二句而遂疑九二之不得與同○何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疏以其居中履謙○行不越禮○故得正而吉也○

趙汝楳曰、二之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

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訂疑以剛居柔○與四同○故皆戒曰貞吉○況九二又居下卦之中乎○故象傳特表之曰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羝羊觸藩羸其角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罔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物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訂疑貞字不如本義○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爪者搏○毒者螫○羊壯于首○尤為善觸○故取為象○羊善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節齋蔡氏曰、兌為羊○藩、四也○進則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象○

雙湖胡氏曰、聖人于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子又為小人也○

訂疑君子義以為質○義即貞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不用壯罔也○此又曰小人用壯○小人固小人矣○曰君子用罔○則君子亦小人也○可見雖正亦不可恃壯也○卦言大壯必利貞○又言雖貞亦不可恃壯○所謂六爻發揮蓋如此○學者乃欲比而同

之非也
蒙引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孰之可否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貌不介意也貞厲意兼用壯用罔言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蒙引此一爻在小人為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朱子釋義故發之云

杜光本曰張東之等謂武三思猶杭上肉耳何能為乃君子罔也易解因此句无用字遂云用壯者小人之事君子則无此也
爻辭君子用罔何以說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程傳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曰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訂疑壯于進義不必用○杜光本曰程傳于此云輹與輻同則小畜之說輻大畜之說輹輹无分又不特古本及東坡易傳之足遷矣盧齋所以復遵程傳以輻輹皆為車輪之中軸如磨心然而旬翻其大畜九二之前說也
本義貞吉悔亡云訂疑貞吉悔亡用程傳意
訂疑咸九四貞吉悔亡因九四不正而言貞以救其所不足也
大壯九四貞吉固因其不足而戒之然觀其下文美其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則又幸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也此如大過九四之棟隆因其无太柔之廢又无太剛之折而言也
中溪張氏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群陽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訂疑大壯六爻不復以陰陽消長取義則夬乾之義不必用

雲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此上爻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疏尚庶幾也訂疑不如蔡氏作上
節齋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阻可以上進也訂疑本小畜象傳本義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損初九象傳本義尚上通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卦體似兌云

蒙引雖失其壯然亦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訂疑當壯之時時可為也在上之中勢可為也而以陰居陽其才其德皆不足有為矣故不如二之貞吉四之壯輿然視初三上為无悔爾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程傳羝羊但取其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碍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

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

以刪之

本義壯終動極云云

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于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爻其角上觸則吉者三過剛則必至于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

蒙引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也帶連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

訂疑本義其象如此二句當刪无攸利艱則吉此二句即占也何又云其占可知易之例有占具象中者如復霸堅冰至龍戰于野之類有象无占則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耳此爻象占俱有如何云云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梁山來氏曰不詳者當壯終動極之時不能度勢而行審幾而進也詳則能艱矣艱則能詳而咎不長矣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疏晉之為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訂疑康字解作天子美之不如程傳本義程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康

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盡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于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訂疑晉兼君之治道言、此只好解卦名、至于卦辭則專指臣也、麗乎明、明指明君言、徐氏張氏胡氏吳氏皆從之、按易中麗乎明者三、此卦及睽旅諸儒皆以麗乎明為麗乎明君、雖于理无乎但如此則明屬別人、不切離之德矣、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于二陽而得名也、其德為麗為明、為文明為麗乎明、麗與明與

本義晉、進也、云、

訂疑卦象卦德卦變三者皆有進之義、故卦名晉、而卦辭之義亦即從三者而取、故本義解了卦名之義、即以三者懸置名與辭之中、間亦如釋咸卦之例也、

進齋徐氏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錫之車輅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

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凡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錫馬蕃庶也、

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盡日三接也、

姚氏小彭曰、盡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雲峯胡氏曰、侯者、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盡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盡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為衆為文之象、

棠引錫馬蕃庶、不及他物、馬于他物尤重也、

訂疑白虎通九錫、安民者錫車馬、古王錫于元侯、物必象功、故本義云、安國之侯、

棠引朱子曰、用字只是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岐山、公用亨于天子、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虛字非助語也、用字下可貼箇得字、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

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

訂疑本義以明出地上屬下節釋卦辭、愚按彖傳以德體象變、通釋卦辭者多、以韻相叶、如大有噬嗑咸睽旅巽渙是也、晉

彖傳順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二句以韻相叶正如大有睽旅渙諸卦同若以為通釋卦辭不合特以明出地上一句安在上而不與下二句為韻也此亦是彖傳中分段之常例人多不察耳又明出地上以釋卦名義為切于卦辭又不切又明柔指臣言傳以明入地中釋卦名晉以明出地上釋卦名義正一例也又雜卦傳晉晝也正取明出地上之義也此程傳之確不可易也本義所以不從程傳者蓋彖傳之例以卦之德體象變釋卦名者多復舉卦名以結之以明示段落如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豐大也明以動故豐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之類是也然彖傳卦名者則直以屬之釋卦辭如臨无妄咸晉之類是也卦辭有常例有變例有或有缺文不必盡以例求也如先釋卦名例也而漸卦止而巽動不窮也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及補于釋卦辭之後極言以贊易道之大于釋卦辭之後例也而雜歸妹獨于釋卦名義處極言之此皆變例也況大畜釋卦名義處亦无結段之文而本義斷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釋卦名義此亦觀其文意之切否耳不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亦可云大正以釋利貞也杜光本曰程傳以明出地上為釋卦名義本義以明出地上為卦象與卦德卦變為通釋卦辭訂疑遵程傳

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疏坤能順從而麗著于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進而上行君上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也訂疑麗乎大明柔指臣言程傳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訂疑此似以麗字屬坤不屬離之德所以不可從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蓋盛陰睽弱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此句當刪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以柔為君本義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訂疑明出地上就君言順而麗乎大明就臣之德言柔進而上行指君言

中溪張氏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雲峯胡氏曰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侯也訂疑以明為君順麗柔進而上行為臣從君

臨川吳氏曰、坤順之臣、進而附麗乎大明之君、訂疑與程傳同
柔、臣德也、五、君位也、卦自觀變、六四之柔、變君進而上行至五、
九五之剛、下降居四、猶朝貢之臣、為天子所禮接、訂疑柔指臣
與疏張氏胡氏同

胡氏曰、易言柔進而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蓋嗑則曰柔得中
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六五之柔、自四進五也、鼎、巽
四進五也、蓋嗑雖不言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
可見柔進上行之例、訂疑四卦柔皆指君言、程傳本義同、獨睽
卦自雜來者、柔進居三、于君无當、如止取自中爭來者、柔進居

五、而不取自雜來者、柔進居三、則四卦一例皆就君言矣、且睽
之六三、于上行二字亦无取也、蓋彖傳之例、凡言上行者皆謂
上卦上謂上卦

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
不能、訂疑此與程傳同

訂疑麗乎大明、蒙引雖云有致主之德、然又云大明指君、亦是
張程胡吳之說耳、按易彖傳麗乎明者有三睽（得此）說（及發揮下節）而麗乎明本
義云內說（悅陽）而外明明與說就一人言也、旅止而麗乎明程傳云
止麗于明則不失時宜、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亦皆就一人
言也程子及諸儒解晉之麗乎明以順為臣德、而麗乎大明為
附麗乎君、則麗乎大明非離之德矣、予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
乎上下之二陽、陰為卦之主、麗于二陽乃離之所以明也、單言
明則明固全離之德、兼言麗乎明則以中之一陰為主、而上下
二陽、一陰之所麗以取明者也、亦離之德也、人之擇友臣之
擇君、雖似有人已之分、然其為離之德則一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蒙引格物致知、以啟其自昭之端、誠意自修、以致其自昭之實、
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于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杲乎騰

光于九地之上、
王龍溪云、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強曰自強、復曰自復、
得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于外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于始進
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訂疑與註疏同不如本
義罔孚者、在下而始晉、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
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
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

處進退之道也訂疑以晉如鼫鼠例則晉如悔如吝如本義為是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二句意恐貞吉說不盡故又曉之訂疑朱子小註與本義微不同本義作兩層如三自反小註作一時事

厚齋馮氏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戚于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

雲峯胡氏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訂疑解如字作若字且倒了字法非也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三三　正誼堂

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訂疑本義作兩層相承說小註作一事胡氏作兩平愚謂當對衆允看

彙徵陳瓘初不識明道後知其賢作責沈文以自警自古賢士固有不見信于初者況進退之際乎薛文清有言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以賈生之通達國體曠代絕才而志大量小晉摧罔孚不能自裕卒以夭喪是以君子貴有養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傳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訂疑或謂獨行正是原他見摧之故大凡君子處世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隨波逐流而我獨以正行如何容得此說非也獨行正正字正解貞字言雖見摧我不可自失其所守之正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于進者也杜

光本曰于晉如愁如之上着此二句便于下貞字有礙不及本義故于晉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本義六二中正云云朱子曰周禮有享先妣之禮訂疑祖為王父則祖母為王母可知以父位觀之六三為妣六五為祖母本義但云先妣雖高曾祖妣皆是然不如程傳使人易見京房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

兩是為未善
蒙引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
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為國母則不得用之于享先妣矣凡高
曾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至元朝方不許
士庶間稱王父王母本義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
者皆其類也此是占法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王母俱非指
定說須要知是假象
梁山來氏曰四乃大臣中節鼠之小人也近君而據下三爻升
晉之路二欲升進无應援五陰柔二愁五之不斷四邪僻二愁

四之見害貞者中正之德初六之貞未有而勉之也六二之
貞因其本有而教以守之
訂疑愁如者目前也貞吉者異日也受福王母別是一占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訂疑中正釋貞字象傳蓋以受福王母為貞吉之象也
六三衆允悔亡
註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訂疑此句當
刪以三非雜體不取麗明也故得悔亡也程傳因之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
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
以亡也訂疑本象傳志上行指衆陰本義從之
中溪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
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雲峯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衆
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
本義三不中正云云○問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朱子曰晉
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訂疑與
本義微異又取近義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麗于大明也上從乎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訂疑麗與明皆離之德三坤體无所取之其云上從大明之君
却不妨從者順德也○程子于卦德多不分明○志指衆陰
蒙引專指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
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云云
李舜臣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

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中溪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比之鼫鼠、象其貪于進也、○繁言云、鼫鼠、廣韻以為螻蛄、則非鼠矣、玉篇以為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為五技鼠、訂疑遁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飛鼠也、飛鼠一名蝙蝠、飛能過屋、不能遠、不能穴、不能走、郭景純以為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則田鼠也、廣韻鼫字與碩字同一類、二字從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又陽、故為

大鼠、不必以陰陽分鼠之大小、即詩之碩鼠无疑矣、○
雲峯胡氏曰、晉畫也、鼠畫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
窃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況不中正乎、○
訂疑　本義程傳皆作已在位者、○胡氏既云以窃高位、○則亦是已在高位者、○无容復進矣、又曰、不敢進、于理不合、○愚謂晉如二字、○亦本卦名、○與初二同言、○以不中正之人進居高位、貪祿固寵、而常畏人蓋、○患得患失之鄙夫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張慎甫曰、初之摧、○二之愁、○由九四鼫鼠、○窃據君側、○以阻坤陰之進也、夫六五固大明之君也、○且不免釜鬻之隔、○況君非六五、○其為患可勝道哉、○此帝堯所以重殄夫讒說、○而大學所以致嚴于流放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義以陰居陽、云云、○朱子曰、伊川說得大深、雖以堯舜之聖、○能震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功、○如何說既得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相似、
建安丘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雖明之主、○豪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
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豪唯升言勿恤、豐言勿憂、又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訂疑夫九二亦言勿恤事有

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進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為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者大明在上用其明于當為而不當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為累矣訂疑云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則不當憂云易有失得之累則又說不得不當憂矣愚謂此処即云不必憂亦可若如本義云云何卦何処不宜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哉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梁山來氏曰有慶即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角剛而居上○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此句未然之辭也○訂疑若皆是用之于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不能伐邑矣但易言伐邑皆是用之于大如高宗伐鬼方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于大可知○訂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蓋以剛而征伐者取威克厭愛允濟之義也以柔而征伐者謙之五上取坤衆之義也豫師皆有坤此卦離為甲冑戈矣不取剛柔之義

或問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譬○伐邑如墮黨墮郈之類是也○訂疑本義謂雖危而吉且无咎小註謂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與本義不同勿從

案引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悻之剛如何濟得事唯以伐小邑尚可克濟所謂猶之可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三三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說此卦曰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程傳反晉成明夷○晉者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闇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本義為卦下離上坤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彖傳以利艱貞為五○

蒙引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據彖傳而解之耳恐文王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彖傳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訂疑卦辭亦周公所繫（訂疑卦辭亦周公所繫蓋亦本此）故彖傳據六五爻辭而釋卦辭本義又因彖傳而釋卦辭也

何楷曰將感悟人主而无以入其中烏乎可兩暴不能入土風暴不能入木父不能暴化其子夫不能暴化其妻而況于人臣乎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惟保身抑感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卒之力窮于天下而未嘗不保其身又大雅所稱明哲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哲也

彖曰明入地中曰明夷二字

訂疑彖曰下缺明夷二字

說統曰之明豈有時虧損但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云云

臨川吳氏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己外柔順以免禍是文王所用全卦之義

蒙引文王柔順時以蒙大難耳文王非純柔順底人王赫斯怒亦有時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出此道也非體法之也訂疑大象傳中以字當如此解

梁山來氏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訂疑文王箕子皆是大難但箕子視文王為賢戚故曰內耳不必分天下與家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云云訂疑在其國內句本程傳然文王之囚何嘗不在商之國內只云為紂近親足矣

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氣象

蒙引柔順容易佯狂甚吃氣力又要人人以為真狂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箇洪範來○元魏廣陵王恭好學有志度以元義擅權陽得瘖疾爾朱氏之亂薛孝通說爾朱天光奉以為主恐其不言使爾朱彥伯潛往齊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爾朱世隆等大喜乃廢舊所立魏主曄而立之○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忻然以為明主是亦有艱貞之

晦明之功者
訂疑東漢賈逵任末馮信在公孫述之境內或漆身為癩或託
肯盲亦箕子之流亞也箕子之佯狂特瞞過昏暗之君臣爾
君子固知其不狂也昔楚之陸通陽狂以却楚王之聘至見孔
子則接輿而諷以鳳兮之歌是他貞明不息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
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涖衆也不極
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

明也
案引一說依語錄云外晦而內必明乃可恐語錄又是一時議
論却明字重矣不切明夷之象○唐太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
能問于不能云云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
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
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其寬厚渾涵之德去其刻薄殘忍之私以之涖衆如小過必赦
使人不求備罪疑從輕魯從罔治之類皆是也古之帝王冕而
前旒以蔽其明黈纊塞耳以蔽其聰亦此意也此則居上之寬
治人者當如是也
訂疑舜之文明濬哲而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而
用其中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此舜之涖衆用晦而明也
孔子之大聖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自言曰吾无知
也其答王孫賈陽貨隨問而答初若不解其意者亦涖衆用晦
而明之道也

杜光本曰用晦而明即豕傳之晦其明只涖衆是臨下與箕子
之事上不同耳唐顏師古曰豕傳言晦其明謂藏明于晦此言
晦而明謂生明于晦誤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註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為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于
難也○志急于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本義飛而垂翼云：訂疑如字釋往字
訂疑三日不食註解已確諸家不從何也本義行而不食所如
不合尚欠明愚謂明夷于飛垂其翼傷而未切之象也君子指

占者而言言身在危亂之邦者則當其受傷未甚尚可速行以避之雖至于三日不遑食亦所弗恤蓋可以速而速也此是一占其在危亂之外者亦不可以有所往往則主人有言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此又是一占有言即其次避言之言本義作一事說蒙引從之亦通但以三日不食亦為傷則非也觀象傳義不食也其不以傷言可知只狀其速于行之意耳楊敬仲曰三日不食義當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惟義所在不食可也

訂疑不食之義諸家紛紛程傳謂窮困之極虞齋蔡氏建安丘氏雲峯胡氏節齋蔡氏謂見傷之象于義不食不切童溪王氏謂不食其祿又于三日不切獨王註孔疏皆謂去之速楊敬仲鄭汝諧之方于義不食也為切諸家多以在陳絕糧解之愚謂不如以接淅而行解之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云：或問初比二似二傷得淺初傷得深朱子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梁山來氏曰文王囚于羑里夷于左股也散宜生之徒獻珍物美女用拯馬壯也脫羑里之囚得專征伐吉也

訂疑程傳謂自免有道本義云救之速則免矣不明被傷者為誰拯之者為誰梁氏以受傷者為二拯之者謂別人是也二既被傷人當速救之不救不可救之緩亦不可故曰用拯馬壯吉蓋人既傷股不能自行須壯馬載之以免于難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占者受傷則拯之者人也而吉在我占者救人則拯之者我也而吉在人有謂二宜速者似初不似二二既傷股尚能速行乎使能速辟何又云用拯乎兩夷宇宜衍其一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程傳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夷之時而能保其吉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强壯之馬以拯已之傷而有吉也

訂疑渙初六本義云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即此之傷而未切也渙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猶此之既傷其股但

能順乎上下之二陽以救之也渙之初待拯于九二明夷之六二待極于初三渙初唯柔而巽體故能順乎二明夷六二唯柔順中正又離體為文明之主故能順以則而聽二陽之拯已也蓋人在難必待有才力之人救之唯有知人善任從諫如流之沛公方能信用三傑以蹙項籍于百敗之餘如其剛愎自用不能順從則雖有群力群策皆无濟矣此項羽所以死于垓下袁紹所以敗于官渡庾亮所以僇于蘇峻也雲峯胡氏反謂渙之初六非濟渙之才故取九二為馬明夷六二文明中正救傷之速有不假于三者誤矣況離之為麗以麗二陽而得名也文王

雖具中正之德當其蒙難尚賴南宮括散宜生之徒以救之救之者人也而能順而有則以聽人之救之者已也但散宜生之徒其救文王也自有正道必不如世俗所云文馬珍物美女之妄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云：訂疑疾貞之外一本程傳建安丘氏曰不可疾貞猶冀其改過遷善則放伐可不舉矣訂疑此專以湯武之于桀紂言也

白雲郭氏曰不可疾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訂疑此以不可疾為句貞字為句梁山來氏曰不可疾者不可急也九三雖剛訂疑當兼明臣也上六雖昏暗君也必遲之以俟之出于萬不得已如天命未絕人心尚在則一日之間猶為君臣也貞者伐暴救民其事正也故不可疾唯在于貞若亟之以冨天下為心是疾而不貞矣訂疑蠱九二不可貞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與此不可疾貞義例正同此易之變例也本義以不可疾貞為句蓋據經文以釋之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疏志在除暗乃得大首其志大得也

程傳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于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云云雲峯胡氏曰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訂疑左字未詳東坡說亦通見二又愚按師六四曰左次明夷

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皆陰也豊九三曰右肱陽也古人尚右故陽曰右而陰曰左易伏羲畫卦之序陽在右陰在左又書文之稱上文為右下文為左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其傳十章別為序次如左皆此義也○四與上同為坤體是腹心之臣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者本義云得意于遠去則已恝矣于宗社何補要看明夷之心曰字其出門庭者不得已而為存宗祀計爾如微子不去徒為紂所殺无補于國而宗祀遂斬矣觀其請于父師少師其情迫其辭哀去則不忍不去不得是多少苦衷萬不得已方出于行遯一法以存商祀何得意之有蓋微子雖出

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　也若箕子可謂貞矣○

本義居至閽之地云云○朱子曰文言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雲峯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文獨以箕子言也訂疑三仁不可分難易箕子微子比干其明夷艱貞一也試觀當日微子之去比干之死那是易得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箕子晦藏其明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遇患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也訂疑蔡邕亦然

蘇子瞻曰箕子之貞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訂疑明不可息以贊箕子之明暗主能辱其身不能息其明也○若以戒人則是身可辱而不可自息其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程傳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更傷其明而昏暗後

入于地也訂疑以下二句為上一句之象言自傷其明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云云
訂疑程傳以下二句分頂上一句不如本義文理自然本義以
處高位解登天傷人之明帶言耳且以自傷暨命解入地更勝
程傳以吏傷其明為入于地也其自傷明處豈至于後而始然
乎疏云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其後由其
不明遂入于地謂見誅滅也此說亦好但其意在于光照四國
則不然此人之志只是殘暴荒淫何嘗有光照四國之志
蒙引云本義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此有垂教之意焉言上六本

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所固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其為
欲昏以至于晦耳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訂疑本義照四國以位言極確疏不知此故解文辭云其意在
于光照四國失則是推原之詞程傳以吏傷其明解入地是以
失則正講入地了

三三　離下巽上　家人　利女貞

程傳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

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
正矣○夫二婦二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
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或問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朱
子曰須是于正倫理處篤恩義處而不失倫理方可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云云
或問男女莫非家人獨曰利女貞何也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
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
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此象

雲峯胡氏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
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唱婦隨
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
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女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
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訂
疑承傳本義云上爻初于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畫卦推
之又有此象胡氏何反遺之
蒙引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始于婦
人此所以先正乎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女貞

如何、閨儀必肅、儉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諂妒、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脩潔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者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為妻綱、刑于寡妻、全在丈夫

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也、故曰伯父、叔父猶子也、故曰從子、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彖傳只曰父子兄弟夫婦、而盡之矣、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制人家无奴婢有犯其罪者、沒入為官奴婢、謂之臧獲、如胥靡之類、臧者、被賊罪而沒入者也、獲者、逃亡捕得而奴使之者也、非人家所得買賣也、王莽曾稽古法、禁人不得買賣奴婢、又有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玄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本義言內正則外无不正、亦從女貞而對言之耳、非拘之以一男一女之際也、夫父與母同此內外也、兄之與妻弟之與弟婦亦同此內外也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註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疏因正位之言、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乎內、男正乎外二儀正、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之正、不但于女正位、故由夫天地之大義也、杜光本曰、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二句確、又反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之正、不但于理不順于彖傳語意亦不合、

程傳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馮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有補世教為多、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梁山來氏曰、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訂疑男女不指夫婦、杜光本曰、男女不指夫婦、伻不假分疏、而所該自廣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疏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建安丘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于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謂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于其子、如君之嚴于其臣、則倫理

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正則天下莫不一于正矣○趙氏汝楳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別嫚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訂疑丘氏趙氏合下節通釋之論理亦通但本文口氣原不相屬

蒙引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為主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為主于内方見有尊嚴之象若講男女之正位内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正字○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疏此嘆美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言道齊邦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訂疑此合上節而通釋之丘氏趙氏說本此蒙引辨之

蒙引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象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于正而不可不正也○程傳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則能施于國至于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訂疑程傳此處重在齊家以治天下蓋以風喻風化火喻家人中溪張氏從之不如後說○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謹于内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程傳此段謂正家之本在正其

身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本義之所取也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

訂疑物即左傳不軌不物之物取物以昭物采謂之物言有物而行有恒只是法言法行可為一家之視效爾諸子相曰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此切家人然亦不止此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賾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苟不閑

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之志是也

訂疑中饋之事亂與胡氏皆以祭祀言之愚謂凡賓客自養皆是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俞玉潤曰蒙之五順以巽師之道漸之四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之二順以巽事夫之道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云云

庸齋趙氏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測言有家與王假有家之家同例

訂疑有家有二義有始娶而有家者有子受父事而有家者初近言治家之始事以子受父事為主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云云進齋徐氏曰遂專成也婦无專成唯在主中饋而已所謂唯酒食是議者也

漢上朱氏曰孟毋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

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于嚴

厲○骨肉恩勝○過嚴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邪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

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云云

東萊呂氏曰○此又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嗃嗃有禮○可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可知其必敗○訂疑于理可為法戒○但于本文不合○

榮引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以嗃嗃者○以九三之過剛不中○亦以其居離之極○則過于察而不能容○又燥暴而不能忍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云云訂疑六四巽順之體○而居四得正○是○生財有道者○不止主利○居上也○若不指出巽體得正○則凡效卦

之治家過剛也○悔厲吉、言一時雖不无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間大家懽洽若无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之必至者○

訂疑嗃嗃固以九三之過剛不中○亦以其居離之極○則過于察而不能容○又燥暴而不能忍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云云訂疑六四巽順之體○而居四得正○是○生財有道者○不止主利○居上也○若不指出巽體得正○則凡效卦而行專利而聚斂者皆能富其家亦大吉乎

說統治家治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主大臣理財說○

訂疑凡治家以治生為先○必選子弟中善會計有才幹和順公直者主其出入之事○明洪武時浦江鄭氏常以此道居家○能十數世同居焉○又按富家之道○亦如富國○不過生衆為疾○食寡用舒○易曰時○廣恩施食以時○用以禮而已○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巽在四○

訂疑順者、察事理○體人情○審時勢○所謂義以為利也○在位、以位

言任理財之任者也○凡居家者○錢穀貨布出入之事○當擇人而任之○若六四之巽順得正○可治此事○而在上位○又操一家理財之權者也○故能富家而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註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訂疑下指家人○父子兄弟夫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訂疑此以正身以正家言○不可專指家人也○

蘭氏廷瑞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

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紊、故不待憂恤而吉、訂疑與註同、但不言天下定、反為更勝。

建安江氏曰、三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也、故人无不化、可无憂恤而吉也。訂疑假亦作感格之格。

本義假、至也、云云。○朱子曰、有家之有、只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于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于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訂疑書言有家有邦言有三德者使為大夫、有六德者使為公卿大夫有采地、故

諸侯。如書云伯禹后稷后夔伯益伯夷皆諸侯為王官者也。朱子解差了。如云使夙夜浚明于其家、豈有三德者、只着他各料理其家事乎。朱子欲成已說、何不引假有廟為証乎。

蒙引語錄所謂到這裏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非也。初之閑有家時、都无妻妾耶。六二之在中饋、非妻妾耶。三之家人嗃嗃、則妻妾固在其中矣。況又有婦子云云、此語錄明與本義不合也。有家猶言有國、此只要解出有字義例、非以家為國也。若曰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爾。

訂疑凡至于者、皆非常居而有時至于此也。如假有廟廟亦非常居之處也。若家則常在處此者、何云至此。本義至于其家之至、程傳深、則假為至、極之至、然說有不然也。杜光本曰、爻辭乃是有家而本義解以為其家、遺却有字、則訓假為至于理便貴周旋矣。王者无時无家、非前此无之至是時方有也。苟不以聘納后妃言、則于文義亦有難通者矣。此蒙引謂以是至于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亦非也。蓋自古帝王繼世以有天下、幼而即位、及長而後聘納后妃者有矣。如周成王即位時尚未冠、其未納妃可知矣。則以此爻為王者聘納后妃亦无妨也。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有家則本義訓假為至、未為不可、但與王假有廟句法文義有不同耳。王假有廟有字虛、以納妃為有家、則有字實也。○假廟之假亦有感格之義、故不言至而言假、書曰歸格于藝祖、則王假有家之假訓至、亦有感格之義。○家人卦以九五六二為正位乎內外之主、故他爻皆泛言治家之道、而二五獨以夫婦之正理專言之。五正位乎外、二正位乎內、如王者治外、后妃治內、相為敵體、二尚在下卦、故且泛言婦道、五在上卦、君位、故取王假有家之義。

蒙引本義又云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是謂不必拘之聘納后妃也凡娶婦者皆是但要有是德耳有是德要二五言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訂疑用程傳

建安丘氏曰治家之道尚嚴在彖以嚴正為義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彖以相愛言之訂疑感格之義不止篤恩義兼有正倫理在中即相愛亦不止愛以情兼愛其有倫理若以情分分言之則是卦專言正倫理五專言篤恩義矣卦為嗑之五為嗑

嗑矣不如本義兼盡

補註曰假有感格之義故象訂疑家人五爻曰王假有家萃渙卦辭皆曰王假有廟其句法同而彖傳象傳義例各不同家人象傳曰交相愛也萃彖傳曰致孝享也此訓假為至之義也書中固有一字而兼二義釋之始盡其意者如貞訓正也正字釋不盡又釋之以正而固也又曰正而常也則王假有廟之假有時義取于至則訓身親涖事之義而曰王乃在中有時義兼取于感則訓感格之義而曰致孝享也繫卦辭若

苟但言假廟則涖至之内自兼感格之義夫子釋之則或取至感實互相發也王假有家交辭自兼至感夫子自專言感耳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為夫以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為婦周家之盛時夫婦世濟其美如此二南之化所以獨傳千古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

法不足而寬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也訂疑有孚就心言以孚威平說以終吉頂威如本象傳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云云訂疑正家久遠之道切終字勝程傳本字終吉平頂孚威胡氏棠引來氏從之

雲峯胡氏曰九三隔一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于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

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
案引本義云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家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久周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以為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則既无家人嗃嗃之悔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則又无婦子嘻嘻之吝終吉則无凶者也
梁山來氏曰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樂勝則流寡威者也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威如則整齊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長久得吉也訂疑孚以恩訂

唐凝庵曰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訂疑當作令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訂疑此本涑水司馬氏之說而串言之而字字作有諸已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涑水司馬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儀表苟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獲終吉訂疑乎字既指實有諸已又云內盡至誠是兼兩說也亦本象傳反身而言也

訂疑司馬氏唐凝庵以有孚為反身程傳本義以有孚自為誠信威如自為嚴威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程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又辭言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云云

南軒張氏曰居家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脩則家不齊此家人六爻卒歸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

梁山來氏曰如言有物而行有恒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是也杜光本曰言有物而行有恒則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在其中而反身之道盡之矣若以此數者另講于其外反多遺漏

杜光本曰家人之道尚嚴自天子至于庶人從之則治遠之則亂萬世不易者也卦辭云利女貞孔子以正內正外釋之矣而猶恐人不知其謂正者為何故特指嚴字以示之初九之閑有

家六二之无攸遂九三之嗃嗃上九之威如皆嚴也而究其所以為嚴則歸于反身自治言有物行有恒而已矣

卷之六終

東京同衆書院藏書

周易訂疑卷之七

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經

睽卦　吉

說文云睽目不相視也○易攷云睽字從目○故周公爻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之意○

東京同衆書院藏書

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訂疑之世二字當衍小事謂飲食衣服不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古

待衆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小事亦有幾等飲食衣服古人何用占小事者謂如祭祀賓客之類耳○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云訂疑以二女取義彖傳偶舉之耳其實二女同居即志不同歸亦禮也情也若以不同行即為睽先王制禮何不以姊妹並嫁一丈夫乎予嘗謂十翼之文有不可盡拘者此類是也○二女之睽以胡雲峯正不正之說推之方可○不同行如以火上澤下之性推之亦有相乖意但澤火另一象二女另一象原不相因也○二女乃後天之易

建安江氏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
睽合兌離成卦其才不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猶可得吉
也訂疑張氏說可以駁之
中溪張氏曰離下兌上為革兌下離上為睽革以九居五而六
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
位故曰小事吉若革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為矣湯武之革命順
天而應人是也
蒙引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乎情之不合而言不徒
以迹之不同言也夫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以卦德卦

變卦體如是則離不可大事若小事无甚賴于衆力之協同者
猶可為也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
樂以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為睽雖有此三善兼之得中應剛然
打頭一睽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
本義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訂疑晉卦本義云順而麗乎大
明之德旅卦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睽卦本義云內說而外
明或言麗或不言麗蓋以明為離卦之德重明不重麗麗字特
帶言之也愚謂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乎上下之二陽而取麗之

義也又陽明而陰暗離之所以為明者正以陰之能麗于陽而
取也彖傳言麗乎明者麗字最重言其質雖柔暗而能麗乎剛
明故足取也睽此旅亦雖但無力量言始可小事吉或可畫小事吉或可畫
好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本義以卦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剛中乎來者柔進居五
自家人來者亦之訂疑彖傳言柔進而上行得中而上行晉卦變
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卦變噬嗑之六三上行皆指六五而言非有不
應此睽獨無之也言六三且他卦之六三多以陰柔不中正而見凶咎
睽之卦亦何取于六三而與六五之柔而得中者同類而語哉
又凡言上行者必其在上卦而椎位足資者耳六三下卦之爻

上行之義○杜光本曰、東坡易傳云、謂五也、而不及六三、與訂疑所見正同○

象曰、艮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睽○

訂疑、澤火之性、固不相得、然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守、則火克金、亦不好、故非睽則革也、亦後天之象○

雲峯胡氏曰、中少二女、志不同歸為睽、長女中女、亦非同歸、而曰家人、何也、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四女正者也、睽則兌

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

訂疑、卦自二至上五爻、皆不得正位、亦可取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也

註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

程傳、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與睽是也、訂疑、蓋盡柔得中而上行、亦是、凡言麗乎明者、亦皆上卦○晉睽旅是也○

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為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柔之為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小事而已、○蒙引曰、非也、可小事之貞、承睽字來、時雖睽也、有是三者、猶可以小事、如无是三者、小事亦不可矣、誠以是三者而非當睽之時、大事亦容有可者矣○

蒙引又曰、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而上行、剛中而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云小事吉、是燕睽之時、與睽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剛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亨矣、革文明而說、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三者皆柔之為之說、亦未全非也○

訂疑、晉順而麗乎明、明夷而耳目聰明、亦是柔而可大事者、此不可為典要之義也、江氏（建安江氏）吳氏之說、乃發明卦之餘蘊、雖非彖傳所取、然其理可通、亦可取以補傳之未備也、不可以彖傳本義所未及而槩斥之、蓋聖人作易繫辭取義多端、儘有彖傳象傳所未盡及者、亦有傳之所取、或未必是作易之本旨者、所以朱子作本義、亦時與大傳相出入、不必盡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疏天尊地卑、其體懸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

男外女內、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象、是萬物睽也而均于生長、類聚群分、其事即類、

訂疑睽者其別也事同志通（從正義體卦而用合也）謂類其交也（二句來）別者其體也交者其用也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萬物睽者牝牡雌雄之分也其事類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蒙引來註亦云

蒙引大全此條下引朱子曰睽者言始異終同之理愚疑此句當是論六爻脩書者見此三句相類遂置于此孫質庵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无人知睽之為睽之近處說然天下无理外之事如理一分殊在理如此在人事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訂疑大象下句雖是就人事而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如此

誠齋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上无正應云（訂疑既云上无正應又云同德相應此處自相矛盾）費解只當云初與四同德相應然當睽之時其初未免有相左而悔處而當睽之初其嫌不深故不久自合此悔之所以亡也上无正應句不用可也（此與曹參蕭何韓琦范仲

訂疑初之睽所以易合者以當睽之初嫌亦不大小有不合少間即合矣若上九居睽之極積嫌既深故其合也難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訂疑此勝本義乃云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遂未免語意死煞與爻旨相去遠使天下无不可見之惡人无不見惡人之君子各節因之而隳身家繇之而戚者衆矣且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魯論甚明何嘗有必見之說而本義乃引以為必見惡人之証愚不敢阿考亭也

蒙引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言同德者固與之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也此處睽之時然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實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虎是也訂疑南子君夫人非惡人之比陳實弔張讓以子觀之實為多事唯當辟地而早去耳蓋惡人亦有幾等如鄉里惡少无賴之徒不足為國家之大憂

項平庵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以辟咎非望其有所行也

說統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絕惡人而勿見不將衆仇于君子乎見惡人以辟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訂疑此說今多從之愚謂悔亡統言先睽後合故悔亡通言占喪馬勿逐自復是牽合之失之占見惡人无咎是見人之占世有勢迫于不得已而往見惡人吉必未卜而占之者如華元之于子反沛公之于項籍韓愈之于王廷湊謝安之于桓溫之類故占之若尋常燕見何占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矣而居睽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于相遇覩其相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曲之途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

究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云云

雲峯胡氏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斯也委曲求合此聖人達節之事非猶介辟世者之所知訂疑納約自牖辨見上經○聖人作經義通上下此又不必行權之聖人也

西溪李氏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

榮引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哀而剛柔相戾之意盛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十一　正誼堂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于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巷字當得其意勿泥于辭西溪李氏謂不必拘于堂陸之常分似失其旨小象程傳云此正委曲相求之本義

訂疑君臣之睽自古有之即賢君不免但賢臣不忍聽其終睽而委曲以求其合如周公之以鴟鴞遺王孟子之三宿出晝汲汲之求為補缺拾遺劉向之反復奏疏魏徵姚崇李泌之諷諫懇切程顧朱熹之積誠動主皆是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惑蔽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僻邪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引君以當道

訂疑程傳主引君當道較深一層本義只說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却平正蓋臣之于君猶子之于親當其睽也雖忠告善道亦无所入必也先得親而後順親故曰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臣之于君亦猶是也使睽之未合而輒欲引君當道則為數斯辱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云云○平庵項氏曰天去愛之刑劓去鼻之刑
杜光本曰朱子曰天合作而劓顚也本義乃解以為髡髡者剔髮之刑則又不作而解矣○是以熊過象占謂其附會太甚而云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蒙引見輿曳作旁人所見也輿上九見天負塗之見不同其人輿中之人訂疑虛齋指三輿程傳同○訂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其人余初指上九因本義云上九訂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則上

猜狠方深故又有劓剠之傷也後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兩其字指六三下其字不應又指上九必如蒙引以其人亦指六三方確○此爻輿上九似廢頗簡相如賈復冤恫之事○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疏由位不當故輿被曳由遇上九之剛故有終也○
訂疑位不當合見輿曳三句兩總釋之單舉見輿曳省文也○三之睽雖由居二陽之間上九猜狠方深亦以六三以陰居陽其德業聞望素不足取信于人耳○遇剛者幸上九陽剛故能一旦

虐陵張氏曰大凡剛底人性最躁急稍見形迹可疑便不惜情面嗔狠最毒然胸中實无他腸心迹一明渙然氷釋矣若性柔底人畢竟優柔不斷如何得有終○可見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訂疑桓公恨管仲而卒大用之○高祖恨季布雍齒而卒封之用之宜矣所可異者昭帝幼主而能識上官之詐武后女主而能辨仁傑之冤○代宗庸主而不加于儀之罪而太宗英主反始終不釋然于田舍翁也○人之睽合亦有時也○高明之人易惑亦易悟于張問明于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問辯惑于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于張亦是剛
上分數多者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疏元夫謂初九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程傳當睽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元夫猶言善士四初皆陽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至誠相與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

本義睽孤、謂无應云云
訂疑本義必危厲乃得无咎、不如程傳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為雉屬、先睽也、无咎、後合也
蒙啟睽孤而遇元夫交孚、如許遠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為國遠為巡守○巡為遠戰○戮力捍賊而相合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謂不止无咎、且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訂疑睽之六处只今睽者復合○便是志行○不必云救時之睽
梁山來氏曰、志行者、睽者可合孤者得朋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註厥宗、謂二也、訂疑疏程傳、本義、楊氏、朱氏、李氏從之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云云○朱子曰、宗如同人于宗之宗○誠齋楊氏曰、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為宗臣也○雲峯胡氏曰、宗二象睽本有悔○悔之所以亡者以其有合之象也○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遺○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隆山李氏曰、所謂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之時、精神交合、志協義從、堯舜垂拱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兩二間隙相疑、而至于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哀也、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无時可合也、訂疑不必以太平之時形睽之時亦不必云天下之睽○

訂疑噬嗑者物有間者噬而嗑之也○噬嗑膚之易合睽之六爻所以睽者亦必有以間之所以惡未形故噬之易合○睽之六爻亦必噬之而後合○但五柔中二剛中相為正應其間易合故有噬膚之象與噬嗑六二同○能為間者必剛也○五與二中間雖隔九四一陽又四與五同為離體○離之為卦以一陰而麗于上下之二陽則二陽者皆其宗也故同人之六二以初九九三為宗睽之六五以九四上九為宗上九在六五之外不能間五與二獨九四一陽隔于二五之間乃二五之所以睽而不合者也五之厥宗指九四也所噬之膚亦指九四也九四陽剛非易噬者○又與九二剛中正應理與勢皆足勝之故噬之為易耳噬嗑六二亦以其柔順中正故噬之易不然陽剛豈易噬者哉
又睽六又言悔亡者二○初謂上无正應、五謂以陰居陽、皆非也○

愚謂始之睽悔也終而合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蒙引有慶亦就睽上說即爻辭之意申贊之耳不必說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程傳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明之極也睽極則乖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戾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故上與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于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與三始睽而終合陰陽合而益和故云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上與三建安丘氏曰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負塗疑其汚穢也又如載鬼一車疑其崇我也豕猶有可見之鬼則無矣

蒙引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即見輿曳其牛掣也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兩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下文見豕負塗四句又專詳上九猜狠之事而不及二陽所制之義者辭為上九繫也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字連載鬼一車句往上九往也往而就之訂疑

三為二陽所制此是本義因六三又辭補出愚謂刪了此句而專以上居明極云云釋睽孤之義可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列子云有疑人之竊鐵者視其人無非竊鐵也既而得鐵視其人之狀貌無一似竊鐵者

程傳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盡亡也

朱子曰夫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之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

蒙引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者以群疑亡也看孔子只釋意非推原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險則道窮見大人往則濟也各位皆當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

訂疑全本彖傳

難由正濟故貞吉（本義見險而止故為蹇疑本于此）蹇難也有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為蹇西南坤位平易之方東北險位阻碍之所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訂疑率物二字本義蹇難也云：

當刪則蹇難可解若入于險阻則彌加壅塞去就之宜理須如此能濟衆難唯有大德之人居難之時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訂疑申註

程傳蹇險阻之義為卦坎上艮下坎險艮止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于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險處順易則難可紓止于險則難益深矣訂疑順止之義不必取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是以蹇之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濫雖使苟免亦悉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訂疑處險者期于能濟然險難亦有幾等有世道之蹇有一人之蹇有數十年之蹇有一時之蹇隨其所處而作用之大小亦別程傳濟天下之難是以蹇之大者言之小者言之看占者之時事何如耳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本義蹇難也云：

訂疑承傳蹇難也險在前也此正釋卦名義也見險而止知矣哉乃卦名外義卦之緼也餘意也　杜光本曰訂疑又云若只用險在前也一句是遺却內卦了故兩言之似得朱子之意并得彖傳之意此如需須也險在前也正釋卦名義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亦卦名外義卦之餘緼也本義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釋蹇字之義非釋卦名義也其曰見險而止乃用彖傳之餘義以為卦名之正義欠斟酌末云見險者貴于能止亦然又曰不可終于止則全不成理解其意蓋以貴于能止貼卦名不可終于止貼利西南見大人愚謂此數句直當刪之耳

又按求北者艮坎方也卦之所以為蹇也故不利西南者東北艮坎之反對也既不利西南則利東北矣本義及朱子小註不必用徐氏之說明白可從

進齋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為蹇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也蓋處蹇難之時當遠他方訂疑時當作地所以利于坤西南之平易也不當止于危險之地所以不利于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

雙湖胡氏曰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于西南也訂疑正大可從

雲峯胡氏曰前有水之險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訂疑前水後山乃卦名本意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本義乃釋蹇字字義就人之跛蹇者言之如屯卦本義云故其為字象小穿地而未申也之例胡氏誤解了

喪朋取艮與坤對也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坤與艮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利訂疑明白

蒙引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坤卦西南東北亦主此二隅言也訂疑此解皆同不可如蒙引所云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自正大明白坤卦本義云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蓋又別取一義不以坤與艮對待言之矣其意蓋因得朋喪朋而言遂指坎艮為陽朋坤離兌為陰朋也然東南亦陰方西北亦陽方何不言東南西北乎此朱子習于程傳之成說而未及更正者也

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當蹇之時必見大人云云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是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

又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訂疑此但以後天卦位言之耳若以天下大勢言則西南之險阻更甚于東北蓋中華之內山川適地而是西南荊梁雍州之險多于東北青兗徐州也故以一家言之有一家之西南東北焉以一國一邑言之有一國一邑之西南東北焉以天下言之有天下之西南東北焉而中國之邊境皆以山海為華裔之限則四方皆有險阻也將指何處為平易何處為險阻乎又何處為西南何處為東北乎況卦辭本示占者以出行之方向坤蹇解皆同不可如蒙引所云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自正大明白坤卦本義云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蓋又別取一義

也○
又按周易周人所作○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南○至紂之末年周日盛而商日衰○商在周之東北也○以周公之時言之○三監啇武庚以叛○淮夷徐奄○皆在周之東北也○又以九州之地勢言之○西南荊梁雍豫○天府之國○形勝之地也○東北青兗幽冀○卑下之方○沮洳之場也○故坤寒解皆以西南為利○在王者占得此卦○則為利據西南形勝上游之地○而不宜都東北○西南○天下之首也○東北○天下之尾也○起于西南○則能收東北○起于東北○則難于收西南○故劉敬一言而高祖即日徙都長安○唐家亦都長安○宋太祖欲都長安○因太宗欲居東京○太祖不得已從之○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其後金元謀宋○必先爭關陝○破荊襄而後東下○而宋末諸臣○必欲竭力以經營荊襄唐鄧等處也○西南東北之利不利可見矣○

周易訂疑　卷七　蹇卦　三　正誼堂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疏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為難○若冒險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傳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險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訂疑程傳以止而不得進○入在蹇字之內○見有難意○勝本義見險而止○夫見險而止○乃處蹇之道○非正釋蹇之義也○

彖引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義○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訂疑此說是非也○程傳險在前也釋卦名義已完○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又以卦德贊其美也○剛健而不陷○重剛健○乃卦名外義○如需須也○險在前也○釋需名義已完○剛健而不陷○重能止○蹇之為難○全在險在前也○句取見險而能止○全是處蹇之道○非釋蹇之義也○

梁山來氏曰○坎德為險○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所以蹇也○然艮止在後○止之而不冒其險○明哲保身也○不其知哉○訂疑界限明白○

體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疏之于平易放難之理故曰往得中也之于險阻更益其難其道窮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居難守正正邦之道也能于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非小人之所能故曰時用大矣哉
程傳蹇之時利于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

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于見大人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于蹇矣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雲峯胡氏曰坎睽蹇皆非順境夫子以為難此時亦有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但坎睽釋卦辭之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訂疑避旅亦然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訂疑凡言其卦之時之時義之時用大矣哉者必上極言其事而後以此句結之其无者類缺文爾
蒙引以正邦也從大處置議論○說統當位專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爻言之此意正在正邦內見上下无不歸于正正明九五之為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程紀曰五以當位居正而

諸爻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正吉
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
訂疑易辭之例有一卦言一事者有一爻言一事者有一卦一爻而言數事者有先統言而後逐項言者有先逐項言之而後統言之者如蹇卦則是當蹇之時有占得避難而行者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有占處難而求人以濟者則利見大人也大抵當守貞則吉蓋素患難行乎患難道无不在不可行險以徼幸也往得中者所往之處恰好也道窮者百為不遂也往有功者得大人相扶助也貞者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也吉者若以大

事言之可以正邦也小事可以例推也

梁山來氏曰往得中者所往得其地據形勝而得所安也若非其地其道窮矣往有功者所依得其人也蓋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德足以聨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訂疑此句指得狹了故往有功正邦者所處得其正正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所以能信正義于天下而邦其底定矣有此三說勝雲峯者方可濟蹇故嘆其時用之大○說統得中道窮供主形勢說得中猶云得天下之中訂疑亦不必云天下之中所謂可戰可守者是也道窮者所謂英雄无用武之地也當位解貞字正邦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註除難莫若反身脩德

疏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

程傳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脩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

德以俟時而已

或問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與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訂疑當與天降大任章參看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梁山來氏曰山上有水為山所阻不得流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者此身之蹇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濟其蹇唯反身脩德則誠能動物家邦必達矣此善于濟身之蹇者也

卦辭吉字

或曰得中亦主德言當蹇時布寬大除煩苛是也訂疑若就德言則于西南東北字全无着而彖傳往字亦无着落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註除難莫若反身脩德

疏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

程傳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

德以俟時而已

或問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與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訂疑當與天降大任章參看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梁山來氏曰山上有水為山所阻不得流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者此身之蹇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濟其蹇唯反身脩

疾失明聞命即行諸子每怨惋公輒怒叱之後渡江舟覆公衣盡濕乃謂諸子曰此亦竟悖為之耶洪忠宣忤秦檜方雖陰山之地復貶廬海之南未嘗有幾微見于顏面此皆處寒自反人情所難

訂疑濟一身之寒固宜反身脩德如漢武帝末年民心思亂天意將絕幾為亡秦之續輪臺之詔一下而天下歡然國家安于磐石唐德宗猜忌聚斂以致出奔然奉天之詔一下山東為之感泣此亦有天下者反身脩德以濟寒之驗也

初六往蹇來譽

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于蹇當蹇之時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

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是來就三九三是來就二上六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訂疑來只是見險而能止耳止則可云反云連云碩矣不必又說下來一層也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辛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履富貴而殆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世之指笑者有閒哉

沙隨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蒙引或說初六一爻初則難日方長既非濟蹇之時位居于下又无濟蹇之資況陰柔質弱又无濟蹇之才故周公云云愚謂不然此爻緣是初九而上又有應援亦不宜往且九三非陽乎（鄭道宣云此爻无所取特於蹇之時言耳）況在艮之極亦曰往蹇則是以蹇之時言无疑矣

神解與遯初六不往何災同艮其義一也

訂疑鄭下三爻皆陽且純陽至健以險在前且不可往屯下卦震動之才初九剛正以在險之下亦不可往可見天下有天勝人之時君子亦无如之何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訂疑鄭本宜待下有時字諸本雖无而時字之義甚確故解者必遵之

研說宗旨玩一待字見聖人无日不欲濟難非若晨門荷蕢之果于忘世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註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私身
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
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訂疑程傳死煞了○本義活○杜光未曰王
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大蹇
朋來熊過云大謂陽朋指九三陽類六二言臣而九五不言君
大即君也人君无可去之義故止其所依朋來以濟難非于
本義不合然未嘗不平正可從

雲峯胡氏曰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二之蹇也他爻
無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復六四不
言吉本義引董爭之語云此不言吉則引孔明之言云○而
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蒙引見險者貴于能止必度其時之可進而後進如九五是也○
不然必其義之不容止而後不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
以止為利○
梁山來氏曰張巡許遠此又近之○訂疑文天祥亦然然其不濟
者也若寗武子秋梁公則濟者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雷氏曰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所以勸忠蓋也非曰
○彥陵張氏曰聖人取其志義謂其无尤○所以程傳之辭以開楊氏
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訂疑此取程傳之辭以開楊氏
之說也○觀本義不言其才之不足可見不重才也○然寗武子孔
明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張巡許遠顏真卿呆卿段秀實李納
宗澤岳飛陸秀夫張世傑程濟等成敗雖殊其才皆足以有為
但有幸有不幸也若全无才但有志義亦庸夫耳故襲不稱其

九三往蹇來反
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
恃也○訂疑勝程傳○
本義云反就二陰得其所安○訂疑欠明亦不如註○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疏內喜之者內卦三爻○雖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
故云內喜之也○訂疑申註

本義連于九三○合力以濟○訂疑申程傳蒙引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剛○惟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連與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梁山來氏曰○許遠當安祿山之亂○對張巡曰○君才十倍于遠○由是帷幄之謀○斷于巡○此六四之來連者也○訂疑昔漢昭烈狼狽于荊州○孔明勸令東就孫權○合力以拒曹操○亦類此○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訂疑註疏傳○皆以陰居陰為當位實○雲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蒙引來氏從之○是也○說統曰○陽實陰虛○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實○為濟蹇之才○正明四所以宜連之故○

又按來反者○往則入于坎體○其蹇益深○故來而不往○所謂見險而止○知也○且內之二陰○又喜其同體共濟○相倚以安可也○來連者○卦惟二陽五剛健中正○三以剛居剛○為得其正○皆能濟險者也○六四居上下二陽之間○往則阻于五而不得進○且入險益深○來而不往○安處二陽之間○上連于五○下連于三○四又乘正○而比附二陽以共濟可也○諸家皆拘往來二字○不知來者對往而言○不往即為來○不必下退一爻○乃為來也○且如初六之下更无可退○何亦云來○上六之上更无可進○何亦云往○此往來字正不可如他彖傳卦變往來之義也○卦辭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四近五又與五同體○諸家以為獨連于三○何不並云連于三與五乎○上六來碩○亦以上無復有爻○但不復往即為來就九五耳○故四之當位實當並五與三

九五大蹇朋來

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訂疑言非一身

一家之蹇○當蹇之時○而又險中○亦為大蹇○言蹇又甚于他時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來之助也○不必獨指六二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云○○朱子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訂疑無程傳二義○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又曰○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訂疑大蹇只對常人言○不必對人臣說○人臣亦有天下之責○如孔明文天祥等○豈非大蹇

盧川毛氏曰○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言之○

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他爻只是寒耳九五君位其寒也國家治亂所関宗社存亡所繫又非他人寒之比故為大寒謂非常之寒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英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将見知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寒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寒朋來以中節也
疏得正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蒙引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寒中言也如劉先主當猖獗之時信義著于四海是其中節也故士

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
訂疑易之象傳類以韻相叶節字與上文實字相叶成文名耳
故與上九小象剛柔節也亦與上文中以為實也叶後人不知
遂多穿鑿
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以在寒而易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寒之極有出寒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寒而已在寒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寒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于寒也大人謂五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

本義已在卦極云云杜光本曰內與貴本義既俱指九五則利見大人便是來碩吉重複費解故本義以利見大人句為曉占者○張良之就沛公鄧禹之就光武孔明之就先主頗得此爻之旨
平庵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訂疑蹇字原以足不能行取義故諸爻有往來之象不往即為來來猶解之来復
蒙引已在卦極似可濟矣乃益以寒何耶恐亦才弱之故全本有所之而亦以蹇何也
訂疑初四上之往蹇以才弱也九三之往蹇以前為坎也

蒙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訂疑註疏內與貴皆指三本義徐氏胡氏董氏指九五程傳丘氏張氏來氏以內為三以貴為五蒙引從本義○
蒙引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應未可往六二却是正應故生死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九五則又在收賢俊以吏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訂疑位亦當如此故聖人從而

發之以示人至于上六寒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未能以自濟也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未失不幸而生寒時此卦及六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象旨解陸德明作蟹音按卦以免險為義則讀當如解蔡之解序卦解緩別一義乃如德明作胡賣反耳

東坡易傳所以為解者震與坎義坎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

說若无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以速赴為善蓋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也

程傳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訂疑有攸往夙吉註疏程傳只據本文釋之自明且盡矣本義云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非也觀彖傳只云往有功也何嘗又戒以早復云乎又西南平易之說程傳發之本義及諸家並從之愚謂西南東北諸卦辭不過指占者以出行之方耳並无平易險阻之義也解彖傳明言往得衆也則是往西南則得衆正如坤西南得朋之義何得違彖傳而陡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本義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

訂疑險與動有內外之分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動乎險之外也故解如動乎險中動乎險之內也故屯隆山李氏曰蹇之止乎險中不如屯之動乎險中屯之動乎險外也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疏解之為義兼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當于衆訂疑文義不通所以為利也如註无難可解退守靜嘿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

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王家亦有之如光武中興即位于河北而定都東京是解利西

南也如唐之中衰安史朱泚之亂既定仍都長安是无所往而來復也如宋之高宗既不能西入關陝又不能恢復汴京乃南渡而都臨安是不往西南又不來復故都故不利不吉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云二五剛來而得中也象旨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夙吉言乎四也訂疑本義云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又云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愚謂往有功亦指九四易讀曰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為无為无所往四在外為有攸往是也○諸家皆以利西南為利于平易來復為安靜有攸往為往解未盡之難愚謂利西南者大難既解之後若有所往以圖久安之計則宜往西南而有得衆之利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原處乃得中適之所有攸往風吉申亦有輕者但故犯則為罪有心也書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疏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疏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訂疑過亦有重者但誤失則為過无心也罪亦有輕者但故犯則為罪有心也書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

雲峯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者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

中溪張氏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狱之有赦宥

梁山來氏曰、赦過宥罪、君子之用刑、原當如此、非因大難方解當如此也、无心失理之謂過恕其不及而赦之不問有心為惡之謂罪矜其无知而宥之從輕訂疑有心之罪國有常刑書但云罪疑惟輕非謂不疑者亦槩從輕也今曰宥罪明是謂大難

方靜嘉與維新之義來氏云云非也

訂疑赦宥有兩樣或因天災大變而行之眚災肆赦是也或因新造之邦而行之成與維新是也○又宥罪者從輕也後世弗察或因新君即位或因國家有喜慶事濫行赦令凡殊死以下悉赦之是為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而肆大青耳

伾瘦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无无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訂疑光武行之以安諸將王允反之以亂中原

訂疑卦之六爻皆取解除陰柔小人之義不復用解難之義初爻獨止著无咎之占故諸家初无定說但據象傳剛柔際也一句各自為說今並錄之而參以愚見待高明擇焉

疏險難未夷則賤弱者受害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結既釋剛強者不復凌暴初六在剛柔始散之際雖以柔弱處无位之地逢此之時不慮有咎訂疑賤弱之義本義取之然卦中初无剛強凌暴之義亦无剛柔解散之義此疑不安

程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安寧无事為无咎也方解

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訂疑蒙引從其安靜休息之說○象傳剛柔之際當以坎六四剛柔際也之例釋之不必取以柔居剛以陰應陽之義也卦辭有西南來復故取安靜休息此爻无此辭亦不合用此為義矣

本義難既解矣云云訂疑難解取諸疏傳以柔在下似取疏賤弱之說而不同上有正應取諸程傳而義未甚明悠申其意難既解矣時之平也以柔在下免患之道也上有正應得其助也柔下不取賤弱之義以柔在下上有正應剛也亦取象傳之義但未免說是剛柔之應而非剛柔之際耳

初六无咎

隆山李氏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于也寒者安有咎哉訂疑卦名解居解之初是難方解之時也藉以解寒與本義不同

蒙引以柔居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援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仗以為安訂疑恐難見程傳下

說統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懲前毖後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援亦不助所以无咎訂疑就治道言

訂疑以上諸說皆承卦名難解為義愚按卦之六爻凡有四陰乘九四以初六為拇而解之上為隼為悖而公用射以解之初六獨得无咎者蓋陰當取小人之象故二為田獲三狐三為貞四以解初為善而初以應四為无咎如喻之初六應四為從貴而四以應初為折足也此余向日之說也

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取小人之象故二為田獲三狐三為貞乘九四以初六為拇而解之上為隼為悖而公用射以解之初六獨得无咎者蓋陰當取小人之象故二為田獲三狐三為貞四以解初為善而初以應四為无咎如喻之初六應四為從貴而四以應初為折足也此余向日之說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訂疑諸家解又辭皆以初之无咎為應九四于義固通今按坎六四象傳剛柔之際指四與五二爻九三象傳天地際也指三四陰陽之際指初與二爻（有一坎六四足憑不為作只）豈非指初與二乎張中溪有承

剛之說或有見也初與四雖為正應然九四以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九二剛中又與初同體而近語曰遠親不如近隣故解初不曰剛柔應而曰剛柔際○點上九剛柔節以本爻以剛居柔言也蒙九二剛柔接以二五之應也坎六四剛柔際以四五之近也

杜光本曰負苓傳云他卦貴應惟解不貴應以解乃分判君子小人不使同群之時也故初之无咎但取承二不取應四傳明之曰剛柔之際剛謂二柔謂初際謂兩爻相交接處也象旨云際交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初陰柔弱自下承之也易瑩云以初之柔承四之剛與之交際而順從之此皆以剛柔際指初與二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怒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乃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

之事狐者邪媚之歎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變化除去之訂疑變化二字刪之可也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矣直物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恒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既用解去小人之義便不宜復顧難解之義聖人作易時假借卦名以立義必明白斬截一以己意為主不為騎墻之說拖泥帶水也本義大抵此文云云

蒙引得黃矢于田獲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豈有黃者耶訂疑謂田獲三狐並得黃矢者或前此狐為射者

黃矢所中尚未中其要害而制其死命故至是並狐與矢而獲之如家語所記集陳庭有石弩孔子以為肅慎氏之矢是也蒙引云難說古有族矢一名廬矢黑矢也又有彤矢赤矢也周禮五射有白矢既有族矢彤矢白矢何獨无黃矢也田獵何逐不用黃矢也狐亦歹之黃者詩云狐裘黃黃論語曰黃衣狐裘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下文所謂能守其正者也（指本義）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是謂吉

訂疑上舉九二下舉貞吉則全釋一爻之辭矣象傳例原如此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本義繫辭備矣云云

訂疑乘字程傳平聲本義去聲二說皆據繫辭傳繫辭傳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此本義所據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程傳所據也然以乘字對負字看則平聲為是程傳雖使所為得正

亦可鄙吝非聖人勉人為善之旨不如本義為長

蒙引本義云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福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為禍也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為人牧牛樊崇以其為漢宗室帥衆稱臣盆子時畏恐欲帝可謂負且乘矣豈其出于詐力所能得者哉是固以正得之也然終不免為宜陽之降虜向非光武首領且不完矣又如漢文帝以愛貴幸鄧通擢為大中大夫賜以銅山亦非盜而得之者然景帝時不免下吏籍家卒至餓死如此古今蓋屢云有焉自君子

為之謀○雅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又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之鄭綮今人亦多以為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以片言入相○然為人質厚有智○居位自稱○反愈于前後數公○鄭綮雖自謂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然宦業數著○且固辭相位不得○然後受之○既相後○无復故態○至三月知時事不可為○竟以疾乞骸骨○則又是知避黃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負且乘者○豈能知避去耶○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棠引亦可醜○所謂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也○訂疑陸德明釋文本戎○又作冦○愚按依經文冦字是需九三象傳亦是自我致冦○且及國馨甚○卸○解○謂○傳○言○致戎為禍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

本義拇、指初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云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訂疑拇、註謂三、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為拇、來氏從之、程傳本義謂初朋、徐氏胡氏蘇氏謂九二王註謂初按朋、同類也○四與二皆陽○則徐氏胡氏蘇氏為是○拇、足指在下之物以成拇例之○程傳本義指初為是○或疑指初、則剛柔之際有碍、曰、剛柔際、指初與二也○非指初與四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于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訂疑傳謂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愚謂若以彼為小人則已雖得正、亦不可親之矣、宜當云九四位既不當、若再繫于初六、則愈有陰柔之累、故戒以必解也○

棠引未當位、蓋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宜解初之陰、

訂疑六十四卦初爻未有論其當位不當位者○又小象之例○凡

言當位不當位只以本爻之不論應爻之當否也獨寨之六四當位實也實宇于六四難說故不得已而以三五言之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世所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本義卦凡四陰云：訂疑從程傳

雲峯胡氏曰五得中可為君子六為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

吉必以小人之去為驗也

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

建安丘氏曰有孚于小人謂小人心孚而退聽也訂疑彭季山從之

說統五與三陰同類聖人慮為小人所牽引故歆之以君子之名而示以決絕之勇若曰君子處此維有解去一着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无禍亂矣故吉然必以小人之退為驗者小人易進而難退人君往往外疎而中親故聖曲為開導如此

許衡讀易私言云光武少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及為天子卻湖陽公主之請而賞董宣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得解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說統此夫子又為易之義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即退矣此敬之使必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註六三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在高非三之

所獲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恭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

疏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訂疑程傳從註疏本義无解然二以三狐為三陰五以三陰為小人則上六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以象君子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馮原齋曰解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又能出險為尚唯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訂疑以上皆如註

蒙習上六以陰居卦之上集之在高墉之上也占遇此者解而云无攸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訂疑不如屯六三之君子猶上六之王皆指占者上六是在位之奸雄去之者亦必是得位而有權力之人故稱公看來不可依程傳如困六三本義亦云繫辭備矣然却云石指曰蒺藜指二云：今不曰隼指三而諸家果何所據乃取外爻為隼耶外爻謂三訂疑蒙引極是當以蒙之初六爻為例蒙初六以陰居卦之上隼在高墉之上象之象也占者遇此當用射之獲之无不利矣此以爻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云：此爻當云以陰居卦之上隼在高墉之上之象也占者遇此當用射之獲之无不利矣故止于吝上六則曰在君側窮黷禮威庸惡陋劣之鄙夫也故止于吝上六則曰在君側窮黷盛然陰柔不中正乃福惡罪貫盈而不可貸矣故射而獲之

蒙徵中宗朝崔湜通于上官昭容鄭愔傾附武韋二人用事侍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弹之下獄免死愔流吉州湜貶江州上官氏及武韋等曲為申理明日俱改官尋引為相高墉之隼豈易射乎若王曾之計除丁謂楊一清之計去劉瑾則機深謀密獲之无不利者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蹇下兌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程傳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壘土損于

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訂疑此釋卦名義

本義損減省也云云訂疑損減省也此為卦辭而言也為卦損下卦云云至所以為損也此釋卦名損之義也損所當損以下承減省之義而言不復承損下益上之義矣

雲峯胡氏曰二簋可用享必以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

本義不別訓蓋亦從程傳也

訂疑二簋用享程傳以祭祀言蒙引從之徐氏胡氏以燕享言蒙引有孚至二簋用享元不斷其以利往斷者今本也訂疑本義當以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並連利有攸往而于四者之應矣下加二簋可用享一句然後接云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蒙引剥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只承損字訂疑減省之義泛說言損所當損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亦然此說猶未果斷蓋卦辭只以減省為義就儉以制用言不從用損下之義矣有孚以下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非以聲音笑貌為恭儉者故元吉可貞利有攸往也二簋可用享者舉其事以為例也

享謂祭享也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祭享言者蓋古人非飲食而致孝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享猶可損則其他无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見輕之意也訂疑此正旨也

損下非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用儉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取于下也既不得已其用于上也又得已而不已此聖人之所惧也故為之律令曰二簋可用享訂疑此又承損下說非也觀卦辭云有孚元吉云云可貞云利往皆是就卦體以制用言不復承損下言矣若承損下說則損下之事非得已者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何云元吉可貞利往乎杜光本曰卦以損下為義辭以減省為義此定解也彼承損下講入有孚云者已失其旨而綺園折疑于有孚以下俱作損下說而絕不及減省之義不經甚矣

一說言人云皆可用之占不必專指上人說故曰二簋應有時只是當損之時其義當然不必拘于不得已而損下則當儉于用也上條之說亦好聽耳未必其本旨也訂疑此說自正

張大勲曰人君當豐亨時必節用于上存約已裕民之實心而有孚則一節省而國用自充大善而吉之道也不加賦而怨讟自息无咎之道也且自損之道始萬世當守之規可貞亦四海通行之法故利往即如用享乃國家大事而時詘不可廢則二簋亦无不可況其他乎舊說有孚以下俱在損下益上上看至二簋用享方在制用上看不知聖人豈為國用不足而立賦外取民之法哉此卦要看損所當損四字損下非所當損也惟自損以節用為當損耳昌之用二句正節用之實也

訂疑國家有匱乏之時也剥蹇損困旅節是也有豐盈之時大有豐豫之用二簋可用享者又更端而指其當損之時制損之用者言之謂禮之不可損者无如祭享然當損時則不得已而損至于二簋亦可也甚言匱乏之時寧可損于神不可損于民也蓋民者神之主也故節省可行于鬼神而胶剥斁不可及于百姓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開討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上與俱損下則上與俱損

梁山來氏曰剥民奉君民既貧矣君不能以獨富是上下俱損矣故名損

劉氏曰古為人上者无損下益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訂疑漢卜式以牧養致富輸財于官以助邊此富而不學之過

先儒加以逢君之惡之名所以塞後世以利要君之源也若夫
晁錯建輸粟之策而鬻獄賣官遂為禍于萬世世之戕民始則
捐廉耻棄禮義逞一人之私智籠衆人之財利而歸諸己繼則
或任財使氣以干法紀曰即獲罪官家吾有財可贖也而貧民
日受其凌虐无如何矣或輸錢買爵以致身貴曰即不无所費
而取民以償之利不啻百倍也而下民日受其攘奪无如何矣
此又上之巧于損下之一端也故劉氏並及之杜光本曰弦高
捐牛所以解國之危卜式輸財不過逢君之欲故弦可為式不
可為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此句承上
文言不唯二簋應有時即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
之陰亦有時也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此三句乃發明卦辭
外意以贊其時義之大耳本義但云釋卦辭似未體貼及此蒙
引一段甚明白

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
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違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
違也

雲峯胡氏曰、損于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
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
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潘氏曰、于時為損則享祀用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
萃之時則大牲矣

蒙引一說聖人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故解之云二簋
應有時唯損之時為然而非可以為常法又云、且以卦言之大
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亦有其時耳○本義云、時
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

謂當損之時、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此句承上
彥陵氏曰、時者天之運也偕行者聖人之權也
姜廷善曰、聖人之所謂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時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訂疑二簋用
享蓋凶荒之歲禮宜從殺者非示儉也殫費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此特就治人言也若以自治言則高明柔
克沈潛剛克亦是損剛益柔有時也又以教人言則退由而進
求之類亦是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剛國用中典施之
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此

損剛益柔之義○凡事皆然○不止致刑制俗二者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傳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下之象○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慾也○

本義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損克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剋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訂疑始則損澤以益山○終必墮山以入澤○亦是上下俱損○

或問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于其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于初○古人說情實實是難除○須是塞

其辭隘○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于後○若是怒時○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于今而戒于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過絕之○使不行耳○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窒慾如汙澤然○其中藏濁穢汚染人○須當填塞了○或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曰人怒時○自家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問伊川窒慾莫是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否○曰然○

建安丘氏曰○忿慾者○吾身受患之私○皆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氓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訂疑二者人各有偏○亦難分難易○學者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懲忿宜用柔克○窒慾宜用剛克○其貴明理○則一也○

蒙引朱子小註謂象山象澤○亦非正意○此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

程子曰○七情怒為難制○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

當思義理以制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楊誠齋曰○觀兌之說○與○靖傷相反也○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慾○

訂疑已事者、不過瞽時輟其所為之事耳○非謂廢其自脩之道○而枉已以殉人也○酌損之者、又當斟酌已之事與彼之事其大○小輕重何如○假如已之事視彼之事重且大則已之事亦有不○可已者矣本義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此是照六四○損其疾而言○恐其數而厭且疎也與悔初六參看○

雲峯胡氏曰、量其所受、隨酌而止、酌之義也、訂疑此似有病○恐坐視而不救者○借口于弗能○如舟子之于季孫也○此只當以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无自辱焉釋之○

訂疑本義當損下益上之時○此句要看○若不是當損下益上之時則已事遄往○便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被髮纓冠○而往救鄒之鬬矣○謂居下而益上者、以損其疾即以益上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訂義本義尚、上通本程傳○傳曰、四賴于初、初益于上、與上合志也、

廣平游氏曰、四之志○願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蒙引一說如諸葛亮、不求聞達者也、而乃為先主馳驅、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于私家也、不復別治生以長尺寸、可謂已事遄往矣、向非感于先主三顧之禮、魚水之歡、何以如此、此說是謂由尚合志也、義畧異矣、訂疑此說勝傳○但以君臣言則較偏○其理可以旁通○不必專言君臣也○必合志而往○已含酌損之意○杜光本曰、觀劉孟白引鄒長倩以廉謹與公孫弘○為酌損之之証○則知以此又與象傳專指君臣言者○非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云云○訂疑本義因象傳云中以為志也○故不說壞九二○利貞征凶○皆以戒占者言○

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

益之之道也、

蒙引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无益于上矣、然由是而放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益于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于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唯損已、且无益于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訂疑此依文辭本文而為說○一說不專就隱逸之士言、如在朝有守正骨鯁之臣、如漢汲黯魏高允之徒、是已、汲黯以秉直不苟容、至使武帝內嚴憚而疎之、然實能禁制上心、使有所畏、所謂法家拂士者、又淮南王謀反、差等朝

臣、獨畏黯不敢發、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其益于上何如哉、魏主謂群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朕之過、說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三公、高貲僥倖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耳、以此觀之、短于守者、乃爵俸日進、而廉介自持者、乃數十年不遷官、信乎允之志在自守、不肯妄進矣、然以魏主為益不少之言、則其所以益于上者為何如哉、此亦一說也、看來九二不是幽人、後說更長、且云不肯妄進、非不進而避世者也、一說以占辭征凶照看、只以隱逸之士言、訂疑以隱逸之士言、于本文利貞征凶之意順矣、而卦文无隱

逸之義、以在朝骨鯁之臣言、于利貞弗損益之、意順矣、而征凶之義弗合、愚謂利貞征凶言占得此爻者、宜靜不宜動爾、泛指出行者言之也、弗損益之一句、乃本卦名損之義、而言之亦利貞征凶之義也、蓋卦以損下為義、下卦本乾三已損矣、有漸損及二之勢、故戒以利貞征凶言動則受損也、弗損益之者、言當損下益上之時、人知損下之為益上、而不知亦有弗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象傳有見于此、故曰損剛益柔有時、言固有損剛益柔之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也、亦有剛不可槩損柔不可槩益之時、如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矣、五亦中（本中損則不及五亦中）

以柔居剛得上之中矣、若二復損剛益柔則盈者益盈、虛者益虛、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道矣、或曰、初何以已事遄往也曰、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初之損已以益四正所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如下卦本乾而三過剛上卦本坤而上過柔、故損下卦上畫之陽以益上卦上畫之陰、亦損剛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象傳末三句正為下卦三爻而言也、易為占卜而作、有一爻而言數事者、有一爻而包數義者、故上下多不相蒙、今說易者率以義理言之、如他書之上下連貫、未免穿鑿附會耳、

陸庸成曰、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深沈、皆損其剛者也、訂疑此亦一例耳、非此爻專言立朝也、

說統二以剛居柔、慮其媚說以殉五也、故以利貞示之、復以征凶戒之、訂疑此本程傳之說、今多從之、然易中征凶未有以柱已殉人解之者、不可從、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郝解九二利貞者、以執中為志、不以益上為志、與初異也、

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不過損有餘補不足、以求其中而已、九二以剛居柔已得下卦之中、无所用損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程傳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杜光本曰損卦原取損下益上為義而傳以損上益三並言于卦名義不相合故三人行則損一人本義但云下卦本乾損上爻以益坤而熊過謂三人即下兌三爻一人六三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之本也三則餘一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朱子曰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說六爻上說得好
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惟二而已三則餘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也此一人也獨往以應上則乾兌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訂疑一與二相對待三則餘一而當損此亦就偶然所見而言爾非謂天下物理必如此也苟謂其必如此則伏羲畫卦何以不止于兩儀四象而必再倍而三乎

本義下卦本乾云云
建安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雙湖胡氏曰此爻大旨本義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訂疑本義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本繫辭傳繫辭傳蓋以申象傳之意也此自夫子之意非繫爻本義也爻辭不過說占出行者若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以此卦本泰卦下三爻皆陽今損乾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去一人之象也若是行者一人則出外必得其友蓋此卦一陽上而一陰下是兩人相交與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又按兩相與者不止損卦中孚小過皆以二陰二陽相比而兩相與者也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皆以陰陽相應而兩相與者也此爻云云只是偶見卦畫中具有此象故云然耳不必過為牽纏也且如泰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為泰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豈不是天地絪縕乎三陽三陰兩三相應豈不是兩相與乎所以易不可為典要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訂疑象傳兼釋下句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註優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
程傳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者也故曰損其疾謂疾病不善也損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為可

喜也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云：
中溪張氏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雲峯胡氏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于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亦有四使初意）此乃
訂疑註謂四自損其疾程傳本義胡氏紫引皆取以初益己而損其疾然皆謂四自速損其疾而使遄使遄使字皆不明唯張氏謂初之遄實四使之也使字之義方有着落
誠齋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偏乎柔者慾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訂疑以剛柔分忿慾雖屬纖巧然謂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則是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林次崖曰夫子見諄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啟之要玩味亦字見得元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則變不美之質以為美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阮馬鄭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本義柔順虛中云：
訂疑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勿違勿此破程傳之誤也
朱子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

濟說是方亦然訂疑夬姤二卦說朋无虧亦然
雲峯胡氏曰龜為大寶直二十貝為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
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增直二千一百六十文也）六十為大貝十朋註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

訂疑必以貝準穀與錢方知其價之輕重漢中歲粟一石直錢三十文錢二千一百六十直粟七十二石是元龜大貝十朋之價也
又按本義兩龜為朋當作兩貝為朋十朋之龜吉龜一直貝十朋也杜光本曰坊刻本義亦有兩貝為朋者則兩龜為朋當是誤刻

蒙引元龜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侯龜子龜元龜是以天子言然朱子本義初无此意只是以為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如云重贈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
訂疑龜有四品貝亦有四品父只言十朋之龜未嘗云是何品也
然在損六五是受天下之益者即以為元龜亦可在益六二是出于意外受上之益不必復拘元龜之說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疏上謂天也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同訂疑程傳從之
王子雍曰上祐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註得臣則天下為一故无家也
傳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
訂疑九二弗損益之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此云不損其下而益之辨法不同不可從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云云
訂疑本義云而欲自損以益人也而欲自損四字此朱子慮度之辭而无所本也下又云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

利有所往、夫弗損益之、即是貞矣、何云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云云、也、豈弗損益之、尚不得為貞乎、愚謂此无咎利有攸往、與卦辭同、貞、即卦之可貞、但卦以約已言、此以裕民言、所指不同耳、本義自損以三字衍之可也、无咎者、无違道干譽之咎也、貞者、可為萬世利民之常法也、吉利有攸往者、民受其益、樂與赴功也、得臣无家者、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无思不服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疏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程傳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隆山李氏曰、益卦損卦之反也、損卦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也、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益卦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損下益上者也、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民者、民貧而己无所寄、己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己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不必本卦名則屯比否同人隨觀咸遯家人蹇革漸既濟二五皆以中正相應何以不曰利有攸往乎恒亦二體皆木何以不云利涉大川乎

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鄱陽董氏曰有若對哀公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有得于損上益下之旨也

林次崖曰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之義利歸于下故民說无遠弗屆故道光

說統自上下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見得恩自上究

不徒惸賑濟之虛名而已大光二字正與霸主之雖廣有辨

訂疑自上下下當玩本義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一句上之加意于下民當使天下之遠深山幽谷窮鄉下邑无一處之不到使天下之人凡鰥寡孤獨疲聾殘疾窮而无告者无一夫之不獲乃為德意下究當見近世覃恩止及于貴戚大臣或京畿之近即有賑濟某省其處名色亦盡歸于官吏之中飽下里窮民何嘗沾其絲粒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訂疑當益之時凡利往利涉固能豫備格如而卦之體象又如此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云云不可如時說以利往與利涉

後就益民之事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疏雖施益无方不可恒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結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訂疑疏說大意極是與時偕行當與損彖傳同看損之道固與時偕行時不當損不可必為損也以減省訟益之道亦與時偕行時不當益不可強為益也如冉子之請益粟及時糾舉盈之類損彖傳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已詳之故益彖傳則姑從省文耳非有二也仜氏以損上益下損

下益上為說誤矣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云云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无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又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于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達于乾地之生也萬物並育增益衆多无有方所也凡益之道總言天地之于萬物人之于萬事其為增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訂疑動能早巽看動字太輕又訓巽為

畢巽非也、動者、奮發有為也、巽者、沈幾觀變、審乎情理時勢也、凡事皆然、不止學也、引書言學、特其一端耳、專指為學、則非也、凡益之道、又于天地人事之外、令人推類以例其餘、非復申上文也、與時偕行、異說尤謬、

蒙引巽、入也、與坤之順不同、傳釋八卦之德、云巽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為正義、傳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他、訂疑此見吳氏畢巽之說非也、凡益之道、舊說只總上二句、此說未當、亦駁吳氏說、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也、于時字尤牽強、與他處時字絕不同矣、安可從、亦駁吳氏說、且其

謂動而巽、天施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于動巽施生、則終不可也、為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聖人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

訂疑動巽天地二義、卦之德體所具也、凡益之道、又教人廣之于卦德卦體之外、以人事物理類推之、

節齋蔡氏曰、元龜言其悠久、无方言其廣大、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疏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

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于人者无大于是、

本義風雷之勢云云、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雲峯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于遷善則過當益寡、決于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慾、益无如遷改、若甚易、如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

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于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

也、改過震象、震在內、于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

梁山來氏曰、善者、天理也、吾性之本有也、過者、人欲也、吾性之本无也、理欲相乘、除去得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

象言風雷益與雷風恒、大象奚以異、史絕祖曰、震雷位巽風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遷善改過、

杜光本曰、風雷之益、疏在萬物上說、程傳本義在風雷上說、惟吳幼清從疏、而諸家悉從傳義者、以雷風恒恒字離不得、雷風說則風雷益益字亦離不得、風雷說也、且遷改有相益之功與

風雷有相益之勢為切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程傳震動之主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于已則宜以其道輔于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咎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
本義初雖居下云云訂疑勝傳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理有事雖善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說統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利用大作是教初九大幹事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云云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註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居益以冲益自外來不召自至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云云訂疑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愚謂此或因周王享帝時嘗占得此爻故因而繫之此辭耳泰之六五歸妹之六五帝乙歸妹大有九三之公用亨于天子隨之上六升之六四王用享于西山晉之六二受福于王母既濟未濟之伐鬼方俱倣此
梁山來氏曰帝无常享享于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疏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程傳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

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雲峯胡氏曰乾言或躍坤言或從訂疑訟言或從亦然或在我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益或擊之亦然
蒙引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本義忽于此處着此一句終未可深曉
訂疑或益之云云泛指受天下之益說不可指定九五故小象云自外來也本義恐人指定受九五之益故着此句損六五亦

然而本義不着此句者以損五象傳有自上祐也一句則其不專指九二其義已明益二象傳但云自外來也五亦在外恐人專指九五也故特釋之

杜光本曰以六二為泛受天下之益此程傳本義之所同而萬不容易者也學者動云守功令遵程朱于此等極確處翻悖之而多以六二為專受六五之益何不取或字一玩之

義林忘子賤治單父推誠任人故鳴琴堂席而百姓寧子奇年十八齊王使治阿詢茲黃髮子弟皆笑遂卻魏師此可見虛中永貞之效矣

梁山來氏曰言不知所從來也與上九同但二則吉來上則凶來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在下當承稟于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于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訂疑謂如汲黯矯詔發粟之事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于中道則誠意通于上矣專為而无愛民為上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訂疑林氏栗隆山李氏潘氏西溪李氏潛齋胡氏皆從程傳○朱子曰伊川說凶事作凶荒之事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恁難如此說○愚觀六三之才亦不能為此○本義六三陰柔云云○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訂疑書所稱王者事此所言人臣事○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

三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訂疑復九四亦稱中行○益三四稱中行因其不足而戒之耳若以三四並居全體之中○六十四卦无此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資質亦不好不止居多凶之地也

蒙引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據本義又戒云云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義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為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

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于爻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
訂疑本義以益用凶事為儆戒震動此亦未盡凶事之義蓋天以殷憂啟聖賢貧賤憂戚用王汝于成與孟子天降大任章所云孔子愛之能勿勞乎之類固是儆戒震動之事至于國家于臣子亦有事之遑難地之或遠未必是欲儆戒震動之也詩曰王事一裨益我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是也庸人當此每苦于束手无策噗時命之不猶聖賢遇之直以為臣子分內事故不曰損而曰益象曰固有之也言其職分之當為亦性分之固有耳

本義于爻與象專作儆戒震動似屬有心以苦之者非也禹之平治水土稷益之播奏艱食鮮食周公之東征是皇或數十年而後竣事或三載而後班師亦豈有心以苦之哉故漢之張網虞詡當時用事者皆欲以凶事苦之而二公者欣然坦然无難色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云云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程傳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獲信從矣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云云

訂疑蔡傳但言益志程傳曰益上又曰順下而動殊欠分曉有類騎墻本義曰益下蓋以此卦為益下勝程傳然其實下益即上亦已損陽以益初陰者故斷為益下而得名四又上卦初盡益矣

雲峯胡氏曰遷四自上而遷于初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訂疑四本陽也而損之以益初以益下為心也坤為國邑四之陽遷于初為震之主長子大臣元侯之象也素以益下為心民已信從之久矣故遷國者利依之

蒙引言能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以告公无不見從矣雖依以遷國亦利也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宜乎不可遷而至于遷者要在利下耳如盤庚遷殷則有以免萬姓蕩析之患太王遷岐則有以全民于狄人鋒鏑之下婁敬留侯議遷都長安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是省多少兵財蓋終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无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徙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固以去冗兵脩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以此觀之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程傳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中溪張氏曰益志者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所以告公而見從也
訂疑盤庚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以惑群心是知有己私而无益下之心也契丹入寇澶淵邊書告急中外震駭真宗問群臣方畧王欽若臨安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此豈可依以遷國者哉左傳成公六年晋人謀去

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卬鞮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問獻子何如對曰不可卬鞮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貨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晋遷于新田故絳今絳州卬鞮氏今絳縣新田今絳縣俱屬平陽府趙尹鐸為晋陽臧戶口簿賦斂後智伯圍襄子于此決晋水以灌晋陽沈竈產蛙城不沒者三版而民无叛志此皆利用為依遷國者也

又按告公從以平日言遷國蓋別一占也中溪通以遷國言大
謬

杜光本曰又辭當以本義為正象傳當以程傳為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有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苟至誠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云云
去疑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惠字作感字看德即是心自施者言為心自受者言則為德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註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疏勿猶无也
程傳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利者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

之深戒也、衆人苶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刺、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本義以陽居益之極云云、○朱子曰、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雙湖胡氏曰、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怕處其益之極也、

訂疑此序卦傳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之義也、○愚謂當損下益上之極則變而益下當損上益下之極則變而損下、○極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云云、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

疏夬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夬、○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正誼堂

則必反、○重則必遷、○理勢之常也、○（世、○无、○誠、○无、○胆、○不、○能、○捐、○出、○）之極宜繫以莫益或擊之辭、○莫益之上、○九損上益下之極宜繫以弗損得臣之辭而乃相反如此、○恒凶、朱子亦疑之、○竊恐是說人之立心不可以損人益已為常也、○若損人益已為常則不免或擊之凶矣、此戒人急于改過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云云、

去疑偏、猶言一邊也、○

卷之七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書

周易訂疑卷之八　乾下　兌上

東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夬、○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疏夬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夬、○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云云、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

周易訂疑　卷八　夬卦　正誼堂

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訂疑號、程傳作去聲、本義作平聲、○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方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蘭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

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蘖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

之禍烈矣○聖人于夬設戒之意甚深○
程傳曰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脩之次文德是也訂疑舜敷文德非專為誅四凶也引甚牽強○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戒矣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戒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戒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利往句未安○
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戒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戒言小人常

伺隙興釁寇君子不利即戒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
本義以五陽去一陰云云訂疑本義以告自邑為先治其私用程傳以利有攸往為上文之效皆未安○揚王庭告自邑二句相對謂鳴其惡于公朝又暴其罪于國邑皆所以絕其黨也○孚號揚庭時事不利即戒者蓋明正其罪既暴之公朝又暴之國邑則朝廷內外咸知其惡無與為援已足以制其命矣不可治兵相攻也即戒則我與彼均之有勇而无義為亂矣利往者恐人疑有弗勝而不敢舉事也故決之以利往也蘇紫溪曰丼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人誅亂必先脩己脩之次文德是也訂疑舜敷文德非專為誅四凶也引甚牽強○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戒矣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戒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戒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利往句未安○
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戒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戒言小人常伺隙興釁寇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
本義以五陽去一陰云云訂疑本義以告自邑為先治其私用程傳以利有攸往為上文之效皆未安○揚王庭告自邑二句相對謂鳴其惡于公朝又暴其罪于國邑皆所以絕其黨也○孚號揚庭時事不利即戒者蓋明正其罪既暴之公朝又暴之國邑則朝廷內外咸知其惡無與為援已足以制其命矣不可治兵相攻也即戒則我與彼均之有勇而无義為亂矣利往者恐人疑有弗勝而不敢舉事也故決之以利往也○蘇紫溪曰丼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頍之凶○產祿猶在罔防莫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敬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啟災皆即戒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不勝則禍集于君子勝則禍貽于國家○晉上九維用伐邑或問朱子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譬愚謂告自邑與泰卦上六自邑告命讒卦上六征邑國晉上九維用伐邑皆是實事耳

朱子本義于泰讒晉皆作實事何獨于夬忽從程傳云云也且自治之說只可行于平日當揚王庭孚號于衆乃明目張胆定大計于俄頃之際矣何至此始反而自治其私乎真迂論也○
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夬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訂疑張氏據彖以釋利往句勝本義承上文而言其效也○
雲峯胡氏曰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惧尤不可于小人道哀之時忘戒惧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剥見剥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

可以易心處之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蘭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隆山李氏曰以和說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太過于是為得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傳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惧則君子之道乃无廣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威武即戎則所

尚乃至窮極矣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雲峯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云：訂疑兩潰字當衍之潰字是不好字施祿及下是好事何云潰決之意○

隆山李氏曰居者積而不流之意○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

梁山來氏曰居者施之反也紂鹿臺之財居德也○周有大賚施祿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當決之時云：○朱子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潘氏曰陰居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也○訂疑只泛言用壯不就決小

人說是勝潘氏○

蒙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訂疑如潘說○

梁山來氏曰凡所謂咎者皆于理也若君子之決小人非背于理也但不量力不能勝小人反為小人所傷則為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訂疑泛就任事說與本義又不同○往不往不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云云說統九二處中衆所謂孚號嚴戒號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戎亦可勿用憂恤矣蓋小人心術暗昧陰行不測變常出于意外故云莫夜有戎象小人之陰險與本義不同訂疑此以莫夜有戎勿恤矣

孫質庵曰二之所得即初之所失也

觀象云狄仁傑拳拳以復廬陵王為憂者惕也密結五王者虢也卒能反周為唐是亦有戎勿恤矣

五代史唐明宗時行軍司馬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匣劍而去由是晝夜驚惧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夬二爻用事曰察象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无患

杜光本曰王子獻占遇夬九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盜旋得洪帥是又以戎象為有兵權也與爻義无涉而朱子語録載之足見易不可為典要而其用无方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勿憂也

梁山來氏曰思（楊）慮周而黨（統）與衆是以莫夜有戎變生不測亦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九三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温嶠之于王敦是也○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訂疑自不能堪是說自己有慍與本義不同

榮引温嶠之于王敦○晋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温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緩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之稱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明錢鳳甚說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而用之使覘視朝廷嶠恐既去而鳳于後閒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

板擊成憤墜作色曰鍛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弄之嶠與敦別歸舟橫流出閤後入者再三行後風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辭色何待便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異謀告帝與亮計盡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敗與王澄書曰太真別未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嶠卒與王導應詹却鑒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大者之志可知也方且為數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自人之不察者觀之能無疑乎是其為獨行遇雨若濡也然終得成其志功在晉室未可磨滅其毛咎又不足言矣

王允之于董卓卓以何進召入朝謀宦官遂廢弘農王立獻帝益逞刑以逞又委兇黃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為司徒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兵馬督力過人卓信愛之警為父于然卓性褊剛嗇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舉捷避之卓亦意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因脅帝疾新愈大會卓朝服乘車入令布等

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于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屍于市守吏為火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時是亦獨行遇雨若濡而有慍也終能用呂布以謀卓成憤墜作色曰鍛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弄之嶠與敦別歸舟橫流出閤後入者再三行後風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辭色何待便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異謀告帝與亮計盡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敗與王澄書曰太真別未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嶠卒與王導應詹却鑒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大者之志可知也方且為數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自人之不察者觀之能無疑乎是其為獨行遇雨若濡也然終得成其志功在晉室未可磨滅其毛咎又不足言矣

王允之于董卓卓以何進召入朝謀宦官遂廢弘農王立獻帝益逞刑以逞又委兇黃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為司徒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兵馬督力過人卓信愛之警為父于然卓性褊剛嗇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舉捷避之卓亦意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因脅帝疾新愈大會卓朝服乘車入令布等

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于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屍于市守吏為火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時是亦獨行遇雨若濡而有慍也終能用呂布以謀卓成

顏杲卿之于安祿山○唐玄宗乙未年祿山反起自范陽至蒙城杲卿時為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賻賜杲卿金紫賀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者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豫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謀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率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俾

檄魏趙斬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計也果卿說用其謀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容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向使果卿不僞降祿山獨以常山一郡與賊抗雖得无恙能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膂以綴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得失之之意也

易經疑問繇子大臣論云知者內以自固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虞狡之使不吾慮咬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功成而天下安之此一段極得此爻之旨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程傳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難進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臀无膚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雅剛明者能之訂疑傳釋牽羊之義與本義不同然似勝之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于許慎之○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也

別傳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然又不能不為公論所持故行止兩失其據也聖人示以牽羊之法正欲其協衆君子之力以決小人庶不至貽事後之悔

訂疑卦以決陰為義○爻辭只初二別取義○大畧與大壯初二同○三五上取義皆與卦同○今九四之辭與始九三同始三以不遇陰為義則決四亦以不能決陰為義可知矣蓋九四與上同為兌體○決之則以繫于私情而不忍不決則又迫于公義而不敢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諸說皆病其居柔而不知以剛居柔剛而不過健而說決而和正決之善也何病之有四之悔五之中未光皆病其與上同體為以私情相說不能決耳牽羊之說程

傳為勝兌為羊○有羊象焉○羊者群行之物○旅進旅退○不能相先○九四在衆陽之中○若能不繫于同體之私○而力挽衆陽○以進決小人○則可以亡其悔矣○此如卿寄黨于呂祿呂產○及卿商為平勃所劫○寄迷紿呂祿○釋兵就國○以大義論之○正牽羊悔亡之義也○或者不知而譏以賣友○真小人之黨哉○本義云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此非牽羊乃驅羊耳○辭言牽羊○明是人在羊前○牽之以行也○梁山來氏曰○次且即趑趄字○訂疑陸氏釋文○次本亦作趑○云却行不前也○且本亦作趑○馬云語助也○杜光本曰○馬融以且

為語助○大謬○王肅云○次且行止之礙也○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案引其行次且○宜無臀○而皆歸之于位不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傳五雖陽剛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大○如莧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馬齒莧是也○蒸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脫易折○五若如莧陸○陸雖感于陰○而決斷之易○則于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

本義九五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莧陸○草○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漢上朱氏曰○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案引莧陸○本義以為一物○語錄又以為二物○然按正類本草○分明為二物○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莧云○至難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主目肓翳○利大小便○剪為

膏○塗瘡良○則其性冷○為感陰氣之多可知○初不曰一名莧陸也○其載商陸云○除癰腫○消瘡毒○只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傷人至死○蓋亦性冷也○語錄亦載其難乾○又其如人形者有神○俗名章柳根○聞今郑術章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又可知○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莧陸○皆謂此商陸也○是則有以莧陸只為商陸一物○然未嘗以莧陸為馬齒莧也○今程傳直以莧陸為馬齒莧○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豈朱子亦只述前聞○而未暇更考耶○抑嘗親得之辨驗○而知其止為馬齒莧一物耶○抑易例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耶○

宇彙蒐菜名陸佃云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易蒐陸夬夬傳曰青泥莧羹得蒐復生今人食羹忌蒐其以此乎宇說苟治眩蒐治瞤又馬齒蒐梁山來氏曰諸菜秋冬皆可種獨蒐三月種之夬三月之卦故取象于蒐亦如瓜生五月故始取瓜象訂疑此胡氏所引戎說按三月種蒐或有所見五月瓜生則无據瓜之種類最多亦不止五月生之○忘添附會○

說統決而又決始為中行而得无咎此中行正在夬二上見非夬二而又合于中行之說本義作兩層非也○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說決而和為中人君操自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二為中訂疑小人亦幾等此所云○乃小人之徵者耳如漢唐宦官之禍人主之權亦為所制除之不得其術每生不測之變此本義所以有又不為過暴之說也明思宗之去魏璫得之○杜光本曰以夬二即為中行程傳之說也本義分為兩層義總周到而說統翻以為非亦未察古今之變矣○

易經疑問三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泥故皆以夬二言○

多中行元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訂疑爻辭就決去小人說○象傳因爻辭蒐陸之象○見得五之決上非出于自然而迫于不得已者故曰中未光也則爻辭中行元咎爲因其比于上六而戒之矣與象傳本无異也程傳于爻辭借五之比陰邪移到溺于欲上說去不就決小人說矣故于象傳云是就心學上工夫說也朱子小註亦然皆與本義不合

鄭氏剛中曰衆剛並進同力爲決而夬夬之辭獨見于三五者

蓋三與上應五與上比當決之時二爻容有舉私愛昵近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訂疑即鄭氏此說可見四之悔亦以其曏于同體之私而不能決矣

楊止庵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狗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繫私情故埽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矣故奉奉以中未光爲戒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不可長也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註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以陰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也訂疑本義從之○杜光本曰註以陰而遇五男本義于句中增又一兩字句上增遇已非正一句卦辭意義悉後精當无遺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漸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訂疑文理不合豈如

長則不取乎

本義姤遇也云云○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案引本義云遇已非正此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一則害名也或說女壯亦該有氣體甚壯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守不移者亦有氣體未爲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謂之

女壯者以其一陰而當五陽也如此看則不是說他氣體之壯明矣

訂疑本義之說確矣然異為長女世亦女長于男而為夫婦或夫制于婦或夫死于婦者故娶女者恒欲女少于男又女欲弱而男欲壯有女之氣體聲音雄壯如男者亦多不利于夫杜光本曰雖是卦辭別義而却是正理惜伊川未及見此故其傳于理上說不去

杜光本曰姤彖辭傳義主男女實象言最為親切而時講如裹肯之類盡主君子小人言便舉業耳學者弗察而乃曰遵程朱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疏以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陰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孔子更就天地嘆美遇之為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元由章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訂疑程傳從之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云云却又是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訂疑又是別取一義謂與本義異

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訂疑吳氏蒙引同

說統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

訂疑中正就德言亦可然若无位亦不得大行矣故就位言

疏上既博美此又結嘆一女遇五男不足稱美博論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訂疑當兼剛遇中正節然後姤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與義皆甚大也訂疑君臣相遇蓋指剛遇中正言不如本義專指九五聖賢以下則人就象傳而推廣之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訂疑他卦言大矣哉皆釋卦辭之外別引天地聖人等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始即本卦之體舉天地二節以贊之又別是一例本義云不如疏與程傳專就好邊言也大過坎遯睽蹇始旅皆是不好卦聖人亦贊美其時義之大者皆是于不好卦看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千　平議堂

出世間有應須如此者故就好處極贊之耳雲峯胡氏蒙引皆疏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為遇象風行草偃天之威令訂疑威當作命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于四方也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文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本義一陰始生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文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本義牽進也云云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魚陰物云云

訂疑或曰九二以獨力制之何若以衆力制之曰初勢甚微九二制之有餘力矣故九二遇之如女子小人臣妾畜之惟我有

罪而誅之亦唯我若假之顏色為之寵異為之游揚使之得遇于衆以初六柔媚善入之性最能入人一遇于衆皆說之則其制馭之權有非二之所能主矣自古小人之禍人國家未有不自君子為之緣譽而後遂不可制者也　唐李遜餌鄭注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安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憩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與之語亦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因薦注于上上亦厚遇之　又宋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无措足處矣浚不以為然及與檜共政方知其情不復知為檜所賣也此知人則哲惟帝

再薦檜因恨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唯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于帝而不知其難之不獨啟于私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訂疑玩一義字見為二者宜以義斷之不可臆于私情也豈獨論其及賓之不利哉大抵小人之遇君子必有說之以非道者所以君子貴有知人之明尤貴有克己之斷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云：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訂疑起作動作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與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失其所遇

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居上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下之離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離將作矣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初六正應云：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已矣

訂疑姤女壯勿用取女初則戒其勿往二則不利及賓三則幸

其无陰邪之傷五則包瓜而幸其隕而四獨以无魚而凶上九獨以无遇而吝何也曰卦以陽消陰長為義此正例也爻辭初二五與卦同餘皆以遇不遇為義變例也如剥之六五不取剥陽為義夬之初二不取夬陰為義變例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己猶己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个君臣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訂疑本義猶與由同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杜光本曰象傳乃是

發明爻義而以為別取一義大謬

蒙引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遠民二字○夫子極有深意恐人以有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故出一民字而爻義自明聖人之筆一字萬鈞訂疑若以魚為小人不應以无魚為凶矣故夫子以民字釋之按汲冢周書載武王伐殷師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解者以為殷民歸周之象詩衆維魚矣則魚之象民其來久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註杞之為物生于肥地者也○疏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注則為杞梓之杞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案王氏云生于肥地蓋以杞為今之枸杞也○陸氏釋文鄭云柳也薛云柳柔脆木也○程傳杞木高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訂疑本義從之李隆山曰杞叢生性堅而壽

訂疑高大之木○既非所以包物○若以其葉包之○亦何物不可○而必取杞葉乎若云瓜生杞木之下似以杞包瓜者亦強牽不通○且瓜在杞木之下亦必不能生長成瓜也○然瓜之為類亦最多○西瓜唐以後始有之○周時未入中國也○禮記有削瓜之說○詩豳

風有有敦瓜苦○施于栗薪○則此瓜之所謂瓜○或此瓜苦之瓜也○始而苦熟而甘美自隕也○枸杞亦雍州所生○至今猶多產之○以杞包瓜者瓜生枸杞之旁蔓延于枸杞之上○瓜垂于枸杞之下○如以杞包瓜者然及其熟也○則瓜自落○此以上皆借義非實事也○如以包魚例則是實以杞包瓜也嘗見賣瓜者多以杞柳覆之○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云云

蒙引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故雲峯胡氏以瓜之潰同魚之餒○善潰猶漢書言崖善崩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

惠千未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千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為君象○為含章有隕說不去○

訂疑本義云、主卦千上○未以人君言之也○故蒙引謂五為衆君子之領袖其意以人君者○有造命之權○況有德有位○下防始生之陰○為力極易○不宜云含章以俟其自潰也○故以衆君子之領袖言之○蒙引說是○

又瓜者、物之甘美者也○以杞包瓜、即含章之象也○瓜蔓延千杞叢上○而瓜實生千叢中○人所不見○內含章美之象也○故象傳舉九五含章○以包以杞包瓜、千中而通釋之曰○中正也○杞包瓜、遠取諸物也○含章、近取諸身也○

美瓜數顆方熟○隕于地○甘美冷脆○剖食之○真如自天而至也○蓋為田者遺種而生○又在僻處○人所不見○故生遂成熟如此○因悟以杞包瓜○乃含章之象○有隕自天○乃无意之獲○不期而遇之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雲峯胡氏曰、瓜雖始生而必潰、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可轉而為復乎、

蒙引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為時命之常、故含章以俟之○

訂疑姤、遇也、卦辭初六爻辭、以陰陽消長淑慝之分言之○餘皆不取此義矣○故彖傳又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推言之○而贊其時義之大也○然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其大倒耳○若夫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以及耳目口鼻之遇○與夫四肢之遇安○饑寒之遇衣食○士夫之遇貴顯○農人之遇豐年○良工之遇利器○商賈之遇善價○行旅之遇館舍○舟楫之遇順風○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遇○遇然遇亦有善惡○世俗以為因緣○吾人以為遭逢○以卦辭言○此男女相遇之不善也○然天下男女之遇不盡爾也○以爻辭言○初

六柔惡之遇也○上九剛惡之遇也○三四无所遇者也○二遇乎民也○而不利于遇賓○若以占賓客之事○必有善柔之損穢惡之事○九五遇之最善也○自貴于己○不期而遇○真時命之至盛○昔舜發于畎畝之中○伊尹起于有莘之野○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太公載于渭水之濱○膠鬲鬻于魚鹽之內○百里奚興于牛口之下○孫叔敖舉于海濵○孫叔敖舉于耕籃○婁敬說于輓輅○鄧禹逢于杖策○孔明顧于長吟○馬周薦于草疏○此皆千古之奇遇也○然亦其抱負不凡○故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矣○若夫孔孟之老于行○顏閔之安于困○賈生之不遇武帝○董子之不遭漢文○二程之屈

于絲戝○遊鳥之抎于繒繳○來于之阨于飽胄○德秀之謂于繒遠○皆遇之不善也○所謂時命之不猶也○至于孔程交合于傾益○倚札邂逅丁主談○一言合遠○棲然明于鄭階○片善經心○惬仲宣于蔡席○暮雲春樹○李杜千里而寄相思○夜語對床○朱程兩地而講道義○頹于寫學○得孔于而名益彰○相如能文○遭漢武而行益遠○此亦千古知遇之隆也○若夫美似莊姜○反遭衛侯之怒○昵如黃女○更來諸葛之求○淑貞而配龐夫○孟光而耦良士○遇不遇○豈偶然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二八　正誼堂

程傳至剛而居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訂疑本義云○象占與九三類○象字當衍○○姤其角者○角剛也○以剛遇剛○上與三也○諺云○鋼門遇鐵刷子○是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
䷫乾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陸氏釋文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无此字○程傳萃下有亨字○訂疑本義從之○○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傳初不及此字○

訂疑以亨為衍文者○以下文有利見大人之亨為複○而彖傳又无萃亨之文○故云愚謂萃亨之亨統言之亨也○大人之亨專言一事之亨也○彖傳无萃亨之亨偶遺之也○如豐亨王亨彖傳亦无之○豈皆衍文乎○如以其複則蒙二包蒙既云吉納婦又云吉復上六既云迷復凶○又云以其國君凶○解既云其來復吉○又云風吉○巽九五既云貞吉○又云後庚三日吉○未濟六五既云貞吉○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二九　正誼堂

又云有孚吉○易固有辭○繁而不殺者矣○梁山來氏王肯堂亦云又按六十四卦卦辭承卦名之下而即繫以元亨或亨或小亨者共三十卦○此萃亨之亨所以不宜衍也○胡白水曰○按疑問萃有亨通不作衍文亦可○陸庸成曰○萃有二亨一吉三利則亦不作衍文知益見訂疑之確○

程傳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訂疑本因萃之時宜有假廟之舉非以假廟而萃天下也○程傳之說非也○

天下之萃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

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訂疑利見大人此謂見貴人之吉占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故其占如此程子以為治萃之道、本義從之、如此則前此无君乎无君物聚于何人乎不可從

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訂疑象傳以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本義是也程子以亨利貞別為一事、非也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益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象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格于藝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格于祖廟大抵此卦卦

辭都從聚之一字生

訂疑假廟承萃來有聚百物百順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祖考意

蒙引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此可以孚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孚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已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于廟是聚已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已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謂假廟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者、以平時言聚已之精神者、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補註云、凡云歸格于藝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格于祖廟大抵此卦卦

辭都從聚之一字生

訂疑假廟承萃來有聚百物百順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祖考意

蒙引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于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于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志矣、又必利于貞者、如聞見不正、難以見大人、而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難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術已疎矣、安得亨、訂疑本義蒙引利貞在未見大人之前是也

愚謂利貞即在見大人之時謂以正論而相贊無曲學以阿世也所謂聚以正也否則或為假正人以為名或為說不以

道而苟合必見棄于大人矣何利而享之有
萃引用大牲吉、豈唯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
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于以見二簋非吝也○時乎
无也○用大牲非奢也○時乎有也程傳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為
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訂疑推得好
萃引聚則可以有所往○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
動○何不利之有○語成器而動者也○
訂疑利往所該固廣○即此出行言○亦必居有積倉○行有裹糧○
矣○張子戈備資用周車馬閑○從衛具然後可以啟行○此非萃時○

何以能之乎○凡事皆然○可以例推○
萃引雲峯謂皆占言而有戒之辭、言萃之時、如是則享且利、否
則不亨不利、如是則言、否則不吉、非也○戒意須仔細體認○如用
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大牲則不吉為戒也○是謂
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无有也○是戒其不求豐于禮之時也○
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則吉○无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
可以有所往○不聚則不利有所往也○是戒其无素備而欲有為
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已聚○則何所執以見大人○則亦
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

順天命也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
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
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貞、意尤明白矣○又如王假有廟、豈可苟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
日齋則不可至于廟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
訂疑占吉而有戒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本義此句應○
于乾元亨利貞處發為凡例也○此處此句當刪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梁山來氏曰內順乎外外說乎內○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
而上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
彖引順以說、彼此之情聚也、
說統順以說○主君民之萃剛中而應○主君臣之萃○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
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
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彖引聚已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致孝享○正是格廟時事○朱
子曰、順天命、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說豈萃之
時、若不用大牲、便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蓋伊川謂聚則宜用
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命、朱子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則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于此、亦有同于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梁山來氏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人、一時聚會、以見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即當其可之時也、言時當豐而豐、時當往而往者、乃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

訂疑見大人者、君臣之聚也、以正者、言見大人者當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

蒙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于家、君臣朋友聚于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鼈鼉聚于淵、鳥獸草木聚于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訂疑此上必有缺文、此句特其結語爾、觀咸恒彖傳可知矣、三原王氏亦云、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疏除治也、

程傳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敝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脩而聚之、謂、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而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中洪張氏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又則必敝、當簡治而除其敝壞也、

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又豈戒不虞之謂乎、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傳物之萃則有不虞之事、故觀萃象而戒、除謂簡治也、去敝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脩而聚之、謂、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而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中洪張氏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又則必敝、當簡治而除其敝壞也、

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又豈戒不虞之謂乎、

訂疑坤有兵衆之象、兌爲澤、上于地、爲澤上于地、高于平地、爲澤上于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或有意外之事、故簡治其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訂疑坤有兵衆之象、兌有金兵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程傳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

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佮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陽剛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初與四為陰陽正應○有孚而相萃○同類而近○初又陰柔不能自守○故有孚而不終○而亂其所萃也○三○一握、陸氏釋文云傳作渥、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本同、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歸震川曰、邪正之極定于內○則流俗不能易○遠近不能間○毀譽不能亂○訂疑當以六二象傳中未變也照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陸氏釋文禴、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訂疑愚按殷不改月與時○周改月不改時○春秋改月並改時○周之禴以夏○與殷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夏則陽盛矣○其享以聲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備物○

本義云、訂疑從程傳

訂疑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進、乃吉而无咎、若困六二之所不足而戒之者、愚謂二以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何乃憂其不足而戒之乎○○

厚齋馮氏曰、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于占之下、又發乎乃利用禴之義、以為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

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虛中誠實、發明孚字、虛中、孚之本、誠實、孚之質也、

訂疑本義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其于孚禴之義已備矣、而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者、如鬼神之聰明正直、來享其祭而加福也、乃釋利字之義而兼釋上文吉字之義也、不可謂○○○

此卻是聖人說箇影子、卻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并卦同、愚按本義解孚禴○亦是從程傳○就君臣說○而後移向祭祀之占上去○小註云、乃爻辭本意、傳與本義、皆作象解矣、今人皆從程傳本義、就人臣事君言、蓋厭言占卜之病也、然理可相通○事人事神理一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豪引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說統中本下卦之中來、實指心說、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于朋比、不奪于利交、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至于乃亂乃萃者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註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不正、患所生也、于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憂危、思援而求朋、異以待物者也、與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

訂疑易中間有以六三比九四而得之者、隨是也、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而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故得其萃而无咎也、始求萃于四二而不得、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斯時也、方且盱豫鳴豫以明得意矣、何嗟之有、此註與本義戒占者云、不可從也○蓋九四自有初六之正應○六二亦與九五正應、六三上六獨无應故三嗟如而上齎咨涕洟情易見耳○本義何乃為兩岐之說乎戒占者三句○（論○客○形○主○情○理○悟○黙）只宜刪去○胡白水曰、復得陰極無位之爻、句亦可聊、只因然後往、便是小吝、若窮應分也、命也、何羞為雲峯本未疏卿

雲峯胡氏曰、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爻、正應二字恐誤○訂疑本義如此之類有數處、除訟九二與九五為敵應、

若萃之三上困九二之上應、
晚、
梁山來氏曰、三之于上、雖彼此陰爻、无相偶之情、能往而從之、
我性順而彼性說、必能相聚而无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蓋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程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註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處萃之時、不正而據、故必

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本義云：○訂疑依本義、則大吉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蒼生也○
雲峯胡氏曰、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元吉无咎○
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宜周也○訂疑此勝張氏
五氏、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盡善○故云必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云：
建安丘氏曰、此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羣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蒙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

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已自脩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即陽剛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也、訂疑本義然之、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至于齎咨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本義云上○訂疑陸氏釋文、齎咨、嗟嘆之辭、鄭同、馬云悲聲、悲泣也、

聲、

緡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嘆聲、涕洟、悲泣也、

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錢氏曰、初之虢○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言无咎、

蒙引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

梁山來氏曰、危者得乎、所以无咎、

疑問姚承菴曰、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照卦德說、以順看、上正說以當天下之萃者○但五為萃主、萃其宜也、九四猶以大吉无咎戒之○而象以位不當申之○上其可以當民之萃乎○惟急上推去甚至齎咨涕洟、以道其所不敢當萃之意于其君○斯于分義為无咎耳○觀傳未安上也四字○自見得○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于上也、訂疑亦註中一義、

說統安宇、正與危懼相反、上即處萃終意、

三三巽下
三三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云上○朱子曰、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家虛拱得話說、

潘氏夢旂曰、方升之時、宜擇所從、唯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

訂疑易言大人者十二有指定一爻言者有兼指衆陽爻言者有泛以理言而于爻无所指者否二之大人指衆陽言也升之大人以理言也蓋升以士君子升進為義不應指六五下見九二也

蒙引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有憧其不見欲納之意故云勿恤

又云南征崇指仕進凡有事出行者不得用

訂疑此說非也聖人教人卜筮凡人皆可用升元亨仕進事也南征吉示出行之方也下二句以仕進言亦可各作一事亦可兼作一事亦可

事亦俱說得

白水曰昔明仁宗在東宮時講官進講乾九四爻以太子為說含譏諷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凡卦六爻人人可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士庶有士庶用東宮大悅

象曰柔以時升

訂疑象曰下脫升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訂疑此以後天之易名卦也又以德

體言亦可取升進之義何必卦變

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

訂疑晉取仕進之義義與升相似但晉之取義在明出地上非取柔進上行也且柔進上行指六五六五君也謂上有好賢之明主也與升柔以時升大不同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重溪王氏曰順而又順无適而不用其順也

蒙引巽若止當順字則易只是七卦无八卦矣巽而順中正而應要做一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順心不躁妄行不悖理又我有剛中之德而六五以柔應之所以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蒙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為大人五應之為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解至下文而象傳專以屬之

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解至下文而象傳專以屬之元亨以其包下文意耳

陸庸成曰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

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云：○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訂疑順不作慎于理亦通中溪張氏曰順德坤象積小以高大○○吳木象○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日不慎則退必念：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也

蒙引胡氏念：謹審敬以直內也○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又曰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着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云：也孟子所謂自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訂疑致曲由善端發見之處而擴充之至于極也中庸章句凶无不致則德无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于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于聖人矣孟子章句四端在我隨處發現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訂疑上合志正釋允字之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見萃卦

○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漢昭烈帝曰勿以善小而不為無以惡小而為之此亦慎德積小之義也○胡氏遵宋諱故易慎為審

初六允升大吉

註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必大得是以大吉也訂疑允作當不可從

程傳允升謂信從于二而同升

本義云：○訂疑看允字太輕當必字看不如胡氏說

雲峯胡氏曰○晉三爻○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說統初為巽之主不為躁進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其升必矣

訂疑玩象傳云上合志也蓋初與二三有交信之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萃卦

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五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二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也萃六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亦同

蒙引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故卜祭者利用禴訂疑萃六二例看當如此又曰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也安得无咎○訂疑无咎亦指祭祀言

又曰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而上交亦升也

訂疑萃六二之利用禴對用大牲而言大牲萃其物用禴萃其誠○萃其聲也升九二之用禴用享皆取升意蓋祀事者升誠意以上交于神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志○澤及天下○是有喜也○訂疑象傳只舉孚不及用禴意蓋截取孚字專為事君之義不復顧祭享之事也○

蒙引一說有喜也泛以升言○不專以祭祀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言升也○用禴特一事之占耳○訂疑此說當從萃二亦然

九三升虛邑

註疑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體如入无人之境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訂疑疑之為言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訂疑亨字程傳及進齋徐氏皆作享通之享王指文王謂文王柔順之至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今人皆從文王但以亨字作祭享看耳

本義義見隨卦

朱子曰亨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享于岐山

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說祭享、萃固取聚義、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象、○訂疑凡祭祀皆是誠意上通、○不止祭山為然、故九二亦取用禴、○○升六四、隨上六、益六二、皆非君位、而繫以王用享之辭者、或周王祭山享帝時、嘗筮得此爻、故繫此爻之辭、即以此當之、如高宗帝乙之類亦然、否則无緣特地取此義也、

蒙引王者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山者何、蓋此所謂王用享西山者、蓋指文王武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未必說是望秩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訂疑按

望秩者名山也、支山无名者、不在祀典、岐山、岐周之名山也、岐周又為周家王業之所興、西周之王、自幽王以上、或皆登此而旅祭之、非望秩之說也、此爻所謂王、則文王武王成王皆不可○○○○○○○○○○○○○○知、蓋周公繫易正在成王之時也、

蒙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卦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享于岐山、訂疑此取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二句耳、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此自釋拘係從維之義、此處不必用、○又按若如蒙引取以柔居柔、柔順之至、為誠意之極、則用享岐山之辭、當于上六係之、蓋上六亦以柔居柔且居坤卦之上、又為柔順之至、其為誠意之極不尤著乎、愚謂此還是因周王享岐山時、曾占得此爻、祭而受福、故繫此爻以此辭耳、

蒙引本義曰、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或曰王用出征如何、曰據詩書文王伐密伐崇、西伯戡黎、武王伐商、戡國者五十、獨无實事乎、曰然則王用享于帝者何、曰此指武王及成王之有天下者言也、

訂疑詩書所載伐崇伐密戡黎、事岐山西山、出征文王亦可通

稱之至于享帝、則斷自武王以後、諸侯可祭封內山川、西伯受斧鉞亦可專征伐、獨享帝則唯天子方用得、

薛畏齋曰、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訂疑近皆從之、以享岐山為人臣以順事君之象、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蒙引或曰登山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如此只是登山、非登祭于山矣、必依朱子小註積誠意以事鬼神、

有升而上通之義者解之、然後通、訂疑如蒙引取朱子小註說、則凡祭祀者皆可云上、不必為享岐山矣愚謂凡登山者必高下相因、此卽順字之義、事字解享字義、

蒙引或又云又辭是就理上說、象傳是就象上說、亦未然、本義以順而升云上、係之象傳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解、故係之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又辭內意也、訂疑在又辭、可說王享岐山時、嘗占得此爻、在象傳中、却用不得此說、只得又象上貼取出登祭于山之義來、

白水曰、又按蒙引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此語自確、蓋登祭于山是象而象中之義須作意升、其理方長、

六五貞吉升階

程傳五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貞固乃得吉、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本義云上訂疑本義釋貞吉、與傳亦同、但不取應九二義、愚謂程傳自好、當從、

雷氏曰、先儒以為踐柞、訂疑此大非也、五已居尊、何云踐柞乎、

世子卽位、豈亦如莽操司馬氏等、進階加錫而後卽位乎、

蘇紫溪曰、階卽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訂疑此從階字生義、而大象亦有積小以高大之說、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于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此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道德、何善如之、

本義云、

蘭氏廷瑞曰、升豫皆以陰居上、故豫有勉之以成有渝冥升者勉之以不息之卽廣遷善之門者至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中溪張氏曰坤為晦冥陰為不富

訂疑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乾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深明易理方有此上下千古之論）夫升而不已必困此消息盈虛之理也四時之令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而況于人乎堯舜之老也家无肖子則求人而禪之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相成王天下已定成王已長復政于王而志在明農天下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傳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也

訂疑道家和如云心亨○愚謂困亨者○困有亨道也本義云訂疑道家和如云心亨○愚謂困亨者○困有亨道也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當以孟子天降大任章參看○

雲峯胡氏曰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言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由于亨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疏處困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窮故戒之以有言不信

蒙引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所以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蓋自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梁山來氏曰必平日有學有守之大人操持已定而所過不足

以成之、方得亨而无咎也、
訂疑推出學守來○有補于經傳○
彖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註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剛中五與二也、
廬陵龍氏曰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此之謂亨、能

此者其唯君子乎、
南軒張氏曰凡人處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剛不中耳、
西溪李氏曰尚口乃窮者、當遜言以避禍、
蒙引截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正是得貞者而已耳、剛中、內便有困亨貞意、困亨猶云顧乎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自有其樂也、
梁山來氏曰貞字在丈王卦辭○連亨字讀彖傳連大人者○孔子恐人認貞字作戒辭尚口凡受人之謗不反已自脩而與人辯誇之類、

沈德培曰不失見○吾心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亨之道依然不失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尚口乃窮者兌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拈噬生互為標榜乎鮑堂錮之禍○
馮士所曰處困內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晦默、
疑問姚鼐菴曰所亨所字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克詘于富貴原有所亨○不隕穫于困窮○

彖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澤无水者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死、雖遺困阨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移也、訂疑澤无水困指萬物說亦好致命遂志本義從之、
程傳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訂疑補此句好○則命也、當推致其命、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怨懼于險難、隕穫于窮阨、所守七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心乎、
本義云○朱子曰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

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不幸而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皆是此意○訂疑當從本義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蒙引正貼不覩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引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覩

程傳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干理又似不甚通

訂疑呂夷簡令富弼使契丹而易其國書弼曰吾出都門已置生死于度外○即致命意○

梁山來氏曰患難之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生死身存者張良之椎蘇武之節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云：○朱子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于好事訂疑困之中有好底困如益之中有不好底益需始漸旅皆然

蒙引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享祀亦然或曰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接之困也

平庵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六入于坎窞也

蒙引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引正貼不覩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程傳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干理又似不甚通

訂疑前說非也、觀九五云困于赤紱、則此果紱方來宜連困于
酒食言○蓋困于酒食而朱紱又方來則并為所苦矣朱紱若止
作服物說則是承君之賜、而有再拜稽首之困也若作大人盛
服而來言則是應接侍陪之困也亨祀句可不帶困說矣○利
用亨祀、內事則利也征凶、外事則凶也无咎者恐人認作此爻
為不好爻故既曰征凶又曰无咎言此爻除征行不利餘皆无
咎也○无咎、亦指祭祀之類、小事內事、如婚姻賓客謁貴朝享之
類是也、說者每欲如看他書之例要求上下文成相連貫○故蓍
于穿鑿若止就筮占言則一向自為一事不必相蒙便好講了○

○本義方來、上應之也、此如中孚九二九五、皆剛陽而相應此
不可曉、胡白水曰、或是同德相應否○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云：○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六三以上六
為妻、訂疑本義妻則六也六當作上、蔡謝傳、死期將至妻基可
得見邪、非本旨、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坎體、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
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疑懼之辭也、
志在初而隔于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葉之則不能、欲往則畏
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
程傳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有合也、賽士之
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忌之大者、不容于
世矣、
訂疑初陰而四陽、又初在下而四居上、則初為四之妻、與臣也、
程傳說得未分曉、
本義云：

訂疑註程傳、以來徐徐、困于金車、指九四言、本義以徐徐、指四、
困于金車指初六、愚按易中除需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為自
下而上外凡言來者皆自上而下也○如蹇之來碩兌之來
兌尤其著也、則註傳以來徐徐、指九四下就初六為確矣則困
于金車正承來徐徐而言其所以來徐徐之故故象傳只釋來徐
徐為志在下而不復釋困于金車句以二句通為一意也古詩
一朝登樞要執肯顧寒微又曰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
輕肥者九四可以免矣○
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坎體、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

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否、久必有終、訂疑衆引從之

訂疑按也四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從初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于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愚謂據理言之、當困之時、賤者求濟于貴、弱者求濟于強、九四陽剛在上、初六陰柔在下、初當求四、四无求于初、理也、亦勢也、來徐、困于金車自應指初、志在下者、四為初之正應、其志亦未忘乎初也、但九四亦在困時方上為陰揜、未能往濟初六之困、反之于心不无有愧、然限于時勢而力有弗能、非有負于初心也、故得終吉、此張氏參酌于理勢而為此說、亦或可從、

白水曰、初四正應○雖弱賤無濟○四亦自當援也○此易中定理○故仍以前訂疑為確且象來徐徐二句連說○若上句指初○下句謂四甚失口氣○中溪只可備一說○

訂疑或謂世无以金為車之理、愚謂金車金輅也、周禮五輅一、大輅玉輅也、二、金輅、三、象輅、謂以玉與金與象骨飾之也、四、革輅、五、木輅、此金車即金輅也、與朱紱赤紱為類、皆車服之貴者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臨川吳氏曰、志在極初也、不當位、謂居尊、故其行徐、訂疑此註傳之說、愚謂雖不當位、無釋小吝○有與釋終吉、言終有合也、

蒙引初之來徐徐、四之才固不足以援之、然其志固在于極初也、訂疑此張氏之說、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云、

蒙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為陰揜、是為褻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強臣所迫、今既定五不取君象○此說无所用矣○

訂疑易中取象○凝人必于其倫○○○

占可也○利用祭祀另是一占○兌為毀折故有剝刖之象○剝刖二字一句一韻○困于赤紱二句一韻自為一義占此文者在小人則為受剝刖之刑在君子則為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句猶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象曰剝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訂疑二言朱紱五言赤紱皆大人之服也九四之金車亦大人之所乘也中直即中正不言正而言直者叶韻也坤文言曰直

其正也○同人九五象傳以中直也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云上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三居剛而處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皆以无應居卦終也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也○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梁山來氏曰動悔之悔事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也○悟也○聖人教占者之悔也

訂疑困于心衍于慮然後作意如此乎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九二之剛中而征凶方在坎中也以上六之陰柔而征吉○極而說體時將出乎困也然終是強解實不可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註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德有常不渝變也汔至亦未繘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以已出為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程傳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木入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警名之井焉

于水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訂疑此說確○

程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沈幾也、繩絞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繩于井同也、訂疑此句與本義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汲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本義云井○朱子曰、沌至作一句、亦未繩井贏其餅作一句、

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餅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椹罌、古皆用木、疑古皆用木為餅、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

訂疑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亦取巽木象、汲水器也、而小註乃云井只是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此與本義不同、

雲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沌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

訂疑此就學言、因繫辭傳井德之地也而生此義、亦通○或見彖傳有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大象有勞民勸相之說、遂以此卦專主養道言、非也○彖傳專就井能養人而贊其美、如鼎言聖人烹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以贊鼎用之大爾○大象偶就養民發一義、乃孔子于卦爻辭之外、另取一意、非名卦繫辭之本旨也○

彥陵氏曰、守法者无喪可矣○昌以云无得○得與喪原相因○輕變先王成法、皆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者實多、其始欲求其得、究且得不足以償所喪矣、安能使天下蒙其澤也、然則世主第患不守成法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奈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訂疑此又以治道言○按本義云、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凡事皆然、不止言治也○亦不止言為學為養也○然學與養人○為治亦在其中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彖曰下脫一井字

疏坎為水、在上巽為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

井○○○○○象也

隆山李氏曰、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木而上、亦猶鑿木為機、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水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灌溉、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汲水者所用不同、其汲器亦異、灌溉者或用甕、漢陰老人、抱甕灌園是也○或用轆轤、北方多用之、上爻所謂收是也○或用桔槔、所謂前輕後重、挈水若抽者、子貢之教漢陰老人是也○近世則又或水車以驟隸推轉、其機巧更妙于桔槔矣○或汲以飲、則用瓶、卦言羸其瓶是者、則用甕、爻言甕敝漏是也○或汲以飲、則用瓶、卦言羸其瓶是也要在隨宜而用器○李氏專以桔槔言、非也○

梁山來氏曰、凡井中汲水、井上用一轆轤、以索加于其上、用桶下汲、方能取上、是以桶入乎水、方能上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巽字、有木字入字二義、文選殫極之梗斷幹、梗即轆轤之索也、養而不窮者、民非水火不生活也、

訂疑用轆轤者則用斗罐不用桶○亦不用瓶甕○轆轤之索○不着井幹○其斷幹之綆○乃以手挈瓶甕或木桶而汲水之索也○汲有多少、器亦有大小、各隨所宜、或者乃各挾所見、或以為必用木桶、或以為必用瓶甕、然卦言瓶矣、又言甕、二言甕矣、上又言汝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

林氏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出為功、汔至、亦未繘井、猶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並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言收、收、巽氏以為鹿盧、既用鹿盧、將不用木為斗罐、而必瓶甕之屬乎、此小義○本不必辯、然竊笑世儒之徒孰褊見○而好為此紛紜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

林氏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出為功、汔至、亦未繘井、猶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並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梁山來氏曰、青苗之法、安石之志、將以利民、而不知不宜于民、反以致禍、正羸其瓶之凶也、

訂疑安石之志、在于富國強兵○而為法又不善○何嘗從民起見

彖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蒙引或曰未有功、即是凶、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繘井○意未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梁山來氏曰、青苗之法、安石之志、將以利民、而不知不宜于民、反以致禍、正羸其瓶之凶也、

訂疑安石之志、在于富國強兵而為法又不善何嘗從民起見

彖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本義云ㄋ○朱子曰、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抄○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水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訂疑人多以木上有水、解作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也○蓋大象只是就八象上畧綽說箇影象不是說事實○巽乎水而上水是事實非象也○木上有水是象非事實也○本義當從程傳悞○

郝京山曰、百尺之木○生于高陸○折其枝則津液出○根入于黃泉而潤升于數仞之顛○所謂巽乎水而上水○說者以今世梜槔象巽木誤也○訂疑郝氏此條、符象傳正旨○

蒙引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視、會窖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訂疑勞民者、驅游惰之民使之盡力于南畝、早作夜息○耕而食、鑿而飲、以勤農事、或為工以飾五材而足器用○或擊拳奉服賈以通有无而引怙養○皆所以成其逸豫焉也○勸者、勸課獎厲之意○如古者循行阡陌、省其耕斂之類相者、恤其有无○加以補助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況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則是久井不見濬治者也、禽所不向、而況人乎、一時所共舍棄也、

程傳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井上之水、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亦不復往矣、

本義云ㄋ

訂疑因其水之泥而无泉、故人不汲而食之、遂為廢棄之舊井、

人既不汲、則井上无遺澤、故禽鳥不顧、世間自有一種无泉之井、地基不好、人自不肯濬他、

進齋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于此、又可以知所勉矣、

蒙引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此舊井是廢而不用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註鮒、謂初也、

本義云、
訂疑程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蝌井中微物、朱子曰、程沙隨以為蝸牛、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蛙屬正韻曰、鮒魚名、韻會曰、似鯉色黑、韻府曰、旅行吹沫以相即曰鮒、榮引莊子曰、涸轍之鮒云、如君言、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孟子三鵝五鵝、小註所引有魚用鮒之說、則其為魚也明甚、又玉篇、鮒、鯽魚也、鯉重鯉也、按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謂為蝦為蝌、為蝸牛為蛙屬者、恐非也、況蝸牛蝦蝌字從虫、鮒却從魚、愚又按以涸轍之鮒、及相煦以沫之言推之、則今水澇之年、道旁

溝渠散井之中、率多此魚、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曰、鮒、鯽魚、喜潛泥中、
榮引九二剛中、本有泉象、然早賤之交、不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井諸公、下比初六、又是早賤之交、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為甕敝漏、訂疑井以上出及人為功、今上无應而下比初陰、是功不上行、而近泥、又穢物為累也、下比初陰、異下斷、為井谷、為甕敝漏、此陰為射鮒警如鄉里富室、恩及下賤之人也、揔之下比初陰一句、是其本體、便不好了、不但上之无應象傳无與、自是孔子之意、若只惜其无應、何不曰井滀不食、為我心惻乎、至九三、則水深而去泥遠、使自不同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訂疑此自孔子之意、（特見從眾未及）若依本義上无應與、下比初陰、為功不上行、則匹夫懷仁、于物必有所濟、雖所施不博、所濟不衆、獨不得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仁乎、今觀其辭曰井谷、曰甕敝漏、分明謂二之體用皆不足惜耳、陰在下為泥、二近初陰、故取此象、若惜其无與、九三有應何亦不食、
九三井滀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劇易訂疑　卷八　井卦　七三　正誼堂
滀滀、治去污穢之名也、井被滀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為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滀治、未食也、為我心惻者、為猶使也、井滀而不見食、猶人脩己全潔、而不見用、使我中心惻愴也、
本義云、○朱子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二句、是占、
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滀、可食矣、而不食、何也、為我心惻、惻此水可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之者、其唯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

訂疑才桑不能汲、所謂綆短不可以汲深也、
蒙引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
訂疑惻者惻井也、非惻人也、王明並受其福、方是說人、○本義
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此以汲井喻用
賢、施者、指汲水以飲人者、喻明王、受者、指來飲之人、即行人也、
喻民、蓋賢人不見用、則人皆為之嘆曰、此人不出、誰與圖吾君、
其如蒼生何、一見用、則上可尊主、下可庇民、故曰施者受者並
受其福、○此句非實說乃設為行惻之辭亦可見其非如初六
之井泥无禽九二之井谷射鮒矣若九二者、縱使有人汲之、則

濁汙之水、適可以濯足而浣私爾、亦不可飲食也如世之俗宦
者、縱使見用于當途、亦不過妻妾親戚之沾恩、所識窮之之得
我、所謂雖得市童憐、終為識者蚩也、安得並受其福乎、
象曰井深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楊誠齋曰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
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而无善汲、
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
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故徵明揚之帝堯、則大舜
雷澤之漁夫、徵恭嘿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

訂疑求王明、非三求之也、程傳不可從、蒙引云、謂有求賢之明
王是明王求矣、文氣又倒、亦不可從、求者行惻之人意中冀望
祝禱之辭也、觀行惻也求王明二句連說可見、譬行道之人、渴
煩之際、見有井美冷潔之井、望得長綆汲器、汲而飲之、則人已
並受其福矣、
疑問曰、行惻、見為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為之
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益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云、○訂疑魯論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訂疑葆者、淘去井中之淤穢也、所以清其源、甃者、砌井之壙幹、

未上出也○五為坎之正位○得水之性而寒○又近上六坎口而上出故曰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訂疑蒙引中正以位言○非也○井以陽剛為泉、九二中而不正、九三正而不中、獨九五中而且正、故井既冽而泉又寒、可為人之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十六　正誼堂

本義云：訂疑收、註疏訓成、程傳訓汲取也、晁氏訓鹿盧收繘者也、愚謂皆非也、凡凳井者、其底欲廣○廣則泉多而水盛○口欲其斂○斂則嬬堅而便汲○故井至將近口處漸約而收之○使益就于小○至于井口或以木○或以石鎮之○使堅緻持久○且使汲者无失陷之懼也○文選殫極之縄斷幹、幹井縁也○即此收字也○其訓收成汲取鹿盧者、皆牽強之解也、

蒙引有孚非說井、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人之有孚、亦象上之井收勿幕、故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訂疑在上、井之終也、終而元吉、則井之○全體大用、○○盡善盡美、○○既无改井之勞、又无羸瓶之凶、故曰大成、○○在上對下也、言大成對○○未有功言○○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後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十七　正誼堂

本義云：訂疑其占為有所更革云云、至所革之悔亡也、說已然者言○卦之所具○有此善也○一有不正以下○以戒占者○

雲峯胡氏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以為革之正也、

蒙引已日乃孚、據理勢言、聖人係革首及此句、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不恤也、已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說之氣、形于方革之際○凡改革而未免于悔者、只坐不得此二

者、王安石是也、
訂疑管仲、商鞅、王安石、方孝孺、皆變法者、然各不同、利害亦隨之、管子君民兩利之道、商鞅七分是利國、猶有二三分使民處、若王安石則全是殃民者、民既病極、國亦隨之矣、若方孝孺則皆是无要緊事、上不利于國、下无利于民、徒為紛擾變亂成法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程傳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周易訂疑
訂疑生息之義、乃客意、程傳明云革之相息、謂止息也、則不取又引以為說乎、竊謂程傳本義生息之義、直刪之可也、

本義云：
蒙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平舉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則火滅之象、故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而程傳于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欠精矣、
宗義汝吉曰、革變革也、卦與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

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仳離、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程傳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信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當、故悔亡也、

本義云：
建安丘氏曰、孚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

訂疑必合乎天理、然後信于人心、不必為治也、故下文又以天地湯武推而言之、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中溪張氏曰、時未當革、革聖人不能先時、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傳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蒙引革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
梁山來氏曰、天命當誅、順天也、人心共念、應人也、
姚承庵曰、舉天地以盡造化、舉湯武以盡人事、只以此二事示

例○見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
蘇紫溪曰、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者其道同也、湯武承弊紂之後、繼亂者其道異也、訂疑此說易動人○但非豢辭正旨○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本義云云○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
臨川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之躔度、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

訂疑五星之曆、漢書律曆志詳之、其餘歷代頒行曆書、止有日月四時之曆耳、
吳晉明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晝夜不及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此分至啟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此歲差所由起也、但其加減之法、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訂疑氣運遲速○四字當刪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是以君子以曆體之、治曆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

初六鞏用黃牛之革
程傳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于事始、則无審慮之意、而有躁易之象、訂疑此段蒙引辨之、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于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剛也、離性上而剛性健、皆速于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蓋剛不中而體燥、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守而无妄動、則可也、鞏拘束也、革所以包裹、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
本義云云○訂疑程傳无援只蒂言之、本義以无援對居初、極重、
蒙引此所謂居初、如漸初六、所謂始進于下者、故曰居初、

訂疑程傳居初以時言本義以位言蒙引從本義蓋既云當革時則不論初終也

蒙引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不如勿革為愈故聖人慎之或曰當革之時則事已當革矣而猶固守之所守者非敝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何害中順乎或曰居初程傳以時言子以位言反之矣曰此言時正關着位也所謂新進也若以為事初未可以革則必待事勢蠹壞之極乃革耶易大抵教人謹微此蠹所以先甲三日也豈處革而不然乎本義居革之初乃吾出身任事之初非如蠹之初也又曰此所謂時乃一己之時與上革之時不同

訂疑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及其仕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至有麛裘之謗其後男女別途市不飾偽淫者出境四方則之強齊歸地然後墮三都而除姦慝此正革用黃牛之革之義也

蒙引又或問既非壞極乃革然則所謂己日乃革之非耶曰己日乃革非謂候已壞之日方革也是令審處得停當訂疑此句好動之念也訂疑此不論時位才應只理言必然无着落且已之如閔子騫論為長府之意耳此段非事果將壞當改无疑者則正為己日矣

訂疑此段半是半非謂令審處得停當然後革不可輕躁事果將壞當改无疑則正為己日矣此皆是也蓋事至將壞當革者謂可自新以為善後之圖而不使至于大壞也所謂先甲三日也必己日乃革者謂熟思審處務令事出萬全或申曉中外務令咸喻吾意然後革之所謂後甲三日也

雲峯胡氏曰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援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訂疑初與四不應且有水火相息之危初火力微不能勝四

彖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疏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守也

說統當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訂疑此不論時位才應只理言必然无着落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註二與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受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訂疑以上本義取之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當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公　正誼堂

訂疑註有可從程傳大賢辭本義云：○訂疑征吉无咎即承上句本義征字即當革字○案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程傳之說最是參義二之可革有四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位位字當作應字而又有其才德宜革之易云

訂疑已日乃孚○○已革之後已日乃革慎○○于未革之前也○○

已日革之以革言也征吉出行之占是兩事无咎承上二句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即以征吉貼到革之內自是孔子之意本義從之

案引行有嘉征吉无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訂疑以上本義取之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當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公　正誼堂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案引行有嘉征吉无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云：○朱子曰革言三就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鞏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案引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无以取信于人也有孚二字正與凶厲相應○居離之極程傳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炎性緩于產膏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為躁也該居艮之極必不為躁動

訂疑居艮之極必不躁動此二句不然○○咸漸艮九三○○皆居艮之極而○躁動○

案引征凶貞厲躁于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于革則可也○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于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公　正誼堂

人之信否則有悔觀卦辭已日乃孚則可見矣故六爻多言孚
○蕃言三就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
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為蕃而三就則此時尚
未蕃也蓋只是議蕃之言也○凡有所蕃必先謀諸心次謝諸人
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理合乎人情然後事當而人安之
潛辭三當可蕃之時與初不同聖人所以危之者特嫌其剛躁
不免拂衆任己未盡利害耳
姚承庵曰同一征也何以有吉凶之殊曰蕃故是天下大事必
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二已日乃蕃其慎重至矣于此而遲

疑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急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
在一征字于此不加慎審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蕃
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黙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
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為萬世訓
濾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征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
其會也
訂疑上六征凶居貞吉動凶而靜吉也九三征凶貞厲動凶而
靜亦危也性有恬躁而動亦有吉危之別○毛氏從彖
傳水火相息來諸家皆未之及愚于初二兩爻稍及之或曰初

與四不相應也故初不可以有為或以不相得則有
相息之義矣六二九五陰陽正應則為水火既濟之功故不相
息而相得也三與上陰陽正應如二五也何以二征吉而三上
則征凶也曰初與上論蕃之始終三與四為上下卦水火之際
正卦之所以為蕃者也火在下而水在上火之勢不能勝水也
故征則見尅于水而居亦為水火相息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者此也九四本義亦云水火之際乃蕃之時有
象曰蕃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潛之衆論至于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
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
本義言已審
梁山來氏曰議蕃之言至于三就則利害詳悉可否分明又復
何之
訂疑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蕃者也此就九三之才性言
也然其時與勢則有不得不蕃者卦將過中時之不得不蕃也
水火之際勢之不得不蕃也雖火在水下勢不能敵亦不服恤
昔孔明當曹丕竊據之時僻處一隅天時地利皆不能如魏何

徒以漢賊不兩立故六出祁山以延鄧祚卧薪于謀无再計之勢也昔齊人築薛滕文公謀于孟子孟子教以效死勿去此皆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意也非謂其可不凶不厲也但時勢至此凶厲所不暇恤惟求此心之可信于皇天后土先王先公天下萬世耳白水曰、塵識開天闢地展讀至此拍案起舞使諸葛君知之衣珮珊珊欲動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程傳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訂疑際當作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悔亡、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與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

訂疑傳指定大臣說、悔亡、用豕辭之義、有孚、就己心至誠說、改命、就改為言、吉就上信下安說、愚謂悔亡有孚、傳說未妥、卦之悔亡從己日乃孚元亨利貞來此之悔亡從爻之善來有孚以卦爻諸辭例當是就人信之言、親象傳信志也可見、若就己心說則商鞅王安石方孝孺其心亦皆各自以為是而信其當也

○既云革之而當其悔乃亡又云改命吉本義云、訂疑獨悔亡異程傳餘大率同、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蒙引改命、字與百里之命同、謂政也、悔亡但不垂于理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與而永收來日之功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訂疑程傳上下信其志非釋有孚、與爻辭同意、

蒙引程傳可從、據九四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疏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

訂疑以象傳釋爻辭而專主制作說、恐與豹變文蔚說不來、本義云、○朱子曰、大人虎變不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

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時雍正如孟子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得只是鋪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訂疑朱子小註是解自新之民之極一句鑪鞴之喻取合沙鄭氏東卿之說也

雲峯胡氏曰希革毛毳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離夏革為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不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當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而中實含戒之之意

蒙引在大人則自新之民之極以處常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言湯武是也自新之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自新之民之功在本義兼舉要說得盡爾

訂疑自新之民順天應人本義特舉其大者言之其實內中包底廣制度文為皆是○象傳文炳文蔚特就虎豹之文說正義

卻在外虎文光而疏故曰炳豹文秀而密故曰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文章是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是也

訂疑炳蔚只就虎豹二物分別耳其正義則虎變之大人以君言則有光昭格被氣象堯舜湯武是也○豹變之君子以賢士大夫言則文質彬彬令聞令望出言有章非復前日舊染之污鄙陋汶暗之習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處之則變面以順上也改命創制則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訂疑居字當連貞字讀對征字註以居字釋貞字○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善良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蒸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

蒦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蒦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蒦至于極而不守以貞則所蒦遂復變天下之事始則患于難蒦已蒦則患乎不能守也故蒦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既曰下愚其能蒦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訂疑殺義從之訂疑以征為深治小人非也其餘本義皆從之然本義但曰小人蒦面聽從說到好邊亦可與傳心絕于善道異○愚謂君子豹變小人蒦面此論蒦道之成也征凶居貞吉此別是一占○說見九三爻○

本義云小訂疑亦用程傳而稍不同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蒦矣此時豈可復有所往也唯居貞不動則吉蒦非得已之事○初未可蒦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蒦當靜正以自居○

紫引征凶居貞吉言蒦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徒事紛擾乃王莽之為也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訂疑君子小人程傳專以德言不如胡氏兼以德位言○此如論語先進于禮樂章集註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野人即小人○

平庵項氏曰小人蒦面非謂面蒦心不蒦也若其心不蒦何以謂之有孚訂疑又不見有孚字面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此破程傳之說

訂疑蒦面猶俗云改頭換面也不云蒦心而云蒦面者叶韻也左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蒦面則蒦心矣故象傳曰順以從君也史記蒯徹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面亦謂向也○

彭李山曰三之征凶未蒦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蒦戒其輕動也

皆其革之內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又曰、君子小人之革、雖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无干預、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

訂疑君子小人二句、自言革道之功、以上六之時言也。征凶居吉、以上六之才言。別一占也。二三同、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為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安于无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出于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卦器之先

東西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　泉白水較正

程傳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取其象。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故為鼎、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于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卦器之先後、不害于義也、

雲峯胡氏曰、革茹毛而為火食、包羲有取于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象矣、

訂疑史言庖犧始教民烹魚鳥以為熟食、是以謂之庖犧氏、是伏羲時已有鼎矣、夫始為烹魚者、以物加燒石之上而熟之耳、不必鼎也、伏羲名卦為鼎、是鼎興于畫卦之前可知矣。○孔子刪書斷自虞書、前此之書已散逸无徵故耳、則古人制器之事、不必盡在伏羲畫卦作易之後也、說者拘于繫辭傳之言、而云舟楫車馬弓矢杵臼之類、盡出伏羲之後、泥矣、繫辭傳亦仿

佛意度之辭耳故皆用蓋字
程傳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義甚字象傳止云
元亨其義明矣
本義云訂疑用程傳而以象傳足之
蒙引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卦也故上所謂云云訂疑謂
下陰為足云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名大抵皆然
人云一說伏羲所制教人熟食者故稱庖犧氏當時若无卦
所謂以佃以漁將何由熟耶既有卦則須有腹足耳鉉案此說
有理

訂疑伏羲以前卽有卦亦未可知不必伏羲所制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
註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
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
賢
疏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
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享養
人則言大享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享聖賢既多養須
飽飫故亨上加大字也
程傳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云訂疑傳本義皆從註疏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傳上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
也下體巽為巽順于理離明而中虛于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
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
訂疑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勝鼎云柔進而上行其餘離大

有旅未濟不云也
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故與睽同然在鼎則
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在睽則
說而麗乎明與巽而耳目聰明者不同故彼特曰小事吉此則
曰元亨雖時之不同亦其德之巽也
訂疑巽之德與說之德互有得失巽之得為順為入而其失也
為進退不果說之得也為和而其失也為媚此无甚相勝也至
于耳目聰明之義乃夫子以己意取之未必是繫辭本意也假
令孔子當日以例言巽而麗乎明亦何不可乎凡看易有當比

例相參者○不可不引例以明之○○讀○易○當○如○是○○○

宗義項平庵曰、正位象雜○雜為聽政之位○疑命象巽○巽為命令者天休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程傳初在鬲下、趾之象也、上應于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鬲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否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于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訂疑刪數句、可以成事功、如鬲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

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鬲中之穢惡也、當鬲之初、未實牲體、正當洗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于出否則為利也、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為重矣、陰柔在下、于鬲為趾象、于人為妾象、鬲傾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以有心致之也、

訂疑作偶然說、是朱子小註、然以實事亦不必盡偶然也○

崇引顛趾出否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鬲言其意則因敗以為功也、其在人則正猶管仲之舉于市居孟明之勝敵于囚虜之餘也、因賤以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就人事中舉其彷彿如蕭曹絳灌之徒、皆起自刀筆負販、至于遭時遇主而位將相之類皆是也、韓信舉于行陳、平棪于亡命皆是也、

訂疑因敗為功、有兩樣○有今敗而後功者、如曹涤反役地千三敗之餘○孟明勝晉人于殽師之餘○馮異垂翅回洛而奮翼渭池此先敗後功○因警戒震動而思益前愆者也○有即時反敗為勝者○如韓原之戰、秦穆公幾獲于晉、而反獲晉侯○唐太宗為老上所敗而反禽老上此勝敗變于俄頃而轉禍為福者也○是其先之敗也、皆出于偶然○而非固為敗以弄敵也、若李牧之備趙邊堅壁不出而卒敗匈奴○晉文公之避楚三舍而卒敗楚師○此皆定計于先、非因以為功也○因賤以致貴、亦有兩樣○有先賤而後貴者○如管仲之舉于檻車百里奚舉于牛口之下○蕭曹奮于刀筆○絳灌興于負販○韓信舉于行陳○平棪于亡命○此一人而先賤後貴者也○亦有因此而得彼者○如齊桓公因九合而致寧戚隰朋諸人○燕昭王因郭隗而致樂毅等○蕭何薦漢王養民以致賢之類○此如以囿致鳥○以餌致魚○以彼一物致彼一物也○得

妾以其子、如以事實、如亡、祖得薄姬而生文帝、文帝得竇姬而生景帝、武帝得鉤弋夫人而生昭帝、衛青之父、與衛氏野合而生衛青、包拯幸勝女而生包綎之類、此事甚多、不可屈指窮意也、○此爻又為買妾之吉占也、○

說統初六偶畫居下、與趾凝然、何由見其頤趾、蓋由應四取也、與初腹未有實、因其頤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頤而出否、亦未為不利也、

訂疑據說統以取新之義取象、則是初六質本不吾、而能痛自克勵、親賢取友以成令德、如晉之周舉是也、○折足則與既不可復用矣、頤趾、

有占凶之異、○九四以應初而凶、初六以應九四為出否、為得于何也、陽以應陰為累、陰以應陽為利、易之例也、

宋義胡仲虎曰、與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與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與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與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與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王弼曰、與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註例以濊否、故未悖也、從貴棄賤以納新也、

程傳與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否出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濊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于四、上從于貴者也、

本義云、

白雲郭氏曰、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訂疑與貴端正、而趾顧居上、是悖也、云未悖者、對折足言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否不出、則不可以受新、○必不能受仁賢之益、而大賢亦將拒我矣、○故頤趾者、可即借以

為出否之利、○出否者、即所以為從貴之地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程傳二以剛居中、與中有實之象、與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容比、陰從陽者也、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

本義云、

進齋徐氏曰、初自頤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訂疑與象傳程傳本義異而可從○象傳程傳本義作戒勉言此以現成言○

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棠引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二與初密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未免為所迫求也我仇者彼雖善意然不

以正適為我害也故以為我仇○訂疑仇有好惡詩曰公侯好仇○徐氏曰怨耦曰仇據左傳而云也其實初與二未遽是怨耦惟初即二○則有相陷于惡之勢○故曰我仇有疾○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傳鼎之有實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于非義二能不膻于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訂疑兼下句○

訂疑初二象傳皆用上句生下句之法慎所之含下意言當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亦不我能即而終无尤矣○

本義云云○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程傳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未得于君其道何由而行陰陽交合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合和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殊為難曉六爻之應本有定位三與五原无相應之例又非承乘相比何由以越五應上為三咎乎又九三與上九

皆為陽爻是為无應又不知何緣而陰陽將和也○如依程傳謂與五將合則六十四卦又无此例○程傳猶未言九三之失○本義則緣象傳失其義也之文而各其越五應上○又教以苟能自守○自守矣則三終不應五而上又无應陰陽終无將和之理矣愚謂鼎以耳為主○三唯自守故不肯苟合于六五耳苟○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夫三○(訂○取○无○膳○義)

也良才无終棄之理故井三有王明受福之望而鼎三有方雨虧悔之占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莫之致而至○莫之為而為也如必拘象傳而斷為九三之失義恐未然也○

雲峯胡氏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亦猶是也

訂疑　君子抱道自守无終廢之理不必指定為何人之用也九三有雉膏之腴○終當見食○不必指定六五之求也猶井三所稱王明○不必指定六五也孔子不悅于魯衛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亦何嘗決其為何國之所用乎不過以理言之耳即終不見不可謂孔子之失其義也○離為雉為牛故有雉膏之象○方雨虧悔本義艱澀難通○愚意此句承上言雉膏之美不為人所食乃為雨所虧壞○故未免有悔然非三所致終當見食○故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訂疑　三之應上義也上九不相應時也卦三之不應五而應上為失義此不可曉闕之可也不可信象傳而病九三也觀爻辭何嘗為九三譏哉竊恐象傳是孔子以己意斷之未必是爻辭

本旨○孔子或見沮溺丈人等果于忘世而為後世為我之流弊白水曰五為鼎耳三應上則越五矣故曰鼎耳革失其義者五為君三非其臣也如人有濟世之才而阻于時之不偶不得出而行君臣之義象傳為三惜非為三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註渥沾濡之貌既覆公餗體為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始天下之患四下應于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重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未有實故因顛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否舊穢餗取新者也其形渥諸家或以為赭汗可疑伊川說或以為沾濡之象註皆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

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閒若懼矣、
雙湖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註其形渥凶、以為沾濡（弼善易生不知古）
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
剭、亦周禮屋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諒
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竈焉、鄭司
農註、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于市、而以
適佃師氏者也、
訂疑伊川解作赭汗、則上文方說鼎、此句忽就人說、文義不倫、
鄭司農作屋誅、謂夷三族、古者罪人不孥、无夷族之刑、此決不

可從、着也、本義從晁氏作重刑、古者大臣有罪、風令自裁、不加
刑焉、故曰刑不上大夫、則上文方說鼎、不應此句忽移
覆餗小過、不宜加夷族之罪、又上文方就鼎說、不用韻此卦初
說人說、或以為占然、案觀易辭之例、象用韻占不用韻此卦初
六以趾否子為一韻、九二以實疾即為一韻、九三以革塞食為
一韻、九四以足餗渥為一韻、不合獨截其形渥一句屬占也、竊
謂王弼註謂鼎體沾濡則文義相蒙也、而凶字自作人事之占
矣、蓋鼎折足則餗覆于地、而鼎既委倒、體亦為餗所塗淋濡汗
染矣、此事理之最易見者、諸家好為穿鑿、引淺使深、自謂新奇、

而不知其說之有獘也、
蒙引此爻繫辭傳有說、本義獨不曰繫辭備矣者、大傳只是智
小謀大等語、未及用初六不勝其任之意、○此爻正所謂大臣
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蒼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
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訂疑諸家皆罪九四之應初六、而不咎九四之才品何如、獨融
堂錢氏謂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愚謂此正
與大傳專責九四之德薄知小合、可以補諸家之未備、假使四
非不中不正亦何至任非其人如此、

鮮不及矣、此只照本文以陽居陰、不能任天下之重說、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

蒙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蓋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信于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今乃用人致誤、至敗乃公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訂疑傳本義自好、

潘雪松述曰、不量而受、以至于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于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敗、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二應于五、來從于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于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于中也、本義云、

訂疑程傳本義金鉉指九二者、以二五陰陽正應、各居一卦之中、為君臣正位、故其相需尤為重于上九之相比也、

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訂疑此本義所謂或曰云云也、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訂疑當作鼎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及為優、然上九又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

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訂疑雲峯胡氏亦云云、

訂疑程傳得中而應乎剛、正指應九二言、當以彖傳為斷、

蒙引貞者、任賢勿貳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程傳以中為實德也、

鄭玄如曰、鼎將鉉、先以舉耳、耳將虛、无以受鉉、耳虛而鉉實之實耳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為實也、

訂疑陰虛陽實、易之通例、鄭說勝程傳、

上九閉玉鉉大吉无不利
程傳在上、鉉之象、剛而能溫者也、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用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訂疑上九日備剛柔之義、不必云履柔
本義云、
梁山來氏曰、玉豈可為鉉、亦如金車之類、
訂疑玉鉉者、以玉飾鉉也、○金鉉亦然、○周有玉輅金輅象輅、以金玉與象骨飾之、即名為金輅、玉輅象輅、又如胡連簋簋、皆以玉為飾、為宗廟黍稷之器、器之貴重而華美者、金鉉玉鉉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
程傳震之為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震動之義、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爻交于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為雷震之初動、物皆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脩省者、亦能致亨、
程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寧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旋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言笑和適之貌、○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惟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于失、夫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于俎、鬯以灌地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恇而失守、故臨大震恇、能安而不自失者、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訂疑程傳以執匕鬯為誠敬之象、以不失為誠敬之效、文義既倒于理亦乖、○蠅虎之說亦无味、當刪、
本義云、

蒙引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謂能臨事而惧則无後悔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于心者有震于事者險阻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事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

宗義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兢兢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象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千　正誼堂

訂疑此語可删愚謂震有亨道程傳備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慶也笑言啞啞言笑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本義云上

蒙引恐致福此猶未見極訂疑後有則此正所致之福也

梁山來氏曰恐者恐懼也致福者生全出于憂患自足以致福也後者恐懼之後也非震驚之後也則者法則也不違禮越分失日用之常度也即此身日用之常度也人能恐懼則操心危慮患深自不違禮越分失日用之常度也即俗言懼法朝廷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註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已指長子

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已出謂君也

訂疑長子者君在之稱也此時猶未為君也故彖傳云可以可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千　正誼堂

以者異日事也

疏出謂君也程傳從之不如本義即指長子他日繼世而主祭蓋不喪匕鬯二句彖辭本為占立世子言謂此世子也他日繼世而出主宗廟社稷之祭可不失其主器也此為立世子之吉占也豫為立君之吉占也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匕鬯之外无餘物故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然外卦為遠内卦為邇内外皆震是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也不喪匕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

程傳象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
威懼不能使之自失象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
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訂疑分象辭象傳為二說非也此朱子小註蒙引諸說所由紛
紛也

本義云訂疑本義解出字勝疏與程傳

訂疑震為長子能震來虩不唯今有笑言啞啞之慶異日繼
世而主祭雖當震驚百里之時遠者驚近者懼猶能不失其所
主之重也所主之重謂匕鬯即不喪匕鬯句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三　正誼堂

案義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
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
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
震來虩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
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休猶无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
來修省者思其變之弭恐懼者敬天之實心修省者敬天之實
事訂疑分恐懼與修省為先後二時非是

中溪張氏曰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反身修德熒惑亦
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修省者也訂疑推程傳之義

梁山來氏曰修理其身使事之過合天理省察其過使事之過
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欲、訂疑此亦程傳意○恐懼以心訂脩省以事訂○訂疑諸家皆以恐懼脩省為因災變而然、愚謂遇災而懼○固理之當然但象傳本意則以恐懼脩省當游雷之象如自強不息當天行厚德載物當地勢申命行事當隨風常德行習教事當水洊至繼明照四方當明兩作思不出位當兼山朋友講習當麗澤也蓋游雷者天之震也恐懼脩省者君子之震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无時而不恐懼脩省故中庸云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即恐懼之謂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即脩省之謂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有三畏又曰內省不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亦何威何災而然乎蓋自古帝王聖賢通體是敬處常如是處變不過不失其常耳宗義呂涇野曰游雷震而群陰群君子恐懼脩省而衆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洹詞亦曰恐懼而不脩省僅于聲音咲貌之間而已恐懼而脩省則始于恐懼終于无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義云：

蒙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是人

繫辭于卦辭為當詳○卦辭既詳則此為可畧矣○何也爻為成卦之主理固无異也○也初九大畧亦與此卦同

訂疑梁山來氏曰八純卦震正位在初○後宇當作㝡文○此先儒之本因象傳象傳㝡有則之後而誤也○觀象傳无後宇可見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云：

訂疑又當喪其貨貝當字乃其占當得大通之當○非戒辭也○喪

貝亦因震來而失財物也財貨外物可喪可得若七邑則是所主之重不可喪也本義足以自守句可刪是自守矣何云喪乎○疑問曰七邑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寶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墮壞不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逐七日得

訂疑億字程傳曰度也本義未詳雲峯胡氏解為大意若以六五象傳大无喪也例看則胡氏為勝

蒙引乘初九之剛、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強梁之人、或此艱險之事、皆是也、升于九陵、一則揉高以望遠、一則遠引以幸安也、訂疑亦有據勢以示敵、使不敢近之意、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本義云、

隆山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逃避而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眚、

訂疑小人懷土懷居君子則見幾而作、二之中正、其不以戀土

坐危、所自能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豈能然也、震行无眚、因其不能而教之行者遊去之謂也、本義未免深、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程傳九四處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于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

本義云、訂疑從程傳、

梁山來氏曰、既无能為之才、而又溺于宴安之私者、晉元帝、周于五胡、而大業未復、宋高宗、不能恢復中原、皆遂泥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而陷于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初吉而四泥者、梁氏所謂震正在初、而四溺于二陰之間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

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于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于正也、益中則不違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見、訂疑此上泛論中德之重于正、五之德動、上往、則柔不可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訂疑之字宜衍、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而不至于凶也、以无喪有事作一句看、勝本義、

本義云、訂疑无時不危下語斬截、无喪有事句、不如程傳、人

各有所事、如為商賈、則以貨貝為所有事、如在廟中、則以執乙
色事鬼神為所有事、是也、象傳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通作一串
說、可見本義云、故无所喪而能有事、則斷為二句、為二義也、○
有事、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烝、史之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訂疑行字釋往來二字、六二震來、指初九陽進而上來以通于
二也、五之震往來厲、謂六五當震之時、往來皆危、猶坎六三之
來之坎、○詩云進退維谷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程傳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處震動之
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不安定貌、志氣索、則視瞻
徊徨、

本義云、

訂疑蘇、猶有生氣、○索、則氣盡而索、然矣、○征凶、對躋于九
陵勿逐七日得、行无眚、震往來厲无喪有事言、○蓋躋于九陵、猶
有勿逐自得之望也、○行无眚、即不能如二之勿逐而自得、猶无
眚也、○震往來雖厲、猶能无喪有事也、○上六、則征而輒凶矣、戒其
不可以有所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云

案引程傳謂未得中道、于意似迷、故本義云中謂中心、蓋索
矍、是見于外者、其實則由中自危也、○
宗義注都山曰震恐懼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
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
无患而弗畏入也、卦之震來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于
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
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四之震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傳人之所不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
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
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

身、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千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千止為无咎也、訂疑程傳艮其止句皆就行事當理說觀彖傳中之說可見

或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于所不見、又云不交千物、則是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无所止處矣、朱子曰、這處无不見底意思、濂溪也恁底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又問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

得靜中之止否曰然問外物恐无絕而不接之理苟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不亂其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為外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于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用力

又曰、伊川謂艮其背、謂止于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即止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彖傳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

訂疑此彖傳艮其止一節本義○

又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義未必如此、

訂疑今人之習舉業者、入山中讀書遠離塵俗冗務、亦是如此、但所務不同、

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朱子曰、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更難說、只做止其所止、便不費力、

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唯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地、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訂疑此段當刪、正犯程傳之

病○艮其背、只是道理合當如是、入自己一些私意不得、這四句、只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絶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此是卦辭正旨、總說則艮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傳先說止其所也云云、却云是以不獲其身云云、彖傳之意、

本義云、

訂疑本義中、有平說者、其占、則必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又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此○二段皆平對說、乃彖傳首節之意、卦辭正占○也○有以艮其背作一頭、而以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串說者、蓋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獲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此○○段是串說、乃彖傳第二節釋卦辭之意、非卦辭之本旨也、蓋以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彖傳之說為卦辭之說也、朱子小註除辨程傳外、餘盡是串說、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內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訂疑此平對說、又曰、文王彖辭震艮又自是一例、震來虩云云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艮背之效驗、此串說、

訂疑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会艮辭以背與庭對言之、又彖傳艮其背釋為止其所也、以所字釋背字、○其亦處所之意而非肩背之義明矣、如依詩註作北堂解則艮背與行庭文義相蒙理復正大矣、○北堂者老母之所居、亦靜處而為所當止之所也、學者見六爻之辭皆以人身取象、遂謂卦辭之背亦肩背之類耳、姑記偶見以備一義、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傳君子所貴乎時、仲尼仕止久速是也、

本義云、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旨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揜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訂疑雜卦傳衆雜而著著亦謂艮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

程傳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程子曰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

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于彼聖人不與焉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云云此意解得分明○艮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訂疑程傳此處較卦辭更明白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疏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辭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卦皆六爻不應與此同

雲峯胡氏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訂疑與疏同

鄭玄曰中庸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蓋

何獨于此言之○謂此卦既止而不交○又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彖引此就卦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者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周公之說也○

本義云：

訂疑晁氏說可從

彖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疏思慮所及不出其已位也○訂疑說思字重是逐條說

程傳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

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窮分非據乎

訂疑此說思字輕只當欲字

建安丘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其所止矣訂疑思字與疏同

傳動靜亦是位、訂疑如祭思敬喪思哀及九思之類皆是

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故能六位時成、

訂疑此看得時位為一合彖傳時止時行之義勝江氏之說○

彥陵張氏曰、位字與所字一樣、不出者、固不馳騖于位外、然位內所當自盡道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訂疑凡人不能止其所者、皆起于願外也、願外者妄思也、思不出位者、皆人知幾誠之于思也、或曰學者入學時、便學治國平天下之道、不為出位乎、曰萬物皆備于我、陸氏曰宇宙內事、皆

吾分內事、凡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者是也、如未為臣時、便思做忠臣、未為父時、便思做慈父、女子未嫁、便思做好婦慈母、皆非出位、出位者分外妄想也、

白水曰、思不出其位、與思无邪一般、思无邪則凡所為者皆無邪矣、思不出位則凡所為者皆不出位矣、所謂哲士知幾誠之于思也、疏傳不同而後儒因之、仍當以疏為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也、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

訂疑趾者動之始、動始而即止之、此中庸章句所云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滋闇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卦以理學言、則如程傳朱子小註之說矣、若以出處言、則此卦正是可以止則止也、故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他事亦有當止而不進者、可以類推、不必專以學言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本義云」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

隨之、如樂正子之于子敖、冉求之于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矣、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

訂疑程子之說、以不拯為一讀、其隨為一讀、與本義異○本義只○○○○辭○得○斯○義○勝○或○問○○○○言不能拯九三耳傳則謂不能拯之○○○而又隨之○○○所謂長君之惡者也○不可從○

蒙引爻辭不拯其隨、只答六二、本義兼取小象、謂九三過剛不中以止于上、訂疑二當卑之處○已止于卑矣○他所不以為意也○故雖同體之三○亦未能拯也○咸九三、曰執其隨○艮六二、謂三用也至其占之吉凶則自爻才取之○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三八　正誼堂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云、

蒙引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答二○故獨答三○所以互相發也○須看本義亦字○梁山來氏曰、二下而三上、故曰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程傳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于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本義云、

訂疑限、身上下之際、可屈可伸、象三當下之上、可進可止也、今艮其限、是不可止而止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云、

訂疑艮以人身取象○只論爻位○不論爻才○初六以陰柔居艮初、六二之居中得正、九三之過剛不中、六四之以陰居陰、皆不必○用也至其占之吉凶則自爻才取之○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元一　正誼堂

蒙引六四時止而止、與艮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不但出處之處○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戶、曾子不預沈猶之難之類、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程傳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

本義云、○雲峯胡氏曰、初艮趾、止其行、五艮輔、止其言也、

凝初▣氏曰、序者、義理之次第、

蒙引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楊敬仲曰、明艮輔亦不易、能本之中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逸馬、訂疑本馳不及舌、如遏決川、本防口、如防川、安得而止之、

彦陵氏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言自不妄發、

訂疑于曰、為之難、言之得无認乎、朱子曰、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閑之而不出也、心常存、即中之謂也、言自不苟、即艮其輔也、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甲　正誼堂

上九敦艮吉

程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訂疑艮體篤實、八純卦艮之正位在上、

本義云、

蒙引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

說統諸爻皆取象于人身之一、唯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體篤實、故同全、本剛陽居止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无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唐凝庵曰、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正誼堂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吉、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蒙引止于下而巽于上、上下不可分人已、亦不可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矣、○利貞、不專謂女歸宜貞也、凡進皆利于貞也、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但女歸亦須以正也、咸之取女吉、特感之一事耳、此之女歸吉、特漸之一事耳、咸之利貞、凡有感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皆然、

訂疑今舉業家以取女吉女歸吉全作象非也、

蒙引本義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其初上雖不正、終不害其二三四五之正、此亦舉大槩而不舉細瑕、如人已有六七分正處、便

是正人了、胡致堂教人讀史、先看統體、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二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二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此所謂自二至五皆得正、而初上又自不正者、當以此例論斷矣、

訂疑　初上二爻、多以卦之始終、事之初末為義、而不論其位之當否、此王弼註所謂初上无位者也、苟中四爻正、則大體已自正矣、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云、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二　正誼堂

彖引人爲重疊字處多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類之字、或是漸字之說更有理、若以為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加一漸字于進字之上、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程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

本義云、

彖引利貞之義、卦辭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彖傳本義、以卦變言、則只及三五、孔朱之說不同何也、朱子之意、以為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固皆得其正矣○若二四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正乎○似亦不可沒也○故兼言之○唯彖傳獨不及二四○則孔子之意或以陰柔不足預正邦之功○而于利貞之義、為力量少故與○然蹇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矣○夫以大理論之○剛柔固皆利于貞也○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得正了○下句又挑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見其所以為有功也○

訂疑　凡單言當位則正○在其中言得位又言正則位自位而正自正○若此者則見其進既得位故決其往有功而進又以正故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三　正誼堂

彖傳九五亦只是仕進之得大位者也○或曰、既云得位有功、何必又曰以正、曰正邦乎、曰世固有進得位○以正○而不能正邦○如商鞅得位于秦而致富強之功矣○然其始也○因景監見○又屢變其說以迎孝公之好○是進不以正也○故功止于富強而秦俗由此益壞○而鞅亦不免誅夷○焉能正邦乎○

蹇之正邦九五以君言蓋漸進之義于君位上說不去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釋漸吉之義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釋利貞之義也下文其位剛得中也申言上文所謂進得位者專指九五而言非兼二三四也白水曰疑上節文云不惟全彖傳雪亮而卦體卦變諸說亦氷消霧捲矣快甚快甚

又本義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亦可云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不言者偶遺之也

其位剛得中也

疏此卦爻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是以進而有功復言其程傳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也所謂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陽剛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位剛得中也亦可謂之得位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云

止而巽動不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崇引上兩漸漸進也只釋名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服及所以為漸處故俟釋盡卦辭後方及之

訂疑彖傳只釋吉利貞而不釋女歸何也曰利貞統言之也女歸其中一事耳如以彖傳貼女歸說則進得位往有功者九五陽剛中正在女子為賢正之德進得上卦之中而居小君之位是往有內助之功也進以正六禮備而後行也可以正邦二南之化是也止而巽者止有幽閑貞靜之德也巽有婉娩聽從之德也以此而動又何窮乎只以歸妹卦象傳反對照看便明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程傳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訂疑四字當刪教化之于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潘雪松述曰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沃故也土硗故也

本義云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生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況居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動而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

而以漸、暮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也、

訂疑　賢德善俗仁賢之里也　君子擇居而處于此、則見正人習（漢昭烈云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即此賢德也有賢德則從善矣）正事聞正言知益廣而學益明德日進而大有功身有琢磨之令範後有亢宗之子孫家語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香十年與之俱化也　木托于山、則成美材人托于賢里、則成名德子曰里仁為美又曰魯无君子斯焉取斯古人云千金買宅萬金買鄰皆見及此也　慎德積小以高大、擇術之智也、居賢德善俗者、擇里之知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註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訂疑本義有初只論位之在下、不論有應无應、

本義云：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湄也、鴻鳥水宿之鳥、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案引厲亦危而已、非凶也、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也、

游謙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案引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也、非已有以致之也、故于義為无咎、

訂疑予嘗京邸詢選見寒士仕進之初其為有司所顛倒俯吏所舞弄小所訕謗乃信晉漸之初爻作易者已繫以此可見古今通患智愚同痛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于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猶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二則自于進于磐、未安者安矣、初小于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无應、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訂疑二之德亦勝于初不獨時命也

案引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鴈言、非謂六二飲食也、或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也、石豈所安乎曰磐水

邊之大石也、鴻水鳥、今往往見其群憩于此而安之、何嘗見常在水涯哉、只是自水中由水涯以進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本義云云

訂疑飲食衎衎、又本說鴻、象傳移何人上說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云云○朱子曰、漸九三、又最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訂疑左傳襄公十年、衛卜追鄭師、鍼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圍之、與此爻意正同○利禦寇者、亦取止極之義○禦者、止之使不來也○過剛不中、有勇上不忘喪其元之象○以之禦寇則有死之心○无生之意矣○詩曰、上愼旃哉、猶來无止、又曰、猶來无死、註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夫征不復征夫之不利○禦寇者之大利也○蒙上九、亦曰利禦寇、亦取過剛止極之義○卦辭有女歸吉之占、故三五皆有夫婦之辭、蓋九三爻婦歸之不吉者也、九五婦歸初不

合而後相得之占也、雜卦傳亦云、漸女歸、待男行也、宗義易註云、過剛之道在他事爲逆禦寇爲順在他事爲相戕○禦寇爲相保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蒙引順字正指過剛也、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風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自禦寇言之、則三之過剛、乃所以爲順也、

訂疑蒙上九象傳曰、上下順也○此又曰順相保也○順者、士卒用命之意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義云云訂疑穩括程傳、

蒙引或得廣幾可望之辭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韓伯康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

訂疑此順巽字、與象傳止而巽巽字同、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訂疑鴻漸于陵、凡事之占也、不必指君臣之遇合、程傳本義、皆以不孕爲隔于三四、殊不可解、六爻之例、其相應者、皆隔兩爻、何爲于此爻獨以隔三四爲嫌、孕而不育者、孕而死也、不孕者特不孕、孕則生矣、宗義唐凝庵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註進處高潔、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在人則超逸于常事之外者也、賢達之高致也、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

本義云云

鄭氏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彩、鶩取其白、鴻取其大、而取其知時、取其羽以爲儀則、則君子去就進退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爲法矣、訂疑此謂其去就進退之節、可爲世法、

梁山來氏曰、羽可儀、猶言人之言行可法則也、訂疑此却有實意于世、

訂疑世人皆錯看了此爻、謂爲高隱之流、遠民之類、非也、觀本義云、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又曰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地、此等賢人爲天子之師友、不屑祿位者、其一言一動進止威儀、皆足爲天下萬世法、而非如世俗所稱巢父許由卞隨務光伯成子高申屠蟠之流、其在春秋之末有若楚狂荷蕢長沮桀溺等亦是當世高士、但其自爲放廢混迹塵汚其羽不可爲儀矣、故孔子或譏其與鳥獸同群、或譏其靡君臣之義、或譏其果于忘世、而未嘗一語以稱之者、以其志之不可則而羽之不可儀必也、如孔子所云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所云尚志方是此等人物若嚴光之羊裘行釣、終是狂奴故態、豈可爲儀、可爲則哉、

三代而下○惟有未出之孔明○既歸之李泌○彷彿似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云云

訂疑漸進愈高之說、不可曉、位極人臣、不過三公止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位愈高則其用愈重矣此亦何疑于无用而汲汲爲變例之論哉愚謂鴻漸二字承上文之辭耳不必泥漸進之義矣○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二　正誼堂

程傳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

訂疑本義少女從長男○（說得公道）亦理之常故大過有老夫女妻之吉○惟說以動中爻皆不正、則爲恣情滅禮、以柔乘剛、則爲以妻凌夫、故征凶无攸利、

疑問曰、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本義云云

雙湖胡氏曰、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爲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爲六三、是天地交也、

訂疑此于卦畫上看出天地交、義亦通、然易中此類甚多、不盡合也、

蒙引家人則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乎內外、此即天地之義、歸妹則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室女家之交感、亦天地之大義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三　正誼堂

說以動所歸妹也

蒙引上節特因卦名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以不足之義、所歸妹也、蓋云所以爲歸妹也、古文省字、在彖傳象傳中猶多、

梨山來氏曰、歸妹雖天地之正義、但說而動、則女先乎男、所歸在妹○乃妹之自爲、非正理而實私情矣、所以名歸妹、

訂疑女先乎男固是不好、但說以動、即是以私情滅正理、說男先挑女亦是不好、不說先後、但責其恣情肆欲耳、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四　正誼堂

本義云云訂疑男女之交以下總論上文卦之德體非釋象也

進齋徐氏曰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訂疑彖傳以位不當釋征凶以柔乘剛釋无攸利无咎徐氏合○釋之○勝彖傳○

彖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

李義云云訂疑因本義推之事物二句遂使後學皆以此卦就佳進說是認客作主也

建安丘氏曰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豫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永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以則由奔說而為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何使說動之時而為永終知敝之戒則无此失矣

訂疑彖辭彖傳責女之不正也雖責女之不正○却是教君子之○○○

隱三年、衛莊公取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夫人也○又取于陳曰厲嬀、此媵也○其娣戴嬀、厲嬀之娣也○何云以姪娣充乎○夫人與二媵凡三姓○何得云所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乎○媵與娣、皆有謚、唯見于厲嬀戴嬀、他國不際見、魯國之女○爲諸侯夫人與媵與娣、類稱字○然亦可見其尊卑之等、而娣亦非甚賤者矣○媵與娣、稱夫人爲君本義承其君○與六五其君之袂○皆謂小君夫人也○

雲峯胡氏曰、卦曰征凶、初爻曰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陽、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在下无應、非匹也、媵也、爲媵雖賢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攸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訂疑此亦以娣爲媵非也、

歸震川曰、賢女爲娣、非分所宜、而道无所不在、實命也、訂疑古者諸侯嫡女適諸侯爲夫人、以其庶之姪娣從、庶女雖賢、亦不得不從其嫡之姑姊而爲娣、此亦嫡庶之分定故也、其兩國之媵女、或亦嫡夫人所生之仲女季女乎、其兩媵之姪娣、亦兩國之庶女也、

疑問曰、六爻皆就女歸說爲是○若以女歸爲象○又作象之象矣○且諸卦、皆以其本卦之事言○此卦、斷不宜作象、說○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恒、謂有恒久之德、

訂疑古者嫡長女適諸侯爲夫人、庶女從嫁而娣、此恒禮也○今初九以賢正之女而爲娣者、以恒禮故也、跛能履吉句、相承正妾其恒分處故吉否則爲小加大、賤妨貴、少凌長、去順效逆矣、何吉之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傳曰、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蒙引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賢女而非正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一則女賢而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也、故一曰跛能履、一則曰眇能視、其薄命不偶、亦嗇衛兄弟也、又曰幽人得此占則利、爲其所處與九二同、九二是既嫁之賢女幽人是不仕之賢人、所處似乎不同、然其不偶則同、蓋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无賢夫也、

訂疑幽人得此占則利、非也○爻本以賢女爲主言其既配不良○

則當以義命自安如幽人不遇賢君則當抱道守正不可怨天尤人以自摧折亦不枉道求合以自甲污也幽人是容乃賢女之象也如利武人之貞豈武人得此占則利乎進退不果豈武人之利乎天下多少不平之事真天命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在此賢女乃配不良唯其賢也乃能以義命自安耳若夫朱淑貞以配之不良而遂懷怨恨以至自隕此亦不足爲賢矣何不思天下之聖賢其抱道不遇如孔孟顏閔者不知其幾莫不安貧樂道以盡其在已而絶无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以爲幽人之貞也以女子而配不良何不以此自擬乎彼漢

之賈誼一遭長沙之抑輒感憤而弔屈原不勝其悲恨之私其不是仲舒之兩事驕主而從容以自盡其道也遠矣○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幽閑貞靜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程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

訂疑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詎能履之謂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利幽人之貞之謂也○世之號爲哲婦者庸奴其夫而卒貽晨牝之誚者皆有才而不知道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娣勝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訂疑反歸以娣不如本義承上句作一氣說○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蒙所謂征凶

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訂疑初九亦歸妹以娣何遂不善乎六三爲兌之主居下卦之上宜爲小君嫡室者而不德反歸以娣乃可賤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云云訂疑指程傳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取○○○○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云云○朱子曰、易中言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亦是啟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訂疑今焦氏易林所引古人事極多、未必盡是古人占得此爻○或是彼見古人繫易、有引古事者、因亦效之以求稗訓、未可知、火珠林亦然、但古人繫易、是用實事、後人爲之、皆是影說耳、節初齊氏曰、君小君、湘夫人、嫡例爲君、而餘皆媵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卒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月幾望、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蒙引六五尚德、只在柔中上取、居尊帝女象也、吉、宜家之位也、尚德不貴飾、如何便爲女德之盛、无以加、蓋女子貴飾、萬萬皆然、不貴飾、自然貴德矣○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不該、必能敬不忽于夫子、孝不衰于舅姑、慈不畧于媵妾、恩尚周于姻族、必能輔佐君子而不爲牝雞之鳴、晨必能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豈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爲女德之盛哉、

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

訂疑此處說極好、但小畜中孚說不來、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云云

楊敬仲曰其位在中、爲嫡爲女君、其體又尊也、未歸曰妹、已歸曰君、

蒙引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方釋之、與訟九二象傳同、

訂疑本義貴以德言、程傳以位言、程傳是○蓋帝女位尊○又嫁爲諸侯夫人○皆是貴也○其位在中是以尊貴之位而行尚德不尚飾之事尤人所難也

宗義孫質庵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爲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雪松述曰、娣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夫婦不能承先祖奉祭祀言、不如本義、

蓋義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以召

卿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之實、士妄其新婚、而刲羊未見血、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

訂疑承筐不是幣帛婦人之贄不過榛栗棗修用幣非禮也但資嫁之物則有五兩之屨公子之裳與婦人之衣飾亦須用筐將之也承筐无實是因不歸而不備其實也刲羊无血是因不取而不刲羊也恭義但云禮不備而已未足見其約婚之不終也如凶歲多嫁娶禮皆不備亦謂之終其婚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云

雙湖胡氏曰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與、

訂疑王假之、象傳訓爲尚大、假有大意、言王者當豐盈之日、便有扶小前人嘉功好大之意、秦皇漢武唐太宗玄宗宋真宗是也、宜日中、象傳訓爲宜照天下也、日中則能照臨天下也、謂民之利病俗之美惡當遍知之、如大有象傳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農擘萌于其間之意、本義云云乃用象傳之餘意爲正意、然本義則勝象傳、

蒙引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聖人之貴人謀如此訂疑歸重人事深得聖人立言之旨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三原王氏曰故豐豐字疑當作亨、王假之、尚大也、蒙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撫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生衆日繁也以物則四海九州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

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爲之位狹得爲之勢而又當此得爲之時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所以可憂

訂疑王假之、不是斷句、乃起下句之辭、象傳即以此作句而訓假爲尚大、此自孔子之說也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蒙引宜照天下、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盛盛也、叅義曰、夫盛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然亦必以人事感之、于下然後天應之、于上聖賢能戰兢惕厲、常如踏春氷履虎尾、而不敢少懈焉、則无衰亂之萌、動可以永天休于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也、

訂疑　卦辭本義訓假爲至、訓日中爲守常而不至于過盛、此正意也、彖傳訓假爲大、訓日中爲照天下、乃別一意、乃孔子以己意釋經也、然所謂守常者、又非謂漢惠之荒于酒色、曹參之日事酣歌、而不復事事也、身雖安靜无爲、无所紛更、而此心兢兢若明罰勅法之先王、亦必有折獄致刑者、或不必定法之先王、固可无明罰勅法之事、

周易訂疑　卷九　卦

人之用、而先王遂无折獄致刑之用也、

宗羲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賾、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崇引明罰勅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故曰君子、

姚承庵曰、過惡揚善、以防繫辭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雖明克允、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斷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本義云云○或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法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差、故云折獄致刑、這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訂疑　折獄致刑者、或不必定法之先王、固可无明罰勅法之事、

周易訂疑　卷九　卦

若明罰勅法之先王、亦必有折獄致刑之事、不必定要留待後人之用、而先王遂无折獄致刑之用也、

宗羲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賾、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崇引明罰勅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故曰君子、

姚承庵曰、過惡揚善、以防繫辭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

姦宄之氣所以持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註旬均也初四俱陽故曰均也
程傳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稱
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
故初謂四爲配主○四于初云夷也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
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
常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剛
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往而相從則能成

其豐故云有尚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訂疑大畜之三上際之初四困之二五中孚之二五皆以兩剛
相應
本義云云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敵則不相下者常理
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
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
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一求勝則不能

同矣
本義云云
崇引勢分才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倦可也
之心則兩責不相事兩賢或相阨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
故小象特發之
訂疑平勃交歡成誅呂之計○賈杜相協○成相唐之功○旬无咎也○
袁曹孫劉日尋干戈于漢末○蜀洛朔黨互相排擠于宋朝○過旬
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
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則獨明不能成豐喪其
明功故爲豐蔀日中見斗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
正之君既不能下求于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暗主如是也
然則如何而可夫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
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
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
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得行
其道吉也

訂疑管仲猶用術（管仲猶用術雖逆詐人一（寡非）節也）
琦之調和兩宮郭子儀李泌之悟肅代朱夫子之啟光寧皆是
積誠以動之
本義云云
鄭氏孩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節以自障蔽、昏闇則有之、何至見斗乎、唯日食將既時、渾天昏黑、斗乃見于日中、斗見者日食既也、
訂疑豐其蔀一象也取諸人事也日中見斗又一象也取諸天文豐旆見妹彼此、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闇而異其心、一于孚信、終可以感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與、
蒙引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閽主之法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程傳沛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于內者、豐其旆、其闇更甚于蔀也、三明體而反闇于四者、所應陰闇故也、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闇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于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或問六四近幽闇之君、所以有豐蔀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是如此、
訂疑或問據象傳而歸咎于九四之位不當、朱子是之、而本義不用、何也、蓋象傳是孔子偶見九四有此缺失、故云云、然于六二又則說不去矣、故本義不從象傳而直以當豐而過閽主釋之、
建安丘氏曰、初剛在下而雖體至明者也、上與已應、可以助已、四若賢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亨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訂疑象傳本義无悟主意只是不得于君○則當下就同德爾若
六二則有孚發若句○不妨說悟主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案引位不當只說近五闇主
訂疑凡言位不當者皆是說本爻之失无指乘承比應之爻者○
案引云云非也四與二取象雖同而四之德與二則不同二爻
明中正○四以陽居陰不正○則其素行亦有不足見信于君者矣○
此○雖五闇而四亦有未盡善者故象傳以位不當責九四也至
于幽不明則指六五與二爻同行也二字爲句指下就同德

胡康公曰五去慶譽者○益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已實得
用○賢之利○也象只云有慶者舉其重言之○而譽亦在其中矣○
慶譽便是吉○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
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
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

凶可知
本義云云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程傳云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
非陰陽正應○然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能來章
則有慶譽而吉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來章指來六二徐氏丘氏胡氏同本義獨泛指天下
之賢○以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也○然六二本義既云上應六五之
柔暗○則六五云下應六二○亦似不妨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闕從吳倉入聲訛从貝具俱非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藏謂障蔽○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鞏斯飛樣
言其屋高大到于天際却是自障蔽得閟
蒙引闃其无人非真无人閟不見人也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云云
吳氏廣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小亨旅貞吉

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訂疑天子失位出奔亦曰旅然此卦不必云天子諸侯也
胡庶公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巡幸所至○謂之行在○若天王出居于鄭則變例矣吳氏以爲天子有旅者非也○
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止而不處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訂疑山火之象宜留于大象用五得中于外旅人即次之義恫乎上下之二陽附賢豪以爲助也○○固也○離麗于明友他邦之仁賢也○○
彦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爲旅之中志識卑靡者固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騁識見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過客日放于流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吉正是君子素位而行的學問
訂疑卦辭中有複用卦名字者皆借一字之文○成一句之辭也○蒙複瞿井震是也○若此旅字即衍之亦可凡卦辭之吉貞者莫不承卦名之義而云何獨旅而云然○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訂疑旅字下小亨二字疑衍
疏柔處乎外弱而爲客之象若所託從則乖異而離散何由得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剛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旅時而得正不失其所安也

訂疑剛不必定是主人只是剛明之人柔能順之則得其助
鄒忠山曰旅莫善于柔又柔若吉剛若凶柔則得剛則喪初以
柔居下旅之微賤者二柔中故兼得二過剛故喪四剛居柔雖
得不快五柔中小貴大得上剛過高大喪而凶矣
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于強有
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訂疑高卑二意
當以形得中二字不宜以起下文惟于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
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己外
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訂疑意思儘有發明但不宜以卦體卦德串說
蒙引或說外指旅謂在道旅間此說非渙曰柔得位乎外亦有
取耶此例耳若不曰得中乎外无以別于二矣二亦柔得中也
象傳此類尚多
訂疑蒙引例觀別卦以解旅卦其理固當但在旅卦則柔得中
乎外指旅說為无妨也
蒙引或曰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麗字出謂內說
外明是說麗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如此
則麗字反屬艮與兌而不屬離矣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
外又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
訂疑麗乎明是我本未明而能麗乎明也明指上下二陽所以
言離之德又即謂之其德為文明蒙引又曰得明而麗之便是
我之明矣然則人之明遂為我之明乎曰孔子曰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又曰與勝己者友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臭十年與
之俱化知此則知麗乎明便是我之明矣
蒙引就旅言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乎陽剛則所如宜皆
合矣內既靜專而外又灼乎物情則不迷于所往矣故小亨也
訂疑止訓靜專尚欠切實如訓止為知止不殆之止則止為不

貪求之意曲禮所云將適舍求毋固是也如訓止為篤實之義
則如蒙引下條所云言忠信行篤敬是也
蒙引旅自有旅之正道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必仁于童僕義于
同侶必禮以律身必知以照物道安往不在哉
訂疑象傳就卦體卦德以言處旅之貞蒙引又推之仁義禮知
思以論詰一書可以處旅者類推之溫良恭儉讓因不失其親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危不入亂不居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不快
不求主敬行恕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質直好義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危行言遜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不怨天不尤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恭寬信敏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旅之正道也說統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于持己矣又加一外字明其爲旅也順乎剛見所依得人止而麗乎明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機隨其所處自无不宜矣訂疑他卦多用外字不必云明其爲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七六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硫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程傳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遷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本義云云雲峯胡氏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失子曰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只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訂疑程傳曰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建安丘氏曰獄者囚徒之所旅舍則淹滯故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此皆以獄爲禁獄之地所謂囹圄是也益以客寄于外尚有寡親之嘆況夫囚徒久淹于獄法吏爲伍梏楊與居其拘攣幽繫之苦更不可言每見不肖有司爲索賂之計不論有罪无罪與罪之輕重動行監禁囚繫經月逾年不爲審結祁寒溽暑爲獄卒之所苦蟲鼠之所傷災疫之所染瘦死獄中者不可勝數故爲此說蓋有罪者固宜按其輕重早與決放其无罪者速遣寧家不至淹留于囹圄顛沛于他鄉也又獄不止禁地凡兩造來質成者皆獄也其株連萬引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當旅之時才質如此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

之位者不同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貧陋之旅乎、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梁山來氏曰、羈旅之間、計財利得失之毫末也、○訂疑、不必負販之人計財利之末也、○但一種鄙瑣之態、面目可○憎語言无味、○處處起侮招辱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訂疑、初柔惡也、上剛惡也、孟子論好遊曰、尊德樂義、斯嚚嚚矣、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惟尚志故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旅中不能无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訂疑、童僕自己帶來底、于得字說不順、○只宜說得他貞信、○故以貞字連童僕讀、喪則是原有而失之、○本義旅之最吉者也、○通○承三句、○胡氏專承得童僕貞、非也、
九家易以陰居二、即就其次、訂疑不如兼居中得正承陽有實、故懷其資、懷資不露、善處旅而免禍矣、童僕謂初、艮爲少子、故稱童僕、

訂疑、按艮三索而得男、故爲少男本指九三言、故咸艮稱隨、遯三稱臣妾、損上九稱得臣、○懷資不露、即深藏若虛意、確、世人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皆錯認作獲字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胡炪公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本義云云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焚也兩象本相對說

蒙引下即童僕故繼曰其義喪也不兼焚次訂疑破潘氏說

宗義趙汝楳曰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有怠責而无寬簡爲之童僕者其亦難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云訂疑括程傳

雲峯胡氏曰雖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懷資得童僕貞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下于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訂疑既得資又得斧是更勝于二矣不如以資斧爲一物

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齋按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應卲曰齋利也讀如齋衰之齋誤作資

蒙引即次之次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資斧只作一物與巽上九同莫依程傳作二物亦莫依徐氏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正

旅中宜有之物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資之裕矣據正韻齊持也裝也无訓利者徐引應卲說非也

訂疑陸氏釋文得其資斧如字于夏傳及衆家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應卲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下卦同○愚謂黃鉞齋斧之說不切覊旅事其說蓋從王肅等以爲軍旅也○蒙引引正韻作齋亦不必○懷資者如所云良商深藏若虛也得資斧者意外之獲也

疑問曰二曰旅即次即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資用

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甯耳曰得其資斧不過僅一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也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釋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云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析得他則失位故五不取君象終以譽命本

雲峯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象終以譽命本義云云爲旅人言也爲旅者不苑計得喪也
訂疑譽者聲名命者初命爲士之命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牧九命作伯是也譽者衆所稱命者上所加也
宗義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鸛旅之臣言之遠臣入關覩文明之光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說統主鸛旅之臣言則上逮爲君命

訂疑五正彖傳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者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註旅客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
本義云訂疑括程傳
宗義潘蕤所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乎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

喪牛于易之象以內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象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剛則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郝京山曰離爲牛周書曰牽車牛遠服賈大傳云服牛引重致遠皆旅人所必資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註衆所同嫉危而不扶至于喪牛于易終无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
潘氏曰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訂疑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本義云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潘氏之說蓋本于此大壯六五本義又曰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場作易旅本義不復釋易字義見大壯六五也○兌爲羊羊外柔而內剛○爲剛壯喜觸之物大壯六五當剛而失其剛故爲喪羊于易○離爲牛○牛順物故離辭畜牝牛吉旅上九喪固以其位之在上亦以其過剛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貞如此

建安丘氏曰雜卦傳曰旅寡親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爲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疲童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未快也唯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童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訂疑初之瑣瑣○固以位之在下○亦以其陰柔也○三上之焚而有

東西同文書院大學圖書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師旦展公較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傳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本義云○朱子曰、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

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取

其下于陽、順取其承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

訂疑入之爲義、取自外來而居于內之義、○凡自外來曰入、自內出曰出、

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傳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

本義云云

訂疑此句上下疑有缺文、贊重巽之美、如雜彖傳之例、不則此句當是衍文、以于彖傳爲複也、且此句上下不蒙、突出此句、彖傳无此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云云

說統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實以剛爲主、利往處、全賴見大人以仗其力、故揭出剛巽乎中正句、以明九五之爲大人、柔皆順乎剛、正頂說以見攸往之所以利、小亨在利往處見、利往即在見大人處見、總是一意、不必過爲分析、柔皆順剛、九五陽剛中正、爲在上之大人、尤以九五爲主、

彖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建安江氏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

平庵項氏曰、巽主命令、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始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皆此意也、

蘇紫溪曰、必申命而後行事、重申命上、商之盤庚、周之八誥、諄諄乎言語之間、雖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事命令之煩、則元胡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獘、雖申命

何益卯

梁山來氏曰、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亦如風之動物也陸贄從行奉天所下制書日以百計雖武夫悍卒无不感動流涕則申命之係于人亦大矣

疑問曰、行事所該甚廣總之則興利除害而已五爻之先庚後庚、正是其行事處、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訂疑六陰爻爲退、從陽爲進、故不言于六四而言于初、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梁山來氏曰、進退者、以陰柔居巽下是非可否莫之適從、志疑故也、疑則方寸已亂矣、若濟之以剛、則心之所之者有定見事之所行者有定守可進則決于進可退則決于退不持疑于兩可矣、

胡庶公曰、天下事无不從心上做治天下之亂易治吾心之亂難故初在于自治其志所爲志一者氣之帥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　无咎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有不安之意此恭而安之安

胡庶公曰、恭以近禮爲安若過于巽則爲足恭程傳云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絶辱省非也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于五豈爲過諂乃禮之當然耳

建安丘氏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跪于牀下卑者之所處也、

訂疑巽伏也伏于牀下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吉凶、祓禳所以除災害、

訂疑左傳云、祝史正辭祭祀皆用之、不必卜筮也、

蒙引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時事、

訂疑史巫求神必伏于牀下、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蒙引以其得中故自不至已甚也、

九三頻巽吝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蒙引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童溪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與
蒙引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三雖强巽然人之視己如見
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謂之志窮
訂疑當驕之時○則必極亢○當巽之時則必過卑○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云訂疑拈程傳
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
客三爲充君之庖穀梁傳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

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髀達右髀爲上殺達右肩爲中殺
左髀達右髀爲下殺此又三品也面傷剪毛不成禽皆不獻
訂疑胡氏以三田爲三品非也龍氏謂三殺爲三品是矣田禽
以速死者爲上殺○○標音飄上聲脇後髀前肉也連膚腸與觸
同音魚膊前骨也今人曰肩頭又音偶平聲髀音彼股骨也髃
音杳與髖同肩骨也
蒙引上殺貫心死疾肉最美潔故以爲乾豆次殺遠心稍遲故
以供賓客下殺益遠心死又遲故爲下以充庖厨也
訂疑祭祀田獵等事必前此曾有人占此等事而得此爻者繫

辭者因以入爻辭也
蒙引陰柔既不得已之力无應又不得人之力而上之所承下
之所乘又非陰柔之所能處固宜有悔矣然巽之時用柔能下
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侵○而反爲之助○雖曰无應而亦有應
矣○雖曰陰柔而實陽助矣○此所謂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内皆兄弟者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者故
不但悔亡而且有獲也
訂疑蒙引辭悔亡則是而以田獲三品爲悔亡之效較悔亡
深一層則未必然蓋悔亡自是柔順乎剛之○占乃大槩言也田

獲○自是田獵之○占自是一事以獲禽爲悔亡之象○乃舉業家說○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蒙引田獲三品見所求必得之意故恒九四云田无禽本義云
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此可類推故象傳曰
有功也
訂疑初與四皆爲巽之主初進退不果而六四有三品之獲何
○○○

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

本義云○朱子曰、无初有終、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使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个意思、○○又似說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訂疑以先庚後庚爲卜日之占、此說不易○者放此○古有筮ㇾ卜日之占、予亦謂是如此○○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是也○○易中指定日期之禮冠禮筮日○曲禮葬先遠日○祭先近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无不善、以其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容或有之、然以性體剛健中正、終于奮發而改圖也、故爲貞吉悔亡而无不利、是无初有終也、然其改圖也何如、丁寧于其變之前、揆度于其變之後、善處如此、所謂貞也、

郝京山曰、九五陽剛中正○居尊制命○象所謂利見大人○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也○

說統先甲先庚、吳祕註法言曰、周禮治象決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浹日、是以易稱先甲二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若以申命言初之進退○築室道旁○聚訟之令也○三之頻巽○政令无常○頻數之令也○訂疑似王弼下移之令也○二之得中四之有功○乃爲貞吉○乃爲更化善治之主○○鄭玄如曰、先事、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說統正中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中○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爲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註疏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

失正喪所以斷、故曰貞凶、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巽在牀下、過乎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極于巽、至于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

訂疑程傳正乎句、凶也句、文法如通書、天无此剛、○不如本義平正○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辭、凶也決辭、本義以爲必凶、蓋大

壯之初、曰其孚窮也、言必窮此、曰正乎凶也、言必凶、
訂疑文辭本義、雖正亦凶、○此通例也、○用程傳意、○象傳正乎凶也、○
則非易辭之通例矣、○故本義亦據象傳釋之、蓋各以其本文消
息、非相矛盾也、

三三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程傳、說、致亨之道也、能說于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
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訂疑此以理言、不取卦體也、

本義云云
訂疑、後一說、乃註說也、見彖傳、愚謂兌之爲說、○以一陰在二陽
之上、○爲喜之見乎外、○則柔外爲說亨明矣、○利貞非剛中而何、○程
傳亦用註說、見彖傳、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註說而遠剛、則諂、○剛而遠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
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程傳剛陽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
說而能貞也、

訂疑說以利貞、猶言說而正、古以而二字通用、○象傳之例也、○利
字帶言之、程傳說而能貞、○下語簡捷、○
說統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專爲柔外而設、
故蒙引謂剛中輕柔外重、不知說之易涉于不正者、病在柔外、○
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在剛中、○如以利貞專戒柔外、則剛
中二字又无着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云云、合來見
得箇說以利貞此說爲妥、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傳、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
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遠道以干譽、○苟說之道、非順
天應人、○苟取一時之說爾、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
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說服无數、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
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于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
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
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朱子曰、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
應天順人說、倒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

訂疑、順天應人、亦无甚分別○易有時亦言應天○本義亦有時言順人心

胡庶公曰、王道不令人喜○一言說、便涉驩虞○故曰剝貞者何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人之所共協矣○既得民說○知聖人勞我以逸我○生我○是以說而且勸也○夫勸民與民相勸○相去遠矣○是以謂之大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註、麗、猶連也、

程傳、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程子曰天下之說

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進齋徐氏曰、天下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爲學亦將枯槁生澀○而无可聲之味○危殆○杌捏○而无可即之安矣、豈能說懌于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于先○又必親切體驗以習之于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訂疑、講謂討其理○習謂習其事○二者皆須朋友相資○而後有相觀而善之益○如習禮習樂習書習射之類○必朋友相演習比試○乃有進益○蒙引乃云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非矣、

宗羲按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覆紬繹○或衆論而參此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无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胡庶公曰、此說亦可從、

初九和兌吉

註、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繫、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云云、訂疑處下无取、不如註居兌之初、

說統兌自有和義、獨于初言之者、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于和、故吉、

訂疑此括節齋蔡氏、雙湖胡氏之說、確○四比三、二亦比三、故有悔、五比上、獨初无比、

余四明曰、和非和說之和○乃發皆中節之和○即所謂說以利貞者也、程敬承亦云、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鄭汝如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繫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使不能自決疑于是而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

訂疑易象傳中疑字多作礙字解坤文言小畜上九賁六四遯上九升九三是也獨巽初六既濟六四不作礙字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悔矣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十三　正誼堂

訂疑程傳以比三爲悔是本義云云訂疑九二正象傳所謂剛中也潘雪松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亡訂疑此合程傳本義兩從之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註其志信也

程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乎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游讓溪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者則人信之矣志存乎中者也

訂疑葦九四信志也謂人信其志也此云信志亦人信之也游氏說可從蓋孚兌者孚存乎已信志者信存乎人由已有孚誠積于中故人亦信之所謂誠能動物也子夏曰信而後諫信而後勞其民信兼人已然必已先自信而後人信之

六三來兌凶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十四　正誼堂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凶者非唯不足以得人之與且有以取人之惡所以凶也蓋初剛正二剛中乃君子也說之不以道豈能說哉求說而反疎矣如弘霸嘗元忠之糞彭孫濯李憲之足丁謂拂萊公之讀皆爲人所賤至今猶有遺臭焉豈不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

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也、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程傳意、九五不作君看、

蒙引不必以九五作在上之明君、六三爲在下之小人、只是說在邪正之間爾、蔡義曰、如大臣之絶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　訂疑九五亦不指定是君、

胡庶公曰、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所以奔走服役于其下而求說于我者、无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之介不可不審也　此以五作君說、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蒙引有慶只申喜字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

註比于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說之感人、最爲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者也、況爲君者、易狃于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爲君子者乎、

蒙引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虧喪人之德業、何剝如之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蒙引本義與履九五同、蓋履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聰明、二則恃海內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爲害故也、不知但恃聰明便是昏了、但恃平安便致危了、

鄒東山曰、人主居崇高、不與悅朔而悅之者至、其居使之然也、此以五作君說、

上六引兌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厲、上不言凶、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萃言假廟、是言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

崇引假廟于渙言之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可見、雖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例、不必拘于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訂疑本義卦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也、其云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非也、諸卦六三三十有二、其以爲陰柔不中正而得凶吝悔吝者、二十有二、未有以爲得九之位而取之者、象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以柔居柔、爲得位乎外、外謂外卦、上同、謂上與二陽同爲巽體也、巽體三爻同爲木、而

在坎水之上、同力濟渙、以出險也、朱子小註、亦曰、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不穩、却爲是六三不與作得位、愚按象傳只云柔得位乎外、不云柔往居外、而得位也、可以不就卦變言、只宜以卦體言可也、或以易之爲例、剛與剛爲同德、柔與柔爲同德、无以剛柔相與爲同德者、故因上同二字遂以六三上同于六四、殊不知象傳之例、其言柔得位者三、小畜之六四同人之六二及此卦之柔得位是也、豈彼二卦皆以柔居柔爲得位、而此卦獨以陰居陽爲得位乎、大有六五象傳謂爲柔得尊位、特以尊位表之、亦非謂其得正位也、或曰、依本義則得位二字難說、依子說則上同二字亦難說、曰、巽之爲卦、以陰從陽、柔順乎剛者也、小畜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升卦初六巽于二陽、允升大吉、渙之六四與五上二陽同爲巽木、上同二陽、以濟渙出險、何不可、況卦之六爻、惟四五得

位也、或曰、依本義則得位二字難說、依子說則上同二字亦難說、曰、巽之爲卦、以陰從陽、柔順乎剛者也、小畜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升卦初六巽于二陽、允升大吉、渙之六四與五上二陽同爲巽木、上同二陽、以濟渙出險、何不可、況卦之六爻、惟四五得位故曰上同、訂疑本義卦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也、其云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非也、諸卦六三三十有二、其以爲陰柔不中正而得凶吝悔吝者、二十有二、未有以爲得九之位而取之者、象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以柔居柔、爲得位乎外、外謂外卦、上同、謂上與二陽同爲巽體也、巽體三爻同爲木、而此與余說同、但亦就卦變說、爲難說耶、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註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

訂疑　卷十　渙卦　十九　正誼堂

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

訂疑不窮者、一陽居中、上下二陰、則一陽可上可下而不凝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則是通釋利涉大川、則非也、以下文自有釋利涉大川之文也、（舒京山云、此說亦主此說、）象傳无釋利貞之文、則以柔得位爲釋利貞、亦通、但九五以剛居剛而得上卦之中、亦爲得正、且濟渙者、賴剛之力爲多、不宜專指六四釋利貞也、又六四又註云、險乎險難、得位異體、與五外宜化命者也、此亦象傳柔得位而上同意、

合志內掌機密、

疑問曰、○○○

杌、愚按杌之爲字、其義皆不美、書曰邦之杌隉、左傳椅杌、字書云、杌木无枝也、易何以奔杌爲善乎、杌之爲字、蒙音已、釋曰、几也、引易渙九二奔其杌、又曰俗讀爲兀、非蒙引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亦難久、故有杌以憑老者所居、猶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憑王几、孟子隱几而卧之類、愚按几杖之几、各經傳无從木者、獨左傳云、設杌而不倚、一字從木、今人知几杖之几、而不知設杌之杌矣、○又按今人坐几、亦或作杌、則是自所憑倚言則爲杌、杌亦椅發之類、但似椅而无上面倚靠之物、似凳而又短耳、而字書釋義、獨无此說、何

也、○又按木无枝之說、雖是不好字、然在渙時則可用、更切于杌、蓋渙者人在水中而離披解散之義也、則奔憑倚之杌、反不足濟事、而奔无枝之杌、反爲得據、蓋杌小而卑、水至則漂而難恃、杌木植立地中者高大不動、人爲水所漂、得杌木而奔據之、則可攀附以久待、以俟水落、或俟舟楫之至、而可免于沒溺矣、○又本義九二宜有悔不如程傳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之說、蓋處險中者、九二之所以爲渙也、九而居二、○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何反云有悔乎、不如程傳爲切也、○程傳從註、以奔杌爲俯就初六、不如本義來而不窮、爲據象傳而有據

也、蓋初六柔微、不足賴也、○柔賴剛、○剛无賴于柔也、○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訂疑中流一壺千金、況當渙之時、而奔其杌乎、故曰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註與剛合志、故得无悔、疏曰、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梁山來氏曰、諸爻獨六三有應、故无悔、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只據象傳柔得位之句、而以卦變解之、故云云、愚謂從註疏之說、既與志在外之說合、而于本義志在濟時能散其

私之意、亦不妨也、○程傳亦從註疏、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疏志在外者、釋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爲身在于內、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梁山來氏曰、志在外、卦之上九也、

宗義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于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訂疑勝本意、

程傳志應于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于渙而无悔、

仝山潘氏曰、居下之上、有應于外、其志將以身濟患也、何悔之

有

訂疑程傳謂身免于渙、潘氏謂以身濟天下之渙○勝程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本義云云○朱子曰、老蘇曰、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有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故此等話說、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訂疑三當依六三本義作四、

疑問曰、此爻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其志上同、全本公爾忘私、來○故爻著渙其羣之辭○能渙其羣則功業所就自有超人一等者○故云渙有丘匪夷所思、

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羣之象、唯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能輔君以濟渙者也○訂疑胡氏此節、可釋象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梁山來氏曰、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唯无一毫之私則光明正大自然渙其羣矣

宗義游讓溪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表正羣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象傳贊此爻之詞、與泰九二同者、濟渙之烈、亦與保泰同也、

胡庶公曰、朋黨之植○賢者不免○如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彼皆英傑之儔○與理學之彥○卒相激而不相化○其患遂中于國家○且致人主有去賊勿去黨難之慨○良由此心暗昧无光○狹小弗大故也○渙四之大忠大公大智○宜爻象之交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註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爲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疏爲渙之主、名位不可假人、唯王居之、乃得无咎、訂疑雖當渙時、誰肯降尊毀號、以名位假人乎○此說无味

程傳、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決于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再言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

訂疑、與註疏稍異、亦无力、

中渙張氏曰、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說統玩小象无渙字、似傳註爲正、

訂疑、張氏郭氏之說、視程傳更好、但將爻辭倒置了、則亦非也、當渙之時、人主當發大號令以號召天下、使天下知有天子而王當渙之時、人主當發大號令以號召天下、使天下知有天子而王者但宜居中以運天下、不宜輕身屢出也、觀小象不用渙字而以正位釋王居之義、蓋以渙字作衍文也、註疏程傳已作是解、不知本義何以居積言之、且渙之時、離披解散又安所感動流涕、是亦汗其大號之事也、

說統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于人心之離、而人心之離、由于財聚發散財之詔于四方、正所謂宣慰尊陴收拾人心之大機括、否則實惠不下究、即汗號亦空言爾、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程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

梁山來氏曰、王居者、帝都也、如赤眉入長安、正渙之時矣、光武封更始爲淮陽王、而定都洛陽是也、又如檄欽如金、正渙之時矣、建炎元年、皇后降書中外、高宗乃即位于南京、應天府是也、又光武諸將于中山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

本義云云、

成其志爾今大王晉時遥衆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絶望計窮有歸去之思此即正位之意益京師天下根本當渙之時王者必定其所居之地以正其位位既正則人心无携貳昔之渙者今統于一矣

訂疑以王居爲定都○正位爲即位○非也○象傳正位即解王居二字耳益定都自是定都○即位自是即位○即位者正位號也王居于都中○如北辰之居其所而不動也此又正意只是說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爲濟渙之主但當出號令以號召天下而王者則宜居中不輕自出而可无咎矣如光武當中興之時既正

位號于東京矣尚親出征公孫術○郭憲諫之不聽○既而術不肯下張步又反而光武不能无悔矣○高祖之被圍白登○昭烈之推于陸遜○唐太宗之幾危于高麗○明文皇之屢自北伐而卒崩于沙漠皆不得王居之義者也○其餘憂太康○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隨煬帝○明武宗之趾幸○漢成帝○宋徽宗之微行○又不足言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註逖遠也○最遠于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出者也○疏血傷也○上九處于卦上最遠于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逖出者也

程傳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曰血惕之象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逖出之象

訂疑註疏逖訓遠程傳本義訓惕愚謂註疏儘通何必訓惕乎○以上諸說皆謂渙已之害是也○舉業家有謂渙民之害者不必

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益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則爲有所繫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于上爲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則爲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于三爲善○又坎中以陰應陽則爲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爲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彖曰渙其血遠害也

疏居遠害之地故也

訂疑遠如字陸氏釋文袁萬反更與爻辭切

案引上句用三字省下三字彖傳例如此

訂疑即欲省文、亦當連去字爲句、蓋孔子以去字作衍文也
☳☱兌下坎上
節享苦節不可貞
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訂疑傳專以理言之、
本義云云
訂疑名卦之義、只依彖傳剛柔分而剛得中、釋之已盡、澤上有水之義、宜于大象言之、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失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于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
訂疑苦節已、宜、兼、人○之、說、亦難久不止人病其難行也○
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節太苦○不可貞也○
訂疑物不能堪、亦同張氏、○此專以制行言○
蒙引陳仲子之廉見孟子、申屠狄之潔見劉向新序節士篇曰、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人之于天地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于河、君子曰、廉矣哉、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周用齊曰、凡節之道、中則苦、過則苦、苦者人情之所共避、苦節人情之所不堪、先王之制數度議德行、皆因人情而爲之也、訂疑以先王制數度議德行、不過舉以爲例耳、若單指先王言、則偏矣、

梁山來氏曰、凡人用財脩己、皆有中道、如天地之牛角蘭栗、賓客之牛角尺、損則用二簋、享則用大牲、此中道也、若晏子之豚肩不掩豆、梁武帝以麵爲犧牲、則非常經而不可久矣、仕止久速、各有攸當、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如屈原申屠狄之自沉、陳仲子之三日不食、許行之並耕泄柳之閉門、皆非常經而不可久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程傳節之道、自有亨義、又卦之才、剛柔分處、而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

訂疑諸卦剛柔分而剛得中者多矣、獨于節言之、偶見此有義而及之、亦如艮之上下敵應不相與耳、剛得中、專指九五、胡庶公曰、剛主裁制、柔多縱溢、剛柔均分、固云豐儉適宜而必以剛得中爲言者、節以剛爲主、剛則能止、剛尤易過、故以剛得中明節道之善也、蔡汝柟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亨也、此說亦可從、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註爲節過苦、物所不能堪也、打疑張氏朱氏從之、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誼堂

本義又以理言、

訂疑不取上六爻義者、取義多端、姑以理言耳、

說統窮字正與通字對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傳以卦才言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險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者、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葉采近思錄註曰、人唯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于流矣、節之義也、

訂疑程傳朱子小註葉氏之說、皆是說而止、不是說以行險也、行字又无着落、與卦旨不合、愚謂不仁者不可久處約、小人窮斯濫、皆由不能說以行險也、故无節、君子造次顛沛必于是、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皆說以行險也、故能有節、即極之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只成就一箇是、即節也、節大畏與困相似、但上下卦相互易耳、說以行險、處約不濫也、當位以節處樂不淫也、中正以通、兼乎常變順逆、說以行險時窮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誼堂

節乃見也、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又曰、士窮見節義、皆從容以就義、而无悲尤者也、苦節者、雖不至于濫而不及適時委順中正以通矣、胡庶公曰、說以行險、凡事皆然、所包者廣也、然以行險字義專指窮約邊尤爲切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疏此就天地與人、廣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爲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程傳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

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靡至于傷財害民矣、

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頻則害民、二者奢泰所致、

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啟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无過取无泥用、有損已益人之安、而无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義也、

訂疑疏程傳制度二字最對天地之氣序說、章程度數也、丘氏同、衆儒謂制爲度數、則制字是用字、度字是死字、當依象傳傷

財害民、疏傳平對、丘氏串說、以上制度專就君說、

案引度本是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意也、

誠齋楊氏曰、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于節始、聖人憂之、受之以中、中无形也、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一立則截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訂疑制度通上下言之、更是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疏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議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訂疑

議德行句、不如傳

疑問曰、制有限制而不敢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制數度、則法度齊而國无異政、議德行、則道德一而人无異議、

程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度數、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度數、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于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童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爲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

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乎中爲德、發于外爲行、隨行合宜、无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于平世、顏子之于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爲同道其善議德行也、與訂疑王氏謂議人之德行、不如程傳胡氏

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肅一身之限也、

胡泉公曰、制數度、似粗似末、議德行、似精爲本、然正不可過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用事由身以及用、二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侯果曰、制則斷截議則斟酌非无節而蕩溢、亦非苦節而過抑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本義云云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

訂疑若說險難在前、九二去險愈近、何又以不出爲凶乎、

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户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訂疑朱子又有一說、見九二爻、

訂疑户、居室之户也、其庭、在户之外、門、宅院之門也、其庭在門內、

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爲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

訂疑四爲坎體一段、與同李氏、○初二兩爻辭相反、朱子亦云拘定不得、訣之可也、

梁山來氏曰、此象所該者廣、在學者爲含章、在處事爲括囊、在言語爲簡默、在財用爲儉約、在出處爲隱居、在戰陣爲堅壁、繫辭止以言語一事言之、

訂疑象傳以出處言、繫辭傳以語默言、此其大端也、來氏又就卦名以財用言之、其爲學處事戰陣、又推類以及其餘、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程傳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于言則行可知、言常在先也、

疑問曰、節義所該甚大、觀象傳以通塞爲言、繫傳以君臣幾事爲言則不獨仕止一節矣、

中溪張氏曰、或曰、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惟知其塞、故不出也、通則出矣、不出户庭、陋巷之顏子以之、

訂疑張氏以大壯九四爻、及升九三爻本義推之、爲確、

胡庶公曰、愚按初之不出止可謂之知塞、象兼通爲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蓋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孔子謂顏淵以用行舍藏、非可藏而不可行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本義云云

朱子曰、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就爻上推、訂疑

此說確○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亦愈乎不節者、如何便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爲悔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朱子曰、這便拘定不得、若以占言之、只且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前皆未見得、訂疑世有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者、

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位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人臣、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通、則出爲是、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位、且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出焉、所以凶也、訂疑本義上无應與此正是舍之則藏于二何尤何凶之有此句似贅蓋二離下而上正出潛離隱之時何以見其不出門庭乎初二兩不出字從當節之時止而不進上取之也象傳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卦之六爻、初上无位以節之初終論中四爻爲有位之爻而二與三皆不當位六三陰柔不中正九二以陽居陰亦不當位而不正故皆爲不能節而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紫引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之也、

訂疑初去險遠上有九二而已不得位其視世之險亂猶鄉鄰之鬬也閉戶可也九二剛中之才而又得位去險愈迫上唯六三陰柔不中正不能有爲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者九二是也其視世之險亂猶同室之鬬也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乃○閉戶不出焉昔杞人憂天之墜婺婦不憂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九二蓋无君臣之義矣列女傳魯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也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縈馬圈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不食葵鄰人女奔遶人亡其家倩吾兄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无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子乃曰婦人无與何哉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冠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若九二不出門庭而得凶者正漆室女之

所云也○○秦晉圍鄭鄭伯謂燭之武曰○○子亦有不利焉○○此義也○然則世有居得爲之位○而坐視君父之危亡泄泄沓沓○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一恤門庭之寇○及國破君亡○身家俱碎○妻子爲戮者○安可謂不出門庭遂无凶哉○此孔孟所以深憂春秋戰國之罔亂○而痛疾沮溺陳仲子之流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云云

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元　王宣堂

蒙引貴于前、則乏于後矣、

梁山來氏曰、用財恣情妄費○則不節矣○脩身縱情肆欲○則不節矣、嗟者財以費而傷○德以縱而敗○豈不自嗟、自作之孽、何所歸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云云當在爻辭之下、誤錄此耳、

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也、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看得○如節卦詳悉）

于人也○但解三爻辭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註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以斯、得其道也、

（註武溪講安字另是一義）

疏六四得位而上順于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斯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明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咎、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訂疑註疏承上一讀○道也為一句○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元　王宣堂

程傳非强節之、安節者也、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九五爲節之主、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四最近君、先守其節順而奉行之也、

胡康公曰、安字照下承字看○九五主節于上○四但安之○昭法守之宜○遵中正之旨○非徒安于爲下之分而已○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上承九五剛中之道以爲節、是以亨、

訂疑以道字屬九五而四承之、揚誠齋張彥陵從之本義只云

上承九五自然有節重承上二字道字只作閑字與上咎字叶韻耳、案引從之、此象傳多以道字與咎字叶此通例也道字不○○○

士仁人行其心之所是而已吉凶非所論也○敝寧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苟得其正矣雖凶何悔○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又是也○胡康公曰孫亦陳仲子之流取義成仁或未然○此又專以制行言之然苦節實兼制用制行二義本義專言制用亦編

宋義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享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

自甘其苦○爻爻之審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窮尤○何悔之有○七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梁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梁山來氏曰見象傳

建安江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初四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訂疑最確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過中則為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于爻義用意之精如此訂疑相比相反之說爻辭之偶然耳以為作易者用意如此則非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為孚

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是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又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

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充足于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

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不入、中惟有空明道理、此中孚之用、訂疑不、如朱子虛體實用之說、

本義云云○朱子曰、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

訂疑凡鳥獸蟲魚之類、皆可馴擾之○唯吾意指所欲、象猴虎豹之類是也○術者、能使雀啣帖、鼠穿圈、狗將道、僧人使猪跪鳴乞

化○南方養魚者、使魚各辯旗色出應、此皆相習相馴以至孚信故也○人之相信、須漸習之久、而後得之○亦猶是也○

雲峯胡氏曰、或以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以爲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于義爲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唯信足以感之至險不測、唯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肯之○其爲孚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利貞

訂疑信足涉川之說、近附會、但取中虛與風木澤之象耳○于孚信无與可也、

蒙引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不然、乃爲豚魚之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象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固已着字眼在矣○文王之意、蓋以于難感者感之○則是信之至矣○既而說孚信及蔆上治民○无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特以豚魚至爲无知故假以爲象耳○且如有苗敎象○直豚魚也○豈必眞有其事耶唐德宗謂張萬福曰、江淮草木亦知爾乎萬福曰、豈草木眞知萬福之名耶至信莫如聖人○聖人亦未嘗必有

感豚魚之事況者始未足以語易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說儘明白○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僥倖、

訂疑涉川乃卜舟行之占耳○蒙引承本義云云、乃是濟患之象、矣詳彖傳中、

象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柔在內而剛得中爲釋卦名義而以說而巽事乃化邦也爲言卦之用不如卦辭本義云云○又按孚乃化邦句、已含信及豚魚意、○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程傳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蒙引木在澤上○乘木之象外實內虛舟虛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訂疑象傳釋利貞特著中孚二字益深明利貞二字特爲中孚○○○

也書曰折獄致刑下服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致曰用此皆其獄之不旋者也然但曰刑亦未必是刑之至死者也胡泉公曰愚按獄至于死刑之極者也議之而不緩者則以爲獄之无所疑耳不知疑之一字其造禍于獄者无窮矣楚之之下其屈抑而无所告者可勝道哉書曰殺之三宥之三詩曰有兔爰爰雉罹于羅咢夫死者不可復生矣則議獄者疑之功誠大也

祥刑要覽桂氏後序曰兩易尉爲人殺莫知主名捕吏誣執俞達者証佐皆具已承伏矣且謀連三手結款无一異辭有其

人不能无疑躬造府臺府臺請緩其事重立賞格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无辜于死地余聞之瞿然因嘆吾夫于三絕韋編恃著議獄緩死之象于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于一成而不可變者焉蒙引曰此正中孚之意益恐其急于致刑而誤殺不辜也

訂疑　澤上有風風波震豐可危可懼者也人之在獄出入寄于法吏生死決于片言其反覆變更真令人痛心酸鼻所謂堪恨讀去聲江然

更堪摧風波獄者此也故君子觀風澤之象而議獄緩死焉

宗羲潘雪松述曰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程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

本義云云

訂疑卦唯二陰衆陽所求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初同體六四柔正與初爲正應恐其不審所信故教以虞度又恐其不專于

四而或說于三也故又戒以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疏以志未改變不更親于他也

訂疑此爻與萃之初六正相反萃初陰柔不正不能自守故亂乃萃而象傳外其志亂也此爻陽剛得正能要其終者也故其虞度之初而即斷之以吉象傳謂其志未變也○虞宇註訓專程傳訓度本義從傳愚謂虞者娛也有相安相守之義下文不燕正與虞宇相反謂初與四相孚以正相安于无他故吉若有他則不得相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程傳二剛實于中孚之至、故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誠通故也、
本義云云
訂疑二五皆剛、不相應也、程傳泛言、不主二五之應、本義以二五之應言之、
胡炳公曰按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恐時當中孚與他卦陰陽相應不同似宜從本義、

蓍義物之相愛者、无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无如好爵之可貴、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乎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蒙引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意、然中心願也、又自兼吾與爾靡之意、
訂疑鶴之鳴由中而發于中中乃孚之主也、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出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云云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其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哀樂都无常也、
胡雲峯曰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常、
蒙引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爲應、蓋陰柔不中正則躁性无常、又居說之極、說極則无節而改其常、訂疑說極恐是樂極生悲意、又與上九信之窮者爲正應、夫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起、又或罷而止或悲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无可久之理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註疏馬匹謂六三、
程傳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兩馬爲匹、謂對也、
本義云云
皎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爲黨也、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韓愈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蒙引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以是德而居是位、所謂權不張而自失、勢不招而自集、月幾望象也、故非居陰得正、而徒位近于君、則德不稱位、君不信其忠、亦不能有其盛也、如貧且乘致寇至、晉如碩鼠貞厲、是也、然以柔正之資而膺君上之寵、必能公爾忘私、而不眤顧其朋友、是謂馬匹亡也、

訂疑初九以剛正之德在下、以應于四、非私黨也、六四大臣之位、以人事君、正宜援初以助己之不足、何故絶之、本義從程傳、方氏、至此初于崔陳牛李之黨、亦過矣、馬匹、當依註疏指六三、卦唯二陰三與四相比、所謂類也、馬匹人所乘也、四下乘六三、

又同爲陰類、故象傳曰、絶類上也、

郝京山曰、四以陰居四爲巽主、柔順靜虛以承五、故月幾望之象、下乘六三兩陰相比、如馬之匹、四居正履順、上承剛中之主、下絶不正之朋、故爲馬匹亡之象、四與三皆陰而和正不同、四絶陰類上從九五何咎之有、

潘雪松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爲光、六四乘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以位近于五、正原與五同體也、三陰不正、與己爲匹、如馬並驅、四則唯知上從于五、而不下繫于三、此大臣之絶私黨、而一心于君者、

彭陵張氏曰、陰與陰爲類、指三爲確、訂疑潘氏解馬匹亡確、月幾望從本義與胡氏未確、蓋月近日則无光、遠日則光盛、故上弦以前下弦以後、則月如鉤、望之前後則月遠于日而光滿、如以四近五取象則五爲君日之象也、四爲月月近日、爲得幾望乎、卦唯二陰三不中正、四居陰得正、又巽之正位、在四六四爲巽之主、又得正位、陰德之盛也、故爲月幾望、耳不必在位近于君上取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註類謂三俱陰、又故曰類也、

訂疑六四位近于五、又與同體且巽以陰從陽者也、故絶六三之陰類、以上巽乎五、若謂初九初、九剛正之賢與六四爲近應、四、獨不可與之同升諸公乎、

疑問曰、四雖與三俱陰而並處、若共服共驟然者寧舍之而上乎于五蓋孚得其正而于理爲允協者故繫其辭曰月幾望云云、

六四之匹、非六三而何、三位不當而匪孚正、六四之所宜絶者故取象如此、若初之剛則非四之匹矣、且廣言而不他其可絶之而上往耶、須細理會、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註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爲羣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无咎也、訂疑疏同、

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動天下○故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訂疑進齋徐氏、建安丘氏皆從之、

本義云云

訂疑二五皆剛、不相應○本義云云○不如註疏程傳兌言爲是○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訂疑易言位正當者四○履否兌中孚之九五也、皆對六三之位

不當而言、否與中孚、則就好邊說○履兌則就不好邊說○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云云訂疑從程傳

程傳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其鳴有信○故于中孚言之○五上天位○

訂疑本義雞曰翰音、出曲禮○翰音登天、謂其亢極耳○同小過上爻、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訂疑既過于陽○可以享矣○二句甚骩突不可曉○愚謂名卦者○以○○陰陽之多少分大過小過之名○大過者、大不得已之時○有大過于人之才爲大過人之事也○小過者小不得已之時○有小于天、下之心○爲小小過人之事也○大過之時○大過之事○謂遺天下國家之大變○不可以常理處者○如大征誅○大興除○大改革是也○小過之時之事○尋常小過乎中之○是也○大過之才○聖人也○小過之才○只是小心謹慎之人爾○程傳紛紛不知何云○本義既過于陽、可以享矣、又生支蔓○蓋朱子原說中孚小過二卦難曉也○

胡庶公曰、愚按小過之享○每謂就理而言○而言既過于陽○亦可以享○此說雖從本義○究于理有礙○大過小過○以陰陽多少分過之大小○不必以君子小人言○只以才識之大小言○第大過之所以得享者○以剛之得中也○觀象傳可見、

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以爲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有這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訂疑鵩鳥凶類當以釋飛鳥以凶飛鳥離之若飛鳥遺之音下自宜辨別言之
有宜下大吉之占本是好音如鵲噪鶴鳴之類爾
蒙引此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
訂疑中孚本義豚魚有兩說前言至信可感豚魚本彖傳信及豚魚以理言也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與小過能致飛鳥遺音之應一意皆以占之事應言也中孚朱子小註亦云占法則莫

獨是見豚魚則吉明與彖傳別作事應言愚嘗見占卜家有驗事應多取外來或近傍小物爲驗以決後來之應者睽之遇雨吉鳴之方雨鶡悔之類皆是中庸論至誠前知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蓋吉事凶事各有兆善惡各以類應今人多以鵲噪蟢垂爲善應鴉鳴蛇見爲凶應亦是此意

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二陰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下二陰順陽而協非上逆之比也

中溪張氏曰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

雲峯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二陽函四陰爲順四陽含二陰爲中乎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爲大過四陰含二陽爲小過非美名也大過陽多于陰小過陰多于陽易于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利貞以下无非戒辭

蒙引飛鳥多有聲聲皆下聞或曰既可下聞獨不可上聞乎曰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難逆風而上況鳥飛于空風力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遺下爾

訂疑風亦自地而起至上乃益大耳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可見風自下起乎嘗見風之始起實自地中然之理言彼則極其鶴聲所聞之遠言意各有主也其上章云聲聞于野其意可見

訂疑宜下者鳥音之常也聞于天者鶴音之獨異也聞爲烽火者以狼糞雜焚之其煙直達于天風不能撓自物性之有異于常耳

蒙引聞有人清晨自武當山而下天色甚霽初不聞雷聲及至山下見道路行潦悶何時雨則云正是今早雷雨大作而山上初不聞以此推之雷聲且壅而不上聞也況鳥音乎是皆風之

爲耳或說鳥喙向下故聲皆下而不上訂疑鵲鳴喙須相去又曰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遵之音蓋卞鳥聲難纂寫宜下只是斂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訂疑不宜上宜下就鳥音說完方移來就人事上說做事宜斂退一步耳

說統不宜上宜下句又從小事中抽出以申戒總之所以成其貞洪昭化曰可小事之中亦宜下而不宜上

訂疑小過卦爻辭不一例較諸卦尤爲難說別卦亦有兼兩說者如小畜履臨大畜大過損益始亦或以兩義聞說獨小過則兼數說且辭可游移之大抵此卦及六爻之占占者宜各以其事求之而擧易者自當有一定之說也如以上諸條皆定說也其可游移以占事者如左、

蘇子瞻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于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臣強之世劉石閒曰象爻貴承順而戒先迷故小過坤德也

訂疑臣子之勢過于君父僚屬之勢過于長官其說本此以六二不及其君過其臣之例、此說有據也如魯之三家強時公室微弱季氏舞八佾旅泰山僭雍徹祖諸侯是大事之不可者孟獻子、莊子安宇臣節忠于公室是可小事而宜下也使是穿貞大吉如晉六卿便是大事之不可者如叔向、便可小事而宜下者齊之崔慶陳氏是大事之不可者晏平仲是可小事而宜下者鄭之七穆是大事之不可者子產、游吉太叔、子羽諸人同寅協恭是可小事而宜下者但子產是大有作爲之人所處亦多大事爾

訂疑此以九三爻例爲據也

陸君啟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君子雖行責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偏重時或損餘以補缺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宜豈可復以不正爲過哉即夫子所謂寧儉寧固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訂疑此以大象推之爲有據氣或稍偏狂宜裁抑之猶宜激厲之之類勢有偏如由宜退之求宜進之以質秦法過嚴當救之以寬鄭俗太玩當糾之以猛之類損餘以補缺矯枉而後平即承上二項

疑問曰卦具陰過乎陽之義曰小過陰者謹密陰過乎陽則其

所爲謹畏周防之意勝而于理于勢有可以得亨者但責因其時合其宜不失當然之貞耳貞者何陽爲大陰爲小小其貞也陽爲上陰爲下下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象若飛鳥然而所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上不居其下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以大而獲戾者安所稱亨吉哉易止陰陽二義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昇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此卦陰過乎陽謹密周順之過常是陰之過也此過卻是柾好事故聖人就是而與其亨然或恐其特此可亨之說不量分力而爲之則又未必得吉也故又戒之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初踩而上應曰飛鳥以凶上過而已亢曰飛鳥離之凶陰柔的人雖能謹畏或當時可得亨翻翻輕舉者有之即非小過之所宜者故聖人緊緊以遁之音不宜上宜下教之處下而得吉姚承庵曰陽剛底人鼓動迅昇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小過云者正其過于謹密周慎也訂疑此自正旨訂疑世亦有臣子之才德過于君父者是亦人小過一端也父在觀其志五伯之君不及其臣是也臣子之分壓于君父雖亦

可亨然常分不可過終是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于陽故曰小者過訂疑小者過對大者過言此釋卦名義而亨字帶言之

三原王氏曰小過下脫亨字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紫引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于小小過而不可以甚過甚過之謂也過于小如哀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可以小

過如哀不至滅性恭不至足恭儉不至滕扃不掩豆是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建安丘氏曰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爲也

姚承庵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温克過慎之人皆可以辦得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沈毅之守不克勝其任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

訂疑即有剛健沈毅之才還要得位而中胡庶公曰剛不徒曰不中而曰失位不中正見權勢不我屬而徒負不平之意柔相矯相遜適足以敗乃事也故聖人斷言不可以示訓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註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

程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夫擊逆而上則難○而下則易○

疑問曰、小過昌以亨、小者謹密周畏之謂也○謹密周畏之既過○則于理于勢有必可通者○小者過而亨也、過昌以利貞、時當過慎而必其謹密周畏之獨至○與時而偕行○斯爲利耳昌云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用柔、柔得過慎之中、是以小事吉也、大事用剛、剛失位而不得善處之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陰處下、不宜處上、上逆而下順、故必安處其下、无翻輕舉上人之念、則吉可必得耳、明柔剛順逆之義安大小上下之分○斯知利貞之說○小過其可以得亨哉○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小過之時○理該慎畏周密○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云云○朱子曰、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敢底氣象○訂疑此因一卦大象因類而推○又曰、大過便說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小過只說過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云云、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來底意思○皆是宜下之意○

建安丘氏曰、雷在天上則震薄宇宙○則其聲小過而已○

鼂氏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益有爲而爲之將矯之以爲中也○時有舉此高之莫救○故考正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

訂疑過恭過哀過儉、畢竟是失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大以爲矯之以爲中、非也○所引三人○亦非故○以此矯彼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雲峯胡氏曰、可過于小、而不可于大○益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爲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脉脉不揕豆也○

訂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益指小事也○蒙引此就行喪用三事說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堯舜之禪、湯武之放伐、等事則大者之過也○

疑問曰曰行曰喪曰用、其關于吾身者不小、然以天下國家之

大○○親之則○○三者其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傲爲大、恭爲小、喪易爲大、哀爲小、用奢爲大、儉爲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則謹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所以善體小過之象者○恭從此心之敬畏出、哀從此心之憂戚出、儉從此心之節約出、與傲易奢侈之大樣者不同、是爲過乎小而不過乎大、

初六飛鳥以凶

本義云云訂疑又居過時四字不明、宜云當小過之時、

案引初六飛爲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宜過乎傲、喪只宜過乎易、用只宜過乎奢、如此安得不凶、○或問初六以陰柔居下、何以爲上而不下以致凶、愚曰、初六陰柔不正、而上應九四、

此如鴟鴞之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胡氏公曰、程傳以爲初過之疾如鳥飛之迅○无容救止故不可用其力也○取義亦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尊于父者祖之象○四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訂疑祖字當斷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凌及于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訂疑不及君二句、脗贅、

本義云云

訂疑以爻位觀之○三爲父○四爲祖○五爲妣○上爲祖妣○程傳謂五爲祖妣非也○若以五爲祖妣當稱王母矣○本義串說謂惟其過陽而遇陰○所以不及君而自得其分也○然下文皆過而不過云云○玩一皆字○又是以過祖遇妣不及君過臣平對者平對是祖○可過而君○不可及也○過祖爲亢宗及君爲僭偪也○妣可遇臣亦可過也○遇妣爲柔中○遇臣亦爲柔順中正也○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獨此爻柔順中正而在下卦○故視諸爻獨美○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遇陰○固過而不過也○不進則不及君而過臣亦適合臣道之宜○胡氏之說確矣

雲峯胡氏曰、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過其臣之分矣○

兩過字微不同遇其妣避近之過故本義曰反過遇其臣適相當之過故本義曰適過小過本陰過于陽今進則過祖而遇妣不進則不及君而遇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

以如此○又曰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舉○過其君○則有僭分之嫌○蒙引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義不相襲○同一六五也○對三四而言則爲妣○對六二言則爲君○梁山來氏曰、初在下有臣象、訂疑其指二、祖、四也、妣與君、皆指六五、臣、初六也、以家人言之○有爲二之祖者九四也○有爲二之妣者六五也以朝廷言之○有爲二之君者五也有爲二之臣者初六也○初在二下故曰臣○二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遇妣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退遇初六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三四二陽非其類故

進則率過三四而遇六五也二與初陰同類又在初○故不進則上舍三四而下遇初六也○五則五爲君而二爲臣○不可過○故不及其君也○自二視初○又爲二之臣○僕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二與初比初在二下○故爲遇其臣○故梁山來氏可備一說○蓋祖妣君皆指他爻不應○臣獨六二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云云

訂疑君臣之分○毫不可過○臣而及君○是過越乎分也○魯之三家○蒙引曰本義云云、何以見衆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容兩立○況當小過之時陰多于陽又是小人道長之時○唐五王唯失此義○故中武三思之害先儒謂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不○○○

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程傳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九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訂疑本義全用傳說乃朱子以已義補之小註之說正本義後一說也本義只云當過之時亦不明宜云當小過之時雲峯胡氏曰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者可悟此矣
訂疑朱子小註依本義後說乃象傳位不當也之義也弗過遇之是不加意以待之便是行不過乎恭非小過之時宜下之道故如此而往則有厲而當戒也然過恭亦不可甚過故又曰勿用永貞以象傳觀之則後說爲是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是莫長恁底
訂疑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九三以過剛居二陰之上故爲弗過防而或遭其戕九四以剛處柔不極其剛又能下于二陰所以无咎往厲者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故又因而戒之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揔之三四爻剛失位而不中不可大事故三以弗過防而有或戕之凶九四以弗過遇而有往厲之戒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云云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爲小畜六四言也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言小者不能大有爲也
蒙引陰柔既非有爲之才居尊又太高而過家傳所謂已上也
訂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取諸天道知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取諸人事知其不可大事也若是雲行雨施或田獲三品王用三驅便是大有爲之占也本義與象傳不同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已上高大也
梁山來氏曰本卦上逆而下順宜下不宜上今已高在上矣故曰已上也
訂疑象傳來氏皆據卦辭宜下不宜上言本義乃是據象辭小事不可大事而言意各不同皆通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是謂災眚

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傳意或說更可從

訂疑小過宜下不宜上五上居卦之上故五與上皆不好

疑問曰小過宜遇不宜過上居動之上處過之極不知時與分之當然與理爲過而唯逞其過人之爲若飛鳥雜入于雲漢者然則凶不免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蒙引即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李東一曰大抵小過六爻皆反覆于過不過之間以弗過而遇爲宜過而弗遇爲非宜揆是發明卦辭可小事而宜下之意

訂疑愚按過字有兩音過去之過過失之過過不及之過皆小者之過也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而方得時九五爲上卦之主而時已過故曰小者亨也小謂陰

義王肅音戈乃之于歸不我過荷責而過楚狂歌而過孔子過之必趨之過平聲卦中无此義

三三　離下　次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云云

訂疑象傳不取相應者水在火上有相剋之義故既濟卦又終不甚好

蒙引只緣既字不好此即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酣酌開花披離時節

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无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說統六爻皆應者八卦然應皆得位者獨此一卦

訂疑皆應者八卦謂泰否損益咸亨既濟未濟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註柔得中則小者亨也

訂疑小者六二也六二爲下卦之主而方得時九五爲上卦之主而時已過故曰小者亨也小謂陰

疏其柔之位則柔得其正自不至紛更以釀禍柔當

本義以卦體言

胡庶公曰剛當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紛更以釀禍柔當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柔指六二、
紫弘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宗義程教采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爺回者也既濟而曰終止、未濟而曰不續終、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堅持中底績者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七三　正誼堂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哀亂至矣益其遑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訂疑專言時運、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象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于其終、而有止心則亂之所由生也
建安立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息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肇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桑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贊易其旨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註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疏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也但既濟之道、初吉終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七四　正誼堂

胡展公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不及覺故貴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又卒而不及、持故貴防防者防其始也思以心言防以事言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而防之不豫思亦无益耳
平庵項氏曰、人之用莫大于火、而火常生患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

滅之患○水在火上、其初有既濟之功○其既亦有相息之變○吉終亂或亦見于此○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本義云○朱子曰曳輪濡尾、只是爭些子時候、是欲濟與未濟之間、不是不欲濟○是欲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于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紫引曳輪濡尾、言其禦禦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濡尾、便是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訂疑初九之曳輪濡尾、亦如六二之喪第下卦初濟者也○上卦既濟者也○二將濟初未濟○故初曳輪濡尾、而二喪第勿逐自得○耳○本義紫引以爲言其心之謹慎如此、未免鑿○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與此文正同○

初九曳輪濡尾○

也○濡尾、水浮不濟也○吳氏皆以濟水言非也○濡尾以狐之涉水言也○觀未濟可知○程傳凡獸涉水○必揭其尾○亦不盡然○水淺則揭其尾、水深則濡其尾○凡獸皆然○故曰深則厲○淺則揭○狐之涉水則未之見○若馬牛狗鼠則常見之○但此等獸則雖濡尾而亦未能濟○狐之濡尾○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訂疑不言濡尾者二句一意○省文也○象傳倒如此○未濟濡尾、爲无攸利、爲咎而既濟之初爲无咎者、意與與說輻同○美惡不嫌同辭○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訂疑字彙茀、廢入聲車旁鄂風者、雅第、與華後謂之第○郭璞曰以韋蔽後戶也、愚按茀第二字音義畧同而既濟之茀、又音弼、姓也、竊恐車茀之茀、當從竹○蓋竹可爲簟故可蔽車爾○梁山來氏、亦曰從竹、

程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于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忘于終況其下者乎○于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

二陰也、故以婦言、弟婦人出則以自敬者也、喪其弟、則不可行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異時也、

本義云云、訂疑全用傳、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傳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弟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云云、朱子曰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引之以証此

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

訂疑本義全用程傳意然于爻義未盡、九三有剛正之才文明之極、剛明乃遠足以有爲、又外應陰柔險陷之爻、杯水不能勝輿薪之火、故雖久而必克之、故取高宗伐鬼方之三年克之象也、小人无剛正文明之德、不足以當之、故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謂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也、其餘无取、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欲以殃民也、

或問用奚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朱子曰言奚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

程傳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濡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免患則足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矣、警如衆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以衣袽已濡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雖有衣袽亦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訂疑征伐大事久而後克、自是實事非必取象也、衣袽之戒備、以作思患豫防之象可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傳常疑患之將至也、

蒙引心不自寧也、

胡泉公曰、大凡人心疎忽不爲終日之計者、只緣自信无事故、

耳○若一念不敢自信則无事可易无時可安保濟之道孰有出于此乎○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註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方謂二

本義云云○朱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于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

胡康公曰愚按此爻大抵言人君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驕

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爲言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誠○殺牛若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耳沾沾焉必指文王與紂之事只緣泥定君臣上說殊覺太拘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訂疑既濟之九五亦坎體也○其辭意亦同○也以初陽得民于下既濟以六二得時于下一義也○

衆引大來字當玩有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上六濡其首厲

本義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說統全體爲濟極○本體爲險上正終亂之時○濡首即載胥及溺之意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渡水老狐能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陌也○小者未能慎畏○故勇于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于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隆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

又曰坎爲水爲心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
涂息齋曰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无所
利矣
豪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五言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
但尚邊邊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訂
疑此程傳說
蒙引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
梁山來氏曰得中則既不柔弱而无爲又不剛猛僨事未濟終

于必濟所以亨前卦既濟之初吉已然之亨也柔中之善于守
成也此卦未濟之亨未然之亨也柔中之善于發亂者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
也
程傳未出中指二而言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
濟而有與若能慎重則有可濟之理
蒙引此中字不同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得未出中也正同不能慎終如始以致濡尾而无成功也對汔濟言謂始也汔濟終也以不謹而不克濟是不續終也

節齋蔡氏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初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
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說統在狐是未出水中在人事是未出險中此句只引起下意
將濟未濟之時正是利害關頭當事者不可不敬慎以要其終
耳
馮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
亨未濟者終濟矣
訂疑此二句復明亨意
胡庶公曰愚按小狐汔濟未出中者就天運言既未出乎險中
濡其尾云云者就人事言敬慎之心終始不相續似天下事

終于不濟而已何亨之有不知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
應可與同心協力終于克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特在人之續
其終而已項平庵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亨
字意也與訂疑同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疏火在水上不成亨飪未能濟物
本義云云
訂疑既濟之思患豫防象火之爲患而備水于上以濟之也未

濟之辯物居方○象火上而水下○各○遂其性之宜不相射不相息也○水在火上既濟者後天之卦位水火相逮也火在水上未濟者先天之卦水火不相射也丹家之術專以此二卦爲體用○

初六濡其尾吝

疏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涉川濕其尾也、進濟徐氏曰既濟之初○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

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蒙引以陰居下无才无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能自進○

訂疑坎險之下○地亦不好○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註不知紀極○疏春秋傳、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謂之饕餮、言无休已也、

程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訂疑知音智、本義云云○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或云當作拯字、訂疑作拯字、其義更深○拯字亦下正字叶、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傳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以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凌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貞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危亂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得爲正而能保其終吉也○于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于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云云訂疑全用程傳意、蒙引亦云、程敬承亦云云、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疏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本義云云、訂疑從硯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本義云云、
莆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且陰柔失位、才不足濟、又進求焉、訂疑前有九四可疑之凶、可知矣、為能涉大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上有不字、為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正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訂疑舅頭只云未濟便是不利涉了卦辭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正謂初與三也、○渙六三渙其躬无悔而未濟六三未濟征凶者渙六三上應巽體為風為木有舟瓣之利未濟六三上應離體之剛為火有相剋而无相濟且六三之柔不足以勝上九之剛故征凶、

蒙引本義以柔乘剛、以虛乘實也、與以剛乘險者不同、故利涉且與上文將出乎坎、協本義利于水浮之義、實如此、又曰、或說甚有理、

訂疑易中下體坎者八卦上體坎者八卦未有以坎上爻為以虛乘實將出乎坎而許其利涉者、

說統既曰征凶、又曰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至是、蓋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陸走則用己力自用不足之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訂疑未濟六爻位者不當、獨六三言之者、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較諸爻為更劣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註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賢、以近至尊雖屬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

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興哀之征也、處文明之初、始出乎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既不能即勝、故曰三年、訂疑下應初六坎水火克水、終是費力、以其剛在上體、初又柔在下、力微不勝、九四故難久必能成功、

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盛、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國賞之、

疏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

訂疑註疏皆以伐鬼方為實事、勝傳與本義一說大國對鬼方言、鬼方小腆王國大邦、玩有賞于大國語意似為確、

程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乎險、

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訂疑以君言又不如註疏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柔故設此戒

訂疑傳以震用伐鬼方爲大臣奮發有爲之象勝本義變化氣質之說然當未濟之時佐君征伐以成一統之業而定中興之功亦是實事不必云象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未濟之時以剛明之大臣而佐君討伐成中興之盛正實事時務也无緣忽爲變化氣質之說本義此等處多不可曉說統亦云與卦旨不協註疏程傳及楊誠齋皆主大臣濟天下說宜從之

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未濟之四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訂疑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其象同取一事或伐鬼方之日高宗曾占得既濟之三其將亦曾占得未濟之四乎

郭鵬海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志欲有爲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來肩一心不懈于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戮力勤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之心作其奮發之氣爲國家揚哉定之烈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斯所謂貞也

訂疑此說切確正大○東漢光武諸將足以當之○孔明有其志而未遂天也

蘇子瞻易傳曰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爲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於主而用之於敵所以悔亡也

威苟不用之于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于主而用于敵所以悔亡也

宗羲按此又臆說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程傳說是已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

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訂疑當在又辭

梁山來氏曰、已出其險、濟時之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註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爲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方得无悔也、夫以柔順文明之質、居于君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本義云云

訂疑舊亦主變化氣質言、非也、○貞吉无悔者、因六五之不足而戒之也、君子之光、以六五文明之主也、中虛爲孚、貞吉无悔、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與九四同、以濟時言、君子之光有孚吉、又更端另一占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云云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于此發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過于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

象引以剛明居未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則又值將濟之時、占者于此、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是也、濡其首、有孚失是、人因而戒之、體其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无以承乎天命也、鄭玄如曰、此爻舊作將濟聽命說、愚謂未濟至六五、已變爲既濟矣、此爻正是周文武至成康時也、人主當此、惟真心實意、與天下共樂其樂、休養光爲而已、然亦不可戒生事而入怠荒、如飲酒无節、至于濡首、則失有孚之義矣、

訂疑易亦不拘此例、如否九五已休否矣、○貞吉无悔者、因六五之不足而戒之也、君子之光、以六五文明之主也、中虛爲孚、貞吉无悔、說統有孚飲酒非是、盡說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爾、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若汝終不反湯不事事飲酒而至濡首、

由而濟、

訂疑此足補本義之缺、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朱子曰、濡首分明是孤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又孤性嗜酒過飲至醉至于涉水必不致戒而濡首矣、

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泽水之害

小于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泽水○訂疑案紂以糟丘酒池亡其天下殘及萬姓湯作訓後王○謂其酒旨音有一必亡○武王作酒誥儆武公戒賓筵後王後賢以飲食致敗禍者指不勝屈○彼世之樂酒無厭者自謂放達皆侮聖人之言者也○

朱子曰、大概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坎、方好、脩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濟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上有孚飲酒而已○

總論一經之終始、

西溪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五行之用○冥先乎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木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有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訂疑上篇首乾坤天地定位也○終坎離水火不相射也○下篇首咸恒○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也○終既濟未濟○水火相逮也○

東西周文書院大學圖書館藏

周易訂疑卷之十一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繫辭上傳

訂疑韓康伯註、只作周易繫辭上第七、无傳字○疏謂之繫辭者、繫屬其辭于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有以簡編重大○是以分為上下○然未明提傳字程子亦名為繫辭、不言傳也○皆無分曉○惟本義名為繫辭傳其分上下篇仍依其舊此于十翼之說為確○

陸德明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于雜卦皆有傳字○亦有无上字者、

本義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訂疑本義、與周易上經本義不合○或朱子初時作本義○尚依今本其彖傳象傳○或如今本乾卦附之文辭之後○或如今本坤卦以後六十三卦○彖傳附之卦辭之後○大象傳附之彖傳之後○小象傳附之各爻之後○乾文言附之乾卦彖傳之後○坤文言附之坤卦象傳之後○是皆有經可附○獨繫辭傳无經可附○又不若說卦序卦雜卦三傳可各自為篇故自分上下也○後又疑經有上下篇故古易彖傳象傳○凡釋上篇者名為上傳○釋下篇者名為下傳○文言自為一篇○獨此繫辭傳○既不可依經以分上下○是亦无經可附也○又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不若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之各自為類而自為一篇其所論雖不專繫辭之事而繫辭之事為多○故名為繫辭傳○以其簡袠重大而自分上下也○後又見孔氏正義即疏論云、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此與愚後說同○見彖象傳是有經可附矣○然前說近是○此處恐是朱子未及更定之說○耳○本義似此者不止一處○

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訂疑亦有言人事處○或言聖人作易之由○或言聖人用易之事○或言學者學易之法○三者盡之矣○

朱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底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設理會、

訂疑自子言、倒是上繫有些寬泛籠統處○可任人游移說底下繫便句句貼實有吃緊為人處○着學者有實落下手處○

雙湖胡氏曰、若只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著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遺乎仁義中正之

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易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乾坤卑高便是那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作易之事

雲峯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奏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辭也天地間陽者常動陰者常靜可見其為剛柔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各以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為吉惡者可知其為凶矣未有蓍卦未見所謂陰變陽陽化陰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變化已于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此也

蒙引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易有乾坤剛柔吉凶變化然此等名物皆非聖人鑿空所為不過就六合中所自有者摸寫出耳是易雖未作易中許多事物色色皆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至于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作易處以此節為未畫之易最為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

訂疑朱子不主畫前之易說謂易理原在天地間就眼前任舉一物一事盡是易未有易之先是如此既有易之後也是如此只是要人就眼前看易理耳此說自平正其云說做未畫之易

也不妨乃餘意也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純陰純陽之卦名也

蒙引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

高亦昭然可覩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卑高各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犀象微而鼠兎大而鯤鵬微而燕雀其類固各有卑高也在植物則栲櫟杞梓或千霄蔽日而弱草僅足以棲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言之則亦各自有卑高之別焉又曰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以一卦分二體而言則上卦為貴下卦為賤以六爻言初賤而二貴三又貴于二四又貴于三五又貴于四上雖貴而无位亦終是貴為人上也故大傳云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爻有等則六爻各自為貴賤可知

本義動者陽之常云云至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

蒙引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性皆靜也謂之有常者陰亦或有動者陽亦或有靜者然非其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之如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靜也其有震動者乃變異也至于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之類其性之動靜亦柴可驗矣故丈夫志在四方婦人得其正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牝雞不司晨牝馬雖健必非空群之逸足而觸藩之壯必羝羊也斯亦可見陰陽之分動靜而剛柔所由判也

本義方謂事情所向云云至占央之辭也

朱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伊川說是亦是遠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悔吝有悔吝之類各以其類而聚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形字欠妥

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訂疑本註疏疏曰方謂法術情性趨舍故春秋傳云教子以義方註曰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愚謂性行者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也書曰習與性成賈生曰習慣如自然少成若天性法術者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攻術不可不慎也是也

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也此條與下句无別與本義及朱子前說不合勿從

蒙引事物善惡各以類分如其為人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事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如紂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天下珍怪之物而御之矣是惡之以類而聚也盜刁之自宮以遠君管仲謂其不可近樂羊之食其子魏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蓋以其不自愛必不愛人而所厚者薄亦當无所不薄茲可見事情之惡亦各以類而聚矣此說未當一說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耻為一類克伐怨欲放僻邪侈為一類此說勝前一說事情所向謂好惡殊途趨舍異轍也訂疑三說一也何分從違

物以群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故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寒之者至矣吉凶生矣生于善惡也馬氏曰方以事情言物以簡雜人物言

說統方宇舊指動念說物指人物之物取品格義聚者善惡之積漸分者善惡之異黨朱子曰一念向善則百善俱集一念向惡則百惡俱集此謂類聚門內有君子門外小人至此謂群分

訂疑本義事物善惡各以類分通釋二句方以類聚如云志仁无惡又如脩義懷德懷刑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泰而不驕上達求已之類此善之以類聚也惡者反是物以群分如共工驩兜之比周為黨飛廉惡來五十國之類此惡之以群分也如元愷五臣九官十二牧亂臣十人七十二子

此善物之以群分也又如直諒多聞之益者三便佞善柔便佞之損者三皆物之以群分者也

本義象者日月星辰之屬云云至陽化為陰者也

蒙引成象成形各自有變化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交代雷雨風雲之或作或輟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變化言之如山之或氣靈而品物流形或氣吸而萬物歸根如水之往者過來者續或為朝或為汐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有榮枯之類皆是也

訂疑在天成象如日月之長短盈缺不一其度數經星之昏旦不一其中五緯之順逆不一其行彗孛之出滅雷電之發藏風雲之變幻之類皆是也在地成形如山陵之異其形勢水泉之異其態狀之類皆是也

蒙引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不可分蓍策卦爻為二本義以蓍策冠卦爻之上者以此卦爻也不然卦爻為易之體蓍策為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蓍策矣易中卦爻本无變化變化者皆是蓍策中陰陽老少之為也亦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云卦爻陰陽

皆形而下者以卦爻冠諸陰陽之上知此陰陽乃指易之陰陽矣不然當置陰陽字于卦爻之上其以變化分屬陰陽者蓋陰重濁猶以漸而變陽輕清則化而无迹矣此須于造化人事上實見得方是勿徒只以變化二字分屬陰陽便了也如雷電風雲之類其聚散往來曾見有痕迹否若夫動植之類其變也雖終歸于盡然猶有渣滓在久則亦化矣此可見變者化之漸意所以然者有形故也若陽則止是氣故一化而无迹然單言變亦該得化單言化亦該得變並言則當有別本義此言聖人作易云云訂疑當移于下節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訂疑註與程傳皆以造化言梁山來氏從之本義指易卦言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句極窮突不如云此言聖人作易盡卦之事也若移上文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云云于此則確矣上節只言陰陽之實體此節方承上文言聖人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乃作易之事也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與起下文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訂疑此是故是承上文者

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如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个事物相摩憂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圍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訂疑此聖人始初畫卦之事只好就橫圖說如邵子經世書伏羲八卦次序圖及六十四卦次序圖也本義正指此言其小註云摩旋如磨子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及盪是圓轉推盪出來又云盪是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似是就圓圖說了不可從

榮引剛柔相摩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即是因而重之之說嘗觀孔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如此云八卦相盪後又云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又曰八卦以象告是蓋以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要之似不如邵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每加一倍者為尤明白痛快大抵亦是立言不同然邵子之說實為前聖之所未發也此條正指橫圖言乃聖人作易本子圖圖是即此圖而圖之方圖是即此圖而方之耳在伏羲畫卦時只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特假借

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訂疑即參天兩地參兩字亦是假借字意人皆作實用字了看書須如屠赤先生于无字句處討意旨方有實在受用處拘之在文字上泥解終是影响

朱子曰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蒙引陽交于陰而陰生于陽于是有太陽少陰焉陰交乎陽而陽生于陰于是有少陽太陰焉是有少陽太陰焉是兩相摩而生四也太陽交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于太陽而艮坤分焉是兩相摩而為八也○時講云剛柔摩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少陽太陰太陽與少陰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摩而生巽坎艮坤○訂疑此諸說紛紛真如屠龍雕搭技成文不得用刻腦鏤冰文成而无用也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在其中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泛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雌雄牝牡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費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而道自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

天地次言易理備于人身終言體易之極功也
朱子小註男女有蕪植物言者蒙引辯之曰孔子只是就動物言如乾卦象傳品物流形亦只是就植物言朱子語類所記亦朱子旁引曲証之辭耳學者泥之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豈唯說詩為然此蔗齋善看書處

彭山季氏曰男女雖同陰陽之氣而主于陽者必健主于陰者必順乾坤之道豈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

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訂疑物性亦有健順如馬性健牛性順馬亦分健順如牡馬健牝馬健而順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訂疑以大體言之男健而女順然細分之男女各自有健順如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論男女皆備此二者之德也如男子亦有寬裕温柔女子亦有節烈貞固是也故下文合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男子遂不簡而女子全无易乎
蒙引人見男女只是受形氣于父母而不知父母之道原即乾坤之道也厥初氣化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付于形化形化付于氣化故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朱子註云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坤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者在其中
訂疑人之一呼一吸皆天地之氣為之貫通乾坤之道未嘗一息不在人身中人特天地傳遞耳如鬼神憑著龜以告人吉凶可謂告吉凶者特著龜之所為乎此理甚明何必紛紛致詰難

乎○
梁山來氏曰、成男雖屬乾道而男女所受之氣皆乾以始之成女雖屬坤道而男女所生之形皆坤以成之分之則乾男而坤女合之則乾始而坤終此造化一氣流行之妙兩在不可測者也訂疑此亦合下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云云○朱子曰、知者管也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乾為其始、為其萌芽、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形未形尚未形也

訂疑乾知大始即大哉乾元萬物資生也資生以後生長收藏皆坤之事○本義輕清未形也○蒙引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上文男女專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則萬植物矣、訂疑本義蒙引皆欠緊切此節不過要就知大始處形出下文簡字以起下人當全易簡以配乾坤之意耳

蒙引上文以乾坤準天地下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亦指天地故曰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則此乾坤似不當泛言○訂疑似字刪○本義云云是擬其理之所類而言言不但乾坤之成男女然也亦猶易有太極一節云云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生云之謂易一節云理與書皆然也若本旨則自各有所主

訂疑乾知大始二節雖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者然上文已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矣知大始作成物易知簡能即申言上文乾道坤道之實以明上文所謂乾道坤道者即此知始成物者也所以知大始者易也所以作成物者簡也人能全易簡之理則是兼體乾坤之道而成位乎其中而易之理在我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乾健而動云云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做下一截事故簡知便是起頭、能便是做

了○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无疑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闌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訂疑傳曰頭著仁藏著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朱子曰乾坤變化而无為今朱子云做○云施為說得不似天地无為而成底氣象○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

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訂疑即天地易則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人之所為○云云訂疑德謂得于己者己當作心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訂疑即天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絆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緒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常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者富有而无疆○

平庵項氏曰稱賢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絶矣○

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上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與天地同體○世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攘使人不可行○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之歸○殊可惜也○

蒙引本義人之所為○為字兼立心處事○猶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註云為之不厭○為字兼知行也○訂疑學而時習之註後倣此

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為字亦然○近日一二老先生反教學者云只是說處事言○如此則下文本義何故每○提撥个心字事字及內外字○而本文求何分德業○本義曰心事與下文德業字相照應○曰同心○曰協力○曰一于內曰無予外曰得于己○當作

心曰成于事皆此意心所以主宰乎事者立心原不在行事之外也凡立心俱在處事之前立心易處事簡雖分內外其實未有易而不簡者未有簡而不本于易者如中庸或問論致中和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亦未有致和而不本于致中者有親則一于內者信從者衆則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豈不可久如今之講書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皆以為然則我益信而持之益堅終主此說矣有功則無于外有功自人之協力者衆而來故得無衆人所有以為己之有而自成其大也李斯曰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業今就古之大功業者論之如堯欽天授時命羲和明揚咨四岳嶽與百揆賓門則一任諸舜他如禹益稷契皐陶之徒各効其力以贊其治是唯堯能無收而與之共天工故也故稱堯之治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其至大者若以賢人之可大者言之則如漢高祖之腹心良平爪牙信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一時天下英傑如十八元功皆入穀中是以能促秦滅項而繼三代一統之治也楊子曰漢屈群策以其能無而有之也其在人臣者如唐史贊房杜云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兵而効之君所

以能成太宗之業而為一代之臣也豈非易從有功而可大者乎○問有親則一于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功則無于外似是上面協力者衆之義何如又做進一步說曰協力衆而有功矣由是而四方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以為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以為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不成其勢自不容不大矣是亦進一步可久可大者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業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為久矣如堯之巍乎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為大矣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云

雲峯胡氏曰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位而无愧于人焉然必如此後謂之成人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為賢矣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蒙引言自可大可久而進之則易簡所造醇乎其醇而天下之

理皆為我得矣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可久可大處充來前段易簡是生底後段易簡是熟底自易則易知至可大則賢人之業此是自善信而美大之城者也過此以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聖神之能事前面易簡城之者地後面易簡至誠者也此兩段又要看得相貫不可謂兩項人也觀本義二个至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簡而至于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又至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為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生來便有此一段

賢人那一等聖人也如中庸君子戒慎恐懼兩節是體道之始事由是充之至于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為聖人矣蓋是由學而至于聖若也經傳中如此者甚多

沈蛟門曰天准易則天成箇天而位上地准簡則地成箇地而位下吾人兼體易簡則人成箇人而位于中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到此地位方成箇人

右第一章

疏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象者言乎象者也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訂疑舊本天一地二節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首、天數五節在大衍之數節後、故周氏如此分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貳且乘更為別章、成十三章、按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貳且乘以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並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按大衍一章總明揲蓍

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以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余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訂疑疏駁馬季長等是矣其所取周氏所分十二章次序亦多不倫先儒章次既多不倫本義更定之亦有欠確者詳各章下按繫辭傳原本自有次序而今亂騰之底或是後人所錯簡也即如釋諸爻辭者共十九節不依卦次又散做三處豈當日原本便如此混亂想必是在一處有次序如九卦之例也今既不能盡復原傳之序不如不分章次如曲禮檀弓諸篇之例其可

相承者相承說不可排承者聽人各以意會之不必強合牽為一意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也即如第一章天尊地卑一節許多條件下文不應以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二句結之第云關畧文氣不完又與上下文殊不相蒙也鼓以雷霆以下至末一氣相貫自為一章可也而朱子本義云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變化之成象者此變化之成形者愚竊謂不然

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燕指伏羲為有說卦字非也此設卦字帶說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莫大乎蓍龜洛書與龜皆帶說經傳中此類不一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物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未嘗進也此章雜帶說卦其所指則在繫辭也此節若憑空說觀象繫辭而不先以說卦于文理亦未當也後面說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說卦與繫辭是兩事矣

訂疑指文王周公者以周易而言也其實周易之前各代原有易書故洪範稽疑筮曰卜貞曰龜從筮從周禮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夏商亦有易也易始伏羲伏羲時想已有易書但今不可考耳

蒙引此說卦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伏羲所定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繫辭須就圖上拆出而陳之于此然後看其象而繫以辭故亦謂之說卦乾初九本義云凡畫卦者自下而上則不但是伏羲也子信謂文王周公之繫辭无所用于說卦

乎、訂疑後說當從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物猶事也、卦與爻皆有之卦爻中自
繫引本義象者物之似也、在乾卦則有大通至正之
具此象、如下文得失憂虞之象是也、在坤卦則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九二有潛見之象九三有
象在坤卦則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九二有潛見之象九三有
乾之惕厲之象坤初六有陰始生而勢必盛之象六二六三有
柔順中正以陰含陽之象至于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等乃是辭
也非象也聖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字與下
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不

同、彼以象對占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
易中所說象字其類甚多、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
有本然之象、其義之所該者最廣、究其要指則所謂時有消長
事有當否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云云本義云事之變也、所
主在人事也有直就人事取象者如坤六三有含章之象、繫九
二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也有假物類為象者如乾初九潛
龍九二見龍坤六四括囊六五黃裳是據卦爻所似之象而取
之要之亦是以象其人事者又有一類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難是隨時以已意取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云云訂疑此節本義極无分曉愚謂此專指揲蓍之法言變化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也上節為末二節居而安者易之序四句及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張本此節為末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張本也

蒙引此節于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底說則皆剛化柔柔變剛也故今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无所謂七八者其末段本義亦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若據卦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象辭

爻見在說則與後本義相戾而解不通矣故乾初九本義云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用九本義云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故變化當如此斷此剛柔變化與彖傳中所謂卦變不同蓋剛柔變化乃聖人作易之本旨訂疑指教人卜筮事而其圖則在啟蒙考變占一段彖傳卦變云者朱子以為易中之一義而非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其圖則序例所謂卦變圖者是也今多彼卦變之說來混謂彖傳卦變便認不出

又曰啟蒙考變占法如占得乾者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是乾之姤而初爻變矣即是柔推夫剛訂疑當作剛推夫柔而剛化為柔也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厲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

訂疑三爻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雖啟蒙卦變圖內列得詳今學者多不看性理不知啟蒙之書則不知何為前十卦何為後十卦矣愚有一要訣凡三爻變者每一卦共得二十卦凡初爻變者即為前十卦初爻不變而他爻變者即為後十卦蒙引聖人觀象繫辭各擬其單變者繫之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訂疑或作得失或作失得得失為是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云云

蒙引此言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是舉易中

所有其下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及三才之道則是把造化人事來狀他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也論聖人當初繫辭固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但自後來據見成說則易之吉凶悔吝即是得失憂虞之象耳

訂疑初疑此得失之象憂虞之象二象字即上文觀象繫辭之象後覺不是蓋此二象字與下文進退之象晝夜之象二象字及三極之道字為類如以得失憂虞之象為設卦觀象之象則進退晝夜之象與設卦觀象之象說不通矣所以看書須照上下文聖人仰觀俯察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而作易則凡得失

憂虞人事之象與夫進退晝夜三極之道之象全已在聖人胸中矣然後畫卦繫辭制為揲蓍之法則凡易中之吉凶悔吝等又即人事中失得憂虞等象矣揲蓍之法中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等又即造化中進退晝夜三極等象矣吉凶悔吝外有享利咎害等言吉凶悔吝以例其餘也變化剛柔外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等言變化剛柔以例其餘也

訂疑本義解吉凶悔吝一段此如邵子陽之陰陰之陰陰之陽陽之陰之說乃本文外意不必入正講下節剛柔進退亦然

梁山來氏曰憂者榮也憂則困心衡慮漸趨于吉亦如悔之自凶而趨吉也憂則志得意滿漸趨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凶小疵也往亡合為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

自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致悔而取羞矣皆自人事言正如下文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皆是分配其義耳漢高祖初聽酈生之說刻印立六國後及張子房借箸為籌于是大悔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向无此一悔則事去而悔无及決至于凶矣唯得此一悔後遂成功而凶反為吉其襲項羽于彭城也羽尚握數萬兵在外帝騎于一勝遂置酒大會羽反蹙一擊漢兵敗睢水為之不流圍漢數

市至太公呂后亦為楚所得其取羞何如僅幸身未為楚擄可以因敗為功未至于凶耳此實因勝而驕所致亦可見吝之自吉而向凶也○吉凶相對云云是以四者交互說來又以見上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于吉凶也而上文之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訂疑本義解吉凶悔吝一段此如邵子陽之陰陰之陰陰之陽陽之陰之說乃本文外意不必入正講下節剛柔進退亦然

梁山來氏曰憂者榮也憂則困心衡慮漸趨于吉亦如悔之自凶而趨吉也憂則志得意滿漸趨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凶

也、○說統虞與娛同、孟子驩虞、正此義、訂疑與蒙引不同、
說統此節承上文明吉凶來○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陸氏釋文三極、陸云、極至也、馬云、三統也、鄭韓云、三才也、王肅
云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
本義既變而剛、云、至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
訂疑本義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鶻突、
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更不可曉其意、
以剛柔二字為揲蓍者既變化後之剛柔、只有二少而无二老、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王宜中堂

又以六爻之動、為變化後之少陽少陰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
全不成道理、其病總由于既變而剛則晝而陽四句、先已串說
了則象晝夜之剛柔便有二少元二老矣而六爻之動又全說
不去、蒙引一條、可破此病、
蒙引進退晝夜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
俱是借彼形此之辭進退是造化人物消長處故不可以晝夜
貫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之道則決
串說不得、訂疑此段極是、其餘尚有串說如本義者故刪、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須是逐爻說變化、變則自柔而剛、化則自
剛而柔、庶幾陰根陽、陽根陰、二本則一之妙有以見太極之全
體、元乎不在也、如三四皆剛則人道亦有純用仁時仁即義之
變也、三四皆柔則人道亦有純用義時義即仁之化也、當純仁
而仁當純義而義非偏也、此乃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
在陽者也、天道地道亦然、○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
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所為剛柔相推也、
訂疑六爻之動指揲蓍者所得之卦爻老陽化為少陰老陰變
為少陽也、三極之道謂天道陰或變為陽陽或化為陰也、地道
柔或變為剛剛或化為柔也、人道仁或化為義義或變為仁也、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天道之陰陽變化易說、人道之仁義變化亦易說、唯地道之剛
柔變化為最難說、為天道之陰陽常互易人道之仁義常互用
其變化可言也至于地道之剛柔則體質有定何以說變化乎、
蒙引云、天之陰陽則寒暑晝夜之類、地之剛柔、則山川陵谷原隰墳
類、人之仁義則恩威寬猛之類、皆有變化之道、愚謂其說天道
人道則是、其說地道則非也、地道之剛柔、謂山川陵谷原隰墳
壤之類其色有黑白（方以見者明白）黃赤青黎之殊其勢有高下平陂之異其
性有燥濕緩急肥磽寒煖之別所謂賦形有定者、非若天道人
道陰陽有互至仁義有迭施也、故曰其變化難言也、然但就其

相因无窮處觀之其彼此忽易形勢頓殊如所云行山陰道上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者非其變化之大者乎至于變盈流謙海田變易之說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變瘠為肥變惡為美皆地道之變化也又嘗見有斥鹵變為膏腴膏腴變為斥鹵者當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二句參看但彼以文位言此以揲蓍變化言其指不同其理一也

說統此節承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來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註序易象之次序

本義易之序云云朱子曰居謂身之所處循其序則安○節齋蔡氏曰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

訂疑諸說皆因本義云云而誤也若如此說則君子便是聖人地位矣本義云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此句若指辭說則于下句為複若只指卦爻之次序說則不合著所著事理四字矣愚謂易之序如序例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圓方圖次第及後天八卦次序雜卦之反對六十四卦內上下兩之六爻當位不當位承乘比應之類所謂止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者也卻于曰先天无文吾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者也居而安者即下節居則觀其象也安如禮記所云博依安詩雜服安禮操縵安絃之安謂時上觀察使吾心眼與之相服習洽也樂而玩者爻之辭即下節玩其辭也蓋卦辭在內不言卦辭錯舉之省文也此節與下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皆平居學易之事如上文聖人設卦觀象而繫辭也或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朱子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于心則自然樂

李彭山曰序自易言則聖人畫卦以成列者是也辭自爻言則聖人觀象而繫辭是也

訂疑此說可從易之序即上文聖人所設之卦所觀之象也辭即上文所繫之辭也

蒙引爻之辭在所玩則卦辭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得失也悔吝之辭言乎其憂虞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應君子朝斯夕斯讀而玩之言雖有盡而意實无窮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云云訂疑上文本義解象辭好其辭變化處殊鶻突底緊

柴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居則觀卦又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賾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用其理用易則雖盡乎一爻之時訂疑用易不止用一爻亦

大過矣豈必皆為動而觀變玩占者哉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何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于化裁推行之際而唯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趋皆吉所避皆凶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說統四其字皆指卦爻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

訂疑下章豕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本義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則象與變有偏全之分矣辭與占亦有辯

吉凶悔吝雖亦是易之辭然第十一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則吉凶者正指占說故上下經本義多分象與占言之則所云其象如此者即辭也其占如此者即占也即此本義所云所值吉凶之決也然經中亦有有占而无辭者如乾之无亨利貞坤之利永貞之類是也亦有有辭而无占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比之六三比之匪人否之六三包羞之類是也此本義所云即象而觀占在其中不言其占謹微之意見于象中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者也朱子學易之法一條云易大槩欲人恐惧脩省今學易不必待過事而占方有所戒即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

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云云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工學之想見聖人之讀易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他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纖毫礙處故云可以无大過矣訂疑居則觀其象即上文居而安者易之序但易之序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言象則就逐卦逐爻而觀其象所謂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爻之陰陽中正與否乘承比應何如時位何如也玩其辭即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將有為有言而抱耆問易觀其所值之卦爻而玩其占決之辭也上句言辭不言占者平日所講求者重明其理

也下句言占不言辭者筮時所質疑者重決其吉凶也其實辭中亦有占占中亦有辭也細玩此節似重觀變玩占句者蓋觀象玩辭不過複說上句以起下句耳

右第二章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而君子學易必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蒙引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通例矣章次如此凡乾坤文言一節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就其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訂疑此章第二節即言揲筮變化之事不止言繫辭也繫辭傳及說卦序卦傳大半自觀象中得來此後天極之易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註象總一卦之義也爻各言其變也

訂疑經註王弼著繫辭以下諸註皆韓康伯著後凡言註者放此

疏象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爻謂爻下之辭言說此爻之象改變也

本義象謂卦辭云云

訂疑變指揲蓍者所遇老陽老陰之當變者言占用其變易為占卜而作故又逐爻繫之以辭使遇此卦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疏云象之改變尚未明本義云變指一節而言對全體而言亦未釋象變二字之義者以象辭不釋象變二字之義也卦亦有變六爻皆變及三爻變則用本卦及之

卦之彖辭是也爻亦有象乾初九本義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象字本上章說卦觀象象字來變字本上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字來訂疑雖繫辭傳未必上下相承說然此章象變字則即上章象變字也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變一節也而曰指全體而言指一節而言可見不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有一節之象獨于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節之變亦有全節之象獨于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訂疑此著字當作多字

梁山來氏曰象指全體而言乃一卦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純陽之象變指一節而言乃一爻之所具者如潛龍勿用則言初陽在下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疏謂卦爻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論其卦爻失之與得之義也前章據其卦爻之象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辭者悔吝者言此卦爻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論其象此章據其辭也辭著元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按畧例无咎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者其禍自已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但如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畧故不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訂疑善字作能字

訂疑前章言象者失得憂虞與進退晝夜三極為類皆泛指人事造化言取象在易之外所謂天下之賾也所謂效天下之動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是也此章所言失

得小疵補過乃卦爻之所各具如位有當否中與不中乘承比應有相得與不相得時之盛衰消長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疏又云未盡其指○疏又云此章備論也愚按此章亦畧論之耳○疏易中占辭最多如云亨云利某云福云祉云有喜有慶有譽有尚有獲有功有嘉有得之類皆吉无咎之例也如云勿用云无咎云不利某云有眚有厲无攸利不可不宜災疾迷亡有言喪亂之類皆凶悔吝之例也○又疏云善補過謂能補其過善字作能字固通愚謂善字當與言字為類謂辭有許以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善者嘉奬之辭蓋卦爻中有可議處又有可取處

重于可議處是有能補過之理故聖人繫辭因而許之勿如胡氏就人說也臨川吳氏曰辭曰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梁山來氏亦如此說或曰无咎更善于吉也不便用善字非謂无咎吉何不曰善乎曰上兼言吉凶故蒙引其字指卦爻言也

楊誠齋曰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豈怒之辭也○陳明卿曰悔者自責以省小疵而日損吝者因過以自解人心也故因有小疵而日增均為小疵而中有消長之勢矣

訂疑此上章本義悔吝居其中間之意非正旨也本文悔吝通說不好邊說故經不貴有悔而貴无悔悔亡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註六位有貴賤也齊猶言辯也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云○朱子小註以二四三五初上相對較其貴賤

訂疑小註偶然之說不必從蒙引解貴賤位矣句處可從

楊龜山曰泰卦為大否卦為小蒙引又推之曰小謂卦之以陰為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為主者如復臨泰之類

訂疑如此說則齊小大句只說得十二月之卦餘卦如何說且如同人大有讓豫履小畜順大過小過中孚等卦又如何分大小乎竊謂小謂陰大謂陽學易者欲知某卦之爻孰為九孰為六即在畫卦之奇耦觀之便知此是易中淺事何必紛紛多事

辯吉凶者存乎辭因卦爻之辭有不言吉凶悔吝等者如愚上章所言是也當觀于卦爻之辭則吉凶可知如坤初本義云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上六本義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之類是也○上二節釋卦名之法亦通例也

蒙引位即是一節底卦即是全體底又曰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辯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象若言乎象二句也

訂疑此亦有理但此節及下節皆是學易之法與他處泛引以形起下句者不同

梁山來氏曰上文釋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名義矣此則又人

體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功夫也　訂疑體字欠妥　五存應四言一善到貴賤句應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句應彖者言乎象　此自可從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辯別之端云云或問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或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朱子曰然丹陽鄒氏曰憂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于其始震无咎者必恐懼脩省而省過于其終

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言乎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謂當

謹于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　似與朱子說微欲別

无咎者存乎悔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錮而不自知也

訂疑悔吝咎三字亦差不多此處似分悔吝為未來咎為已成之過憂將來之悔吝則當察于善惡方形之始而過欲存理使善念充而惡意去則不至于悔吝矣知咎之已成而動其補過之心則當悔恰于前此之非而痛自洗滌舍其舊而新是圖則有咎者可復于无咎矣聖人貴寡過而尤貴補也如是其勉人遷善之意深矣○卦爻中有言悔言吝者非謂其必悔必吝而逐可該之无可如何也正欲人知其將有悔吝而憂之也徒憂无益則貴于善惡之介而慎其投足之途也此大學慎獨之說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之悔與悔吝之悔不同悔吝之悔小疵也存乎悔之悔將省也

太甲有桐宮之艾卒為商之令主宣王聽姜后之諫遂使周之中興漢武有輪臺之詔遂免亡秦之續明英宗有南宮之困遂成天順之隆悔之時義大矣哉

憂悔吝憂字震无咎震字崇引皆指易說非也此二句與上三句一例貴賤小大吉凶悔吝无咎易之象易之辭也列之齊之辯之憂之震之者學易之人也存乎悔則夫子示學者以學易之法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註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訂疑諸家從之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朱子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小大云云觀其爻之所何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只是依約看也是恁底自是不曾見得底透只是依衆

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訂疑卦有小大摘上文辭小大者存乎卦一句而言之謂卦中之爻有奇有耦而其辭亦有險易不同所謂吉凶以情遷也小者未必盡險大者未必盡易只是約畧言之耳如論三多凶五多功謂為貴賤之等又謂柔危剛勝豈能盡然孔子不過以已意偶見約畧說耳其實小者亦多易大者亦多險三之位柔者固危剛者亦危五之位剛者固多功柔者亦多功也○上文以位之貴賤與卦之大小並舉此節單言卦有小大不及位有貴賤辭有凶功如賤者亦省文也錯舉也若以例推之則位有貴賤辭有凶功如下篇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蒙引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之類是也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畧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訂疑卦非不大也而八月有凶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也五非小也而屯其膏既濟九五非小也而不如西隣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拘定卦字辭字皆無卦爻說是

張子曰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險于凶悔矣○誠齋楊氏曰其辭夷易指人以所之吉且得也其辭艱險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潘氏曰辭者各指其所向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訂疑三氏之說即第十一章開物成務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下繫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之意也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平庵項氏曰自彖者至補過也皆解易之文自列貴賤至末皆學易之法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本義易書卦爻云云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訂疑用之謂下三節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云物云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如非綸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自與天地相等故于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為一渾然无欠綸之則是一實萬分燦然有倫此下三節皆是聖人用易之書
訂疑易書二字原不必重論所重卦爻耳此章是專言聖人觀象之學未及于辭也若重言易之書便是兼辭了易之辭雖亦足冒天下之道皆是發明天地陰陽之理然不如易象混淪全體无一縫罅无一遺漏也觀說卦一傳及序卦諸圖可見

蒙引天地之道不外乎一陰一陽之變陽之變也凡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无遺矣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于此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生死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于其中有以彌之而无遺焉自其內而析觀之則于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或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與天地準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觀天有垂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云云
朱子曰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畫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

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南東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問原始反終曰反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又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呼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宰我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註氣為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又曰變謂魂魄相離○離獨說遊魂而不言離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又曰變雖屬陰然魂氣上遊禮魄下降亦自是陰陽如言俎落俎升也便是魂之遊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遊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神氣上升氣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歇其香氣騰上物則腐于下推此可見○又曰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是漸之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欝結而為妖孽若厲氣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為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別傳魂原是氣无形也魂无所不之故曰遊也

訂疑原始反終二句既就死生說精氣為物三句不无複窮謂精氣為物三句既是說鬼神之情狀只宜就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言如中庸所言鬼神之為德體物不遺處氣至而伸則在人為精氣為物而為神陽之伸也氣往而屈則在人為遊魂為變而為鬼陰之屈也獨以人說鬼神以例其餘耳原始反終亦然萬物皆如是不止人也向來都被朱子就人說了故一旦難信耳

蒙引生死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鬼神是人物之所以生死者○精氣遊魂義動植說此說人未能信實有此理草木俱有香臭光彩便是魂也即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津液此便是魄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雖不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生死既兼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生死者也安得不兼動植耶

訂疑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此以理言也體物而可遺張子云氣至而滋息為神氣反而遊散為鬼此以氣言也

又按張子正蒙動物篇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

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謂之神、以其伸也、反謂之鬼、以其歸也、此即蓍動植之說也、張子曰、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此專以人言也、蘊子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弱、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訂疑　此非解此節之語、因其有至理存焉、故並錄之、

朱子曰、至謂之神、反謂之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也、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訂疑　如祭祀時、神之來格是神、及祭畢送神、皇尸載起、則神又去而為鬼矣、○以上所說紛紜、愚謂此節大旨不過欲以屈伸往來聚散離合言鬼神之情狀、特偶就在人者言之耳、非專論在人之鬼神也、其主意止以鬼神與幽明生死言陰陽之變以明天地之道、因以明易之準天道耳、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聚散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

蒙引　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為物、為變、亦以易而推其如此也、為上、已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爾、亦如善捕過也一句、不用言乎其三字、

訂疑　胡氏蔡氏二條、爽快直捷、

蒙引　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至難窮者也、于此而有以窮之、則

天下之理、無不窮矣、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

訂疑　輕重當作難易、若大學之格物、則衆人所可能者、

訂疑　此亦如中庸三重之道、上言本諸身六事而下文特申質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舉難以見易也、

仰觀俯察三條、得于易書者少、得于卦圖者多、試觀序卦先天諸圖其圖者天文也、方者地理也、八卦圖蕃天文地理也、原始者陽生于震復也、反終者陽盡于艮剝也、精氣為物者自震復至乾也、遊魂為變者自巽始至坤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疏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聖人无物不知是知周乎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故不過者所為皆得其宜不使慆過使物失分也

訂疑疏解故不過意則是而語氣不順蓋能知而不能濟或能濟而知不能周則皆不能无過今知足周之而道足濟之所謂知之无不明而處之无不盡矣故不過

別傳與天地相似乾父坤母克肖之謂似故不違善繼其志善述其事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云：

訂疑本義則知而不過矣知而二字當作衍文

朱子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輕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訂疑不曰下章而曰下段者朱子為此說時或未分此兩處為兩章但依周氏所分精氣為物至君子之道鮮矣為一章也

蒙引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連下句都是聖人與天地相似處本義乃獨于此帖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

半于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兩句本皆知之事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于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是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訂疑此以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作一句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對與本義不同

又曰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有時恁底處頗難曉

訂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兩事上言知下言仁中加一而字以故不過結之旁行者行權之知也對上知周萬物對下樂天知命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對上道濟天下對下安土敦乎仁亦中間加一而字句法與上句同而无故不私三字以結之分明是缺文耳本義有見于此故以旁行不流作兩事平說而以知仁分之此正說也小註以此句合樂天知命為一句謂皆知之事而通與安土敦仁句對乃別一說而雙湖胡氏及潛解梁山來氏皆從之

蒙引旁行而不流上一段知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

難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

訂疑下文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皆是蕪處變意若非處變則何必云樂天知命云不憂云安土云敦仁乎

蒙引樂天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知有天命則惟脩身以俟之又何憂

訂疑在聖人分上知命是淺事只帶言之程子曰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

也命者所以輔義一循于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愚又按聖人亦有言命處如死生有命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道之將行將廢命也然皆以曉衆人耳在聖人則知命不足言矣

朱子曰安土敦仁是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處而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盡去已私純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于仁故能愛唯安土敦仁故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訂疑樂天安土與崇德廣業兩章各言一事雖理可相形而不必

泥牽也

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又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是知有已不知有物也訂疑此答何叔景之說也是以敦仁仁字作愛之理言蒙引從之本義與夫仁者已發立而立人集註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无間矣同一解法于安字切

蒙引其知益深其仁益篤此又聖人仁知之極致也大抵聖人之仁知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寓而言便見一節難于一節深于一節爾

飛航講意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與天地同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知命則益无違于天地安土敦仁則益无違于天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云

朱子曰天地之化治亦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鴻鑄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于中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缺遺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

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範圍天地之化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耳

蒙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為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裁之為九州九封疆之界是也又如正經界治溝洫使恒雨而澇則水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事不然旱則隨他旱水亦隨他水其不過乎九州封疆之界不辯則四海之內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為何州孰知其為何

國如是則過矣四時節候不分則大運之中只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為春夏何時為秋冬何時為分至如是則過矣此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宜亦在其中矣訂疑中有涉曲成萬物者刪之

曲成萬物於凡天下之物知之无不明處之无不盡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燒衣飽食各樂其樂賢知勿使過愚不肖勿使不及動植之類則宜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舉天地間无一物不得其成就處所謂大以成上下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亦不能枚舉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句最難看訂疑不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舉一以例其餘也此至淺者也上文幽明生死鬼神固是此理大言之則元會運世小言之則呼吸動息莫非此理也知是知天地之化育之知乃嘿契非推測也所謂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天至誠如神者也後章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也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者也說諸心研諸慮者也肯堂王氏曰神以聖心主宰言易以聖人運用言其所存主處

一神之所為不可以方所測其所運用處一易之所為不可以定體執也又曰聖人範圍曲成通知則神易不在造化而在聖人矣故凡物有定在者皆可以方求之聖人之神通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莫測其端无在而无不在也何方之有凡物之有定體者皆可以體求之聖心之易妙于範圍曲成通知之內而不滯于一无為而无不為者也何體之有聖人心易之妙如此命无不至矣然孰非用易以至之哉

訂疑本義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括程子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

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之語、而為說也、然窮突之甚、獨王肯堂以聖人說確極此句與上文是故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故不違、故不過、故不憂、故能愛(確極)相對然上二節皆一句一結此節獨三句一結此文法之變極也

蒙引當初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在後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于命要之聖人之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爾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訂疑三節相承說至命由于盡性盡性由于窮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既以易則原始反終精氣遊魂二句亦以易而窮之可知矣窮理節既以易則盡性至命之由以易又可知矣此易之大所以與天地準而又為聖人之所不可須臾離也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訂疑仰以觀于天文三節依本義就用易之聖人說則如前所述矣愚謂若以作易之聖人說則仰觀節為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神明之德之全體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

萬物之情如說卦所列者則理无不窮矣與天地相似節為聖人得易簡之理盡三極之道于凡所謂知仁德業平易險阻變化云為之類无不知之明而處之當則性无不盡矣範圍天地之化則為聖人窮理盡性之至極義精仁熟盛德大業知來藏往聰明睿知可與天地參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則命无不至矣夫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之變知仁之理所謂一陰一陽兩在不測之神而已矣聖人者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如此則聖人之神亦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故其所作之易亦廣大變通至變至神往來不窮也如此說則易无體也（章潛按程朱本義並作易與易與天地準首尾兩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字相應而亦以見易書之作為有本領也姑記所見附之于此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誰能識之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陰陽者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云云朱子曰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

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是陽望後是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為今從上至下為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為之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

榮引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于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雜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倚于陰陽也下文節節皆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亦節節皆有箇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兼動靜舍陰陽則

道无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道不雜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兼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知及成象效法都取大底說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

梁山來氏曰理乘氣機以出入說統此章大指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便了聖人恐人外陰陽以求道故從一陰一陽上指出道來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就陰陽中說箇不測來非道外有神中間節節是道節節是神

訂疑本文兩一字本義迭運字極重周于所謂一陰一陽互為其根者此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于陰而行乎陽云云

我問繼之者善也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于萬物朱子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嘗觀之如兩片磨中間

一个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米穀四散撒出所以為繼之善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个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底方始各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訂疑未條是就性善之理與本義不合

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既繼之義訂疑明甚也

蒙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之爾總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性已交過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繼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成之者性也

訂疑乾道變化以下引乾彖傳以釋此節甚好本周子但周子止引到各正性命而截去保合大和一句尤得成之者性也正旨蓋保合大和釋貞義居多在草木為結果時在人為全而歸殁吾寧之時與此處本義不合不如截去通書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流形時說未及保合太和時也

資始誠之源也朱子註曰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于人之本即圖之陽動也通書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誠之通也

正性命誠斯立焉朱子註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總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此可見蒙引帶保合太和句為衍文也

朱子曰總成二字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總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

北溪陳氏曰總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蒙引或以總之成之為氣善性為理何以分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屬氣也然理亦寓諸氣而一者也又曰天地生物之心无有不善故曰天地之性也對氣質之性而言也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便是氣質性則物所有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不同而理亦隨之又總之時純是乾道變化不着形氣故謂之善

訂疑成之者性本義蓋就資生流形時說未及保合太和時也若人物之全而歸乃過此以後事

或疑成之者性焉知非全于已生之後耶曰本義就各正性命時言而不就保合太和時言非无見也因下文知者見之謂之

知云云天下之人猶未能盡是成性存存者況萬物之生又安能必其保合太和而全于已生之後耶故通書引易只至各正性命而止不及保合太和句而下文即証之以成之者性句成之者性也猶天命之謂性以始受天命而言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而賦于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已性之成也朱子註曰通者方出分明蓋上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只是元時尚未及于亨亨即流形資生時矣其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流形資生之時也尚未及利貞其云元亨誠之通正是指繼之者善

與成之者性而言其云利貞誠之復正是保合太和時在萬物則為句于實與實之既成也在人則為全而歸復吾寧也故曰誠之復復者歸根復命也朱子註小註及諸家之說皆欠分晓○以上因本義云周子程子之書言之詳矣故摘而錄之並置辯焉

先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總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言此性之純精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絶之者善然後

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性善實淵源于夫

子陸庸成曰成性所謂物與无妄也

訂疑陳氏陸氏之語明白詳確新益葛藤

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性謂物之所受不言性理而言氣化者照下文顯仁藏用皆以造化言也故下文本義云仁謂化育之功用謂機緘之妙也然細觀之其在天地自應以氣化言其在人則善性仁知自應以性理言原並行不悖也蓋造化原無理氣而氣為易見人性亦無理氣而理為尤重故當隨本文而解之不宜以性理而强令氣化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仁陽知陰○朱子曰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行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善也成者靜之終動之始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于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于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仁知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分而為二訂疑本義自繼善以後節以陰陽交互而言欲以明首句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首句是說陰陽迭運蓋統體一太極也到繼善成性二節則是說一本萬殊之在人者也朱子自幼讀周子太極圖通書及程子語錄以先入之言為主遂以陰陽互根之說通解此一章不知周子自是獨出己見作為太極圖通書借乾之象傳及此章首二節以証其說耳原非以太極圖通書解

此章也本義遂據太極圖通書以定此章處三為陰陽互根之說朱子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此言誠是也豈可以周子之斷章取義以明已說者為孔子之說乎即如前章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本義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云云然皆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節本義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云云然皆朱子偶見此理而發明本文外意耳後人遂執為正解亦何異執周子之書為此通章之大旨乎此章有可互說處仁知德業生云云不測是也其餘不必

縈引上文成之者性也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謂之仁謂之知不是仁者名此道為仁知者名此道為知蓋仁者謂道止于仁耳不知仁之外有知也知者謂道止于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也

說統君子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直指）

訂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皆兼三才而兩之也（此段明快詳確精簡未發）故以天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人言之則曰一仁一義之謂道在天道則分陰分陽又迭用陰陽在地道則分柔分剛又迭用柔剛在人道則分仁分義又迭用仁義兩者缺一不可為道故人之道兼天地之道無柔剛也今仁者知者所見既偏雖未必如楊子之義墨子之仁而已非堯舜禹三聖相傳執中之道矣君子之道或分仁分知或迭用仁知或仁中有知知中有仁或仁根于知根于仁皆一知一仁之謂道也但不可如本義以仁陽知陰說歸天地之氣化耳上文自言氣化此節自是承成之者性也句說性理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大旨是言造化之事兼人物而言此節仁智正猶天道之陰陽故即以相配言之（亦是此意但欠明白）

顏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訂疑天地人不能无心天地如何无心若天地无心是无主宰矣其福善禍淫互為感應者果孰為之主如聖人之為爾天地无心非真无心異乎聖人之心爾（此處不容不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即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又曰顯諸仁者天地生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訂疑程邵以表裏說朱子亦有如此說者見小註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云云○朱子曰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訂疑元亨利貞之說與本義同以先後說

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存底心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又曰顯諸仁似忠藏諸用似恕藏諸用而隱訂疑此皆作表裏說如孟子所過者化顯諸仁也所存者神藏諸用也

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生之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于中而不可

訂疑此亦表裏之說

揚誠齋曰聖人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云云

蒙引久大二字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來

訂疑自首節至此是言造化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云云

訂疑本義本太極圖說來故主陰陽互根說其實易書生卦則但如邵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耳本義之說乃後天對待而觀之見為此卦是某卦所變也自此以下本義是以造化人事貼以易中字目以見易之理不外乎造化也其所以專以造化人事言而不主易書者亦因下文成象效法二句在易書難說也如首章鼓之以雷霆以下就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易書難說也

本義效呈也云云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化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凡屬陽底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箇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

蒙引此乾坤就物說本義造化亦就物說言各有箇造化也法與象亦都就物說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

訂疑即人事亦造化中物故舉造化便都該了如首章卑高方物亦是人事本義統以造化之實該之

蒙引下見象形器即此成象效法就生物言是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只就做着上分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如乾坤二字既曰闔户之謂坤闢户之謂乾而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其以乾坤謂天地特其成形之大者也如元亨利貞有天道之元亨利貞焉有聖人之元亨利貞焉有君子之元亨利貞焉自其一物之生亦各備箇元亨利貞○夫乾其靜也專

之乾坤以對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闔闢户之乾坤以流行者言闔闢謂氣見形謂物也

訂疑此法象即後章法象莫大乎天地之法象字天下无一物无法象但天地是法象之莫大者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占筮也云云

朱子曰張垂崖說公事未判時偶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訂疑張垂崖宜用以解上節

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到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

訂疑此章易乾坤占事雖用易中字目實就造化物理人事而言也即如極數知來之謂占一句在易中固就揲蓍言然世間占卜之術則不指揲蓍一件也如卜龜亦是又後世占卜或以雞卜或以虎卜或以蓍卜或以紫姑仙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擲錢聽鏡相宇觀梅風角鳥聲求籤問笑杓聽相形揣骨太素脉子平河洛數紫微斗數梓柳神扶箕耳報之類實繁有術皆能推測以知來往云有驗即如春秋時左傳所記季

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沈尹氏筮裏公以泰卜孔成子以禮卜師曠以律卜子貢以鞏丕卜又如卜偃之卜畢萬卜虢亡叔服相公孫敖之子梗陽巫之卜夢梓慎之占无妄皆極數知來之占也豈必抱蓍問易乃謂之占哉此聖人看易理爛熟後見得天地間造化人事物理无一不是易理故繫辭傳一書所以或說造化或說人事說一段或說物理橫豎无一不見得與易相合所以或說造化說一段或說物理說一段或說人事說一段不過欲學者隨處見易理如中庸費隱一枝或說夫婦或說聖人或說天地或說為魚或說富貴貧賤患難吏狄或說兄弟妻孥或說鬼神或說子臣弟友或說禮制或記攻事无非道之費隱也通變之謂事如傳中所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通其變使民不倦皆指人事而言不必考變占也在用易上說則趨吉避凶便是變通之事本義只欲串說故用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二句其實當刪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應不在○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觀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這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无非這一个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建安丘氏曰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雖其不測所以无方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

訂疑陰陽不測之謂神在造化物理人事易書俱有之玩此節上下文勢是就造化物理人事言之然上文易乾坤占事五字皆是借易中字目為言則此神字亦借易之神而言也易中之神如何下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雖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書之德圓而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故之舞之以盡神數神字是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云云

蒙引此章通以理言然書所以模寫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訂疑本義此章通主陰陽五根說愚謂朱子蓋見首尾二句是五根說又中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亦有就五根說者又得太極圖及程子之說為之証故遂定為此

說也然有可互說者亦有不必強為互說者如總萬成性二節成象效法二節亦何必互說乎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是說造化生生之謂易以下是從造化說到易書上去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不禦言无盡云云朱子曰以言乎遠云云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具此道理靜而正者言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錯置雖至小至近至邇至隨之事无不隨處皆足无所欠缺只觀之人身便見

雲峯胡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案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抱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畧與彌綸二字相似

說統遠邇無時與地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云朱子曰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彷彿似恁地問乾一而實云而曰廣曰大只是一个物事一故實從裏面出來流行發生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曰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又實乎地中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乾只是一箇物事充

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問陽奇陰耦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闔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便是兩開去翕是兩閉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便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又曰地却是在空缺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布无空缺偪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面底下却靠着

天天包地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
人見地廣處問乾者天之情性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滉引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是故乾之靜而利貞也雖未見于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是其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是其直也夫坤其靜而利貞盡斂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无餘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以生動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一本云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如字却通

無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于此矣豈唯天地凡人物皆然凡聖賢之論陰陽先陽後陰者生物之序也如元亨利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而後用行也如靜專動直之類訂疑後章先闔戶之謂坤本義云由靜而動也

訂疑先賢看書從无字句處生許多妙理類如此今人則只是會尋行數墨足矣

本義謂靜別動交靜則天地不交如七月以後也動交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月以後也如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乾坤各居兩頭是靜別中間六十二卦便是動交先天圓圖八卦相錯是靜別後天圓圖是動交以卦畫論之陽畫奇是一而實陰畫耦是二而虛本義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此句當刪蓋此節只言造化而易之所以廣大在言外後章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後篇言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正是易之所以廣大者又見一本云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如字却通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疏大以配天廣以配地四時變通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四時初章論乾坤易簡可久可大配至極微妙之德也然初章易為賢人之德簡為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惣則業由德而來供為德也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云云朱子曰廣大三句以易配天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易之變通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訂疑朱子小註以老陽老陰之變言如上章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之義愚謂易之圖圖自復至乾象冬至一陽生子半也自臨至坤象夏至一陰生午半也

至夏至自姤至坤象夏至至冬至亦是配四時之一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註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云云○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是禮卑之事、○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極卑、无事无簡禮、雖至微聖人用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訂疑德業字首章言之崇德廣業之事第四章言之詳矣即效

天法地亦于至命節見之矣細看此章文義甚畧玩其意只是欲出知禮二字以配天地耳以第四章言知仁矣說卦第二章言仁義矣此章又以禮字與知字對言之蓋易之為書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將以順性命之理者也人之性備乎四德豈易之為書獨可言仁言知言義而不可以言禮乎是其所以配至德者有未盡也故此章特地提出禮字與知字對言之如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道不虛行曰當名辯物正言斷辭何莫而非禮也聖人者用易

以窮理盡性則仁知禮義无不自我而出德崇如天業廣如地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知屬陽禮屬陰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知之所以益崇而效天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禮之所以益卑而法地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云云○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陰陽升降便是易又曰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所謂道義便是易也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宇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衆人多說是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

訂疑天地設位○猶首章天尊地卑易行乎中○猶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剛柔斷矣○吉凶生矣○變化見矣○易指易之見于實體者易書之易而言不專指變化也知崇效天禮卑法地故承上天地二字而言以配知禮二字也知禮皆成性之德也聖人全體不息由知禮行非行知禮也亦如天地設位崇卑有定分而不易則凡百道義皆自此出亦如天地設位而乾坤貴賤剛柔吉

凶變化皆行乎其中矣○

蒙引易行乎其中易指造化○訂疑當指易之見于實體者。

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主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葉爾聘曰存主者聖心不已之純也○

吳因之曰道義從成性而出所謂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說統上文說效天法地故用天地設位轉下易不出天地外德

右第七章

卷之十一終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印

樂陵董養性遇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賾雜亂也○

朱子曰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義若若此何以謂之不可惡只是一箇雜亂冗閙底意思○訂疑即雜而不越意○又曰是謂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便有一个象只管生去便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問擬諸形容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于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也○訂疑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二句皆是未畫卦之前而觀察物理之意與下文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句為對此下却脫了設卦爲以觀其象一句故與下文不對學者當以意補之形容雷風山澤之象也物宜物各有宜謂健順動止之性也此言先天之易止有卦畫而无文字第十二章所謂立象以盡意設

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蓋得郭子和云其先人云不獨天地風雷水火山澤是象只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訂疑此是先窮盡天下之物理然後畫卦○是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始作八卦之意擬形容象物宜即是畫卦○

又曰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山澤之形容方擬諸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訂疑此是先有了卦然後擬諸卦形以象天地山澤之物宜○蒙引駁之○

雲峯胡氏曰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于是擬之而為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于是為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天地首震馬牛以至金玉釜布之類皆象也訂疑此是合朱子小註之兩說而義之豹墻之說

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于是為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天地首震馬牛以至金玉釜布之類皆象也訂疑此是合朱子小註之兩說而義之豹墻之說

訂疑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二句皆是未畫卦之前而觀察物理之意與下文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句為對此下却脫了設卦爲以觀其象一句故與下文不對學者當以意補之形容雷風山澤之象也物宜物各有宜謂健順動止之性也此言先天之易止有卦畫而无文字第十二章所謂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僞者也人見下節言爻不言卦遂謂此節指卦辭誤矣立象設卦尚未有辭也故十二章云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而亦不及彖辭也

彖引擬諸形容是特畫卦時比度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于是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即上經本義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云云也物宜物類也既畫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此矣○又曰語錄說擬其形容處恐未穩蓋未從說出卦如何有卦可擬形容且與下傳所謂仰則觀象于天云云于是始作八卦云者背矣又疑字與象字頗有分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

畫卦之後、訂疑此指小註後一條說
第二章蒙引是故謂之象、此本偏主卦之象言、不兼爻、然却兼
人事物類二義、如說卦所列者天地山澤為園為君之類、則所
肖物類之象也、如健順動入各畜進退決躁矯輮之類、則所肖
人事之象也、訂疑人事專以性情言、亦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
程子曰、會通網要也、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云云、訂疑以行、大全作可行、

他本作所行、可字是。
朱子曰、會是衆理聚處、須覺得有許多難行窒礙處、必于其中、
得箇通透得道理、乃可行耳、謂如庖丁解牛、于族處批大卻道
大窾、此是于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
若新發于硎、且如事理間、若不于會聚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
如何行底通、且如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
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可毀傷之義、而致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
委致其身、而不可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典禮猶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　正誼堂

言常禮常法、辭謂卦爻之辭
訂疑會通者大中至正之理、天下古今可共由者、所謂亨者嘉
之會是也、本義云云、猶說得和平至小註則全是處變行權之
事矣、豈易辭盡是疑難權變之事乎、不可從。
蒙引觀會通以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着在易、然後把
此理係之于易、以斷其吉凶、
說統體兼天地萬物動則專指人事
訂疑觀會通以行典禮是聖人本身躬行實踐底事、所謂嘉其
所會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不着作易、至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方是作易以教人卜筮、因貳以濟民行處、有以見天下之
賾之動、所謂明于天之故而察于民之故也、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所謂洗心退藏于密、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設卦繫辭以斷吉凶、所謂
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也、
又中亦有象、乾本義為其象為潛龍、其象為見龍在田、有能乾、
惕厲之象、之類是也、不言者卦之象全、爻之象不過卦象之一
節、兩繫爻之辭內亦兼得見天下之賾、象言賾而爻言動者互
文也、卦下亦有繫辭而獨以屬之爻者、省文也、亦互文以見義

也卦之象全爻之辭多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朱子曰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有道理故不可亂訂疑此說學易之法言卦之象既由見天下之賾而立故善觀象者亦當于俯仰遠近間取之无所不該如說卦所列者豈不至賾然各于卦象有取而不可厭也爻之辭既由見天下之動而繫故善玩辭者亦當于動止語默間推之无所不通如此下七爻及下傳咸九四以下十一節及乾坤二卦文言多發明外

意雖非爻辭本意然于爻義有條而不紊辭之所縕如此何可亂也蓋天下之賾之動无盡而聖人敷之以象爻易之象爻有盡而意之所縕實无盡程子易序云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五為其用遠在大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正此意也

下傳曰其稱名也小其辭文此象爻之名辭有盡之易也曰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此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朱子曰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有道理故不可亂訂疑此說學易之法言卦之象既由見天下之賾而立故善觀象者亦當于俯仰遠近間取之无所不該如說卦所列者豈不至賾然各于卦象有取而不可厭也爻之辭既由見天下之動而繫故善玩辭者亦當于動止語默間推之无所不通如此下七爻及下傳咸九四以下十一節及乾坤二卦文言多發明外

作者之本旨了却又要借書辭作題目任已意所見盡力發揮或援古今人物事實或泛言天下事理如今人作論一般然後看出道理所謂格物致知之法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者言天下之至賾至動是也反說約者不可惡不可亂也至賾至動者一實萬分也不可惡不可亂者萬殊一本也學者了曉正旨後須把心胸放開寬展些然後看得書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觀象玩辭云：

或問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朱子曰然訂疑此節言君子體易之事

平庵項氏曰學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于時而易之變化成于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訂疑以言動分屬象爻二節非餘可玩

雲峯胡氏曰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蒙引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分動靜言是擬議之事法字蕪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擬議行字蕪言行

訂疑成其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程傳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

朱子曰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

節齋蔡氏曰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

郭鵬海曰動天地又舉感通之大者言

梁山來氏曰此亦如乾坤之文言但多錯簡

訂疑或夫子嘗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文言而今但存其乾坤而餘皆逸亡繫辭所錄者乃逸文言中之僅存者觀亢龍有悔節即乾卦上九爻之文言可見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八　正誼堂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言君子之道云云朱子曰聖人却恁底解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矣出處同道則禹顏瞬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訂疑出處同道以下是就旁人論君子之同異

說非君子先憂後合之旨蒙引從之非也

蒙引先號咷後笑只是始異終同之象不可與先後字大泥故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看若字及實字只是云自其初而觀之則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是二人者其心實同也

訂疑文辭明言先悲後喜就君子本身與人相交處說本義明云初不同而後无間亦就君子與人相交處說何得從他人尚論之例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于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訂疑慎而无禮則葸葸亦咎也藉之用茅此慎之有禮者也當大過之時時事艱難不得不過于慎時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蒙引自苟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就象上說至慎斯術也以下方說象中之意慎猶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悉惡矣訂疑頁言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訂疑言字作来言配命来言孝思之訂念也

南軒張氏曰大哉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載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擢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窮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忿此謙所以長守其位也訂疑德禮平對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訂疑恭本于德

蒙引方勞于事之謂勞事成而有利于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辭如上條慎之至也例南軒誠齋之說似太深了德言盛貼功禮言恭貼下人一說君子設心如此猶云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一說只是論理之辭謂德正要他盛禮正要他恭不必說君

子立心如此、故本義着一言字可斷、訂疑上說是
程傳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誠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也、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訂疑此分有心无心看來君子亦有安勉安者自然能恭不必計其位之存也
勉者則計及位之存亡自不敢不恭然均之為君子
梁山來氏曰、德者及人之德、即功勞也、德欲及人、常有餘、禮欲視己、常不足、訂疑此案引後說、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
疏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証驕亢不謙也、訂疑陳明卿從之
本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訂疑乾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節、本義云、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愚謂玩本義此言、則是十翼雖孔子所作、而實為門人所記、如大學傳雖曾子所作、而亦為門人所記、故中有曾子曰字、皆非孔子曾子手録之書也、故乾文言六爻皆有切九曰何謂也、而此節則刪此六字、亦如論語一書、本皆孔子與門人之言行、而記之有詳畧、或大同小異、則皆後人之節取有不同耳、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建安丘氏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兼及言語之節者、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户、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君子之所重也、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故、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則失身也、冦準欲

去王欽若而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蒙引幾事不密、通衆人言、不止君臣也、
梁山來氏曰、如韓琦處任守忠之事、歐陽脩曰、韓公必自有說、此密幾事也、
訂疑晉狐射姑殺陽處父、而春秋書國以殺、罪襄公之漏言也、
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鄭伯使雍糾殺祭仲、糾謀洩、祭仲殺雍糾、鄭伯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鄭伯突出奔蔡、此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来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梁山來氏曰上慢者慢其上不忠其君下暴者暴其下不仁其民

訂疑上慢君下暴民此鄙夫之常也慢藏誨盜釋致寇之義乃別一義與上文不屬如坤文言釋初六之例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訂疑殊不可解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二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訂疑下傳釋咸九四爻以下十一節與釋大有上九爻咸九四等皆然大有上九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者當玩而有得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无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云云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類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訂疑草蘆吳氏別出下七爻附于文言傳而獨存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九十五字自為一章大是然大有上九爻咸九四等爻亦當如此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總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云云

董叔重問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

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居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居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朱子答袁侍郎云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

有此說然終无奈頭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則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于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初未嘗有數也至于河洛之初然後五十有五之數燦然可見此其

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平庵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曆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為是

訂疑本義自五十居中以上是正解本文以下為大衍以下張本

天地之數止于十者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各有一生數一成數故止于十也本文明云天數地數天地之數不言河圖之數也而本義舍本文天地之數而以河圖解之余竊疑之蓋本義之意以下文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句謂天地之數自一至十只是以一直數去无所謂五位而世所傳之河圖其數又適與天地之數自一至十者相合又河圖自中五次十次一二三四次六七八九各居五行之方位為相得有合又後章有河出圖聖人則之之文故定以此章本文天地之數為河圖之數也愚按後章雖云河出圖聖人則之不云則之為何用果畫卦乎抑制蓍乎又與洛書並言之不知何故又下繫但云

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不一及河圖此畫卦之不本于河圖也又後章云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歷言闔闢往來見象形器制用之法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云云然後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亦未明言則之以制蓍又未嘗專以蓍數為本河圖也至說卦傳直云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又絕不及河圖則此章天地之數即說卦傳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縱使河圖之數亦或為聖人所則亦不過觀鳥獸之文遠取諸物萬中之一耳豈可舍明云之

本文莫大之天地而必强以天地之數為河圖之數乎況今相傳之河圖又大率出于後儒之臆度或好事者之附會而不足據也愚有辯在後河出圖下

或曰既不取河圖之說則五位之說如何說乎曰自一至十之數起于五行五行之位水王于北木王于東火王于南金王于西土寄王于四時之季十八日或十九日而居于中央五行之生成各占二數一生水六成之故一六屬水而位于北二生火七成之故二七屬火而位于南三生木八成之故三八屬木而位于東四生金九成之故四九屬金而位于西五于少陰之位外也

西北肅殺之方无用之地東南長養之方用事之地故二少位

于東南以效生育之能二老位于西北而處空虛之所此如父母老傳而退休无為以坐視子婦之生成聽其有為也其數各以類各錯于外此如男女各以其年之少長為夫婦也下文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即于此數句內見之而本義猶未見及于是朱子就此位數上看得與伏羲四象之位揲蓍之數有相符會處遂敷衍于此處發之以為下文張本乃前賢所未發也

本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註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五奇合為二
十五○五耦合為三十○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
疏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天三與
地八相得○合為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天五與地十相得
合為土○地
訂疑註疏之說○本義所從出○而相得有合之說○尤勝于本義○
本義相得、謂一與二、云云至兩相合
訂疑本義釋相得○二字最難貼○且于五位无與○愚謂既言五位
相得○分明是就五行之位上○取了一與六為一位○居北方○得水○

位○矣○二○與七為一位○居南方○得火○位○矣三○與八為一位○居東方○
得木○位○矣四○與九為一位○居西方○得金○位○矣五○與十為一位○居
中○得土○位○矣○蓋水○火○不可同○居○金○木○不可相守○使各○居一方○土
冲○氣○居中○以○間○隔之○而因○以○慮乎四方○于是五行各○得其所○各
司○其令○各○遂其才○以效○功○于○天○地○而不相妨○害○此如左傳所稱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
干戈、以相征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焉、此天地善全物性之妙用○故聖人因以十數分為五位○
各以五○行之方配之○故曰五位相得也○或曰土尅水五十居中

為土○而北與一六之水相鄰○是五十與一六不相得也○曰水淫○
而易流○得土以隄防之○始不沈溢○土又冲氣不雜不相害○而且
相成矣
有合二字本義是矣○而未暢其義○上文本義中五為衍母○次十
為衍子○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各以其類交錯于
外○此如男女各以少長為配○固見有合之義○然以五行之位數
論之則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各以其行之一○
生一○成者相合○此如男女以才德相配○為夫婦一剛一柔同心
同力○合而有助也○或曰如本義所云、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

與八、九與十、豈不各以奇耦為配○而自相合乎、曰此○如一父母○
之子女○比肩相次○兄弟姊妹○无相匹之理○故必隔五相合○如異
姓各以男女交配為婚姻也
漢書五行志、火炎上、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
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
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
訂疑五位皆以五而合謂如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生火○隔三四五六而合于七○皆歷五數而得其合也○陰陽易位○
如水之位一為陽○而其相合之數則六為陰○火之位二為陰○而

其相合之數則七為陽之類也此亦如上節本義云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但本義以四象言班氏則以五行言其所指不同也然本義則實本于漢書而變其說耳水之大數六云云謂水之位為一其數則六也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放此大者多也一二三四五少者為五行之位六七八九十多者為五行之數也此如朱子本義以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本義亦本漢書而變其說耳愚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說後又得此以証之為之快甚又見得五位相得謂一二三四五得五行之正位各有合

謂六七八九十各以次第合于一二三四五之五位也

本義變化謂一變生水云云至十化成之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出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流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訂疑合即化也初生水次生火次成木次成火次成土先生者即先為婚娶也

次生木次生金次生土五者生完初生者亦漸壯盛故六成水次成火次成木次成金十成土先生者亦先成之此如人家生子女一般先生者即先為婚娶也

變化二字依註疏本義及律曆志則如上文云云愚竊謂此變化即乾道變化之變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者自无而之有化者自有而之无四時之令各一其行成功者退方其當時行事則為王為相而曰變及時過而退則為休為囚而曰化變化无時无之不止春夏為變秋冬為化也天地生成萬物不過陰陽五行分而為二氣則為陰陽分而為四時則為五行木金

王于春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土則寄王于四季各十八日或十九日而尤盛于夏季以火生土也由相而王變也由休而囚化也

本義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訂疑本義以變化字分屬自一至十奇耦之數、為五行之生成、又以鬼神為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亦不可解愚謂如春屨木火用事則為來為伸而為神秋冬金水功成告退則為往為屈而為鬼矣又細分之春木王而水退火屈而為鬼如秋冬金水用事則為來為伸而為神春屨木王而火退則為往為屈而為鬼矣

則木為神而水為鬼屨火王而木又退則火為神而木又為鬼其間如水生于一而成于六休于三八而囚于四九之類此自一至十五十而囚于二七火生于二而成于七休于五十而囚于四九之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

王臨卿曰、變化二字本義因周子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說、遂以此解經、前疑經當作傳、不知周子此說是論五行生成之序非為天地之數成變化行鬼神設也蓋天地之五數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謂五行因變化而成也

鄭玄如曰、變化二字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鬼神則變化之屈伸往來者非有二也變化鬼神皆就氣機說蓋此只言圖數中具有成變化行鬼神之理

訂疑愚辯本義之說後得王氏鄭氏之說又為之一快以十數配造化五行正大明暢確不可易矣

故為一地體虛能容天氣往來于中便是分開兩判故為二一加二為三除一為數之本二加二為四二加三為五三二二三皆為六兩二一三則為八三三為九一加九為十二加八亦為十三加七亦為十四加六亦為十五加五亦為十一為數之始祖故筭家至盡不除一十為數之成故小九九之數至十不復筭除一與十八說出九皆由二三而起此本義謂參天兩地數皆倚此而起也

夫子以此十數以五奇屬天五耦屬地猶一歲之分為陰陽二氣也又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猶一歲之分為四時而四季各土王用事十八日或十九日也至于陰陽五行之進退屈伸即歲功之循環无端終始无間而

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皆不能出此十數之外此聖人所制之數有以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以其數之生也由于天地故謂之天地之數言非人之私智所能損益也蓋哉至矣

此自一至十之數乎

此兩節贊古聖人所制十數之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皆聖人所制之數也與下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四營而成

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相配為例首節五天字五地字次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皆贊數之妙足配造化也與下文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五歲再閏當朞之日當萬物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相對為例朱子亦云詳下節

梁山來氏曰變化者數也即下文知變化之道之變化也鬼神指下文卜筮而言即下文佑神其知神之所為之鬼神故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也非屈伸往來也

訂疑此說亦可與本義相通但未曉蓍愚為之衍其說焉曰相得而各有合謂一與六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同居于北二與七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同居于南三與八三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同居于東四與九四為老陰之位九為老陽之數同居于西五與十五為衍母十為衍子同居于中是亦相得老少之宜而各有陰陽之合也變化謂揲蓍者老陰變為少陽老陽化為少陰也鬼神謂如下文揲蓍者之數法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為也而皆從五位之數而退雜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損益而其揲數策數進起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如此

則與本義上下文皆相穆合而此節之變化鬼神又與末節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一呼一應而首尾相為擊動亦一大奇也○相得有合在太陽居一而連九上亦可見得

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註王弼曰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

疏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以象三才也訂疑與筮儀不同筮儀云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

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訂疑本義與首節本義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其說不同朱子小註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為五十矣此首節本義之說也又曰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位數而其五與十无所為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此本節本義天五乘地十之數也如子母之說則十為无用如相乘之說則五與十皆有用相乘之說似長

本義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
訂疑為下文神之所為張本

掛懸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也
訂疑本義不云取何手之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大全朱子小註曰掛一者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之小指間愚謂不如孔疏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也蓋人之生資始于天又乾道成男配兩儀而成三才者必男子也掛一象三之策其當取于左手无疑矣

朱子曰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
訂疑本當掛扐皆在右手以右手便作事故皆于左手掛之扐之以近中者為上故先者扐于三四指之間後者扐于三二指之間也

本義閏積月之餘日云云
西山蔡氏曰天行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再閏再扐而後掛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餘六日為三十日為一閏更餘六日又

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策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揲四獨言掛一者明二變不可不掛也又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

說統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為中數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訂疑而多之間當有天行二字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又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凡十二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就日定歲一歲餘十有二日三歲積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置一閏月尚餘六日復加二

歲餘二十四日奏成三十日為再閏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四營之後亦有再扐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扐後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朱子曰掛一一歲揲左二歲扐左三歲一閏揲右四歲扐右五歲再閏也

訂疑朱子之說非也既以掛一象三揲四象四時矣柰何復以掛一左右揲象一歲二歲四歲乎既以扐象閏矣柰何復以象三歲五歲乎蓋本文只言再扐不言五者則但取再扐而後掛象再閏而後別起積分耳不必強牽象三象四時象閏之掛一左右揲左右扐後以象再閏後掛以象別起積分不言象別起積分者省文也

朱子曰繫辭傳言蓍法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考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

註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凡二百一十有六策也乾之疏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少陽一爻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據老陽之策也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之一也

訂疑註疏亦好但不說此策數從何而得則下落不明故本義又細推其得此策數之所以然本義凡此策數生于四象云云至太陰居四而連六訂疑十者天地之全數也一便含九九者一之餘數也故太陽居北之內一而連西之外九二便含八八者二之餘數也故少

陰居南之內二而連東之外八三便含七七者三之餘數也故少陽居東之內三而連南之外七四便含六六者四之餘數也故太陰居西之內四而連北之外六一居二居三居四者橫圖四象之次第也太陽居一連九云云則以天地之數分為五行之五位除五十居中為大衍之數而以其次之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之六七八九為四象所含之數而適與之內外相連焉此如朋友姻黨表裏糾繆鄰比相資有无相周也此朱子就天地之數上看出此義故前云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而于此焉又就其居連之位而

發其義因以見揲蓍之法與策數所從起也

朱子曰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乾坤二篇二策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為言耳

本義揲蓍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洛蒙曰三奇為老陽為一者三兩奇一耦為少陰為一者二為二者一兩耦一奇為少陽為二者二為一者一三耦為老陰為二者三○王齋胡氏曰為一者謂一箇四策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為二者謂二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耦也

本義奇圍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

王齋胡氏曰一奇象圓而圍三本參天之義二耦象方而用半亦兩地之義

訂疑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取陽全陰半

訂疑初掛之一○不宜合之左右所扐之策而當合之第一變過揲策中以為第二變之用至第二變畢則又取掛一之策合之第二變過揲策中以為第三變之用至三變畢然後除其所掛之一如此則三變所扐之策皆左一則右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一左四則右亦四二變三變以及初變皆得四者三得八者一而无敝蒙所云紛三不同之變矣且歸奇之策不四則八三變皆同初變不至多一策而為五為九積之于无用而去之第二第三變不至少一策而為三為七而反偕掛一之策以足四八之數矣或曰三變既畢歸奇之策取以定陰陽老少之策此掛一之策置之何用曰歸過揲之策凡四為奇凡八為耦奇員者一而圍四此所謂一者何所取之即取此所掛之一以為方圓之經一耳如此則掛一之策亦不為无用矣

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義圜通而說卦傳參天兩地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與此處本義不同而其說本天地取方圓本方圓取三二更為明暢蓋說卦本文有天地字故但泛言奇耦其下字各有所當非偶然也但用全用半與說卦本義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為不同耳或朱子于此等處亦不十分見得下落而以已意度之見有此二義皆說得去故分註兩處令後人擇之亦如大衍之數五十謂取之河圖矣而或謂一衍為十或謂天五乘地十亦是二說難定孰是故分註于首節三節而令後人擇之也

本義上文既云一二三四為四象之數則是陰陽老少之取數于六七八九者已有據不必又從方員全半等討下落矣此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矣豈必又于別處更討揲四之故乎

本義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訂疑此指過揲之數通三變言之不止言第三變也第字當作衍文

本義蓋餘三奇則九云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

訂疑本義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二耦一奇則七三耦則六此積歸奇之策數則為六七八九也本義而其揲數之六七八九與歸奇之數亦皆符會也

訂疑此指過揲之數通三變言之不止言第三變也第字當作衍文

本義蓋餘三奇則九云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

訂疑本義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二耦一奇則七三耦則六此積歸奇之策數則為六七八九也本義而其揲數之六七八九與歸奇之數亦皆符會也

予初謂揲數上聲策數去聲為揲數上聲之策數作一事看吾弟蓉中曰揲數策數數字皆去聲此是揲數與策數作二項看今以本義觀之良是

本義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訂疑此亦為未節張本

啟蒙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耦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十四也一其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正誼堂　原缺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正誼堂　原缺

本義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云云、訂疑四分日之一謂以一日十二時、分作四分、四分之一、則三箇時辰也。

朱子曰、朞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四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疏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八也、

本義凡陽爻百九十二云云、訂疑用虞、朱子曰、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又曰、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六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註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四營也、

疏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謂觸逢事類而增長之、若觸剛之事類、以次增長于剛、若觸柔之事類、以次增長于柔、天下萬事皆如此例、各以類增長、則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訂疑朱子小註從之、

變而通之以盡利、

註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訂疑班固律曆志、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愚謂三微成著、三著成象、三爻成內卦也、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十八變凡七十二營之卦也、十八變而成六畫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蒙引既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又曰八卦而小成何也、曰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遂乘勢而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中間有內體之卦一節未及發、故反足之、以此句亦理勢之宜然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註伸之六十四卦、

疏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謂觸逢事類而增長之、若觸剛之事類、以次增長于剛、若觸柔之事類、以次增長于柔、天下萬事皆如此例、各以類增長、則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訂疑朱子小註從之、

本義謂已成八卦云云○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啟蒙原卦畫篇○

訂疑按焦氏易林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實是四千九十六事之占也若本義及啟蒙所變之卦仍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耳何取于四千九十六乎○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是也訂疑此即疏說也雖非本旨猶勝本義○

訂疑三變成爻爻凡十二營十二時為一日也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共得一千一百五十二變四千六百八營是又有以當天下之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變化无窮經緯多端今揲蓍之營變足以象之如此蓋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喈暮之日以筮法配天地也當萬物之數以筮法配物理也天下之能事畢矣以筮法配人事也訂疑此即疏說也雖非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註酬酢猶應對也○疏言易道訂疑易道當作筮法下放此如

卦卦凡七十二營象七十二候而為一歲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象天干凡九周而為一時也是與曆法亦各有所象而夫子不言者畧其細小不屑瀆上求合也愚偶見及因附錄之

又按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此三句當與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後掛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例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三句當與象四時象閏五歲再閏當朞之日當萬物之數例看所以替筮法之妙也

本義道因辭類云云

訂疑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天下之能事畢矣言蓍之法未嘗一言及卦爻辭本義道因辭類非也助神紀之功本疏語

朱子曰此是說蓍卦之用道理因此而顯著爲行是人事却由取決于蓍訂疑此語極明但兼卦言亦非此章原不重卦

神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蓍見○便是易來祐助神也○又曰酬酢者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訂疑此意亦勝本義然言易不如言蓍也

平庵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于天訂疑此說不是明可以酬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二語精切乃朱子小註之說

蒙引道以理言不必拘是禾道德行只據事為而言又曰德行人事也道人事之理也訂疑非也

酬酢祐神只是說易之用明能應人事幽能助鬼神○訂疑此朱子小註之說

訂疑道字即上文所象天道物理人事之道也德行者人事之○○○

靜之自然而非人之私知所能為是雖聖人之所制而實皆神之所為也蓋由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與道為體先天不違故其所為一神之所為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為學易者言之也實夫子自道也所謂知者乃知化育之知蓋神而明之不言而信之謂非淺之知也後世若朱子者本義啟蒙二書表裏洞達直透先天後天之旨故其為說倒直橫豎無不逢源之妙而无旁出罅空之私亦庶幾曰註曰疏曰傳雖時亦有之諸儒其為易者皆挂一漏萬輾轉支離未能盡知古聖人制作之原周子之書乃自為一理又非專為易書而作雖時有暗合止得其一端耳皆未有能如朱子按文切理絶无側出旁見其于聖人正經正傳之外无一穿鑿附會也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訂疑太卜筮人之官見周禮啟蒙見性理大全

蒙引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之數五十止也揲蓍求卦之法一句剖斷自其用四十有九起至天下之能事畢矣止也或曰大衍之數宜該乾坤之策二篇之策且二條有當暮之日及當萬物之數字曰不然也

訂疑蒙引及或說皆非也天地固有數而无法矣至于大衍之數五十固聖人所定之數至于其用定為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若陽之數定為九少陰之數定為八少陽之數定為七老陰之數定為六此亦皆大衍中之數也何云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不及下文乎此蒙引之所以為非也當暮當萬乃夫子贊其法之善各有所配與象兩象三象閱為倒非數也

此或說之所以為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疏言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凡四事也○訂疑確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云○訂疑太卜筮人之官見周禮啟蒙見性理大全

訂疑註疏以上章知變化之道者節合下章朱子初閒本義從之後見程子云當合上文不合在下遂改屬上章此節本義云乃未及刪去者也今當作衍文

或問四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朱子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象

變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象變說、曰然、此四句、自是四事、本文明分四道、如何合併說底、下文三節通是詳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不復解上三句也

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益等、不是先見乎離益等而後為網罟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捕截他、欲耕種、見地上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離之象、益之象有取其象者有取其義者、訂疑此是制器尚象之正旨、本義以參伍節為尚象之事、非也、後包羲氏王天下章、當看此段小註

問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朱子曰、不用、是文勢如此、

盧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雖尚變難通、凡舉動必合易之變、雖心與理會者能之、訂疑尚變句確極

蒙引辭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亦有兩樣、有止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亦有事關成敗幾涉善惡而須為決擇者、則當尚占以斷其疑矣、然辭占雖尚者固多、下文君子將有為也一條、亦兼辭占、辭占有別、後章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于此可見、訂疑謂辭占有別甚是、而解以言者尚其辭、玩辭玩占、亦已別之、彼處于之說、愚有說詳下、○第二章分言玩辭玩占、有說、

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文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此節實兼動居兩端下文只就卜筮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若專于筮則其用狹矣、況易之辭變象占可以窮理盡性至命、可以崇德廣業、豈必拘拘于筮哉、訂疑確不可易

訂疑尚辭尚變尚象皆不關卜筮事耳、

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是言卜筮事自泛言平日之用易也、獨以言者尚其辭乃古者言必占古語之義古人立說或引易或引書或引詩此道在漢人尚多用之、乃引作佐証之意、非謂將言者必以蓍問易而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之說也、愚括古之尚辭者以証之、左傳宣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襄二十八年、子太叔告子展曰、周易有之、復之頤、曰迷復凶、云云、昭元年醫和視晉侯疾、告趙孟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云云、二十七年龍見

原缺

已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序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所謂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固非必擬于易而後動至于有時而動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此動變字與動則觀其變之動變字全不同彼動以將有為而占筮言此以平日舉動言彼變以卦爻之變不變言指得窄此以凡易中所含變化之道言指得寬

以制器者尚其象包羲氏章言之詳矣本義以參伍以變節為尚象之事不知于制器之義何居此不可曉朱子小註以包羲氏章言之極確

以卜筮者尚其占下三節詳言之○或曰聖人神武不殺无卜筮而知吉凶何又曰以卜筮尚其占乎曰聖人固全體易理而不必假其物然其心常敬畏不敢自謂如此也是以其有大事亦必取決于占卜以觀鬼謀之從違以察天心之順逆昔舜誕禹湯伐桀盤庚遷殷武王伐紂周公之卜代其成王之卜風雷周公之卜營洛皆尚占之事也洪範之稽疑禮記之卜筮皆不廢也但不如後世俗人之為不務民義而專瀆鬼神信禍福之妄而為僥倖之圖耳○玩章末此之謂也一句則此節皆古語

而孔子稱之重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上三句特舉全文而帶言之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疏君子將欲有所施為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蓍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嚮之應聲无問遠之與近及幽遂深遠之處悉皆告之物事也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訂疑疏確甚以言命蓍如筮儀假爾太卜有常下所命蓍之詞也知來物指占者說亦通而不如本義本義屬蓍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詳見上文

訂疑此下三節皆尚占之事云云

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此意不妨蓋人之言亦有大關國家之治亂與一身之利害者亦須占之故本義以發言與處事並言之發言解本文以言二字也與疏說不同

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此却不是蓋以言者指平日之語默言尚其辭見上文此以言却是特地建言而大有關係者故用卜筮也若尋常言動那用得許此卜筮

朱子曰君子作事問于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嚮龜受命也訂疑朱子小註亦從之

本義別自為說何也

訂疑有為有行云語重複恐有為當作有言之誤也本義補出處事二字亦如乾文言本文專言脩辭立誠本義却補出見于事者一意蓋以人之言行皆當立誠偏言脩辭覺得未全故用見于事三字周旋之人之言行皆當卜筮而處事尤重于發言豈可反缺乎故本義補之疏說明白正大小註既從之而本義却別自為說何也曰以本文問焉二字即是命蓍了再以言

義恐當作徵顓而此易置

朱子註書凡有數法天一地二節舊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以為宜在第九章之首而朱子從之天數五節舊本在大衍之下而朱子移于大衍之前知變化之道一節舊本合下章程子謂當合上而朱子從之而徵顓闡幽本義恐當作徵顓而此易置之法也

何以守位曰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此改易之法也

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之說謂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吉

之先見者也本義曰漢書古之人間有凵字此增韻之法也
剏本為斷節致遠以利天下文義无有乖謬本義以為疑衍閒
而當名辯物本義云開而之而亦疑有誤此闕疑之法也
復而泰本義引晁氏云鄭本无而泰二字此刪羨之法也
又古易分經二卷傳十卷中間為漢儒所亂程傳既不為之更
定而本義徑依吕伯恭改正俗本而從古文此改正之法也○
朱子最為謹慎不敢自用猶時有改易刪增如此但或仍依
舊文而以已說註其下或雖易置其原文而仍于註中記其原
文終不敢徑仲已說而況臧其舊文也○大學一書有禮記舊

本有朋道本有伊川本而朱子大學章句則又自為定本皆其
卓有所見而為之非苟然也○尚書二典三謨次序多亂間有
逸書見于他書而尚書乃无之者愚亦依所見更定為一本但
恐駁佮未敢輕以告人也○
說統幽深與遠近例看俱屬人事事在幽暗之中如漢唐諸臣
之謀誅宦者宋太祖之謀代周是也訂疑如霍光之謀廢昌邑
王亦是深指禍機所伏亦當兼福之所倚武后在太宗時為才
人袁天綱謂其人已在陛下宮中是也就人事說則是而分別
幽深二字則未確幽深无甚分別總是事之隱暗難明者耳○

梁山來氏曰遠而天下後世近而瞬息户閫
訂疑至精謂精切明晰如事之和而為之備者○至精至變至神
雖是贊著其實是贊制著之聖人若不是聖人制作盡善有以
幽贊神明如上章所云著亦枯莖耳焉能至精至變至神如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陸氏釋文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之文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訂疑與上節同病此節
至變字與尚變字不同對上文至精下文至神與上下二

本義參三數之也伍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
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
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非直為三與五而已矣○又曰揲蓍
本元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問不獨是以數筭大槩
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
此數否曰是
蒙引參伍以變四營而成易也一變成于歸奇故今人多以歸
奇取變謂歸奇上見有多寡之數于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

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多謂九八寡謂五與四其明筮贊有曰四五為少八九為多然實卜本義多寡二字正意訂疑衆引駁今人之說是也然引而不發愚謂參伍以變言揲蓍者既揲右手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必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必四此即不復更揲右手但觀左手之策所餘者多則右手所餘必少左手之策所餘者少則右手所餘必多或多或寡已可知矣而必更揲右手之策者誠恐先之所揲左手之策為一或有差謬則多寡之實為无據矣故必更揲右手之策使一先一後更相考覈然後多者實知其為多寡者

實知其為寡矣非謂三數之之五數之之亦非謂三次數之又五次數之也其揲數策數亦然本義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挍之一低一昂之謂也

訂疑本義已明○交而互之如一變歸奇之策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左四右四先各置一處而對觀之也綜而挍之謂合左右歸奇之策或共成一四或共成一八如稱物者前一秤一斤後一秤三斤合為四斤前一秤二斤後一秤二斤合亦為四斤前一秤三斤後一秤一斤合亦為四斤前一秤四斤後一秤四斤合亦為四斤

本義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

訂疑觀揲蓍求卦之一言可見此節分明是尚占之事如何乃云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乎

本義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

訂疑此通計三變扐數揲數策數也上章本義通計三變之餘

凡四為奇凡八為耦云云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老陽云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即此意也今人但知通其變是計歸奇之策而不知亦通計其揲數與策數二者言之矣○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二句亦必兼揲數策數也故此三變而成爻也三變既畢乃知此爻之老少也

本義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

疏窮極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

此餘可知也　訂疑疏本駁雜然其義有可別用者

訂疑究七八九六之數以歸奇之數言之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餘二耦一奇則七餘三耦則六究極此數固足成六畫之卦而可以定天下之象矣以揲數策數言之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究極此數亦足成六畫之卦而定天下之象矣本義定卦爻動靜之象尚未確蓋卦爻之動只可言變不可言象也愚謂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如雷風山澤之類及說卦所列性情首廄馬牛父母男女及廣八卦之象之類又如上章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皆所謂天下之象也極數之說上章乾之策本義言之詳矣向來學者只知極掛扐之數而不知極揲數與策數只知定卦爻動靜之象而不知其實為定說卦所列之象及上章朞之日萬物之數之象也愚既為此說又得疏所云定天下萬物之象又云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以証之亦一快也通其變止可成陰陽老少之畫而不足以定天下之象至極其數則十八變而成六畫之卦矣八卦成列象已在其中矣況六畫之卦凡六十四其備天下之象又何如梁山來氏曰定天下之象如乾為坤牛震雷艮山之類各有其象也說統天下之象包括甚廣非卦爻動靜如乾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天下之象備矣訂疑亦勝本義蓍引天下之至變正謂蓍之德圓而神也故能為多為少為奇為耦為老為少為靜為動莫知其方唯變所適也訂疑至變之變與上二變字同上二變字四營而成易之變之變又取卦爻之爻亦不指此變字乃變化无窮之義也尚其字十八變而成卦之變字也此變字對上文精字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本義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

訂疑本義此四者不知何指寫疑四者二字衍文寂然者感之體易之體所以立也感通者寂之用易之用所以行也

本義易指蓍卦

訂疑此節承上二節言蓍之至精至變如此而遂贊之云爾上文專言蓍不應此節突然又兼卦言也易字專指蓍言耳

本義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朱子曰此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身說○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恕也義也行達道也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所以為寂感也

訂疑朱子說乃本文外意本于程子程子曰此只言人分上事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本義于此加出人心之妙二句雖是本文外意亦以為下文聖人張本也

榮引言其无心也此句單解與寂然不動不相混寂自與感為對或以无思无為亦為體之立非也蓋无思无為只是无心此句在寂感之上若以對感通說則以无心為體而感通為用將以感通為有心矣易之感通果有心乎易只是蓍卦何心哉

訂疑榮引與本義未免看得无思无為寂然不動太深了○榮引遂通天下之故遂知來物○遂字亦神字意神故速也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朱子曰非是別有至神者在蓍卦之外也

有天下○孟子稱舜之樂善○先之以居深山之中異于野人者幾希而後繼之以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皆抑揚之辭耳○中庸言鬼神之德之盛亦先之以不見不聞而後繼之以體物而不可遺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不見不聞與微何足以為盛至觀其體物不遺顯而不可揜則真盛矣其稱天地之道○先曰斯昭昭之多○而後繼之曰及其廣大云云及其廣厚云云昭昭撮上之多斯撮上之以見天地之道至觀其廣大廣厚則天地之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也卻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所以為天

下之至神也
說統夫子欲形容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疏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
訂疑此以用易聖人說
本義所以極深者至精也云云
訂疑本義以至精至變分深幾亦是但其語意欠明當說蓍雅至精聖人所以用以極深蓍雅至變聖人所以用以研幾是聖人尚占之事也上文君子將有為有行問焉而以言此是說占

筮之事以起天下之至精句重蓍不重尚其占次節倣此至
此節方說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得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
訂疑此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與別處泛說所以窮理盡性以至命如崇德廣業者不同別處是說平日體察易理之事此與下章皆是說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底事當切卜筮時說方與

上下文理相應若寬泛底說他說得來見親切
朱子曰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茫昧時便處置了
訂疑此似切卜筮尚占之事○說極深便要顧上文至精句說研幾便要顧上文至變句○因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至精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至變節莫大乎蓍龜故聖人卜筮即以此而極深研幾也用易以極之至精者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用易以研幾則聖人幾矣而天下之至變者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者至精也幾者至變也至精至變則

至神者亦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上三節言易之占所以可尚之故下二節言聖人尚占之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朱子曰通志亦只似開物所以下句也說个成務
訂疑上文本義言聖人所以用易以極深者以易為天下之至精也所以用易以研幾者以易為天下之至變也此節言聖人能極深研幾則聖人亦至精至變而至神矣故易能受命如響

遂知來物聖人亦能遂通天下之志易能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務易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亦能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之○此上五節通言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之事故下文曰云云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平庵項氏曰四者雖云辭占象變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皆論占至此又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句終之者蓋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矣

訂疑辭占象變易之所有也言動制器卜筮聖人之道也君子以下言易之占如是而聖人尚之也十翼中言尚辭尚變尚象者詳矣故此章雖引古語而並舉四者而章內只詳言尚占之事耳不必于尚占內又補辭變象三事也

說統亦歸功聖人也正見辭占象變皆聖人之道之所在

訂疑夫子恐人視易為卜筮之書看得易小了故十翼中每極言易道之大大而天地造化細而一事一物莫不總挈而歸之于易又恐世人看得卜筮太輕了而專以易為止言道理之書而與聖人開物成務之用不相關故上章極言制蓍數法之妙而此章又以卜筮歸之聖人之道

上章也

訂疑本義榮引專以尚占一句為承上章而言其餘三者則又推言易之用也愚謂不雖參伍節為承上章合上下兩節亦皆承上章酌酢佑神之事也極深研幾二節亦承上章顯道神德行之事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開物成務云云

朱子曰易之為書大抵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衰
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中故曰冒天下之道訂疑此
似逐卦逐爻各足以冒天下之道愚謂一卦一爻豈能盡冒天
下之道

繫辭自大衍以下皆是說卜筮事今人說易所以不將作卜筮
為主者只是怕小了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於昧應處而已訂
疑程傳正坐此病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
極于无形粗至于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
又不待卜而後見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訂疑此段是就卜

筮上說冒天下之道即此小註可見上章本義云此尚辭象變
尚象之事數的為未定之說

訂疑易之所以冒天下之道不止一二端即如兩儀四象八卦
未有文字而天文地理萬事萬物皆在其中卽子所謂圖雖无
文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
開物成務百姓與能冒天下之道非聖人孰能知之故十翼大
半言冒天下之道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以下文興神物以前民用制而
用之謂之法聖人則之效之象之等語觀之似是指作易之聖
人言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
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云至易以貢

訂疑圓即上章天下之至變神即上章天下之至神方謂卦體
有定所謂六十四卦為其體也知字照下知以藏往知字易以
貢易字所謂三百八十四爻五為其用也卦亦有變易以告人
但六爻變而占之卦之彖辭與三爻變後十卦主悔者較少千

六爻皆不變與五爻變而占本卦彖辭者故曰方以知耳

本義聖人體具三者之德云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以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
了更无些私知小意在裏許聖人便似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
凶所以說神武不殺只是警前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
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退藏于
密固不用這箇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箇物事用神而
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

訂疑上言蓍卦爻之德自洗心以下言蓍卦爻未制之先而三

者之德已備于心已先有一箇見成蓍卦久了
朱子曰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訂疑朱子一條乃未定之說知來藏往二句本是未有蓍卦先有神知故下文方說明天道察民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而予用也
此焉齋戒以神明其德
朱子曰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來及使出來到下文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

訂疑本義明言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即是使出來了但得其神而不假其物耳朱子之說非也
朱子曰未畫之前此理已具于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于功用之實
訂疑憂以天下之說乃聖人之情見乎辭因亂以濟民行之意非正旨與本義不合本義有事无事是皆就聖人自己身上說非憂世覺民之謂今人因朱子之說遂以吉凶同患句為萬物一體之說非也○衆人當有事閑利害之時常憂疑不決聖人亦然故曰與民同患但衆人則只是憂慎而已不能審其從違也聖人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有以處之矣神以知來謂能逆知其成敗藏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擇善而從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又如云不知為吏視己成事也蒙引云神以知來即後章之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後章之象事知器其說雖詳然皆是有占筮以後事若此處知來藏往皆是未有蓍卦之先那有占筮

卦之德方以知知便是藏往蓍之德圓而神神便是知來何以見卦之知以藏往蓋卦爻之辭大率取前人之占而有驗者繫之如高宗帝乙箕子王亨西山之類固是其他如屯之婚媾即鹿蒙之納婦梁寇泰之歸妹蹇之侵伐涉川之類皆于卦名爻義无所取而忽係以此者想必是前人占之而有驗者太卜筮人皆記其事以備參考而聖人作易即取為卦爻之辭但其人微細故不復錄其為誰也此可見卦爻之知以藏往矣其在聖人則只如夫子所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便是知以藏往孔子一生大槩如此觀其答顏子為邦之問與說夏殷而從周及窮比老彭之語可見○知字與神字何別曰知字對神字猶俗云好記性也對聰明睿聖而言亦然○獨舉神知

不及易貢者卦可與爻也又貢字之義于聖人之德上難說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至末

朱子曰明天道至前民用此言聖人作易之事也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言用易之事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猶見其精神之至明天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一句與洗心藏于密无別不如本義就訂疑小註解神明其德一句

考占說為是蓋无卜筮而知吉凶者聖心神知之用亦用卜筮者聖人敬天之心不假蓍龜者朕志先定也卜筮尚占者謀之鬼神也舜之昆命元龜禹之欲枚卜功臣湯之卜吉武王之協朕卜周公之穆卜大事關係重大不敢自信也○陳明卿曰聖人之德本神且知得此神物之前而知益知神益神也

問天之道如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訂疑天道如天文地理幽明生死鬼神之類又如兩儀三才四時閏法一歲之日皆是民之故天下之動也易辭所繫者是也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疏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闔户謂閉藏萬物若室之閉闔其户也闢户謂吐出萬物若室之闢開其户也開闔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為陰或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或閉而更開是謂之變也須往則變來為往須來則變往為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謂之通也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言其著也聖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為模範故謂之法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故謂之神言疑疏甚好利用謂利其施用即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以利而用句未妥

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云云

崇引制而用之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百姓與能也器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蓍龜但蓍龜之所主在蓍龜也見象形天命之謂性三句及誠者自成也辭皆兼人物而意之所主則

皆在人也
息齋余氏曰、户一而已、闔斯謂坤、闢斯謂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户之象也、户則器也、制之于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户也、知户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先儒觀兎及斷公事之說、亦然、
訂疑余氏說、梁山來氏從之、然止說得乾坤變通利用出入好、與蓍龜不切、則此節似泛、无屬、愚謂疏與本義只就造化生物及聖人制器上說而不及蓍龜其意則指蓍龜也、講此節、須先知此說畢然後說歸蓍龜此節原結上文與神物而前民用句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一每生二、云、
訂疑本義畫卦揲蓍三句、當刪、蓋後人畫卦不過照原有卦畫而次第畫之不消說了至于揲蓍不過畫一卦而止何用畫得許多卦、一每生二二句、先就造化說
南軒張氏曰、易者生、之謂、而太極者其所以生、者也、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楊升庵曰、此說精明、可以補註疏之遺、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訂疑有吉凶便有趨避、趨避凶趨吉則大業生、所謂成天下之務也、
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陰陽往來、交錯于其間、時

則有消長、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間、而吉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
○蒙引此乃朱子學易之綱領也、訂疑固是、如此亦不盡然也、
訂疑上文不復言生、六十四者省文故、即繫之曰八卦定吉凶、若无六十四卦只八卦如何便生吉凶、此處有繫辭一節不言者亦省文也、又本傳中言繫辭者多矣、故不復贅、（好、補法、）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云云

進齋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縣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唯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云云

訂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字當是制字之誤也制蓍龜為卜筮之用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也變化圖書皆可則效若蓍龜

只好制而用之說不得則字

生之編河圖洛書當以易之文為據聖人則之而作易何為蕪序曠也

訂疑則河圖洛書之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之五為衍母十為衍子洛書之五為衍母洛書雖无十然五數亦各含十數也

河圖之說其見于經傳者顧命河圖在東序易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但云河圖洛書不云出于何時也自漢孔安國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敞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閔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說始于安國而劉向父子班固閔朗皆因之朱子據之以解易而劉牧之又兩易之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亦不知其何所考以為出于希夷又大傳以為二者俱出伏羲時則于易傳為有據矣然考之異書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臨于玄扈洛汭之水神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洛史曰倉頡授河圖綠字而創文字是河圖洛書出于倉頡之世矣　倉頡在因提紀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效璽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有巢氏在太昊之前禮含文嘉　緯書皆出漢世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此劉牧所云皆出伏羲時之說所據魏博士淳于浚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　此名畫記所本河圖挺輔佐　緯書云天老謂黃帝曰河有河圖洛有洛書天其授帝圖乎帝往河洛有大魚泝流而泛白圖帝跪受尚書中侯　緯書云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鄭氛記　末祥云黃帝受

河圖而定土籙伏羲得神蓍而垂皇策晉志云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漢晉間又以河圖洛書皆出黃帝之世矣帝堯碑云堯遊于玄河龍龜負銜授鈐授與然後受命合誠圖　緯書云堯母慶都年二十觀于三河之首赤龍負圖出慶都受之及生堯如圖云云述異紀陶唐世越裳獻千歲神龜背有文紀開闢以來錄為龜曆握河紀　緯書云堯即政十七年至于稷沈璧于河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迴遊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又沈璧于洛有璽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孫氏瑞應圖云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

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是皆謂圖書出于堯時矣孝經鉤命決　緯書云帝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受文孝經援神契　緯書云帝舜祇德至于稷禁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洋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是河圖又出于舜之世矣野王符瑞圖云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滀庾陪位群公皆就位如舜至于日昃榮光塞河青雲浮至青龍銜玄甲臨壇止吐圖迴遘　註玄甲所以裹圖周公與三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伯之戒與秦漢之事隨巢子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又以河圖出周公之世矣以上諸說紛

詮誕不經、大約謂圖書之事、代皆有之、而朱子特取孔安國劉歆閔朗之說、以為圖出于伏羲、書出于禹、以伏羲曾作易、河圖中宮十五、可則為大衍之數、次一二三四、可則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可則為四象之數、而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與箕子所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數相合、又其為說、文理雅馴、不似諸說之荒唐无稽也、愚獨疑圖出伏羲、至周成王崩時、當有數千百年中間水火干戈、改革遷徙、不知經幾變故、凡治世之大經大法、如左傳所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遺七澌滅、孔子時尚書止存二典三謨、然且殘缺失序、又夏殷之禮、至孔子時、遠者留圖置堯舜前、而龍馬依舊入河去也、野王符瑞圖、周公時青

龍銜玄甲臨壇止、吐圖迴遘、註云甲所以裹圖、則是圖自圖、而外有甲以裹之也、此雖為說稍異、然謂龍馬與圖為兩物則同、至宋胡方平、號玉齋、始謂周禮夏官、馬高八尺以上為龍、引漢武帝得神馬于渥洼水中証之、武帝自神其事、各為神馬、以自欺、人不可為証、臨川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如此二說、則馬又為陸產之馬、特以其異于常馬、故神之曰龍、其圖則馬背上之旋毛也、而皆不云出于河、愚按易傳顧命論語、但言河圖、不言龍馬、龍馬之說、乃出于漢儒孔安國、然既云河圖、則必出于河无

之數也、或曰、夏商以前、皆有卜筮、何以定河圖洛書聖人則之為周公也、曰、五帝三王不相襲禮、制度各別、周人不用夏商之方、謂獨用伏羲氏之筮法乎、夏商以前自有蓍法易書、周公用周易、與大傳所云大衍之數法耳、即如今日日者言命卜者占課、豈必一法乎、

又按龍馬之說有二、握河紀云、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廻遊甲似龜、廣九尺有文、援神契云、舜時龍馬負圖、卷舒至水、洋置舜前、此二說、皆以圖文在甲上、龍馬負出、留圖置堯舜前、而龍馬依舊入河去也、野王符瑞圖、周公時青

疑、出于河必神物也、豈出于河為土人所生得、獻之周公、遂觀其圖而則之、後龍馬死、因取其皮而藏之東序、為傳世之寶乎、但皮毛易敝而難久、雖甲差可久藏耳、然甲久亦必敝、東序之河圖、或圖其形于竹木之上以傳後世、亦未可知、摠之物久易敝、其不出于伏羲時、亦明矣、○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亦不言圖書出于何代、山海經之怪誕、亦不載河圖洛書事何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云云○

訂疑吉凶悔吝等皆辭也○分辭與吉凶而兩釋之何也○曰、辭者

事類也○如潛龍見龍之類是也○吉凶占也○易中恒有占辭无占者如坤之初上之類是也○知者玩其辭吉凶可知○然亦有辭相似而吉凶反者○如大畜九二之輿說輹與小畜九三同○而九二曰中无尤○九三曰不得進而為所畜○泰六四之不富以其鄰○與謙六五同○而六四為无實○六五為无不利○故必定之吉凶以斷之○然間有不言吉凶者○或傳久而脫亡也○故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此言之、其不言吉凶者、安知非脫失乎、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訂疑本義云云○亦欠斟酌○章內易有太極云云○易有四象云云○豈不言畫卦繫辭乎○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繹大有上九爻義云云○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疏非唯立象以盡聖人之意○又設卦以盡百姓之情偽○變謂化而裁之○通謂推而行之○訂疑確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云云○

訂疑變通以事言○本第五章通變之謂事○確不可易矣○變通二字平對○疏以下文解之○是也

朱子曰、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

吳臨川曰盡情偽謂六十四卦各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偽○

訂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則天下之情僞千態萬狀聖心已自了然但兩儀四象不足以盡其變故加之為八卦而健順動入險麗止說之情已盡天下之情僞雖則千態萬狀不過此八者盡之矣況又加之為六十四卦而情僞有不盡者乎設卦即下文存乎卦之卦緊辭即下文存乎辭之辭下文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正應此二字卦下亦有辭爻中亦有情僞對舉之互文也聖人作易以盡情僞知者觀其彖辭僅思過半若止有卦无辭亦何能盡情僞而前民用使之因貳以濟行乎

臨川吳氏曰盡意盡情僞盡言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恐其有所未盡于是作揲蓍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變為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拘于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

訂疑吳氏之說今多從之然于本義不合本義云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又曰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指莫大乎四時也此章以人言只說以事言何嘗云卜筮言也後篇云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即此所謂以事言以人言也其言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即此所謂以事言以人言也其言此指易言耳其曰盡利也但彼指三聖言此指易言耳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正與此變通二字合若揲蓍老少之變言則久字如何解此章盡利字如何解前章通變之謂事事字如何解又云卦一可變為六十四亦非其云辭皆可通用盧中庵曰有象卦辭而无變通則易為確定之物不能相通不足適用矣何利之有利是便利之利无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于用也

訂疑本義序云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即變通盡利之意

蒙引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盡言蓋易書是稽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箇道理隨甚樣事都該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

訂疑人用易須有變通之法方可如不能變通易之辭豈能恰好合着那人事

臨川吳氏曰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神也訂疑此却是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縕所包蓄者云云

案引語録云縕綿緒胎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而言也易之縕乾坤指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乾坤專指初始陰陽二畫言謂之縕者易中之所包蓄也故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謂之門者易諸卦之從出也故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

訂疑本義易字指揲蓍而言案引從之愚謂易指易書言乾坤成列如圖説所列六十四卦之次序也易立乎其中言圖雖无文而卦爻之辭其理已具于此中也乾坤毀无以見易謂卦畫不立則卦爻之辭无所繫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謂既无易書則卦畫雖存後世亦將見其无文而廢之矣觀後世易書兩經十翼見在而先天卦圖自程子以前世已不傳經生家只就經文傳誦不知尋其作易之本原而伏羲四圖乃邵子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陳摶摶不知得之何人朱子以為自道家卦術中得之謂參同契也夫四圖為易之根本學易之家皆不存之而僅存之道家書中有經有傳而卦圖且幾乎息況无經文而圖畫其何以得存乎故此節言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言象之不可以不立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言象既立猶不可以不繫之辭也朱子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又曰此段極是不知作本義時何以又就變化説潛室陳氏曰此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

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幾于歇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訂疑此亦以易作易書説但乾坤專指奇耦一畫把中間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丟過去便説易書説統此章都就卦説不復及蓍訂疑此謂不復及蓍極是但專卦不及辭亦非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曰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朱子曰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説截攔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

剏得二箇界限至分明○
本義卦爻陰陽○云云至道也○訂疑開口即就卦爻說○亦○非○
衆引理氣彩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多道理、故設為卦爻以該載之、即所謂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者也、如乾道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形而下者也、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耦之卦、形而下者也、如初陽在下之理、形而上者也、以初九一畫象之、形而下者也、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之理、形而上者也、以九二一
爻象之、形而下者也、諸卦爻皆然、此乃本義之正意、其後先儒
引用、或以太極為形而上者、陰陽為形而下者、則皆是借用之、
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指蓍卦、訂疑卦字當祛、先儒盡借以
論人心、亦无不可、
訂疑此節○○○

民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義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又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訂疑此條是就易上貼之然必于此言後貼入方好

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至于无入而不自得、是通否、曰然、訂疑此說大非

梁山來氏曰、此五謂言天地間之正理聖人之教化禮樂刑賞皆不過此至于下文六存方說卦又不然下文化而裁之二句說不去矣

訂疑來氏之說確極今人于此節便說向易上去則下文化而裁之二句便沒了此由朱子小註而誤也小註乃替就易上說箇倒耳若就揲蓍上說則大謬矣此章原不言卜筮也易中亦有道器變通事業前後章多言之但此節乃追言以起下文耳

說統說者因泥上文變通盡利句在蓍策上說而以易立乎其中易字做蓍策變化、裁推行亦俱從蓍策上說不知此章與揲蓍全无干預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即盡利之變通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訂疑此本疏說、東萊呂氏、草廬吳氏、皆云四字衍文、是也

臨川吳氏曰、謂之象、申說卦以盡情偽一句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申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訂疑亦申立象以盡意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爻即辭也

訂疑卦中亦有辭爻中亦有象對舉之五文也

朱子曰、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辭說出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

訂疑極天下之賾亦如說卦所列者是也聖人雖見天下之賾而立象以盡意然不得後人究極出來亦何由見其能類萬物之情乎夫子說卦一傳正就卦中極天下之賾卦亦可鼓天下之動對舉之五文也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

之智道也惟見道于贖故卦可用以極贖唯見道于動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之所以通變者在人云云○朱子曰神而明之一段
却與形而上者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變通事
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
明之又是自至粗處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
又微矣

訂疑此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同一陰一陽之謂道至謂之
盛德自至隱以至費也自生云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自至粗以至精也與中庸一書相似中庸首言一理中散
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而又引三詩以贊嘆之至无聲无臭而
後已焉
首節言變而通之以盡利言聖人設為變之通之法使人變
通以求易也所謂以一時而索卦以一事而明爻非易也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釋上文變通二字之義也輕云
泛言之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云云不過承上起下之意原无工夫當與下節謂之象謂之爻
同例不過起下文耳亦如中庸中和一節不過為下文致中和
三句張本也存乎變存乎通方就學易者身上說言人之于易
其能觀象玩辭而化裁推行之者以其有得于聖人所設變通
之法也變通二字且淺云說以為下文神而明之云地若无下
文神而明之一句則存乎變存乎通自宜無神而明之云意下
文既有神而明之一句則變而通之自應淺說矣理勢不得不
如此如此如中庸誠形著明動變化其六層孟子只云至誠能動
便完則誠字便無形著明動字便無變化了

蒙引黑而成之不言而信二句要為神而明之云地神而明之
用易之際變通之時也黑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其平時理得于
心而有其德理措于事而有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无事无所
詶酢然方寸虛明萬善俱足无所虧缺无事于言說而其理
皆實居之安資之深可以左右逢源其德行如此其所以用
易之際便有以神而明之也

卷之十二終

右第十二章

樂陵董養性蓮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

繫辭下傳

訂疑此篇大抵發前篇未盡之義所言多處憂患之事又多缺文疑字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云云朱子曰成列不止只論橫圖如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故曰之類

蒙引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作橫圖說則于因重之勢為順

止誼堂

訂疑只以橫圖言方是成列不必云圓圖也之類二字衍之可也

朱子曰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偏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出文獻通集五卷

說統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此時止有三畫說得象說不得爻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云云

訂疑本義全不可解愚謂此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詳上篇動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動字皆指人事言謂既繫以辭而命以吉凶悔吝則筮得此者即有趨避之動前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正此義也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吉元咎者宜動凶悔吝者宜靜不宜動此專言動不言靜者省文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止誼堂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云云

訂疑本義亦不可曉豈聖人繫辭時亦必待揲蓍了看卦爻之動而後繫辭以命之吉凶悔吝乎

葉良佩曰此動字宜以人事言蓋由聖人命之辭以鼓之而動者也梁山來氏曰動者人之動作云為即趨吉避凶也

訂疑聖人既命以吉凶悔吝占者得此如不動作營為豈便得吉凶悔吝乎吉凶悔吝生乎動謂待人之動而始驗也故乾文言曰是以動而有悔也動方有悔不動便无悔矣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假如筮龜曰吉我不動以迎之豈便

會吉筮龜曰凶我不動以犯之豈便合凶善動則有凶无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慎乎亦以人事言也○上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皆其動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云云○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

臨川吳氏曰剛柔之畫其體已定因蓍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遇趣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變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而言蓍之變也

訂疑本義及小註與吳氏之說皆欠明愚謂此言占者所得卦爻雖或有老陽當化少陰亦必先畫一口而謂之九不可即畫為一而遂謂之八也或老陰當變少陽亦必先畫一乂而謂之六不可即畫為一而謂之七也此揲蓍者必先立卦以存其本質也本謂本卦對之卦而言也本卦既立然後觀其爻變某爻不變而畫之卦于後以見其為自此而之彼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變字即上文變在其中之變通字帶言之以足成

句耳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是六十四卦有因變相通之理也傳中變通二字率就人事言獨變通配四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及此處變通就揲蓍說

案引剛柔立本以本卦言變通趣時對之卦言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此位字與六位時成之位不同如下三爻皆剛上三爻皆柔泰之定位也下三爻皆柔上三爻皆剛否之定位也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如乾之姤以至乾之復以至坤之乾坤之復以至坤之乾皆是又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例一爻或六爻皆柔者有之或五柔一剛者有之或五剛一柔者有之或六爻皆剛者有之

但以易之所有不過一剛一柔而已故曰一剛一柔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訂疑此句難解當云以其正者為常也重常一遍

進齋徐氏曰先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之積也

訂疑上篇言吉凶者得失之象也節本義云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正好用于此處○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貞勝之意本義非吉則凶非凶則吉

亦是此意然只解得常字說不出正字意必如下文本義云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正字意方出○

葉爾瞻曰吉凶不並立若相制相克者曰勝○顧勝非偶湊而勝有箇正常之理順而吉悖而凶未嘗有倒置者曰貞勝如以吉凶相勝為正常字說不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訂疑此本義所取

本義天下之動其變无窮云云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

蒙引天下只一个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唯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耳○

訂疑一理而有是非○不非則是○未有介于兩可之間者也○唯貞夫一○故吉凶亦貞勝而无不吉不凶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

蒙引此段不是申貞觀之義（極有父子勝本義）特以起下文○蓋上文都是言卦爻吉凶至此則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也○上文天地之道四句輕只用以起天下之動一句此節非以發明天地之貞觀乃以著卦爻之所自出也○故繫之曰爻也者云云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

相屬○

訂疑本義以乾坤二字當天地二字○屬說○簡○理○此○則○定○有○着○落○成列句乾坤八卦之首也不言六子者舉乾坤可例其餘也乾示易坤示簡則震示動巽示入坎示陷離示麗艮示止兌示說○得○詳○明○

可例矣○前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以情也此言示易示簡以通神明之德也蓋象與性情不相離有是象則有是性情前言象此言德互文也○

知矣六十四卦其象其德亦可知矣○言乾坤則六子可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云云

訂疑本義亦欠切○爻象即首節爻在其中象在其中之爻象言爻之為言效也○效呈也○以各卦之德之象分呈之于各卦之德之象統形之于也○象之為言像也○像形也○像此者以各卦之德之象像其卦之象之德也

重卦也○此爻字似當兼爻辭象字似當兼卦辭若只指卦畫

亦无聖人之情見乎辭亦有來路及聖人之情見乎辭
者言乎變者也本義錄謂卦辭文謂爻辭象指全體而言變指
一節而言第八章第十二章設卦以盡情僞卦中有辭也繫辭
焉以盡其言辭即文也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
動者存乎辭本義卦即象也辭即文也下篇第三章亦與此處
相發
自首節至二節為一段三節至此節為一段皆以申明首二節
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云云問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
吉凶乃見于成卦之後如何訂疑問底儘好朱子曰也是如此
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訂疑內外只宜訓彼此二字蓍與書是兩物故有彼此之別揲
蓍者十八變而成卦已知本卦是何卦之卦是何卦當用是何
卦何爻了這是爻象動乎內然須考之易書而察其占之吉凶
這是吉凶見乎外金縢曰卜三龜一習吉此如爻象動乎內也
故篇見書乃并是吉此如吉凶見乎外也又如今人求籤得了
第幾籤這是爻象動乎內還須討籤簿看云方知吉凶這是吉
凶見乎外
朱子曰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功業似吉凶生大業
之業猶言事變庶務相似
蒙引不曰功業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誰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占由變而成變尤重于占至于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
避之意顯然見乎言外矣功業以用易者言聖人是作易聖人
不止文王周公伏羲亦在其中辭雖繫于文王周公其實只為
伏羲發編耳
訂疑易者辭占象變而已皆可以成功業皆可以見聖人之情

而此分言者夫子亦信口說出耳此節爻象即首節之爻象
字變辭即次節之變辭字大抵首二節為此章之綱領自吉凶
悔吝生乎動以下節皆是申明首二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
朱子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
乃各自說去
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
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

得、正辭只是分別是非、教化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得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平庵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道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道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于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失、外内使知悔也、易之事業、盡于此三者也、

蒙引、理財○財者○養也、正辭○者○教也、禁民○為非○者刑○罰也、○嘗疑正辭禁非、不必俱從理財說、理財、如孟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之類、正辭正字、便是正名之正、辭便是言順之言、辭順乎理、則辭正矣、故朱子曰、教化便在裡面、項氏謂殊貴賤、使有度云、至使有信、為正辭、此說固善、但語意亦倒、在理財上、不能盡聖人之意、禁民為非、若以理財貫說、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有不係爭奪者、獨不在所禁乎、況為非二字所該自廣、

一說、朱子曰、聚得許多人、无財以養之云、按此三段語意、則正辭禁非、只帶理財、義之一字、固不止于理財、然聖人之意時各有所主、惟善為窮、何止曰位、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守位何止財、且道理只在聖人人也、能行仁政、則天下歸之、聚人又何止財、且道理只在聖人口頭、則正辭禁民、專從理財說下亦或然也、大學平天下章多言理財、豈可議其未盡治平之道哉、依此說則正辭自理財說者、當云利之所在、人皆趨之、是他底說是他底、不是他底也、說是他底而辭不正矣、此聖人之理、財必繒之以正辭也、左傳晉文公治軍、定襄王、示禮、伐原、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註云不貳價也、重言信也、依此則正辭亦可就理財說、朱子小註為有徵矣、禁民為非、防爭奪止侵盜、所關甚大、而教亦行其中、通自何以守位曰人至曰義、是廣而富而教之道也、訂疑據本文、須如此說、蓋人以守位、財以聚人、義以理財、相因而及、文勢自如此、

雲峯胡氏曰、上繫首章、由乾始坤成、說歸乾易坤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易坤簡、說出天地大德、得乾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寶之位、兩位字不同、位天地之中人、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大寶曰位、聖人之所獨也、而天地實賴之、上下繫之首章、其有望于後

世有德有位之聖人如此哉訂疑此說可謂巧矣
筆廬吳氏曰與上文不相屬別為一章而與下章相合○龍仁夫曰此五句恐是他經誤入故與上下不合
訂疑龍氏謂他經未必然○吳氏謂別為一章是也○謂合下章亦非愚謂此上下有缺文繫辭傳或論作易之由或言易之用或論卦爻彖象繫辭占象變或以造化人事來形容易理未有旁言他事而不歸之易者獨此節自天地說到聖人不復及易故知上下有缺文○以愚意當云何以理財司義此句之下補之曰（如此）正言斷辭禁民為非曰易○正言斷辭見後章禁民為非只是為（理應）

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不可占險之意上五句為客補出曰易一句為主如法象莫大乎天地節上五句形蓍龜一句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訂疑本義亦見分曉○八卦成列二節○是言象爻變動○自第三節至情見乎辭○是申釋首二節之意至此盡矣○末節當自為一章○乃他章之錯簡爾○何得合為一章而括以二語乎○

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或五段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八段八卦也訂疑不如云八節○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个土如此又如草木有雌雄又如樹木向陽處必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于水火亦然

蒙引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則河圖者特其中所取之最神易者耳○河圖不出易亦須作故本義于乾坤之首只用此章之說○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所得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不可以說卦乾為首為馬兩段來填此二句說、此處說得活、○每一物各有陰陽消長、且是未畫卦之前、如此取之、○彼以各物分配八卦、是已成八卦之後、所取象與此意實不同、○

訂疑蔡氏看書極細、如此云云、恐不必也、伏羲畫卦根由、即夫子亦不曾指定確據、觀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云云、又曰、有以見天下之賾云云、即此仰觀俯察云云之說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以畫卦本圖書、又曰、易有太極云云、是又只論理是如此、在夫子亦不知何說為的、只是以意度之、想是如

此耳、說卦所取象、亦是夫子以己意觀之、見得如此、伏羲畫卦以象其物宜者、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也、

蒙引不特兩目而已、實則千百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兩作、亦是繼明不已也、猶云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亦不但明日而已也、

訂疑作字疑是衍文、因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而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疏帝王世紀、包犧氏沒、女媧氏代立、為女皇、次有大庭氏、柏黃

氏、中央氏、栗陸氏、騶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皡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凡十五世、皆習包犧氏之號也、

訂疑　路史、自大庭氏以下、皆在包犧氏之前、包犧氏沒、唯有包媧氏、是為女皇之後、直接神農、蓋庖羲以前、世遠難稽、世紀所載、不見經傳、雜出諸子之篇、其人之有无、世之先後、皆不可考、羅氏獨違衆說而據大傳、以神農接包犧、卓矣

本義二體皆木○云云○問上八下動、于取象未曉、朱子曰、耜乃今之鏵、耒乃鏵耒相離下入、畢竟是上面用耜、方得入

訂疑　鏵之說非也、以鐵耕自是後世為之、初制未耜未知用鐵也、故曰二體皆木○本義上入下動、或人疑之、是也、朱子云云、亦非也、即如朱子所答、亦只是上動下入耳、愚謂只取卦象而已、非朝夕不可市也、

蒙引　耜名耳○耒耜之外、又有耨、耨芸器也、想此時、農器亦不止此、此其大約耳○前此或亦知稼穡、但神農又利其器用、教之時宜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註　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本義日中為市、明而動○云云、

愚謂未必恰五十里、然大約日中可至、可反、或二三十里亦可、但遠不過五十里耳、定以日中、亦以此時遠近之人、方可取齊也、非朝夕不可市也、

蒙引　耜耒引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民、一處之貨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疏　帝王世紀、神農氏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而及軒轅氏、訂疑即黃帝、黃帝崩子

青陽立、是為少昊、少昊崩、顓頊、高陽氏立、顓頊崩、帝嚳高辛氏立、帝嚳崩、帝摯立、摯廢、堯立、堯崩、舜立、訂疑路史神農沒、炎帝柱立、五帝以來、稷之、炎帝慶甲柱之、由也、自慶甲至帝臨、書傳蔑紀、不得其考、次帝承、次帝昧、次帝明、次帝直、次帝扈、次帝杼、次帝槐、次帝芒、次帝克、帝戲、戲生器、器生鉅、克戲器鉅、皆不言為帝、炎即帝休、次帝鬼、次青陽氏、亦曰雲陽氏、又曰仝天氏、是為少昊、次顓頊、次帝嚳、次帝摯、次帝堯、次帝舜、愚按大傳五帝相承、如親相代然、據他書中間、除堯舜為相禪、聖一身仝是易理、不止此下數卦、為取諸易卦也、此下亦畧舉數事、其實聖人制器尚象、亦不至此、

梁山來氏曰、聖人治天下、民所未厭、不強而去之、民所未安、不強而行之、如此變通、所以使民不倦、不然、強民以紛更、安得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而相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民以為不便何宜之有、訂疑此四句言三聖之治天下不過如此、所以恭已无為而天下治、易窮則變至无不利、是以易道贊聖人之治道、亦以見三聖一身仝是易理、不止此下數卦、為取諸易卦也、此下亦畧舉數事、其實聖人制器尚象、亦不至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疏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楫必用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

本義木在水上也、云、

訂疑論舟楫之始、想只如疏舟云、刳木、蓋用獨木也、只好絕流而渡小水、故曰以濟不通、若江海千里、則非刳木之舟所能濟矣、故本義云、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愚謂禹貢九州之貢、浮汝達濟浮淮泗達河、沿江海達淮泗、浮江沱潛漢、逾洛至南河、逾汚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會渭汭、其舟必集衆木為之、其舟大

爲堅固可致遠以利天下矣舟楫之利蓋取諸渙
大木爲之矣○渙之辭曰利涉大川亦取此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註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程子曰皆因其性爲之胡不乘牛
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
訂疑引車者牛馬控馭者人欲東則東欲西則西豈苟隨物所
之乎註說非也古未有騎馬者有之自春秋始程子說亦非也
如謂牛馬隨人所之則胡安定梁山來氏之說爲是
本義下動上說○

訂疑本義取卦德下動上說舟楫亦然不如胡安定說確
李氏曰牛以順爲道故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之以致
遠牛非不可致遠○引重馬非不可引重○于致遠爲敏
蒙引牛耕之功過于引重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著其功狀
訂疑當時指黃帝堯舜時按冉耕字伯牛司馬牛亦名耕則春
秋時已用牛耕可知○
訂疑事物紀原漢武帝時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蒙引
一段○破紀原之誤○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註取其豫備○
本義豫備之意云
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至是始有暴客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
結繩可治後世風俗偷薄故作書契
訂疑朱徐之說皆非○民生有欲○无主乃亂○古今一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云
徐進齋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于
人者也○

訂疑送終大事而過于厚○取諸大過○養生小事而過于厚取諸
小過○徐氏之說爲有據矣○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註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訂疑本義從
之
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
矢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

註宮室壯大于穴居故取諸大壯也訂疑本義從之
蔡節齋曰棟屋脊標也宇榱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訂疑標蓋標宇之誤也
訂疑四剛二柔之義欠妥以四剛象屋上之標則可以二柔象榱之下垂者為宇則非陸氏曰上下四方曰宇宇者室內之空處也故有上下四方幽風曰八月在宇蟋蟀豈有在屋之榱上者乎榱詩為雍

陳川司馬氏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建于下大壯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註取其過厚○疏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表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者禮記云有虞氏瓦棺未必木為棺也又云殷之棺槨以前之棺槨无聞也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无數在堯以前而棺槨自殷以後則殷以前棺槨未具也
石間長丈餘脛且三尺明北南金東一銅鐲傍鏤金花西壁劒器亦且毀敗惟環在靶佳玉所成炳入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毬丸從劒下螫炳眉間炳卒子知玄夢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如金色徒跣捷劒前語知玄曰我堯帝之臣縣余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治水以功封吳獲葬于此奈何勿父剛愎發吾版石奪吾玉櫑今擊死云：夫云梓廬灰盡是葬時有棺槨也禮記有虞氏瓦棺非矣況黃帝堯舜三帝中間隔數十百年大傳又不明言其器某帝所制未三節又泛言後世聖人云：似未指定三聖者

蒙引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然既有棺槨則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疏鄭康成註云、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義或然也、本義明決之意○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木為契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刻為記、都不相亂、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訂疑此非亦然

通論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以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以驗之、取明決之義○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蒙引或曰百官用以治民、萬民用以相察、亦說得通、但百官用以治民、百官獨不用治乎、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蓋此條作書契主聖人言、故百官之治、萬民之察、皆有書契之明驗也、是以治以察句法○正與萬民以濟相類○

右節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問六十四卦重于伏羲、果否、朱子曰、此不可考、或曰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疑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辭、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无可考、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雲峯胡氏曰、冊揲取渙以卦象取也○訂疑耒耜亦然、服乘取隨、臼杵取小過、以卦德取也○豫睽壯夬大過、以卦名取也○益小過亦然

訂疑聖人制器○皆有所因○不過踵事而加巧耳○如謂必因卦而尚其象○于不謂然○且制器者、亦未必盡是聖人、凡器用足為天下萬世利、後世利其用、即尊之為聖人、亦宜、即後人之制器、亦有前古所未有者、如水碾水磨水車紙筆墨硯印板之類、豈必皆聖人制之、又如倭之刀匣銃緞高麗之紙扇筆西洋之眼鏡曆法布砲西域之切韻、肅慎之楛矢石弩、豈不精絕○朱子曰、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又曰、古所制器亦不止十三件、
十翼之書○多夫子以意逆之○而自發議論○由其居安樂玩○多歷年所○看得大而天地○小而萬物○上而帝王○下而男女○莫不與易

相當故開眼所見開口所說无不顯之一易耳即如邵子學易未必到孔子妙處然過一物一事觸處與他數相值況孔子乎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朱子曰只是彷彿說不可求得太深此是揔說起下面彖者材也效天下之動也皆是說上面彖字象字

蔡氏攸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所觀遠近所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人乎況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則擬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滋矣故宮室舟車器械服飾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後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兔筌蹄始非聖人作易前民以教天下之意也

蒙引象揔是像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天下之賾各有神明之德焉各有萬物之情焉象說得甚廣凡說卦傳自天地定位至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在是性情在是且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可說出元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

訂疑蔡攸及蒙引之說皆難曉朱子小註易之一書通卦爻及卦爻辭皆是立個影象于此不似他書句句是實理實事故曰易者象也

彖者材也

疏彖謂卦下彖辭

說統材作材料之材看卦具德體象變如卦之材料也彖則為之判斷而已所明象之全體也材兼善惡而辭只是說个影像于此

訂疑彖辭亦是就卦之德體象變而為辭善惡而辭亦因之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蒙引天下之動紛紜攀援憂患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是也此處未可說出吉凶悔吝非唯于下文有得且于天下之動字有羨餘處天下之動內止可言失得不可言吉凶故下文云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卦非无動也爻亦非无材也而此分言者彖統論一卦之體于材為切爻乃逐爻之變于動為切耳

訂疑象雖是言一卦之材然卦材之德體象變亦是就天下之
情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耳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訂疑本義亦髣髴此句頂天下之動來與上章吉凶悔吝生乎
動相似而不同上章吉凶悔吝驗于人之動後此章又辭之吉
凶悔吝由效天下之動而生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順理而得
逆理而失雖未甚遠乎理而已潛差漸遠則為憂虞天下之動
大約不過四端爻之吉凶悔吝所以效而像之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云云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
主是為陰卦
訂疑此言後天之易專論六子也若先天之易則自震而歷離
兌以至于乾皆陽卦故橫圖居右而圓圖居左自巽而歷坎艮
以至于坤皆為陰卦故橫圖居左而圓圖居右

註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
二陽故耦為之主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訂疑註自正大本義小巧愚謂說卦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
長男云云此後天以震坎艮為陽卦巽離兌為陰卦之正旨也
此章乃夫子別生一說以發後天之餘緼耳
梁山來氏曰陽卦以奇為主震坎艮皆出于乾之奇震一索得
之坎以再索得之艮以三索得之三卦皆出于乾之奇所以雖
陰多亦謂之陽卦陰卦以耦為主倣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
棠引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人也二是多意如堯舜三代天下
一統民无二王便是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如七國爭雄五胡雲
擾君无常民民无常主此便是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訂疑就天下大勢言則如此若夫子所云自天子出便是君子
之道自諸侯出便是小人之道若就一國言如魯有三家晉有
六卿齊有田氏亦是小人之道夫子所云祿去公室政逮大夫
是也官府亦有之書吏擅權舞文亂法亦是小人之道一家亦

然如牝雞司晨或子專父權弟擅兄柄亦是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訂疑此章專論卦畫无繫辭之事疑當屬說卦而錯簡于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云：

訂疑本義及小註皆不可曉愚謂爻辭往來二字連憧：為義并往來亦是不好底此將往來字作感應自然之常理但不可憧：耳爻辭朋從作人說此借朋字為事理爻辭思字作語助

此以思字作思慮言以明朋從作事理之偶合言同歸而殊塗本爻辭往來二字而生以行人言一致而百慮以人之處事言

上句形起下句下句最重

如本義所云是聖人教人廢思也愚謂天下之事千頭百緒不可端倪將從何處思慮起如行路者本同歸也而殊塗矣我欲迎之于此彼乃從他塗而來縱使數人要于路亦有弗遇者矣于彼乎于此乎將何塗之從乎故人之處事本一致也然百人慮之則百其計以千人慮之則千其方至于成敗亦不同焉如此者吾將以私智穿鑿其間間有億而中者其不中者亦多矣

雖有偶而合者其不合者亦多矣此如我思一朋友憧：焉往來以迎之朋未必即來也縱幸而來亦未必盡然也可見人之處事但當隨時而順理因物而制宜乃能泛應曲當如下文所云耳何以（補无益一字便下无字讀）无益之思慮為哉夫子此言非謂思慮可无只是言无益之思慮為不可用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言往來屈伸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焉則入于私矣

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訂疑就人事言則有如本義云：者天地之神化則无是也日月寒暑不過順其屈信往來自然之常而有生明成歲之利人亦順事理之自然而行所无事可矣何必憧：然用无益之思慮為

朱子曰此段承上文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則不可

案引此節全提起往來之自然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也謂之加憧：焉言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个憧：也入于私不

能普徧而狹矣所謂意徧于此則遺于彼者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訂疑此章雖釋九四爻辭而意實不同九四爻辭貞吉悔亡猶隨之出門交有功同人之出門同人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猶隨之係小子失丈夫同人之于宗吝也一是斷以理一是動以私所以有善否之分慥是就人與人相感說也其在此章則借九四爻辭而曲為之說所以擊肘嘗攷孔子之言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又曰不思則罔豈教人廢思哉教人思者戒人之不思也何思何慮者戒人之妄思也思者心之官唯聖人可不思而得學者則必由思而後可以入聖故曰思曰睿睿作聖下文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正教人下手工夫精義入神格物致知之事也利用安身則身體力行之事也如此則入理深而有以為致思之本臭積久而有以為善思之驗如此則事物至前安而能慮或一思而得或再思而可斷以理而不惑以私自无事于憧憧矣取之左右逢其原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亦何止朋從之而已哉大凡事理不由深造自得而強探力索者率百慮而一得即如人與我原元素交而欲以私情強邀其來其從之者必其與我同

類者否則不我從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云○朱子曰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日有晬時豈能常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晬晬了又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

訂疑上節以造化言屈信相感之理此節以物理言之朱子小

註又通造化物理言之

朱子曰精義入神與行處不相干然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干然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義至于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付他如快力利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又曰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訂疑日月寒暑之屈信往來以造化言尺蠖龍蛇之屈信蟄存以物理言然皆是借來形起精義入神數句精義四句全是下

學工夫承上文云天下何思何慮思慮果可廢乎非也思慮者心之神明何可无也不曰不思則罔乎不曰思不出位乎不曰君子九思乎洪範不曰思曰睿睿作聖乎唯天地物理則有屈信往來之常理所謂无心而成化也人則但當用力于下學之事用力于知則精研其義至于入神自然有資于行而可以致用用力于行則利其施用至于安身自然有益于知而可以崇德是其屈信相感亦猶造化物理屈以為信信以為屈一往一來相為感應矣此下學之事吾人之思慮所可用者也然亦何事憧憧乎人能如是則于天下之事皆順其理勢之自然而行其所无事發皆中節而得同歸一致之理矣此如大學知止定靜安慮夫子言此正教人善用其思慮非欲人絕思慮而入于禪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云云至于德盛仁熟而自致耳訂疑此段極好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數語則贅矣當衍之

訂疑此承上文言日月寒暑屈信往來乃天地神化之事學者何可幾及然能用力于下學之事而精義利用若夫過此以往則亦无所復用其力矣謂思慮之用不得底時候如顏子欲從末由是也至于德盛仁熟則亦不假強探力索而有以造夫窮神知化矣

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訂疑張子此語本合陰陽不測之謂神而言本義引之于此以上文日月寒暑云云亦指造化言故也○夫曰窮神知化則思之即得不但朋從而已視夫憧憧往來者可同日語哉○時說開口即云一理渾然而迎應曲當可不思而得不知孔子此章原為學者言豈舉從上達說起使學者絕棄思慮馳騖玄虛哉

蒙引承上文言內焉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焉利用而內有以崇乎德內外只管如此交相養互相發則欲罷不能過此機非在我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于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則德之盛矣自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之化矣味此本義亦如欲罷不能之言非顏子不能道也○化是二氣之迭運神是一理之主宰孟子所過者化亦以推行處言所存者神亦以主宰言德之盛謂義之精者益以精至于耳順心通之境用之利者益以利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天夫如是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矣吾之神妙乎天地之神

訂疑本義云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又曰屈信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又曰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數自然字皆含有神化意窮神知化猶云知天地之化育

說統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得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勉耳訂疑此說極精確既說得本文透又見得思慮不可廢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蹉欲上干于四四自應初不納于已是危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陽剛則非已所乘是下向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聲名言之云名必辱也身必危者下向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或問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又大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

蒙引以九四之剛陽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去之不得徒為所困耳是非所困名必辱也

訂疑以上三說各不同陳明卿從蹉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蹉隼指三公指上六

蒙引隼者禽也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事而申之至下文遂以其意言之却于本文去害之意不甚拘也故朱子語錄云孔子是發出言外之意矣君子懷濟世之才是藏器于身也待其時之可行而行器已素具何不利之有或欲以器為除暴去邪之器愚謂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活心讀活書豈必拘定是射隼之器如豫九二只是以不溺于豫為重而傳文不諮不瀆知微知彰之類其知抑何多也

訂疑孔子講書有在本文外立義者有在本文前立義者如此文正意只在解悖小象已釋之此處却推開說不拘解悖矣而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義則是本文頭裏話也○爻辭獲之二字屬射隼无不利已推開說孔子此處不拘解悖只說无不

利大意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潘雪松曰小人重禍福更甚于重仁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訂疑无所利而為之无所畏而不為者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為名而為善畏刑而不為不善者次之懷刑利仁是也小人則利有勇勸刑有弗懲者矣怙終賊刑是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常保宇說得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存疑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无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數語極有功于訂疑或問是疏說）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小人志在于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幸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于不知義而已

融堂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德量力而後居其任為君不明于所擇為臣不審于自擇以至亡身危主亂天下者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蒙引知與力俱屬才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于心

者
訂疑　文辭本義、責其應初勿析足、此傳只責其不自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先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云、○朱子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
四件事
訂疑　文辭本義、其思慮明審云、皆括繫辭傳意幾乃事幾之

動如靈公問陳仰觀飛鴈而孔子行趙簡子一日殺二士而孔
子臨河而反醴酒不設而狼生去是也今朱子小註紛、諸說
皆就心言乃慎獨之意周子之說也○天下事有當用微者謂
宜潛慮密謀者如韓琦出空頭勅以單任守忠、歐陽脩曰節書
之、韓公必自有說是也有當用彰者謂宜明目張胆如漢王用
新城三老之說、為義帝發喪告諸侯云、擊楚之戒義帝者、是
也有當用柔者如无道而言孫、徵服而過宋、拜陽虎以避咎、是
也有當用剛者孔子却萊兵誅少正卯、請討陳恒、是也若子幾
之所在无一不知識超衆人之表故曰萬夫之望○神即至誠

如神之神鬼神造吉凶君子于吉凶之先見處皆知之則君子
亦一神矣蒙引乃云不同何也
程敬承曰介如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聖人見賢于多欲故識
在事後君子神清于无欲故識在幾先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云、○朱子曰、是爭些子底意思、
訂疑　殆有甚焉之殆將字解、列此証之三
原王氏亦云梁山來氏同本義小註複矣、

李氏楨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
則未嘗復行耳
蒙引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稱顏子者則子弟之辭也有
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
決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云、○朱子曰、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
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訂疑擬自泰變下卦乾之上爻與上卦坤之上爻往來交易有
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朱子曰心和氣平則能言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
也
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下繫　四　正誼堂
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蒙引安其身三句立心之恒也危以動三句此立心勿恒也民
亦人也勿不也
訂疑安其身易其心危以動懼以語數句皆伴說定其交而後
求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句正切經文
說統安對危看順理而動則安書曰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易對
懼看人君子言那得有懼言不順理恐民教令自家心中不免
有些愧屈便是懼上之求下下之供上自有交義定者恩信素
孚也

周易訂疑　卷一三

訂疑安其身而後動先立家計也倘根本之地先自危動則不
足係屬人心誰相從乎易其心而後語謂心有定理則辭氣和
平而言有序否則心无定見胡亂說話出悖來違矣定交後求
謂相得素深然後求而有得若无素交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昆
亦莫我顧莫我聞矣

右第五章

朱子曰上下繫說許多文所以分在上下繫也无甚意義是聖
人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爾○雙湖胡氏曰夫子于繫辭上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下繫　四　正誼堂
下既舉七卦文辭以發明易道今于此章又舉九卦十文之辭
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未必先立
主意後以卦實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繫七文下繫十一文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
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云云○閻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
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邪朱子云云訂疑或問極是不
知朱子何故只取圜闔之義想是未定之說蒙引亦不取之

雲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為兩儀陰陽之合則為四象八卦剛柔千是乎有體

案引門者物之所從出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二畫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

訂疑此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相似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猶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易之縕指三百八十四爻門指兩儀

案引天地之撰即萬物之情但雷風山澤為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萬物雜多云云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胡雲峯亦曰文王稱卦之名

案引據下章易之興也云云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皆指卦名言也則六十四卦之名其果出于文王乎又所制于伏羲之後乎又二千餘年乃硬定六十四卦為伏羲所名卦辭為文王所繫爻辭為周公所繫亦不闕疑之過也

訂疑伏羲既畫卦或即命之名亦未可知舜命禹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已有易書必不至文王時始有卦名也竊謂六十四卦之名伏羲初畫乾坤初離坎初艮震初巽坤初兌初蠱大食有時然當時點制乃

孔穎達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皆以爻辭出于周公按周易出于周人所為其在文王之後无疑孔子去文王未遠已不知重卦命名繫辭出于何人但意度之云云今去孔子又二千餘年乃硬定六十四卦為伏羲所名卦辭為文王所繫爻辭為周公所繫亦不闕疑之過也

訂疑伏羲既畫卦或即命之名亦未可知舜命禹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已有易書必不至文王時始有卦名也竊謂六十四卦之名伏羲初畫乾坤初離坎初艮震初巽坤初兌初蠱大食有時然當時點制乃

歸藏之易也或曰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而又缺其四與周易不同零作潛小畜作毒畜大畜作奢畜艮作狠震作墜升作稱剥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壈蹇作謇遯作逐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四卦參霖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愚謂路史所記歸藏之易其名字殊无義意不過好事者索隱行怪之為耳但其謂與周易有同不同則理或然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疏往事必載是彰往也來事繁占是察來也當名謂卦爻之義

各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也辨物正言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也

訂疑彰往察來疏說陰陽消息說无味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臨川吳氏（亦兼聖人卦爻之辭）曰彰往察來即藏往知來微顯闡幽即顯道神德行但上篇兼著言此則專以卦言也

進齋徐氏曰當名謂爻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蒭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正字一好）

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斷字一好）

棠引曰進齋以元亨利貞等為正言以利涉不利涉之類為斷辭亦有未精細者此何所分辨要之正言辭也斷辭占也訂疑是

又曰乾卦之辭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辭則曰潛龍勿用皆正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其辭以告

人也

訂疑此亦未精細蓋卦爻之辭有上象无占者有上占无象者如履霜堅氷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類是正言而未斷辭也如乾之元亨利貞訟九五之訟无吉无妄九四之可貞无咎上九之行有眚无攸利之類是有斷辭而无正言也如乾初九之潛龍勿用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是正言而又斷辭也大抵本義所謂其象如此之類皆正言也所謂其占如此之類皆斷辭也

本義開而之而亦疑有誤訂疑上下有缺文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

註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肆而隱事顯而理微（疏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莖腊肉之類是其辭碎小也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廣大也）

訂疑註疏以辭之取象為稱名（愚謂稱名即上文稱名指卦名言）如屨盎噬嗑鼎寨井鼎之類皆細小之物事也（其指遠即言近指遠其辭文言文辭雅馴不鄙俚近陋也曲而中謂繫辭之意本非如此而闇合占者之事應如左傳所載崔武子筮娶

棠姜而遇困之六三孔成子筮立衛靈公遇屯元亨利建侯靈公名元也宋伐鄭趙鞅筮救鄭遇泰之需微子帝乙之元子也事詳下章肆而隱猶言費而隱

右第六章

本義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疑猶是如此分疏）後皆放此

訂疑首節言卦畫次節專言卦名三節四節兼言卦名及卦爻辭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疏謂易之卦爻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若卦爻之辭起于中古

本義夏商之末云云

訂疑疏與本義作易專指繫辭愚謂此章末上章稱名而言下文歷舉九卦之名而不及卦爻辭其專言文王名卦可知矣上章謂為衰世之意此章又曰興于中古第十一章遂明指文王與紂之事故司馬遷遷謂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見周紹又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漢儒多從之獨唐孔誼違僭易疏始定為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後儒從之愚獨據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嘆曰吾乃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存廢及王蓋以易為周公所作也今按周易為

武王既有天下之後所作卦爻辭（名正言順）而辭有與周易不同者分錄于左

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在異國必姜姓

僖廿五年晉侯將納襄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

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云：

宣十二年、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云：

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其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云：

二十五年、崔武子弔棠公、見棠姜而美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云：

襄二十八年、子大叔告子展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云：

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謚人、入其名、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譽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雖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謚、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謚也、云：

七年、孔成子將立衛靈公、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屯固比入、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也、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其繇曰、立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其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十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云：

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蔡墨對魏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

哀九年、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稷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以上十一條、皆引周易之辭也、左氏亦多云周易云：

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踽曰、士刲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睽亦雖之震爲雷爲火爲龍
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
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其死于高梁之
墟
是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云云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
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以上四條其所占之辭皆非周易之文而左氏亦不云周易則
其爲連山或歸藏亦未可知然其卦名皆同周易亦足見卦名
非文王所命矣
臨川吳氏曰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于其名卦而
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訂疑以此
言之上章稱名指卦名可知
訂疑上章衰世之意泛指世運升降言此章作易者有憂患乎
指作易者本人言上章不可露商末世字此章不可露文王字
至十一章方明言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蓋商之易在孔
子時存否不可知然即有存者亦不過如左傳所載上四條之
文其于卦爻之德體象變必不切也如後世易若火珠林太虛
玄洞極潛虛飛伏世應納甲遁甲之類況孔子以周人從周禮
自應專周易況周易又極備天地人物之至理而切夫卦爻之
德體象變故孔子于繫辭傳極贊其妙但未詳其作于何人而
又非術數家占卜小書之所可比故意其出于文王耳然其爲
言率是疑辭亦未嘗如後儒直決橫斷謂某人名卦某人繫卦
辭某人繫爻辭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疏六十四卦悉爲脩德防患之事但此九卦最是脩德之甚故
舉以言防患之事訂疑此意極活然謂九卦最是脩德之甚則
六十四卦之名更有宜于脩德防患者孔子亦偶舉九卦以例
其餘耳
本義履禮也云云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訂疑小註與本義不合
進齋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
是從實地上立脚步步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

德之基、訂疑此入幸本義與小註合為一說不如本義與下文合。

朱子曰、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驕亢自高、取禍必矣、

進齋徐氏曰、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明辨于斯、所以自驗其所安也、訂疑此釋困德之辨。

朱子曰、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皮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入也、伏也、又曰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以一陰入于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微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銜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蒙引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說、張子敬人以禮而入、即此意、謙乃為禮者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繼以復德之本者、外之不格、內亦隨亡矣、復一陽復于五陰之下、其在人則善心復于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矣、故曰德之本也、恒所以次復者、善端之存猶不能保其常存而不失也、德雖可久、然人欲之私、或未能盡去、本然之善、或未能盡充、損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也、此恒之後所以繼之損益之損、人欲盡天理純矣、非困窮不能移、既有立矣、能立然後可進于損巽之所以次井也、訂疑九卦之序、亦如上下經序卦同、

禮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云、

朱子曰、履和而至以下句上皆是反說、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秦人尊君卑臣、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復小而辯于物、蓋復是一陽方生于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是小而辯也、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過他不住、困窮而通、困而亨云、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巽稱而隱、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个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

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進齋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

西山真氏曰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將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息其為力又

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

蒙引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強世之事似若非其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故曰和而至猶中庸章句所謂天命之當然而精微之極致者○謙尊而光與豫傳不同豫傳對下句卑而不可踰說此處本義用一且字帶是以謙字對尊且光說○恒雜而不厭雖處轗軻之地而常德如一日也

訂疑恒雜而不厭因大象雷風交至而君子却立不易方也易述如此說并居其所而遷本義訓遷為及物上節小註云并有

本故澤及于物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皆不如此節小註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之說蓋并猶中庸之所謂淵泉也遷猶時出也曲禮安而能遷朱子曰雖安而能徙義應氏曰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下節本義亦云辨義謂安而能慾大學章句慮謂處事精詳

說統舊說自卑之意藏在謙字內其尊且光俱作贊辭則與八卦相類○卦柳揚口氣不類別傳曰謙者自卑以尊人者也然不矜不伐之德自光顯而不可掩此解得之訂疑此與本義蒙引異而與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慾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慾謂少所慾尤云云

朱子曰所行若不合禮自是垂戾故曰履以和行○困以寡慾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慾于天无所尤于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慾尤矣○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于事能優游以入之意否曰是

柴氏中行曰道始于踐履而終于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到

衆引謙以制禮亦自己之持身言是見千應物之間者制節謹度不敢放逸蓋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損以遠害懲忿則无忘身及親之災堂欲則无求利得害之廣訂疑欲亦不止財利益以興利遷善改過則日進千高明而希聖希賢矣何利如之利字不切義是常經推是變道訂疑進齋徐氏釋德之本也句曰復為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无流于惡能于念慮之間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于善焉是德有其本也愚謂此却甚切自知說統禮非謙蹤便不成禮以謙制禮所云禮以行之遂以出之是也訂疑論語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言不謙无以制禮也程敬承曰物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之所以能辨義也訂疑興利對遠害利即利用安身之利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利

右第七章

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止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个道理所以就這等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這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少說一卦也不妨且如中孚（卦）（有）（脩）（飾）（底）（意）（思）

儘有處憂患得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真西山曰九卦之德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又明于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本義遠猶忘也云○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交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交而吉底又有凶底有二應而吉底又有二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雖道二五是中其間却有位二五而不吉者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視其書亦遠也○

節齋蔡氏曰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通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蓋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

訂疑不可遽如程子序文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爻之義焉其道至大其意求之至觀變玩占時却宜以所占之事與卦爻辭委曲遷就以求相通之處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也

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也其在此章則自出入以度而下皆是屢遷即程子序文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以一事而明爻則滯而不通知所謂卦爻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之用亦非易也其在此章則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皆是周流六虛本義云云謂在此卦則此爻為剛在彼卦則此爻為柔六十四卦无一卦之相同而不外一陽一陰之流行也此屢遷之道一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謂如蔡氏所云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豕傳中所云卦變也此屢遷之道二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謂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朱子小註所云易不是確定硬本子云云又曰易人二可用不是死法思謂此一是指作易者言其不拘一例一隨事而用之是兩義然就作易者言不如就用易者言蓋此章為學易者言故首云不可遽也用易者亦當擬議以成其變化孔子說易又為言語之當慎矣可見學者平日當就經文各以如鳴鶴在陰本言君臣同德相信不出戶庭本言君子出處而

就以求相通之處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也變動不居六句總言屢遷之義凡三項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註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避以遠去為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為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訂疑出入猶動靜即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也內謂內事外謂外事即曲禮所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之內外也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為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

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皆是、曲禮又曰、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愚謂此即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之意也、此下三節皆言不可遠也

蒙引卦爻所說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皆必以其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訂疑以易傳釋易傳最確、訂疑度即下文典常字、即行其典禮之典禮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疏故事故也、非但使人隱顓知懼、又使人明曉于憂患、并與其萬事也、使人畏懼此易、歸行善道、不待有師保教訓、恒常恭敬如父母臨之也

本義雖无師保云云、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父母臨之相似、常恁地戒懼、

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

節齋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字、似勝指人言、

雖无師保、亦如臨乎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蒙引上文出入以度二句、兼有憂患无憂患言也、獨言憂患者、聖人作易、只要免人于憂患、凡人之占易、亦要避个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云云、

雙湖胡氏曰、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二句一章之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于憂患以下言其辭也、

訂疑書不止辭、當兼卦爻觀、第十章可見、出入以度以下三節通是就辭言也、

潛解曰、方承上度字來、變處圓、度處方、故曰方、

訂疑變動不居六句、易之變也、曰度曰方、曰典常、易之辭也、時說前後通融看者非也、如蓍自圓、卦自方也、易之變自无典要、即程子序文得之、（序文來解妙合）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本義質謂卦體云云
蒙引言始終則四爻在其中矣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一卦之體始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其體之一也原要字不重只是有始有終俱不成卦必兼備始終方成卦耳
錢氏澧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千千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訂疑分時物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下繫　三十　正誼堂

訂疑六經典籍无一件似易經整齊統六十四卦橫豎成行方圓成序側邪相對自乾至坤自復至乾自始至坤自雷以動之至乾以居之自風以散之至坤以藏之真是有始有終以爲六十四卦之質分而觀之每卦六爻自初至上无一卦少一畫者亦是有始有終以爲一卦之質然逐卦之六爻又各有其卦之時物焉相雜者奇偶之畫相間多少純駁之不同也此處未及界限分明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
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之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
蒙引初爻所以難知者以初爻爲卦之本一卦之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爻爲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已備是其質已著何難知之有
訂疑節齋蒙引似以畫卦之始終言之如初畫一爻則止知此爲左方之三十二卦或右方之三十二卦矣尚未知此一爻于三十二卦後來成何卦也再畫第二爻則知此爲左方之某十之某八卦矣尚未知此三爻于某八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第四爻則更知此爲左方之某四卦或右方之某四卦矣尚未知此四爻于某四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到第五爻則上面止有兩卦後來不是此一卦便是彼一卦豈不易知畫卦揲蓍其難易皆如此其實此亦自來學者觀易想像如此耳當初聖人畫卦只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一筆畫去何有難易哉朱子所謂道理只在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下繫　三十一　正誼堂

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者也○不可以辭害意也○
案引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仍辭擬之○卒成之
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唯初爻之難知也○故聖
人繫初爻之時○亦必擬議其當取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
辭也○惟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繫上爻之時○不過因下爻之辭
要其終而成之耳○卒成之終○謂既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于
上○則所擬不啻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
說統初○擬之時○一卦之全體固已全具于胸中○上爻所繫亦或
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个徹首徹尾道理

訂疑此如今人作八股時文○初辭如破承起語提比也○一篇意
思○都注于此○最着手此處酌量停當了○後邊只信筆直書耳○卒
成之終○如時文之束語○不過將前邊大意收拾幾句○便完了○其
或不案上五爻○而別自為辭者○即如時文之大結○或別發一議
論者耳○古今文字○惟易經齊整○後來惟唐之五七言八句律
詩○及舉業家之八股文字○最齊整○其他文字○多不及也○縱做得
好○亦如李廣之野戰而幸勝耳○易經律詩八股○真孔明之八陣
圖○李靖之六花陣也○

若夫雜物撰德辭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
四五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
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
潛氏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言吉凶可知矣、
案引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有
是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所謂
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繇盡之矣○但彼以卦言○此以爻
言○（凡以爻辭言）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陽剛在下九二剛健中
正之類○言非中爻不備○見初上二爻亦能雜物○撰德但未備耳○
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言○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
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為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則
是矣○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二則是○亦有承上爻所雜之物有
是有非所撰之德○亦有是有非也○大傳曰、物以羣分、則物有是
非○明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則德有是非亦明矣○
訂疑八卦之德○亦有善惡○如坎之陷險○已是凶德○
案引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
終至唯其時物○特以卦爻言○未有辭○

說統是與非即時位中之消長當否也
訂疑雜物即首節六爻相雜其時物之意但彼以卦爻言此以辭言也獨于中爻言之者初上二爻多就一事之始末言之前後恒相照應如乾之初潛上亢坤之初履霜上龍戰公之初不求而上終勝師之初出師而上封功之類是也至中爻則上下多不相蒙前後不必相應多是逐爻別論一事如蒙之二三忽及納婦取女克家泰五忽及歸妹又如小畜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至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剛暴同人六二以應五為于宗吝九五又以應二為同德隨六二以比初為係小子九五以應

二為手嘉之類是也所以然者易以冒天下之道如必相蒙相應則一卦六爻只說得一事透三百八十四爻只說六十四件事安能冒天下之道乎所以只是逐爻取義雜合說去故曰雜物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象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上言之噫嘆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長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不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知者

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象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象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象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于象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

訂疑存亡指陰陽之消息言非也當指人事言云思過半者止思過半也然爻辭與象辭迥不同者如訟之惕中指九二小象傳不過一二句即止甚有復舉爻辭而不復釋之者此故也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云

廬齋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二遠君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訂疑四之多懼近也又曰柔不利遠者蛇龍蟄伏而靖上師

章句謂其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是近君則其情易通于上遠則中有隔阻而下情不得達者多矣

蒙引其用柔中也以位柔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說通一節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說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以柔居之則危唯剛中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四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云云

蒙引貴賤以位言柔危剛勝以爻言兼三五言上節本義此以下論中爻或者以為中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論中爻然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同而別其異故一則曰同功而異位二則曰同功而異位其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又少異矣讀書析理當不使有毫釐之差

訂疑此二節亦孔子偶見及于此而言之所謂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也其實三之多凶五之多功二之多譽四之多懼不盡在位（位疑誤衍柔中句只重中字止見文此）遠近貴賤上二之无咎固以其柔中五之多功豈不以其剛中耶五之剛固多功五之柔亦未必危豈不亦以其柔中耶三剛則曰過剛不中柔則曰陰柔不中正柔固危剛亦未必勝也豈非以其不中耶四之辭不如二猶勝于三柔則曰正剛雖不正猶或取剛柔不偏故或曰悔亡或曰无咎至于近君處未常不以逼五而危之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云云

漢上朱氏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

訂疑朱氏以六者非他二句亦指三才言非也要三才而兩之正言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也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此言卦之六畫所以備三才之道也

蒙引一說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道字已該天之陰陽人之仁義地之剛柔（訂疑若如此說則不必用兼三才而兩

之云以矣

訂疑廣大悉備所舉者多如上篇第六章以言乎遠則不禦云云也此章獨舉三才言其大者耳

說統兼與兩不同兼猶通也謂兼此三才而各兩之也

適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訂疑此句難曉

訂疑道即上文三才之道○變動也卦有六爻所以象兼之道者故曰爻爻也者言乎其變

也效天下之動者也爻有上下承乘貴賤之等如天地間之物或相倍蓰而无算然故曰物卦之六位剛柔相間如物之色青與赤相次謂之文也說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章者赤與白相次之謂也文與章皆借用字物字亦然非易中卦爻有物與文章之稱也

本義文不當、謂爻不當位、訂疑當兼有言字意而言不言當位者省文也

榮引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如初自為初之變動、二自為二之變動、三自為三之變動、易道至變故云然也

訂疑此說自好與上謂上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節連說卦文此節以上節文之此節分言之也故曰上節統言之此節引到繫辭上去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孔氏正義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皆謂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榮引先儒疑爻辭出于周公者、大抵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譌為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必其為周公也周公之外誰復有此心胸邪○又曰、今人皆據馬融陸績等謂爻辭出于周公、不知馬陸等、當時亦何所據邪、按大傳云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疑辭而朱子卦辭本義乃斷歸之文王何邪大抵只據司馬遷史記世家訂疑世家當作周紀云上耳夫史記出于謬傳者種種可盡憑邪、考其文亦云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之一字

四夬稱揚于王庭此周之大臣占得此卦而請命王庭以除惡也萃渙皆稱王假有廟豐稱王假之是必周曾占得此卦而假廟也文王生未稱王至武克殷而歸乃追王之則卦辭出文王既沒之後可知或曰卦辭所稱王焉知非文王指殷王而言曰卦之又辭曰用亨于西山岐山豈亦指殷王邪其稱王者或文王或武王未可知或成王亦未可知

註易慢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云

朱子曰易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

節齋蔡氏曰易之道甚大百物皆不能廢訂疑朱子蔡氏二說不同當從蔡氏

朱子曰甚要无咎者去聲則是要約之義歸之義又曰甚要只欲无咎

梁山來氏曰此聖人傳心之法如以小而一身論一飲一食易而不謹必至終身之疾一言一語訂疑語當作動易而不謹必至終身之玷此一身易者之傾也以大而國家論越王卧薪嘗胆冬持冰夏持火卒擒吳王此危者之平也玄宗天寶以後海內富庶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悉以政事委之李林甫京師遂為安祿山所陷此易者之傾也

周用齋曰常人始于憂卒于始故易之終為貴曰惧以終始欲人慎終如始也

右第十一章

訂疑讀左傳知卦辭爻辭皆周公所作韓宣子聘魯觀易象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不言文王此一証也殷歸藏易天下用之一王之制文王雖盛德終守臣節豈敢輒易殷易而猶作周易耶即使文王因羑里而演易此時尚為殷之世文王何得自名周易為一代之制耶即如洪範雖演于箕子箕子雖殷人然不

繫之商書而繫之周書則文王之易必不名周易此又一証也又考之卦辭坤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雜曰引西南西南周也東北殷也文王初殪殷之心豈敢逆計夫西南之勝東北而筆之于易以啟讒慝乎此又一証也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朱子以為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按書曰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周禮圜丘在南郊方澤在北郊國有四郊西郊乃周都之西郊耳朱子本義云亦未定之說耳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云云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足進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易之書本意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是說恃我至健至順凡有險阻只冒進而无難觀上文危者使平云云但是恐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正如此易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于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易之道耶○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此段專以憂患之際而言處憂患之道當如此

案引然其于事云字泛是以其有憂患方引向知險知阻去○至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要之皆聖人也其知險知阻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本義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傾皆承上章言

訂疑易卦不止乾坤舉一乾坤而餘可例推矣聖人體具六十四卦之德者即以乾坤二卦言則云云先從知險知阻說者難者如此易者可知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云云朱子曰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事之未定者屬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成者屬陰成亹亹所以為坤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大率輕清屬陽重濁屬陰

案引本義乾坤與上文乾坤大不同語錄自有明說所謂克己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訂疑此處分乾坤陰陽因上文言乾坤而以天下事分為兩項

乃以己意分偶非正旨也不必入講以類推之不思而得乾道也慮而后能得坤道也不勉而中乾道也力行近乎仁坤道也凡事皆然

蒙引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先知之矣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則千險阻者而避之不險阻者而趨之而不陷于險不困于阻矣

說統說諸心以无事時言研諸慮以應事時言此節是泛言不拘險阻矣如上章訂疑上節是以處險阻時言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是泛言又明于憂患與故是專以憂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云云○朱子曰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雖其理如此故于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于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來之事○問凡見于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底說○吉事有祥○如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中之祥○國家將興云云為中之祥也云言也為動也所該廣矣又此祥字不可無休咎為上有吉○如因憂游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在人事則如孔子以祿之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以南容三復白圭而知其不廢而免戮孟子以盆成括之小有才而知其將見殺此以云為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為之祥而知來也大抵

象事知器一句特以起下句之占事知來爾凡事物已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者來也

訂疑變化云為吉事有祥當作一意串說變化云為事之已然者吉事有祥即在變化云為中占事知來者亦即于象事之器占而知之也如蒙引所列歲星太白山崩川竭小有才執玉高卑等皆變化云為也皆可象事而知其器之善否者也國之有福有兵周之將滅二君之將亡皆吉事之祥見于變化云為之中可即事占之而知其後日之吉凶也象事知器就此事而論

其善否也占事知來即此事之善否而知其後來之吉凶也蕭雲松曰占者因象而占驗其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

以上三節通言聖人體具易理險易皆宜又能藏往知來此聖人之心易也此如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云也下節乃言作易之事如明于天之道節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註人謀議于衆以定得失也衆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云○朱子曰百姓與

能須因蓍龜方知得百姓无知因卜筮便會做事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也

蒙引人謀是帶說凡卜筮問易者亦須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乃心云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前言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訂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作易之功可與天地參也百姓與能自天子至于庶人聖人至于夫婦皆得用之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云○雲峯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

蒙引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中所具

訂疑八卦以象告二句即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立象繫辭則卦爻之情即天下之情天下之情即聖人之情也或疑聖人有情无偽卦爻之情則有情偽故云卦爻之情則可云聖人之情則不可不知聖人之情固无偽然其察于民之故見天下之賾之動又

何嘗不明見天下之情偽乎既知天下之情偽即謂之聖人之情亦何傷況上篇以設卦以盡情偽與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並而言之意與言既屬聖人之意言情偽獨非聖人之情偽乎此篇首章不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乎○剛柔雜居二句即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意蒙引云情亦象中所具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註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吉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

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
訂疑吉凶以情遷註說即子釋吉凶悔吝生乎動意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云云或問易之情云云是如何朱子曰遠而不相得安能為害唯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
項氏平庵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生乎動之三情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

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近而相取而悔吝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此三條也凡爻有比有應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亦必備此三條矣訂疑臨川吳氏最稱此說

訂疑愛惡相攻垂而利害生皆近指天下之人情而言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也易之情以下方言聖人作易所繫之辭皆因天下之人有此情故于爻彖中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也所謂效天下之動者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吸人情不同其辭各異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李塵頊氏曰六辭之中言一而躁叛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生乎動之三情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遁但皆實棄信皆是也吳王失國故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人情大約不出于六者雲峯胡氏曰未及六辭謂非特象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

右第十二章
梁山來氏曰天尊地卑章言聖人之德成位乎天地見作易之原此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知險知阻作易而使百姓與能見聖人作易之實
說統此章言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德故能成天地之能以前民用首二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故三節言有可知之理

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也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八卦至情遷正作易之事爰惡至悔且吝是申言吉凶情遷句末條即人之情遷以明易之情遷訂疑八卦以下與愚見不合愚說見上

卷之十三終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下繫　全　正誼堂

東京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藏

周易訂疑卷之十四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傳

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而夫子筆削之以為傳耳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論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端也

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于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隱括先聖所取之象求之于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附會而不得其說

訂疑此傳皆言先天後天之卦及象絕不及繫辭之事故不名繫辭傳而別名說卦傳也除首章首二節言立蓍之由餘皆言卦也揲之皆言揲蓍之法命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云云問生蓍本義引龜筮傳云其謂生字似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生蓍猶言立蓍耳朱子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

說、蓍以立蓍而用之為生蓍亦不成文理、
訂疑或問之說自確前後先儒皆如此朱子緣何不從
誠齋楊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固可以揲而成卦、衍而為數、不有聖人、幽贊于神明、則混同于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耳、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蕘子瞻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為之介紹
括蒼龔氏曰、幽贊者顯相之反也賓主之意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

俞玉吾曰、幽贊即佑神之謂
訂疑以上諸說皆與或問之說同吳草廬蘇紫溪楊止庵李維寧顧懋樊皆同予亦斷而從之孔疏亦如此說但以幽贊為深明則不可用也
陸德明曰、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蒿青色科生訂疑千歲一生是人世不可得之物也世之用蓍者多矣焉所取千歲之蓍而用之此无稽之談也天子九尺云云夫蓍以剌用若九尺七尺何以握而揲之乎大抵俗儒不達事理好為穿鑿附會如此

參天兩地而倚數
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疏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數于天耦數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何以參兩為目奇耦者蓋古之奇偶亦以參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

至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舉其少也
訂疑筭家之法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蓋一為數之祖故筭家除一不用十為數之成亦不用即五亦生數之成筭家本亦用不着但以其既在自二至九之中不合隔去故須連五筭之其實亦不重用也今作易者除一二三四為四象之數皆除五與十也八九為四象之數
本義天圓地方云云
訂疑此節當與大衍之數章本義參看大衍之數五十取于河

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分二取于象兩掛一取于象三揲四取于象四時歸奇取于象閏乾坤之策取于當朞之日二篇之策取于當萬物之數一卦十八變共七十二營取于象七十二候六十四卦共一千一百五十二營取于象天下之能事至于揲蓍者以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此數何何而起故又補此一句見其取于天員地方之象也本義于此極費周旋就天地推出方員二字又就方員推出圜三圜四二句又就圜三圜四推出三各一奇四合二耦二耦推出參天而為三兩地而為二三二之數既立于是蓍策之數則自策上起數也此如近代梅花數先有數後起卦為先天之數彼如梅花數先有卦後起數為後天之數也又此夫子之說彼是朱子自為說然皆有至理並行不悖也又猶不如朱子就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之說自然而然不事推測湊合而九之數即太陽居一之餘八之數即少陰居二之餘七之數即少陽居三之餘六之數即太陰居四之餘也孔子心胸活取之變近而皆合朱子學問實句要見下落所以論規模朱子不如孔子之濶大論詳密孔子不如朱子之平實

朱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是否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問以方員而言參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圜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圜四而兩之否曰然訂疑戎問舊說出蘇子瞻

蒙引揲蓍求卦之數起自天地云云三二之數既立于是蓍策七八九六之數倚是而起矣云云參天兩地未是指蓍言倚數之數則是指蓍數矣

訂疑數皆倚此而起○指天下算法皆由參天兩地相乘而起是天地方員之法又數法之祖也然後收繳向揲蓍三變之末云云言聖人所制揲蓍七八九六之數寔取于天地也

蘇子瞻曰天數五地數五其曰參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俞玉吾曰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而已六七八九十乃

其配也

說統附辨河圖天地之數一三五為天數三積之而為九二四為地數兩積之而為六聖人本圖數制蓍數訂疑朱子啟蒙中亦用此說而此節小註則曰此是積數非倚數也斷之維矣蓋天地全數自一至十不合取其半而止而說統之辨云又止有九六而无七八故余寧取方員徑圍之說耳

參兩二字乃聖人借用字如云參伍爾聖人借用字極多如參伍錯綜等字亦豈可穿鑿以求合乎漢書律曆志引天一地二

至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云併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有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是漢儒看三兩字已作如是解矣愚因以班氏解參兩字法解此句云參天之一為老陽之位兩地之二為少陰之位參天之三為少陽之位兩地之四為老陰之位遂參天之九為老陽之數兩地之八為少陰之數參天之七為少陽之數兩地之六為老陰之數參天之五兩地之十為大衍五十之數如不用參兩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則專用參天之七九兩地之六八為四象之數亦可如本義只要求參兩二字有着落却大

費周折經數轉而始入本文尚欠明白此如越棠氏之語歷重譯而始通也竊恐孔子立言不當用深晦之語也竊謂愚說似不可易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或問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就揲蓍上觀否朱子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說到揲蓍處訂疑朱子此意已確知

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

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訂疑此上二條是以聖人作易說是正旨

又曰觀變于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時方見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此恐是記者之誤觀變立卦時何者為老何者為少俱已詳了故得老陽則畫箇一得少陽則畫箇X得少陰則畫箇一

得少陰、則畫箇一、豈待發揮、方見得何者為老何者為少乎、的是一時之言、有未甚討較者、然總是一則統觀其全體看是何卦、一則細觀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耳、訂疑蒙引此條駁小註之誤是也、然亦是就揲蓍說。

蘆中庵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蓍數之變說、却是用易了、朱子謂未說到蓍數處是也、訂疑此說是訂疑者就揲蓍上說、即是用易之事了、下面和順于道德云云、不合又忽然歸到聖人作易之極功上、文理亦不順也、又此傳以說卦名篇、上重畫重揲蓍上二節先從蓍數起者、或是說卦本義和順從容云、或問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是就聖人和順否、曰是說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作易之極功、文理亦不順也、又此傳以說卦名篇、上重畫重揲蓍上二節先從蓍數起者、或是說卦本義和順從容云、或問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是就聖人和順否、曰是說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作易之極功、文理亦不順也、又此傳以說卦名篇、上重畫重揲蓍上二節先從蓍數起者、或是

說卦本義和順從容云、或問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是就聖人和順否、曰是說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作易之極功、文理亦不順也、又此傳以說卦名篇、上重畫重揲蓍上二節先從蓍數起者、或是說卦本義和順從容云、或問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是就聖人和順否、曰是說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作易之極功、文理亦不順也、又此傳以說卦名篇、上重畫重揲蓍上二節先從蓍數起者、或是

矣章易其至矣乎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章原始要終章廣大悉備章及說卦傳天地定位章以下數章是也有歸功于作易聖人者如聖人設卦觀象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章聖人以此洗心章聖人立象以盡意章八卦成列章乾坤其易之門章當殷之末世章夫乾天下之至健章及說卦傳首二章是也究言之易非聖人不能作縱使贊易究竟亦是贊聖人如此節有就學者言者朱子小註中或曰就易說或曰就作易者說是朱子亦未有定見也愚謂本義定就作易聖人說方于本章首句相應朱子答

何叔京曰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朱子曰上一句雖合言之下一句淺深言之也

蒙引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道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也至于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有以冒之窮理也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盡性也理與性皆天道也易能窮之盡之以合于天道之自然至命也理與性天道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

訂疑蒙引一條分別亦善但其語有似涉于易辭者如云有以

冒之窮理也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盡性也理與性皆天道也易能窮之盡之以合于天道之自然至命也理與性天道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又作易之聖人得易簡之理葢知仁之道洗心藏密吉凶同患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為道為德為義皆會于一心矣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說諸心研諸慮曰哲曰性曰命會于一心矣所謂體具是德而无一塵之累也所謂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也故其生蓍倚數立卦生

而成盡之及說卦傳所云幽贊神明參天兩地皆所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其在卦爻則繫辭傳所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云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廣大配天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制器者尚其象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爻效此象像此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稱名雜而不越稱名小而取類大廣大悉備有天道地道人道及說卦傳所列十一章皆所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愚因諸儒于此章其說紛云本義无明說小註无定解故特詳列之如此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程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云云

訂疑自朱子本義以後皆以兼三才而兩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屬易獨程子則斷奏三才而兩之句屬上三句確不可易矣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斷屬三才之道可知（白）本義云云非也當云六畫而成卦總言之也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之道云云乃繼之以奏三才而兩之此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朱子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摸寫出這箇問摸寫出來便所謂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是

訂疑將以順性命之理此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言聖人作易畫卦非止為卜筮之用將以順性命之理如下文及後九章所云也其關于性命之學如是以孔子假年以學之至于韋編三

絕而作十翼以發明贊美之也周子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原乎邵子曰圖雖无文吾終日言之而未嘗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也程子曰遠在天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瞥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其蘊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而兩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性命之理也易六畫而成卦卦六位而成章所以順性命之理也紫弱兼、猶總也如朱子兩其五行之例李天開曰此三才者皆兼而以成能而不可缺一焉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指三才之道言在

天道有晝夜陰晴寒暑之類○分陰分陽矣在地道有南北高深山川面背亦分剛分柔也在人道有賞罰嚴慈亦分仁分義也在地道高下相因墳壚雜錯固迭用柔剛矣在天道四時錯行日月代明雨暘時若亦迭用陰陽也在人道威愛相克一張一弛亦迭用仁義也不言分柔分剛分仁分義迭用陰陽仁義者省文也亦對舉之互文也凡此皆性命之理也易之六位則分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此順分陰分陽之理也初剛間以二柔三剛間以四柔五剛間以上柔一剛一柔迭相間雜此順二柔三剛間以四柔五剛間以上柔一剛一柔迭相間雜此順迭用柔剛之理也考工記曰赤白相次謂之章卦之六位柔剛相間猶設色者赤白相次也觀其曰六位不曰六爻則指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而言可知本義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亦分明建安丘氏說分陰分陽則是其說迭用柔剛則非也迭用柔剛在六位上說不可就九六言也○有陰有陽乃成天道有柔有剛乃成地道有仁有義乃成人道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兩者缺一不可必兼三才而兩之此性命之理也紫弱兼、猶總也如朱子兩其五行之例李天開曰此三才者皆兼而以成能而不可缺一焉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天道地道對舉之互文也不言人道

者省文也此性命之理也聖人作易分初三五為陽位分二四上為陰位又初剛間以二柔三剛間以四柔五剛間以上柔猶繪事既分赤分白又迭用赤白二色相間而成章此順三才之道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理也

紫弱此章若虛心以本文求之則兼三才而兩之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皆承上文三才之道而言即性命之理也其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成章露出易字方是就易說即順性命之理也訂疑此說極是何疑之有

右第二章

訂疑此章以卦畫又位明順性命之理首句乃說卦傳一篇之綱領其下九章乃其條目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云云

朱子答袁侍郎云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

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朱子答袁侍郎云據邵子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是一圖以寫其象數

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所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昔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訂疑出文衡前集四卷

訂疑本義謂為伏羲八卦之位則是而其說則非也八卦相錯

句尤非天地定位四句此性命之理也八卦相錯此方是伏羲八卦員圖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天上地下故曰定位山勢亦始于西北而其起于西北其尾散布于東南澤之原依于山委注于東南故曰山澤通氣雷發于春涼風生于秋而風雷之勢恒相薄激故曰雷風相薄日出于東月生于西日為真火故古以陽燧取火于日月為水之母故海之潮汐隨月之盈虧為大小隨月之出沒為早晚古又以方諸取明水于月而水火相息水炭不同器故曰水火不相射此皆性命之理也而先天圖圖乾南坤北艮居西北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離東坎

南故兌處之雷出于地、故附坤之東北、風薄于天、故附乾之西南、訂疑不如引月令仲春雷始發聲孟秋涼風生為証今之下經以震巽艮兌為首、取四維之卦也、以八卦相錯為小成之易勝本義玩自註中數故字亦是以上四句為性命之理、八卦相錯一句為順性命之理也

或庵熊氏禾啓蒙通釋曰、先天方位對待之體也、天卜地下、日東月西、三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震東北、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訂疑此亦以小成八卦卦象之對待為相錯亦不及六十四卦與卦氣也

訂疑邵子不知天地定位四句是先言性命之理畫前之易八卦相錯一句是易之所以順性命之理而誤以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解之朱子本義從之非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云云、○朱子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若元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己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訂疑此句對上全是自然句、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二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二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西為右、當云震離一陽兌二陽巽一陰、兌二陽巽一陰艮二陰不則潛室陳氏曰、卦圖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

用一倍法而二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知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為圖圖卻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卻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然既交乾後自巽至坤這一半是无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王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横圖之序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伺卦之未畫者推之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為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為秋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為冬所謂若逆知四時之謂也卦

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圖圖而後及于横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横圖而論者誠以横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圖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圖圖者其實規横圖而圖之耳朱子答葉求卿曰先天圖須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横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為往未生者為來亦當先以横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横圖之前一截列于圖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而運行之序則始于震既有震矣則乾兌離之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乾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于方之左若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豈不如今日追數昨日之順而易乎横圖之後一截列于圖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運行之序則始于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于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者豈不如今日逆計來日之難乎要之數往知來之說

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横圖之中今以横圖中分而成圖圖則震乃居圖圖之北為陽之始巽乃居圖圖之南為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順逆自復姤而始其勢已于微而判矣況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順逆之旨居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簡之所以成其先後始終不過如横圖之始乾終坤及圖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已是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訂疑傅文止論八卦此兼六十

四卦言之。下倣此。

又司、嘗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顧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夬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雜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風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未、交夏至午之半、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夬震離兌乾巳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

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未、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為冬至、无妄明夷為立春、同人臨為春分之類、是也、如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觀也益為小寒、至觀比剝為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為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

訂疑以卦配節氣、自西漢焦延壽以來、各有其說、而不同、朱子所推邵子之說、除乾坤復姤當冬至夏至之候、為无可疑、其餘與本義所配十二月之卦、絕不合、此周謨所以謂為不可曉也、周謨問曰、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又隔大有一卦得夬、三月夬接乾、四月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无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為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與然此圖訂疑指邵子六十四卦圖、見皇極經世書、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于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无可疑者、獨于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為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于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為六月之卦、

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有不可曉者朱子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盈縮極子細其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中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无說當更思之

玉齋胡氏曰前說以復為冬至子半推之凡二十四氣在諸卦皆各有所屬此朱子所謂伏羲說話也周謨所問十二月卦氣不同為文王說話予亦不敢謂然今觀十二卦名辭皆相蒙一意可知○周謨疎密之疑朱子云不應无說胡氏云只解得卦畫陰陽之疎密其于

但朱子謂卦氣盈縮不應无說愚嘗反復思之竊謂先即內八卦以推十二月之卦獨坎離各八卦无與于月分者次第三畫陰在陽上離第三畫陽在陰上非陰陽之以次而生者故不可當月分若夫震巽陰陽之初生者也一陽一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一月與五月艮兌陰陽之浸長者也二陽二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二月與六月乾坤陰陽之極盛者也三陽三陰之全故乾八卦當正月至四月坤八卦當七月至十月陰陽之初生者宜緩矣又以坎離間之故不期疎而愈疎其浸長者宜稍速矣又踰于坎離之間故視震巽為稍密至于三陽之乾陽氣方出地上溫厚之氣浸之用事故四陽盛之月皆聚于乾三陰之坤陰氣方入秋初嚴凝之氣浸之用事故四陰盛之月皆聚于坤雖欲其疎亦不可得也此或可以見卦氣盈縮之由矣

訂疑朱子謂伏羲文王各自說話不可交互求合此以解卦名卦辭之不同者則可若十二辟卦則伏羲文王亦无異也玉齋胡氏謂以復為冬至子半推之凡二十四氣在諸卦皆各有所屬為伏羲說話周謨所問十二月卦氣不同為文王說話予亦不敢謂然今觀十二卦名辭皆相蒙一意可知○周謨疎密之疑朱子云不應无說胡氏云只解得卦畫陰陽之疎密其于

配節氣之遲速處則未之言也愚以節氣觀之寒不遽寒暑不遽暑(配○況○待)遽暑其初各以漸而至至寒暑將極之時則日逾至于極焉以日之長短觀之亦然至于月之盈虧遲速亦如之此陰符經所云天地之道浸也又以人之性(曉○前○妙○理○誰)之生長凋落亦莫不然所謂性命之理也今六十四卦自復始以至于乾坤陰陽之生遲速疎密亦如之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又按往順來逆諸儒以節氣言之固是愚謂不止此也曆家自今上遡千百年以上无不合者以之下推後來則數年之後必有小差百年之後必有大差亦往順來逆也又如日者言人休

參往事多合○來事便多不應○亦往順來逆也○
潛室陳氏曰易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八有八便有十六以至六十四皆由此可以推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離震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之義卦必從後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訂疑此亦以天地定位四句為性命之理以八卦相錯為順性命之

象傳中卜卦象皆本于此而諸儒乃以卦氣當之又連合數往者順三句為一意相承不知天地定位四句是性命之理八卦相錯是易所以順性命之理此自是說伏羲圓圖自為一事與下文原不相蒙也○孔子之于易精矣其命意命辭一字之間各有攸當如天地定位節果以卦氣言何不即以四立二分二至明之乃假天地山澤等象以當四時分至乎竊謂卦象自是卦象天地定位云云是也卦氣自是卦氣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云云及帝出乎震云云是也○
雲峯胡氏曰諸儒訓釋此節皆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明白○民言○
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因下句並舉之非謂易有往來之順逆也訂疑楊用修稱其起諸非唐宋諸儒所及○
蒙引一說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二句本逆說以起易逆數也一句而本義必如此解者就本圖而稽其實也又曰自四而三自三而二自二而一何以謂之順蓋循其故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不然以一二三四為順亦可也○
訂疑蒙引于此亦不能无疑故為兩岐之說也其實胡氏所引

諸儒訓釋與易牖之說及蒙引所述或說皆確不可易矣而胡氏謂諸儒說不如邵朱之說而蒙引謂本義就本圖而稽其實也皆不能釋然于此者不知天地定位節當自為一章與下章方圖為類皆先天之易也數往者順三句又自為一章與上文不相屬也蓋繫辭說卦二傳其分章也出于漢唐諸儒註疏自程朱以前互有分合以天地定位節合數往者順節為一章此註疏所定而本義因之本義于註疏所定章次多有改正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謂此數往節亦當與上節分為二章也○數往者順二句諸儒皆就圓圖說易逆數也一句就橫圖說已詳上矣愚謂果如諸儒說何不先言橫圖而先言圓圖也○凡自上而下為順自下而上為逆凡讀書寫字皆自上而下凡數物亦自上而下獨易為自下而上其畫卦也自下而上再倍而三又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此逆數者一也重卦註中先言乾下後言乾上此逆數者二也其繫文辭也以下爻為初以上爻為未此逆數者三也揲蓍者以先得者為初畫為下卦後得者為上畫為上卦此逆數者四也後天八卦次序震得乾下畫為長男艮得乾上畫為少男此逆數者五也彖傳言卦德先下卦而後上卦此逆數者六也卦變凡三爻變者二十卦初爻變者為後十卦此逆數者七也凡此七者邵子所謂圖從中起也其所以逆數者何也天下事數往者常順知來者常逆此天性命之理也自然性命之理也易是教人知來之書故易逆數所以順

右第三章

本義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訂疑相對雖同而圖有方圓之不同上章天地定位節言圓圖也此節以八卦言之則為橫圖以六十四卦言之則為方圖也

朱子曰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節齋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滋晅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與上章卦位相對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用也

雲峯胡氏曰自動至恒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

訂疑以上三說順文解義不言其為橫圖方圖

邵子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朱子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又曰方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間有咸

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于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交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怎生恁底巧

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作四層看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圖二十八卦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咸損見義也然以周圖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隅為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圖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此足以見水火不相射之象也其最裏一層為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

訂疑邵子大易吟朱子董氏皆以為說方圖而董氏所推尤為周密然以愚意觀之古今子本意似只解八卦相錯一句朱子本義所云八卦相交為六十四卦也若是正解方圖則必先言天地定位次言山澤通氣次言水火不相射然後言雷風相薄為次序也今皆不然乃一如圓圖之位次而无異以此知其為八卦相錯

之解无疑況末又明言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亦既自註其說矣然朱子董氏其說方圖處自好

新安程氏曰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于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于恒益南北相直也則起于震益恒巽是中起于風雷之動散也

雙湖胡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居方圖中心兩以潤之日以晅之則坎次巽離次震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則艮次坎兌次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乾次兌坤次艮實由中而達于西北東南方圖亦從中起也

訂疑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朱子曰其中自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愚謂朱子此段言圖圖之從中起也新安程氏雙湖胡氏就方圖說圖從中起處極好而實本于天台董氏之說天地生物之始必先雷以動之使之震動發生故驚蟄而雷始發聲又必有和風浩盪之以散其鬱積故春月多風此春時也其既生也必雨以潤之日以煖之雨時行日更燥烈也物生既盛必有以止之而後收斂歸實至于生意各足則物元不遂其性情保合太和而說矣此秋也物生既衆必各有主各有以藏之此冬也歲功生成之序如此此性命之理也今先天橫圖震巽居中震為雷巽為風自中而起以達于外是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也次坎六為水為雨次離三為火為日是雨以潤之日以晅之也次艮七為止兌二為說首乾為君終坤為吝畜為藏是易順性命之理也此本章之正旨也止言八卦未及六十四卦止言橫圖未及方圖也先言震巽次言離坎者震雖皆一陽之卦巽坎皆一陰之卦也又次言艮兌者兌二陽之卦也乾三陽坤三陰之卦也故以後六

子而觀其成功焉亦陰陽消長之始終也前章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此正圖從中起之義惜其不以解此章也

以橫圖言之圖如上說若以六十四卦方圖言之猶見自中達外經緯從橫之妙震四巽五二卦居中自下而上橫第四行內卦皆震自右而左從第四行外卦皆震也橫第五行內卦皆巽從第五行外卦皆巽也次震為離三橫第三行內卦皆離從第三行外卦皆離也次巽為坎六橫第六行內卦皆坎從第六行外卦皆坎也次離為兌二橫第二行內卦皆兌從第二行外卦皆兌也次坎為艮七橫第七行內卦皆艮從第七行外卦皆艮也次兌為乾一橫第一行內卦皆乾從第一行外卦皆乾也次艮為坤八橫第八行內卦皆坤從第八行外卦皆坤也一從一橫由中而起先震巽次坎離次兌艮而終以乾坤皆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說乾君坤藏之義也以四隅斜側觀之自西北隅至東南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內外重卦皆如其生出之序也自東北隅至西南隅泰內卦為乾一損內卦為兌二既濟內卦為離三益內卦為震四恒內卦為巽五未濟內卦為坎六咸內卦為艮七否內卦為坤八內卦一

如其生出之序也自西南隅至東北隅否外卦為乾一咸外卦為兌二未濟外卦為離三恒外卦為震四益外卦為巽五既濟外卦為坎六損外卦為艮七泰外卦為坤八是外卦一如其生出之序也四隅斜側五從中起莫不先震巽次坎離又次兌艮而終乾坤又焉往而非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云乎坤以藏之哉然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或問雷風雨日舉象而艮兌乾坤舉卦名者何也曰此節本意原就造物生物之功說起雷風雨日與歲功為功山澤于止說為緩天地于君藏為緩也聖人文字不似後人拘也神也者

倣此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云○朱子曰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時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北蕭殺之地如何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去安藏慰勞他○朱子

八此為先天之易无疑矣○一變而為天地定位之圖圖再變而為乾父坤毋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之卦位○三變而為帝出乎震齊乎巽之卦位○四變而有今象傳中卦變之說○其例皆起于伏羲而各卦繫辭○隨所見而取之○先儒分某為伏羲先天之易○某為文王後天之易○愚以為不然○此章當先論後天之易所以易置先天者何為而原八卦方位之所以定○然後言出齊見役等字之所以相序之義○

隆山陳氏曰離為日○大明生于東○故在先天居東○日正照于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為月○月生于西○故在先天居西○月

正照于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地○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為序○震木旺于卯○兌金旺于酉○土旺中央○故坤旺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此所謂易之用也○

平庵項氏曰○後天之序○揣五行于四時也○震巽二木○王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王夏○故為南方之卦○兌乾二金○王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王冬○故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坎離之交○為西南之間○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之

卦○

訂疑陳項二說○大畧亦好○然皆據成說而數演之○而未探其所以取象之義○變易之由也○○

誠齋楊氏曰○由帝出于震○至成言乎艮○帝之所乘也○自萬物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又萬物之所主也○帝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而為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以之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為治○易舉其一○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皆八卦也○于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也○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至于他卦不言戰而已○坤母也○萬物于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月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交十月之卦也○何以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始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

進齋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始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王冬○故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坎離之交○為西南之間○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之間○艮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王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序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主○循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

訂疑此章須取卦德卦象貼八後天卦位○安頓明白了○然後再講後天之序○

東方于時為春○于行為木○于德為仁○為動○為發生○震之卦○一陽

生于二陰之下○如木乘春氣○生于地中○故其德為動○其象為木○又陽氣為重陰所錮○其發也奮激為雷○震一陽抑于二陰之下○勢必決躁奮迅而出○故其象又為雷○雷又發聲于春○故後天取震移前一位而位于東○震一索得男○為長子○今世子稱東宮○亦取諸此○

東南者○春夏之交○木至此而極盛○將生火矣○春末多風○風最能入物○在五行中○能入物莫如木○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故其德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後天以巽移置東南者○蓋取諸此○又風雷恒相隨而至○先天以其相對為相薄○故與震

對待于東北西南○後天以其常並行不悖○故以巽繼震而併位相連也○巽以一索而得女○為長女○以配長子○則家婦也○長子代父繼體出治○長婦代姑佐長子之內治○敵體而同居也○

南方○于時為夏○于行為火○于德為禮○離內暗而外明○有似于火○故于德為明○其象為火○日為天之火○故又象為日○電亦火屬○故又象為電○電至夏而盛多○日至南方而大明○火王于夏○故後天以離置于南方○造化雷動風散之後○必有日以晅之○故離繼震巽之後焉○

土寄王于四時之季○而土生于火○故夏季之土為尤王○又南方之火與西方之金相克而不相能○宜以土之○土生金不唯不相刑○而且相生矣○坤為純陰○象地○地者土之大也○故後天以坤居西南○

西方○于時為秋○于行為金○萬物至此○生意各足○无所欠缺○其說可知○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喜見于外○有說之意○故其德為說○後天以兌居正秋之位○取萬物之所說意也○兌于金之象无所取○但能取悅意○而居正秋之位○故即以兌為金焉○乾倣此○

西北者○秋冬之交也○陰盛之極○陰疑于陽必爭○然震雖一陽之卦○陽氣尚稚○兌二陽陽漸壯○亦非純陰之敵○此先天之震雖兌

雖為陽卦○不足勝之○即震坎艮為後天之陽卦○然陽卦多陰○亦不足勝之○唯三奇之卦○純陽至健○始足以克之○故後天置乾于西北○○夏商之末○必得湯武○六國之後○必得漢高○王莽之後○必得光武○前五代之後○必得唐太宗○後五代之後○必得宋太祖○湯武可謂剛健中正純陽至健之乾矣○若漢高以下數君○雖不及湯武○然在群雄之中○亦可謂天授非人力矣○所以能掃蕩群雄也○

北方○于時為冬○于行為水○坎之為卦○內陽明而外陰暗○有水之象○故其象為水○水王于冬○故後天坎居正北焉○

歲功至冬而成萬物生機至是而止矣艮一陽極于二陰之上有止而不進之義故其德為止後天以艮居東北冬春之交躬于上則生于下如環无端此艮之後又繼以震也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後天卦位既定然後以帝之宰乎萬物者明其出入之機以後天之卦亦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帝也者萬物之主宰猶萬民之有王也世子處于東宮繼世而出治此出乎震也內而百工外而群后皆來肅覲此齊乎巽也王者坐明堂端拱南面而覲群后此相見乎離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此致役乎坤也坤衆也萬國咸寧莫不說服此說言乎兌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故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此所以戰乎乾也王者冬而大閱以講武習戰亦戰乎乾之義也一戰功成振旅凱歸勞將帥而休士卒此勞乎坎也治定功成休乎无為成言乎艮也彼好大喜功窮黷无已如秦皇漢武隋煬者皆不知成言乎艮之義者也出齊見役說戰勞成等字皆以王事明帝載也天人之理一而已知王道則知天道矣欲得卦位明白須如前說欲得出齊等字明白須如此說欲得帝出乎震云云明白須如下文萬物出乎震

云云也

艮子繼世故曰出乎震巽為后妃齊乎巽齊家之義也由家以及朝廷故繼之以相見乎離由朝廷以及國故繼之以致役乎坤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故繼之以說言乎兌說而後用其力故繼之以戰乎乾戰勝而勞之以勞乎坎至是而功成无為矣故以成言乎艮終焉此後天八卦之小序卦傳也與後天之卦亦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六十四卦序卦傳相對

離為中女兌為少女澤火相息也金火相克也為睽為革離間之端娀姁之嘉生于此矣非慈惠之姑義方之母誰調和之使

其无怨无惡乎此坤之所以介乎離兌也

兌為少女人所愛也故父母共護持之性說易流故父母共防閑之

坎水險陷易為泥濫中央有土西北而乾其于地為剛東北而艮山以禦其奔衝焉禹導河入龍門自雍而豫而冀乃東北至于碣石亦取諸此乎

艮少男也亢宗之子多出于季亶父三子伯仲讓而季歷造周焉少男之難申生死惠公執重耳以霸無知之亂小白主齊祀焉魯桓三孽季氏最強羊姓有

故必季實立劉太公之子三人季興乎漢四七之際文叔中興玄武之變泰王踐祚明初之興太祖行三馬后五子燕王靖難至于世祿之家酸寒之子以少子而登迹者多有成言乎艮猶瓜瓞其大者在後也

路史發揮曰帝出乎震云云至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註此大成之易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卯應天之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成功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退四位而處于西南此天地之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周易訂疑　卷十四　說卦　四三　正誼堂

節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萬物可見故又以物言焉又曰齊者畢達之謂

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訂疑兌說亦以德言

蒙引八卦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震巽離乾坎艮言位坤兌不言位亦可推而見矣猶乾言為圜而坤不言為方之類所以互見此以後天位言言位者多然位之所在皆氣化流行所寄之地也有其位必有其時而德與象亦在其中

訂疑致養二字楊誠齋說見上節兌說說字于乾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于時為秋云云可見說意

右第五章

雙湖胡氏曰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圖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訂疑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橫圖圓圖方圖各有自然之次第可不用序後天卦參差雜越故八卦及六十四卦各為說以序之而又必尋出箇義理以發之以見先天後天无非以順性命之理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註于此言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為言也則雷行風疾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

訂疑上章以歲功言說得流行此節以卦象言說不得運動變化推移

琉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萬物始萬物于山義為徵故言艮而不言山也

本義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云云訂疑位謂水火三句序謂動萬物六句

問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意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

也无伏羲底做文王不出恐文義如此說較明白朱子曰是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底說也好○又曰此兩段却徐了乾坤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作神神也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張南軒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物而无不在八卦各有為也神則无為而无不為

建安丘氏曰序六子之用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為也訂疑本楊龜山

訂疑後天八卦、乾坤與六子同例而主之以帝、神者帝之妙用也、何得以六子歸功于乾坤而以乾坤合而為神乎、獨張南軒之說為可從耳、

進齋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訂疑此似齊整好聽、然先天固對待而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又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陰陽消長循環无端、何嘗无流行變化之用乎、後天固有流行之用、然震木兌金雜火坎水何可以流行言也、

嘗无對待之體乎、上章以歲功言可曰流行、此章以象言不

蒙引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即日以晅之、改日為火、明日之為火也、莫潤乎水、水蓋雨露之屬、先天止言雨、以潤者舉其最也、或者不察、以為日用之水火不思日用之水火只可用于萬物、既成之後而非變化成萬物之功也、此處水與澤有分、雨露之屬自天而下者為水之潤、凡地中之水不流者皆澤也、凡一草一木之油然發榮者皆得土中水氣、

訂疑動萬物即雷以動之也、撓萬物即風以散之也、燥萬物即日以晅之、說萬物即澤以潤之、

水火相逮一段、諸家紛紛、皆謂仍以先天之體言、朱子本義既云未詳其義、則姑從此、亦似可聽、然終強合、无意味、愚謂此三句正指後天之卦位言、非覆舉先天也、蓋先天之卦位雖南北為水火相逮、一隨為雷風不相悖、兌西艮西北為山澤通氣、所以能變化既成萬物為順性命之理也、試詳言之、先天雖東次西固為水火不相逮、後天離南坎北正冬夏之位、非雖不相食且有相逮之妙、夏火王之時也、而大雨時行是水逮火也、冬水王之時也、而井泉獨溫是火逮水也、以人身言之、夏則身涼、冬則身熱、水火相逮之故也、以日用言之、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亦相逮之意也、陸德明釋文音義作水火不

相逮又云鄭宋陸王肅王廙元不字先天震居東北巽居西南兩隅相衝固為相薄之義後天震正東巽東南雷風相隨相助是不相薄而相用如夫婦之唱隨者然是不相悖也先天艮居西北兌居東南澤本于山發源于西北而注于東南為固為通氣矣後天以艮居東北兌居正西似與先天相反者亦曰山澤通氣何也嘗觀九州山川之國山起于雍州北條之山自華山而東北為析城為王屋為太行為恒山一帶迤邐東北入海是東北者山之尾也後天艮居東北究山之終也澤雖注于東南其源則發于西也後天艮止也兌說也勢不絕直至冀州東北碣石而入海是東北者山之始也山之所在澤斯發焉是後天艮兌居正西反澤之所自始也山之所在澤斯發焉是後天之山澤雖與先天易位其實未始不通氣也雷風水火固能變化生成萬物山澤亦未始不然也觀其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龜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可知矣先天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固所以順性命之理後天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亦何莫而非所以順性命之理哉不言天地者八方皆有天地不可以方位拘也或曰山澤亦處之有之山北條而言耳豈拘之哉若拘之豈獨春有雷而夏有風南有火而北有水乎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對上章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言性命之理也是故水火相逮以下對上章八卦相錯一句而言後天之卦位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右第六章

訂疑位序用上章之說上章當指出乎震章而言不當指天地定位章而言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朱子曰伏羲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

物之理○謂之性又謂之情言其性如此其發用處亦如此

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為陰卦陰在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蒙引性情二字要分明八卦之理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直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

訂疑此八卦通神明之德也造化人事皆有之性命之理也八

卦有以通其德而類其情○臨川吳氏曰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為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右第七章

訂疑以下五章或取性情或取諸物或取諸身或取諸家人父子長幼之序或取諸天地人物四時五行方色食貨一以見作易者仰觀俯察之精一以見學者當以類推以為格物窮理盡性至命之功一以示用易者觀物起卦即物占數之用如觀梅數之例也○以下五章皆後天次序以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其先乾坤而次六子也

卷十四說卦

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明遠取諸物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坎主水瀆豕處汙濕故為豕也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為雉也艮為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為狗也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缺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

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

訂疑先儒說象多附會姑取一二可通者存之不盡錄也後倣此

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夫子以為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象取或以五變體爻取或以互體爻取不可取則又取雜之牝牛其義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坤雅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此健順之分馬蹄圓陽之奇牛蹄拆陰之耦馬之卧起自前足先陽後陰牛之卧起自後足先陰後陽

說統龍春分而升故二月雷始發聲秋分而潛故八月雷始收聲豕水畜也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訂疑異為雞未詳異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能伏而不能飛宜下而不宜上其取此乎凡鳥之能伏而不能飛者皆異之類也○凡物之合于健順動止之性情者皆是也可以類推其不可強通者缺之可也不必鑿

右第八章
訂疑遠取諸物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疏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畧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為首也坤能包藏含容故為腹也足能動故震為足股隨于足則巽順之謂故為股也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為耳離為南方之卦主視故為目艮既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為手也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為口也訂疑主聽主視主言語本漢書五行傳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又曰震陽動于下為足艮陽止于上為手上而足下巽陰兩開于下為股兌陰兩拆于上為口口上而股下也
雲峯胡氏曰八卦近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者為然哉
俞玉吾曰水內影陽在內為耳之聰火外影陽在外為目之明

右第九章
訂疑取諸身順性命之理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疏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為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為兌故曰少女

訂疑朱子小註用疏說又曰一索再索之說初間（此不必拘）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本義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云云○朱子曰揲蓍求卦求得（亦不必拘）一陽後面求得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又曰看來不當主揲蓍說（說卦不主揲蓍）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抵又是坤求于乾而得震坎艮乾求于坤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亦不必拘）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訂疑若揲蓍有不依這序時則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按父母長男長女一索得男一索得女等指人言性命）

萬一千五百二十亦有不依這老陽老陰之策數時矣聖人只
（之理也乾天坤地震巽坎離故稱故謂等字是說既有八卦
後見有此象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是大略言道理耳若依朱子乾坤相求之說則八卦俱是畫卦
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再倍而成者何用相求而生乎
故蒙原卦畫篇註云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
得男乾求于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云云
訂疑此亦依疏中所錄王氏說愚謂故蒙之書先成本義後來
所定當依本義為主且初九九二等名是六爻之名三畫之卦
未有此名也
蒙引蓋從前有為父為母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
初六六二六三者亦欠分曉蓋主揲蓍說則三畫之卦不當有
初九九二等之稱亦有揲得七八者將不以為男女乎不主揲
蓍言則九六益无謂矣

周易訂疑　卷十四　說卦　五　正誼堂

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義也（附錄所謂得其初九九二九三
朱子又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
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名目
訂疑朱子以三索六子是文王名目今按咸睽革歸妹本義所
以釋卦名者皆取長男中女少女少男之義而睽革二卦象傳
釋卦名皆有二女同居之說是伏羲時已有此等名目矣大抵
後天亦非文王所定當伏羲畫卦時只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及六十四卦一大二以至剝六十三
坤六十四之橫圖所謂先天之易止此一圖爾至于規為圓圖
卦為方圖便涉人為矣然于橫圖次序便半順半逆了若夫父
母六子之次序又是一變了出震齊巽又是一變了上下篇六
十四卦次序又是一變了八卦先天後天之圖凡七大抵皆伏
羲所定但今易六十四卦次序則不可知為何人所定耳

周易訂疑　卷十四　說卦　五　正誼堂

蒙引乾為馬章取諸物也乾為首章取諸身也此章取諸人倫
也合而觀之大抵皆後天之易也（此亦以後天為伏羲卦）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
未必伏羲畫卦時一一要成象伏羲畫卦只是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以至六十四卦耳自卦既成
之後觀之則有為馬為首為父母為男女之屬也
訂疑繫辭傳下篇陽卦多陰章當在此章之後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疏乾既為天天動運轉故為圜也為君為父尊其道而為萬物之始也為玉為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為寒為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為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為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多骨也駁馬言此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爾雅云鋸齒食虎豹此之謂也王廙云駁馬食虎取其至健也

周易訂疑　卷十四　說卦　五六　正誼堂

訂疑駁馬食虎豹之駁從交乃獸名如馬者汲冢周書王會解云正北方義渠以茲白戎國茲白一名駁駁如馬者若白馬鋸齒食虎豹註義渠西八卦之象大抵皆取尋常之物人所恒見者不合忽取遠方怪誕之物側于其間也今駁馬既與良馬老馬瘠馬為類亦必人間服乘之馬耳詩曰皇駁其馬是也駁馬色不純者也而于乾取義亦未詳

程子曰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為木果

沙隨程氏曰為圜天之體也為玉德粹也為金堅剛也

訂疑金以堅剛上取之固是窺恐亦從後天西北秋冬之交上取兌陰金乾陽金亦如巽為木震陽木巽陰木也

說卦所序何所求之

本義荀九家云云

朱子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

案引九家蓋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之中子所謂九師與而易道微者也荀爽後漢人荀淑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其第六曰爽字慈明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无雙荀九家其集之名也為龍者乾卦本義曰龍陽物也本乾象也為直者其動也直也為衣者衣被一身猶乾之覆物也為言者言者心之聲聲出于氣陽也胡致堂論雷電有曰凡聲陽也

周易訂疑　卷十四　說卦　五七　正誼堂

訂疑衣具象天裳方象地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與行對則言者輕清未形屬陽行者重濁有迹屬陰

節齋蔡氏曰積陽為天陽動體圜尊而在上為君圜而在上為木果

沙隨程氏曰為圜天之體也為玉德粹也為金堅剛也

訂疑金以堅剛上取之固是窺恐亦從後天西北秋冬之交上取兌陰金乾陽金亦如巽為木震陽木巽陰木也

圜寒水取象于天也君父取象于人也馬取諸動物也金玉取于器用也大赤取于方色也木果取于草木也

有當與坤互見而省文者當以例類推乾為圜則坤為方可知乾為君父則坤為臣子可知有當與坤對看者天對地父對母金玉對布釜大赤對黑

一乾馬也而或良或老或瘠或駁何也曰觀梅數引此有附于理不附于理之說今以例推之良者其附于理者也老瘠駁其不附于理者也附于理者也不附于理謂如秋金為王夏季十八日金為相筮乾而遇此時則為得時是為附于理也不附于理如冬時金為

休憂時金為囚乾而遇此為失時是為不附于理餘卦可以類推觀梅雖小數然時有與易學相發明者故愚或取之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疏地任生育故為母釜取其化生為孰也均取其地道均平也子母牛取其多畜育而順也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進退徐氏曰坤積于下故為地物資以生故為母動關而廣故為布為均靜翕而不施故為吝嗇性順故為

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為大輿坤畫耦故為文偶盡多故為衆純陰故為黑

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陂者也

臨川吳氏曰布旁有邊幅而中平廣也柄謂在下而承于上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黑土之色有五若坤之象則于地為黑也

融堂錢氏曰吝嗇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

訂疑布取其柔也○母衆取于人也子母牛取于獸也布釜大輿柄取于器用也吝嗇均文取于性情也黑取于方色也有

可與乾互見者坤為輿則乾為益矣坤為文則乾為質矣坤為柄則乾為器之首矣輿乾可對觀者見乾○均文附于理者也吝嗇不附于理者也

本義荀九家云○蒙引牝取坤道資生也與母同義迷者陰暗也方者地方也囊者屈而容物也與釜同義裳者居下體也黃者土正色也帛者質柔而平廣也與布同義漿者太陰為水味釀矣

其淡而順也楚辭九歌首陳奠桂酒兮椒漿註漿周禮四飲之一小學句讀漿醋水也問何不並言為酒同水坎正象酒則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夥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兌為口為巫為毀折為附決為剝為羊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為止為手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周易訂疑　卷十四　說卦　辛　正誼堂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

節齋蔡氏曰陽動于下故為雷陰陽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施故為夥萬物畢出故為大塗動故為決躁陽在下故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的白也詩謂之白顛傳謂之的顙是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

臨川吳氏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無有天地之色夥又作果也為菃楊海鳥其飛最疾故射者畫以為的莊子鵬不日浴而曰益白鳥也為鼓者陽動而有聲也亦與雷同音也

雲峯胡氏曰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

本義前九家云

蒙引為玉者乾坤始交剛柔合德也訂疑為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為菃楊海鳥其飛最疾故射者畫以為的莊子鵬不日浴而曰益白鳥也為鼓者陽動而有聲也亦與雷同音也

訂疑雷取象于天也大塗取象于地也長子取象于人也玄黃取于方色也夥決躁健取于性情也善鳴馵足作足的顙取于草木也萑葦蘆竹萑葦皆反生蕃鮮取象于草木也○決躁不附于理

虛善鳴者陽在內為聲上虛偶口開出聲也作足足超起陽之健

訂疑萑葦蒹葭四物也萑大于蒹蘆小于葦

雲峯胡氏曰震為決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蒙引一過一不及也

蒙引玉篇馵馬懸足也謂舉直伸一足而挈起一足若懸之亦謂陽動于下也且甚為字亦象形此說優而可用詩小戎駕我騏馵傳曰馬左足白曰馵此難依辭○鳥物始生于震未能養群其究蕃鮮也陽長必終于乾其究為健也至于乾則陽之盛矣故又為蕃鮮以草木言之始也

者也○可與坎艮反觀者○震為雷則坎為雨可知○震為長子坎為中男艮為少男可知○有與地卦對觀者大塗與徑路門闕對○長子與長女對○決躁與進退不果對○蒼莨反生蕃鮮與科上稿○毀折對○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疏長○取其風行之遠也○高○取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也○為臭○王肅取為香臭也○取其風所發也○顙閣為廣顙○寡髮故廣顙也○多白眼○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

進齋徐氏曰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也故為繩直為工陰性多疑故為進退不果陰伏于下氣鬱不散故為臭○髮陰也陽盛于上為寡髮○二陽在上為廣顙○

臨川吳氏曰臭者香韞腥焦朽之五氣以眼言○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雜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均停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于黑也○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為主于內為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為近利○市三倍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甚者也○

訂疑乾為大赤○先天乾在南方之色○坤于地為黑○先天坤居北方之色○震為蒼莨竹○先天震東北之色○春色青也○巽為白○先天巽西南之色○秋色白也○臭有好惡○亦善入者○古者香亦曰臭○大傳曰其臭如蘭○詩取蕭祭脂○註○其臭達于牆屋可見其善入矣○祀記○容臭香囊也○孟子鼻之于臭也○皆訓香義○但此所謂臭○則惡臭也○徐氏曰○陰氣鬱于下○是也○知其然者○以上文進退不果○下文寡髮廣顙多白眼近利等為類○皆其不附于理者也○風○取

象于天也○長女工寡髮廣顙白眼近利躁進退不果○取諸人也○木○取諸草木也○繩直長高○取諸器用也○○風與雷日月電對○長女與長子中女少女對○白與蒼赤黑對○工白長高○附于理者也○進退不果以下○皆不附于理者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疏水北方之行也○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矯輮○取其使曲者直為矯○使直者曲為輮○水浇曲直故為矯輮也○北方主聽聽勞則

耳病也○血取其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也○為赤亦取其血之色○馬為美脊取其陽在中也○于輿為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也○月取其是水之精也○堅多心取刚在內也○剛氏彥升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暗陷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

進齋徐氏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為月為水陽陷於中故為陷伏為盜○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易蓋二十八○所以載其下○亏與輪皆矯揉之所成也○陽陷陰中故為加十六○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

憂心耳皆以在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額下畫為馬足○故坎中畫陽故為美脊○亟心上柔故為下脣下柔故為薄蹄為曳柔在下不任重○故于輿為多眚○坎維心亏故為通○剛在中故于木為堅多心○

訂疑亏矢之亏亦矯揉而成但與輪為類○則亏蓋之亏也○

鄭氏正夫曰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病○

臨川吳氏曰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美脊心亟也○輿為多眚者脊謂在險陷而多阻碍也○蓋行于險道不若

坤輿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

潘氏夢旂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也○

說統陽陷陰中光彩不揚○在人則心術隱微○事幾藏伏○本義前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訂疑宮可未詳○律者截竹為筒○陽氣在中○聲自內出也○大過四陽在內有棟之象○坎象大過一陽亘于二陰之中○為棟之象也○坎上六窴于叢棘○困初六困于株木○六三據于蒺藜○皆坎體○既濟未濟解皆有狐象○以卦有坎也○狐亦獸之隱伏者也○桎梏木

疏火取南方之行也○日火精也○電取其明○似火之類也○甲胄取剛在外也○戈兵取剛在外以剛自捍也○大腹取懷陰氣也○乾卦取其日所恒也○鼈蠏皆取剛在外也○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訂疑先天以坎內明外晴○取象為水以離外明內晴○取象為火○非以其南北方之卦也○離南坎北自是後天因水火而置之○戈兵前為刃後為鐏○戈柄底銳者○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是戈兵上下皆剛也○不取外剛自捍義也○有與他卦可反觀者離為雹則坎為雲可知○離為乾卦則坎為濕卦可知○有與他卦可互觀者坎為魚龜之屬可知○離為乾卦則坎為濕卦可知○有與他卦可反觀者坎對者火與水對○日與月對○甲胄戈兵與弓輪對○人為大腹乾卦○不附于理者也○如附于理則為文明矣○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疏闇寺取其禁止人也指取其執止物也

臨川吳氏曰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鼠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黔與鈐同以鉄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鉄能食生物者也

平庵項氏曰震為蕃鮮為專○草木之始也艮為果蓏草木之終也○

開封耿氏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當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禁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為限于前而衛內之臬者也

冷氏曰烏善以喙取物者黔喙之屬也

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于

獸畜无行健之功徒有齒噬之象○雲峯胡氏曰艮不為馬者艮上也止之性非馬也

蒙引正韻鈐與鉗箝通若黔則黎也黑也烏之喙大槩皆黔臨川謂與鈐通未知何所本恐冷氏之說无所造作百烏之衆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臨川以為山居猛獸意曰鼠曰狗未足以盡其象故更着此一句也但勁以黔為鈐可疑

郭子和曰艮之利則狗害則鼠也

說統鼠之剛在齒烏之剛在喙皆謂前剛也○

訂疑艮本義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

進之義也震為大塗艮為徑路大壯九四本義三
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又升九三以一陽進臨
于坤為升虛邑今艮前一陽為徑路之義明矣坎為盜男之險
陷者也艮為閽寺男之賤未者也咸艮有隨之象旅有童僕之
象兌為妾亦然○山徑路門闕取諸地也閽寺取諸人也狗鼠
黔喙之屬取諸鳥獸也果蓏堅多節取諸草木也○有與諸卦
對觀者山與澤對徑路門闕與大塗對果蓏與木果荅艮竹萑
葦對堅多節與堅多心蕃鮮科上槁對狗鼠黔喙與龍馬牛羊
龜蠏等對閽寺與君父母盜妾對指與腹口舌對○有與他卦

互觀者艮為閽寺○則知震為公侯大臣也○閽寺不附于理者
也○
本義荀九家云云○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鼻朱子曰鼻者
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蒙引為虎者齒牙猛利剛在前也
為狼取象與虎同
訂疑諸本多作為狐與坎同似複○或亦取山居之獸獸之有狐
亦如人之有閽寺乎○蒙引作狼義勝于狐然未審何本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

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為口舌取西方于五事為言口舌為言
語之具也○毀折附決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就棄
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剛鹵取水澤所俘則賤
鹵也為妾取少女從婢為婢也
毬蠡徐氏曰巫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也兌上折口象故為
巫為口舌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柔附于剛剛乃決柔
故曰附決○勝在下為剛柔在上為鹵則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
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為鹵而已
蒙引其象為澤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朱子既有明訓又
何別立說乎漢上朱氏謂坎兌一也坎壅為澤決成川之說
為妙

本義荀九家云云○蒙引人情惟其所說則自不能已故常若
有厭意則不能常也○輔頰亦口舌之類
訂疑澤剛鹵取諸地也少女巫口舌取諸人也羊取諸獸也毀
折取諸時也附決取諸性情也○有可互見者兌為妾則巽為
嫡妃夫人矣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云云

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為天坤為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于說卦而卦爻无之者如布帛舟輿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少畏謂之坎此見于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雙湖胡氏曰說卦之象夫子自取為多括前聖之例為少故求之于經不盡合也

榮引此類在學者自以意會又如乾于人物為君為父則亦可為大人為長者為祖宗為賢人為尊貴在上之義也于鳥獸為馬則亦可為龍為虎豹犀象之類以至凡獸之壯凡鳥之雄皆陽之性健者也

卷之十四終

周易訂疑　卷一五序卦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序卦傳

疏序卦者文王既繫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此等是人事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雜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經也蓋因卦之次托象以明意不取深經之義故云非易之經也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也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訂疑六門之說亦是序卦之例不過六者非覆即變二語亦簡而盡程子曰康伯謂序卦非易之經此不合道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

以為非聖人之緼某以為謂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聖人之緼則不可周子分精與緼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緼事二夾雜都在裏面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

訂疑帝出乎震八句是後天八卦之序序卦傳是後天六十四卦之序也謂序卦非聖人之書帝出乎震亦非乎

臨川吳氏曰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偶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

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知其六十四卦之序何如矣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而夫子為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于易必須布遍精密如此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雙湖胡氏曰文王序卦大抵本先天圖以東西南北四正卦乾坤坎離為上經之始終以西北東南四隅艮兌合而為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為恒四隅反卦為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為次夫子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義而他則未暇及耳

蒙引此亦聖人之緼因卦以發者中間有不可求之太深處蓋聖人只是畧借卦名以序其所以相承者不為无義耳如德體之類皆在所畧也朱子以前已有疑其非聖人之筆者朱子不敢以為然蓋中間至理自不可誣其有近于牽合者學者當虛心傍義以求之亦未為无所發也但不可鑽研太過耳先儒嘗論學者之病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是也○序卦傳所謂流行

之易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二傳之作聖人之所不容缺也

梁山來氏曰序卦者孔子因文王之序卦就此一端之理以序之也一端之理在所畧孔子分明恐後人雜亂文王之序卦故借此一端之理以序之

湯霍林曰序卦之義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只隨各項立說

訂疑唐明祚取序卦冠之卦首程傳于各卦之首先摘序卦傳而釋之故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程子皆无傳獨序卦有之欲觀序卦程傳全文當于六十四卦之首觀之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為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
訂疑此句當合下至盈也為一段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程傳萬物始生、營結未通、故為盈塞于天地之間、天地生萬物、
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訂疑有天地至盈也語意已畢屯者物之始生也自是起始生
必蒙句程傳合為一意非也
平庵項氏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

盈耳
蒙引萬物蒸動植之類言
說統萬物資始乾道萬物資生坤道也繼乾坤故繼而言之
訂疑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言萬物則人在其中矣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
疏王肅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為物始生也盧氏云物之始
生故屯難、皆以物之始生、釋屯難之義、按上言屯者盈也釋屯
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開說下物生必蒙直
取始生之義非重釋屯之名也

訂疑此屯字一訓盈一訓始生皆无難義不可混入
蒙引物生必蒙專就動物之有知覺者言
梁山夾氏曰物之始生精神未發若蒙冒然故屯後繼蒙蒙者
蒙也上蒙字卦名下蒙字物之象也
伊川程氏曰物生必蒙此句緊承上句物之始生言蒙也之蒙
物生必蒙
程傳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
訂疑物之稚也本以起下物稚不可不養、程傳以合上文似非
然欲屬之下文語氣亦未穩、

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程傳夫物之幼稚、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
者飲食之道也、雲上于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于物、故
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
之大者耳
漢上朱氏曰幼稚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才亦然、訂
疑蓄德養才乃蒙卦辭之意此處用不着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註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

程傳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
也
漢上朱氏曰乾餱以愆豚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
訟
蒙引飲食人之大欲也天生斯民有欲則爭故需後承之以訟
揆其理勢之必然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程傳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
訂疑師以兵旅言蒙引曰自因微致大之理非謂訟必用衆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五　序卦　六　正誼堂
蒙引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黨彼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
湯霍林曰師者衆也承上起下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程傳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有衆則必有所
比比所以次師也
蒙引舊說衆必有所此為我者與我相比為彼者與彼相比此
是連訟意非矣須改轉頭項說去方是傳之本意衆須聚于一
乃理之必然也語其最下盜賊至為不道亦必有統屬必相聽
順不然則叛亂无統不能一日相聚矣
說統民生至衆无主乃亂
訂疑比者比也承上起下
蒙引意似當謂必有以畜之者更詳之
說統比受以小畜而富畜受以履富而教畜有止而聚之義
乃積畜之畜畜而謂之小畜猶云衣食粗足經制未備未是
王道了局處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周易訂疑　卷十五　序卦　七　正誼堂
訂疑物畜二字亦有二解若說禮義生于富足則物指民間生
殖之物言若說禮生于人之既聚則物字以人言易抄之說是
也抄曰物既畜聚則君臣上下之分父子兄弟之倫隱然自具
聖人即其自具者制之為禮因之而非強之也但上文曰衆
四比是人既聚此物字若再指人說則甚複矣
說統衆必有所此治之而爭奪息矣此必有所畜道之而生養
遂矣物畜然後有禮教之而倫理明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本義吳氏曰鄭無而泰二字

蒙引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禮所謂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程傳天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侍立致之有）所以致否而畏所以復泰

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也亦常相禪也先天之卦泰以對則遠而絕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否三十二卦方至泰泰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誠齋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絕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乎

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蓄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世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雖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可銘虛右）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傳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傳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

蒙引有大而持之以謙則能保其所有而樂也

說統豫次謙而必從大有說來惟滿而不溢然後見其能謙也或曰民心豫樂或曰能保其所有之大而豫樂蕪此二義方全

同人至豫一段見致治保治之道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程傳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疏鄭玄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王不豫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王肅亦云按豫卦彖云豫剛應而

志行順而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云其意以聖人順動為物所說所以為豫人既說豫自然隨之若以人君喜說人則隨之糾作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為天下誰畔乎說統豫以人心和樂言然所以致人心之和樂者仍在君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程傳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訂疑程傳似以因有事而後隨者文意倒置義亦欠明

蒙引以喜隨人者非无故也必有其事如臣之事君必以治天職為事弟子之隨師必以受業解惑為事亦說不明以喜隨人意

說統以喜隨人欲相與以有成也見情非出于勉強也有事主好逸說所謂明良喜起以成功者又有謂以喜說隨人依阿苟且其勢必至敗壞而有事者亦通訂疑前說如蒙引後說唯可用于象傳釋卦名義處詳序卦傳上下文並无此意不可從訂疑以喜二字當作銜文耳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註可大之業由事而生

平庵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

蒙引兼學問德業言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臨川吳氏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況于人乎

蒙引大兼德業說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程傳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

漢上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

蒙引亦兼德業言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

註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

程傳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之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物之合聚則有次第行列合則為文也

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

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臨川吳氏曰不執贊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
鄭玄如曰享者通也文所以行吾之意而通于彼此之間者也訂疑舊說以致飾然後亨爲下受剥愚謂亨者通也嘉之會也原是好字如何合剥故斷屬上句觀下文物不可以終盡只承盡字不承亨字可知
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註極則喪實也

程傳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賁于文文之太過則又戚其實故受之以剥
訂疑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枝葉盛則本實衰此剥之所以次賁也則盡之上當脱亨字
漢上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未流也
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程傳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陰極則陽生陽剥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
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盡爲坤陽復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剥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或問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云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則陽有斬滅也何以能生于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
自觀至剥三十日剥方

盡自剥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剥每日剥三十分陽陰剥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次剥全一日方滿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或疑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剥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次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後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遞得一分下面便生一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雙峯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實介乎剥復二卦之間

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已後剝之陽方盡于上而復之陽已生于下矣是烏得為无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矣此陰陽消長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丈分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剩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于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于三月之穀雨而盡于四月之小滿始之陰則生于小滿而成于五月之夏至于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絶續之際果无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為益信矣

訂疑窃上反下觸有就文質相勝說者既泂既琢還反于朴雚曰枝葉摧而根荄萌也愚謂當就氣運說徐魯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剝窮上剝字當作衍文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程傳復則反于道也既反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以无妄也

漢上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以天

梁山來氏曰善端既復則无妄念不生妄動不萌而不妄矣

說統玩一則字所謂辨于物也真妄必无相雜之理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傳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

閻氏彦升曰无畜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紫引中實无妄然後其德可聚而有光輝之謂大也故无妄受以大畜

梁山來氏曰无妄則誠矣誠則好善如好㒳色惡㒳如惡㒳臭然後可以畜德而至于大故受以大畜

訂疑有字當作衍文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程傳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紫引德既畜聚于已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故大畜絶以頤○訂疑與傳皆以養德言來氏同

說統萬物聚而養道備訂疑以養身言平庵項氏之說也

訂疑畜與養有別畜聚也聚其物以為養之具也小畜㒳畜㒳德比後受小畜庶而加富也无妄受大畜聚前言往行以畜德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註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摩

蒙引有大涵養則有大抱負有大抱負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也大過者有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者也動者設施而見千用也訂疑與閻氏同

說統自復至大過專主聖學聖賢无枝節之學問故始于能復而後其體立又无空疏之學問故終于可動而後其用行

閻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物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小過訂疑以過作行過人之行與大象同義然似非此處正旨

以大過訂疑以過作過人之行與大象同義然似非此處正旨

朱子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訂疑以過作行過去意似正旨與下文可接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註過而不已必陷沒也

程傳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蒙引陷則止矣故曰過坎則止即此意也訂疑正意

訂疑龍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愚謂動靜相生循環之理聖賢豈能常動而不止乎故過而受以坎坎者陷也借陷為限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程傳陷于險之中則必有所附麗離所以次坎也

訂疑此言附人以濟險也

滂溪曰陷必有麗而後才有所施謂可以扶危拯溺而不終陷也有以相因為序如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皆以反對為序如屯與蒙需訟相因師比相因小畜履相因泰否相因同人大有相因謙豫相因隨蠱相因臨觀相因噬嗑賁相因剝復相因无妄大畜相因頤大過相因坎離相因咸恒相因遯大壯相因晉明夷相因家人睽相因蹇解相因損益相因夬姤相因萃升相因困井相因革鼎相因震艮相因漸歸妹相因豐旅相因巽兌相因渙節相因中孚小過相因既濟未濟相因反對為序如屯與蒙需訟相因師比相因小畜履相因泰否相因同人大有相因謙豫相因隨蠱相因臨觀相因噬嗑賁相因剝復相因无妄大畜相因頤大過相因坎離相因咸恒相因遯大壯相因晉明夷相因家人睽相因蹇解相因損益相因夬姤相因萃升相因困井相因革鼎相因震艮相因漸歸妹相因豐旅相因巽兌相因渙節相因中孚小過相因既濟未濟相因反對為序如屯與蒙需訟相因師比相因小畜履相因泰否相因同人大有相因謙豫相因隨蠱相因臨觀相因噬嗑賁相因剝復相因无妄大畜相因頤大過相因坎離相因咸恒相因遯大壯相因晉明夷相因家人睽相因蹇解相因損益相因夬姤相因萃升相因困井相因革鼎相因震艮相因漸歸妹相因豐旅相因巽兌相因渙節相因中孚小過相因既濟未濟相因反對為序

本義右上篇

臨川吳氏曰呂大圭云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為序如屯與蒙需訟相因師比相因小畜履相因泰否相因同人大有相因謙豫相因隨蠱相因臨觀相因噬嗑賁相因剝復相因无妄大畜相因頤大過相因坎離相因咸恒相因遯大壯相因晉明夷相因家人睽相因蹇解相因損益相因夬姤相因萃升相因困井相因革鼎相因震艮相因漸歸妹相因豐旅相因巽兌相因渙節相因中孚小過相因既濟未濟相因反對為序如屯與蒙需訟相因師比相因小畜履相因泰否相因同人大有相因謙豫相因隨蠱相因臨觀相因噬嗑賁相因剝復相因无妄大畜相因頤大過相因坎離相因咸恒相因遯大壯相因晉明夷相因家人睽相因蹇解相因損益相因夬姤相因萃升相因困井相因革鼎相因震艮相因漸歸妹相因豐旅相因巽兌相因渙節相因中孚小過相因既濟未濟相因反對為序如屯與蒙需訟相因師比相因小畜履相因泰否相因同人大有相因謙豫相因隨蠱相因臨觀相因噬嗑賁相因剝復相因无妄大畜相因頤大過相因坎離相因咸恒相因遯大壯相因晉明夷相因家人睽相因蹇解相因損益相因夬姤相因萃升相因困井相因革鼎相因震艮相因漸歸妹相因豐旅相因巽兌相因渙節相因中孚小過相因既濟未濟相因反對為序

而已

蒙引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過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其者其也亦有兩端如也者盈也之類則粘帶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粘帶上文如寬者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梁山來氏曰物不可以終通終否終蓋終過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乃如此也有大者不可以盈不養則不可動以理之當然言也人事乃如此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註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

程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而繼以恒也夫婦之道終身不變者也

朱子曰、夫婦之道即咸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五　序卦　十八　正誼堂

施耳

楊龜山曰、天地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訂疑咸恒當作夫婦

臨川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

平庵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跪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旂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

蒙引夫婦者相託以終身不可暫合暫離者也故咸繼以恒

測言又從乾坤說起皆見乾坤所以首全經也

說統言萬物則人在其中男女卑就人說人為萬物之靈萬物无夫婦之義、夫婦之義明、而人道立矣、

訂疑或曰禮者萬世不易之經、義者因時變通之權、此說非也禮必有義項氏云辨之必有理、是也如中庸宗廟之禮是禮所以序昭穆也所以祀乎其先也是義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註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五　序卦　十九　正誼堂

程傳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

雙湖胡氏曰、凡又借恒之名、定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乎

蒙引之不可久居其所者、如人四十出仕至老則當致仕不可久居其位也又如天下有道則仕无道則隱不可戀位不去也只是功成名遂而身退之義故聖人欲人知進而知退知存而知亡知得而知喪

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于祿位則有取禍之機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程傳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盛壯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程傳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次大壯也○

棠引壯則必進如人年壯德充○必進而有為○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亦其一端○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閻氏彥升曰、知進而不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

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程傳傷困于下○則必反于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閻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訂疑平正與傳同、

棠引傷于外者○必反于家以就安○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程傳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棠引家道有時而窮○窮則父或不父子或不子○兄或不兄弟或不弟○而乖離矣○

訂疑程傳不明致窮之由、張南軒謂由身不行道以致之、然上下文及家人卦爻中、安有身不行道之義乎、蓋家道之窮、由夷于外而致之、蘇秦見擯于秦而歸父母不以為子、嫂不以為叔妻不以為夫、此夷于外而家道窮必乖之一驗也、晉殷浩徙東陽、年餘、甥韓康伯謝鎮西送至水洲、吟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此家窮必乖之又一驗也、世態炎凉、不止親戚朋友、即一家骨肉亦然、聖人洞見世情、而為此傷心之語也、雜卦傳豐多故、旅寡親亦是此義、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棠引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梁山來氏曰、一家乖睽○則內難作矣○說統古今大難、多起于骨肉相戕、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程傳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棠引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程傳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

朱子曰緩是緩怠之意緩弛之梁山來氏曰緩則怠惰偷安慶時失事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程傳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說統損益卦三卦以國事言漢文帝日減省而國家富庶此損之必益也唐德宗變林大盈日益而有奉天之難此益之必決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註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五　序卦　三　正誼堂

程傳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

漢上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夬○蒙引益而不已滿而溢矣如富貴之極必有出于禮制禁防之外者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註以正決邪必有喜遇○梁山來氏曰決去小人即遇君子所以夬受之以姤

程傳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說統決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決則必遇

訂疑程傳說統不分君子小人只泛言理勢却平正若如註與來氏說決為去小人是矣姤何為遇君子便說不去○決須決也離散之意有散則有合理勢之自然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程傳物相會遇則成群萃所以次姤也○訂疑泛言理勢之自然亦平正

梁山來氏曰君子相遇則合志同方故受之以萃訂疑時皆從之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周易訂疑　卷十五　序卦　三　正誼堂

程傳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于萃也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蒙引天下之物聚于下必升于上○如拔茅連茹以類而進之謂訂疑序卦傳中凡言物者皆泛論物理人事今學者拈得一題便勁主張就治道說或就仕進說或就聖學說然有說得去者亦有說不去者皆強扭不如就本文理勢淺深說則道所該自廣如夬姤萃升困只宜泛說時皆就出處說便于舉業耳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程傳自下升上以為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
梁山來氏曰升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而
困憊矣
說統正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語云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
枯即此意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程傳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于下
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說統此井字只取在下之義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註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
程傳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
之後受之以革也
蒙引必革其舊汚而後可食也
訂疑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立秋後浚井改水是井道必革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傳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
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

也
訂疑水火為用而不相害于革義為近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
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
繼之義
漢上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程傳動靜相因動則有靜止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
震也

雙湖胡氏曰亦借歸字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蒙引此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之理
梁山來氏曰細流歸于江海則江海大萬民歸于帝王則帝王大至善歸于聖賢則聖賢大故受之以豐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蒙引如富貴之極而驕奢則敗而反失其所有矣故受以旅旅在外而不得其所安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訂疑不止人主士庶人亦然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程傳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訂疑只取巽伏巽順之義耳不取入義巽者入也屬下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平庵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傳人之氣感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姚信昌曰義理不深入則不能得其趣苟能虛心遜志以入之至有其信者必行之皆此一意耳按楊升庵亦如此說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程傳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訂疑程傳文義不屬蒙引主節于上者不信則下疑亦不分明愚謂節而信之言節而後信之也脫一後字耳古者有符節以為信周禮地官有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關門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皆有節以傳輔之无節者有幾則不達幾與畿同若无節者則關門譏察之執之不使行也此節而後信之之義也自節而信之至有其信者必行之皆此一意耳按楊升庵亦如此說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程傳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次中孚也訂疑用註說

註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

平庵項氏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于中

臨川吳氏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曰動小過曰行凡動未至其所為未及既至其所為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為踰越而過也

訂疑諸家皆作不好說今按上下文既无不好意而序卦傳例凡有字句法最多絕无異解如有事而後可大有无妄而後可畜有字皆不作有其善之有字亦不作守字解也必字句法亦多无有作必信必果之必者不合此處獨深一層也愚謂不養則不可動朱子小註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動字承上動字亦未嘗以動為行得去之義非過失之過也必行之即掌節之所謂通達于天下耳自節而信之至此只一意相承

程傳能過于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

南軒張氏曰能高于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

紫引有過人之才者方能濟事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傳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紫引物不可以終窮者循環之理天地人物俱不能違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動靜之所以相生陰陽之所以交變而萬化萬事之所以无窮已也

鄭申甫曰物不可窮一句括盡全經之旨六十四卦每卦反對一盛一衰一往一來如否泰損益夬姤其著者皆不可終窮之意

本義右下窮

朱子曰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離為始終下經傳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朱子曰并奮

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復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復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為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榮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為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訂疑此亦未子偶然見到如此、未必是分經上下篇本意

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

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首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雜東坎西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妙）（再物（節）未（改）訂）（頁（疑）指（後）天（易）而（陽）此（足）証）

雜卦傳

註雜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朱子曰、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復、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又曰、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无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盧陵龍氏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

蒙引反對之義相連、不必謂何者為反、何者為對、不必謂何者為反對、何者為正對、

訂疑卦相反對不名反卦而名雜卦者、蓋序亦以反對為序、此傳則无復次序、故曰雜卦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蒙引乾純陽性情則剛也、坤純陰性情則柔也、

訂疑序卦雜卦皆以乾坤為首、乾坤易之綱領也、故繫辭傳中多稱乾坤而不及他卦

註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閻氏彥升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

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

說統得衆而道可大行、故樂、統衆而機難豫測、故憂、

照覩之義或與或求

註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訂疑本義從之
飛航講客保无疆以惠與民教思无窮以教與民建中于民之
于我求中表正于民民于我求正
也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本義也震遇坎云云
蒙引也以初言謂初九陽動而又利居貞也蒙以二言九二陽
混陰中昭然為發蒙之主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註損極則益益極則損

節齋蔡氏曰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
訂疑損（註蔡氏以流行言）下益上為（此以對待言）衰之始損上益下為盛之始意言曰國之盛
衰視民之休戚故損下為衰之始益下為盛之始損之彖曰損
下益上其道上行益之彖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云云
訂疑大畜卦義有不家食之時无妄又辭有无妄之災有幸有
不幸相反對耳不必取止健之義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註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謙者不自重大
朱子曰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說豫之極便放到了
柴氏中行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
蒙引謙則不自滿而下人豫則自放而怠于人矣
說統豫作逸豫之豫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註飾貴合衆无定色也　訂疑節齋蔡氏從之
本義白受采○白雲郭氏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
天下之至賁存焉

訂疑註說雖未詳然猶不失賁字之義本義亦然郭氏之說則
于賁飾之義全相悖矣
蒙雜而著
訂疑无字當作衍文耳
兌見而巽伏也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本義隨前无故云云　訂疑前字无味當作特
平庵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脩飭聖人不畏多

難而是无難也
剥爛也復反也
註物熟則剥落也
漢上朱氏曰剥爛五陰潰于内也○進齋徐氏曰剥爛則陽窮于上復反則陽生于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梁山來氏曰剥則生意消盡而歸于无復則生意復萌而反于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註誅傷也訂疑本義從之

周易訂疑　卷十五　雜卦　壬　正誼堂

隆山李氏曰晉晝則明夷為夜明夷誅則晉為賞錫馬三接賞也南狩得大首誅也
訂疑晉晝取卦辭晝日之義亦卦象有明出地上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註井物所通用而不窮也困窘于所遇而不濫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平庵項氏曰以通與遇相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
訂疑井通取往來井二井收勿幕之義遇取困亨貞窮而通之義

咸速也恒久也
訂疑本義複舉本文无味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速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是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久也孟子曰文王之德百年尤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是也

渙離也節止也
解緩也蹇難也
棠引緩從容安舒也○難急難也○
訂疑亦用序卦而義不同序卦之緩待緩也○故受之以損○此如

周易訂疑　卷十五　雜卦　壬　正誼堂

棠引之說○
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
註外相疎外也
訂疑外内見序卦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註大正則小人止小人亨則君子退
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陰消遯二陰進而陽消慮陽之將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于五陽之爻亦不欲五陽之輕進

千一陰之始、亦唯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也、訂疑此說辭賢人壯說欲陽之止猶易、遯說欲陰之退則難也而專以九四六二說、猶倫、蒙引可從、

蒙引慮陽之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其止慮陰之遂其進而肆害陽之心故欲陽之退○梁山來氏曰、止字乃上字之誤○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蒙引所同之人、乃其親厚者、又非衆之泛泛者比、亦反對之義○小過有過也、中孚則信實无過也、過也之過只借過字之義小

字无干

梁山來氏曰、過者踰其常、信者存其誠、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註高者惧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親寡故寄旅也、本義既明且動云云訂疑亦似從註、

平庵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叶也、訂疑謂叶下文下處二字之韻、

訂疑當作旅寡親也、則叶上文親新之韻○平庵項氏曰、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

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梁山來氏曰、處豐盛故多故舊人在窮途故寡親戚、

訂疑項氏來氏之說極確論語君子篤于親、故舊不遺、又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无大故則不棄也、檀弓孔子曰、故者无失其為親也、皆以親對故言也、晉殷浩能東陽、其甥韓康伯辭歸浩吟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亦此二卦反對之意、

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

蒙引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故也、履以和說而躡剛強之後、欲自進而遂其進、進則不處也、亦有反對之義、

訂疑履不處、人多以為柔能制剛、今觀卦之中、无制剛之義、雜卦傳中、但云不處、亦不言制剛也、愚謂一柔同也、以之畜陽則不足、而曰小畜言不能制陽也、以躡剛陽之後則得遂其進而不處見陰不可當陽之前、而畜陽但當處陽之後而隨之以

進也亦反對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註不進畏險而止也
陰山李氏曰乾上離下為同人離為火火炎上而趨乾故曰同人親也乾上坎下為訟坎為水水性就下與乾違行故不親也
訂疑臨流爭渡者人情也需却有所待而不進是相遜而不爭也訟起于爭而不相親遜此反對之義也
大過顛也
進齋徐氏曰本末弱故顛訂疑用註說

姤遇也柔遇剛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朱子曰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歸妹女之終也
顧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鄭氏康成曰自大過以下卦皆不對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云：
節儉雜卦例皆反對叶韻為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女從男也女終于出嫁也
叶音庭與行終窮叶
註待男行也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愚依蔡易而稍更之曰順養正也大過顛也顛典因切與上文親字叶為一節順之辭曰順貞吉養正之謂也大過之辭曰棟撓象傳本末弱也顛之謂也一正一顛相反對
二章本義云：不可遂絕戚舊本即此便是闕文闕疑不敢自是之心耳

節齋蔡氏曰既濟六位皆當故定○滿氏夢旂曰事已濟則定矣○

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箴俾者以未濟男之窮問伊川不能答其人曰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訂疑因三陽失位之說而推之則既濟為三陽得位矣故曰定又上坎下離中男在上中女在下得男女之定位又坎正位在五離正位在二又卦之六爻三陰三陽皆得正位亦定之義也又詩曰文定厥祥註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

其祥也按俗云定婚定禮既濟定也或取文定之義乎此四卦皆以婚娶之事言之定與窮反對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訂疑柔遇剛也下似宜有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二句與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相反對韻亦叶○上繫第二章蒙引曰自古聖人各有易法○如夏易商易占辭與周易不同安知不別有占法乎○易有反對之義凡氣化之消長人事之得失皆反對者也于卦圖上看无一卦一爻无反對者而消長得失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固隱然有可推者此意不足以斷吉凶哉愚疑此雜卦傳亦安知非易中之一義乎○